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八三冊目次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一百二十卷目錄三卷（三）
（明）唐順之輯　明萬曆九年茅一相文霞閣刻本　〇〇一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一百二十卷目錄三卷（三）

（明）唐順之輯

明萬曆九年茅一相文霞閣刻本

後生東海茅一相校

文藝七書法

十體書斷　張懷瓘書法

按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為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科斗即古文別名蒼頡即古文之祖也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為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

之無窮甄酆定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並此也所謂篆籀蓋其子孫是也史籀即大篆之祖也

按籀文者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甄酆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陳蒼李斯小篆兼采其意史籀即籀文之祖也

按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天下行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為不易之法其銘題鍾鼎及作符印至今用焉斯雖草創遂造其極李斯即小篆之祖也

按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書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時官務煩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為大鳥飛去唯蔡伯喈乃造其極王次仲即八分之祖也

按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為縣

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為隸人佐書故曰隸書按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漢陳遵善隸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之以為榮厥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程邈即隸書之祖也

按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此乃存

字之梗槩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創之義謂之草書懷瓘按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草如水流速拔茅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以爲下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若懸猿飲澗之象鈎鎖連環之狀神化自若變態不窮呼史游草爲章因張伯英草而謂也亦猶篆周宣王時作及有秦篆分別而有大小之名魏晉之時名流君子一槩呼爲草惟知音者乃能辨焉章草卽隸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按杜度在史游後一百餘年卽解散隸體明是史游創焉史游卽章草之祖也

按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造也卽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狎書是也厥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獻之常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眞體合窮僞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烟煬火則回祿喪精覆海傾河則玄冥失馭天假其魄非學之功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雖二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爲遒拔夫古今人民狀貌各異此皆自然妙有萬物莫比惟書之不同可庶幾也故得之者先稟於天然後資於功用而善學者乃學之於造化異類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其自然劉德昇卽行書之祖也

按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旣尋丈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八分之輕雖有此說不言起由按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脩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

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緲神仙之事也張芝草書得易簡流速之極蔡邕飛白得華艷飄蕩之極字之逸趣不得過此二途厥後羲之獻之並造其極梁武帝謂蕭子雲言頃見王獻之書白而不飛飛書飛而不白可斟酌爲之令得其衷子雲乃以篆文爲之雅合帝意雖創法於八分實窮微於小篆其後歐陽詢得焉蔡伯喈卽飛白之祖也

按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藝襲與張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度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然伯

英學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脉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起自張伯英即此也實約文該思應言宣言列槃施鞭飛廉縱轡也伯英雖始草創遂造其極伯英即草書之祖也

說文解字序

許慎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

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

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

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蒼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莽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虫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

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埶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秘妙究洞聖

人之微情又見蒼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尊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厠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

以諭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論六書　熊朋來

周公之時未有大小二篆而保氏之官已有六書之教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轉注五曰諧聲六曰假借以此爲六書之目雖未知保氏之教何如然漢初有蒼頡史籀之教其流傳必有所從來古初制字多象形故象形爲六書之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五不足而後假借世間文字雖多然玉篇諸部不過二

萬七千七百二十六字夾漈六書略凡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五字於內諧聲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字是諧聲字居六書十分之九矣漢字猶有有聲而無字者蕃字則皆諧聲矣王荆公字説則字皆會意無所謂六書故王氏周禮新經至六書無可説

論古篆　李陽冰　書法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卦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

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寖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束爲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而泣攬筆長歎焉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克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爲務以文明爲理欽若典謨疇咨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爲不刊之典號曰[illegible]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功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

用筆説　鍾繇　書法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與曹操邯鄲淳韋誕孫子荆關枇杷等議用筆法見蔡邕筆法於韋誕坐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以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

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厠至於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

筆陣圖　衛夫人

昔李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嘆患其無骨蔡尚書邕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於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緣情棄道纔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述筆妙七條貽諸子孫永爲模範

一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

丶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丿陸斷犀象　乚百鈞弩發

丨萬歲枯藤　㇏崩浪奔雲

𠃌勁弩筋節

凡學者書字先執筆真書一寸二分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illegible]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意前筆後者勝意後筆前者敗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

從其消息而用之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圓滿如篆法飄颺灑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鵲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

論筆法　唐太宗書法

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必顛仆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沖和之謂也大抵腕豎則鋒正鋒正則四面勢全次實指指實則筋力均平次虛掌掌虛則運用便易為點必收貴緊而重為畫必勒貴澀而遲為撇必掠貴險而勁為豎必努貴戰而雄為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為環必郁貴蹙鋒而宛轉為波必磔貴三折而遣毫側不得平其筆勒不得卧其筆須筆鋒先行努不宜直直則失力趯須存其筆鋒得勢而出策須仰策而收掠須存其筆鋒左出而利啄須卧筆而疾罨磔須戰筆外發得意徐乃出之夫點要作棱角忌圓平貴通變合策處策年字是也合勒處勒七字是也凡橫畫並上仰下覆七字是也凡三畫悉用之合掠即掠戶字是也彡乃形影字右邊不可一向為之須背下撇

之爻須上磔鋒下磔放出不可雙出多字四撇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須出鋒巧在乎躪跞則古秀而意深拙在乎輕浮則薄俗而直置採摭菁華芟薙蕪穢庶近乎翰墨脫專執自賢闕于師授則衆病蜂起衡鑑徒懸于闇矣

書勢　索靖

蓋草聖之為法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虫蛇虯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欻奮亹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玄熊對踞于山岳飛燕相追而差

池邊而察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從風動
相比附豹媲嫌若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特婉
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鼬相奔趨陵魚奮
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

三十六書法

歐陽詢

排疊字欲其排疊疏密停勻不可或闊或狹如壽藁畫筆麗鬱爨系旁言旁之類八訣所謂分間布白又曰調勻點畫是也高宗書法所謂堆垛亦是也

避就避密就疏避險就易避遠就近欲其彼此映帶得宜又如廬字上一撇既尖下一撇不當相同府字一筆向下一筆向左逢字辶拔出則上必作點亦避重疊而就簡徑也

頂戴字之承上者多惟上重下輕者頂戴欲其得勢如疊壘藥鷺驚鸞鬱之類八訣所謂斜正如人上稱下載又謂不可頭輕尾重是也

穿插字畫交錯者欲其疏密長短大小勻停如中弗井曲冊兼禹禺爽爾襄甬耳婁由垂車無密之類八訣所謂四面停勻八邊具備是也

向背字有相向者有相背者各有體勢不可差錯相向如非卯好知和之類是也相背如北兆肥根之類是也

偏側字之正者固多若有偏側欹斜亦當隨其字勢結體偏有向右者如心戈衣幾之類向左者如夕朋乃勿少厷之類是也正而偏者如亥女丈乂互不之類字法所謂偏者正之正者偏之又其妙也八訣又謂勿令偏側亦是也

挑㧞字之形勢有須挑㧞者如戈弋武九氣之類如獻勵散斷左邊既多須得右邊㧞之又如省炙之類上偏者須得下㧞之使相稱乃善

相讓字之左右或多或少須彼此相讓方爲盡善如馬旁系旁鳥旁諸字須左邊平直然後右邊可作字否則妨礙不便如䜌字以中央言字上畫短讓兩系出如辦其中近下讓兩辛出如鷗鶴馳字兩旁是俱上狹下闊亦當相讓使不妨礙然後爲佳此類是也

補空如我哉字作點須對左邊實處不可與成戟諸文字同如襲餐齋之類欲其四滿方正也如醴泉銘建字是也

貼零如今令冬寒之類是也

粘合字之本相離開者即欲粘合使相著顧揖乃佳如諸偏旁字卧鑒非門之類是也

[滿不要虛]如園圃圖國回包南隔目四勾之類是也
[覆冒]字之上大者必覆冒其下如雲頭穴宀𤇾頭奢
金食夅巷泰之類是也
[意連]字有形斷而意連者如之以心必小川州水求
之類是也
[垂曳]垂如都鄉卿幼𠂎之類是也曳如水支欠皮更
辶走民之類是也
[借換]如醴泉銘秘字就示字右點作必字左點此借
換也黄庭經庭字與蠲字亦借換也又如靈字法帖
中或作小或作罒亦借換也又如䅽之為蘇秋之為

秌鵝之為鵞之類為其字難結體故互換如此亦借
換也所謂東收西補是也
[增減]字有難結體者或因筆畫少而增添如新之為
新建之為建是也或因筆畫多而減省如曹之為曺
美之為美但欲體勢美茂不論古字當何如也
[應副]字之點畫稀少者欲其彼此相映帶故必得應
副相稱而後可又如龍詩讎轡必一畫對一畫相應
亦應副也
[撐拄]字之獨立者必得撐拄然後勁健可觀如可下
亨寧丁手司卉草矛巾千予于之類是也

[朝揖]字之凡有偏旁者皆欲相顧兩文成字者為多
如鄒謝鋤儲與三體成字者尤欲相朝揖八訣所謂
迎相顧揖是也
[救應]凡作字一筆纔落便當思第二三筆如何救應
又如何結裹書法所謂意在筆先文向思後是也
[附麗]字之形體有宜相附近者不可相離如形影飛
起超飲勉凡有文欠支旁者之類以小附大以少
附多是也
[回抱]回抱向左者如曷丏易匃之類向右者如艮鬼包
旭他之類是也

[包裹]謂如園圃打圈之類四圍包裹也尙向上包下
幽凶下包上匱匡左包右旬匂右包左之類是也
[卻好]謂其包裹鬬湊不致失勢結束停當皆得其宜
也
[小成大]字以大成小者如門之下大者是也以小成
大則字之成形及其小字故謂之小成大如孤字只
在末後一乀導字只在末後一勾欠字一拔戈字一
點之類是也
[小大成形]謂小字大字各有形勢也東坡先生曰大
字難於結密而無閒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若能大

字細者小字寬綽則盡善盡美矣
小大 大小 書法曰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自然寬綽譬如日字之小難與國字同大如一字二字之踈亦欲字畫與密者相間必當思所以位置排布令相映帶得宜然後爲上或曰謂上小下大𢗗欲其相稱亦一說也
左小右大 此一節乃字之病左右大小欲其相停人之結字易於左小而右大此與下二節皆字之病也
左高右低 左短右長 此二節皆字之病不可左高右低是爲𨋢肩左短右長八訣所謂勿令左短右長是也

褊 學歐書者易於作字狹長故此法欲其結束整齊收斂緊密排疊次第則有老氣書譜所謂密爲老氣此所以貴于褊也
各自成形 凡寫字欲其合而爲一亦好分而異體亦好由其能各自成形故也至於小大長短廣狹亦然要當精詳也
相管領 欲其彼此顧盼不失位置上欲覆下下欲承上左右亦然
應接 字之點畫欲其互相應接兩點者如小八㣺自相應接三點者如系則左朝右中朝上右朝左四點如然無字則兩旁二點相應中間相接又作心亦相應接乎於丿乀水木州無之類亦然已上皆言其大畧又在學者能以意精詳斟酌而長之可也

論書　褚遂良

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乃沉着當其用鋒常欲透紙背

草訣歌 附丹鉛錄一段　王羲之

草聖最爲難龍蛇競筆端毫釐雖欲辨體勢更須完有點方爲水空挑却是言口頭無左畔元遠闕東邊

長短分知去微茫視每安步觀牛引足薦見羊蹤田六乎宜爲禀七紅即是袁十朱知奉巳三口代言宣左阜只丁反右刀寸點彎曾差頭不異歸汝體同觀孤舛通相似矛柔總一般采务身近取熙照眼前看思惠無如畫禾乎手似年皥防吉作占更慎達爲逋寧乃繁於叔㑹兮不成交稱擧將偏倚若乘猎來旋魅賦真難別淵邪豈易察宜从無用丘斧上不須亡才畔詳成牒水尼看水水求同來且異府象辱還偏才傍于成并牙稱染作劉鄧附隨口得愛鑿與奎全玉出頭爲武干衙點是丹跡號應有法雲虛豈無傳

盜点脚同適焦絲身似狀交具頭少頭兵共足雙臨
莫寫包扁守勿書緣是綠披將紀高扁休認豚為光
卸脚猶如恐還身附近邊其容衛行象遠字貴相參
滿外仍知備醫初尚類取直須明謹習亦合朋刑前
額向戈牛始雜須下了先丿之非是乏丁木可成什
齊鼠頭先辯寅賓暇裏推之加心上悉兆戢兔頭龜
點急堪成恙勾于認是畢高宜圭與可陶記止加可
右邑月何異左阝亻亦為來身為乙未啓體用北之
路左右如借斯遂寸莫遊草勾添反廢乙九貼人飛
惟未分憂曼就中嚴弟夷齊齊曾不較流漾却相依

或成戈先改夏華鄙頁梅春虔亢彷彿菲捉自依稀
頂上衰衾別胸中器谷非止知民倚氏不直樹多枝
慮遲都來近俞臨勿妄說起傍合用短還上也同迷
欲識高脊馬須知兜既兒等事無失錯果等在思維
丈畔微戀使孫邊不緒綠友教九乍願勿使鋒為繼
醉碎方行歲灑琴初把時拔截當自記久從表須知
忽訝劉如對從來全似重合食真不偶退篚尚參差
減滅何曾誤黨堂未易違欠暇非是冊曳奈喪成皮
若謂涉同沒須教幾作卿巡一類恭前不乖
非作渾如化功勞總若身小衣元可惑爸宅趙相隊

道具吳難測充允克有倫由於臼一與蒼欲可同人
數次惜何齊日非鋤則勺引鍵劣夢尚自合定浮淳
添一車牛幸點三上下心叅參全不別開與豈曾分
冬存亢無異廐廄自有丙而由門上點另待首頭門
耻死休相犯貌朝若夫臨屈頭先戴草孤足乃疑心
勿使微成湘實容問卯是作南觀兩肩求折見棘林
休助一居下棄弃七尚并棘頭真似繫帛下卸如禽
滿漾皆從弋紙箋並用巾帽帳容易失會合等開弁
近退追微與喬商裔不在欵類終別自所取豈容拆
感咸戚相等馭敎殷可親台名依召立啟類逐嚴分

鄉欲歌雖見成幾賊易同仰停相競點留辯首從心
昌由終如身食良木在衣攻頭聊近體曹甚不同根
作從唐同廐當思孝似存搖撈休待混彭赴可相侵
世化偏多少閒衝正從深酉花分水草拔放別支文
可愛郊都郭衛宜微友湛
之

三折筆　　書法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
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
如驚蛇入草此三折筆法

題筆陣圖後

王羲之　書法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帥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若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是鍾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予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於衆碑學習焉。時年五十有三，恐風燭奄及，聊遺教於子孫耳。可藏之石室，千金勿傳，非其人也。

書王羲之傳後

唐太宗御撰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迹，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迹。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踈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書譜

附見宣和書譜一段

孫過庭　書法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沒，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

之意也考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摭以兼通故無慚於即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醨一遷質文三變馳騖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為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

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為恨安嘗問子敬卿書何如右軍答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託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牆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為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內慚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

不及逸少無或疑焉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頹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毫芒況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窺尺牘俯習寸陰引班

超以為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為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研妙不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修其本揚雄謂詩賦小道壯夫不為況復溺思毫釐淪精翰墨者也夫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埏埴之罔窮與工鑪而並運好異尚奇之士翫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得推移之奧賾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鑒者挹其菁華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與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

把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愈微方聞疑疑　德木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秘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粗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閡通規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加以趨變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畐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毫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如鍾繇隸奇張芝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橫自茲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

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敘妙雖述猶疎徒立其功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輒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三手圖貌乖舛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真偽尚可發啟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編錄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縑緗暨乎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綿遠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傳搜秘將盡偶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覼縷其有顯聞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文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正其來尚矣厥

用其弘但今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虵雲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真於率爾或寫瑞於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代傳羲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牘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棄擇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

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墨粗可髣髴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袪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鐶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于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群妙舉前人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窺其根源析其枝派貫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搨日廣研習歲

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史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嗳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

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豪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闇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窺於衆術斷可極於所臨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愈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

至於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之際人書俱
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
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
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
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已下莫不鼓努
為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
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絕於
誘進之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
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斷可明
焉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以

分驅或恬憺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
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
布猶疎形骸未檢躍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
聞其醜縱欲搪突羲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
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留偏
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
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
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
賞會非其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眾妙攸歸
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遒潤加之亦猶枝幹扶疎凌

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
多遒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
而體質存焉若遒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蕊
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
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
性欲便以為姿質直者則徑侹不遒剛佷者又倔強
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
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
終於蹇鈍輕瑣者染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
乖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況書之為妙近取諸身假令運用未周尚虧工於秘
奧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必能傍通點畫之情
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均草隸體五材之並用
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感會無方至若數畫並施
其形各異眾點齊列為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
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
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
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
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
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艷隋珠和璧異質

同妍何必刻鵠圖龍竟慚真體得魚獲兔猶恡筌蹄
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
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
為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
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
高輕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緗縹題之以古目則賢者
改觀愚夫繼聲競賞毫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
侯之好偽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
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
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

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良樂未可尚
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機父削
而子懊知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
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
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
以為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蟲哉自漢魏以來論書
者多矣妍蚩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
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
仍闕今撰為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
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秘之

古余無取焉若[illegible]

[illegible]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八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九

後學烏程凌稚隆校
門生歸安姚翼同校

文藝八 書

字母上平聲

東 一 動也从木官溥說从日在木中凡東之屬皆从東 得紅切

工 二 巧飾也象人有規榘也與巫同意凡工之屬皆从工 古紅切

豐 三 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凡豐之屬皆从豐 敷戎切

風 四 八風也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从虫凡聲凡風之屬皆从風 方戎切

蟲 五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从三虫凡蟲之屬皆从蟲 直弓切

熊 六 犬似豕山居冬蟄从能炎省聲凡熊之屬皆从熊 羽弓切

弓 七 以近窮遠象形古者揮作弓周禮六弓王弓弧弓以射甲革甚質夾弓庾弓以射干侯鳥獸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凡弓之屬皆从弓 居戎切

宮 八 室也从宀躳省聲凡宮之屬皆从宮 居戎切

从 九 相聽也从二人凡从之屬皆从从 疾容切

龍 十 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从肉飛之形童省聲凡龍之屬皆从龍 力鍾切

凶 十一 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凡凶之屬皆从凶 許容切

囪 十二 在牆曰牖在屋曰囪象形凡囪之屬皆从囪 楚江切 與窗同

支 十三 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凡支之屬皆从支 章移切

卮 十四 圜器也一名觛所以節飲食象人卪在其下也易曰君子節飲食凡卮之屬皆从卮 章移切

垂 十五 艸木華葉垂象形凡垂之屬皆从垂 是為切

皮 十六 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為省聲凡皮之屬皆从皮 符羈切

乀 十七 流也从反厂讀若移凡乀之屬皆从乀 弋支切

𠥓 十八 古陶器也从豆虍聲凡𠥓之屬皆从𠥓 許羈切

危十九 在高而懼也从厃自卪止之凡危之屬皆从危 魚為切

隹二十 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凡隹之屬皆从隹 職追切

尸二十一 陳也象臥之形凡尸之屬皆从尸 式脂切

厶二十二 姦衺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為厶凡厶之屬皆从厶 息夷切

夊二十三 行遲曳夊夊象人兩脛有所躧也凡夊之屬皆从夊 楚危切 讀若綏

奞二十四 鳥張毛羽自奮也从大从隹凡奞之屬皆从奞 讀若睢 息遺切

龜二十五 舊也外骨內肉者也从它龜頭與它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類以它為雄象足甲尾之形凡龜之屬皆从龜 居追切

眉二十六 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額理也凡眉之屬皆从眉 武悲切

㞢二十七 出也象艸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凡之之屬皆从之 止而切

甾二十八 東楚名缶曰甾象形凡甾之屬皆从甾 側詞切

而二十九 頰毛也象毛之形周禮曰作其鱗之而凡而之屬皆从而 如之切

思三十 容也从心囟聲凡思之屬皆从思 息茲切

絲三十一 蠶所吐也从二糸凡絲之屬皆从絲 息茲切

司三十二 臣司事於外者从反后凡司之屬皆从司 息茲切

𦣝三十三 顄也象形凡𦣝之屬皆从𦣝 與之切

箕三十四 簸也从竹𠀠象形下其丌也凡箕之屬皆从箕 居之切

丌三十五 下基也薦物之丌象形凡丌之屬皆从丌 讀若箕同 居之切

非三十六 違也从飛下翄取其相背凡非之屬皆从非 甫微切

飛三十七 鳥翥也象形凡飛之屬皆从飛 甫微切

衣三十八 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凡衣之屬皆从衣 於稀切

㐆三十九 歸也从反身凡㐆之屬皆从㐆 於機切

韋四十 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為皮韋凡韋之屬皆从韋 宇非切

囗四十一 回也象回帀之形凡囗之屬皆从囗 羽非切

魚四十二 水蟲也象形魚尾與燕尾相似凡魚之屬皆从魚 語居切

十 二魚也凡𩺰之屬皆从𩺰 語居切

凵 四十四 凵盧飯器以柳爲之象形凡凵之屬皆从凵 去魚切 又音坎

且 四十五 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凡且之屬皆从且 子余切 又千也切

疋 四十六 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弟子職曰問疋何止古文以爲詩大疋字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記也凡疋之屬皆从疋 所菹切

舁 四十七 共舉也从臼从廾凡舁之屬皆从舁 以諸切 讀若余

亏 四十八 於也象气之舒亏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之也凡亏之屬皆从亏 羽俱切 今變隸作于

𠌶 四十九 艸木華也从𠂹亏聲凡𠌶之屬皆从𠌶 況于切

夫 五十 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凡夫之屬皆从夫 甫無切

毋 五十一 止之也从女有奸之者凡毋之屬皆从毋 武扶切

巫 五十二 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褎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凡巫之屬皆从巫

武扶切

須 五十三 面毛也从頁从彡凡須之屬皆从須 相俞切 此本須鬚之須 頁首也彡毛飾也借爲所須之須

几 五十四 鳥之短羽飛几几也象形凡几之屬皆从几 讀若殊 市朱切

殳 五十五 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从又几聲凡殳之屬皆从殳 市朱切

麤 五十六 行超遠也从三鹿凡麤之屬皆从麤 倉胡切

壺 五十七 昆吾圜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凡壺之屬皆从壺 戶吳切

虍 五十八 虎文也象形凡虍之屬皆从虍 荒烏切

烏 五十九 孝烏也象形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凡烏之屬皆从烏 哀都切

𠫓 六十 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凡𠫓之屬皆从𠫓 徂兮切 今作齊

西 六十一 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凡西之屬皆从西 先稽切

𥝌 六十二 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凡𥝌之屬皆从𥝌 古兮切 讀若稽

稽 六十三 留止也从𥝌从尤旨聲凡稽之屬皆从稽 古兮切

兮 六十四 語所稽也从丂八象气越亏也凡兮之屬皆从兮 胡雞切

乎 六十五 背呂也象脅肋形凡乎之屬皆从乎 古懷切

嵬 六十六 高不平也从山鬼聲凡嵬之屬皆从嵬 五灰切

𠂤 六十七 小𠂤也象形凡𠂤之屬皆从𠂤 今俗作堆 都回切

來 六十八 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凡來之屬皆从來 洛哀切

屮 六十九 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

荆川稗編 卷之七十九 七

凡才之屬皆从才 昨哉切

申 七十一 神也七月陰气成體自申束從臼自持也吏臣餔時聽事申旦政也凡申之屬皆从申 失人切

身 七十二 躳也象人之身从人厂聲凡身之屬皆从身 失人切

辰 七十三 震也三月陽气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匕象芒達厂聲也辰房星天時也从二二古文上字凡辰之屬皆从辰 植鄰切

晨 七十四 早昧爽也从臼从辰辰時也辰亦聲丮夕為夙臼辰為晨皆同意凡晨之屬皆从晨 食鄰切

臣 七十四 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凡臣之屬皆从臣 植鄰切

人 七十五 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籀文象臂脛之形凡人之屬皆从人 如鄰切

儿 七十六 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象形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凡儿之屬皆从儿 如鄰切

辛 七十七 秋時萬物成而熟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从一从辛辛辠也辛承庚象人股凡辛之屬皆从辛 息鄰切

頻 七十八 水厓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凡頻之屬皆从頻 符真切

荆川稗編 卷之七十九 八

民 七十九 眾萌也从古文之象凡民之屬皆從民 彌鄰切

灥 八十 三泉也闕凡灥之屬皆从灥 詳遵切

寅 八十一 髕也正月陽气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強象宀不達髕寅於下也凡寅之屬皆从寅 弋真切

巾 八十二 佩巾也从冂丨象系也凡巾之屬皆从巾 居銀切

屾 八十三 二山也凡屾之屬皆从屾 所臻切

文 八十四 錯畫也象交文凡文之屬皆从文 無分切

彣 八十五 䰼也从彡从文凡彣之屬皆从彣 無分切

雲八十六 山川气也从雨云象雲回轉形凡雲之屬皆
从雲 王分切
斤八十七 斫木也象形凡斤之屬皆從斤 舉欣切
筋八十八 肉之力也从力从肉从竹竹物之多筋者凡
筋之屬皆从筋 居銀切
堇八十九 黏土也从土从黄省凡堇之屬皆从堇 居斤切
㹜九十 兩犬相齧也从二犬凡㹜之屬皆从㹜 讀若銀 語斤切
吅九十一 驚嘑也从二口凡吅之屬皆从吅 讀若讙 況袁切
言九十二 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从口䇂聲凡言之屬皆

从言 語軒切
䖵九十三 蟲之總名也从二虫凡䖵之屬皆从䖵 讀若昆 古魂切
門九十四 聞也从二户象形凡門之屬皆从門 莫奔切
㣇九十五 小豕也从彖省象形从又持肉以給祠祀凡
豚之屬皆从豚 徒魂切
干九十六 犯也从反入从一凡干之屬皆从干 古寒切
奴九十七 殘穿也从又从歺凡奴之屬皆从奴 讀若殘
昨干切
丹九十八 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〇象丹形凡丹之

屬皆从丹 都寒切
几九十九 鳥之短羽飛几几也象形凡几之屬皆从几 市朱切
雈一百 鴟屬从隹从𦫳有毛角所鳴其民有旤凡雈之
屬皆从雈 讀若和 胡官切
萈一百一 山羊細角者从兔足苜聲凡萈之屬皆从萈
讀若丸 寬字从此 胡官切
毌一百二 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凡毌之
屬皆从毌 讀若冠 古丸切
𠦒一百三 箕屬所以推糞之器也象形凡𠦒之屬皆从

𠦒 官溥說 北潘切
耑一百四 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凡耑
之屬皆从耑 多官切
𠬜一百五 引也从反廾凡𠬜之屬皆从𠬜 普班切
山一百六 宣也宣气散生萬物有石而高象形凡山之
屬皆从山 所閒切
虤一百七 虎怒也从二虎凡虤之屬皆从虤 五閑切
字从下平聲
先一百八 前進也从儿从之凡先之屬皆从先 穌前切
田一百九 陳也樹穀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凡田之

屬皆从田 特年切

幵 三 平也象二干對構上平也凡幵之屬皆从幵 古賢切

弦 四 弓弦也从弓象絲軫之形凡弦之屬皆从弦 胡田切

玄 五 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爲玄象幽而入覆之也凡玄之屬皆从玄 胡涓切

㳄 六 慕欲口液也从欠从水凡㳄之屬皆从㳄 叙連切

羴 七 羊臭也从三羊凡羴之屬皆从羴 式連切

㢟 八 安步㢟㢟也从廴从止凡㢟之屬皆从㢟 丑連切

䇂 九 辠也从干二二古文上字凡䇂之屬皆从䇂讀若愆張林說 去虔切

宀 十 交覆深屋也象形凡宀之屬皆从宀 武延切

泉 十一 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凡泉之屬皆从泉 疾緣切

川 十二 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くく距川言深くくく之水會爲川也凡川之屬皆从川 昌緣切

叀 十三 專小謹也从幺省屮財見也屮亦聲凡叀之屬皆从叀 職緣切

員 十四 物數也从貝口聲凡員之屬皆从員 王權切

卣 十五 艸木實垂卣卣然象形凡卣之屬皆从卣讀若調 徒遼切

県 十六 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県字凡県之屬皆从県 古堯切

幺 十七 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凡幺之屬皆从幺 於堯切

垚 十八 土高也从三土凡垚之屬皆从垚 吾聊切

爻 十九 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凡爻之屬皆从爻 胡茅切

交 二十 交脛也从大象交形凡交之屬皆从交 古爻切

包 二十一 象人褢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元气起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

巳爲夫婦褢妊於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凡包之屬皆从包 布交切

勹 二十二 褢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褢凡勹之屬皆从勹 布交切

犛 二十三 西南夷長髦牛也从牛𠩺聲凡犛之屬皆从犛 莫交切

巢 二十四 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从木象形凡巢之屬皆从巢 鉏交切

高 二十五 崇也象臺觀高之形从冂口與倉舍同意凡

……之屬皆从高 古牢切

毛 八十 眉髮之屬及獸毛也象形凡毛之屬皆从毛 莫袍切

刀 七十 兵也象形凡刀之屬皆从刀 都牢切

夲 二十 進趣也从大从十大十猶兼十人也凡夲之屬皆从夲讀若滔 土刀切

戈 九二十 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凡戈之屬皆从戈 古禾切

禾 十 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从木从𠂹省𠂹象其穗凡禾之屬皆从禾 戶戈切

多 十 重也从重夕夕者相繹也故為多重夕為多重日為曡凡多之屬皆从多 得何切

它 十 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凡它之屬皆从它 託何切

麻 十 與𣏟同人所治在屋下从广从𣏟凡麻之屬皆从麻 莫遐切

巴 十 蟲也或曰食象蛇象形凡巴之屬皆从巴 伯加切

奢 十 張也从大者聲凡奢之屬皆从奢 式車切

車 六十 輿輪之總名夏后時奚仲所造象形凡車之屬皆从車 尺遮切

牙 七三十 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凡牙之屬皆从牙 五加切

瓠 八十 𤓰也从瓜夸聲凡瓠之屬皆从瓠 胡誤切

瓜 九十 㼌也象形凡瓜之屬皆从瓜 古華切

羊 十四 祥也从𦍌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凡羊之屬皆从羊 與章切

方 一四十 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凡方之屬皆从方 府良切

匚 二四十 受物之器象形凡匚之屬皆从匚讀若方 府良切

亾 四十 逃也从入从乚凡亾之屬皆从亾 武方切

[illegible] 四十 久遠也从几从匕几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化亾[illegible]者倒亾也凡[illegible]之屬皆从[illegible]

香 四十 芳也从黍从甘春秋傳曰黍稷馨香凡香之屬皆从香 許良切

畕 四十 比田也从二田凡畕之屬皆从畕 居良切

王 四十 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

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凡王之屬皆从王 雨方切

倉 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口象倉形凡倉之屬皆从倉 七岡切

亢 四十 人頸也从大省象頸脈形凡亢之屬皆从亢 古郎切

尢 四十 𡯂曲脛也从大象偏曲之形凡尢之屬皆从尢 烏光切

黃 四十 地之色也从田从炗炗亦聲炗古文光凡黃之屬皆从黃 乎光切

庚 五十 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己象人齎凡庚之屬皆从庚 古行切

行 五十 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凡行之屬皆从行 戶庚切

朙 五十 照也从月从囧凡朙之屬皆从朙 武兵切

冥 五十 幽也从日从六冖聲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幽也凡冥之屬皆从冥 莫經切

生 五十 進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屬皆从生 所庚切

京 五十 人所為絕高丘也从高省丨象高形凡京之屬皆从京 舉卿切

卯 五十 事之制也从卩卪凡卯之屬皆从卯 去京切

兄 五十 長也从儿从口凡兄之屬皆从兄 許榮切

臤 六十 堅也从又臣聲凡臤之屬皆从臤讀若鏗鏘之鏗古文以為賢字 苦閑切又苦刃切

晶 六十 精光也从三日凡晶之屬皆从晶 子盈切

青 六十 東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凡青之屬皆从青 倉經切

丁 六十 夏時萬物皆丁實象形丁承丙象人心凡丁之屬皆从丁 當經切

冂 六十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界也凡冂之屬皆从冂 古熒切

仌 六十 凍也象水凝之形凡仌之屬皆从仌 筆陵切

能 六十 熊屬足似鹿从肉㠯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凡能之屬皆从能 奴登切

丘 六十 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崑崙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為丘象形凡丘之屬皆从丘 去鳩切

裘 六十 皮衣也从衣求聲一曰象形與衰同意凡裘之屬皆从裘 巨鳩切

六十九 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象角頭三封尾之形凡牛之屬皆从牛 語求切

酋 七十 繹酒也从酉水半見於上禮有大酋掌酒官也凡酋之屬皆从酋 字秋切

舟 七十一 船也古者共鼓貨狄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象形凡舟之屬皆从舟 職流切

雔 七十二 雙鳥也从二隹凡雔之屬皆从雔讀若醻 市流切

矛 七十三 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象形凡矛之屬皆从矛 莫浮切

𢆶 七十四 微也从二幺凡𢆶之屬皆从𢆶 於虯切

丩 七十五 相糾繚也一曰瓜瓠結丩起象形凡丩之屬皆从丩 居虯切

心 七十六 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爲火藏凡心之屬皆从心 息林切

壬 七十七 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象人褱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敘也與巫同意壬承辛象人脛脛任體也凡壬之屬皆从壬 如林切

兂 七十八 首笄也从人匕象簪形凡兂之屬皆从兂 側岑

林 七十九 平土有叢木曰林从二木凡林之屬皆从林 力尋切

音 八十 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絲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从言含一凡音之屬皆从音 於今切

乑 八十一 衆立也从三人凡乑之屬皆从乑讀若欽崟 魚音切

金 八十二 五色金也黃爲之長久薶不生衣百鍊不輕从革不違西方之行生於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凡金之屬皆从金 居音切

琴 八十三 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弦周加二弦象形凡琴之屬皆从琴 巨今切

男 八十四 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於田也凡男之屬皆从男 那含切

三 八十五 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數凡三之屬皆从三 蘇甘切

甘 八十六 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凡甘之屬皆从甘 古三切

鹽 八十七 鹹也从鹵監聲古者宿沙初作煑海鹽凡鹽

之屬皆从㚇 余廉切

炎八十 火光上也从重火凡炎之屬皆从炎 于廉切

彡八十七 毛飾畫文也象形凡彡之屬皆从彡 所銜切

髟九十 長髮猋猋也从長从彡凡髟之屬皆从髟 必凋切 又所銜切 又匹妙切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九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

後生東海茅一相校

文藝九 書法

字母上聲

廾一 竦手也从𠂇从又凡廾之屬皆从廾 居竦切 讀若拱

只二 語已詞也从口象气下引之形凡只之屬皆从只 諸氏切

氏三 巴蜀山名岸脅之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聞數百里象形乀聲凡氏之屬皆从氏楊雄賦響若氏隤 承旨切

豕四 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足而後有尾讀與豨同按今世字誤以豕為彘以彘為豕何以明之為啄琢从豕蠡从彘皆取其聲以是明之 此語未詳或後人所加 凡豕之屬皆从豕 式視切

是五 直也从日正凡是之屬皆从是 承旨切

沝六 二水也闕凡沝之屬皆从沝 之壘切

此七 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凡此之屬皆从此 雌氏切

惢八 心疑也从三心凡惢之屬皆从惢讀若易旅瑣瑣 又才規才累二切

豸九　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司殺形凡豸之屬皆从豸池爾切

㸚十二　交也凡㸚之屬皆从㸚力几切

毇十一　米一斛舂爲八斗也从杲从殳凡毇之屬皆从毇許委切

旨十二　美也从甘凡旨之屬皆从旨職雉切

矢十三　弓弩矢也从入象鏑栝羽之形古者夷牟初作矢凡矢之屬皆从矢式視切

水十四　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气也凡水之屬皆从水式軌切

死十五　澌也人所離也从歺从人凡死之屬皆从死息姊切

兕十六　如野牛而青象形與禽离頭同凡兕之屬皆从兕徐姊切

黹十七　箴縷所紩衣从㡀丵省凡黹之屬皆从黹陟几切

夂十八　从後至也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凡夂之屬皆从夂讀若黹陟侈切

履十九　足所依也从尸从彳从夂舟象履形一曰尸聲凡履之屬皆从履良止切

厽二十　絫坺土爲牆壁象形凡厽之屬皆从厽力軌切

癸二十　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癸承壬象人足凡癸之屬皆从癸居誄切

几二十　踞几也象形周禮五几玉几雕几彤几鬃几素几凡几之屬皆从几居履切

匕二十　相與比敘也从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飯一名柶凡匕之屬皆从匕卑履切

止二十四　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凡止之屬皆从止諸市切

齒二十五　口斷骨也象口齒之形止聲凡齒之屬皆从

齒昌里切

耳二十六　主聽也象形凡耳之屬皆从耳而止切

史二十七　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屬皆从史疏士切

士二十八　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凡士之屬皆从士鉏里切

子二十九　十一月陽气動萬物滋入以爲偁象形凡子之屬皆从子即里切

巳三十　巳也四月陽气巳出陰气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凡巳之屬皆从巳詳里切

里三十一 居也从田从土凡里之屬皆从里(良士切)
喜三十二 樂也从壴从口凡喜之屬皆从喜(虛里切)
己三十三 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腹
凡己之屬皆从己(居擬切)
尾三十四 微也从到毛在尸後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
亦然凡尾之屬皆从尾(無斐切)
豈三十五 還師振旅樂也一曰欲也登也从豆微省聲
凡豈之屬皆从豈(墟喜切)
它三十六 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物之
微細或行或毛或蠃或介或鱗以虫為象凡虫之
屬皆从虫(許偉切)

鬼三十七 人所歸為鬼从人象鬼頭陰气賊害从厶凡
鬼之屬皆从鬼(居偉切)
鼠三十八 穴蟲之總名也象形凡鼠之屬皆从鼠(書呂切)
黍三十九 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从禾
雨省聲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凡黍之屬皆
从黍(舒呂切)
宁四十 辨積物也象形凡宁之屬皆从宁(直呂切)
呂四十一 脊骨也象形昔太嶽為禹心呂之臣故封呂
侯凡呂之屬皆从呂(力舉切)

女四十二 婦人也象形王育說凡女之屬皆从女(尼呂切)
予四十三 推予也象相予之形凡予之屬皆从予(余呂切)
羽四十四 鳥長毛也象形凡羽之屬皆从羽(王矩切)
雨四十五 水从雲下也一象天冂象雲水霝其間也凡
雨之屬皆从雨(王矩切)
丶四十六 有所絕止丶而識之也凡丶之屬皆从丶(知庾切)
土四十七 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
形也凡土之屬皆从土(它魯切)
鹵四十八 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

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凡鹵之屬皆从鹵(郎古切)
虎四十九 山獸之君从虍虎足象人足象形凡虎之屬
皆从虎(呼古切)
古五十 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凡古之屬皆从古(公戶切)
鼓五十一 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
从壴支象其手擊之也周禮六鼓靁鼓八面靈鼓
六面路鼓四面鼖鼓皋鼓晉鼓皆兩面凡鼓之屬
皆从鼓(工戶切)
兆五十二 [illegible][illegible]也从人象左右皆[illegible]形凡兆之屬皆从

兆讀若瞽公戶切

戶五十三 護也半門曰戶象形凡戶之屬皆从戶侯古切

五五十四 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凡五之屬皆从五疑古切

午五十五 悟也五月陰气午逆陽冒地而出此予矢同意凡午之屬皆从午疑古切

米五十六 粟實也象禾實之形凡米之屬皆从米莫禮切

氐五十七 至也从氏下著一一地也凡氐之屬皆从氐丁禮切

豊五十八 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凡豊之屬皆从豊讀與禮同盧啓切

匸五十九 衺徯有所俠藏也从乚上有一覆之凡匸之屬皆从匸讀與徯同胡禮切

廌六十 解廌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象形从豸省凡廌之屬皆从廌宅買切

亥六十一 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从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裹子咳咳之形春秋傳曰亥有二首六身凡亥之屬皆从亥胡改切

乃六十二 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凡乃之屬皆从乃奴亥切今皆作乃

㢟六十三 長行也从彳引之凡㢟之屬皆从㢟余忍切音引

乚六十四 匿也象迟曲隱蔽形凡乚之屬皆从乚讀若隱於謹切

㫃六十五 旌旗之游㫃蹇之皃从屮曲而下垂㫃相出入也讀若偃古人名㫃字子游凡㫃之屬皆从㫃於幰切

棗六十六 棗也从朿网畢凡棗之屬皆从棗子皓切

丨六十七 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凡丨之屬皆从丨古本切

厂六十八 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凡厂之屬皆从厂呼旱切

卵六十九 凡物無乳者卵生象形凡卵之屬皆从卵盧管切

丏七十 不見也象壅蔽之形凡丏之屬皆从丏彌兗切

犬七十一 狗之有縣蹏者也象形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凡犬之屬皆从犬苦泫切

く七十二 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為溝洫梠廣五寸二梠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く倍く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巜凡く之屬皆从く姑泫切

畎

舛七十三 對臥也从夂㐄相背凡舛之屬皆从舛昌兗切

孨七十四 謹也从三子凡孨之屬皆从孨讀若翦旨兗切

𤿭七十五 柔韋也从北从皮省从夐省凡𤿭之屬皆从𤿭讀若耎一曰若雋而兖切

辡七十六 辠人相與訟也从二辛凡辡之屬皆从辡方免切

㠭七十七 極巧視之也从四工凡㠭之屬皆从㠭知衍切

鳥七十八 長尾禽總名也象形鳥之足似匕从匕凡鳥之屬皆从鳥都了切

了七十九 尥也从子無臂象形凡了之屬皆从了盧鳥切

小八十 物之微也从八丨見而分之凡小之屬皆从小私兆切

𠬪八十一 物落上下相付也从爪从又凡𠬪之屬皆从𠬪讀若詩摽有梅平小切

丣八十二 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凡丣之屬皆从丣莫飽切

爪八十三 丮也覆手曰爪象形凡爪之屬皆从爪側狡切

丂八十四 气欲舒出勹上礙於一也丂古文以為亏字又以為巧字凡丂之屬皆从丂苦浩切

夰八十五 放也从大而八分也凡夰之屬皆从夰古老切讀若杲

夭八十六 屈也从大象形凡夭之屬皆从夭於兆切

冃八十七 重覆也从冂一凡冃之屬皆从冃莫保切讀若艸苺苺

老八十八 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凡老之屬皆从老盧皓切

艸八十九 百芔也从二屮凡艸之屬皆从艸倉老切

可九十 肎也从口丂丂亦聲凡可之屬皆从可肯我切

我九十一 施身自謂也或說我頃頓也从戈从手手或說古垂字一曰古殺字凡我之屬皆从我五可切

𠂇九十二 𠂇手也象形凡𠂇之屬皆从𠂇臧可切與左同

火九十三 燬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凡火之屬皆从火呼果切

馬九十四 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凡馬之屬皆从馬莫下切

冎九十五 剔人肉置其骨也象形頭隆骨也凡冎之屬皆从冎古瓦切讀若𡭐

𦍋九十六 羊角也象形凡𦍋之屬皆从𦍋讀若乖工瓦切

瓦九十七 土器已燒之總名象形凡瓦之屬皆从瓦五寡切

灾八 長鼻牙南越大獸三季一乳象耳牙四足之
形凡象之屬皆从象 徐兩切
兩 廿十 再也从冂闕易曰參天兩地凡兩之屬皆从兩
兩讀若兩 良奬切
弜 二 百 彊也从二弓凡弜之屬皆从弜 其兩切
亯 一 百 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
亯之凡亯之屬皆从亯 許兩切又普庚切又許庚切
网 一 百 庖犧所結繩以漁从冂下象网交文凡网之
屬皆从网 文紡切
上 一 百 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凡上之屬皆从上 時掌切

茻 百 衆艸也从四屮凡茻之屬皆从茻讀與网同 模朗切 讀若莽
丙 一 百 五 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陰气初起陽气將虧从
一入冂一者陽也丙承乙象人肩凡丙之屬皆从
丙 兵永切
皿 六 百 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凡皿之屬皆
从皿讀若猛 武永切
永 七 百 長也象水巠理之長詩曰江之永矣凡永之
屬皆从永 于憬切

[illegible]
積貫行中並讀與明同 [illegible]
黽 九 百 鼃黽也从它象形黽頭與它頭同凡黽
之屬皆从黽 莫杏切
井 十 百 八家一井象構韓形•罋之象也古者伯益
初作井凡井之屬皆从井 子郢切
並 十 百 併也从二立凡並之屬皆从並 蒲迥切
鼎 十 二 百 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
金鑄鼎荊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蝄蜽莫能逢
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於下者爲鼎象析木以
炊也籀文以鼎爲貞字凡鼎之屬皆从鼎 都挺切

壬 十 三 百 善也从人士士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
凡壬之屬皆从壬 他鼎切
有 十 四 百 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
凡有之屬皆从有 云九切
九 十 五 百 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凡九之屬皆
从九 舉有切
夂 十 六 百 从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
牆以觀其橈凡久之屬皆从久 舉友切
韭 十 七 百 菜名一穜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

一地也此與耑同意凡韭之屬皆从韭舉友切

臼 一百十八 舂也古者掘地爲臼其後穿木石象形中米也凡臼之屬皆从臼其九切

酉 一百十九 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象古文酉之形凡酉之屬皆从酉與久切

缶 一百二十 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謌象形凡缶之屬皆从缶方九切

不 一百二十一 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象形凡不之屬皆从不方久切

𨸏 一百二十二 大陸山無石者象形凡𨸏之屬皆从𨸏房九切

𨺅 一百二十三 兩𨸏之閒也从二𨸏凡𨺅之屬皆从𨺅房九切讀若阜

首 一百二十四 𦣻同古文𦣻也巛象髮謂之鬊鬊即巛也凡首之屬皆从首書九切

𦣻 一百二十五 頭也象形凡𦣻之屬皆从𦣻書九切

手 一百二十六 拳也象形凡手之屬皆从手書九切

禸 一百二十七 獸足蹂地也象形九聲尔疋曰狐貍貛貉醜其足蹞其迹厹凡厹之屬皆从厹人九切蹂

丑 一百二十八 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時加丑亦舉手時也凡丑之屬皆从丑敕九切

㫗 一百二十九 厚也从反亯凡㫗之屬皆从㫗亯者進上之具反之於下則厚也胡口切

后 一百三十 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發號者君后也凡后之屬皆从后胡口切

口 一百三十一 人所以言食也象形凡口之屬皆从口苦后切

走 一百三十二 趨也从夭止夭止者屈也凡走之屬皆从走鍇曰走則足屈故从夭子苟切

斗 一百三十三 十升也象形有柄凡斗之屬皆从斗當口切

品 一百三十四 衆庶也从三口凡品之屬皆从品丕飲切

㐭 一百三十五 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㐭而取之故謂之㐭

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凡㐭之屬皆从㐭力甚切

[illegible]切

㱃 一百三十六 歠也从欠酓聲凡㱃之屬皆从㱃於錦切

𣎵 一百三十七 木垂華實从木𢎘𢎘亦聲凡𣎵之屬皆从𣎵胡感切讀若顉

𢎘 一百三十八 嘾也艸木之華未發函然象形凡𢎘之屬皆从𢎘讀若含乎感切

焱 一百三十九 火華也从三火凡焱之屬皆从焱以冉切

𣏟 一百四十 毛扞扞也象形凡𣏟之屬皆从𣏟匹卦切

广 一百四十一 因广爲屋象對刺高屋之形凡广之屬皆从

广讀若儼

凵 十二 張口也象形凡凵之屬皆从凵 口犯切

字廿去劫

𡨦 十三 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疒夢聲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寢之吉凶一曰正寢二曰噩寢三曰思寢四曰悟寢五曰喜寢六曰懼寢凡寢之屬皆从寢 莫鳳切

用 十四 可施行也从卜从中衛宏說凡用之屬皆从用 余訟切

重 十五 厚也从壬東聲凡重之屬皆从重 柱用切 壬者人在土上故為厚也

共 四 同也从廿廾凡共之屬皆从共 渠用切

𨛜 五 鄰道也从邑从邑凡𨛜之屬皆从𨛜 闕 胡絳切

朿 六 木芒也象形凡朿之屬皆从朿讀若刺 七賜切

至 七 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凡至之屬皆从至 脂利切

示 八 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 古文上字 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从示 神至切

二 九 地之數也从偶一凡二之屬皆从二 而至切

四 十 陰數也象四分之形凡四之屬皆从四 息利切

自 十一 鼻也象鼻形凡自之屬皆从自 疾二切

白 十二 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也凡白之屬皆从白 疾二切 讀若自

㣇 十三 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从彑下象毛足凡㣇之屬皆从㣇讀若弟 羊至切

𦤎 十四 引气自畀也从自畀凡𦤎之屬皆从𦤎 父二切

比 十五 密也二人為从反从為比凡比之屬皆从比 毗二切

異 十六 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凡異之屬皆从異 羊吏切 徐鍇曰將欲與物先分異之也禮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 羊吏切

未 十七 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象木重枝葉也凡未之屬皆从未 無沸切

气 十八 雲气也象形凡气之屬皆从气 去既切

旡 十九 飲食气逆不得息曰旡从反欠凡旡之屬皆从旡 居未切 讀若既

去 二十 人相違也从大凵聲凡去之屬皆从去 丘據切

句 二十一 曲也从口丩聲凡句之屬皆从句 古侯切 又九遇切

朋 二十二 左右視也从二目凡朋之屬皆从朋讀若拘

又若良士瞿瞿 九遇切

瞿三二十 鷹隼之視也从隹从䀠䀠亦聲凡瞿之屬皆从瞿讀若章句之句 九遇切 又音衢

壴四二十一 陳樂立而上見也从屮从豆凡壴之屬皆从壴 中句切 讀若駐

步五二十 行也从止少相背凡步之屬皆从步 薄故切

素六二十 白緻繒也从糸𠂹取其澤也凡素之屬皆从素 桑故切

㲋七二十 獸名象踞後其尾形兔頭與兔頭同凡㲋之屬皆从㲋 湯故切

瓠八二十 匏也从瓜夸聲凡瓠之屬皆从瓠 胡誤切

弟九二十 韋束之次弟也从古字之象凡弟之屬皆从弟 特計切

系三十 繫也从糸丿聲凡系之屬皆从系 胡計切

毳一三十 獸細毛也从三毛凡毳之屬皆从毳 此芮切

彑二三十 豕之頭象其銳而上見也凡彑之屬皆从彑讀若罽 居例切

丿三三十 抴也明也象抴引之形凡丿之屬皆从丿虒字从此 余制切

㡀四三十 敗衣也从巾象衣敗之形凡㡀之屬皆从㡀 毗祭切 讀若敝

大五三十 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也凡大之屬皆从大 他達切

貝六三十 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蜬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凡貝之屬皆从貝 博蓋切

會七三十 合也从亼从曾省曾益也凡會之屬皆从會 黃外切

巜八三十 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爲巜廣二尋深二仞凡巜之屬皆从巜 古外切 讀若儈

𠂢九二十 水之衺流別也从反永凡𠂢之屬皆从𠂢讀若稗縣 匹卦切

𣏟四十 葩之總名也𣏟之爲言微也微纖爲功象形凡𣏟之屬皆从𣏟 匹卦切

丰一四十 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凡丰之屬皆从丰讀若介 古拜切

耒二四十 手耕曲木也从木推丰古者垂作耒梠以振民也凡耒之屬皆从耒 盧對切

隶三四十 及也从又从尾省又持尾者从後及之也凡隶之屬皆从隶 徒耐切

刅 四十四 刀堅也象刀有刃之形凡刃之屬皆从刃 而振切

舜 四十五 艸也楚謂之葍秦謂之藑蔓地連華象形从舛舛亦聲凡舜之屬皆从舜 舒閏切 今隸變作舜

盾 四十六 瞂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凡盾之屬皆从盾 食閏切

朩 四十七 分枲莖皮也从屮八象枲之皮莖也凡朩之屬皆从朩 匹刃切 讀若髕

囟 四十八 頭會匘蓋也象形凡囟之屬皆从囟 息進切 讀若信

卂 四十九 疾飛也从飛而羽不見凡卂之屬皆从卂 息晉切 讀若迅

寸 五十 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𧖴謂之寸口从又从一凡寸之屬皆从寸 倉困切

印 五十一 執政所持信也从爪从卪凡印之屬皆从印

倝 五十二 日始出光倝倝也从旦㫃聲凡倝之屬皆从倝 古案切 讀若榦

半 五十三 物中分也从八从牛牛為物大可以分也凡半之屬皆从半 博幔切

爨 五十四 齊謂之炊爨臼象持甑冂為竈口廾推林內火凡爨之屬皆从爨 七亂切

旦 五十五 明也从日見一上一地也凡旦之屬皆从旦 得案切

釆 五十六 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凡釆之屬皆从釆 蒲莧切 讀若辨

見 五十七 視也从儿从目凡見之屬皆从見 古甸切

燕 五十八 玄鳥也籋口布翄枝尾象形凡燕之屬皆从燕 於甸切

片 五十九 判木也从半木凡片之屬皆从片 匹見切

面 六十 顏前也从𦣻象人面形凡面之屬皆从面 彌箭切

覞 六十一 並視也从二見凡覞之屬皆从覞 弋笑切 讀若耀

教 六十二 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凡教之屬皆从教 古孝切

皃 六十三 頌儀也从人白象人面形凡皃之屬皆从皃 莫教切

号 六十四 痛聲也从口在丂上凡号之屬皆从号 胡到切

告 六十五 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凡告之屬皆从告 古奧切

冃 六十六 小兒蠻夷頭衣也从冂二其飾也凡冃之屬皆从冃 莫報切

左六十七 手相左助也从𠂇工凡左之屬皆从左 則箇切

臥六十八 俗別作臥 休也从人臣取其伏也凡臥之屬皆从臥 吾貨切

襾六十九 覆也从冂上下覆之凡襾之屬皆从襾 呼訝切 讀若晉 音晉

亞七十 醜也象人局背之形賈侍中說以爲次弟也凡亞之屬皆从亞 衣駕切

匕七十一 變也从到人凡匕之屬皆从匕 呼跨切

放七十二 逐也从攴方聲凡放之屬皆从放 甫妄切

鬯七十三 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凡鬯之屬皆从鬯 丑諒切

誩七十四 競言也从二言凡誩之屬皆从誩 讀若競 渠慶切

正七十五 是也从止一以止凡正之屬皆从正 之盛切

又七十六 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凡又之屬皆从又 于救切

嘼七十七 犍也象耳頭足厹地之形古文嘼下从厹凡嘼之屬皆从嘼 許救切 讀若歔

冓七十八 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凡冓之屬皆从冓 古候切

戊七十九 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戊承丁象人脅凡戊之屬皆从戊 莫候切

鬥八十 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凡鬥之屬皆从鬥 都豆切

豆八十一 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凡豆之屬皆从豆 徒候切

欠八十二 張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凡欠之屬皆从欠 去劍切 字母入聲

哭八十三 哀聲也从吅獄省聲凡哭之屬皆从哭 苦屋切

谷八十四 泉出通川爲谷从水半見出於口凡谷之屬皆从谷 古祿切

卜八十五 灼剝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從横也凡卜之屬皆从卜 博木切

攴八十六 小擊也从又卜聲凡攴之屬皆从攴 普木切

木八十七 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从屮下象其根凡木之屬皆从木 莫卜切

禿六 無髮也从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凡禿之屬皆从禿王育說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未知其審 他谷切

彔七 刻木彔彔也象形凡彔之屬皆从彔 盧谷切

鹿八 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鳥鹿足相似从匕凡鹿之屬皆从鹿 盧谷切

畐九 滿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凡畐之屬皆从畐讀若伏 房六切又芳逼切

目十 人眼象形重童子也凡目之屬皆从目 莫六切

尗十一 豆也象尗豆生之形也凡尗之屬皆从尗 式竹切讀若叔

肉十二 胾肉象形凡肉之屬皆从肉 如六切

竹十三 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凡竹之屬皆从竹 陟玉切

六十四 易之數陰變於六正於八从入从八凡六之屬皆从六 力竹切

臼十五 叉手也从𦥑彐凡臼之屬皆从臼 居玉切 讀若菊

菐十六 瀆菐也从丵从廾廾亦聲凡菐之屬皆从菐 蒲沃切 讀若撲

束十七 縛也从口木凡束之屬皆从束 書玉切

尸十八 陳也[illegible]凡尸之屬皆从尸 式脂切

足十九 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凡足之屬皆从足 即玉切

曲二十 象器曲受物之形或說曲蠶薄也凡曲之屬皆从曲 丘玉切

玉二十一 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䚡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尃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技絜之方也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凡玉之屬皆从玉 魚欲切

角二十二 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凡角之屬皆从角 古岳切

珏二十三 二玉相合為一珏凡珏之屬皆从珏 古岳切

丵二十四 叢生艸也象丵嶽相並出也凡丵之屬皆从丵讀若浞 士角切

日二十五 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口一象形凡日之屬皆从日 人質切

率二十六 捕鳥畢也象絲罔上下其竿柄也凡率之屬皆从率 所律切

七 二十七 陽之正也从一微陰从中衺出也凡七之屬皆从七 親吉切

桼 二十八 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凡桼之屬皆从桼 親吉切

一 二十九 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皆从一 於悉切

壹 三十 專壹也从壺吉聲凡壹之屬皆从壹 於悉切

乙 三十一 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气尚彊其出乙乙也與丨同意乙承甲象人頸凡乙之屬皆从乙 於筆切

出 三十二 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凡出之屬皆从出 尺律切

戌 三十三 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也五行土生於戊盛於戌从戊含一凡戌之屬皆从戌 辛聿切

聿 三十四 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聲凡聿之屬皆从聿 余律切

勿 三十五 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凡勿之屬皆从勿 文弗切

甶 三十六 鬼頭也象形凡甶之屬皆从甶 敷勿切 讀若拂

巿 三十七 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巿以象之天子朱巿諸侯赤巿大夫葱衡从巾象連帶之形凡巿之屬皆从巿 分勿切 讀若沸

月 三十八 闕也太陰之精象形凡月之屬皆从月 魚厥切

戉 三十九 斧也从戈乚聲司馬法曰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髦凡戉之屬皆从戉 王伐切

曰 四十 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凡曰之屬皆从曰 王伐切

旻 四十一 舉目使人也从攴从目凡旻之屬皆从旻 讀若颭 火劣切

亅 四十二 鉤逆者謂之亅象形凡亅之屬皆从亅 讀若橛 衢月切

𠫓 四十三 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凡𠫓之屬皆从𠫓 他骨切

骨 四十四 肉之覈也从冎有肉凡骨之屬皆从骨 古忽切

屵 四十五 岸高也从山厂厂亦聲凡屵之屬皆从屵 五葛切

歺 四十六 列骨之殘也从半冎凡歺之屬皆从歺 讀若櫱岸之櫱 五割切

大 四十七 籀文大改古文亦象人形凡大之屬皆从大

他達切 音撻

癶 四十八 足刺癶也从止少凡癶之屬皆从癶讀若撥 北末切

朩 四十九 艸木盛朩朩然象形八聲凡朩之屬皆从朩讀若輩 普活切

韧 五十 巧韧也从刀丰聲凡韧之屬皆从韧 恪八切

乙 五十一 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形凡乙之屬皆从乙 烏轄切

八 五十二 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凡八之屬皆从八 博拔切

殺 五十三 戮也从殳杀聲凡殺之屬皆从殺 所八切

㕯 五十四 言之訥也从口从内凡㕯之屬皆从㕯 女滑切

卪 五十五 瑞信也守國者用玉卪守都鄙者用角卪使山邦者用虎卪士邦者用人卪澤邦者用龍卪門關者用符卪貨賄用璽卪道路用旌卪象相合之形凡卪之屬皆从卪 子結切

𥄕 五十六 目不正也从𦫳从目凡𥄕之屬皆从𥄕莫从此讀若末 徒結切

頁 五十七 頭也从𦣻从儿古文𩑋首如此凡頁之屬皆从頁𦣻者𩑋首字也 胡結切

穴 五十八 土室也从宀八聲凡穴之屬皆从穴 胡決切

血 五十九 祭所薦牲血也从皿一象血形凡血之屬皆从血 呼決切

丿 六十 右戾也象左引之形凡丿之屬皆从丿 房密切

舌 六十一 在口所以言也別味也从干从口干亦聲凡舌之屬皆从舌 食列切

屮 六十二 艸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莖也古文或以為艸字讀若徹凡屮之屬皆从屮尹彤說 丑列切

𠂹 六十三 緜聯也象形凡𠂹之屬皆从𠂹 是為切

桀 六十四 磔也从舛在木上也凡桀之屬皆从桀 渠列切

龠 六十五 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从品侖侖理也凡龠之屬皆从龠 以灼切

勺 六十六 挹取也象形中有實與包同意凡勺之屬皆从勺 之若切

叒 六十七 日初出東方暘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象形凡叒之屬皆从叒 而灼切

辵 六十八 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凡辵之屬皆从辵讀

若春秋公羊傳曰辵階而走丑略切
㲋八十一獸也似兔青色而大象形頭與兔同足與鹿同凡㲋之屬皆从㲋丑略切
谷七十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凡谷之屬皆从谷其虐切
𩫖七十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𩫖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古博切凡𩫖之屬皆从𩫖古博切
白七十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陰數凡白之屬皆从白旁陌切
帛七十繒也从巾白聲凡帛之屬皆从帛旁陌切

乇七十艸葉也从垂穗上貫一下有根象形凡乇之屬皆从乇陟格切
丮七十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凡丮之屬皆从丮讀若戟几劇切
麥七十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从來有穗者从夊凡麥之屬皆从麥莫獲切
冊七十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凡冊之屬皆从冊楚革切
疒七十八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凡疒之屬皆从疒女戹切

革七十九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文革之形凡革之屬皆从革古覈切
畕八十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凡畫之屬皆从畫胡麥切
夕八十莫也从月半見凡夕之屬皆从夕祥易切
尺八十二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尺所以指尺規榘事也从尸从乙乙所識也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凡尺之屬皆从尺昌石切

赤八十三南方色也从大从火凡赤之屬皆从赤昌石切
炙八十四炮肉也从肉在火上凡炙之屬皆从炙之石切
石八十五山石也在厂之下口象形凡石之屬皆从石常隻切
彳八十六小步也象人脛三屬相連也凡彳之屬皆从彳丑亦切
亦八十七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凡亦之屬皆从亦羊益切
易八十八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秘書說曰日月爲易象陰陽也一曰从勿凡易之屬皆从易羊益切

辟八十 法也从卩从辛節制其辠也从口用法者也凡辟之屬皆从辟 必益切

糸九十 細絲也象束絲之形凡糸之屬皆从糸 讀若覛 𢇁 蠶所吐為忽十忽為絲糸五忽也 莫狄切

冂九十一 覆也从一下垂也凡冂之屬皆从冂 莫狄切

秝九十二 稀疏適也从二禾凡秝之屬皆从秝 讀若歷 郎擊切

鬲九十三 鼎屬實五穀斗二升曰穀象腹交文三足凡鬲之屬皆从鬲 郎激切

䰜九十四 歷也古文亦鬲字象孰飪五味氣上出也凡䰜之屬皆从䰜 讀若歷 郎激切

食九十五 米也从皀亼聲或說亼皀也凡食之屬皆从食 乘力切

夨九十六 傾頭也从大象形凡夨之屬皆从夨 阻力切

色九十七 顏气也从人从卩凡色之屬皆从色 所力切

嗇九十八 愛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凡嗇之屬皆从嗇 所力切

力九十九 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能圉大災凡力之屬皆从力 林直切

茍一百 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凡茍之屬皆从茍 己力切

畐一百一 畐也凡畐之屬皆从畐讀若秘 彼力切

北一百二 乖也从二人相背凡北之屬皆从北 博墨切

黑一百三 火所熏之色也从炎上出囧囧古窻字凡黑之屬皆从黑 呼北切

克一百四 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凡克之屬皆从克 苦得切

習一百五 數飛也从羽从白凡習之屬皆从習 似入切

亼一百六 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凡亼之屬皆从亼 讀若集 秦入切

十一百七 數之具也一為東西丨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凡十之屬皆从十 是執切

入一百八 內也象从上俱下也凡入之屬皆从入 人汁切

㗊一百九 眾口也从四口凡㗊之屬皆从㗊 讀若戢 阻立切

立一百十 住也从大立一之上 徐鍇曰大人也一地也會意 凡立之屬皆从立 力入切

邑一百十一 國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卩凡邑之屬皆从邑 於汲切

皀 十一百二十九 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說皀一粒也凡皀之屬皆从皀又讀若香 皮及切

卅 十一百三十 三十并也古文省凡卅之屬皆从卅 蘇沓切

帀 十一百三十四 周也从反之而帀也凡帀之屬皆从帀 周盛說 子荅切

雔 十一百三十五 雙鳥也从二隹凡雔之屬皆从雔 讀若醻 市流切

㚔 十一百三十六 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一曰大聲也凡㚔之屬皆从㚔 一曰讀若瓠一曰俗語以盜不止為㚔 㚔讀若籋 尼輒切

聿 十一百三十七 手之疌巧也从又持巾凡聿之屬皆从聿 尼輒切

劦 十一百三十八 同力也从三力山海經曰惟號之山其風若劦凡劦之屬皆从劦 胡頰切

甲 十一百三十九 東方之孟陽气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一曰人頭宜為甲甲象人頭凡甲之屬皆从甲 古狎切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一

門生毘陵左宗孝校

文藝十 書法

論六書製作之源 戴侗

夫文生於聲者也有聲而後形之以文義與聲俱然非生於文也生民之始弗可考也已以理而推之㸚形聲剝挽削以為衣食其氣未若喬然志知未開若嬰兒然僅能號呼其欲惡喜怒以相告而已矣稍益有知然後漸能名命百物而號名之聲稍備矣文字未興也其類滋其治繁而不可以弗之

徵也然後結繩之治與焉治益繁巧益生故有刻畫竹木以為識者今蠻夷猶往往不識文字者猶或用之所謂契也契不足以盡變於是象物之形指事之狀而刻畫之以識其物之名而簡牘刀筆興焉所謂書也象形指事猶不足以盡變轉注會意以益之而猶不足也然後所取之取諸其聲而已矣是故各因其形而錯之以其聲木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松若柏者不可悉象故借公以錯松之聲借白以錯柏之聲水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江若河者不可悉象故借工以錯江之聲借可以錯河之聲所謂錯聲也正者

猶不足以盡變故假借以通之而後文字之用備焉六書之義雖不同皆以形聲而已矣六書不必聖人作也五方之民言語不同名稱不一文字不通聖人者作命神瞽焉同其文字辨其煩曠總其要歸而已矣夫文聲之象也聲文之鳴也有其文則有其聲有其聲則有其文聲與文雖出於人亦各其自然之徵也有有形而有聲者有有事而有聲者有有意而有聲者有形而有聲者象其形而聲從之求其義於形可也有事而有聲者指其事而聲從之求其義於事可也有意而有聲者會其意而聲從之求其義於

意可也是三者雖不求諸聲猶未失其義也至於諧聲則非聲無以辨義矣雖然諧聲者猶有宗也假若人然雖不知其名猶可以知其姓雖不察其精猶未失其粗者也至於假借則不可以形求不可以事指不可以意會不可以類便從借彼之聲以為此之聲而已耳求諸其聲則以求諸其文則或不可不知也書學既廢章句之士知因言以求意矣未知因文以求義也訓詁之士知因文以求義矣未知因聲以求義也夫文字之用莫便於諧聲莫變於假借因文以求義而不知因聲以求義吾未見其能盡文字之情

也曰從反則爲書史[illegible]聲耳治也古曰治也書史協修而後可日之攻不逮故側出明音先敘其聲大敘其文次敘其名然後制作之道備矣聲形而上者也文形而下者也非文則無以著其聲故先文而繼以聲聲陽也文陰也聲爲經文爲緯聲圓圓而文方聲簡而文不足天下之物猶有出於六書之外者乎其寡也矣凡天地萬物之載其於書能治六書者其知所以治天地萬物矣可比之爲書也不以求辨異故其部居殺雜不以宗統同故其本末紊棼凡子之爲書也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于以聯子于以群族以辨其衆以統其宗宗統同類辨異故賦繁若寡而御萬若一天地萬物之富不可勝形也以是書而衆之則若數二三耳故曰知治六書者其知所以治天地萬物矣

用筆賦　王羲之 墨池編同

秦漢魏至今隷書其惟鍾繇草有黃綺張芝至於用筆神妙不可得而詳悉也夫賦以布諸懷抱擬形於翰墨也辭云何異人之擬集衆字而含章馳鳳門而兕擲援滄碧水而龍驤滴秋露而垂玉摇春條而不長飄飄遠逝浴天池而頡頏翱翔弄翮凌輕霄而接

行詳其真體正作高強勁實方圓窮金石之虎紋巍
盡凝脂之密藏骨抱筋含文包質沒沒泊泊若泥
之落銀鈎耀耀蹡蹡狀若朶之掛劍日或有駐驍
巧其若自然包羅羽容總括神仙李氏翁光隱游能
而怡情王畜犍羽歆飛兔而上征或跂鳧駐筆枝員
成草養德儼如嚴而不猛遊絲斷而還續龍鸞舉而
不諍髮指冠而皆裂據純鈎而耿耿忽爪牙兮互裂
復交結而成族若長天之陣雲如倒松之卧谷時滔
滔而東注乍紐山兮暫塞射雀目以施巧拔長蛇兮
盡力草草耿耿或連或絕如花亂飛遥空舞雪時行

時止或臥或歷透嵩華兮不高踰懸劍兮非越信能
經天緯地毘助王猷功積山岳呼嗟秀逸萬代
嘉休顯允指人千令鮮儔共六合而俱永與兩曜而
同流儔高峯兮偃蓋如萬歲兮千秋

草書勢　索靖

昔秦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
不救其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也其先出自杜
氏以張爲祖以衛爲父索范者伯叔也二王父子可
爲兄弟矣薄爲庶息羊爲僕隸門而敘之亦不失倫
公觀爲迹之措意耶但體有疏密意有倜儻或有飛

走流注之勢驚竦峭絕之氣滔滔閑雅之容卓犖軼
宕之志百體千形巧媚爭呈豈可一槩而論哉因爲
之狀歘若驚蛇之失道遲若淥水之徘徊緩則雅行
急則鵲厲抽如雉啄點如兔擲乍駐乍引任意所爲
或粗或細隨態運奇雲集水散風回電馳及其成也
粗而有筋似蒲萄之蔓延女蘿之繁縈澤蛇之相絞
山熊之對爭若舉翅而不飛欲走而還停狀云山之
有玄玉河漢之有列星厥體難窮其類多容婀娜如
削弱柳聳如長松婆娑而飛舞鳳宛轉而似蟠
龍縱橫如結聯綿如繩流離似繡磊落如綾霏霏騑

騑奕奕翩翩或臥而似倒或立而似顛斜而復正斷
而還連若白水之游群魚叢林之挂騰猿狀眾獸之
逸原陸飛鳥之戲晴天象烏雲之罩恒岳紫霧之出
衡山巍巍若嶺峭血脈如泉文不謝於波瀾義不愧於
深淵傳志意於君子報款曲於人間鄙皆其梗槩
未足稱其要妙焉宋朱長文曰其序謂以草書勢爲右軍作其敘言云二王父子可爲兄弟薄爲庶子羊爲僕隸乃右晉宋之後以此言之殆東晉所作耳必非右軍也

論書指意　唐太宗 墨池後同

夫字以神爲精魄神若不和則字無態度也以心爲
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以副毛爲皮膚副若

不圓則字無溫潤也。[illegible]剛柔相參，神氣中和為妙。今比重明輕用[illegible]不如用骨，用骨不如用中和之氣，自然手腕輕虛，則鋒含沉靜，夫心合於氣，氣合於神，心之用也，心必靜而已矣。虞安吉云：夫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是書耶？縱放類本，體樣奪真，可圖其字形，未可稱解筆意，此乃類乎効嚬，未入西施之奧室也。故其始學得其粗，未得其精，太緩者滯而無筋，太急者病而無骨，橫毫側管則鈍慢而肉多，豎筆直鋒則乾枯而露骨。及其悟也，心動而手均，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粗而能鋭，細而能壯，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思與神會，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

評右軍書　　諸家

夫學書者，先須知有王右軍絕妙得意處，其書樂毅論、行書蘭亭、草書十七帖，勿令有死點畫，書之道也。凡學書之法，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便到古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遺情，書不忘想，要在求之不得，考之即彰。王僧虔右軍書楷不同，以變格難得，書家以詩太史[illegible]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皆挺古文[illegible]嫵媚其容，恬悴有

[illegible]子[illegible]務之象，[illegible]為賦，[illegible]邈超高古，拔俗風采之象，其後雖洛神賦姿俊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皆有意以成字，非得意以獨妍者與。李嗣真

庾翼少時書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忿，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厭家雞，愛野鶩，皆學逸少書，後以為伯英復生。南史

論蘭亭為真行之祖　　黃伯思

敘乃蘭亭，書號為最，故得意，宋齊間不聞稱道，本朝唯出此書，諸儒皆推其真行之祖，所以唐太宗必欲得之，其後公私相盜，至於發冢，今遂亡之。定武本蓋得其髣髴，禊帖如海所臨，極肥，洛陽張景元斵地得缺石，極瘦，定武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實已有而非彼也。

答梁武帝評　　袁昂

奉勅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今法疏第其優劣，知臬書此一段，亦爲梁武帝評中與衛恒書，亦曰然，誤也。其略云：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流。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

止羞澀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顏有乏精味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徒尚風軌不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吳施書如新亭傖父一往揚州逢人共語便音態出柳惲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綸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造之狀

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綵如鏤金桓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力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韻音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紹之書如龍遊在霄繾綣可愛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自肆梁鵠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恒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鍾繇書如雲鵠遊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

評十四家　米芾

米元章采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猶之僧繇畫斷爪骨而徒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褊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書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意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格雖清而體氣疲苶歐陽詢如新瘥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真卿如項籍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屈強

禮節生疏徐浩如蘊德之士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遊天表虎踞溪旁神精自若風流蘊藉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訪雲尋雨體態嬌嬈行步輕緩多飾繁華蘇舜欽如五陵少年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嬪嬙對鏡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

書說　黃魯直

余在黔南時未甚覺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
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著痛
快之語但難為知音爾○心能轉腕手能轉筆寫字
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余嘗以
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書如涅槃經
說伊字具三眼也此要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
便興評也○王氏古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
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㒰字求字
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
右軍二言羣居古之人也○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

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宜東
方朔畫像贊樂毅論同是一關捩後生學者不可不知其
文字皆密而無間如東方朔畫像贊蓋有所學者中
興頌未嘗不可刻今未能及之間是當時所取
大如椽少陵之王書行法余常作之小篆此難為
俗者更難耳然如此如人形骸色無足及其神
泠意定自然見亦自家法或得形模可得形
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
雜是入神要路○凡學書欲知有筆用筆之法
欲雙鉤回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

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
時筆隨人意大抵書字須細觀其神氣然後以筆中
度其字既成且養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以示
人為楷式凡作字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
古人筆法也欲學草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
草書不難工矣　筆力可以中有異與中何可從何筆
如何別書者熟解余論耳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
漏痕王右軍錐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
草索靖銀鉤蠆尾是　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
法耳若有心與能者能後世不知則與精工藝史

同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
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凡字須要有骨分肉
字要須有肉古人學書學其　今人學書肥
病只要備其骨　骨要處也　今人作顏體字可惜
好者　　　書字已得但恨只得鉤勒字
蓋故當有所　放　只　學書字要古
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余
寓居開元寺之怡偲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
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僧懷素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
不飲酒忽十五年雖積其事亦不　行筆成

時褒跋叫遂不得復如前時書此頗見永師白髮出嫁
宮人云举擬人有似花將山谷嘗書頹題似之○晁
美叔嘗背議山谷書唯有顏尚於右軍波戈處是一
筆無也有附于者傳者於腋前於咲之○日若美叔
卽與右軍合者便當抵掌說樣過是孫叔敖衣冠所行
官有近敬和者苯放右軍書筆意亦獨八便為能寫
所繕不得左右予嘗贈之詩中有知得今身鐵擬秀
動清開雅與之東蘭亭大字無足觀有論有在集
簡中與小字莫作痴凍樂毅論勝達教經隨人作
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

論書法　趙孟堅

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大晉豈知晉不易學學唐尚
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入多見不知量也僅能效
斜欹欲媚而不媚翻成畫虎之犬耳何也書字當
問架墻壁則不姸讀其書者未曾不問筋骨之於
開架墻壁既不着工夫求之祇欲氣骨迺得北方
寸木度不興破邪等序參之不知故為是論
正坐無墻壁也右軍樂毅豈免一有墻
壁者右中一撤
以此最明昭化度及廟堂碑此法在右陰陽館

明虛丁道復答決於附筆行右方自下拔其此法學者
當通情如此下筆則如覺方山諸事偏正勝此則癡
鈍愚俗矣黃庭質捷有餘當雅秀放則隱然亦有偽
從力命表劫利更高學者攷但祢俗而不究本源遂
致經寃然是率生筆了無神明決非晉筆正如李更
之玩長孫無忌而無目團團也識此已又識破懷仁
聖教之流入院體書其遠筆處世謂之小王書此書
官告體用之丁謂黨與諸帖即領此學筆不知懷仁
從何取入使後人木按或帖尤為此俗體之可惡其
流於蘭溪經淑即為祖廟記條有交之集書極矣人

須戒筆於楮世人以蜀成李北海之狂肆在跛倨狂在放
針雖張從申得大令之流暢在公公之流弊且世云
會稽法自蘭亭出蘭亭即無會稽筆也又云北海深悟
大令大令不若是之欹跛也跛倨之寔流而為跛公
欹斜之弊流而為虛文了矣且如吳說用法得諸
葛禎瑤臺寺碑作法的是蘭亭中一貫公又生出一
節病初下筆不肯搨了乃作筆尖繞全無氣骨
清和之態爲陷不肯學者更切須防之自然險之朋
又何必前修以
學字開須不自古人當勤媚

令人當無心可也中興後朱盛嚴頽斜顛倒幾若楊
少師孫勤川規規恐下筆不中觀者元章曰奴書耳
朱吾所取孫吾所戒更從識者評○學隸楷於魏晉
之下遡乎無以為楷也縱有羲孫之蹟號存世者皆槧
毀海宇秣陵木爾見唐元度魚帖本已非古本文次
有德州畫像贊而已若所謂力命表闕絲精筆古勁
幾不入俗眼然尊之敬之未容而友之也黃庭画類
縣歙銅不中繩度未學唐人而事此徒成畫虎類犬
然則欲從入道於楷何從曰唯有三焉化度九成廟
堂耳晉宋而下分而南北有丁道護襄陽啓法寺興

國寺二石啓法最精歐虞之所自出興國粗甚如出
兩手天不奇精而吝粗良可嘆也北方多有石碑體
無晉逸雅習之態衆叙至合於隋書同文軌開皇大
業以迄武德之末貞觀之初書石無一可議此古今
集本成之時也於是虞歐大宏厥聲始著虞於龍興
道場歐於姚辨等刻亦未臻極詣也及孔子廟堂碑
飛來白鶴等處為法於世矣化度九成歐獨步於時
矣今求楷法舍此三者是南轅而北轍矣三書之法
在平正恬澹分間布白行作停勻且如橫畫必兩頭
均平不可如俗書左低右昂搭手從左原過此在八

八法所謂千里陣雲者也起筆既成冗類如蠶如錐則
自沒冗疵則失體不失又必求冗斷為妙絕及至書
到右方仍須挫管不可向下須搶起向上於下如縱
直則在左上管之隱亦結在左穿心豎筆是也捺
直下到正著處從捺使鋒向左如書之右肩突出
在上豎筆則突出鋒在左也又於十字處如中字
十字牟字凡是一橫一直中分者皆當著心整然正
上下均不可使一高一低一斜一敧少涉世俗字此
從既牢則非旋之間架自然平均使不俗氣俗之從
生始於徐浩也知筋骨與致取有聯帶不知先自皆

了絕無欹斜跛倚有何度何取態度者書之餘
也骨格者書之體也今未正骨格先尚態度幾何
不舍本而求末邪戒之戒之從入之門先敬先求平
平直有無欹邪向勺勺分布各各平更無多排算得足以該其
短然先自顧自尚氣勢乃可不拘筆而求之是未行
而先馳御不至顛分間布白勻令偏側此誠格言每
一字為主筆多筆少不同先須分布勻整若此未討
順了何從生又有一般俗多不可一律以字有衡字
必敬成字必外有字不可破中央字取居中而又左
右皆須以古人所書求其義理執一而論第日中正

耳李後主頗以公爲田舍翁又如褚河南如羿八公古雅有韻一切尚之雖有跡拙辭少優後遠猶背味揚遠後一尚不用然後正球魯公之正其流也〇此篇之妙其辭也究古往今來中庸能解千古之下剖心皆神論其然者要是文章之外雖此足以觀人發揮形容有兄尚者不忍息也又當爰論文章料到得可改倣字者筆更不容加工求以益之庶成垛之此吾知字者之貴一牛戰則皆岐塞則皆地將北起工此藝殊爲不易哉〇行草宜用中心筆者以其相映婉媚然其筆須由作用之須捨筆鋒向右直趣如

只用筆腹不用筆尖乃可如錐畫沙直豎用尖則婉之行草須態度出之是要緊處人多未知之要此章條理處直中正須能筆畫橫豎最要發明乘心筆於用之時無韓押運變鈎懸腕久久能得其要正在勿使筆尖也〇草中難連綿纏繞然須有停筆令長少所閒搬來自後乃縱滄浪其中一向發揚無典則北方有一正本不如此或政或速乃爲由宮行楷與行拙爛雜不及行〇晉魏草寫章草寫俗謂爲草故惟大令縮秋蛇爲文皇所譏在唐則張旭懷素之筆則是其缶思甫斧其章所不取也今人但見其結體如折釵者爲之

[illegible]之妙是之爲人之外不在此法度楷法中所謂爲勝非有筆三昧僞一半須庭老子中證得不能宜諸公議論其其開節造如東坡承晉早未有專此圖說推左夜於海陵偶以此爲[illegible]

[illegible]

起一成文圖　鄭杓[illegible]

衝爲一從爲丨[illegible]衡丨爲丿[illegible]必反丿爲乀分勿至乀而窮折一爲丨反丨爲[illegible]轉𠃊爲乚[illegible]反丨爲亅[illegible]至𠃍而窮折一爲𠃌者側也有側有正正折爲人[illegible]又轉人爲V[illegible]側

V爲く[illegible]反く爲𠂉[illegible]而窮一再折爲𠃍五犯切轉𠃍爲[illegible]側口爲口[illegible]反口爲[illegible]至コ而窮對一而統合之方則爲口[illegible]圓則爲〇[illegible]至〇則環轉無端矣一之道盡矣◆[illegible]與一偶一能生▲不能生以不可屈曲又不可引引則成丨然▲與一偶一能生而▲不能生夫地之道陰陽之理也

因文成象圖

有刊取刊丨爲丅[illegible]爲[illegible]爲丙[illegible]刊習[illegible]爲[illegible]爲囘[illegible]有以宋反[illegible]爲[illegible]
[illegible]乀人爲以[illegible]反山[illegible]爲凵[illegible]反見爲乱[illegible]

止止爲㞢[illegible]反多乂方[illegible]反尸[illegible]爲乀又[illegible]支
反[illegible]可爲[illegible]反[illegible]有向取向[illegible]又爲[illegible]子向后后爲
[illegible]向[illegible]左爲[illegible]右向[illegible]刻反爲[illegible]反居玉向爪爲爪
字向[illegible]反[illegible]爲[illegible]反[illegible]向[illegible]刀爲[illegible]匕向[illegible]身爲[illegible]
永向[illegible]又[illegible]爲[illegible]反[illegible]月向[illegible]爲[illegible]向[illegible]爲[illegible]
不向[illegible]爲[illegible]有相向取[illegible]相向爲門門[illegible]
相向爲[illegible]相向爲[illegible]又[illegible]相向爲[illegible]有
相背者取出相背爲[illegible]反[illegible]相背爲[illegible]戶[illegible]相
背爲[illegible]反相背爲[illegible]有相向取向爲[illegible]
背爲[illegible]向爲[illegible]背爲[illegible]向爲[illegible]門背爲[illegible]

向爲[illegible]背爲[illegible]有近取取[illegible]天於三[illegible]取[illegible]地亦
字於三[illegible]取[illegible]水於三[illegible]取火[illegible]三[illegible]取[illegible]火於[illegible]
取九九於[illegible]取十於[illegible]取[illegible]於[illegible]取[illegible]
於[illegible]取[illegible]取[illegible]取[illegible]於[illegible]取[illegible]於[illegible]有
遠取取山於三[illegible]取[illegible]於三[illegible]取風於三[illegible]取澤於
三[illegible]取四五六七八九十於一二三取千於百取[illegible]
於十取毛於髮取男於女有加取一加一爲二二加
一爲二二加二爲[illegible]二百加百爲[illegible]又加爻爲
[illegible]山加山爲[illegible]水加水爲[illegible]有減取
減二十爲廿[illegible]減三十爲卅[illegible]減四十爲[illegible]

減三十年爲[illegible]又有減[illegible]爲乀[illegible]
[illegible]法有微加[illegible]爲延[illegible]爲廷[illegible]
一爲[illegible]減一爲[illegible]加丿爲[illegible]減丿爲[illegible]
[illegible]加一爲[illegible]減一爲上有上取上向左爲[illegible]
不向右爲[illegible]向左爲[illegible]向右爲[illegible]有下取下
向右爲[illegible]向左爲[illegible]向右爲[illegible]向左爲[illegible]
考有中取中貫爲[illegible]不貫爲[illegible]中交爲[illegible]交不
交爲大有方圓取圓[illegible]爲〇[illegible]〇爲口[illegible]
出直取曲[illegible]爲乀[illegible]爲[illegible]有離合取離人入
爲几合[illegible]人有從衡取衡一爲一從一爲丨有[illegible]

正取正又爲[illegible]又有順逆取順理爲[illegible]逆理爲[illegible]
[illegible]有內外中間取〇相內爲[illegible]相外爲[illegible]
[illegible]相間爲[illegible]

古今泉文圖

黃帝[illegible]作[illegible]帝[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商[illegible]
貨作[illegible]又作[illegible]作[illegible]
作[illegible]大錢[illegible]作[illegible]公[illegible]貨作[illegible]刀別種貨
作[illegible]刀貨作[illegible]公貨刀貨作[illegible]黃帝貨帝作人
帝[illegible]帝作人古文帝作[illegible]師[illegible]
帝作東古[illegible]金作金黃帝貨金作[illegible]帝[illegible]金作金帝

以金金作金商鐘金作金周鉦金作金晉鼎金作金
之泉泉作泉又作多商泉泉作泉作彡巨泉泉作丿
古尺斗柄泉作宀商貨布作貨又作𠭥齊公布布作
大齊布布作又商鐘惟作𢆶周敦惟作𠂤商鉦子作
子周敦子作孑 古今殊文多矣以此六條亦足見焉

一代殊文圖

大夫金吳作大又復作的商陽公商作𠷎復作𠈎復作
𠂢又作𢊁復作𠙶復作𠀐毛泉𠀐作𠃢復作巴又古
文𠑽作𠑽又作𠙶開元文字𠑽作土夏貨𦣻作𠙶復
作𠭯復作𠙶古文尚禹作𠙶峕壺碑禹作𠙶商貨商

作殳復作𠙶復作尚復作㕽復作𢀖復作𠙶復
𠂤宣作宰商肉辛作單作辛爵辛作平孔代
作𠂤齊刀齊作品復作𠙶復作𠙶郭敦又作𠙶
殊文多矣以此八條亦足見焉

諸國殊文圖

晉姜鼎𨕖作𨕖虢姜鼎𨕖作𨕖宋公鼎公作公齊公
鼎公作公晉姜鼎文作文周公鼎文作文周敦文作
文單生敦君作君𩰫鼎君作君宋君鼎君作君周敦
齊侯作 小尹 父癸鼎在作在父乙鼎在作在周公鼎作
作晉姜鼎作作孔父鼎作作齊王鼎作作

此六條亦足見焉 諸國殊文多矣以

殊文總論

觀古今殊文與一代殊文則知先儒以義理說文字者徒勞用心一貨可說也二貨何說乎一貨可說也三貨四貨至於十三貨何說乎既有十三文豈亦有十三義乎一商可說也二商何說乎一商可說也三商四商五商六商何說乎既有六文豈亦有六義乎況此文盡出聖人之手豈聖人之書無義而秦人史隸之書反有義乎大抵書以紀命為本豈在文義以義取文者書之失也後人之書附義成文者皆是依緣意想而取象不依緣則其意無所繫若此後人之用心也觀諸國殊文則知三代之時諸國之書有同有異各隨所習而不可彊之使同秦人無知欲使天下好惡趨避盡狥於我易天下之心而同吾之心易天下之面而同吾之面

論諧聲之惑

左氏曰止戈為武武非从止凡沚芷齒耻之類从止武从戈从亾从戈以見義从止以見聲古文歌舞之舞作𢼄振撫之撫作𢼄廡作𢼄於古並從亾於今並從無而無於篆文亦以亾則武之从亾又何

者若曰武欲見止戈則古之武有伐戈人有伐
盡者伐之甫垂象洮戈揚揚盾之義伐之从音作并
用干戈之義及戊爲戊己之戊故爲箴故之從
且人从戈則戊非戈戊也專用戒也若曰武有止戈之
義人何必曰楚武子以之與止易符同蔡左氏所見
止之非也武從六書爲諧聲武戈類也武之从匚亦
猶戲之从虛戲之从豦戳之从虛戲之从癸
皆聲之諧也禮記曰酏者旦也祖从且凡置如之
類从且祖爼之類从且租無且義又曰刑者側也
若刑之从井而有側之義則荆也阱也耕也亦可曰

荆也又曰富也者福也若富之从畐而有福之
義則輻也幅也副也亦可曰福乎若曰角觸也南竟
也秋之爲揫春之爲蠢皆此類也凡此類是皆不識
諧聲

論象形之惑

左氏曰反正爲乏正無義也正乃射侯之正象其
形焉正以受矢乏以藏矢是相反也反正爲乏其
義在此或曰反正爲丐丐蔽矢御檐也正以受矢
丐以蔽矢是相反也此亦反正爲乏之義邪正之正
無所象故正用侯正之正邪用瑯琊之邪並協音而
反是爲假借之音也韓子曰自營爲厶厶非自營
之義也厶於篆文作ㄙ象男子之勢故又音鳥與
了相對了者交脛之端也故厶勢下垂了狀從上
並是象形之文若乃自營之厶與了絕之了並同音
而借亦爲假借之音豈古作字祭有之理在也从
宜祭器也从皿象積肉之形亦組
且之行也以且爲古理官決罪曰行其宜乃
行故从日从宜此亦爲不識象形者也何用識奇
字之多乎能象能之形許氏謂能獸爲賢則可矣又曰
賢能之能何也出象枝葉之形許氏謂象草木益滋

上出亦可矣又曰出進何也是皆惑象形於假借者
也三代之前有左氏韓子三代之後有楊雄許慎猶
不達六書之義况他人乎

論華梵上

諸番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梵書流入中國代有大鴻
臚之職譯經潤文之官然不能通其音不可不論
也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
錯成文梵以編纏成體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字
或貫數音華以直相隨梵以橫相綴並有象形之文
梵亦有之尾作風有尾垂之形紳作冬有纏繞之象

華有省文梵亦有之尼本作㞑亦省作尸縛本作婆亦省作〻華本作亓亦省作丌華有同聲而借之字梵亦有之野作也而也亦作𠂢馱作〻而陁亦作〻華有協聲而借之字梵亦有之微用㣲而尾亦用㣲薩用㪔而散亦用㪔華書有二重之義如作皮書亢不休息一元字只作二石故文峄山碑重字皆作二梵書一字疊二字重者作〻凡二字四字疊三言四言重者亦只作〻華書以目傳故必詳於書梵以耳傳如曲譜然書但識其大略華之讀別聲故就聲而借梵之讀別音故即音而借如史瑟同用𤴓者師

史使瑟亦商音之和也帝釋同用𤴓者㡳戾帝釋亦商音之和也娑婆同用以亦商音之和識譯同成是為角音之和

論華梵中

觀今七音韻鑑出自西域應琴七絃天籟所作故從衡正倒展轉成圖無非自然之文極是精微不比韻書但平上去入而已七音之學學者不可不究華有二合之音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書惟琴譜有之蓋琴尚音一音難可一字故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音之文二合者取二體也

如娑作𡕒縛作𦃀二合娑縛則取縛之下體以合於娑而為𡕒字如囉作九馱作丸是作𣭝二合囉馱曷則上取囉中取馱下取曷而為𡕒字如悉作𤙖底作[illegible]哩作𤙖野亦作𤙖四合悉底哩野則取悉之上體以合於野之下體而包底哩為𡕒文不必具底哩故其字作𡕒然二合者是雙音合為單音也如雙為者馬單為𪘲雙為者𡕒單為諸則雙為娑縛單為索雙為娑羅單為薩何不即索是矣安用合娑縛一薩是矣安用合娑羅哉曰華音論讀必以一音為一讀故𠼝者則可以獨言攞𠼝者與可以獨言諸也梵音

論讀雖一音而一音之中亦有抑揚高下故娑縛不可以言索娑羅不可以言薩實有微引勾帶之狀焉凡言二合者謂此音非一亦非二也言三合者謂此音非一非二亦非三也言四合者謂此音非一非二非三亦非四也但言二合者其音獨易言三合四合者其音轉難大抵華人不善音今梵僧呪雨則雨應呪龍則龍見頃刻之間隨聲變化華僧雖學其聲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

論華梵下

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

書只簡只是數耳若別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無窮之音合不別音如切韻之類自彼以而人皆不識其流入中土所以韻圖之學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以其源流出於彼耳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此土摩根菩從聞中入有耳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不以識字人為賢智不識字人為愚庸

蒙古文

百家姓蒙古文

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褚衛蔣沈韓楊朱秦尤許何呂施張孔曹嚴華金魏陶姜戚謝鄒喻柏水竇章雲蘇潘葛奚范彭郎魯韋昌馬苗鳳花方俞任袁柳酆鮑史唐費廉岑薛雷賀

倪湯滕殷羅畢郝鄔安常樂于時傅皮卞齊康伍余元卜顧孟平黃和穆蕭尹姚邵湛汪祁毛禹狄米貝明臧計伏成戴談宋茅龐熊紀舒屈項祝董梁杜阮藍閔席季麻強賈路婁危江童顏郭梅盛林刁鍾徐邱駱高夏蔡田樊胡凌霍虞萬支柯昝管盧莫經房裘繆干解應宗丁宣賁鄧郁單杭洪包諸左石崔吉鈕龔程嵇邢滑裴陸榮翁荀羊於惠甄麴家封芮羿儲靳汲邴糜松井段富巫烏焦巴弓牧隗山谷車侯宓蓬全郗班仰秋仲伊宮甯仇欒暴甘鈄厲戎祖武符劉景詹束龍葉幸司韶郜黎薊薄印宿白懷蒲邰從鄂索咸籍賴卓藺屠蒙池喬陰鬱胥能

[illegible]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一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二

後生米瀞等一相校

文藝十一 書法

同文備考序　王應電

道也者文之體質也文也者道之妙用也六書也者文之幹軸乎道之管制化道之由後世治故日[illegible]政之始經緯之不也與古大猷之將氣化純完文字闡揚于是經制明而政日休自時厥後氣化漓而文字外六籍散而治教廢益文字之興衰實與道化相爲倚伏故聖者作之明者述焉昭代之所降而否德之所略也自有書契以來今與古文判洪濛而開之者也意融而理勝文約而義該明如日星質如節木易而易知簡而易從矣厤帝下而降制有周始備器瀆皆古所未有故字亦多古文之所無史籀纂爲大篆亦學中不可闕焉者也鍾鼎彝器多出一代之筆與籀其所不可復別取一二附于小篆非聖也是師以六國之所擬作者無以比之行如者以便筆札六書之體于是大壞至又變而隸而楷而草作者幾希矣自是以來雖或以篆名家若子孫李斯者也或宗古文而雖[illegible]者也[illegible]以私意作爲[illegible]

或欲布置以為齊整參維者傳寫以為博洽而者執
守以為經而其義不可復辨矣今欲獨正之務復循
末世支離之迹與之科量校計義終不愈願失道不
愈遠也哉故欲究作者之意必當俯前人之緒而後
可與言也夫二十萬物聲不有形象形也者肖其形
而識之[illegible]此字學之本也其步于
形體[illegible]所及而不可以形求也則以其形而反
以增損改竄變而理合[illegible]
[illegible]
則可通或配他文成字[illegible]

[illegible]故曰會意也天地氣化也神而不有萬物最生也
發而無為最成天地萬成萬物惟人而已故聞所為
綫外私有其說非事也以形以意合數文而為經緯
之象[illegible]故曰
處事謂以人處事又曰指事謂指人之事而言謂象
事之謂也[illegible]有類而物類[illegible]能[illegible]之哉
一字之中而以他字之所合之因其形之可而知為
是類因其義之與而知為是物是義[illegible]
[illegible]故曰形聲[illegible]
非本聲而諧之故又曰諧聲也夫聲出于人或有

餘焉或不足焉聲之有餘也一義而各為一聲不能
聲為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轉為數聲[illegible]
[illegible]轉注之謂也聲之不足也
一聲而或兼數義不復義為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
借為數義[illegible]
假借之謂也前人之論體各有發明但不謂得失且
六義人之所常言也言母則人之所未講也故書母
有十體有萬殊不能違也字母二百四十子孫相
仍至不能生而止雖字以萬計不能還也聲母二十
八交錯上下字母之中聲以萬計亦不能外也自本

而該末挈之如珠聯綱布泝流而窮源理之如攻巨
捕出用卅勾乙損益斷刊俗而復古定一而同歸
故知三母可以制字明六義可以釋經六義之未定
三母之不講又何六書之云且夫結字有主客筆勢
有逆順畫有清濁奇正體有向背動靜故天文多閒
斷然一天星十地理多方宛如大地山河人道統成
矣上俯仰動植玉容植於數日其畫直科斗施於上
點其畫偏獸動而草木依取用于鳥跡柳葉也服
食居器變動流行化裁于鍾鼎諸文也其類有八書
變亦異考于古文有潤色而無造作驗之人心有融

釋而無阻礙蠶叢竊取之矣後有覺者欲知其方曰法天也崇古也致虚也研幾也窮神也天則開而我不與古則因而我無作虚則待其落而不先機則成其能而不惰神則天機流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可以與于斯義矣昔者周公嘗設其官曰諭書名矣見于行事故弗存也孔門嘗載諸言曰書同文矣無王者作故弗為也我

太祖高皇帝操三重之柄兼尊德之善嘗命儒臣為正韻矣但日不暇給間以小篆正楷書之譌而未嘗以古文正小篆之謬且嚴于當秦而畧于經史古今

刀筆之吏或所玩習而經學士夫多不識知

今上嗣位五星聚室夫室天子之北宮也璧實附之為文書之秘府而五星聚焉非天將興起斯文之兆歟故令三才之義幽隱罔揚而文字之書明習者衆思我生值其昔化機自中光不容掩流不能實撰述成書然而窮困之餘功不逮識指歸未竟從汶武中興大揚音絲而未嘗敢成促覽六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綱條貫今古而下振之遂一取裁于帝六書之旨其必有待于

天官考文而折衷之哉因題曰同文備考云

書法指要

得此十法則橫竪曲直方圓斜耦下筆更莫能逃天下字更不出此猶之昔人所稱永字八法但彼止于丶一丨丿四法可楷而不可篆故更定十法如左

一　奚曰切數之始也又讀若鐵非即畫卦之奇畫字丶也因二畫相混故林借用一亦借用臺伏羲畫卦爲制字成起自一畫見天文四　丁而网等字从一在上若天益也丄上丕等字从一在下若地載也而王出从一在中若横衡也二三三从一而

積三三从一而變

丨讀若棍數總切一以貫之也象正直頂天立地形借為字器名書見人容十七節云昔畫一奇一耦而陰陽立文字一从一豎而變化行　中串壬从丨在中時非與門非从丨對列臣臣从丨化为丫丫从　有講　丶从丨在戌戊戈字从之丿从丨在从人乃矢等字从之

丨丫讀若徹字見植物丨此取其中出叢發達虎出形　丨从丨而微于下也丿乀从丨而左右下出也又字从之丿乀从丨而左右上出也戈字从之

非从丨而左右勿出也丫从丨岐而上微也屮
等字从之乂从丨岐而下微也内兩米禾木等字
从之彡从丨而垂下也

〔〕俗作畎坤抱切田間水道即水字中畫也象水流
動形凡虛活動變化者皆从之字見地理十 巜
巛从〔〕而重之〔〕从〔〕而稍變左右㕍也〔〕从
〔〕而横爲之上浮〔〕从〔〕變于天〔〕乙从
〔〕變于人〔〕从〔〕變于動物〔〕从〔〕變
于植物〔〕从〔〕變于用物

●讀若先象堅實圓渾形義見天文七 〔〕〔〕〔〕〔〕

〔〕从●在天〔〕从●在地〔〕〔〕〔〕从●在人〔〕
〔〕从●在動物〔〕〔〕从●在植物〔〕〔〕从●
在器 〔〕讀若卜微鋭而活〔〕字从之又讀若
點〔〕字从之此文从●變體

○俗作圜〔〕切象天體周旋虛通之形舊說傳此
爲縣圜字借用員圓並非字見天文一 〔〕从○
中閃爍形〔〕从○小而退〔〕从○小而單〔〕从○
而重〔〕从○自中繞外〔〕从○自外繞中〔〕从
○而得其上半〔〕〔〕〔〕等字从之別作冂从〔〕
稍深〔〕〔〕等字从之又作冖从〔〕稍殺〔〕字从之

冂从〇而長也〔〕〔〕等字从之〔〕从〇而文理形
也〔〕半〔〕等字从之〔〕从〇而得其右半也〔〕
〔〕等字从之〔〕从〇而得其左半也〔〕字从之

口俗用方法下切象地體廣博平正四維之形借用
方或誤匚並非字見地理二 凵从口而得其下
半地載形也凵〔〕〔〕等字从之匚从口而得其
左半匠〔〕等字从之 乚从口而得其東北〔〕直
字从之𠃊从〔〕而得其東南〔〕〔〕等字从之〔〕从
〔〕而得其西南亅从〔〕而得其西北 凸〔〕凹〔〕
从口而上下有所益損也

囗俗用圍月圭切囗而正方而削其四隅象九門形
字見人道九 ○〔〕〔〕字失其傳久矣師以衷之
中从○爲聲也取〔〕以易貝田之四至〔〕也取〔〕
以易方畢之中从〔〕爲聲也取〔〕以爲圍 〔〕从
〔〕而重重闌繞也〔〕从〔〕當聲〔〕〔〕並从〔〕
道〔〕从〔〕而得其右丨〔〕〔〕〔〕也區〔〕等字从
之〔〕从〔〕在半而下〔〕〔〕字从之〔〕从〔〕右半
而少變〔〕字从之

△小篆作亼義與集同字兮切从三合而一之師云
合三才之道和而同之以贊化育也字見人道十

損其下有覆蓋意凡結字在上者多从此入从入而少平為器之蓋盒合等字从之入从入而少仆草屋欲利水也為余舍之首介宮室之首斜于御平于舍者也入从入而益欲其上為[illegible]等字入从入而稍闊為介之首入从入而垂有領為衣之首

乂義與五同乂古切从一丨斜而合之交錯參伍以成事之意也以其參天兩地為五數之五字見人道下

乂垂希希从乂而生爻爽[illegible]从乂而重

十从乂而安定也

此外不出六書之本義六義相關而但求名不象形者彼因指事之字將不引示誤為指事故別為下數圖欲使多見則易明也

二　古上字象物在上（指）

干　干下犯上也　[illegible]象反上（指）

辛　辛辠[illegible]愆也从[illegible]干犯上為過失（會）

[illegible]　[illegible]

月　夕莫也从月省　象新月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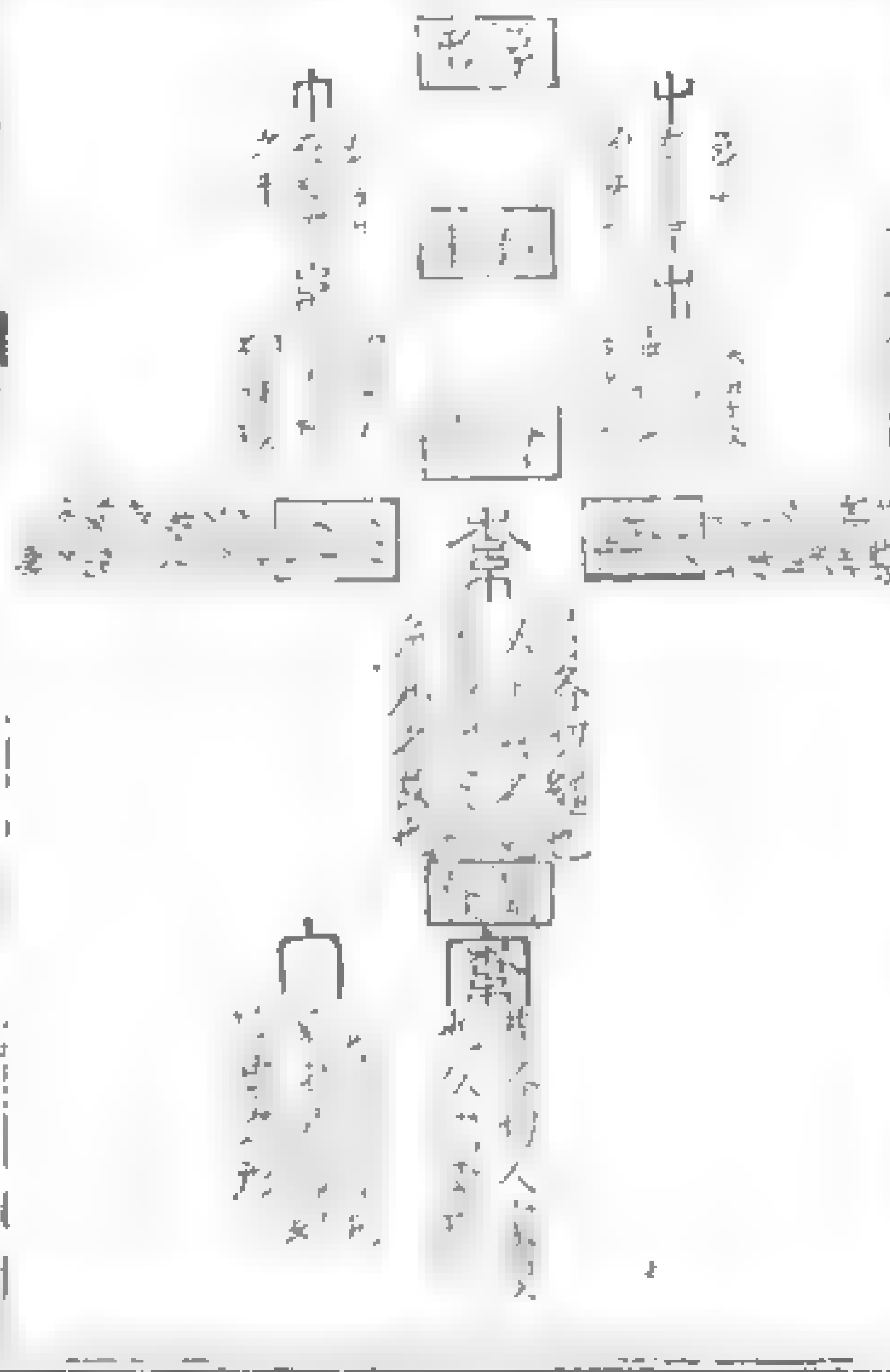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象（形）

名　名自命之名細也从夕从口[illegible]　聲名功名[illegible]

扣　扣手擊也从[illegible]手指字[illegible]

[illegible]

六義相關圖



布字原指

凡依形布置方為得體若稍有增減易置遂失其義行明在者殺之殊不入目矣今略舉數法以見凡例須合此法乃與文之交玩之而知其為正中之所指中之巧也

字欲充以滿作洲 一作冂 失體上形 ○ 米作米 失移形 山作中 渠 手木 冂 中 作 出 來作 出 根从 上 牛皆大病也

字欲斜以正作邪以直作曲 乙 作 失端正形 串 失於正形也今作 串 來 [illegible] 義何居

字欲長短相稱以方作長 作 作 作 皆以便偏旁觀其形則全不類矣

字欲闊狹相句以長作闊 作四 作 作 因欲稱闊字使字形失真義不可尋

字欲省以活作死 ○ 也作 作

字欲短分合為離 ○ 穴字分而為 字分而為 為从貝 字分為 為 相合失體故于母 以佔為母而从川會意 以仁為母而从女會意今反別折作 以月為母而從 以衣為母而會 今反

下析之作 雖欲字之相稱殊失正義

字畫有偏旁義不明 乃與兔象魚 作 人物不分 通作从動植莫辨 失 之形 方皆不稱之至也

岐陽石鼓文考

程大昌

元和志 石鼓文在 十里石鼓如鼓其數盈十 即史籀之迹也 其稱 猶古刻 不存紀

錄尤為可惜案志此言則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蘇勉歐陽虞褚四子實為之先所以前未聞也故歐文忠雖甚重其作書謂非史籀不能為而深疑其奇古如此自周至唐數千百載何以無人采錄邪聞元以後張懷瓘等以物皆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苟考其語實皆殊度以古無有則著其說得諸何書傳諸何人者宜乎歐公之不信也若大寶泉張懷瓘所著則特詳矣泉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石尋毀失懷瓘書斷曰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即史籀體與古文

小異其迹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語亦皆臆度之言邪或其當有所本也歐文忠公曰石鼓之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者過半即韓歌所謂牧童敲火牛礪角年深豈免有缺訛者也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者車攻語也有曰其魚維何維鱮及鯉何以橐之維楊及柳則兼言田魚也凡此數語之可讀又蘇文忠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大其語既與車攻詩合而其所紀田漁又與車攻相似且其字體又為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今此數者若皆可以歸

諸宣王則無怪乎說者云然矣然古事有可參例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風十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此乃世臣子孫祭揚先訓以明祖德之自周則古語偶同車攻安得便云宣詩也惟其字正作籀體似為可證而大篆未必創於史籀古載又有可考也合此二說則僕所欲據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見則謂此鼓不謂宣鼓而當為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杜預之為若言也雖不云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即石鼓所

從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為成王之田之漁也歟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狩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是自鎬出洛也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為車攻之辭亦已明矣設鼓辭既不為車攻之辭則何據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夫古遠事之出於傳疑者不敢不存其舊以其為可疑焉且從一據之明者而未之稽合於泛漫臆度故予惟椒舉之言既能明記岐蒐為成王之蒐則其不能明記此蒐之有鼓雖為不備若較之唐籀經無的據而專用籀體定為宣王

之物者其說若有本祖也古田狩與後世不同名爲
從田其實閲武其事則登獸鼓其意則役衆而習
武故武王初集大統因伐獸而陳天命以鎮撫在命
之諸侯已遂陳之於象者所以揚威傳遠使來今其
見焉鹵也此古人講武誠事之深意也然則皮陸之
記蒐也以鼓而武成之記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
雖異而記物傳遠則一意也

鍾鼎篆韻序　　熊朋來

鍾鼎篆韻曰瑚戈鉤帶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稱鍾
鼎者舉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鍾鼎之齊此鍾

鼎之稱所從始鄭樵謂鍾鼎文所以作彝器在
氏專古倍之故凡器之款識曰鍾鼎印爲鼎乃
其器之大者器必有文以傳遠若其器皆銘於鐘可
見已自倉頡象形推類出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
周公之時未改籀也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
尚存什一秦漢貴其同字孔氏之後秦漢以下各變
之俗隸行而古法替可見者得字安因爲隸古定科
斗書遂絕矣叔重所以作說文因周官之制作而以
銘皆有能按其款識者舉而十之以品傳既以定其可
知又曰時人無能知果不可知則隸皆何者而廢古

從俗爾後曰隸書文遂不復可見則篆籀於乃不
如近代紙墨之傳易於流布而再刻於石者如有以楮
楮刻爲器不若東漢之石經師之衆歐陽之鼓在
陵季子之墓篆石刻而器傳然猶未有能集鍾鼎之
款者至祐始命大常寺集八器款爲圖一卷之上不
能盡識於是歐陽子集古錄劉原父先秦古器記以後爲書遂
多博古圖之外有薛尚功鍾鼎款識明訛宗容道前
彥遠以至黃伯思董逌年許尚功諸家相繼論述
鼎古器亦多出故宮之所以皆聚於所好也初夏氏
做一徐鉉例以唐韻古篆古文奇字器款不備其間鐘

鼎古文決略取俗書以衛奇字亦未以鐘鼎名
也政和中王楚作鍾鼎篆韻又許氏承前與之薛圖
其搜始於明又目十卷之成書其篇謂之重廣乙卯
癸亥之間脫篆遺字而從之所拔薛史鼓爲因
鍾所釋文韻則日集古釋石鼓也載於韻則無取鼓
自從古之稱皆宜從古氏所用皆以其敢稱
古日器可疑故刻以所字其不拘古於以可疑
其意不足以物留在其字其便以別之以取
爲火從參象序中以氏之字用所爲然此以論
篆以今訓也今乃從今役使則此同以多文爲富爾

并刻及薛諸韻臨移失真與古人所以異經歷而造紙
竹也臨江楊信父叅古籍字譜採今石前古之真偽
以承符竟氏韻補及韻府未收復茶為存其篆此以
商周秦之篆而謂則皆韻也如以是毘字爾如金戈
帶之文一時也夾鍾鐸鈴之刻又一時也由古篆下
迄真水行不可比而乃之者亦有偏旁點畫假借
陵公秉之書或古文則是而後世或後人做古而所
似審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或曰鐘鼎諸之作以備篆
刻字文爾刻符皆曰六書學之一家焉援不守章句
而好論篆文當其時代疏於篆書也上書古臣所假借

及符璽印之作字大外擊又云歲單令印及字從白
下從尔印以丁半從印自下入入下半即一縣長吏
字文不同此所以為信事上大司空臣郡國印章今
按伏爾雅大能無外總之篆由楷從筆是乃諧聲之
字況既帖者未有一字以辨之只文職在司空掌以
少府符璽為異兄於秦漢篆文皆同無程和印之刻僞
備之字滙敷以見之字配土姓字為蓋不取勝紀
若謂當所錄其家久或象易公平生惟一字其名後
備求篆印人之好古者何矣於世姓名則或好古欲
極好而不能察不如其不知好古者而自古篆起論文

多由此偏旁變異古字書鼓吉循行世而行搨
不復存古今韻略式上所字音不復通古篆古今者
不止字者許如刻竹由木而石本是成一道也嘗歎
漢以來史人論史籀之書與蒼頡之教字學循遠
古也漢來能識古字者必從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
考論傳於山東大師能古文以相授也孝宣命
張敞受學遂能讀鼎刻以致通顯京兆餘暇從及
古習無以大其師傳杜鄴從敞子吉得緒餘亦以小
學名家世於張敞受學所從之師史乃逸其姓名設
曰齊人而已每閱漢史未嘗不為斯人歎今信父有
功於篆籀而其名氏無若齊人然信父名鈞以字
行

論墨刻

陶宗儀

淳化閣帖非精於鑒賞者莫能辨其真偽非博於討
論者不可得其源流第六卷中嘗記石刻之說今
復究研大略於稽古之暇質正於好事之人用
資于此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
侍書王著臨搨以棗木板刻置秘閣每卷末篆
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旨摹勒上石
後至仁宗有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後

無篆題世傳以爲二王府帖者非也蓋元祐中親賢
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
甚黟黑又多木横裂紋時有皴皺失字處焉親賢今
魏王所居魏王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
其首尾與淳化畧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紙
蓋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
板上隱然爲銀錠攂痕以惑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
遒劲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
石即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所藏歷代真蹟刻
石于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

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
日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
帖十卷易去歲月名衘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
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
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爲石本而
傳刻字多訛舛世稱爲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第
卷帙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頗有刪之特有所增益
月單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
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校之字畫多不侔
炳家藏舊本比之今本多誤筆法且俗曹士冕曰帖
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斷限數目唯有文曹士冕絳
石模刻本其傳潘氏析居法帖分爲兩其後絳州
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
舛誤蓋始於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
德等二十字爲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庚亮帖內亮
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
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木本前
十卷字頗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曆中劉丞相帥
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置之
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諸帖而字行頗

高與淳化閣本若不同逐卷有慧照大師希白重模
字而歲月名衘與中間繼處甚多朱文公跋其極爲可
笑者是也潭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
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字類甚多戲魚
帖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
摹刻于戲魚堂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
領權安節又重摹于利州吳江名賢人秦世章於長
沙買石刻寶月古法帖十卷寶月慧照也以宋所載
入黔中壁之黔江之
帖增益最多閣陽石刻散失僅存

者有十數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內司本北方印成行
名鎮宋氏帖清江李氏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法帖一再
之翻摹殊失本意無足觀者小字季路潭州人官
至端明殿學士建集古堂藏今自秘閣今有遺文
今若淳化閣帖諸說其十卷稱為禁中木其本
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板二千一百八十七行其後
段以一二門刻十卷或刻人名或行數甲乙前
是本家其墨乃李廷珪墨如今其字精明
識此者刻為肥劉潘大謂近人多不識閣帖其家
本本皆用其與者字樣豐損有神不如潭絳則大

臨江則太瘦又用李廷珪墨甲造余始得汪端明所
覓閣帖行數限其參校使江左用二千楮紙
一本凡的確見之可謂物也大抵可辨者有數條
墨色一也行本所以刻者必在上此本不數
板數字皆打一也行數字其帖字小而多
此本行次字其大行也余所得汪本
本字一部十卷一板不與
明所合人使有數或多
或字不板尚今者欲存舊帖之行日四也
從後始

瘞鶴銘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鶴壽不知其紀也壬
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
廓耶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
家無隱我竹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之
真山陰降跡華表留形余欲無言爾將何之
門義惟彷彿事亦微冥爾將何之
化厥土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荊門
集作銘用本仙有刻
江山下頂在上後得存上
惟宋興以為陶隱居書是其曰今審

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號華陽隱居今曰
真逸者豈其別號歟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
著年名其他書亦每如此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著
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
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岳權住會稽永
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為
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後又有題
詩山陰常見殷於石側也王逸
少以晉惠帝太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
卒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

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
居不應三十二歲已自稱其逸也又未官於明及閒
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決非王右軍書也審矣歐
陽文忠公以爲不類王右軍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
顧況云道號同又疑王瓚皆非庸字長孺號雲林子
邵武人又於道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壆了序所記
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
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
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爾焉熙寧
一年春余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

石間有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
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
陽真逸上皇山樵爲似是其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
次序之如此又華陽自書其後云文忠集古錄謂得
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凡十八爲字二十五安得
字至六百疑其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
貞觀中已刻後則此之刻非顧況可知集古錄
當又誤認之耶又劉□□衍在第二卷論瘞鶴
銘爲羲之定辯公所用經以爲王羲之書或以爲
是其逸顧況號也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

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
楷法爲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
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
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爲書家冠冕前輩其字
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爲華陽隱居爲陶弘景
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然後其疑釋然
其跡實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在
字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真爾其
戚作紀爾歲辰張壁木作丹陽外仙郡亢木作丹
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其中間詞句太多先

後不同尚俟好事者揚子手自摸印以稽其得失之
一二可也

趙明誠金石錄　洪邁隨筆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三十
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鼎鍾甗鬲盤匜尊爵之款識
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於石刻者皆考正僞
謬去取褒貶凡爲卷二十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
之同志趙沒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
罹變故本末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此
獲見元藁於王順伯因爲攝述大槩云予以是中辛

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
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
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宦便有窮盡
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
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
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
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緝名畫彝鼎亦
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為率故紙札精緻字畫
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
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

飲茶先後中即舉盃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
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
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視箧箱滿溢
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為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
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
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
平常者器之重大者亦載尚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其
淄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為
煨燼己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
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

遙應曰從眾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
卷軸次古器獨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
之遂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
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
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為
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
論石刻數十副鼎鼐十數及南唐書數箧偶在臥
內巋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溫之衢之越之
杭寄物於嵊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
將軍家巋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麓挈家寓越城

一夕為盜穴壁負五麓去甚為恚悵重立賞收贖得之
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
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褫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
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
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
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何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
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時紹興四年也
易安年五十二矣作紋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為識
於此又書

荊川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二

後學姑蘇張獻翼校

文藝六十二　書法

議書　張懷瓘

昔仲尼修書始自堯舜堯舜王天下煥乎有文章文章發揮書道尚矣夏殷之世能者挺生秦漢之間諸體間出玄猷冥運妙用天資追虛捕微鬼神不容其潛匿而通微應變言象不測其存亡奇寶盈乎東山明珠溢乎南海其道有貴而稱聖其跡有秘而莫傳理不可盡之於詞妙不可窮之於筆非夫通玄達微

何可至於此乎乃不朽之盛事故敘而論之夫草木各務生氣不自埋沒況禽獸乎況人倫乎猛獸鷙鳥神彩各異書道法此其古文篆籀時罕行用者皆闕而不議議者真正藁草之間或麟鳳一毛龜龍片甲亦無所不錄其有名跡俱顯者一十九人列之於後

崔瑗　張芝　張昶　鍾繇　鍾會　韋誕

皇象　嵇康　衛瓘　衛夫人　索靖　謝安

王導　王敦　王廙　王洽　王珉　王羲之

王獻之　然則千百年間得其妙者不越此十數人各能聲飛萬里榮耀百代唯逸少筆跡遒潤獨擅一家之美天質自然風神蓋代且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學其理隱而意深固天下寡於知音昔為評者數家既無文詞則何以立說何為取象其勢彷彿其形知其門而未知其奧是以言論不能辨明夫於其道不通出其言不斷加之詞寡典要理之研精不述賢哲之殊能況有化明之新意悠悠之說不足動人矣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以見其志覽之即令了然若與面會則有智昏菽麥混白黑於胸襟若心悟精微圖古今於掌握玄妙之意出於物類之表幽深之理伏於杳冥之間豈常情之所

能言世智之所能測非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不可議無聲之音無形之相夫此聖人之語不如親聞其言古詩先賢之旨必不能盡其深意有千年明鏡可以照之不疲有琉璃屏風可以洞徹無礙今雖錄其品格豈獨稱其材能皆先其天性後其習學縱異形奇體輒以情理一貫終不出於洪荒之外必不離於工拙之間然智則無涯法固不定且以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

四賢　逸少第一　元常第二　世將第三

子敬第四　士季第五　文舒第六　茂弘第七

行書　逸少第一　子敬第二　元常第三
伯英第四　伯玉第五　季瑛第六　敬和第七
茂弘第八　安石第九
章草　子玉第一　伯英第二　幼安第三
伯玉第四　逸少第五　士季第六　子敬第七
休明第八○章草伯英創之純得物象之形均造
化之理然其法太古質不剖斷以此爲少也子玉行
推輪草意之妙後學得漁獵其中究爲第一
草書　伯英第一　叔夜第二　子敬第三
處仲第四　世將第五　仲將第六　士季第七

逸少第八○或問曰此品之中諸子豈能悉過於逸
少答曰人之材能各有長短諸子於草各有性識精
魄超然神彩射人逸少則格律非高功夫又少雖圓
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銛銳可畏無物象生動可
奇是以劣於諸子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舉世莫之
能曉悉以爲真草一槩若所見與諸子雷同則何煩
有論今書品務以代指歸不偏不黨惟以
理伏眾心亦企慕於玄匠殊不顧於俗夫猶
從容有耳但問是逸少必闇然欲伏何必須見見
與不見一也雖自謂高聲勿觀如三歲嬰兒豈敢聞

音樂之輕重哉伯牙子期不易相遇造章甫者當售
衣冠之士本不爲於越人也然草與真異真則字終
意亦終草則行盡勢未盡或烟收霧合或電激星流
以風骨爲體以變化爲用有類雲霞聚散觸遇成形
龍虎威神飛動增勢巖谷相傾於峻險山水各務於
高深囊括萬殊裁成一相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托
以散鬱結之懷雖至貴不能抑其高雖妙算不能量
其力是以無爲而用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得造化
之理皆不知其然也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觀之者
似入廟見神如窺谷無底俯猛獸之牙爪逼利劍之
鋒芒肅然危然方知草之微妙也子敬年十五六時
常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僞略之理極
草縱之致不若槀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
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子敬才高
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
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
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行草又處其中間無
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
逸優游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
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爲風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

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
絕也世人雖不能甄別但聞二王莫不心醉是知德
不可偽立名不可虛成然荊山之下玉石參差或價
賤同於瓦礫或價貴重於連城其八分即二王之右
也子敬歿後有羊薄嗣之宋齊之間此公獨步當途
尤為秀傑近者虞世南亦工此法或君長告令公務
殷繁可以應機可以赴速或四海尺牘千里相聞迹
乃含情言惟敘事披封不覺欣然獨笑雖則不面其
若對面妙用玄通鄰於神化然此論雖不足搜索至
真之理亦可謂張皇墨妙之門但能精求自可意得

思之不已神將告之理與道通必然靈應有志小學
當不勉歟古之名手但能其事不能言其意今僕雖
不能其事而輒言其意諸子亦有所不足或少運動
及險峻或少波勢及縱逸學者宜自損益也畢能殊
美或不備或然過今者千載此有有死而有知豈無
神交者也逸少草有女郎材無丈夫氣不足貴也賢
人君子非愚於此而智於彼知於不知用與不用也
書道亦爾雖賤於此或貴於彼鑒與不鑒也智能雖
定賞遇在明也嵇叔夜長七尺六寸美音聲偉容色
雖土木形骸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加以孝友溫恭

音樂其為人常有其草書經文皆一紙非常寶惜有
人與吾兩部王右軍書不易近於李造處見全書了
然知公平生志氣若與面焉後有達識者覽此論當
亦悉心矣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論人才能先文而
後墨羲獻等十九人皆兼文墨乾元元年四月日張
懷瓘述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

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
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
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
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
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
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
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
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
情炎於中利欲鬭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

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自敘　懷素

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恨未能遠覩前人之奇迹所見甚淺遂擔笈杖錫西遊上國謁見當代名公錯綜其事遺編絕簡往往遇之豁然心胸略無疑滯魚牋絹素多所塵點士大夫不以為怪焉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辨許在末行又以尚書司勳郎盧象小宗伯張正言曾為歌詩故敘之曰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概通疏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侍郎韋公陟覩其筆力勖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以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草稿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模楷精詳特為真正真卿早歲常接遊居屢蒙激昂教以筆

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函挹規模則入室之賓舍子奚適嗟歎不足聊書此以冠諸篇首其後繼作不絕溢乎箱篋矣其述形似則有張禮部云奔蛇走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盧員外云初疑輕煙澹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峯王永州邕曰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遙云筆下唯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走敘機格則有李御史舟云昔張旭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為也余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誰曰不可張公又云稽山賀老總知名吳郡張顛曾不易許御史瑤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灕驪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戴御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人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語疾速則有竇御史冀云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胸中氣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戴公又云馳毫驟墨列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目愚劣則有從父司勳員外郎吳興錢起詩云遠錫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真如皆辭旨激切理識玄奧固非虛蕩之

所取當從略得要矣

評書藥石論　張懷瓘

夫馬筋多肉少為上肉多筋少為下書亦如之今之書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薄同器十年不分筆勢不有藏其知能混其體法何同當遇我使之然至如馬之群行嘆于不出其外列槽銜策力知逸足今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馬為駑駘在人為肉疾在書為墨豬推其病狀未即已也非醫緩不能為之推遇者及八分則肥瘠可也自其之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至難矣之

不分精察之者必若庖丁解牛目無全形析交分理其有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為量者書之妙也是曰筋骨動而行之為佳其各有所宜文體肥瘠有從適皮有所不容枝角其形後得像神觀將欲異於衆儀以淡為雅者其[illegible]病其[illegible]以文[illegible]出於[illegible]筋骨在合[illegible]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亦猶人之指腕從其外相之參則如骨之屈理須堅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豈曰壯哉書亦須用闕將順其天理若斷成稜角之乃病也豈曰力哉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迹才子敍事潛及其間書能入流含於和氣宛與理會曲若天成纖角摺鋒無利餘害為事翰者多能者鮮首尾皆有稜角豈謂能也若妨蹤而終密者則大可知矣而終疎者則大異故小人甘以壞君子以成耕夫之用甘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悅心開目亦猶鄭衛之在聽也稜角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安斯病弊須訪良醫滌蕩心胸除其煩憒古人妙跡用思沉默非真積不可得見夫學鍾王尚不繼況他者哉

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　顏真卿

金吾長史張公旭謂僕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言其要妙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曰嘗聞長史每令為一平畫皆須縱橫有象非此之謂乎長史曰然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非直者必縱之不令邪曲乎曰然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示以間不容光其此之謂乎曰然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非築鋒下筆皆令完成不令疎乎曰然鋒謂末子知之乎曰豈非末已成畫使鋒健乎曰然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非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乎曰

然後詞勁折予知之乎曰豈非節節停行折筆擫[illegible]
亦謂轉角為暗過之謂乎曰然次謂牽掣予知之乎
曰豈非牽[illegible]為[illegible]擊[illegible]其終使不快滯令險峻而
成乎曰然[illegible]謂不足予知之乎曰豈非結構點畫有
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乎曰然[illegible]謂餘予知之
乎曰豈非[illegible]不足當使意氣有餘
乎曰然巧謂布置予知之乎曰豈非欲書預想字形
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生體令有異勢乎曰然稱謂
大小予知之乎曰豈非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兼
令茂密乎曰然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

其有旨焉世之學者皆宗二王元常頗存逸迹曾不
留心[illegible]法之妙遂爾雷同[illegible]之[illegible]古肥[illegible]之今
瘦古今[illegible]殊[illegible]如自省[illegible]張芝[illegible]
跡[illegible]得[illegible]用神[illegible]妙[illegible]
少[illegible]於[illegible]形容及其[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不[illegible]
人[illegible]之不逮逮少稍逸少之不逮[illegible]學子敬者
[illegible]者[illegible]若功思[illegible]若
猶勤而為妙筆[illegible]長史傳授用筆之法敢問攻
書之妙何以得齊古人曰妙在執筆令其圓暢勿使

指終其次識法其次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
紙筆精佳其次變通適懷縱捨掣奪咸有規矩五者
既備然後能齊古人曰敢問神用執筆之理可得聞
乎曰予傳授筆法得之於老舅彥遠曰吾昔日學書
雖也功深奈何迹不至殊妙後聞於褚河南云用筆當
如印印泥思而不悟後於江島偶見沙平地淨令人
意悅欲書乃以鋒利畫而書之其勁險之狀明麗媚
好自茲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著當其用
筆常使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也真草用筆悉如畫
沙點畫淨媚則其道至矣如此則其迹可久自然得

齊古人

撥鐙序　林蘊

蘊咸通末為州刑掾時廬陵盧肇罷南浦太守歸宜
春公之文翰海內知名蘊竊慕小學因師于盧公子
弟安期歲餘盧公忽相謂曰子學吾書但求其力爾
殊不知用筆之方不在於力用于力筆死矣虛掌實指
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閡焉常人云永字八法乃
點畫爾拘于一字何異守株翰林禁經云筆貴饒左
書尚遲澀此君臣之道也大凡點畫不在拘之長短
遠近但勿遏其勢俾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

字右軍以相似然如轉于此畫下筆非書也吾昔授教于韓吏部其法曰撥鐙今將授予子勿妄傳推拖撚拽是也訣盡于此子其旨而味乎蘊加以久習蘊聞書法多門終不能窮其妙亦猶古人有得不死之術者人從而求之術者物故然嘆不極人哉或譏之曰彼術不能自免何從之答曰有其術者行其術者臨終傳于子子終不能曉乃傳于人他人盡其妙彼何妨得之不能窮盡雖承盧公之命既不能行盡其要妙敢條綴傳于智者

論書　釋亞棲

凡書通即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以傳于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為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此是書家大要

論書　蔡希綜

凡下筆必先于手然後可下若少等開始亦無滯又曰須令其執于其筆實其指虛其掌論正書行書則真書少令執宜近頭行書宜縱執宜稍遠草書流逸執宜更遠遠取點畫長大近取分布齊均

書述　李後主

壯歲書亦壯猶嫖姚十八從軍初擁千騎陵沙漠目無勍敵又如夏雲奇峰畏日烈景縱橫炎熱不可向邇其任勢也如此老來書亦老若諸葛亮董戎朱睿接敵舉板輿自隨以白羽麾軍不見其風骨而毫素相適筆無全鋒噫壯老不同功用則異唯在所能者何以言之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自衛夫人并鍾王家傳于歐顏褚陸等流于此矣然世罕知其道孤以寡余得授誨于先王奇哉是書也非天賦其性口授要訣然後研功覃思則不能窮其奧妙安得不秘而

寶之所謂法者擫壓鉤揭抵導送是也此字今有顏魯公墨跡尚存于世余恐將來學者無所聞焉故書以記之

叙陸希聲筆法　錢若水

陸希聲得筆法凡五字擫壓鉤揭抵用筆雙鉤則點畫遒勁而盡妙矣謂之撥鐙法希聲以授沙門䛒光光入長安為翰林供奉江南後主亦得此法復增二字曰導送

又論書　米芾

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

[illegible]之既老始自放矣人之不知以何為佳也字須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是病也筋骨之說出于衛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焉[illegible]法蔡君謨獨步當世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舊處頗諾以為能取譬章子厚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吾書如綿裹鐵了然其字須有當勢乃佳爾智永視成自乃能到右軍若遂穿始到鍾繇也可不勉之學書須得意也好俱忘乃入妙別為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書說

蘇軾

歐叔弼謂余書大似李北海余亦自覺其如此世或以謂似徐浩者非也古今人用筆必有所自長史以劍器容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聞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鬥而草書長此殆非通也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鋌不作張芝作索靖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足道也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成懸之語良是書初無意于佳乃佳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時有意于學此弊之極遂至于周越仲翼無足惟者吾書雖不甚精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志林云歐陽詢貌寒性敏悟過人其書勁險厲正稱其貌爾是知凡書象其為人

論唐宋書家

黃魯直

山谷論三家之法以為唐初字學勁健得晉宋風開元後變為肥厚元和後柳沈之徒復尚清勁五代楊凝式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行草亦主肥厚李昌武不免於重濁又論湯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小禪縛律

書則序

韓性 莊節

書果有則乎書心畫也短長瘠肥體人人殊未可以一律拘也書果無則乎古之學者殫精神靡歲月臨模倣效終老而不厭亦必有其道矣寫書者衆一以

成形形質既具材得見巧與有其體用者其理也能
盡其理可以爲則矣三代之時書以紀事未始以點
畫較工拙也然而鼎彝銘誌之文俯仰向背精入豈
曰是亡有意于工哉亦得其理不能不工耳秦漢而
下以書名者何可勝數舉其之神者惟鍾王當其從
少數人而已其殘縑敗楮刻碑斷碣奇行于世者有
爲人所實之觀其段分點畫縱橫聯屬變化倏忽變
爲揮擲可喜可玩可怖可愕而不可測識意非法度
所可拘乎徐而察之俯仰向背之理若合符契後之
學者互相悲追競其所至而各有成下至黃太史米

南宮其書蹈厲縱肆而法度極森嚴故皆可以擅名於
後世由是而降人無事於其資稟者又好爲苟簡
之論以爲師心自用足以成家何必局局是拘拘也其
形質雖具點綴斜歛前不則乎古後不足爲來者則
其道之中絕以是也夫今承旨趙公以翰墨爲天下
倡學者翕然而宗從趙君仲德學書於公得其法之要公謂
當則古無徒取法於今人也仲德於是取古人所書
要訣將爲一書名曰書則以成趙公之志而惠學者
以指南也好事者將取而列諸梓仲德俾余爲之序
夫書者六藝之一儒者所當事也其有日熟之理理
之所在學者則而則之正也亦之軌也從而入今後
也是書傳學者之序并與仲德又謂余當求先儒
論書之法合梓爲編未成成且併刻之嗟夫名古書
之法以求事物之則經籍所載備君事也豈惟書
哉趙公其進於是矣因併誌其語於篇端

論用筆　　王羲之

書學貴乎平正用筆須有偃有仰有敧有斜或小或
大或長或短欲書先構筋力然後裝束更在注意詳
雅起發綿密疏闊相間每作一點須管爲之每作一
波抑而後起一字須數體俱入一紙須字字意殊書

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凡書之
時貴乎沉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
成矣下筆宜遲遲是將軍故須遲也心不宜遲心是
箭鋒箭則中弱不入每書須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
藏五出十起五伏有崇不過一分又得深淺沐浸則
筆鋒無力墨用松煙同研久久不動彌佳矣

論草書　　姜堯章

眞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
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
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與其

行各有體歐陽率更顏平原輩以真爲草李邕西臺輩以行爲真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者有專工草書者有專工行書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真書一字意以爲草至易而真至難豈真知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盡做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爲美矣白雲先生歐陽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稽之真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

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書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也矧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魏晉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疏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顏或者專務勻圓專師虞永或謂體須稍匾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云欲其蕭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書法之美哉真書用筆自有八法吾嘗採古人之字列以爲圖今略言其指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撇捺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遒然而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

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翟伯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何如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大令以來用筆者多失一字之間長短相補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於成體之後至於今尤甚○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露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歐陽率更結體雖太拘

[illegible]用筆特備衆美雖小楷而翰墨灑落追踪鍾王來者不能及也顏柳結體既異古人用筆復溺於一偏予評二家爲書法之一變數百年間人爭效之字畫剛勁高明固不爲無助而魏晉風軌則掃地矣然柳氏大字偏傍清勁可喜更爲奇妙近世亦有倣之者則俗濁不除不足觀故知與其太肥不若痩硬也○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

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倣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誤顛錯反爲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況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湔塵俗若使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爲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

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考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而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於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倣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紆皆以勢爲主然不欲相帶帶則近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

太多多則神癡以捺代乀以發代辶亦以捺代乀唯丿則間用之意盡則用懸針意未盡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坼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曲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橫直勻而藏鋒錐畫沙者欲其無起止之跡壁坼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又有三折一丿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

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又如口當行草時尤當泯其稜角以寬閑圓美為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淘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主執又作字者亦須略考篆文須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剌剌之相異王之與玉示之與衣以至秦奉泰春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過庭

有執使轉用之法執謂長短淺深使謂縱橫牽掣轉謂鉤環盤紆用謂點畫向背豈偶然哉〇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緩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弗長勁而不圓不如弗勁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〇嘗夷攷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書不同大率變真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柳蘇米亦後世之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失誤亦可輝映所貴乎穠纖間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具備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習可以兼通〇臨摹書至易唐太宗云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

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座右朝夕諦觀思其用筆之理然後可以臨摹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搨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真則神情頓異所貴詳謹世所有蘭亭何翅數百本而定武為最佳然定武本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大小無不一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亦異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矣〇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

圓者參之以方斯爲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露
直須涵泳一一出於自然如草書猶忌横直分明横直
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時參出之
斯爲妙矣○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畫相揖相背發
於左者應於右起於上者伏於下大要點畫之間施
設各有情理求之古人惟王右軍爲妙○假如立人
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傍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
矣在左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若太密太巧者乃是
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須與上齊鳴呼喉
嚨等是也在右者皆須與下齊和扣等是也又如亠

點須令與其下畫齊能承其上畫其輕重使相負
荷計其大小使相副稱爲善○書以疏爲風神密爲
老氣如佳之四横川之三直魚之四點畫之九畫必
須下筆勁淨疏密停均爲佳當疏不疏必成寒乞當
密不密必至雕疏○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
古三須筆紙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
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
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臞肥者如貴遊之
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賢
士○遲以取姸速以取勁必先能速然後能爲遲若

素不能速而專務於遲則無神氣若專務速又多失
勢○下筆之初有搭鋒者有折鋒者其一字之體定
於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
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多是搭鋒應於左
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隷畫藏鋒者如篆畫大要折搭
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則妙矣○藝之至未始不
與精神通其說見於昌黎送高閑上人序○字有藏
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
爲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皆支
離而不相貫穿黄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朔畫

贊又與蘭亭序殊若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
余嘗歷觀古人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
時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豈欺我哉○
筆得墨暈則瘦得米則肥故以瘦爲奇而圓熟美
潤常有餘勁者古弟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失
真未有若[illegible]者[illegible]不無少分而伸[illegible]
而[illegible]變[illegible]物下[illegible]多爲之行[illegible]成而下[illegible]之
與若錄[illegible]又自刻之可謂難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日射之也今其字从人从弓……

象形論　　鄭漁仲

經者聖人之造書也其本於象形乎故象形為文字之本而指事會意諧聲皆由是而出焉象形者象其物形隨體詰詘而畫其迹者也其別有十

生十種　十種者數位之形則一二三之類是也天文之形則日月回之類是也地理之形則水厂之類是也人物之形則子呂之類是也草木之形則禾米之類是也蟲獸之形則馬牛之類是也飲食之形則酉冈之類是也服飾之形則衣巾之類是也宮室

之形則門戶之類是也器用之形則弓矢之類是也此十種皆象其形故謂之正生推之則又有所謂兼生者二焉一曰形兼意日月之類是也二曰形兼聲[illegible]之類是也以其兼乎聲故謂之兼生由是推之則象形之義可觸類而長矣六書所謂象形者亦如此而兼意猶謂是者是也雖然若鼠之肖似但[illegible]是但面已類及下月形近因何況[illegible]而不通則於象形之義亦[illegible]象類而分錄與分非[illegible]而字學[illegible]是以今[illegible]有七[illegible]錄七略有六藝又有門[illegible]有不[illegible]循而至

於文又當木同其文[illegible]文殺並作絫秦琛泰琛[illegible]本之者允興巳巳侶少[illegible]別而為巳[illegible]迹之體莫別好古君子於是乎此豈五三嘆而已哉

指事論

事猶物也指事者加物于象形之文是若其事指而可識者也聖人造指形不可象則屬諸事是以其文繼象形而出象形文也指事亦文也象形文之純指事文之加也故曰正生附本蓋造指事之本附于象形如本末朱禾未束之類是也大木象形文也加一于下則指為本加一于上則指為末加一于中則指

為朱以其指由而加則指為禾以其支之繫而加則指為木以其條幹之物而加則指為束其字既不可謂之象形又不可謂之會意故謂之指事指事也別有上類如象形其所陳者茲不復述此外又有兼諧聲而生之一類如[illegible]兼諧聲而合之類是也夾漈謂兼于象形[illegible]行之矣然又以其外之類入于指事之中[illegible]大何為而然耶

會意論

會意者或合其體而兼乎義或取其文而取乎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者也其字出於象形指事象

形指事文也諧聲字也會意文字也胡也仏刀文則
反諸象形指事中文耳故口正止歸木刀別有五曰
反體會意曰若歸會意曰同體會意曰二體會意曰
三四五體會意反體者如爪乃水也長也象其形也
反則水也衰流別者故反永則為𠂢也類是也若體
者如月形稍缺字也夕則月見故月若則為夕也類
是也同體者如二口為吅二犬為㹜也類是也二體
者如料生田上則為苗鼠居穴下則為竄也類是也
三四五體者从臼从水臨皿則為盥上下有广从入
以分其甲則為庶从臼持古置于几上有巴酉而衙

也以多則為彰其類是也曰並生者曰並字象形指
事中文而生也夾漈以文有子母子一母為諧聲
是也其以二母合為會意則未也今觀其所著六書
略以莫俊等字入於會意也竊其人文因明也母之
本從竊其升在觀然則夾漈之字以可謂也母哉
夾漈尚爾而況於他乎

諧聲論

六書之要在乎諧聲聲原於虛妙於物而不諧故
也洋洋乎諧聲之道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其神哉
然其為字則主母以定形因母以主意而附他字為

子以調合其聲者也原夫造諧聲也或取聲以成
字或取音以成字聲者平上去入四聲也音者角徵
羽商宮半徵半商七音也有同聲者則取同聲而諧
如仝銅而諧空同聲之類是也無同聲者則取轉聲
而諧如控洞而諧空同聲之類是也無轉聲者則取
旁聲而諧如叨江而諧刀工聲之類是也無旁聲者
則取正音而諧如䉆兕而諧肅兕音之類是也無正
音者則取旁音而諧如知咸而諧矢戊音之類是也
有惟取同音而諧者如鳳開而諧凡井是也此其大
略也若其別則有聲兼意如禮貫之類二體四體如

歸微之類歸从婦省从止𠂤聲微从彳从攴从人豈省聲陳而觀之究而言
之又有以定意而又諧聲者松柏之類也又定意而
少諧聲者雞鵝之類也其或定意於上而諧聲乎下
者蓮菏之類也定意於下而諧聲乎上者膺常之類
也其有形定於外而聲諧於內者固閑之類也意定
於內而聲諧於外者徵與之類也有从聲之文擬居
而字難認者𥹋貞之類也其云之於寫論寸之於寺
也之類則譎之因毋以主意其口之於閑國晶之於
曳晨之類則爾之主毋以定形斑壑衙臣山幽諧
聲為形聲失其義也又有所謂从聲而諧者益符文

有聲關於義者有義關於聲者如甜之从舌以爲義
舌之所嗜者甘故也甜恬之从舌則非矣恬从甜省
爲聲而關於義故也如營之从熒省聲也以呂爲義
以熒爲聲故也調旁从熒則非矣營从宮省爲義而
關於聲故也省聲與道既何無不諧也妙又有聚加
之變如碩滿中鹵十以爲意从衍省聲也賣者賣
乃聲也賣从貝以爲意又从𠷎爲聲之也竹而諧聲又
从崩省聲也共而諧聲而不諧者也諧聲也
道所以九聲也介聲已[illegible]以[illegible]因[illegible]以子意而附
它字爲子曰調合乃聲者度隻之出矣聲者做聊是

鑰類而推之則於諧聲乎何有

假借論

此又不可離者也此在於[illegible]義之[illegible]而不識聲義也
是以爲者不識義之何義乃聲非也有因它所授故
[illegible]義又曰[illegible]者皆[illegible]假借[illegible]也六
書之[illegible]假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故
也[illegible]於假借一門爲[illegible]然[illegible]其成
人[illegible]義有叶音借義不借義[illegible]今因[illegible]
[illegible]假借轉注之[illegible]矣夫假借之所以
[illegible]者五而生有二曰因義之借曰無義之借曰因借

之借是爲託生曰訓音並義不爲假借是爲反生曰
轉注而假借是爲類生此五者假借之所以別也因
義之借者例本義不立始而借爲凡物之始狀本大
之形象而借爲解物之狀也無義之借者易本蜥易
之易而借爲變易之易附本貨財而借爲財成之財
也因借而借者商本商度之商既借爲商賈之商矣
而又借爲商賈之商也之本艸之艸既借爲之往
之之矣而又借爲語詞之之也同音並義不爲假借
者台說之台即台我之台皆从口而爲意从㠯而
爲聲也壬懷之壬既象若壬之形壬娠之壬亦象裹

壬之形也轉注而假借者如頃本頭頃之頃既轉而
爲頃刻之頃矣因頃刻之頃借爲頃畝之頃頃本
山崩之逆顛而爲既諭曰過之過也之失因既諭曰過
之嫌而借爲過失之過也又有語詞之借五音
之借三詩之借十日之借方言之借此即所
謂無義之借故不復出於假借之音不明於世以
至有爲發之發復加火州渚之州復加水果字有艸
復字有彭如此之類何可枚舉而爲論者畢之類不
可以此求焉學之類不須右哉

轉注論

轉注者展轉其聲而注釋爲他字之用者也有因其
意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有一轉爲二
聲用者有二轉爲三聲用者至於八九轉者夫何也
乃時也此法則與是為聲相類有轉同聲者有轉分
聲者有轉[illegible]者有何轉分音者有性取乃音而轉者
轉注也別有五曰因義轉注者如本音惡也惡者有
惡也則可惡故轉爲惡去聲如齊本齊一也齊
者乃齊也則如齊[illegible]故轉爲齋壯也齋此乃類
也曰因義轉注者如行[illegible]道也何由轉爲負何[illegible]
[illegible]也何從俗爲本鳥雅也雅而轉爲風雅下同此類

此乃類也曰因轉而轉者如長本長短之長則物莫
先于故轉爲長上幼也長上長上則有餘故又轉爲
長[illegible]物也長行本行止之行則有較法故轉爲[illegible]
行去聲也行本行則有大較故又轉爲行[illegible]列也行
[illegible]又謂之行[illegible]行[illegible]也行[illegible]行也行此乃類
也此[illegible]名謂也[illegible]生又有[illegible]用[illegible]更[illegible]長不爲轉
[illegible]名如[illegible]也[illegible]形又皆象其形
形[illegible]物也[illegible]切收[illegible]也谷[illegible]切又爲木名樂
[illegible]也[illegible]從木[illegible]從[illegible]諸乃聲
且乃類也是謂反生又有兼用曰假借而轉注者來

[illegible]來本[illegible]來[illegible]借爲來往也來矣[illegible]又[illegible]爲[illegible]來[illegible]
[illegible]也來也風[illegible]風蟲也風飛借爲風[illegible]也風矣[illegible]轉爲
風刺也風[illegible]此乃類也又有方音叶音者不在轉注
例也如聯發也發[illegible]切[illegible]方也人[illegible]有[illegible]列切[illegible]
[illegible]也兄[illegible]切[illegible]也人[illegible]切也上下也
下[illegible]如[illegible]切[illegible]如[illegible]如姓
名[illegible]陽[illegible]如[illegible]其[illegible]不能悉散見
域韻[illegible]矣方音也[illegible]然夫不及書
也君夫[illegible]有[illegible]有[illegible]不有六[illegible]有七音叶
有入音數有九音[illegible]有[illegible]音也[illegible]義或錄

意義然轉注而無意義者多矣學者引伸觸類而得
乃余可也[illegible]求[illegible]字[illegible]字爲
轉注假借[illegible]字爲假借也[illegible]與[illegible]也
而解經[illegible]家大假借轉注也本音[illegible]
是謂一字轉[illegible]及近[illegible]
編[illegible]分[illegible]有[illegible]轉[illegible]假借爲借[illegible]也
[illegible]不[illegible]夫[illegible]余故不得不爲
[illegible]也人[illegible]字从人从[illegible]从[illegible]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合[illegible]字也[illegible]老也[illegible]从[illegible]
[illegible]字也[illegible]非[illegible]字[illegible]也又[illegible]

若古昌切㓞方昌切者切孝古八切孝孝呼教切六字皆从老省旨
爲意从旨句匃占至旨爲聲孝則从子𡿭爻道而爲
會意今夾漈旨业入轉注业篇可等哉又若旨日月
成易而轉爲明旨月少作眇而轉爲省此又不迨尸
旨业充也烏等轉注业古一失象至迻叟安攺是旨
埶稚川加彡於形景业景而作影王逸少从車於軍
陳业陳本作敶而爲陣至若日奐上奐變加日烏雅也
雅變作鴉鴉音鴉从鳥音𤘾通业體皆異乙
著作箸著箸作箸見依箸作业刺䟽殊要屯谘作
刃毋业从艸著此者甚衆皆昧於轉注业指者也

門生毘陵左　參考校

畫

畫原　宋濂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
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
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
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
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
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

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
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紀載非畫
則無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
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凡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
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
表旗旐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
烏可以廢之哉畫繢之事統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
掌書令其意可見矣况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
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
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

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皆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illegible]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烈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彝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寖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

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illegible]學書者古籀篆隸之法殊而遂俗書之姿媚者耳是玩豈其初意也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工古史旁通繪事有士顧而無俗姿予甚愛之於其別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中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敘畫源流

張彥遠名畫記

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以來皆有此瑞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illegible]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illegible]按字學之部其體有六[illegible]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illegible]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illegible]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

也[illegible]洎乎有虞作繪繪畫明矣既就彰施仍深比象[illegible]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illegible]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曰畫掛也以彩色掛物象也故[illegible]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illegible]疆理辨以忠以孝[illegible]有勳皆登[illegible]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傳既往之蹤記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容賦頌所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

以貌之也故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是以漢明宮殿贊茲粉繪之功蜀郡學堂義存勸戒之道馬后女子尚賢助於唐堯石勒羯胡猶觀自古之忠孝豈同博弈用心自是名教樂事

論畫雜評　　宣和畫譜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也者雖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然特游之而已畫亦藝也進乎妙則不知藝之為道道之為藝此梓慶之削鐻輪扁之斲輪昔人亦有所取焉於是畫道釋像與夫儒冠之風儀使

人瞻之仰之其有補於世者豈曰小補之哉其以道釋名家者晉宋則顧陸梁隋則張展輩出一時出于此類者矣至於有唐則吳道玄遂稱獨步殆將前古無人五代如曹仲元亦駸駸度越前輩至宋則繪事之工凌轢晉宋間人物如道士李得柔之神仙得之於氣骨營造之妙一時名畫如孫知微輩皆風斯在下若趙裔高文進輩於道釋亦能稍有名者然考學未臻如婦作夫人衆止於級不似真文進蜀人世俗多以蜀畫為名實是以得名耳

昔人論人物則曰白皙如瓠其為張蒼曰眉目若畫其為馬援神姿高徹之如王衍閒雅甚都之如相如容儀俊爽之如裴楷體貌閑麗之如宋玉至於論美女則蛾眉皓齒如東鄰之女瓌姿豔逸如洛浦之神至有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者皆是形容見於議論之際而然也若夫殷仲堪之眸子裴楷之頰毛精神有取於阿堵中高逸可置之丘壑間者又非議論之所能及此畫者有以造不言之妙也故畫人物最為難工雖得其形似則往往乏韻故自吳晉以來號為名手者才得三十三人其卓然可傳者則吳之曹弗興晉之衛協隋之鄭法士唐吳

道玄五代趙巖宋李公麟彼雖筆端無口而尚論古之人至於品流之高下一見而可以得之者也宮室有量臺門有制而山節藻棁雖文仲不得以濫也畫者取此而備之形容豈徒為是臺榭戶牖之壯觀者哉雖一點一筆必求諸繩矩比他畫為難工故自晉宋迄于梁隋未聞其工者歷五代以還僅得衛賢以畫宮室得名宋郭忠恕既出視衛賢輩不足數矣信夫畫之中規矩準繩者為難工游規矩準繩之內而不為所窘如忠恕之高古者豈復有斯人之徒歟

解縵胡之纓而斂衽[illegible]之手而聽禀正朔
梯山航海稽首稱藩[illegible]至有遣子弟
入學率貢職奉[illegible]者則雖異域之遠風氣
俗之不同亦[illegible]所未嘗或棄也此番族所以
見於丹青之傳[illegible]畫者多取其佩弓刀挾弧矢游獵
狗馬之玩若[illegible]亦所以臨蠻夷之風而有以
尊華夏化原之所存也今自唐至宋畫之有見於世
者凡五人唐有胡瓌胡虔至五代有李贊華之流皆
筆法可傳者贊華系出北虜是為東丹王故所畫
非中華衣冠而悉其風土故習是則五方之民雖器

械異制衣服異宜亦可按圖而考也後有高益趙光
輔張戡與李成輩雖馳譽於時蓋光輔以氣骨為主
而格俗戡成全拘形似而乏氣骨皆不兼其所長
易之乾龍有所謂在田在淵在天以言其變化超忽
不見制畜以比夫利見大人詩之魚藻有所謂頒其
首萃其尾依其蒲以言其游深泳廣相忘江湖以比
夫難致之賢者則畫雖小道故有可觀其魚龍之作
亦詩易之相為表裏者也然龍雖形容所不及然葉公
好之而真龍乃至則龍之為畫其傳久矣若曹弗興
嘗於溪中見赤龍出水寫以獻孫皓世以為神後歩
[illegible]五代才[illegible]不必古人所能到
宋董羽[illegible]以龍[illegible]代之絕筆也魚雖
耳目之所玩宜工者多[illegible]者多作庖中几上物
之所以為[illegible]此未免絓乎世議也五代
袁嶬輩以魚[illegible]以此知名若徐白徐
皐等輩亦以畫魚得名于時然所畫[illegible]涵泳噞喁之
態使人但垂涎耳不復有[illegible]宜不得傳之譜
也
嶽鎮川靈海涵地負至於造化之神秀陰陽之明晦
萬里之遠可得之於咫尺間其非胸中自有丘壑發

而見諸形容未必知此自唐至宋畫山水得名者類
非畫家者流而多出於縉紳士大夫然得其氣韻者
或乏筆法或得筆法者多失位置兼眾妙而有之者
亦世難其人蓋昔人以泉石膏肓煙霞痼疾為幽人
隱士之詩是則山水之於畫市之於康衢世目未必
售也至唐有李思訓盧鴻王維張璪輩五代有荊浩
關仝是皆不獨畫造其妙而人品甚高若不可及者
至宋李成一出雖師法荊浩而擅出藍之譽數子之
法遂亦掃地無餘如范寬郭熙王詵之流固已各自
名家而皆得其一體不足以窺其奧也

馬與牛者畜獸也畫史以狀馬牛而得名者為多至虎豹鹿豕獐兔則非馴習之者也畫者因取其原野荒寒跳梁奔逸不就羈馽之狀以寓其聞見之所而已若乃犬羊猫狸又其近人之物最為難工花間竹外舞裀繡幄得其不為搖尾乞憐之態故工至於此者世難得其人粵自晉迄宋馬則晉有史道碩唐有曹霸韓幹之流牛則唐有戴嵩與其弟嶧五代有厲歸真宋有朱羲犬則唐有趙博文五代有張及之宋有宗室令松羊則五代有羅塞翁虎則唐有李漸宋有趙邈齪貓則五代有李靄之宋有王凝何

尊師若包鼎之虎裴文睍之牛非無時名也氣俗而野使包鼎之視李漸裴文睍之望戴嵩豈不縮手於袖間耶

陰陽一噓而敷榮一吸而揫斂則葩華秀茂見於百卉眾木者不可勝計其自形自色雖造物未嘗容心而粉飾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觀眾目協和氣焉而羽蟲有三百六十聲音顏色飲啄態度遠而巢居野處眠沙泳浦戲廣浮深近而穿屋賀廈知歲司晨啼春噪晚者亦莫知其幾何雖不預乎人事然上古采以為官稱聖人取以配象類或以著為冠冕或以畫於車服登之歌詠故詩人六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而律曆四時亦記其榮枯語默之候所以繪事之妙多寓興於此與詩人相表裏焉故花之於牡丹芍藥禽之於鸞鳳孔翠必使之富貴而松竹梅菊鷗鷺雁鶩必見之幽閑至於鶴之軒昂鷹隼之擊搏楊柳梧桐之扶疏風流喬松古柏之歲寒磊落展張於圖繪有以興起人之意者率能奪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臨覽物之有得也[illegible]宋如薛稷[illegible]鶴邊鸞之花[illegible]徐熙[illegible]以是名家者班班相望若牛戩李懷袞之徒亦以其花鳥為時之

所知哉作者因其[illegible]巧有餘而殊之[illegible]以為娛[illegible]有得若取之於氣骨則有所不足故不得以名[illegible]

繪事之求形似捨丹青朱黃鉛粉則失之是豈知畫之貴乎有筆不在夫丹青朱黃鉛粉之工也故有以淡墨揮掃整整斜斜不專於形似而獨得於象外者往往不出於畫史而多出於詞人墨卿之所作蓋胸中所得固已吞雲夢之八九而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故一寄於毫楮則拂雲而高寒傲雪而玉立與夫招月吟風之狀雖執熱使人亟挾纊也至於布景致

思不盈咫尺而萬里之遙又豈俗工所能到哉
墨竹與夫小景則又不專形似人文同
華故知不以着色不求形似者世罕其人
「花果於寫生最爲工論者以爲郊外之蔬易工於
水濱之蔬行水濱之蔬又易工於園畦之蔬也蹊徑
之果易工於折枝之果而折枝之果又易工於林間
之果今以是求世若之工拙其知此況夫
「蔬菜之可瓜合桃之可爲然則非有從宗
「而取玩哉詩人多識草木蟲魚之性而畫者其所以
毫奪造化思入妙微亦詩人之作也若草蟲者凡見

諸詩人之比興故因附于此且自陳至宋其名傳而
甚存者陳有顧野王五代有唐垓蜀宋有郭元方釋
居寧之流

王維山水訣　林泉高致

「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爲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
或咫尺之圖寫百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
夏秋冬生于筆下初鋪水際忌爲浮泛之山次布路
岐莫作連綿之道主峯最宜高聳客山須是奔趨
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邊人家可置村莊着數樹以成
林枝須抱體山崖合一水而瀑瀉泉不亂流渡口只

宜寂寂人行須是疎疎泛舟楫之橋梁且宜高聳着
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好安怪木峭
壁巉岩之處莫可通途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
色交光山鉤鎖處沿流最出其中路接危䧁棧道可
安於此平地樓臺偏宜高柳映人家名山寺觀雅稱
奇杉襯樓閣遠景煙籠深岩雲鎖酒旗則當路高懸
客帆宜遇水低掛遠山須要低排近樹惟宜拔迸手
親筆硯之餘有時游戲三昧歲月遥永頗探幽微妙
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

荆浩山水賦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分人遠人無目
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隱隱似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
此其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
石看三面路看兩頭樹看頂頭水看岸基此其法也
凡畫山水尖峭者峰平夾者嶺峭壁者崖有穴者岫
懸石者岩形圓者巒路通者川兩山夾路者壑兩山
夾水者澗注水者溪泉通者谷路下小土山者坡極
目而平者坂若能辨別此類則粗知山水之彷彿也
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分賓主之朝揖列群峰之
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

遠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回抱寺觀可安斷岸亂堤小橋可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岸斷處古渡山斷處荒村水闊處征帆林密處居舍臨崖古木露根而藤纏臨流石岸欹空而水痕先作林木遠者疏平近者高密有葉者枝柔無葉者枝硬松皮如鱗柏皮纏身生於土者修長而勁直長於石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踈而蕭森春景則霧鎖烟籠樹林隱隱遠水拖藍山色堆青夏景則林木蔽天綠無平坡倚雲瀑布行人羽扇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一色簌簌踈林雁橫烟塞蘆裊沙汀冬景則

樹枝壓雪老樵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凍雲黯淡酒旆孤村風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簑衣有風無雨但看樹枝有雨無風枝葉垂下雨霽則雲收天碧山光添翠網纜斜排曉景則千山欲曉霧靄霏霏朦朧殘月曉色蒼淡暮景則山銜殘月帆卸江渚路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烟斜霧橫或遠岫雲歸或秋江晚渡或古冢斷碑如此之類須要筆法布置更看臨期山形不得犯重樹頭不得整齊山借樹為衣樹借山為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要顯樹之精神若留意于此者須心會於玄微

歌曰

意頗石不硬心去水不堅筆尖頭不老思遲雲不在

荆浩河南沁水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嘗語人曰吳道玄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兼二子所長成家之體關仝北面事之

關仝長安人畫山水師荆浩晚年有出藍之美所畫脫略毫楮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深造古淡石樹出於畢宏有枝無幹當時郭忠恕亦師事之然仝于人物非所長多求胡翼為之胡翼字鵬雲

工畫道釋人物車馬樓臺山水種種皆善

李成字咸熙唐宗室避地營丘遂家焉世業儒善文務落有大志因才命不偶放意詩酒寓興於畫師關仝凡烟雲變滅水石幽閒樹木蕭森山川險易莫不曲盡其妙論者為得山之體貌為古今第一

李成山水訣

凡畫山水先立賓主之位次定遠近之形然後穿鑿景物擺布高低落筆無令太重重則濁而不清不可太輕輕則燥而不潤烘染過度則不接碎紛繁則失神發樹枝左長右短立石勢上重下輕擺布栽插

勢使相假上下雲烟取秀不可太多多則散漫無神
左右林麓鋪陳不可太繁繁則拘塞不舒山高處無
使傾危水深遠勿教窮湧路須曲折山要高昂孤城
置之遠遠堆市衣於山脚雪天不用雲烟雨夜往無多
遠望山舍仍居一半漁翁要在平灘羽騎晃明森雨
陰昏舍屋不作多般釣者有時而作護莫依然古木
叢簇紮山頭高山嶺其腰飛雲掩其脚遠水
縈紆而來遠用雲烟以斷其派怪石嵌岩而立仍須
土阜以培其根原野曠蕩相連蒼山依其低淺石須
圓混鋒芒八面稜層木要交叉挺幹四時枯茂風

披木枝雨崩崖淺流則岸畔平灘深澗則陡崖直下
登坡之上必要高低則地淺則林之木亦宜疎密則
縈紆重岩切忌齊整峰更宜高下孤峰遠設野水
迂回道路斷無時須烟火或有或無遠怕陰昏近防
重濁[illegible]石[illegible]施復續接也宜少作遠岡
淺渚上[illegible]失制谷密樹林[illegible]方使[illegible]劍山原
要險依稀想道猶存崖岸須造[illegible]雲林[illegible]寺平川
雖要交叉嶔崇而成岩水[illegible]返多須接布雨
路有明有暗起伏[illegible]明爽[illegible]時烟雲
濛濛欲雨喬木雜[illegible]若一林而雜亂石相堆

作者一塊雨埋[illegible]密紋石水以車分
寄慮不在當施枝柯觀仍[illegible]作人物樹顧多般野店
猜吠[illegible]以風象春山明媚夏木繁陰秋林搖落蕭疎
冬樹枯樹交枯樹根拔捧[illegible]宛若抓拏石布[illegible]
根[illegible]帶土[illegible]水不過[illegible]時淺淺水不道弱重
使人一道飛泉勞[illegible]多[illegible]縮溥巨浪淺瀨[illegible]流
烟波茫茫雲浪浩浩山無獨木石不孤單林烟一派
孤烟遠自水邊海霧[illegible]依岩野橋寂寞遥通竹塢
便休古木數株而已喬木疎於平野矮巢密布山頭
人家古寺[illegible]縈掩映松林佛塔春水綠而激灔夏津

淵而潤澄湯瀚而澄清寒泉潤而凝泚新巢肥滑
崖石須要[illegible]蒼古[illegible]枝牙景[illegible]逸秀媚分消分溜
麻皴[illegible]相似浮[illegible]在偽枯枝擺千岩萬壑
要低昂聚散而不同叠嶂層巒但起伏崢嶸而各異
不依顛倒則運自然造化之妙

林泉高致序

郭熙河陽溫縣人為御畫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宗
李成法得雲煙出沒峰巒隱顯之態布置筆法獨
妙一時著年巧贍工致晚年落筆益壯

嘗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禮樂射御書

數畫盡之流也易之山墳氣墳形墳出於三墳山如山氣如氣形如形皆畫之權輿黃帝垂衣裳有章數或繪皆畫本也故舜十二章山龍華蟲曰觀古人象爾雅曰畫象也畫象之所以爲畫爾易卦說繫象繫辭謂此語繪畫後素謂禮繪畫之事後素功畫之本甚大且遠自古說伏羲畫八卦畫爲今故畫之畫畫文訓爲止不知畫八卦爲何等義故畫當爲畫但今畫出於後世其實止用畫字爾又今之古文篆籀禽魚皆有象形之體即象形畫之法也思丱角時侍先子遊泉石每落筆必曰畫山水有法豈得草草

思聞一說旋即筆記今收拾纂集殆數十百條不敢失墜用貽同好噫先子少從道家之學吐故納新本游方外家世無畫學蓋天性得之遂游藝於此以成名然於潛德懿行孝友仁施爲深則游焉自然此志子孫當識之也

郭熙山水訓

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觀也塵囂韁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烟霞仙聖此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也直以太平盛日君親之心兩隆苟潔一身出處節義斯係豈仁人高蹈遠引爲離世絕俗之行而必與箕潁埒素黃綺同芳哉白駒之詩紫芝之詠皆不得已而長往者也然則林泉之志烟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猿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之本意也不此之主而輕心臨之豈不蕪雜神觀溷濁清風也哉○畫山水有體鋪舒爲宏圖而無餘消縮爲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價低

○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須遠而觀之方見得一障山川之形勢氣象若士女人物小小之筆即掌中几上一展便見一覽便盡此看畫之法也○世之篤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畫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爲得何者觀今山川地占數百里可游可居之處十無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謂此佳處故也故畫者當以此意造而鑒者又當以此意窮之此之謂不失其本意○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皆渾厚闊大上秀而下

豈合有後之作也非精於繪事烏能如此故也人
之學畫無異學書今取鍾王虞柳久必入其彷彿至
於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必兼收並覽廣議博考以
使我自成一家然後為得今齊魯之士惟摹營丘關
陝之士惟摹范寬一己之學猶為蹈襲況齊魯關陝
幅員數千里州州縣縣人人作之哉專門之學自古
為病正謂出於一律而不肯聽者不可罪不聽之人
迨由陳迹人之耳目喜新厭故天下之同情也故予
以為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者此也○柳子厚善論
為文余以為不止於文萬事有詰當如是況於畫

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畫不以大小多少必須注精
以一之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之神不與俱成
則精不明必嚴重以肅之不嚴則思不深必恪勤以
周之不恪則景不完故積惰氣而強之者其迹軟懦
而不決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汨之者其狀
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弊也以輕心挑之者其
形略而不圓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
體疏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決則失分解
法不爽則失瀟灑法不圓則失體裁法不齊則失緊
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也然可與明者道

思平昔見先子作一二圖有一時委下不顧動經
一二十日不向再三體之是意不欲者豈
非所謂惰氣者乎又每乘興得意而作則萬事俱
忘及事汨志撓外物有一則亦委而不顧委而不
顧者豈非所謂昏氣者乎凡落筆之日必明窗淨
几焚香左右精筆妙墨盥手滌硯如見大賓必神
閑意定然後為之豈非所謂不敢以輕心挑之者
乎已營之又徹之已增之又潤之一之可矣又再
之再之可矣又復之每一圖必重複終始如戒嚴
敵然後畢此豈非所謂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所

謂天下之事不論大小例須如此而後有成先子
向思每丁寧委曲論及于此豈教思終身奉之以
為進修之道耶
學畫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臨其上而瞰之則花
之四面得矣學畫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
素壁之上則竹之真形出矣學畫山水者何以異此
蓋身即山川而取之則山水之意度見矣真山水之
川谷遠望之以取其勢近看之以取其質真山水之
雲氣四時不同春融怡夏蓊鬱秋疏薄冬黯淡盡見
其大象而不為斬刻之形則雲氣之態度活矣真山

水之烟嵐四時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畫見其大意而不為刻畫之迹則烟嵐之景象正矣真山水之風雨遠望可得而近者玩習不能究錯縱起止之勢真山水之陰晴遠望可盡而近者拘狹不能得明晦隱見之迹山之人物以標道路山之樓觀以標勝概山之林木映蔽以分遠近山之溪谷斷續以分淺深水之津渡橋梁以足人事水之漁艇釣竿以足人意大山堂堂為衆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岡阜林壑為遠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當陽而百辟

奔走朝會無偃蹇背却之勢也長松亭亭為衆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蘿草木為振挈依附之師帥也其勢若君子軒然得時而衆小人為之役使無憑陵愁挫之態也山近看如此遠數里看又如此遠十數里看又如此每遠每異所謂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側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異所謂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形狀可得不悉乎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謂四時之景不同也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陰晴看又如此所謂朝暮之變態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意態可得不究乎春山烟雲連綿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陰人坦坦秋山明淨搖落人肅肅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看此畫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畫之景外意也見青烟白道而思行見平川落照而思望見幽人山客而思居見巖扃泉石而思遊看此畫令人起此心如將真即其處此畫之意外妙也

東南之山多奇秀天地非為東南私也東南之地極下水潦之所歸以漱濯開露之所出故其地薄其水淺其山多奇峰峭壁而斗出霄漢之外瀑布千丈飛落於霞雲之表如華山垂溜非不千丈也如華山者

鮮尔縱有渾厚者亦多出地上而非出地中也〇西北之山多渾厚天地非為西北偏也西北之地極高水源之所出以岡隴擁腫之所埋故其地厚其水少其山多堆阜盤礴而連延不斷於千里之外介丘有頂而迤邐拔于四逸之野如嵩山少室非不峭拔也如嵩少類者鮮尔縱有峭拔者亦多出地中而非出地上也〇嵩山多好溪華山多好峰衡山多好別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峰天台武夷廬霍鴈蕩岷峨巫峽天壇王屋林慮武當皆天下名山巨鎮天地寶藏所出仙聖窟宅所隱奇崛神秀莫可窮其要

妙欲奪其造化則莫神於好莫精於勤莫大於飽游飫看歷歷羅列於胸中而目不見絹素手不知筆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畫此懷素夜聞嘉陵江水聲而草聖益佳張顛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筆勢益俊者也今執筆者所養之不擴充所覽之不淳熟所經之不衆多所取之不精粹而得紙拂壁水墨遽下不知何以掇景於烟霞之表發興於溪山之顛哉後生妄語其病可數何謂所養欲擴大近者畫手有仁者樂山圖作一叟支頤于峰畔智者樂水圖作一叟側耳于岩前此不擴大之病也蓋仁者樂山宜如

白樂天草堂圖山居之意裕足也智者樂水宜如王摩詰輞川圖水中之樂饒給也仁智所樂豈只一夫之形狀可見之哉何謂所覽欲淳熟近世畫工畫山則峰不過三五峰畫水則波不過三五波此不淳熟之病也大抵畫山山高者下者大者小者盎睟向背顛頂朝揖其體渾然相應則山之美意足矣畫水齊者汩者卷而飛激者引而舒長者其狀宛然自足則水之態富贍也何謂所經之不衆多近世畫手生於吳越者寫東南之聳瘦居咸秦者貌關隴之壯闊學范寬者乏營丘之秀媚師王維者缺關仝之風骨凡此之類

咎在于所經之不衆多也何謂所取之不精粹千里之山不能盡奇萬里之水豈能盡秀太行枕華夏而面目者林慮泰山占齊魯而勝絕者龍岩一槩畫之版圖何異凡此之類咎在于所取之不精粹也故專于坡陀失之粗專於幽閑失之薄專於人物失之俗專於樓觀失之冗專於石則骨露專於土則肉多筆迹不混成謂之疏疏則無真意墨色不滋潤謂之枯枯則無生意水不潺湲則謂之死水雲不自在則謂之凍雲山無明晦則謂之無日影山無隱見則謂之無烟靄今山日到處明日不到處晦山因日影之常

形也明晦不分焉故曰無日影今山烟靄到處隱烟靄不到處見山因烟靄之常態也隱見不分焉故曰無烟靄○山大物也其形欲聳拔欲偃蹇欲軒豁欲箕踞欲盤礡欲渾厚欲雄豪欲精神欲嚴重欲顧盼欲朝揖欲上有蓋欲下有乘欲前有據欲後有倚欲下瞰而若臨觀欲下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體也○水活物也其形欲深靜欲柔滑欲汪洋欲迴環欲肥膩欲噴薄欲激射欲多泉欲遠流欲瀑布插天欲濺撲入地欲漁釣怡怡欲草木欣欣欲挾烟雲而秀媚欲照溪谷而光輝此水之活體也○山以水為血脈

以草木為毛髮以烟雲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
木而華得烟雲而秀媚水以山為面以亭榭為眉目
以漁釣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漁
釣而曠落此山水之布置也○山有高有下高者血
脉在下其肩股開張基脚壯厚巒岫岡勢培擁相勾
連映帶不絕此高山也故如是高山謂之不孤謂之
不什下者血脉在上其顛半落項領相攀根基龐大
堆阜臃腫直下深插莫測其淺深此淺山也故如是
淺山謂之不薄謂之不泄高山而孤體幹有什之理
淺山而薄神氣有泄之理此山水之體裁也○石者

天地之骨也骨貴堅深而不淺露水者天地之血也
血貴周流而不凝滯○山無烟雲如春無花草○山
無雲則不秀無水則不媚無道路則不活無林木則
不生無深遠則淺無平遠則近無高遠則下○山有
三遠自山下而仰山顛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
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高遠之色清
明深遠之色重晦平遠之色有明有晦高遠之勢突
兀深遠之意重疊平遠之意沖融而縹縹緲緲其人
物之在三遠也高遠者明瞭深遠者細碎平遠者沖
澹明瞭者不短細碎者不長沖澹者不大此三遠也

○山有三大山大於木木大於人山不數十百如木
之大則山不大木不數十百如人之大則木不大木
之所以比夫人者先自其葉而人之所以比大木者
先自其頭木之葉若干可以敵人之頭人之頭自若干
葉而成之則人之大小木之大小山之大小自此而
裁中程度此三大也○山欲高盡出之則不高烟霞
鎖其腰則高矣水欲遠盡出之則不遠掩映斷其派
則遠矣蓋山盡出不唯無秀拔之高無何異畫碓嘴
水盡出不唯無盤折之遠無何異畫蚯蚓○正面溪
山林木盤折委曲鋪設其景而來不厭其詳所以足

人目之近尋也傍邊平遠嶠嶺重疊鉤連縹緲而去
不厭其遠所以極人目之曠望也遠山無皴遠水無
波遠人無目非無也如無耳

畫意

世人止知吾落筆作畫却不知畫非易事[illegible]莊子說畫
史解衣盤礴此真得畫家之法人須養得胸中寬快
意思悅適如所謂易直子諒油然之心生則人之笑
啼情狀物之尖斜偃側自然布列於心中不覺見之
於筆下晉人顧愷之必構層樓以為畫所此真古之
達士不然則志意已抑鬱沉滯局在一曲如何得寫

貌物情攄發人思哉假如工人斲琴得嶧陽孤桐巧手妙意洞然於中則樸材在地枝葉未披而雷氏成琴曉然已在于目其意煩體悖拙鹵鬧嘿之人見銛鑿利刀不知下手之處焉得焦尾五聲揚音於清風流水哉更如前人言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哲人多談此言吾人所師余因暇日閱晉唐古今詩什其中佳句有道盡人腹中之事有裝出人目前之景然不因靜居燕坐明窗淨几一炷爐香萬慮消沉則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想不成即畫之主意亦豈易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應方始縱橫中度左

右逢原世人將就率意觸情草草便得思因記先子嘗所誦道古人清新秀句有發於佳思而可畫者并思亦嘗旁搜廣引先子謂爲可用者咸錄之於下

女几山頭春雪消路傍仙杏發柔條心期欲去知何日惆悵回車下野橋 羊士諤望女几山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 長孫左輔尋山家 南遊兄弟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去日沉山 竇鞏 釣罷孤舟繫葦梢酒開新甕鮓開包自從江浙爲漁父二十餘年手不扠 無名氏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 老杜 渡水寒驢雙耳直避風飢僕一肩高 盧贊詩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王摩詰 六月杖藜來石路午陰多處聽潺湲 王介甫 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 魏野 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 老杜 犬眠花影地牛牧雨聲陂 李後村 密竹滴殘雨高峰留夕陽 夏侯叔簡 天遥來雁小江闊去帆孤 姚合 雪意未成雲有地秋聲不斷雁連天 錢惟演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韋應物 相看臨遠水獨自坐孤舟 鄭谷

畫訣

凡經營下筆必合天地何謂天地謂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立意定景見世之初學據把筆下去率爾立意觸情塗抹滿幅看之塡塞人目已令人意不快那得取賞於瀟洒見情於高大哉○山水先理會大山名爲主峰主峰已定方作以次近者遠者小者大者以其一境主之於此故曰主峰如君臣上下也○林石先理會一大松名爲宗老宗老意定方作以次雜窠小卉女蘿碎石以其一山表之於此故曰宗老如君子小人也○山有戴土山有戴石土山戴石林木瘦聳石山戴土林木肥

茂木有在山木有在水在山者土厚之處有千尺之松在水者土薄之處有數尺之蘖水有流水石有盤石水有瀑布石有怪石瀑布練飛于林表怪石虎蹲於路隅○雨有欲雨雪有欲雪雨有大雨雪有大雪雨有雨霽雪有雪霽風有急風雲有歸雲風有大風雲有輕雲大風有吹沙走石之勢輕雲有薄羅引素之容○店舍依溪不依水衝依溪以近水不依水衝以為害或有依水衝者水雖衝之必無水害處也村落依陸不依山依陸以便耕不依山以為耕遠或有依山者山之間必有可耕處也○大松大石必畫於

大岸大坡之上不可作於淺瀨平渚之邊○一種使筆不可反為筆使一種用墨不可反為墨用筆與墨人之淺近事二物且不知所以操縱又焉得成絕妙也哉此亦非難近取諸書法正與此類也故說者謂王右軍喜鵝意在取其轉項如人之執筆轉腕以結字此正與論畫用筆同故世之人多謂善書者往往善畫蓋由其轉腕用筆之不滯也或曰墨之用何如答曰用焦墨用宿墨用退墨用埃墨不一而足不一而得詳見下文

硯用石用瓦用盆用甕片墨用精墨而已不必用東川與西山筆用尖者圓者粗者細者如針者如刷者運墨有時而用淡墨有時而用濃墨有時而用焦墨有時而用宿墨有時而用退墨有時而用廚中埃墨有時而取青黛雜墨水而用之用淡墨六七加而成深即墨色滋潤而不枯燥用濃墨焦墨欲特然取其限界非濃與焦則松稜石角不瞭然故爾瞭然然後用青墨水重疊過之即墨色分明常如霧露中出也淡墨重疊旋旋而取之謂之斡淡以銳筆橫臥惹惹而取之謂之皴擦以水墨再三而淋之謂之渲以水墨滚同而澤之謂之刷以筆頭直往而指之謂之捽

以筆頭特下而指之謂之擢以筆端而注之謂之點點施於人物亦施於木葉以筆引而去之謂之畫畫施於樓屋亦施於松針凡色用淡濃墨作彩淡但墨之色不一而染絹綢色紙綵素本色縈錯以淡水而痕之不可以筆墨涴染色用黃土或埃墨而得之土色用淡墨埃墨而得之石色用青黛和墨而淺深取之瀰若用絲素本色但焦墨作其旁以得之○水色春綠夏碧秋青冬黑天色春晃夏蒼秋淨冬黯畫之處所須冬煖夏涼宏堂邃宇畫之志思須百慮不干神盤意豁老杜詩所謂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能

事不愛利或匿言□□□□□見其跡斯言得之矣

畫題

世說所載戴安道一戴安道就范宣學范宣之讀書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宣以爲無用而不得安道於是取南都賦爲宣畫其所賦内前代衣冠宮室人物鳥獸草木山川莫不畢具而一一有所証據有所考宣觀然從之曰畫之有益如是然後重畫始信古者上名公巨儒相襲而畫者皆有所爲述作也如今成都周公禮殿有西晉益州刺史張牧畫皇臣帝三代至漢以來君臣賢聖人物燦然滿殿

令人識爲世禮樂故王右軍恨不克見而今爲士大夫之室則世之俗工下吏務眩細巧又豈知古人於畫事別有意旨哉

一畫題春夏秋冬各有始終曉暮之類思意物色便當分解況其間各有趣哉其他不消拘四時而經史諸子中故事又各須臨時所宜者爲可謂如春有早春雲景早春殘雪早春殘雨早春烟雨早春寒雲欲雨春早春晴早春晚景曉日春山春雲欲雨早春烟靄春雲出谷滿溪春溜春雨春風作斜風細雨春山明麗春雲如白鶴皆春題也〇夏有夏山晴靄夏山風雨夏山早行夏山林館夏雨山行夏山林木怪石夏山松石平遠夏山雨罷雲歸雨罷風過雨作夏山雨罷雲霽夏雨溪谷溪流夏山煙晚山閒行夏日山居夏雲多奇峯皆夏題也〇秋有初秋雨過平遠秋霽亦曰秋山雨霽秋風雨秋雲下秋煙出谷秋晚欲雨又曰西風欲雨秋晚烟嵐雨亦曰西風驟雨秋晚風烟秋山晚意秋山晚照秋晚平遠遠水秋清疏林秋晚秋景林石秋景松石平遠秋霽皆秋題也〇冬有寒雲欲雪冬陰密雪冬陰霰雪翔風飄雪山間小雪回溪遠雪

雪後山家雪中漁舍舣舟沽酒踏雪遠沽雪溪平遠又曰雪江平遠松軒詠雪水榭吟風皆冬題也〇其有春秋早晚時雪霽煙霧煙花色秋嶺晚色春雨晴晚煙曉也〇曉有春山曉照雨過曉照雪峰晚霽煙嵐晚景山邊遠晚景曉山雨霽春晴晚景秋晚晴晚皆晚題也〇松有雙松三松五松六松孤木古木老木古木松杉木樹中古木喬松至一望松皆謂用者松春松長松

思常見先子作連山一望松蓋一望不斷之意於一幅上爲之一老人以手拱而向前大松作極目引

望之意其求[illegible]是所[illegible]之人云
石有惟石坡石[illegible]者也[illegible]石無之林[illegible]秋
江惟石柏石之[illegible]江也江上黄花簇霞之致可以
映帶遠近作一二也○雲有雲倚谷口雲出岩間竹
雲出岫輕雲下嶺○烟有烟横谷口烟出前山茶鎖
[illegible]林輕烟引素春山烟靄秋山烟霧○水有噴溪淺
拔松石賤撲[illegible]嶺飛泉雨中瀑布雪中瀑布烟溪深
布遠水鳴[illegible]溪釣艇○橋有水村溪舍[illegible]觀梓
平沙落雁溪橋酒家村漁樵子皆其題也

畫格拾遺

早春晚烟驕陽初霽[illegible]欲物乾山如翠晚烟交錯
作合乍散或下或收[illegible]不定[illegible]於前林溪
谷之間曾見如此雁跡也○風雨水石皆風驟發大
雨斜傾[illegible]飛空[illegible]射石貫珠濺玉交相濺亂不
知其[illegible]之遠近也○古木中[illegible]惟木針
歘影没[illegible]根[illegible]石岸[illegible]不可得而名也右
[illegible]○烟生山[illegible]生[illegible]六幅皆作平
遠亦人之所難一時[illegible]可[illegible]烟[illegible]聯綿矮林
小宇與丸格狀者今人與[illegible]無窮此圖乃平遠之
物也○朝陽掛梢[illegible]長六尺許作近山遠山山
之前後神字佛廟[illegible]倚梁縷分脉訓佳思麗景不
可殫古惟是於[illegible]之間以朱色而淺深之白
大山腰横林以穿達於向後平遠林麓烟雲縹緲一
帶之上朱綠相異色之輕重隱没相得盡出山中一
番晚意可謂奇作也

西山走馬圖先子作衡州時作此以付思其山作秋
意於深山中數人驟馬出谷口内一人墜下人馬不
大而神氣如生先子指之曰躁進者如此自此而下
得一長板橋有皂幘數人乘款段而來者先子指之
曰恬退者如此又于峭壁之隈青林之蔭半出一野

艇艇中蓬卷[illegible]中酒[illegible]前露頂坦腹一人若
仰看白雲俯[illegible]流水[illegible]之象舟側一夫理楫
先子指之曰斯則又高矣

一望松先子以二尺餘小箱作一老人倚松岩前在
一大松下自此而作無[illegible]松大小相聯[illegible]領下澗幾
千百松一一[illegible]不[illegible]皆未嘗如此布置此物為文潞
公壽意取公子孫聯綿公相之義潞公大喜

敘自古觀象　郭若虛 後周

易稱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
宜是故謂之象又曰象也者像此者也嘗考前賢畫

評首稱像人不獨神氣骨法衣紋向背為難蓋古人必以聖賢形象往昔事實含毫命素製為圖畫者要在指鑒賢愚發明治亂故魯殿紀興廢之事麟閣會勳業之臣迹曠代之幽潛託無窮之炳煥昔漢孝武帝欲以鉤弋子為嗣命大臣輔之惟霍光任重大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帝遊於後庭欲以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又嘗設

宴飲之會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問班伯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伯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在於酒上喟然歎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後漢明帝馬皇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虞舜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為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

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為君如是帝顧而笑唐德宗詔曰貞元己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閟閣崇構見若臣遺像颯然肅然在色想其勳能之叶咸致業之艱難觀往思人取於是後文宗大和二年自撰集尚書中君臣事迹令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觀覽焉漢文翁學堂在益州大城內昔經頹廢後漢蜀郡太守高朕復繕立乃圖畫古人聖賢之像及禮器瑞物於壁唐華撰為益州刺史以漢人所寫不知文儒之貴修學館畫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晉名儒像自為讚傚勸生徒縣茲大化夫如是豈非文未盡經緯而書不能形容然後繼之於畫也所謂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亦宜哉

叙圖畫名意

古之秘畫珍圖名隨意立典範則有春秋毛詩論語孝經爾雅等圖其次後漢蔡邕有講學圖梁張僧繇有孔子問禮圖隋鄭法士有明堂朝會圖唐閻立德有封禪圖尹繼昭有雪宮圖觀德則有帝舜娥皇女英圖隋展子虔有禹治水圖晉戴逵有列女仁智圖宋陸探微有勲賢圖忠鯁則隋楊契丹有辛毗引裾圖唐閻立本有陳元達鎖諫圖吳道子有朱雲折檻

圖高節則晉顧凱之[illegible]有木雁圖宋
史藝有商山漁父[illegible]有梁由洗耳圖北
齊則楊子華有[illegible]圖[illegible]
張僧繇有漢武射蛟[illegible]景則[illegible]有[illegible]
圖衛協有穆天子宴瑤池圖史道碩有金谷園圖顧
愷之有雪霽望五老峰圖衛協則戴逵有南朝貴戚
圖宋袁倩有丁貴人彈曲項琵琶圖唐周昉有楊妃
架雪衣女亂雙陸局圖風俗則南齊毛惠遠有剡中
溪谷村墟圖陶景真有永嘉居邑圖隋楊契丹有長
安車馬人物圖唐韓滉有堯民擊壤圖此雖不能具

載其爲可鑒戒當與六籍並傳云

論製作楷模

大率圖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
不察矣畫人物者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釋門則
有善功方便之顏道像必具修真度世之範帝王當
崇上聖天日之表外夷應得慕華欽順之情儒賢即
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固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俄
識肥遯高世之節貴戚蓋尚紛華侈靡之容帝釋須
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乃作醜馘[illegible]馳[illegible]趡[illegible]之
狀士女宜富秀色婑[illegible]媠[illegible]之態田家自有醇

甿朴野之真[illegible]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書畫衣紋有
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妄
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畫林木者有樸椏
挺幹枝節皴皮紐裂多於[illegible]狀作怒龍驚虬之
勢聳凌雲翳日之姿宜須崖岸盤礴方稱蒼根老[illegible]
也畫山石者多作礬頭亦爲凌面落筆便見堅重之
性皴淡即生窊凸之形每留素以成雲或借地而爲
雪其破墨之功尤爲難也畫畜獸者全要停分向背
筋力精神肉分肥圓毛骨隱起仍分諸物所宜動止
之性四足唯[illegible]畫龍者析出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

也分成九似角似鹿[illegible]項似[illegible]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窮
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仍要鬃鬣肘毛筆
畫壯快直自肉中生出爲佳也[illegible]
[illegible]畫水者有一擺之波三摺之浪布
之字之勢分虎爪之形湯湯若動使觀者浩然有江
湖之思爲妙也畫屋木者折算無虧筆畫勻壯深遠
透空一去百斜如隋唐五代已前洎國初郭忠恕王
士元之流畫樓閣多見四角其斗栱逐鋪作爲之向
背分明不失繩墨今之畫者多用直尺一就界畫分
成斗栱筆迹繁雜無壯麗閑雅之意畫花果草木自

有四肢骨[illegible]係若娘皆導後先述而閔蹄野草成有出士體性盡翎毛者必須知識諸禽形體名件自觜喙口臉眼綠[illegible]翎林腎毛披簑毛翅有梢去聲翅有蛤翅翅邦[illegible]上有大節小節大小窩翎次及六梢又有料[illegible]風標[illegible]翎散尾松碎尾肚毛腿袴尾錐腳有探爪菜食爪[illegible]撩爪[illegible]托爪[illegible]八甲鸞鳥眼七眼之名翻[illegible]背毛之間謂之分溜山鵲鸜鵒類各有歲時蒼嫩及毛眼爪之異家鵝鴨即有子肚野飛水禽自然輕梢去聲如此之類或鴉集而羽翮紫戟或寒棲而毛葉鬆泡去聲已上具有名體處

所必須融會胸一不可設或未識漢殿吳殿梁柱斗栱叉手替木熟柱駝峯方莖額道抱間昂頭羅花羅幔暗制綽幕猢猻頭蝉肚櫌頭瓜座飛簷撲水膊風化廢番魚惹草當鉤曲脊之類憑何以盡屋木也畫者尚罕能精究況觀者乎

論衣冠異制

自古衣冠之制荐有變更指事繪形必分時代衮冕法服三禮備存物狀實繁難可得而載也漢魏已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冪䍦後周以三尺皂絹向後幞髮名折上巾通謂之幞頭武帝時裁成四腳隋

朝但貴官服黃綾紋袍烏紗帽九環帶六合靴起於後魏次用桐木黑漆為巾子裹於幞頭之內前繫二腳後垂二腳貴賤服之而烏帽漸廢唐太宗嘗服翼善冠貴臣服進德冠至則天朝以絲葛為幞頭巾子以賜百官開元間始易以羅又別賜供奉官及內臣圓頭宮樣巾子至唐末方用漆紗裹之乃今幞頭也三代之際皆衣襴袍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為三等品服庶人以白國語曰袍者朝也古公卿上服也至周武帝時下加襴唐高宗朝給五品已上隨身魚又敕品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並金帶深淺綠服並銀帶

深淺青服並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一品已下文官帶手巾算袋刀子礪石武官亦聽睿宗朝制武官五品已上帶七事鞊鞢[illegible]開元初復罷之晉處士馮翼衣巾大袖周緣以皂下加[illegible]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謂之逍遙之衣今呼為[illegible]役戎事三代已前人皆跣足三代已後始服木履伊尹以草為之名曰履秦世參用絲革靴本胡服趙靈王好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皂靴唐代宗朝令宮人

傍左右者穿紅衣[illegible]至如閻立本圖昭君妃虜[illegible]王知慎畫梁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馬殊不知帷帽創從隋代軒車廢自唐朝雖弗害爲名蹤亦丹青之病耳[illegible]

論氣韻非師

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傅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者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嘗試論之竊觀自古奇迹多是軒冕才賢巖穴上士依仁游藝探賾鉤深高雅之情一寄於畫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所謂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凡畫必周氣韻方號世珍不爾雖竭巧思止同衆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故楊氏不能授其師輪扁不能傳其子繫乎得自天機出於靈府也且如世之相押字之術謂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與心合是之謂印爰及萬法緣慮施爲隨心所合皆得名印矧乎書畫發之於情思契之於綃楮

則非印而何押字且存諸貴賤禍福書畫豈逃乎氣韻高卑夫畫猶書也揚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illegible]

論用筆得失

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彩生於用筆用筆之難斷可識矣故愛賓稱惟王獻之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畫無適一篇之文一物之像而能一筆可就也乃是自始及終筆有朝揖連綿相屬氣脈不斷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閑意定神閑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昔宋元君將畫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又畫有三病皆係用筆所謂三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也未窮三病徒舉一隅畫者鮮克留心觀者當煩拭眥[illegible]

論婦人形相

歷觀古名士畫金童玉女及神仙星官中有婦人形相者貌雖端嚴神必清古自有威重儼然之色使人見則肅恭有歸仰之心今之畫者但貴其姱麗之容是取悅於眾目不達畫之理趣也觀者察之

論三家山水

畫山水惟營丘李成長安關仝華原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類三家鼎跱百代標程前古雖有傳世可見者如王維李思訓荊浩之倫豈能方駕近代雖有專意力學者如翟院深劉永紀真之輩難繼後塵翟學李劉學關紀學范夫氣象蕭疎煙林清曠毫鋒穎脫墨法精微

者營丘之製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閑者關氏之風也峰巒渾厚勢狀雄強搶筆俱均人屋皆質者范氏之作也烟林平遠之妙始自營丘畫松葉謂之攢針筆不染淡自有榮茂之色關畫木葉間用墨搵時出枯梢筆蹤勁利學者難到范畫林木或側或欹形如偃蓋別是一種風規但未見畫松柏耳畫屋既質以墨籠染後輩目為鐵屋復有王士元王端燕貴許道寧高克明郭熙李宗成丘訥之流或有一體或具體而微或預造堂室或各開戶牖皆可稱尚然藏畫者方之三家猶諸子之於正經矣

論黃徐體異

諺云黃家富貴徐熙野逸不惟各言其志蓋亦耳目所習得之於手而應於心也何以明其然黃筌與其子居寀始並事蜀為待詔筌後累遷如京副使既歸朝筌領真命為宮贊或曰筌至闕未久物故今之遺跡多是在蜀日所作往往有偽蜀年號宮贊之命亦恐傳之誤居寀復以待詔錄之皆給事禁中多寫禁籞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石今傳世桃花鷹鶻純白雉兔金盆鵓鴿孔雀龜鶴之類是也又翎毛骨氣尚豐滿而天水分色徐熙江南處士志節高邁放達不羈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今傳世鳧雁鷺鷥蒲藻蝦魚叢豔折枝園蔬藥苗之類是也又翎毛形骨貴輕秀而天水通色言多狀者緣人之稱聊分兩家

作用亦在臨時命意大抵江南之藝骨氣多不及蜀人而蕭洒過之也二者春蘭秋菊各擅重名下筆成珍揮毫可範復有居寀兄居寶徐熙之孫曰崇嗣曰崇矩蜀有刁處士名光胤劉贊滕昌祐夏侯延祐李懷袞江南有唐希雅希雅之孫曰中祚曰宿及解處中輩都下有李符李吉之儔及後來名手間出跂望徐生與二黃猶山水之有正經黃筌之師刁處士孫位周之師也

論畫龍體要

畫龍者惟五代四明僧傳古大師其名最著觀其體則筆墨遒爽蓄為蜿蜒之狀其院大畫是其真跡至任從一

行記之作稍加恠怒（[illegible]）今崔白所圖又得其要（[illegible]）一根不見弗與秘閣之頭性能同否又不知葉公當日所遇蛟狀何如自昔李龍氏殺龍不復擾所謂上飛于天晦合雲下蹟于泉深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今之圖寫固難推以形似但觀其揮毫落墨筋力精神理契吳畫鬼神（前論一停九似求以人多不識真龍先匠所遺傳授之法）

論古今優劣

或問近代至藝與古人何如答曰近代方古多不及而過亦有之若論佛道人物士女牛馬則近不及古若論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則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陸張吳中及二閻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晉顧愷之宋陸探微梁張僧繇唐閻立本閻立德吳道子也）吳生之作為萬世法號曰畫聖不亦宜哉（已上皆畫道人物）張周韓戴氣韻骨法皆出常倫（[illegible]）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與關范之迹徐暨二黃之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假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二李李思訓將軍李昭道中舍三王則王維右丞暨王熊[illegible]是）推今考古事絕理窮觀者必辨余鈐無焚玉石

大悲觀音像　李廌（德隅畫品）

唐大中年范瓊所畫像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穩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陽東津大悲化身自作畫像其韻相若蓋臂手雖多左右對偶其意相應混然天成不見其有餘所執諸物各盡其妙筆跡如縷而精勁溫潤妙窮毫釐其盧楞伽曹仲宣之徒歟

大佛像

蜀張南本所作也世之畫史但能寫物之定形故水火之狀難盡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今此辟支佛結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焱銳得火之性觀者以爍飛雷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佛以定慧力坐其間安然不動則豈毫末小利害足以動其心乎予為之偈曰大士坐[illegible]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木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成吾觀若人孰懼焚劫

正坐佛

唐趙公祐所作□□□□□□□□□所□□□後暴
中條也世俗畫佛菩薩者或□□□域相則拳髮虬髯
穹鼻黝目一如胡人或□□□□□□娟好奇衣寶
服一如婦人皆失之今公祐所作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皆具而慈悲威重不減觀天人師之容其運動纖
悉合律度綵素雖皆損而丹青不渝真可寶也

普陀觀音像

前身□□所作其大人種種殊相寶珠瓔珞珠衣綃
袂使人瞻之欲心自起筆氣清潤意適幻妙所居普
陀伽山在海岸孤絕處烟雲縈容作氣藹然予嘗與

德輝雨後望吳隱麒林諸山氣象略相似頗恨是中
無此大士也

文殊□□經作

在水中石上□衣不貫絡皮髮披鬖而坐非近世所能
爲必五代以前名筆所作筆細而有力似吳道元
獨□□□□□花文不類□衣□云吳孫緩或是
也觀世音同□以示現今此形相世所罕作吾那知
其爲何等身得度故現此身而爲說法也

長帶觀音

龍眠居士李伯時所作名公麟舒□人進士第以文學行
名于時好學博古□□□□□□□□有聲時求鍾
鼎古器珪璋寶玩考□□□□好古心通意後真造
玄妙蓋其天才□□道人也士大夫以謂鞍馬愈
於韓幹佛像可近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
滉□過之也今觀此像固非世俗可以彷彿而紳帶
將長一身有半蓋出奇玄異使世俗驚惑而不識其
勝絕處也比見伯時爲廷安呂觀文書所作石上臥
觀音像前此未聞有此樣亦出奇也唐閻立本楊炎
能畫不害其爲貴人王維鄭虔能畫不害其爲賢士
國朝燕龍圖穆之宋郎中復古與伯時皆能畫何慊

於古耶

樓居仙圖

郭忠恕恕先所作中書令趙韓王普忠獻堂印相國
王黃公欽若太原欽若聞書作石似李思訓作樹似
王摩詰至于屋木樓閣恕先自爲一家故爲獨妙棟
梁楹桷望之中虛若可躡足欄楯牖戶則若可以捫
歷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
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規度曾無少差非至詳至悉委
曲於法度之內者不能也然恕先仕於朝跡殊不羈
放浪玩世卒以傲忿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

其到絕後居乃如此精密非徒精密也蕭散簡遠無
塵埃氣東坡先生嘗爲之贊長松參天蒼璧插水縹
緲飛觀憑欄誰子空濛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
之或出非神仙中人孰能知神仙之樂而寄於畫也
予嘗見恕先貞泰元年所作[illegible]閣粉本水磨大閣
今升此以人也知其妙處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
矩者乎斯則知其安行而踰乎大方者乎其爲人無
法度知彼者而遇有法度如此則知天下妙理從容
自能中度使恕先規度量而爲之則亦疲矣恕先亦
爲是乎

仙游圖

唐關仝所作故相國丁公印章在焉仝畫山水入妙
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此圖
神仙翼所作也大石叢立矻然萬仞色若精鐵上無
塵埃下無糞壤四面斬絕不通人迹而深巖委洞有
樓觀洞府鸞鶴花竹之勝杖屨而遊遨者皆羽毛飄
飄若仰風而上征者非仙靈所居而何石之並者左
右視之各見其圓銳長短遠近之勢石之坐臥者上
下視之各見其方圓廣狹薄厚之形筆墨略到便能
移人心目使人必求其意趣此又足以見其能也

雲錦旌

破巾短衫束縛一鬼背於搖端手挾中想見武爍
不第胸中未平又怒鬼物擾人想望搏戲用餘勇
也皆孫知微所作知微華陽左人有野行寓意於畫
隱者也筆墨神妙超然度外久乘崖公鎮蜀雅
聞其名欲一見之終不可致張公去任僧舍飲亟遣
車騎相鳴騶往訪之則投閣遁去乘崖公還所出劍
閣逢一村童持知微書貝一篋迎道左書曰公所至
者畫也今以二圖獻即知微所在即日遁一山人
以書授我佑去已遠矣張公蓋歎其高余外曾祖正

惠馬公知節守成都知微日居府中相從甚善得畫
最多馬公解所服金帶贈之即裝於帶鞄上又見其
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孫思邈李太白也馬公
在前朝貴人中最名識畫一時公卿家畫往往聽其
審定蓋久與知微游得辨之要故也

玉皇朝會圖

蜀石恪所作天仙靈官金童玉女三官太乙七元四
聖經緯星宿風雨雷電諸神所隸者長幼上地下土
者皆集於帝所玉皇大天帝南向端拱而坐眾真仰
首承望清光見之者冲爽超然如在乎通明殿中也

恪生不羈，滑稽玩世，故畫筆豪放出入繩檢之外而不失其奇，所以作形相或醜怪奇僻以示變。水府官吏或繫魚蟹於腰間，以資觀者。嘗見恪所作翁媼嘗醋，關鬚皺鼻撮口以明其酸。又嘗見恪所作嬰兒戲鍾馗，夫婦對案置酒，供張果肴，乃執事左右皆述其情態，有大小鬼數十，合樂呈伎倆，曲盡其妙。此圖下有一像不敢深戲，然猶不免蒸蟫，欲調後人之一笑也。

紫微朝會圖

朱梁時將軍張圖所作，帝被衮執圭，五星七曜七元

四聖左右執侍，十二宮神、二十八舍星各居其次，乘雲來下，其容色皆端拱，其服章皆嚴整，有不可犯之色。大帝為眾仙天子，紫微大天大帝為眾星天子，□□□者知君臣之義，雖北辰之上亦未嘗廢也。□作長文不師其本，嘗與曹衣出水之創，用濃墨□筆如曹將頭等成其勢，極豪放，至於作兩與手及諸服飾儀物，則用細筆傅色，詳緩端慎，無一散失，亦一家之妙用。

應真像

朱繇□衛神荷長戟，貌甚忿怒，目努突出，口嚼蠖蟲，首飛然而超然有天人之意

番客入朝圖

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日□□粉本，□國而上三十有五國，皆寫其使者，欲見其一家要術，各落其衣冠之殊，其狀貌各不同，然皆野逸頗無華人氣韻。如丁簡公家凌煙功臣、孔子七十門人小樣，亦唐朝粉本，形性態度人人殊，品甚高，蓋以此為能事也。此圖如學殊妙，尚□寫皆生，不自□□年所藏，又落筆氣韻，閻立本所作職貢圖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舊本乎？或以謂梁元帝所作，傳至貞觀後，人因事記於題下，亦未可知。然畫筆神妙，不必較其名氏，或謂

元帝，或謂立本，皆數百年前第一品畫也。紙縫有偽唐文房定印章，長文鑒畫有名於古，定然知此不凡也。

春龍起蟄圖

蜀文成殿下道院軍將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龍蜿蜒驤首雲間，水隨雲氣布上，雨自爪鬣中出，魚蝦隨之，或半空而墮。一龍尾尚在穴，前踞大石，前蹲一龍，首望雲中，意欲俱往，然不如其草木皆扇，波瀾震駭，淵谷騷溢，山下橋路皆沒，山中居民老小聚觀，扶戶側聽，人人驚畏，股於屋間，筆勢超軼，氣

象雖放非其骨中磊落不凡能窮神物變化能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位後名世者豈偶然哉人得度世決有矣非俗士也

歸龍入海圖

跳陵戚化元所作筆力唯[illegible]為作[illegible]浪起伏之勢令人心目眩矣一龍蜿蜒翔乎水上無窮後之波濤乃未有銷滂[illegible]淖之形[illegible]氣雖從龍不自水出乎見而知之曰此非所能出海圖乃歸龍入海圖也因以名之

乳虎圖

宮城包鼎所作納[illegible]雖破而毛色精神如所包氏以虎世其家而鼎之所[illegible]虎天下之至猛於[illegible]搏父子[illegible]之[illegible]則雖威有不怒[illegible]兩虎引[illegible]而不透[illegible]御衛之意小虎[illegible]獸夫婦父子相從[illegible]

牧水牛出林圖

皆朱羲所道士[illegible]所作[illegible]平坡壞山坡[illegible]林淺草牛與牧人皆朱[illegible]設為[illegible]未知[illegible]歸[illegible]虎[illegible]可[illegible]

其視眈眈有威加百獸之[illegible]作槻於山中大不必下觀虎欲見其態又或白衣虎皮跡躅于庭以思傚其勢今觀此圖非心識[illegible]未易得其自然也

寒[illegible]曝背圖

蜀黃監所作即黃筌也[illegible]硬[illegible]少采如[illegible]平時所作雀竹魚鱉龍系皆淡[illegible]鮮華以示其巧也初為水墨枯林之下一[illegible]盤[illegible]曳尾而行若春雷已動餘寒未去負朝陽以曝其背有舒[illegible]之[illegible]其趣[illegible]樂頃在丞相充公家見監一[illegible]與此無異但其色光澤水旁之草方茂蓋方自水中出又非寒時其狀不得不殊故觀者當辨其時用意也

林鵲[illegible]條銅觜圖

皆南唐鍾隱所作隱天台人以其隱於鍾山遂為姓名蓋處士也其[illegible]遂工於用墨筆[illegible]成外無按刺本身[illegible]羽皆用淡色意說而成世俗[illegible]無[illegible]雞[illegible]之類皆作翁[illegible]搏擊之狀[illegible]嘅所作鵲子坐枯枝上[illegible]急狀取蹲[illegible]作行[illegible]人相其翎[illegible]老見必無[illegible]下也世俗[illegible]多作環和麗婦[illegible]采纓以為之飾雖或工巧而凡[illegible]可惜[illegible]

所作銅嘴坐拓條上有得隂亡心之意傍有大樹莽
皮鮮駁下有叢竹茂密春風野色駘蕩在目然老樹
欹臥不見條枚竹枝雖多景若未盡當是金陵屛所
中大屛之一扇或大圖之一幅筆墨相若而景物與
此連屬疑為此畫之旁軸惜乎不能觀其全也

鶴竹圖

南唐御府之庫物猶有集賢院印許翰林印塗
去故印復用梅邑印以蓋之徐熙所作也叢生竹
條根幹節葉皆用濃墨麄筆其間畧比略以青綠點
拂而其梢蕭然有拂雲之氣兩雉對啄其下羽翼鮮
華冠欲鳴距欲動迥近世畫師作翎毛務以疏渲細
密寫工一羽雖似而取體或不得其大全雖羽毛不
復疏渲分布眾采映帶而成生意具態蓋不見筆迹
妙自然莫能至此

菡萏圖

[illegible]自作因落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自開以來有
名於蜀士大夫舊云徐熙黃荃花傳花神趙昌花寫
花形然比之徐熙則差劣其後鍾宏下及之筆皆弗
逮也蓮荷花生泥汙之中出於水而不着水昌此花
標韻清遠能識此意耳

卷之八十四 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五

畫二

畫評序

劉道醇

夫識畫之訣在乎明六要而審六長也所謂六要者
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
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所謂六長
者麄鹵求筆一也僻澁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
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

廣記論畫

夫觀畫之法見短勿詆更求其長見巧勿譽反尋其
拙大凡釋教者尚莊嚴慈覺羅漢者尚四象歸
依四象者有四因王之子有婆羅門或四胡夷或
比丘僧婆塞夷門道流者尚孤閒清古觀人物者
尚精神體態謂有貴賤中外也仍觀折算衣紋停分
形貌觀畜獸者尚明拔精廟觀花竹者尚艷麗閑雅
觀禽鳥者尚毛羽翔舉觀山水者尚平遠曠蕩觀鬼
神者尚筋力變異觀屋木者尚壯麗深遠凡上折下
算一斜一直大率與匠人橫作亦同
山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要崔嵬泉宜洒落
雲烟出沒野逕迂回松偃龍蛇竹藏風雨

十二忌　饒自然

元饒自然畫有十二忌一曰布置迫塞凡畫山水必先置絹素於明靜之室伺神閒意定然後入思小幅巨軸隨意經營若障過數幅壁過十丈先以竹竿引炭煤枋布山勢高低樹木大小樓閣人物一一位置得所則立於數十步之外審而觀之自見其可卻將淡墨筆約其取定之式謂之小落筆然後肆意揮灑無不得宜此宋元名繇礴聯晄之法意在筆先之謂亦須上下空闊四傍疏通庶幾瀟灑若充天塞地滿幅畫了使不風致此第一事也二曰遠近不分作

山水先要分遠近使高低大小得宜雖云丈山尺樹寸馬豆人特約略耳若拘此說假如一尺之山當作幾大人物爲是蓋近則坡石樹木當大屋宇人物稱之遠則峯巒樹木當小屋宇人物稱之極遠不可作人物墨則遠淡近濃愈遠愈淡不易之論也三曰山無氣脉畫山於一幅之中先作定一山爲主却從上山分布起伏餘皆氣脉連接形勢映帶如山頂層疊下必數重脚方盛得住凡多山頂而無脚者大謬也此全景大義如此若是透角不在此限四曰水無源流畫泉必於山峽中流出須上有山叚互則其源高遠有淺小澗必見水口突淺淵必見跳波乃活水也間有畫一摺山使畫一派泉如架上懸巾絕爲可笑五曰境無夷險古人布境不一有崇峭者有平遠者有縈廻者有空闊者有層疊者或多林木安宿者或多人物船舫者每邊一圖必立一意若大障巨軸尤當如之六曰路無出入山水貴出遠近今在得路分明徑路須要出沒或林下屋見而木木後出或巨石遮斷而山坳漸露或隱坡陀以人物點之或近屋宇以竹樹藏之庶幾有不盡之境七曰石止一面各家皴石皴灋不一當隨所學一家爲法須要有頂有脚分稜面爲佳八曰樹少

四枝前代畫樹有法大叚坐岸壁者多纏錯生坡隴者多高直十層多頂近水多根枝幹不可止分左右二向須當間作正面背面一枝半枝葉有單筆夾筆分榮悴按四時乃善九曰人物傴僂山水人物各有家數描畫者眉目分明點簇者筆力蒼古必皆衣冠軒昂意態閑雅古作可法切不可以行者望者若負荷者鬱聚者一例作傴僂之狀十曰樓閣錯雜界畫雖末科然重樓疊閣方寸之間向背分明角角相接而不雜亂合乎規矩繩墨此爲最難不論江邨山塢間作屋宇者可隨處立向背不用尺其制一以界劃之法爲之十一曰濃淡失宜

不拾水墨設色金碧即以墨瀋滃淡須要淺深得宜
如晴景當空明雨景夜景當昏蒙雪景當稍明不可
與雨景煙嵐相似青山白雲止當於夏秋景爲之十
二曰點染無法謂設色與金碧也設有輕重輕者山
用螺青樹石用合綠染爲人物不用粉襯重者山用
石青綠并綴樹石爲人物用粉襯金碧則下筆之時
其石便帶皴法當留白面却以螺青合綠染之後再
加以石青綠逐摺染之然後間有用石青綠皴者樹
葉多夾筆則以合綠染再以石青綠綴金泥則當於
石脚沙嘴霞彩用之此一家只宜朝暮及晴景乃照

耀陸離而明豔也人物樓閣雖用粉襯亦須清淡除
紅葉外不可妄用朱金丹青之偏方是家數如唐李
將軍父子宋董源王晉卿趙大年諸家可法日本國
畫常犯此病前人已嘗議之不可不謹

六法三品　謝赫

南齊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
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
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
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
得復不可以歲月到然契神會不知其然而然也故
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
超絶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
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寫山水訣　輟耕錄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
學者當盡心焉○樹要四面俱有幹與枝蓋取其圓
潤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
要有發生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
有仰枝○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
墨者爲上石無十步真石有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

多圓少○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勢董
石謂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
破其深凹處着色不離乎此石着色要重董源小山
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滲
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爲之再用淡墨破○山
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
之闊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山水中用筆法謂之
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其筆謂之有
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
木皆用此大概樹要填空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

又次各不可相犯繁處間疎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筆墨自然筆法出現畫石之妙用藤黃水浸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多則要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吳妝容易入眼使墨士氣○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妙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闊處氣韻看雲采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山水中惟水口最難畫遠水無瀾遠人無目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要取活流之源○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脈皆顧此活法也衆峰如相

揖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寫真山之形也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惡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右側皆可爲面臨筆之際殆要取用○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工之流矣○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不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樹木繁冗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烟雲黯淡天色模糊能畫此

者爲上矣○李成畫坡腳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爲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存焉○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寫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礬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意思而已冬景借地爲雪要薄粉暈山頭○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映大概與寫字一般以熟爲妙紙上難畫絹上畫了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目此爲之上品古人作畫胸次寬闊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

畫法盡矣○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槌眼匾然後上幀子緊法春秋膠礬停夏月膠多礬少冬天礬多膠少著色螺青拂石上藤黃入墨畫樹其色潤好看○作畫只是箇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雜評　　諸家

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人無目○馬之精神係於退

其筋骨在於蹄跷○点者有斷續而斑文左拃而成所
浮沉游躍見有淺深者為長○猫之精神用於眼色
形骨定於皮毛○龍之如栈猶似人耳至于吞牙又
若古木怪石之狀此其大略也
淡粗背高則深遠見者覺深又畫北風[illegible]
者覺寒[illegible]
畫花題性多巧思畫[illegible]本方丈高大下出川上地
各有分[illegible]
有戴嵩畫牛以客觀旁有一牧童曰牛鬥力在前
尾入兩股間今尾掉何也

黃筌畫飛雀頸足皆展不知飛者縮頸則展足縮足則
展頸無兩展者
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
花同畫一景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
歐公得一古畫牡丹下有猫吳正肅公一見曰此正
午牡丹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
睛不同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 歸田錄
蜀有趙昌畫花每晨露下時遶欄檻諦玩手中調色寫之
自號寫生趙昌人謂[illegible]以手捫摸不
為采色所隱者乃真也

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於畫者不能
以似不似第其高下意不在似者乃太史公之于
文杜陵老之於詩也 名畫記

畫龍輯議 董羽

畫龍者得神氣之道也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
氣以母召子孰敢不從所以上飛于天晦隱于下
潛于淵深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古今圖畫者固
難推其形貌其狀乃分三停九似而已自首至項自
項至腹自腹至尾三停也九似者頭似牛嘴似驢眼
似蝦角似鹿耳似象鱗似魚鬚似人腹似蛇足似鳳

是名為九似也雌雄有別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
鬐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燁燁雌者角靡浪平目肆鼻
直鬐圓鱗薄尾壯于腹龍開口者易為巧合口者難
為工但要揮毫落筆筋骨而生筋骨神氣俱出為佳
貴乎血目生成朱火[illegible]波水[illegible]若[illegible]風[illegible]介
鱗煙[illegible]尺牙伏利[illegible]升降[illegible]旋[illegible]之間[illegible]其
雨露[illegible]
僧繇張公則其人也
名畫錄

或問予以顧陸張吳用筆如何對曰顧愷之筆跡緊

跡緊勁綿衍環超忽調高格逸風遒電疾意存筆先畫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昔張芝學崔瑗杜度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字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脈通連隔行不斷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草之字往往繼其後行之來世謂之一筆書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絕故知書畫用筆同法探微精利潤媚新奇妙絕名高宋代時無等倫張僧繇點曳斫拂依衛夫人筆陣圖一點一畫別是一物鉤戟利劍森然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唐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授筆法於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既

號書顛吳宜為畫聖神假天造英靈不窮眾皆密於盼際我則離披其點畫眾皆謹於象似我則脫落其凡俗彎弧挺刃植柱構梁不假界筆直尺虬鬚雲鬢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當有口訣人莫知數仞之畫或自臂起或從足先巨壯詭怪膚脈連結過於僧繇矣或問余曰吳生何以不用界筆直尺而能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對曰守其神專其一合造化之功假吳生之筆向所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也凡事之臻妙者皆如是乎豈止畫也與乎庖丁發硎郢匠運斤效顰者徒勞捧心代斲者必傷其手意旨亂矣外物役焉豈能左

手畫方乎夫用界筆直尺是死畫守其神專其一是真畫也死畫滿壁易如汙墁真畫一劃見於生氣夫運思揮毫自以為畫則愈失畫故得於畫矣不滯于手不凝於心不知其然而然雖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則界筆直尺豈得入於其間矣又問曰夫運思精深者筆跡周密其有筆不周者謂之如何余對曰顧陸之神不可見其涯際所謂筆跡周密也張吳之妙筆纔一二像已應焉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畫有疏密二體方可議乎畫者領之而

大[illegible]

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淡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而精緻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絢爛以求備今人之畫錯雜而無旨

吳道玄縱以怪石崩灘[illegible]水之變始於道玄成於李思訓樹石之狀妙於韋偃成於張通

古畫法

古人畫[illegible]俱入[illegible]迴出俗者[illegible]極力做做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矣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意盡矣

唐五代絹素麄厚宋絹輕細皆可別唐宋也

傳神　　張彥遠

晉顧愷之字長康善畫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常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畫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在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疾固辭

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從之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若臺閣一定器耳差易等于日狗馬難鬼神易為巧乃凡俗所見鬼神罔詭怪之狀問[illegible]周昉之妙寫令公婿趙縱侍郎令韓幹寫真又令周昉寫未定優劣趙夫人歸省令公問此是何人對曰趙郎又云何者最似答云二畫總似前者空得趙郎狀貌後者兼得其神氣性笑言之姿然後山水勢公像公家與蘇各在其所而各有是以畫條木須像而失形不以形似而失神形而不

顏乃所謂意非傳神

傳神記　　蘇軾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眾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鬚頰間也優孟

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為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頞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贈寫真劉璟序　　劉邦衡

世莫難於寫真寫形容之難寫心之難後為難也蓋君子小人貌或類於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

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爲君子未見其能寫也今大世俗所謂骨相之全貴者莫如秀骨重瞳龍顏鳳姿日角也然亦秀骨顏淵而亦秀骨重瞳子項羽來　敬亦重瞳子漢高龍顏擇以後亦龍顏世且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宣則安李相國亦鳳姿然則貴猴沐猴可以比龍顏而猪李可以如漢且唐宗乎世俗所謂骨相之全惡者莫如虎狼蒙豕爲有之相然尼父首如蒙倛形亦如蒙倛晉將軍亦有豺聲亦爲有楊食我蜂目之狀班定遠亦燕頷虎頸可以燕頷而虎頸獸然則虎可以比尼父而惡之

不臣可以比寶主之惡食我之惡可以擬定遠之勳乎哉曰君子小人貌或似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爲君子未見其能寫也若引程變先大改其到得全粟影筆法根世然後寫之工骨以發其奇若能上或常常人質現寫畫文之其類時一弄筆曲盡形似之妙雖君子小人皆得或同閒不容髮而其心判然有殊也經謂之不相見老杜所謂乃知畫師妙工刻造化其在斯人與然何可盡哉有古取其形似而不知其心在於以俊彩孫叔敖以虎賁爲蔡中郎以成方遂爲戾太子以是至忠爲源乾渥以樹同思爲裘覽亦多矣其謁可勝言哉予於劉生竊有所感故敘以識別

送郭拱辰序　朱熹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爲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并與其精神意趣而盡得之斯亦奇矣予頃見友人林擇之游誠之稱其爲人而招之不至今歲惠然來自昭武留中士大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而肖或稍稍損益卒無不似而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爲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

有以知其爲予也然予方將東遊鴈蕩窺龍湫登玉霤以望蓬萊西歷麻源經玉笥據祝融之絕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江上廬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跡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子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以歸而郭君以我辭思與不能久從予游矣予於是不能無恨焉因其告行書以爲贈

題寫照屏　陸士堂

畢少董亦聞初修老子廟有道士畫壁老杜所謂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者也嘗以其壁募人買

畫工亦妙手也以三百千得之於是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東西壁況之洛河渭亦各成矣壁當冊畫鄭以屬隱士隱士亦嘗有若畫工者得以至者累歲誰當其東壁隱士以讓畫工畫工辭故當讓者冊三隱士遂執東壁畫大地隱士初落筆作前驅一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一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去於是各解衣盤礴條次絲管不復相顧及成工來觀其初在不相許之色漸觀其次遞遞咨嗟歎節及見輦中人工隱叟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其有見焚作其不敢一日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

當相當賤曰然雖可比騶馭近侍清貴也當相當清奇勝秀可比帝閣至于輦中人則帝王也當相當莊凌口未也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龍秀之態謂賤隸若此則何以作近侍近侍縱可強力少加則何以作輦中之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則不足以爲畫矣今觀之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也治觀輦中之人其出乎當相若吾平生未嘗見者吾固畫中亦未之見此所以使吾慚愧駭服隱士曰此畫世間人也有所作然且乱輪囷人間人耳人間人則兩目其象皆塵俗雖騶賤與世他工不同要之但自作人間人耳工往往自致其學以窮貴賤之品隱士能其事少矣因余計隱士之畫如韓退之作海神祠記蓋旁與便言海之爲物於人間爲巨大使他人如此則後必無可繼者而退之之文累千言皆浩瀚無涯盡力勢而不窮文盡而不困乎於宇天下而似畏縮若其終不得已世之作文者孰能若是故於論隱士之畫也亦然

刻畫　楊慎　丹鉛錄

王廙嘗云吾自問政而後得所畫節罷承路人嘉木連理之木波而始見於今鄭公濟渭漢李翕王稚

子高貫方桑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妙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猶存矣今見絳州所得漢圖見之模又按上象之輿地紀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三丈餘上爲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嬰兒其一乘夜啓有美人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宋場監漢碑上金鏡磨母子卯初無文字但有人物漢時之作碑刻猶不止如今丹鉛所云而已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

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胄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

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胄之屬

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之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寶繪堂記　蘇軾後同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

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

耳豈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以請者足

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襪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

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契厚無間如此也

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

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寺院作水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益難得而世之識眞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書吳道子畫後

智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眞僞也然世罕有眞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

書朱象先畫後

〔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

文以達吾心盡以寫吾意而已[illegible]本[illegible]
進身卒從事於[illegible]之亂或者以達寧君病余以為不然
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寶之
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
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辭以拒師使
之阨于畢[illegible]琴竹[illegible]其幼皆為彈[illegible]氣和神不
知向人所在內兄蕭岳使彈終日遂[illegible]無忤色識者
知其不可[illegible]辱也使立本如子男之遠其誰能以是
師辱之今宋君無求於世雖下公其人其何道使之
踴其辭而輕雖余亦得攫攈其旁也

跋東坡竹石　朱熹　後[illegible]

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
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者尚可想見也

跋唐人蘇〔?〕牧牛圖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犢故[illegible]不待見而知此畫之為
真牛也[illegible]
尤[illegible]其若[illegible]以田而若起以歸者此[illegible]未必知
也[illegible]不信然

記試畫　百川學海

[illegible]日徽宗政和中建[illegible]學用太學法補試

[illegible]以古人[illegible]句[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
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
著工夫惟一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而
已便見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
得而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
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
魁選夫以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為上亦猶
科舉之取士取其文才角出者為優二者之試雖下
筆有所不同而於得失之際只較智與不智而已

[illegible]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六

後學吳興茅一相校

古器

古器說　　蔡氏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後世由漢武帝汾陰得寶鼎因
更其年元而宣帝於扶風亦得鼎欵識曰王命尸臣
官此物色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而單于遺憲
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
記所彰灼者逮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獲古鼎器
梁　之遴好古愛奇在荆楚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

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為
事獨國朝來寖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為之倡
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
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
長安號古多簋敦鏡甗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
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
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欵由是學士大夫雅多
好之此風遂一煽矣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
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平生所得暨其
聞睹者作為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

至元符間太上皇即位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
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傚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
古圖所藏者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所
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為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
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矣獨政和間為
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
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
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制作於是
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嘗有旨以所
藏列崇聖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子

尚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瑣闥密窺聽臣僚訪諸
左右知其為誰繇其博識味其議論落於人物而考
驗之詳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諸物非
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取篆隸且累數至
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象凡
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又創
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諸閣咸以貯
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盡
刓沒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尚考驗者俄遇僭亂
侗闕都邑方及覆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

悉入虜營大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存公散亾之跡爲
牛尊象樽之規模龍龍雁足之典刑皆以供戎馬供
熾炭熙鑄法滅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國之恥莫甚
乎此吾之所爲於邑至於圖錄規模則斑斑尚在期
流傳于不朽云作古器說

張世南宦游紀聞辨古　　陶宗儀 輟耕後同

宋番易張世南宦游紀聞云所傳古書古器前輩蓋
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
搨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爲一體殊不知
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

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
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於熱熨斗上以黃蠟
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搨謂以紙覆其上就明
窗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
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爲真古其製作有雲紋雷
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
目飛廉饕餮蛟螭虬龍麟辟邪鳩蛇鹿馬象鶴夔
犧蛙鳧雙魚蟠虺如意圓絡盤雲百乳鵝耳貫耳偃
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穟
草瑞草篆帶[illegible]星帶[illegible]輔乳[illegible]以碎

乳[illegible]之類凡古器制度一
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鐘鹿馬洗[illegible]耳壺之類是
也如有款識則以款識名如周叔液鼎齊侯鎛之類
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illegible]鼎[illegible]尊[illegible]彝[illegible]舟[illegible]
[illegible]卣[illegible]卮[illegible]
[illegible]斝[illegible]觶[illegible]
[illegible]角[illegible]觚[illegible]
[illegible]敦[illegible]簋[illegible]
[illegible]壺[illegible]
[illegible]豆[illegible]鋪[illegible]
[illegible]甗[illegible]鬲[illegible]盤[illegible]匜[illegible]

[illegible]杅[illegible]錞鐸鉦[illegible]鐃鍾
[illegible]盤洗盆鋗[illegible]
鐃成[illegible]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
筆杖頭蹲龍[illegible]提梁龜蛇硯
滴車輅托轅之屬其大槩[illegible]知此名亦
[illegible]款識乃分[illegible]陰字是凹入者
刻畫成之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
不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
間歲月寖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
以極薄爲真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
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

鑄其義亦精今僞不及必竟異而終須自然古色方
爲真古器也

趙希鵠洞天清錄辨古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嘗見夏琱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竅以其刻處成凹也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是僞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

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爲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淘易盡至有鋤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僞者以漆調朱爲之易辨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上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款與識不同款乃篆字

以紀功所謂銘書鍾鼎夏用鳥跡篆商用蟲篆周用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用楷書唐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囊字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爲決非三代物也款乃花紋以爲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古人作事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之筆畫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

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爲三也今設有古器款稍或模糊必是僞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款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古也僞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是也先塗僞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釅醋調細碙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臘茶色候如漆色急入新水浸成漆

色久穢變而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緑鏽色三者正
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匱並不發露然
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閧不能逃識者之鑒古
人惟鍾鼎彝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尚戒則有識
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但辨其體質款紋
顏色臭味足矣夫二書之論銅器固已燦然其備然
清脩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録以求其源委
如薛尚功款識法帖及重廣鍾鼎篆韻七卷者宣和博
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俅嘯堂集古録黄魯東觀餘
論董逌廣川書跋翟書皆當熟味徧參而斷之以經

庶可言精鑒也

筆衡論古窯器

宋葉寘坦齋筆衡云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秦
漢所謂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
末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秘色窯器世言
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陸龜
蒙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霄
盛沆瀣共嵇中散鬭遺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
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
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爲魁江南則處

州龍泉縣窯質頗麤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
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
京遺制置窯于脩内司造青器名内窯澄泥爲範極
其精緻油色瑩徹爲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比
舊窯大不侔矣餘如烏泥窯餘杭窯續窯皆非官窯
比若謂舊越窯不復見矣

論墨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
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爲
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

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
老松烟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
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
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烟墨亦不積宋熙豐間
張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祐
間潘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蒲大韶梁杲徐伯常
及江南齊峯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
得法清黑不凝滯彥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
所傳可以倣古

終

琴賦并敘　嵇叔夜　文選

余少好音聲長而玩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猒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代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才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爲之賦

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磪嵬岑嵓互嶺巉巖岝崿嶇崟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洶湧騰薄奮沫揚濤瀄汩澎湃蜿蟺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回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繹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愿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儔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遊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闞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

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騩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梧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爲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般倕騁神鎪會裛廁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籍以翠綠弦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爚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將興固以

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
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
以相屬沛騰遌而競趣翕韡曄而繁縟狀若崇山
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峨峨怫惘煩冤紆餘婆娑
陵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
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
響於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
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泠絃調心閑手敏
觸攙如志惟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
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遊躇跱拊絃安歌新聲代起

歌曰陵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餐沆瀣兮
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
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
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
飛纖指以馳騖紛𩦸𩤢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抑
按捋桓毓養從容祕翫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
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爛英聲發越采采粲
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
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不倨或相凌而
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掎以慷慨或怨𡡮而躊躇

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疎或參譚繁促複疊攢
仄縱橫駱驛奔遯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奇
偉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
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
邀隙趨危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曾崖紛文
斐尾綝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批擽捋縹
繚潎冽輕行浮彈明嫿睽慧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
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
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
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

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
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
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
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荊發西秦紹
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
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
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絃更唱迭奏聲若自
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
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
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游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

閒止非放逹者不能與之䫫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閒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慼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懽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悆淑穆玄真恬虛樂古弃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之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

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千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踴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降舞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况蚑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辭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琴論　陳暘　樂書後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者士君子常御之樂也樸散而爲器理覺而爲道惟士君子樂得其道而因心以會之蓋將終身焉雖无故斯須不撤也故能出乎樸散之器入乎覺理之道卒乎載道而與之俱矣然琴之爲樂所以詠而歌之也故其別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有調堯之神人暢爲和樂而作也舜之思親操爲孝思而作也襄陽會稽之類夏后氏之操也訓佃之類商人之操也離憂之類周人之操也謂之引者魯有關雎引衛有思歸引之類也謂之吟若箕子吟夷齊吟之類也謂之弄若廣陵弄之類也謂之調若子晉調之類也黃帝之清角齊桓

之號鍾楚莊之繞梁相如之綠綺蔡邕之焦尾以至玉牀響泉韻磬清英怡神之類名號之別也吟木沉散抑抹剔操擽擘倫擬綽璅之類聲音之法也暢則和暢操則立操引者引說其事吟者吟詠其事弄則習弄之調則調理之其爲琴之法十有三先儒之說詳矣由是觀之琴之於天下合雅之正樂治世之和音也得其粗者足以感神明故六馬仰秣者伯牙也鬼舞於夜者賀韜也得其妙者幾與造化俱矣故能易寒暑者師襄也召風雲者師曠也幽足以感神明大足以參造化然則琴之爲用豈不至矣哉

古琴制

古者造琴之法削以嶧陽之桐成以檿桑之絲徽以麗水之金軫以崑山之玉雖成器在人而音含太古矣蓋其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朞之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弦有五象五行也腰廣四寸象四時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暉十有三象十二律也餘一以象閏也其形象鳳而朱鳥南方之禽樂之主也五分其身以三為上二為下參天兩地之義也司馬遷曰其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由是觀之則三尺六寸六分中琴之度也八尺一寸大琴之度也

或以七尺二寸言之或以四尺五寸言之以為大琴則不足以為中琴則有餘要之皆不若六八之數為不失中聲也至於弦數先儒謂伏犧蔡邕以九孫登以一郭璞以二十七頌琴以十三揚雄謂陶唐氏加二弦以為會君臣之恩桓譚以為文王加少宮少商二弦釋知匠以為文王武王各加一以為文弦武弦是為七弦皆聲不過五小者五弦法五行之數也中者十弦大者二十弦法十日之數也一弦則聲或不備九弦則聲或太多至於全之為二十七半之為十三皆出於七弦倍之而於二變二少以應七始之數也為此說者蓋始於夏書而蔓衍於左氏國語是不知夏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豈為左氏者求其說不得而遂傅會之邪故七弦之琴存之則有害古制削之可也

宋琴制

宋朝太常琴制其長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象周天之度也絃有三節聲自焦尾至中暉為濁聲自中暉至第四暉為中聲上至第一暉為清聲故樂工指法按中暉第一絃黃鍾（按上為大呂）二絃太簇（按上為夾鍾）第三絃姑洗（按上為仲呂）第四絃蕤賓（按上為林鍾）第五絃為林鍾（按上為夷則）

則第六絃為南呂（按上為無射）第七絃為應鍾（按上為黃鍾清）此各隨鍾律彈之故不合中呂之商中太平之曲非無制也誠損二絃去四清合先王中琴之制則古樂之法不過是矣唐李冲操琴適中呂黃鍾無射三宮之說若未究其本矣先儒之論有宮聲又有變宮聲已失尊君之道而琴又有少宮少商之絃豈古人制器之意哉其害理甚矣

琴操

自三代之治既往而樂經亡矣樂經亡則徵於詩而詩虛是一經缺而三經不完也今夫琴者君子常御

樂蓋所以樂心而適情非為發憤而作也若謂手物可詠者詠之可傷者傷之大為典誥小為雅頌而諷刺勸戒靡不具焉其利於教也大矣古之明王君子多親通焉故堯有神人暢舜有思親操襄陵始為訓佃妨湯以至文王拘羑周公越裳成王儀鳳老聃列仙伯牙之水仙懷陵孔子之將歸猗蘭曾子歸耕殘形之類大抵因時事而作豈為憂憤邪後世論之者過也降自唐虞迄于晉宋著琴者八十餘人周秦以前其聲僞質漢魏而下其音淺薄故漢末太師五曲魏初中散四弄其間聲含清側文質殊流吳弄清潤若長江緩流有國士之風蜀聲峻急若激浪奔濤有少年壯氣凡若此類不可勝數然世罕知音反以筝勢入琴譜錄雖存其亡益乎

琴制

琴之為器有龍池者以龍潛於此其出則興雲而以澤物而人君之仁如之有鳳池者以南方之禽其浴則歸潔其身而人君之德如之有軫池者亦曰軫杯以其急於發令切須以成禮也池側有鳬掌二所以護軫之動而合制也鳳額下有鳳嗉一所以接喉舌而申令者也琴底有鳳足用黃楊木表其足色本乎中臨嶽若山嶽峻極用紫木表其亦心也人有若額於臣有俯就順有之象也鳳翅者左右翼之有副蔵人主之象也龍唇者聲所自出也龍齦者吟所由生也龍口所以受絃而其鬢又所以飾之也鳳額所以制嗉而其臆又所以承之也摠而言之琴長三尺六寸六分當朞之日也腹中天地二柱當心脊之任也天柱方厚七分居姑洗仲呂之界地柱方厚六分居南呂無射之界若定位小差近上則損上聲近下則損下聲當中心則其聲品節矣然斵製之妙蜀稱雷霄郭諒吳稱沈鐐張越霄諒清雅而沈細鐐越並鳴而響亮究唐明皇反蜀詔雷儼待詔襄陽馮昭亦善攻斵斵之不俗節使房公旬聞之見賞又一張仍贈之詩自是馮氏門其價滿矣

琴暉

琴之為樂絃合聲以竹為標令律以記臣自臨嶽際下至龍口衡絃以度則為中律自承露至臨嶽下際以仲呂為中界仲呂上至臨嶽下際以太簇為中界北夾鐘姑洗蕤賓林鐘夷則南呂之類取足又以太簇鈕至龍口而歸數足矣自古惟十有三其一象閏蓋用蚌蛈為之近代用金玉瑟琵水晶寶木間有紋

之義蓋所以示其叩擊以節奏緩急而已俗傳指作徽纏之徽誤矣

手勢

古者手勢所象本蔡氏五弄趙耶利所修也左大指象天左中指象日右無名指象月右大指象大風右食指象青雲右中指象高山右小指象地右無名指象下水龍行者指行如之虎行者指步如之蟹行者倫指如之鶴行者鶴指如之輕行者泥指是也儒父吟未按猿子是也亦生鶴小起手是也仙人笑下瑯是也然彈琴之法必兩手相附其猶雙鸞對舞兩鳳

同翔要在附絃作勢而不在聲外搖指趙師彈琴未有一聲無法凡一弄之内有側殊途一弄之中莫不有陰陽派潤至如楚明光白雪於清調中彈楚清聲易水風歸林於清調中彈楚側聲登隴胡笳於胡笳調中彈楚側聲竹吟風哀松露於胡笳調中彈楚清聲若此之類則一一可謂妙矣

琴聲經緯

古人之論琴聲有經有緯有從宮商角徵羽文武以下爲經聲由黃鍾及大呂間聲以上十三聲爲緯聲也凡附聲陰陽聲武成聲吟詠聲淡舌聲始凡聲五音始五調聲長纏聲胡笳聲十八聲吳聲蜀聲齊聲楚聲度絃掐聲感嚮抑揚聲吟聲絃紐掠聲長彈掉指聲楚清側聲雅贊側聲獨扶輪指聲寬美清聲商壁遠側聲凡此二十四聲爲從聲也右七絃爲正十三暉爲副正副相應一絃合十三暉升降同爲九十一聲參合太虛一氣運九十種聲如此其變亦已盡矣至於取聲之法又有木有泥有散有木有剔有擦有聲有絲有環有滾有倫以摂之說去四清一變以諧音律則琴音調而天下治矣[illegible]

[illegible]

論彈琴十指宜十一要

打絃欲合右以欲中[illegible]欲不浮重欲不虛摽欲有擇[illegible]欲自然力欲不[illegible]欲[illegible]有緩欲不斷絕欲不亂

[illegible]欲安穩欲專遠欲閒伸欲絲指欲堅

[illegible]太米而抑多取而雜其情如按其重如攫其鉤

如壯其說若蹴用力而緊絞指而鬬其緩若昏昏其生

若奔

五綴 頭足搖動妄肆瞻視錯亂中綴精神散慢下指蹤雜

大病小病

大病有七 坐無規矩搖頭足一也開口努目以縣志氣或覷視上下瞻顧左右二也眼目疾速喘息氣粗進退無度形神散慢三也面色變易或青或赤如羞慚四也有攻之歲久取聲雜亂不盡五音雖能取聲不解用指手勢煩劇按指不當五也調絃不切聲韻不律動失正悲聽無真聲六也彈琴之時吟猱過度節奏失宜音韻繁雜自以為能有失古意七也

小病有五 彈琴之時身則欲側手勢繁亂打絃用指輕重不約一也若左右搶用甲其聲焦枯雖有悲思全無音韻聲不約乎二也左右手用肉多其聲濁鈍音韻不清取聲緊重散其清爽三也左右手甲多肉以音韻不鈞取聲輕重疊句度急燥不較音韻四也取聲遲緩音律不續句度不成調弄無味五也

十二病總論

蘇翰林易簡曰凡彈琴蓋以寫意適性適時之意以

調暇簡節為本句度節奏不可太過取聲偷比不欲臘越用指甲肉相兼則其聲清美右手用絃不得太高亦不得絕音而拋又曲亦不得按著別絃兩手必欲相附如雙鸞對舞兩鳳同翔使徽不可誤按彈絃不可錯鳴弄吟不可不盡起伏不可無法疊不可不曉句讀音逗不可無節置琴於前身須卓然先定神氣兩手視之若無琴然取手作用須作精神心志絕慮情意專注不得用力努張精神不得令筋骨寬緩有甲手背悉欲調暢按絃用力勿令人知輕重急慢不得斷續用指手勢悉依法度取予疾徐皆須得體目視左手耳聽其聲目不別視耳不別聽心不別思志不雜法無問有人無人又須常嚴如對長者一則發韻雅正二則感動幽明仿亂作大努精神疾遠不若置琴默坐古人謂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是也若能絲此十二病得其指布去其失門妙矣若夫天性聰明取聲奇異性出於聲聲出於心此殆神妙又不可論此也

射

射經決 王琚

射必中膺何也一腰正當頭一腰橫順肩執弓必

中在把之中凡欲當其弦心也以弓當左膝前竪按
𤓰稍吐下弰向前微令上頭向右然後取箭從此手
微拳令指第三節齊平以上指捻箭三分之一加於
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捻之謂轉弓令弦稍離
身就箭即以右手尋箭羽下至闊以摭頭第二指節
當闊約弦徐徐送之令保括當准如此翻使當於心
又令當闊羽向上弓弦既離身即易見箭之高下取
其中平直然後撑弓雖開目睨其的按手順下引之
令滿其持弓手與控指及左膊肘平如水准令其肘
可措杯水故曰端身如幹直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

也架弦畢便引之比及滿使臂直是也引弓不得急
急則失威儀而不主皮不得緩緩則力難爲而箭去
遲唯善者能之箭與弓把齊爲滿地平之中爲盈貫
信美而術難成要令大指知鏃之至然後發箭故曰
鏃不上指必無中矢指不知鏃同於無目式之至也
或以目視鏃乃上視帿中則非此爲無術矣故矢在
弓右視在左箭發則厭其箭服其辟側其鋭目以注
之手以指之心以趣之其不中何爲也又曰矢量其
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支體調其氣息一
其心志謂之楷式知此五者爲上復故曰莫患弓軟

莫當行遠若患力羸惟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
和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
體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
之漸至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爲術成或升其的於
高山或致其的於深谷或曳之或擲之使其的縱橫
前却所以射禽獸與敵也凡弓惡右傾箭惡其觸
頤惡傍引頭惡却垂胸惡前凸背惡後偃皆射之骨
髓疾也故身前竦爲猛虎方騰額前臨爲封兕欲鬭
出弓弰爲懷中吐月平箭闊爲弦上縣衡此皆作威
容之稱也○又曰凡控弦有二法無名指疊小指中

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竪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
壓勾指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術胡法力少利馬上
漢法力多利步用然其持妙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
指末齪弦則致箭出又傷羽但令指面隨弦直竪即
脆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爲神而秘
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亦爲妙爾其捻弓欲使把前
入扼把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承却其頭指使
不得則和矣有務而俊快也射之道何失哉○井儀
開弓形所謂懷中吐月也○襄尺襄平也尺曲尺也
平肘所謂肘上可置杯水也白矢矢白鏃至指也

所謂彀率也○剡注注指也以弓弰直指於前以送
矢俗所謂綫控也剡銳也弓弰也厭其弰○參連矢
行急疾而連參也
[步射總法]左肩與胯對垜之中兩脚先取四方立後
次轉左脚大指垜中心此為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左
手開虎口微鬆下二指轉弝側臥則上弰可隨矢直
指的下弰可抵胛骨下此為厭其弰右手摘弦盡勢
翻手向後要肩臂與腕一般平直仰掌現掌紋指不
待開露此為厭肘仰腕射經曰無動容無作色按手
顧下引之令滿取其平直故曰端身如幹直臂如枝

箭發則厭其弰壓其肘仰其腕胸凸背偃皆是射之
骨髓疾也
[步射病色]開弓勸手謂前手太高後手低不平開弓
現手謂前手太低後手高開弓偃弰謂身在頭偃前
手筵仰兩摘謂不發用力及前後分解不齊所弦謂
是箭分弓寄擇不轉腕微鬆手鉗脫兜謂手太鬆
側提手兜劉弰弰子大一作背下弰倒右肩後手約
謂手側不仰腕後手小謂斂定了不放手後手偃後
手捲二一作謂拋箭不直便成剪弦刻手
前後手法宋虞宗邁太尉釋撥[illegible]當說文云側手擊
物曰撥謂當後手如擘物之狀令箭與肩一般平直
是也撥劉說文云擘撥也謂後手指弝後手控弦
如用力擗撥之狀綫剔說文云綫斷也謂前以後
手摘弦如綫斷之狀翻手向後仰掌向上令見掌紋
是也控俗作㩳說文云控擲也謂當以前手豎弰如
擲物之狀令上弰指的下弰抵胛骨下也
[馬射總法]勢如追風目如流星滿開弓緊放箭目勿
瞬視身物俗坐不失其鞍舍矢如破
[持弓審固]左手垂下微曲大指鞲兜第二第三指着
力把弓箭餘指斜籠下弰指左脚面曲右手當心右

脅貼胁以大指第二第三指於節上四指絃叉捉弰
箭笴與手齊文曰持弓審固事須知垜在南時面向
西右手捉弓左當弝仍令箭笴兩相齊
[抹弝數弦]欲身微曲注目視的左手輪指坐腕兜弓
箭如懷中吐月之勢縱以左手第一指與第三指靠
心斜入撥弦令弓上傳右右肩後舉左脚二移其
步以取箭文曰舉弝撥弦橫縱脚輪指坐腕身微斂
上弰斜傳右肩腰左手持把頓當心
[抹羽取箭]以左手三指承下緊抵前四指五指鉤落
上箭先舉右脚併步令左手指弰抵箭以二指按箭

三指斜搭箭四指五指向裏斜鉤左手二指三指緊
絟扣箭至鏃（訣）曰前當弓弝一般齊二實兩虛勢滿
離小指取齊爲緊鏃抹羽入弦無轉迸
當心入筈 右手第二指緊控箭筈大指捻筈當心前
手就後手撥餘入筈左脚尖指垜脚跟微出右脚橫
直鞋校對垜淺坐箭筈左手第二第三指坐腕嚮前
雙眼斜覷的（訣）曰右手二指挹箭筈兩手相迎穩入
弦捻筈當心斜以帖緊腕兩膝直如衝
鋪脚系弦 兩指把弝指出前手微合上背兩臂弦曲
不可與弝左手略指定第二指過弓弝節上大指面

緊者弓弝屈起指節餘指實屈鋪下前脚左右脚膝
着力同入筈法（訣）曰前脚鋪下若推山右指彎弓緊
扣弦兩臂稍曲不展[illegible]又牽須用緩撥存
欲知鏃至 以左手第一二指知箭弝外覷帖側手引箭
至鏃大指前定正急帶爲進凡鏃與弝齊爲滿半弝
之間爲實緣畧盡右矣射有及者大抵脅肋脚膝着
力亦可入筈法（訣）曰開弓發矢要欲身弝外分明認
帖身前肘上稍變曲等肋脚膝力須了
極力遣箭 床腰出背上弱盡地下消得右肘後手仰
虎極力凡後肘過肋倚後手向後並下猛分虎口若

力向下急拆轉處以第四第五指緊鉤弓弝兩肩乃
出則箭力倍勁（訣）曰弱去猶如弱斷把弓發應同撤
折弦前弱盡韃後並脅極力遣出猶有然
挽弦入弰 後箭兩手相迎直右手過脅曲左手搽弦
以左第二指取箭前脚跟着地聳身稍欲雙眼覷帖
曲右手貼肘以左手第二第三指側手羈餘在右手
上箭仰腕過肘取箭（訣）曰右指羈箭當胸出左手搽
弦箭並右箭已中將無動手抹羽入筈法如前
弓有六善 一者性體少而勁二者太和而有力三者
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

張便正凡弓性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
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
而極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
揉其材令仰然後傅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爲筋也凡
弓節短則和而虛[illegible]節長則健而柱[illegible]
[illegible]節得中則和而有力仍弦聲
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
弱而不勝矢則膠之爲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弱
強者筋而不在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
弓所以爲正者材也利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illegible]

務由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五御

鳴和鸞疾徐之節　　逐水曲周還之節

舞交衢折還之節　　過君表作止之節

弈

弈旨　　班固

北方之人謂棊為弈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角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豫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頹壞不振有似瓠子泛濫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賞蘇張之姿參分有勝契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原弈　　皮日休

問弈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作為是信因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弈之為技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求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其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為負之勢不兵甲而斧斤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有此死彼得彼失此迎蘇秦之合從陳軫之游說偽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偽則亂是弈之必然也雖弈秋存出必用兵古嘗試論之夫堯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出其纖謀少智以著其術用爭勝負哉堯之世三苗不服以堯之仁苗之慢堯兵而殂之猶羅人殺鴿獵人殺鯤鯨者然堯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德然後有苗格焉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豈能以害詐之心爭偽之智用為戰法教其子以伐國哉則弈之始作必起自戰國有害詐爭偽之道當從橫者流之作矣豈曰堯哉豈曰堯哉

序棊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余二弟游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弟之戲如其第書之使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

貴者而貴之其使之必觸也必求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殺也得失焉則若有餘得暇焉則若不足余詳觀之以與其始則皆類也奕子一棊之而輕重若是適遇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來之否而避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逸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奕之貴賤於奕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

侵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攻觸者歟彼來而避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設以二較其二者歟余累者徒也觀其始未有似棊者故序

博奕論

韋弘嗣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玩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

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

吵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自
行無包文武並驚博選良材旅創畢俊設程試之科
垂令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
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
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
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
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奕矣假令志士移博
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
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
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知名立而鄙賤
遠矣

用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王安石

葉侯越者姓胄出實楚葉絳亦維窮遠祉蓋傳累葉
心大有所潛有高木宵飄飄家云意強御寔能攝
辟雍海環流用汝作舟楫開胸出妙義可發賤起廢
詞如太阿鋒誰敢觸其鋏聽之心漸服難者口因囁
時飛欲義戢戢綴陪令跕跕忘情象上馬適志夢中蝶
君今歸無求在谷惜所挾我戲但彼惑飭棊非我諜
經綸安所施有寓聊自愜棊經看在手棊訣傳滿篋
少年棊勢打側寄卒引出樹杼山林彼刺險渦港艇
一抨當自副當熱管忘筵反噴袖襪子但守一經勞
云半等殘生朽筴何足摺歡肰佰手敵便與對七筴
縱橫子隨局腦脾辟出堞樵父強遂攜牧奴停晏饁
旁觀各技癢竊議兒女囁所矜在得喪鬪此更心慄
熟視龍兩手徐思撫長鬚微吟靜悄悄堅坐高帖帖
木快巖谷叟斧柯嘗爛浥趨邊耽局縮穿腹愁危葉
或撩關以攻或覷眼而擪旨去劫逃腹眼限或竄行伺擊或
猛出追躡措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外示閑暇伐
事先和燮或背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粗見形勢驅
除令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并包懷攝或僅殘尺寸如
黑子看曆或橫潰瀰散如尸僵血喋或慙如告乏或

喜如獻捷陷敵未甘虜報仇方借俠諱輸寧斷頭悔
悟乃批頰終朝已罷精既夜未交睫翻然悟且嘆此
何宜劫劫吾輒惡妨行陶侃懲廢業楊雄有前言筆
雖存往牒晉臣抑甫子稜侯何寄涉谷城子爭道拒
父乃如輒爭也貫通德豈如私門快嬉戲成况窮若此
殆天所厭如今劉與李倫等安可蹈試令取一亮
乏寸金鑷以此待君子未奧同參協操具投諸江河
耕而德獵

象山棊　王露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棊如是者累日棊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棊一副歸懸之室中臥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棊工對棊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棊凡來著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棊反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須善令其着棊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棊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六雜藝棊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七

門生臨安姚貫考校

總論

論天下強弱之勢　李德裕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能強能弱者上不能強不能弱者下強而示之以弱者其兵多勝弱而示之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振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併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去居岐山之下而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強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李靖逐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孔明抑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擾關中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晉室東而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七首而激秦以速亡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為弱在俛仰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

前此以弱為強也其爭衡上國而卒滅於句踐名伯
欲分趙地而卒亡於韓魏此以強為弱也審強弱之
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幾乎可定

漢之禍凡六變　蘇軾策問

聞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
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
與亡者常出於此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
帝之世天下既平矣謀後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
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
及至呂氏之禍則出於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

之變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
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
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有此而無憂至
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難方熾則又以為
天下之憂在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匈奴破滅宜
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憂
之王氏也世祖既立懲韓彭之難中興七國之禍
而下懲王氏之禍於是使諸侯不任以事故其
同姓之封而削三公之權以為萬世之患盡去矣及
其衰也宦官之權以[illegible]相與[illegible]

朊而遊談者以為天子[illegible]宦官而前宦官則天
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任諸將而內倚其君[illegible]
誅鋤遺燼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此六所憂
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常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
為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勢有以取之[illegible]
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
敗其亦可以理推力收而見之為此今將使事有
為之難患至而為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
教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到文而茍質而敎
猶歟有者亦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爲

者歟抑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論土崩瓦解之勢　徐樂

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
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
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
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
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
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
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
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

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
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
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
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
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
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
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
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
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
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

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
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
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
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則使天下無土崩之勢
而已矣

論土崩瓦解蠹食魚爛之勢　李德裕

與徐樂書相發

天下之勢有土崩有瓦解有蠹食有魚爛所謂土崩
者一傾頹而不可收秦隋之末是也所謂瓦解者離
叛散而猶可拯漢之吳楚之變唐之安史之亂是也
所謂蠹食者其受患在外寖以及於內秦之於六國
是也所謂魚爛者其受患在內寖以及於外漢唐之
季是也夫秦隋皆以苛虐政威制海內而繼之以
胡亥煬帝之昏淫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
亂而政不修故陳涉李密之徒因時而起奮臂大呼
天下從風而響應國遂以亡而不可復振此之謂土
崩漢至文景之間可謂盛矣而吳楚乃因鼂錯削地
之故起而為難合七國之兵帶甲數十萬然不能西
攘尺寸之地而卒以敗亡唐至開元天寶之間可謂
盛矣而安史乃因中國無備之故起而為寇陷河朔
殘兩京然不數年而卒破滅蓋唐漢之德未衰而安

土樂俗之民衆雖有乘間竊發者猶可治也此之謂
瓦解蘇秦起韓魏趙燕之師約從而攻秦秦人開關延
敵六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
以賂之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奔逐北彊國請服弱
國入朝因利乘便宰割分裂壤凡及胥而六國之君
卒不能以自存此之謂蠹食漢唐之季皆權歸於閹
宦人主之立出其定策大臣廢置出其指呼姦邪諛
佞結為死黨而忠讜名節之士禁錮擯斥而不復用
及其甚也外召強臣以誅之閹宦戮而國亦亡故董
卓奮而漢祚衰全忠勝而唐室危皆弱自內始而卒

至于不可料理此之謂土崩。[illegible]之禍輕而土崩
之禍大。蠶食之禍[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故天下之患在
於土崩而不在於瓦解。蠶食猶可為而[illegible]則不可支
則其勢使然也。今[illegible]夷狄為侵盜戰[illegible]起而有瓦
解蠶食之勢，然當救之使不至於土崩瓦解猶庶幾
乎其可為也。不然禍可勝既哉

論變亂生於所忽

秦以三代封建王室削弱之故，罷置諸侯，中[illegible]名城，殺
豪傑而陳勝吳廣起於謫戍，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劉
項興而秦遂亡。漢矯秦失，裂土以封功臣宗室子弟

多者至七十餘城，使郡國相錯，而韓彭英盧叛於前，
吳楚七國變於後，至元成間，異姓諸侯王既已夷絕，
宗室之國唯食租稅，至乘牛車，自以為可以無患矣，
而朝政歸於外戚，王莽因以篡漢。光武中興，功臣所
封不過大縣數四，奉朝請而不責以吏事，宗室之國
皆有分限，切於外戚不使與政，可謂懲戒矣。其後閹
宦擅權，常侍之禍興，而董卓挾[illegible]間[illegible]以取之。至唐
因隋之制，罷府兵，[illegible]中[illegible]加於外，貞觀功臣雖世襲
之國，宗室無尺土之[illegible]，[illegible]代乃以女寵[illegible]竊禍
其後安史之亂，[illegible]分裂土宇，擁
租稅，私貨財，天子不得以制，而朱全忠因之，遂移唐
祚。國家懲藩鎮之弊，黜削其權，一切任以文吏，尺地
一民，甲兵貢賦，皆歸於朝廷，雖尺土不封之患，而宗
室外戚又非有過分之寵也，[illegible]又并以為藩衛[illegible]
制，夏人東招蕃部，南掏交阯，率皆臣為非有夷狄之
以兵維持制御之術過於前代，遼賊而金寇來，閒竊
發騎馳中原，遂有不可支吾之勢矣。自秦漢以來，規
模計畫，創法立制，所以措天下於安固者，莫不自謂
足以革前日之弊而曲盡其巧矣。卒之所以為之故
常出於思慮之表，其故何哉？豈在天者有默定之

數，而不可以人力為歟？抑在人者籌畫有所未盡，而
亂故生於所忽歟？[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徒不當而明致使之然
歟？蓋雖聖人創業垂統，立法以傳於後世，亦不能以
無弊。故太公為政於齊，尊賢而尚功，後世不免有篡
弒之臣。周公為政於魯，[illegible]而[illegible]，後世不免於陵
遲漸亡。三代封建，後世[illegible]以為[illegible]持制御之
術，初不害不善也，而[illegible]生於不[illegible]者，人事有所忽
而明致之勢使然也。惟能因其弊而救之，如善醫者
之治病，太寒則[illegible]之，不足則[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以實
濟所[illegible]，則[illegible]之以[illegible]，因病投劑，[illegible]其所偏而扶持

之使輕重緩急之勢常足以相催則庶幾乎其可也

論保天下之志

有天下者必有保天下之志然後王業可與有一國者必有保一國之志然後霸道可立蓋志者氣之帥而事功之所基也有志主於中然後見於外者必求所以保之之人而賢材於此乎進用必圖所以保之之具而政事於此乎修聚人民在所拊循之而害民者必除土地在所固守之而侵地者必却臨其所保之大小而大以王小以霸則其志之不同也至於怵而無立志竊竊然惟以保身為計賢材政事土地人民皆莫之恤則豈獨不能保天下及一國雖欲保身亦不可得矣昔日武王助上帝以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不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故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有保天下之志哉由武王推之則後之創業中興凡能與帝王之業於天下者皆其志足以保天下者也昔者齊小白曰先公優笑在前賢材在後國家不日引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而社稷之不血食故相管仲而授之以政豈非有保一國之志哉由齊小白推之則後之裂土分民凡能立霸道於其國者皆其志足以保一國者也至

隋陳之主則不然煬帝纘體守成荒淫失度婾取目前之逸盜賊滿天下而不知也嘗引鏡自照曰此好頭項誰將斬之其後卒有江都之禍陳叔寶據有江左不卹政事隋師伐之國危矣乃曰吾自有計遂與妃嬪同入于井其志如此身且不保而況能保天下及其國哉由是推之則古之亡天下與失國者槩可見矣夫志小者不可以語大志近者不可與謀遠志錙銖之私者不足與論萬金之儲志藜藿之食者不足以與議太牢之味而況於天下國家安危存亡之至計乎書曰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又曰功崇惟志射無志則不能以中的士無志則不能以崇功有天下國家者無志則不足以保民嗚呼君人者尚志取其所先務也

論除天下之患如治病　李綱

善除天下之患者如良醫之治病視其輕重緩急而為之方以其病之小者易其病之大者而徐圖之病在虛寒則必以熱藥補焉勢不免於有過則徐思所以涼之病在實熱則必以寒藥瀉焉勢不免於有過則徐思所以溫之故治洞泄者必至於痢而治強陽者必至於癰皆以小易大徐圖之而後安欲一投猛

有家鎮患者何人也方紛紛之時爲高祖之患者項羽而已漢兵追楚至固陵而韓彭之兵不至高祖謀於張良良曰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使各自爲戰則楚亦易散也高祖從之而韓彭果引兵來破羽垓下而楚遂亡夫張良非不知與韓彭之地廣其後必致於叛而謀如此者其意以爲楚之患大韓彭之患小不捐此地以許兩人則韓彭之兵不會而楚不亡俟楚既亡已除其患之大者而後除內其患之小者可也故卒許之其後楚亡而韓彭果反而誅之而天下遂定若良者可謂能知以小易大除患之術矣今天下之大患在夷狄盜賊之從賊其勢非復方鎮之制而假之權不足以捍侮而議者多復方鎮之制行將有尾大不掉之患若兩害然亦可謂不知輕重緩急之理欲除患而亂其可得乎嗚呼安得以子房圖後之策告之

商論

蘇轍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者何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彊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彊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于齊尊

賢而尚功周公曰[illegible]之臣周公治魯親
親而尊尊太公曰[illegible]乃大尊賢尚功則近于
篡親親尊尊則[illegible]殺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
削於強土之今[illegible]之政近于齊而周公之所以治
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彊而魯弱魯亦亡而齊亡
也

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

備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

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

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嚮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兩漢論　　　蘇轍

古之聖人制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己而不辭天下之人材力壯士爭出其力以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避此二者何為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為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出其力以翦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怨懟然臨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快然反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奉天下之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同其君之憂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為背叛之謀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疑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為無事乎其臣臣以為無事乎其君君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悍悍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雖能以相從惟其因

天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為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已之藉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己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為變哉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敢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俛首而奉其所為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為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於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為

帝王當是之時天□□□□□雅齊氏之為聽然
天下之英雄猶以□□是而為之終曹公之身而
不能以自安猶幸其□前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
而拱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為之臣故孔子曰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
情居下者十其上之攻者以為已之當其利也而不
知天下之爭心皆將蕩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
愈狹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衆也故曰祿

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五世矣而三桓之
子孫微矣嗚呼公室既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所
謂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
知也已

晉論　干寶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
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
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
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大小畢力爾乃取鄧艾於
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盡其事故能西禽
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
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
景王承基文王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
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光
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
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
錫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
弛寬而能斷故民詠維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
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
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

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
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
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
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
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
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
成桀蹠善惡陷于成敗毀譽脅於勢利內外混淆庶
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移從亂人禁兵
外散於四方方嶽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
辰石冰傾於荊揚元海□□撓之於青冀□□稱制

帝失守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
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
救之彼元海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
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
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
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
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
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
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
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

可以小道合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
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
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
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藪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
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
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
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
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
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
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

不遷是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
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
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於公劉遭狄
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至于大王為戎翟所逼
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
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于王季能貊其德
音至于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
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尊事黃耇以成其福祿者也
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
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

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
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
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
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
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
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
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
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
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
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代

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
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二之老風俗
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
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
進士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
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目
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
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
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
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

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而世族貴戚
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者皆奔競之
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
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
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
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泆之過不拘妬忌之惡父
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
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
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
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

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
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
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
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
以中庸之上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
於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
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強臣
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
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
中宗元皇帝

唐論　曾鞏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
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
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
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
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
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闇於天下而當世之法度
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
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
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

盛於太宗之爲君也出巳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末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

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亦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

又以其未備也[illegible]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因人生於文武之[illegible]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又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强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擅

負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收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一旦之變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

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肆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illegible]之世乃從役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

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惟恐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所以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大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

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倒戈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備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制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

故柄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衰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狃以成敗之遺跡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府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究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於山陽而德宗之世禁兵亦成幽燕是以亡山東北狩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於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終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家怏自欲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藩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七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八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君

論君道之大　程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然必君志先定則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致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聞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尚德樂道之風未孚篤信忠厚之教尚薄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

意謂宜明徙而力行之天下幸甚

論君道反求諸己　　　　賈誼

刻作其數千所從之不爲也者伏而精之文王作
然美里七年而後行免文王之既用定今般之
民安矣者自是之於可以者以手撥之弗敢
當事之入水弗敢投也昔者文王縱而撫其故
愛惡文王行敬其所見守法教于時是以濟多士
多士以寧小輔擬聲其則亦必已安也人以形微弗
上帝之則而其民亦其德矣則欲而象之也文王
忠之所在道之所欲百姓不受其死不而其勞從之

荊川稗編　卷之八

如集詩曰經始勿亟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令近規之民困之者燕王而
至明其所作之日日以樂故民樂而效弗敢而成命
其高因實其令其同民於明其召所樂而效之
至此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下至魚鱉
文君德樂而況於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
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民之報
也書曰大道其身夫不遠人皆有以之士
日而不中者不尽返之躬而反復之於己君國子民者

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

論人主之剛明　　　　李綱

人君不患于太剛而常患乎柔柔而不斷太剛者不能
無過衆然不失爲賢君柔而不斷則遂有昏亂之漸
蓋剛者多明柔者常暗明暗者賢君庸主之所以分
也漢宣帝勵精爲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不能無過
太剛之過之爲賢君者剛故也至元帝則優柔不斷孝宣
之業衰焉唐宣宗精於聽斷以察爲明無復仁恩之
意不能無過衆然不失爲賢君者剛故也若文宗則仁
柔少斷以致北寺之禍觀元帝寬弘盡下出於恭儉

荊川稗編　卷之八

號令溫雅有古風然有一蕭望之不能使自殺
至委用弘恭石顯牢固而不移此孝宣之業所以
衰而漢之紀綱遂至不振豈非以其柔而暗故歟觀
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慨然慕太宗之治太和政
事號爲清明然仁而不武錫令爲閹宦所逐而斥之
至委用李訓鄭注則一信之而不疑此甘露之事所以
禍及忠良不勝其冤而帝亦飲恨而沒豈非以其柔
而暗故歟夫人君取象於天則以剛爲德也取象於
日則以明爲德也剛而明之德而則不至於暴明不
至於察繼自聖帝明王何以加此至於剛明而不能

無過衆猜爲中材之君若夫剛抗而爲察明易而爲聰明則失其所以爲君之德矣雖欲建功立事追蹤古人惡可得哉

爲君難論上

歐陽修 後同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

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二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辭

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不可帝

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流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

人矣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言
勝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
不可專信乎予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
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
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
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
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
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

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
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
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
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
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
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
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
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終不以括
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
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
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所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
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
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
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
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
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
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
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荊人所敗
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怒自馳如頻陽謝翦因強起
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

而往遂以滅荊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
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
也[illegible]不可聽之[illegible]其言若不可用捨
之宜矣然必如其説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
謂秦之王非是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
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
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
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故焉
予嘗[illegible]所[illegible]趙奢[illegible]名將
也秦人畏奢[illegible]括之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

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當安趙王不
悟反間之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
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
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
知之外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
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
也前世之爲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論君道 第二　說苑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
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
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
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
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
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
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
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
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

言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
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
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著伯禽再拜受命
而辭

論虞舜高居之有天下

舜居深山木石之間[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有之間一善言[illegible]若決江河[illegible]之能禦
也[illegible]由[illegible]長而[illegible]由南
陽蹶[illegible]其在窮約之中一布衣[illegible]南面

而經營天下[illegible]策如石投水而置諸
掌其[illegible]而不服者必附[illegible]而後
已[illegible]天下[illegible]然[illegible]不如是不足以創
業中興[illegible]王之業也

論唐太宗所以致天下

自古[illegible]太宗者也尤
以[illegible]誅王世充
收[illegible]兵間冒鋒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問攻戰之

事則不答[illegible]宮馬武之徒[illegible]奴則報以不如[illegible]
人爲且視朝日昃乃罷講論經理夜分而寐雖身濟
大業而[illegible]如不及故能明[慎]政[刑]總覽[權]綱躬[illegible]
度乃[illegible]享國三十餘年海內稱治太宗起義
[illegible]斬宋老生擊敗薛舉仁杲破劉武周走宋金
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皆身爲大將削平僭竊四方
已定既即大位知守成之難委任房杜與謀大政
而魏鄭公王珪馬周之徒[illegible]必行言必聽以仁義治
天下數年之後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
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

幾致刑措享國二十餘年大以[illegible]王業之餘太
宗當隋[煬]之後[illegible]亦不數年間遂致
太平享國長久[illegible]足以致
帝王之隆也故[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志[illegible]而[illegible]
賢[illegible]之心太平之治[illegible]如[illegible]不[illegible]然[illegible]魏鄭
公之言曰五帝三王[illegible]何如耳[illegible]七
十戰而勝其[illegible]致[illegible]已克
而[illegible]然爲[illegible]湯放之紂[illegible]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
平[illegible]則[illegible]王所以撥亂致治者[illegible]如此彼後
唐莊宗[夾]河數十戰而後勝梁一得位號遂肆驕逸
不旋踵而失之矣尚能致治也哉

論宋仁宗勤儉致治　歐陽脩

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
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
祭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
大享於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祫于太廟者皆一而
不爲勞苦夫游娛[illegible]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
者則皆非所欲[illegible]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
常[illegible]然非特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
也中廢者二十餘[illegible]而時田於近郊曲宴于便坐者

屢纔一二而已故叙禮[illegible]寶藏[illegible]有小薦
于郊廟者多矣而[illegible]之[illegible]獻[illegible]之樂前
世之所[illegible]未始[illegible]之暇泊然凝神
不[illegible]所好惟[illegible]信之[illegible]
御[illegible]以[illegible]於前
開[illegible]之[illegible]大禹之勤儉也夫惟
一人勞於上[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天下享其豐
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位也澤
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
[illegible]持民[illegible]於治安躋俗[illegible]於富庶使海內蒙德安[illegible]

涵泳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勸與俊乂而驅致之也

相

論君臣之分　李德裕

古者君臣雖有尊卑上下之分而不若後世之邈然懸絕也上焉者必有所不召之臣故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武王之於太公皆待之以師友學然後臣之次焉者亦皆以誠相與以禮相遇故觀書之所以命君陳畢公而周詩之所以歌申伯方叔召虎仲山甫尹吉甫之流情文備至則君臣之際藹然可見矣

故能集賢者而任之如元首股肱之同一身父子兄弟之同一家事無不盡其忠無不同知無不言無不皆患則同其憂安則同其樂建非常之功而不以為難者君臣之際久而相得也秦制則不然尊君而抑臣用法度之威以臨之人君視有等衰求近益疏相接之意其君執然於上而視其臣如家吏僕隸然勿怪受欲之心其臣亦然於下而見其君如天之不可親視為之消相者非有常道而不行人自盡故李斯去疾之徒朝亡秦而王宋一言不合則具五刑而誅之其餘莫不畏罪持祿保位而取容及漢興以高祖之賢而蕭何不免縲紲以文帝之仁而周勃不免對吏景帝誅周亞夫武帝誅竇嬰劉屈氂等數人而東漢三公動輒下獄猶秦之餘使之然也太宗之待房杜明皇之待姚宋憲宗之待裴度武宗之待李德裕可謂善矣惟其君臣相遇之難而法度相去遼絕猶襲秦之遺風此德業之盛所以不能及於隆古而至於庸君則賢者踈而易去讒佞之徒取容而易合良以此歟

論重大臣　賈誼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

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

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頓讀曰鈍）亡恥奊（[illegible]）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音[illegible]）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罷讀曰疲）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聞譴呵則白冠氂（[illegible]）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illegible]）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illegible]）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

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任相　　蘇洵

此篇與賈生之論者參看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殺大宛使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

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令府史耳雖臣子為此亦不甚然尊尊貴貴之道

不若是變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亦宜
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
不服又況因有其罪而加之以其刑及其危相也既
以行其所為刑不如其不遂刑之一官而用之大法
其見其將皆豁於不為之禮貴賤同中罪而自沈夫
罪而自裁夫人不畏死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
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為
武帝以不見中非故數當天下多事朝廷震懼
之際何有不法皆各其罪而無所逃然則必其得之
如此而後可以貴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

不自愧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
其貴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臣僕然於上
不專其功名於其大者然後使其相自安以報其上
之為治者非責之不責而盡其私者也世自勉
以全其身安其貴位成其功名之為而吾又不可與
利而忘其君者而不顧者也

宰相當法周公　　韓愈

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
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
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
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
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
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
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
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
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
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
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
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

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
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
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
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
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
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
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
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
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
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

足以希會蹤慼至比於有絶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彌縫補益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論態臣篡臣功臣聖臣　賈誼

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強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齊之管仲晉之咎犯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爲擇

取焉足以稽矣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強君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爲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妒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事聖君者有聽

從無諫爭事中君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撟拂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不敢有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樸馬若養赤子

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

論腹心之臣　蘇洵

[illegible]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群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群臣所不得聞群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群臣之所不知禹

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闔閭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群臣所不與者惟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

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
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
機與有機而泄皆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
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
所假於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
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
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
文所謂主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
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
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

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
山之勢而聖人當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
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彼冢
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
而不致疑於其閒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
臣巨哉[illegible]出於千里之外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
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得以濟緩
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於上
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
君如天之遼然而不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

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
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
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
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
而天子恍惚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
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而愛之
如兄弟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尊其爵封其
祿重其權而後可與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宋太祖
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

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
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論權臣重臣　蘇轍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跡相近而難明天
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
其閒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重臣者天下
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
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同則是以皆效
之而無所喜也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
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

爲權臣耶必將內挽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
以外爲之先後予奪之柄然後天下以見己之權而
及其權之成也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
天下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
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
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
以不爭爭之不能而其勢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
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
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
安肆怠惰於其間齊除廢置已付以議其可否而不

荊川稗編　卷之八十八　二十二

求以爲己之私惠乃據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
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下有所不可必爲而羣
下有所畏忌而已今使其下所行者爲人臣者不待天
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專天下之民已也故
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
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
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
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嚴之勢
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
之際乃敢上章讜論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

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
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
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
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
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
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亦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
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
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
其迹當此之時尚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
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

荊川稗編　卷之八十八　二十三

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
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
天下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
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
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
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
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
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
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
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

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侮而申屠嘉亦卒非決之權臣由此觀之宰臣何損於天下哉

論忠智之臣

上忠智之臣為能察事之利害畢陳於其君而無隱而惟仁明之主為能以用其臣之言因事悔悟而追思之唐太宗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而魏鄭公常諫止之每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以諷切帝及遼東之役高

麗殊觳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甚厚以少牢祠其墓思禮有加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張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因罪戮之以絕後患明皇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後在蜀思其忠為之下泣遣使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若太宗明皇可謂仁明之主矣至高宗者則不然褚遂良既得罪韓瑗言於高宗曰遂良受顧命一德無二向論事至誠懇切部肯今陛

下後充舜戢被逐以來再離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悖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耶卒不從而至於許敬宗李義府之徒則網羅恩顧而不衰李泌嘗對德宗論盧杞曰楊炎之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許則退不悅問官非特杞惡之也方艱難時視陸贄如左右手及事平遭讒謗帝逐贄晚悟其言追之猶眷眷然至虛相裴延齡贄則既往經國既去猶思之不已嗚呼其去太宗明皇不亦遠哉

唐德宗任陸贄

唐史稱德宗在危難時聽陸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幸逐猶豫不能用以不亡者幸也是不然德宗於人多猜獨於贄無纖細必以事而諮納忠論諫無所回避帝多從之故興元撥亂反正實力而贄之所言多德宗不可聽不能行者雖其在危難時能聽納此乃所以不亡也至於事已平追仇盡言錄賢君有所不免故太宗失於魏鄭公而況德宗中材以下之主乎夫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思其已者不得而人思其次則後世之主如德宗者亦未

易多得也

論非常之功

有非常之人則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不能與昔者鮑叔牙薦管仲於齊公曰必欲治國家而令諸侯非管仲不可於是束縛而取之魯至則三沐而三熏之釁於廟而問之政管仲乃為陳所以治國而寓兵者行之數年合諸侯而齊公以伯蕭何薦韓信於高祖曰諸將易得無雙如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設壇場擇日而拜之以為大將軍信乃為陳所以還定三秦以弱

項羽之強者用其策卒破楚而高祖遂有天下太宗之為秦王也府屬多外遷王患之玄齡曰去者雖名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材也若終守藩無所事如晦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與共功者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之謀每議事帝所玄齡善謀而如晦長於斷二人同心協濟太宗多用其策卒定禍亂而身致太平蜀先主之寓襄陽也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而徐庶亦言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見之先主三顧之於草廬之中亮乃勸先主取荊州結吳為援以禦曹公先主用其策卒定巴蜀而成鼎峙之勢由是觀之方艱難時非有卓犖不羣之材烏足與論非常之功哉

論宰相以道事君

宰相以道事君者也故以固寵保身為深戒以薦進人材為職者故以嫉賢嫉能為最忌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夫宰相佐天子以治天下一物不得其所亂之階也拂規矩繩墨陳於前而君不能用則當去苟有患失之心則阿諛取容變作生事亦無所不至矣傳曰人

臣之職論一相一相之職論百官又曰使卿大夫各任其職夫宰相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一夫不獲自盡則可與成厥功進賢使能將衆矣有効之君乃為宰相有嫉妬之心則高材失容亡隣棄之失職者多矣李林甫之相明皇也自料上意而養君欲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窺伺微旨以固恩信以故當國幾二十年開元中大臣多由節度使為天子林甫時用蕃將巨邊則夷狄可滅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以久已權故安祿山則專道三勁兵蕩覆天下而王室遂微盧杞之相

德宗也率聚哀斂以中帝欲恨悱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矣其倡和迭作召怨挺亂皆杞為之朱泚圍奉天李懷光赴難泚解去杞懼其見帝斥已短即請奏召懷光勒在宗社賊臣之破賜若許來朝則賜賚遷延失機會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無朝懷光快快遂叛帝跳梁由是觀之宰相固寵諱身其禍至於如此豈非深戒哉林甫性陰密而柔佞若可親近崖穽深阻卒不可得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時相若張九齡李適之皆遭逐帝嘗御勤政樓見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過去愛其醞藉稱美之林甫即諭令請老遂坐廢于時有以材與聞者皆能行於天子抑遠之以故在位忌寵莫比杞陰賊陰狡賢者媢能者忌小忤已不傅死地不止顏真卿挺正險於杞惡之即令宣慰李希烈竟為賊害故宰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帝出奉天崔寧自城中來以播遷事指杞即誣殺之矯詔害物雖閫也王府猶發言自肆由是觀之宰相媢賢嫉能其害至於如此豈非鼓忌哉明皇在蜀與裴士淹評宰相至林甫曰是子媢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

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黙不應德宗嘗從容語李泌曰盧杞敢言人皆指為姦邪而朕不覺何也泌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真卿使希烈其害傷德多矣天下皆以為姦邪而陛下獨不知此乃所以為姦邪也嗚呼其真知言歟

論將相先國事忘私怨

蕭何曹參方議功定位有隙其後何疾亟惠帝問誰可代者所推賢惟參而參亦自知當相漢告舍人趣治裝既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而百姓安之作畫一之歌郭子儀李光弼初同居朔方氣不相下若仇怨然其後有安祿山之亂子儀泣涕分麾下兵與光弼薦之於朝與同破賊既而代子儀節度朔方營壘士卒麾幟皆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昔之為將相者以國事忘私怨至於如此非獨推為之為難而代其職不更變之為尤難此與藺相如引車以避廉頗寇恂託疾以避賈復先國事而忘私怨觀數子未知其孰賢至於修怨逞憾不恤國事如張延賞之沮李晟罷其兵柄力主會盟而致平涼之辱劉仁軌之憤李敬玄表請為帥以代己而致覆師之禍其賢不肖之相去豈不遠

哉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八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九

後學吳江皇甫汸校

將

論帥材

人材之難而帥材爲尤難也夫天下非無材因事而後顯故有大賢之姿而後郭李之功著有衛霍之雄而後成燕然之勳若今朝廷可謂多故矣而未聞卓然寄長算者豈循資格而不足以得其人歟將拘法制而不足以盡其用歟昔之將帥或奮於奴僕或出於行伍皆能因時以成名而今之士大夫間乃未見何

也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足百金之士十萬以北逐單于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此時趙幾伯然則付之以重任而以法制拘之使不得專欲其有非常之功不可得也議循資格而限以法制而責成功將帥之材出矣

英傑論　李德裕

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籠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

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然不為用為御之術惟
漢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
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
居布又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
求人苦之此不得不絕大決而[illegible]也蜀先主與
關羽張飛同臥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曾用此道
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為將與見道德之人接分正
之士非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浮詞足以近乎洞
開胸臆令見肝肺傾其身恩結其心鼓踊躍從之
不為薄矣祿山夷狄之奇材者也非將門英豪[illegible]

奇偉其戰鬪之氣擊刺之材去閫張遠矣天寶末安
專征之任置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由屏幃障
之下以其所據巢窟異國函陵屬僭至今為梗蓋恩
甚驕盈以至於亂僭以從肆蓄之豈不斯恨

御將　　蘇洵

人君御臣相易而相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
才將尤難御臣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
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
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
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
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
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
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
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
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
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全其才
以適於用況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
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
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
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

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
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
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
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
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
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
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
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
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
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

居之新閑絡之清界而後去之千里彼則皆各其志
常在千里也夫當以一飽而厭其志哉至於鷹則
不然彼一饑飼以一雀投一兎飼以一飽彼知不盡
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
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
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
擊搏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
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
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
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

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
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
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
何則高帝知三人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
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
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
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
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
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
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

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嘗
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
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
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
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將　　何景明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
之實也專命者勢行之機也故制于中者從成而敗
撓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繫
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

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任事必成
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騏
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騏驥之足者不可望
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
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將會也賞罰所以厲功
也使賞罰以衆將也獨任者得專其賞罰而專命者
得行其使賞者也是以功可就而將不可失也夫功
者事之集也將者勢之會也故功成而以爲功也
竊權擅以爲將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權撓外監
則志不一而日職夫成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

軍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獸鬬不破者也千犬牧羊不授者也故以一御衆則志定以衆制一則羣疑生是故千人與孤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犬牧羊不如一人[illegible]而走也昔者天子之遣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外寡人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齊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illegible]也知將不可以常[illegible]馭也淮陰一拜而為漢大將亞夫持節而為將[illegible]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也故制功者不惜

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齊用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秦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爲田單之籍而趙括爲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存乎上將也吾制之于己而臨之于人成則衆[illegible]其功敗則獨委其[illegible]未有若者也故[illegible]而不制[illegible]其事[illegible]故[illegible]知有[illegible]知有將則[illegible]我將知有君而[illegible]也

右宋[illegible]論 何[illegible]

荀悅曰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精志可否之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人之敵取其有以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敝之幾此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敗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泜上孤

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戰項羽遠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

論將

昔之言爲將者必其威信足以服士卒而恩意足以結之然後可與[illegible]同生死[illegible]堅確如手足之捍頭目而子弟之爲父兄此其雖敗散以邀成功此非可以一朝夕致也[illegible]用[illegible]將有[illegible]合井竈飲食將軍皆身自拊循之與士卒平分糧食此其[illegible]

弱者二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赴戰而燕晉之師聞之解兵罷去盡復得其故竟魏用吳起爲將而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士皆樂爲之戰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何則所以用士卒者用其力也欲用其力而不得其心力不可用也欲得其心而恩意不足以結之心不可得也今獨毆市人以聞金鼓之音見旌旗之色則潰然駭矣奚望其有殺敵之功哉韓信之下井陘令背水爲陣既破趙軍吏問之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

軍令臣等反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卒經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由是觀之士卒平日未嘗拊循雖使韓信爲將不肯死地不足以用其力況其餘哉漢以魏其爲大將以擊吳楚所得賜予置之廡下令軍吏取[illegible]魏尚之守雲中皆以私財饗士上古之良將類多如此唐有祿山朱泚之變而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之徒起而定之此數子者雖其材略過人遠甚亦其所將皆有部曲威信恩意足以感服之故能終其成功不然如高仙芝封常清非不號名爲將而募市人以抗大敵未有不折北不支者也今朝廷將帥之任取具臨將兵與將初不相識未聞有能以恩意撫循士卒者間有勸古人之所爲則又以疑其私恩收士卒心邪而欲責其成功不亦難哉爲今之計莫若選擇將帥而任之使得撫循其部曲而一切待之以誠庶幾其可也

論節制之兵　　李德裕

兵之有節制猶之一身其筋骸之末數故以身運臂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而捍患苟筋骸之散而臂指下不能相運揮則亦無所事

矣兵自什伍積而總之以偏裨統之以將而又有大將以臨之小大相維尊卑相統其進退動靜疾徐緩急一聽於大將之節制違則行法有所無赦故連百萬之衆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首尾相應而戰必勝攻必取者用之有道也李光弼與安太清戰于河陽未決令諸將曰彼[illegible]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論鐵

騎兵之二百使破之光弼揮大旗曰望旗尾在於
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者軍必入生死以之退者斬
遂大破之其後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於相州常以
[illegible]乃皆九功相臨撫節用魚朝恩爲觀軍容
使[illegible]之師於是九節度之師皆潰由是觀之行節制
[illegible]少足以破敵節制不立雖兵多而[illegible]惟光弼
在其間亦不免於潰節制不可不戒哉

論用兵　蘇轍

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乎始疑其過及
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狹

田單爲相單謂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
服者將軍之用眾耳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
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
作糧食輓餉不可給此舍因坐而待斃[illegible]不明
將勢矣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
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
百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
也且夫劍之爲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
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釣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
手斷矣今[illegible]十萬二十萬之眾以爲釣罕鐔蒙須之

便焉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大不
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其以三萬拒之足矣
今取古之萬國分爲戰國七兵以其數十萬食能久數
歲今以[illegible]之萬家之邑相守也若奈何以三萬眾攻
[illegible]然趙奢以單未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
城[illegible]百年之業不兼大眾非大眾不可彼矣挾兩距
之間爲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眾耶

謀　劉向說苑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

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
遺籌失策傳曰眾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
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
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
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
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
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
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
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

姦詐心興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
詐則□□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與於朝其四
臣詐而□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
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
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
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
舉而不陷也

管仲謀江黃　劉向新序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
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

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
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
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
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
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
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
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
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
以傾此之謂也

狐偃謀勤王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
得入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于河
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
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
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
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
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
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
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而殺之于隰
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予之陽樊溫原攢
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二年文公遂再
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為方伯晉
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大夫曾皆疑
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曰得於帷幄則功施
於天下狐偃之謂也

荀息謀假道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
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

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廄置之外廄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固陋矣雖然其為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

脣亡則齒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故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司馬錯張儀議伐蜀

秦惠王時蜀亂因人相攻擊皆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豫未決司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倫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

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羣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服焉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也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

王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
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
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便秦惠王曰善寡人聽子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
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益強富厚而制諸侯司馬
錯之謀也

虞卿為趙謀秦

秦攻趙於長平大敗之遂圍邯鄲秦既解圍邯鄲
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
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之愛

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
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
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
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郝曰虞卿能
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
不予令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王
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
此非臣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
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
臣之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

年而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
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
構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
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
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
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不失六城秦倦
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
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
弱以強秦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
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

年秦復求割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
也予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
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
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
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
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
之緩曰不如予之虞卿聞之曰此飾說也王慎勿予
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
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
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

甚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爲發聲兵未窺於境臣

見秦之重賂而反構於王也從秦爲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即發虞卿東見齊[illegible]行而[illegible]其存亡之樞機[illegible]之臣其於國豈不重哉欲虞[illegible]以亡矣

陳恢說沛公入咸陽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懷王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從武關入秦南陽[illegible]南陽守齮保宛城堅守不下沛公引兵過宛二西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攻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宛繕甲砥礪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竊爲足下危之爲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

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

韓信畫定三秦

漢王既用滕公蕭何之言拜韓信爲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嘔嘔

人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刓綬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强服耳名雖為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

唯獨邯欣翳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來三秦王守其地收諸侯兵討項王定帝業皆信之謀也

酈食其謀據敖倉

酈食其號酈生説漢王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復守敖倉卒糧食不盡以擒

項氏兵後與楚久將與周亞夫復據敖倉塞成皐知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

張良為漢謀楚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授印已此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

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
其計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
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
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
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
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
王入殷表商容之閭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
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閭軾智者之門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

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
用兵今陛下能偃革為軒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五也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
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休牛於桃林以示
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
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
齊楚之後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
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

夫楚唯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
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
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止不使遂弄天下之兵誅
項籍定海內張子房之謀也

婁敬謀都關中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戍隴西過雒陽脫輓輅見齊
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
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
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曰陛下都雒陽豈
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

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
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去豳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
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
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咸
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雒邑以為天
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
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
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為兩天下莫
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
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

上小戰四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
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
周公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
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
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
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
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
雒陽留侯張子房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
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
有故苑之利阻三面而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

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
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
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
陳豨黥布之謀亂七國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關中之
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為害者由保仁德之懷守
關中之固也因以來安反叛張子房之謀也
欲易太子 [illegible]
留侯張子房從入關已定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杜門
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
臣多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

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氏乃使建成侯
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
高枕臥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顧上有所不能致者
天下有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
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
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
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
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呂
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及
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鬚眉

皓白衣冠甚偉上怪而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
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
從吾兒遊乎四人皆對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
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
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
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
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呂氏真而主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
四人之謀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內史謀安齊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illegible]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
與悼惠王讌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鴆

酒孝惠皇帝知欲代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
上車太息內史發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
史內史曰王宜[illegible]邪將[illegible]齊[illegible]悼惠王[illegible]何得
全身而已何[illegible]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
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
邑不過數城大王誠以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
之名外有以慰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以十城而得
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為魯元公
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
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王恢韓安國謀伐匈奴 [illegible]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
境之害欲絕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兵不
可動孝武皇帝召群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
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已邊
境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
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聞全代之
時北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
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
敢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家天下同任遣

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而匈奴侵盜不
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臣
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
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
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怒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
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
也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為和
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於常
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
孝文皇帝寤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

後世利臣以爲兩主之迹足以爲効臣故曰勿擊便
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動者
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被堅執
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伏尸滿
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流而俔於
兵夫以天下末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佚其勢不
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於
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蓋五帝不相同樂三王
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
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縱意日

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槥車
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
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
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
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彊不
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
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
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
來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之業以支
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爲便大行曰不然

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者秦
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戎辟地千
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爲秦侵胡以
河爲境累石爲城積木爲寨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
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
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
譬如以千石之弩射且潰癰必不留行也則北發月
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
聞善戰者以飽待饑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治施德
以待其亂按兵畜衆深入伐國墮城故常坐而役敵

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強弩
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
卷甲而輕舉深入而長驅難以爲功夫橫行則中絕
從行則迫脅徐則後利疾則糧乏不至千里人馬絕
饑勞以遇敵正遺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
則臣不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之便
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
鏡不可以形逃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
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
邊吾伏輕卒銳士以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吾勢以

戍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可擒而全必取臣以為將之便於此遂從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衆之覺之亦走而去

德裕曰[illegible]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九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

後學歸安茅一桂校

諫

正諫論　劉向說苑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忠諫論　李德裕

人君抑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為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

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
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亦使身安
小人…其諂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跡
…以僭人陵以成莊公之孝魯…獻犬馬以復文
公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群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
所謂婉也諫大夫古卿不爲王白馬今日帝欲不常
鑑考人名度爲書其官不激上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
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
諫曰臣自刎頸血污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
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

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雖英主必能從諫何者人
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
械繫蕭相國門上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
相國爲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
時以子爲府州司士太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
乎對曰處朝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
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蒼唐之心也

論諫術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
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

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
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
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
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
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
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忌者乎然則
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
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
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
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

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
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
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
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
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
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
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
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
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
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

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惡王按劒太息范雎以無王恐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弋繳感襄王蒯通以嫠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凡若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

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逄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逄比干之心也兄以龍逄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論諷諫直諫

禮上諷諫而下直諫君子非不欲諷諫以悟其主而有至於直諫以殺其身者勢不得已也然苟明君虛心以從諫雖引義徼訐無所不容故有以諷諫悟主者而況於直諫何傷於道乎事暗君若彊復以死諫雖危言切論有所不聽故有以直諫殺身者而況於諷諫何補於事乎方舜禹之時都俞賡歌於廟堂之上所以諷諭以相儆戒者可謂至矣其稱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亦何復傷於直故仲虺之誥湯以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為言而太保之誡武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戒若然者豈非事明君諷諫足以悟主而直諫亦不傷於道乎至於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則事暗君直諫足以殺身而欲以諷諫者補於事蓋亦難矣由是觀之諷諫施於明君而不害於直直諫施於暗君而無事於諷者必至之理也漢文帝寬仁盡下登狂諫說雖切常假借納

用之故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嗇夫可謂能諷諫矣至賈誼上書陳時事欲流涕而痛哭袁盎引抑慎夫人坐指人彘以為警而帝亦不以為嫌豈非不害於直耶唐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群臣而使之言故若魏鄭公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可謂能諷諫矣至鄭公之言十漸極陳時政之得失珪之論祖孝孫以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而帝亦不以為過豈非不害於直耶若夫蕭望之之言張猛京房之言石顯而元帝殺之王章之言王鳳而成帝殺之王嘉不樂之言董賢而哀帝殺之李膺陳蕃范滂之徒

言閹官而靈帝殺之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
氏而高宗殺之張柬之彥範等言韋氏而中宗殺之
孟昭圖言田令孜而僖宗殺之是皆事暗若以直諫
而蹈禍乃其所也尚何諷之云哉

傳坎六四　程頤

坎六四納約自牖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人臣以忠信
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
有所通夫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
處告之求信則易也自古能諫君者未有不因其所
明者也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

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
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
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
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其言之切孰若周昌叔
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
異耳

狐卷諫魏文侯　韓嬰外傳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
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
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

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
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
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
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
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史鰌尸諫　劉向新序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
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
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
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

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
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蹙
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
以死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
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
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晏嬰諫誅圉人　說苑　後同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
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
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

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
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
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晏子諫朝嚴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瘖上無聞則謂之聾聾瘖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晏嬰諫出田　韓詩後同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鱉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為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晏嬰諫無禮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

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叔向諫平公築臺　說苑後同

文一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少孺子諫吳王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

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諸御己諫楚莊王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耶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己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己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

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己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己訖無人乎

茅焦諫秦始皇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

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萯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

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煑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趹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耶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

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秦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枚乘諫梁孝王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棄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

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

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令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司馬相如諫獵　本傳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

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政

仲尼論政寬猛（昭公二十年） 左傳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illegible]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illegible]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illegible]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illegible]毋從詭隨以謹無良[illegible]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illegible]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illegible]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illegible]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論政有三品 劉向（說苑）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興義理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論治有二機

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力賞罰此之謂也

論治若放琴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陀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

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治楚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莫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孔子論治民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管仲論爲政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鄙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辯物智士可與辯無方聖人可與辯神明夫聖人之所以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

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子貢論政務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管仲論修政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

于此民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孔子論治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

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仲尼對梁君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董安于治晉陽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西門豹治鄴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賤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
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
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敝性事情勞煩教詔雖
治猶未至也

宓子賤論治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
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
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
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
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
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
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
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
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
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
堯舜繼矣

陽晝論釣道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
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
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
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
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
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
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
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晏子治東阿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
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
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
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
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
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
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
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
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
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

拜代群臣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
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
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
容眾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為信陽令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
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
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

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
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
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
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
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
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
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
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
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論治天下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
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
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
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
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
夫吞舟之魚不游淵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志
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
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晏子治鄭

晏子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寒後晏子過之
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晏子為人
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
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管仲論社鼠猛狗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
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
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
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
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
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

冣世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欒枝論封狐文豹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吳季子論晉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

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

詩二

詩議　　程大昌　文獻

此文獻考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議之所為作也

一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其所敘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二亦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仍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

夫人關致王氏篡奪其所從來者遠矣

論歷代女禍　　馬廷鸞

按胡氏之說足以盡西京外戚始禍之本末矣嘗因是而極論之天地間有陽不能無陰而陰乘陽則宇宙分裂人極紊亂矣歐陽公謂宦官之禍甚於女子蓋為唐末一時言之耳以古今大勢論則女禍深矣少女子能蠱惑人主以亡國者女子能崇長外戚以亡國三代之亡國皆由此物矣周之東遷以褒姒周雖不亡於此已衰於此矣秦后始有宣太后穰侯之專莊襄悅美姬以易其宗漢高帝起於閭閻呂氏初

無功於上亦也而漢初諸人之論乃以為呂氏雅故推轂高帝定天下人皆言其高帝其定天下是以諸呂之心自謂與[illegible]然有取而代之之意而後動於惡中閒[illegible]之是耳而終不絕卒[illegible]可馬氏也一再傳[illegible]之[illegible]及[illegible]之後恥或女寵[illegible]之禍天下既為南北矣并陳以女色亡[illegible]隋文帝起外戚以篡周唐高祖亡外戚獨宮妃以取隋太宗寵武才人開衆虐之階子孫殲焉祿山之起為太貞妃也唐[illegible]

亡於此而已衰於此矣河朔失而勁兵亡東南虛而
蠻禍起非權輿於天寶本乎朱梁以女寵開子禍而
亡後唐莊宗以劉后殺功臣斷軍賞而亡皆女子之
為也

東漢皇后紀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
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
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
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

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
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
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
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
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
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
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
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
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
尚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
千增級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
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
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
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
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
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
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
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
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
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

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
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
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
斷割重器唯秦羋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
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
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
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
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
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
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

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
並列於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他事
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
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晉后妃論　晉書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
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林之連後星喻金
波之合羲璧爰自夏殷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
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
興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

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
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
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輔佐天衢助宣王化德均載
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禋祀後嗣承其安泰是以哲
王垂憲尤重造舟之所聖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
燭流景所以戒其晏起希聲雅音是用節其容止後
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嬀汭有方防閑有禮肅尊
儀而修四德秉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
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

神靈贊寄興之道終能啓祚惟永徽制克昌至若儷
極虧閑逸天作孽倒裳衣於社席感眺側於弦望則
龍漦結釁宗周鞠爲黍苗鸞尾挺災隆漢墜其枌社
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
挺性茂西郊之禮容婉孌含辭作南國之奇態故漏
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
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遂微緬視青蒲爬珥
之獻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污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
屈穆后一善勸俾於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
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

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緗緗興滅所
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史臣曰方祇體安儷乾儀而合德闡舒循躬配義曜
以齊明故知陽燠陰凝爲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
氣由其調理取諸賢淑作伉文思崇根式固寔資於
此宣穆閟傳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金山之逸
響寶運歸其後徽音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豫聞
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聽張泓
之詐遂其陰淪翳映乾明晉道中微兆於是矣惠皇
宮實天縱其闇識昧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

猶天初踐極宮遊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須鴉羽於
離明邁后武用方之又小妹妃傾夏曾何足論中原
尚於[illegible]行其[illegible]事公此[illegible]昔者[illegible]宗諒闇總所宮下
元老武臣中[illegible]咸服於上公太后御宸詠知非古
而明拾原故仍用陰剖判所後裳所行負依各免華
陽之[illegible]雖和熹之賢保凌遲以[illegible]終所[illegible]實為多
矣

宋后妃論

宋書

史臣曰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而
為之度王宮六列上室二等皆可得設防典文曲立

若夫義篤閨闈化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治者
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並御進非色幸欲使
情有常限愛罔偏流事炳內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
在四娣姒次仍列者[illegible]係繫乃可以叙理陰
教翊佐月德宋氏[illegible]今與嬪納有華保大作儷
必門[illegible]之後鮑正位天[illegible]而[illegible]易[illegible]恩
寢[illegible]帝之[illegible]之所足[illegible]元后[illegible]
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illegible]干門
萬戶而淫粧怪飾變炫無窮自漢代昭陽之輪奐魏
室九華之照耀留不能舉其萬一徒以所選止於軍
署之內微引極乎廝皁之門非若氏族擇壻及冠冕
也且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饑餐歲時不過肴漿
斯為美矣及大明之世或滿婦謀及婦人大明之論
得於臣庶之婦不使多難起於肌膚并命行於同
產又況進於門者乎以斯言之三代漢之亡於淫
亦不亡也

南齊后妃論

南齊書

史臣曰后妃之德著自風謠義起閨房而道化天下
繇錦其伊同非耕織佩管蒸與與于同事可以光熙
闔業作儷公侯孝昭二后並有賢明之訓不得毋臨

萬國貴命方昂椒庭虛位有婦人焉空慕周興願符
顯端徒[illegible]名昔使掖作同休明天教遠變則馬鄧風
流復行于此大祖[illegible]命宮禁[illegible]約儉宋明之[illegible]極於
前代之[illegible]奢者不文綺色無紅采承恭[illegible]宮有因素
室[illegible]文[illegible]籍作[illegible]文
柳花[illegible]顛周房帷[illegible]承間參
曲[illegible]倖[illegible]足使充物事由私蓄無損[illegible]高宗使
數嬪[illegible]外[illegible]內各宮[illegible]云改東昏[illegible]道修
風大[illegible]海內以[illegible]浮[illegible]城同[illegible]
呼所以垂戒於方來

後周皇后論一首

後周書

書記有虞之德載釐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稱刑于寡妻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列實有國有家者之所重也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記故其詳可得聞焉若嬪納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正於宮闈王化行於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鴻命惟永矣至於邪僻既進法度莫脩冶容迷其主心私謁蠹其朝政則風化凌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非皇王之龜鑑與周氏率由舊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衽席以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欲於嬙袵宮闈有貫魚之

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人君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斯皇榮之所及無聞險詖於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承恩倖而擁玉帛者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侈靡也氏隋苛政弊事究多太祖之所忽諸特由於此故叙其事以爲皇后傳云

史臣曰孔子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是以周納狄后富辰謂之禍階晉升戎女卜人以爲不吉斯固非謬焉自周氏受命迄乎高祖年踰三紀世歷四君業非草昧之辰事殊權宜之日乃棄同即異以夷亂華捐婚姻之彝序求豺狼之外利既而報者倦矣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讎敵所正之道有異於斯于時高祖雖受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碩臣鉗口過矣哉歷觀前載以外戚而居宰輔者多矣中呂則賴代無聞呂霍則與時俱盛傾漢室者王族喪周祚者楊氏何滅亡之禍合若符契焉斯魏文所以發一槩之詔也已

隋后妃論

隋書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

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之數焉魏晉相因時有升降前史言之其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然自照成之前未具言六宮之典道武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太武猶有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等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則不得立也又太武文成保母劬勞之恩並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孝文改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

職以典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太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女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青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及齊神武文襄俱未踐尊極神武嫡妻稱妃其所嬖姬茹女稱爲茹茹公主文襄既尚魏朝公主故無別號兩宮自餘姬侍並稱娘而已文宣後庭始有夫人嬪御之稱然未具員數孝昭內職甚少唯楊嬪才貌兼美後是貴寵襄城王母桑氏有德行並崇恩禮其餘無聞焉河清新令內命婦依古制有三夫人九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又準漢制置昭儀有左右二人比丞相其弘德正德崇德爲三夫人比三公光猷昭訓隆徽爲上嬪比三卿宣徽凝暉宣明順華凝華光訓爲下嬪比六卿二十七世婦比從三品八十一御女比正四品武成好內幷具其員自外又置才人采女以爲散號後主既立二后昭儀以下皆倍其數又置左右娥英比左右丞相降昭儀比二大夫等又置淑妃一人比相國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周宣以饗幸僻國隋文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當室傍無私寵婦官位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官之

式略依周官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工絲枲視正七品又采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閤稟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玩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醫三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罇彝器皿五曰尚寢

掌帷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妬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又加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以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宴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

製旅名者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為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脩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為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為世婦寶林二十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為女御總一百二十以叙於宴寢又有承衣刀人亦是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以下時又增置女官准尚書省以為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為管司言掌宣傳奏啓司簿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閨掌門閤管籥二曰尚儀為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

筆几案司樂掌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尚服為管司寶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巾櫛玩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為管司膳掌膳羞司醖掌酒醴酏飲司藥掌醫藥司饎掌廩餼柴炭五曰尚寢為管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掌輿輦傘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籞種植蔬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功為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四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分司又置典及掌以式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史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以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唐后妃六贊附太宗說　唐書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皆有員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

才人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二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材損益之然以尚宮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illegible]唐世嬪殼奧長竊不任于朝外言不言諸閫閨闈之風行彤史之化修故淑範懿行更為內助若長孫賢之與帝在中正第稠既文則情與愛遂顛辭媚無則皆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而似忠故受而不詳醜行已效反狃而為好左右附之險王基之從其鉗其口先衣裾棲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后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弑而從王室也至於楊氏未死玄嗣反謀張后制中冊幾斂

衽吁可嘆哉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寡嬿溺之私羣閹用進外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亦充職位而已故列著于篇

贊曰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者謂否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四海雖逐嗣帝改國號然賞罰己出不假借羣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終天年阽亂而不亡韋氏乘夫淫悉于朝敘封四出政令不一既鴆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不自知戚地已蹴人心相挻玄宗藉其事以撼英豪故取若掇遺不旋踵宗族夷丹勢奪而事淺也然二

后遺後王戒顧不厚哉[illegible]

如明宗元豈以前人猶爲者少近年則人人皆爲之不爲者爲恥也

儲

論申生 真德秀 後同

真氏曰驪姬之譖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譖愬可施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公出三子于外此離人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闢地啓土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陷之且爲之辭發諸歌詠以動搖其心志公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間之易矣既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

陷也則請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蓋精潔之人惜名顧行惟恐點污故曰易辱以節自厲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申生惟其精潔也故一辱以弑君之名則必以死自明而後已臣前論石顯之陷蕭望之其術亦然夫必頑鈍無恥沉鷙有謀之人則雖辱之而不動淮陰少年嘗辱韓信矣信寧俛出袴下之恥不死也諸葛亮嘗辱司馬懿矣懿寧得畏蜀如虎之誚不戰也若申生則輕死重名不能如信懿之忍可以術激之而使死故優施欲先陷焉然恐獻公未忍果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

申生有將爲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投之敗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能滅耿魏虢虞諸國以大其封紐於威久王夏盟未嘗一爲之屈而肯爲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啓矣然猶患無辭以加之罪也其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喪師之罪申生於是無逃死之路矣然又慮大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必不回也則又使優施往飲里克而諷其爲附麗之計烏烏之歌亦猶二五晉都之歌也詩歌於人甚爲易動故二姦之言無不售焉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殺嫡立庶

之謀成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讒故歸胙之詐此爲易辨而不復辨申生之仁恐傷君意又不忍自辨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焉不如優施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夷吾立不終而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讒而二姦助之也褒姒有一讒若石父猶能合謀以逐宜臼況驪姬有二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者亡國忘家之本也

論戾太子

又曰戾園之禍由江充之讒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讒者其失有四焉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逮其後也後宮嬖幸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浸衰於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臣又毀之其卒也江充典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之爲讒必先窺伺上意上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惟帝之於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失一也當蘇文之譖也帝當考覈其實有則太子誅無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於此顧乃貳焉不問遽增太子宮人以惑之是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矣自今小人爲讒者誰復忌憚其失二也太子無他

職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自衛后之寵衰太子希得進見有常融之譖猶能微察其情僞誅之蓋父子之情未嘗隔塞故也其後帝幸甘泉而太子不從安定之問而帝不之親父子之間乖隔久且疑衅之入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子丹陰事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嘗以太子家使車馬行馳道充劾之是其嫌隙有素帝治巫蠱之獄不付之他人而付之充以傾險之人挾嫌隙之意則殺禁於太子必矣而帝曾不之察是假以斧斤而使之斬伐根本其失四也雖然四者其事衛而本源

實出於一心帝惟其多欲也故寵嬖盛而庶孽蕃息憯之意既形儲副之位安得而定惟其多惑也故溺於方士巫覡之說精神意慮久已悖亂及年老氣衰百邪乘之於是妖言熾於外妖夢惑於內巫蠱之事由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之言銘諸盤盂朝夕是戒顧安有是哉江充讒賊小人其情無足論者獨推原武帝之失庶來者有所徵云

論愍懷太子

又曰賈謐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爲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

情易察辦有臣子將爲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發之耶抑他人發之也惠帝昏庸既莫之辨大臣惟裴頠所請推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破誣莫能自白卒冤以死豈不哀哉大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與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爲介書既成則偽作介與富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臣者非遇仁祖之聖其得免乎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曰仁宗選上爲皇嗣襄嘗沮之也上

頗怒襄大臣歐陽修爲言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先朝有偽爲臣疏請沙汰宦官者欲以激怒左右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辯其真偽況傳聞乎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偽爲涑書以陷鄒浩世降俗末情偽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貿易所恃者契券而巧詐者能爲之況讒人之工於讒者乎故因愍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讒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要必審而覈之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愍懷者

論太子勇

又曰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臣下亦以術數宜非臣子所能欺也而太子勇任情率直則疑之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勇之大資中人耳使帝能博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爲令德而廣則大賊也方其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爲奪嫡之計久矣一聞后意有所不平於是緣飾者滿工而傾擠者備巧觀廣之所以取媚於宇文述而述之輸貨於楊約以自通於楊素者其安排布置一如戰國縱橫之徒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其所謂罪狀者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所謂賢者出

於所人押闔之口也而其實安在哉常不足以言之
聽不復能自辨是非而一廢一立祗以為揚素等輩
實之也耳不知平時所謂術數者果焉在耶既死
儲又以身付於其手迨其垂沒乃始知廢之不足付
而出召勇之言則徒以殺其身而已矣吁後之人主
其於讒言罔極之際可不察哉

論秦隋勢之相似　李德裕

自周之衰而天下裂為戰國至秦始皇然後并六國
而稱帝自晉之亡而天下分為南北朝至隋文帝然
後混南北為一區彼始皇隋文皆有雄才大畧過人

之聰明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傑出於後世者方欲謂
將帥削平四方據關中險之國而都之以臨制天
下其意皆欲傳子孫於無窮然而身沒而國危皆以
二世而遂亡者失所以為君之道繆所以為治之術
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不知其非而付非其人也
夫人君之道求本執要因而當之元首股肱則萬事
察此不易之理也至秦隋則不然以察為明以苛為
德竊竊然惟恐人之犯己而奪之權故始皇衡石程
書隋文衛士傳餐皆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天
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丞相大臣不過受成事奉之

文皆而下皆持祿救過以取容此風不改卒至於亡
故曰失所以為君之道者此也古之王者得天下以
仁雖取之以干戈而治之以禮義其善政美化必有
以深結其民之心而仁厚和平必有以變移其風俗
故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者用此道也至秦隋則不
然彼見所以取天下之難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
為不決於法刻削而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分裂而為
敵國有起者英雄割據之患故始皇剛毅戾深樂以
刑殺為威專任獄吏而親幸之海內愁苦無聊而陳
勝項籍振臂大呼天下響應秦遂以亡隋文亦刻為

嚴法峻刑以杜天下之變功臣宿將誅滅略盡元元
不勝其苦而楊玄感李密借之以起遂至天下大亂
塗地而不復振借使秦隋已有天下而以仁義之恩
澤在民雖有胡亥楊廣之不肖天下必思所以維其
後而奉之者其亡不若是之速故曰繆所以為治之
術者此也古者以本當於有天下必封建親戚功
臣以為藩屏與天子為磐石之勢以夾輔王室故商
周之亡皆幾千年大者無解王與諸侯扶之以定其
國彼秦見周衰而諸侯更相征伐天子弗能禁也以
為天下之所以戰鬪不休者以有侯王於是罷侯置

守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其地東至海西至臨洮南至嚮戶北並陰山至遼東身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內有姦臣之禍外有大盜之憂一夫作難九世除顛而莫之救彼所之所以亡者亦無以異於秦故曰古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者此也古者立制以為固本既得其人而又付之可以託六尺之孤為大節而不可奪之大臣故本定而國安朝變而天下不驚武王則託之周公武帝欲託昭帝則託之霍光此周漢之隆也始皇有二長子扶蘇然其正諫而使北監蒙恬於上郡沙丘之事雖為璽書以召之而付之趙高故

得與李斯同為姦謀而胡亥卒以奪嗣隋文有一太子勇聽讒謗而廢之因之臨終以廣失禮雖有召勇之命而付之楊素故卒及於大故而煬帝得使其欲故曰不知其子而付之非其人者此也秦隋相去千有餘載其所以亡一揆皆傳二世而遂亡與夫所以敗亡之道若合符節書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也然秦亡而漢繼之傳二十餘年享國四百餘年隋亡而唐繼之亦傳十餘帝享國三百餘年自三代以來未有與之比隆者然則秦隋者其漢唐之驅除乎不然何其興之暴而亡之暴也

論唐高祖睿宗定儲得失

蘇轍

唐高祖起於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鋤羣盜天下為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爭至大亂太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為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阼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

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有玄宗之賢不如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昔吾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出其私也以為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此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與心皆歸何自生隙然太伯奔吳以成王季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者古今一人而已乎

論唐太宗帝範武后臣軌　吳萊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常手撰以教太子五代喪亂書有錄而逸國朝今上征雲南僰夷始出以獻而書十有二篇復完予聞古今欲治之主不世出當必立為治天下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敢失墜不幸而一以昏庸侈靡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所扶持憑籍不至於甚亂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制其垂統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為法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數傳則已自棄其先祖之訓滅國敗家接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帝甲武乙周之幽厲宜

若無異於秦漢之季世然猶幸頼其法度典章之炳然播於宗廟布在有司賢聖之君復有作者則振起者有此具也自是以來漢承秦亂而高帝以宗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制嗚呼其法亦疏矣蓋惟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多事竟致後代之亂政起盜賊相挺而起莫之能救此其故何哉蓋隋氏大壞太宗始銳然悉舉天下於塗炭而誠立國法務飾朝章誠欲創其基業於前而特垂其統緒於後使後嗣子孫得以繼續而行且將有恃於此而不若於無所守者是故職官之任定以常員師徒之備設以府衛

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法均度以斂財則役民則出租身庸戶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聖賢之道不作而一切消滅苟簡之術用太宗乃能慨然庶幾乎先王仁義之意而於成貞觀二十餘年治平之功自漢以來可謂古今欲治不世出之主矣然而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慈懦恐不足以任國而使遠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強而教之謂為帝範及至太子即位曾不幾時內則惑於嬖后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國家紛紜變故之迭至曾不可以思患而預防者卒至於易姓改號殺僇宗姓而後已然猶幸其有所扶

持憑藉且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者頼有法也惜乎當時太宗立法之際身教之未至則欲無求其所以致然者自其法度典章之亦以大壞自死其服業閨除之可議者有之曰不能法文王謨不承啟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太宗之為治無乃文謨武烈不於正又能無缺者或猶有可議者邪何則太宗親戎狄內附封突厥氏高麗是師之後而得之自其即位也則突厥薛延陀西制高昌悉從其種人編置於邊州郡而蕩然無有蕃漢內外之防及其晚年又且東征高麗數死而弗已是雖高宗之慈懦猶襲其

故深與乎漢孝元之議罷珠崖者降及數世而明皇繼之君臣晏安邊隙數動竭天下之兵委之西北付以藩臣中國空虛大盜乘之而變起由是天下多故藩鎮盤錯奚契丹深入河北吐蕃回鶻連陷秦隴震驚郡邑師徒撓敗土境日蹙而唐室之號令所及曾不出淮浙巴廣數十郡地而遂巳職官之任師徒之備授田之法斂財役民之制大抵悉改於其舊此豈非當世邊境用兵之或過遂致蔓延於中國而不少息哉然以唐之子孫昬庸懦弱或危或微不絕若綫是賴太宗之法守之有未盡猶得以扶持憑藉不

至於其亂而僅存誠求其所以致是亦由太宗平日貪勝好名之過蹈輕開隙實有以先開其源而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者包括四海指麾羣寇迨足以爲當今屈巳和親歛軍郡境之効不可收巳天然故唐之一代天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自於太宗而後世議者不之覺也嗚呼予讀太宗之志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進紬封德彝之議而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能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行者一本於正無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

而太宗終以不能企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一過迨詎不信夫（[illegible]）

論宋仁宗高宗建儲之得　真德秀

又：國本之定當建國也然在位久而繼嗣未生如（[illegible]）仁宗則有故事矣仁宗自主帝春秋四十有四聖嗣未立張方以太常博士請選擇宗親才而賢者與其[illegible]殊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五年[illegible]）其

後范鎮以諫官言之（嘉祐元年）趙抃以御史言之司馬光以并州通判亦言之（[illegible]）自是文彥博歐陽修王堯臣[illegible]不言者迄韓琦而後定焉太山磐石[illegible]於是乎壯呼此我祖宗公天下之心三代以[illegible]未有者也[illegible]皇帝建炎三年元懿太子薨[illegible]中[illegible]宗室之賢者[illegible]人[illegible]以係四海之望是時高宗年甫二十有三非不以太祖爲忻也迨紹興元年張浚言之婁寅亮又言之上讀寅亮之章於是大悟又五年孝宗[illegible]有建國之封是高宗二十五而定

議二十九而錫命也其爲公爲社之計尤悉於仁祖嗚呼諡哉

論建炎令條　　羅大經後同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此詞明切讀之感動者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雅思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帝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獨深同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烈具聯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在俗而爲劉氏人咸樂於從君期一統而一心倚立功而立事同佐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于歌頌君今欲頌大業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爲以盛德而止言大業則以肅宗即位爲非矣伊川謂非祿山叛而肅宗收兩京出於云極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爲此舉者今二聖家應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令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譏然胡致堂論此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與唐大失人心之事今欲

收復人心而圖作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防雖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遂下後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斯幾有悖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其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請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倥傯之心而不虞其禍今我不載大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安身決意講武然後還將訓兵夜不臨陣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庶所欲爲無不如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爲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高庵二書關繫甚大

論太子參決之非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萬里時爲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王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二而不危者蓋國有二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

此之際立則邇間之言啟邇間之言啟則父子之際間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合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于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皆非盛世上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今典也當時諸公皆昧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

元衛率府隸太子

至大元年令以中衛兵萬人立衛率府屬之東宮時

仁宗為太子曰世祖立五衛象五方也其制猶中書之六部殆不可易遂命江南行省萬戶府選漢軍之精銳者一萬人為東宮衛兵立左衛率府延祐五年以詹事禿滿迭兒所管速怯那兒萬戶府及迭東女直兩萬戶府右翼屯田萬戶府兵合為右衛率府隸皇太子位下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一 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二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宋

[illegible]疏　賈誼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

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
力制天下順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
苟身一日有亂宥既執柄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
弱孺子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理亂言聞其臣而
不仁者甘以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幸

[illegible]

論漢諸王　馬端臨

按孝文之時山東之國齊七十二城楚四十城吳五
十城晁錯所謂封三庶孽分天下半是也三國之中
齊爲尤大悼惠王役子多而封呂氏之亂哀王實首
舉兵西向則關中爲之震恐且有自帝之謀其弟朱
虛東牟且將爲內應而逆謀不成文帝正位而其謀
遂寢然則帝即位之後諸侯之勢莫若齊地大而可
忌者莫如齊況楚而齊尤甚故文帝雖不及此故雖
高後呂后所奪齊地而即割其二郡以王城陽濟北
逮濟北以持逆誅文王絕世則盡以齊地分王悼惠
之六子即賈誼所謂各受其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天
子無所私焉者也及孝景之時吳楚爲逆悼惠王之
子孫所謂六王者皆預其謀然俱以國小兵弱故齊
與濟北雖豫密謀而終不敢發膠東膠西濟南淄川
僅能出兵圍齊及漢兵出則各已潰散吳楚既無鉅
援宜其速敗使齊地不早分以一壯王全據七十二
城之甲兵與吳楚合從西向漢之憂未艾也孰謂誼
言不見用而文帝爲能用其策哉

又　[illegible]　主父偃

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
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

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
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
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
削而稍弱矣

[illegible]

論次世宗目始末　馬端臨

按秦既併天下不數年始皇死而羣雄蠭起六國
之後皆以其強宗大族皆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秦亡
之後項羽主約霸天下然所建置諸侯亦多是已自

王之人及漢興出并亡秦時項羽劉項之勢既分而諸侯多附漢其中立懷兩端者皆為漢所擊滅如趙歇魏豹田横之類是也既滅項氏之後羽所建諸侯其存者惟其故臧荼然亦不旋踵而俘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耳韓信吳芮之徒蓋自是非漢之力臣不得王矣迨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荊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晁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蓋以為親者無分地而疏者逼天子必為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者則六師夷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也則勦滅異代所建而以王其功臣繼而勦滅異姓諸侯而以王其同宗又繼而勦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則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

與能而大小相維之勢足以綿延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疏畏偪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與一朝居矣景武而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而為人上者苟慕其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為諸侯者既狃裂土則遂欲效春秋列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為諸侯置守雖始於秦然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則始於西都景武之時蓋自是封建之名存而封建之實盡廢矣至東漢更始既入關雖盡王諸造謀復漢者然諸人雖有受封之名多衆處京師布列要職實未嘗有裂土建國南面稱孤之事光武既定天下至建武十五年方封諸王子為公十七年皇子之為公者方進爵為王徐徐如此未嘗有盡王子弟以鎮服天下之意蓋是時封建之實已亡尺土一民皆上自制之諸侯王不過食其邑入之租而於所謂藩維翰本無所預故亦不必惡忌然懼為一大事如周漢有天下之初也

前漢孝文之時梁懷王薨賈誼上疏拳拳以諸侯強大皇子單弱為慮欲帝徙皇子大其封疆而帝從之

後漢顯宗則謂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於是封皇子悉半光武所封諸子與孝文異意何也蓋孝文之時分封之人少可以驗國勢之強弱顯宗之時分封之人亦不過依祖入之耳後國勢則宗藩強而皇子弱殊非強幹弱枝之遠慮祖入則兄弟豐而諸子儉乃見先人後己之公心然亦可以知封建一事至東漢之初名存實亡故諸侯王土地之大小初無係於理亂安危之大勢矣

評魏封　陳壽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土國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

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於此乎袁宏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

敘晉封幷論　馬端臨通考

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晉令曰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中關內外等侯之爵唯安平郡公孚邑萬戶制度如魏諸王其餘縣公邑千八百戶地方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戶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百戶地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戶地方六十里次國伯邑千戶地方五十五里大國子邑八百戶地方五十里次國子邑六百戶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戶地方四十里武帝受禪之初太始元年封建子弟為王二十餘人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邑

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為大國五千以上為次國不滿五千戶為小國初雖有封國而王公皆在京都咸寧三年詔徙諸王公皆歸國時楊珧以齊王攸有時名懼中帝有後難乃追故事以為古之封建之旨遣諸子公悉令歸國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

按魏跡忌骨肉故武之子文之母弟不過食一縣且刻削遷徙殊無寧日我不能以自存晉矯其敝受禪之初不特宣文之子孫並王雖宣帝諸弟如孚如泰馗之子孫亦且同時俱封又許其自選官屬而王宗

人衣食御府別給之親親之意亦厚矣劉頌所云
成國之制蓋以其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何同郡縣
此乃漢景武以後之法例然惠帝既立之後諸王或
鎮藩方或專國政廢賈誅趙猶遵之常則亦不可以
古經事任矣而干戈相侵自相吞噬遂以覆國蓋停
之劉業不以道而垂統非其人故天命不佑雖有盤
石之宗適以基禍因難以周漢自詭也

論八王　晉史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
詳觀曩冊逖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思輿

戴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古飾褒[illegible]備[illegible]章
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
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為女子所詐相次
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實庸瑣見欺孫秀潛構
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遘怨酷刑上宰陷誅夷亂耀
以之[illegible]傾皇綱於焉中圮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
綰璽揚纛窺九五之尊入中[illegible]巧可偷安為名器豈容
安假而欲託茲[illegible]肥辟彼天年[illegible]同之枯木之有也
冏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偽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
墜策勳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
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
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
永表東海則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
概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懍懍懷
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illegible]其遺
[illegible]始可觀顧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illegible]輔以成
[illegible]負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顒任李
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
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強[illegible]北迎異乎有征
無戰乘輿西幸[illegible]秋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

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舉匡復
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
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
萬眾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
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皇失政難
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
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
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八王之謂矣

叙宋封爵宗室　馬端臨（通考　後同）

宋氏一用前制雖大小國皆有三軍自明帝以後一

子皇弟鎮非都督亦置記室參軍小號將軍大爲邊郡守置佐史者人不置長史餘則同矣凡王子爲侯者食邑皆千戶諸王之子皆金印紫綬進賢兩梁冠保山公子付之江夏王義恭爲孝武所忌憂懼故奉表省諸事不得南向坐閣官正冬不得跪入國綴及[illegible]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平乘誕馬不得過二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不自[illegible]其數）刀不得過銀銅爲飾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

詔可王國有師（改傅）之官內史相記室以下官多與晉同（孔覬字思遠[illegible]）凡郡縣內史相並於國王稱臣去任便止孝武孝建中始革此制不得追敬不得稱臣止宜云下官而已（[illegible]）

按宋齊之制諸王之爲刺史者立長史以佐之既而從之與籤以制之然大㬂多以童稚之年膺方面之寄而王其事者則皆長史與籤也宋蒼梧王以凶狂遇弒明帝嗣位而江州長史鄧琬不受命奉晉安王子勛起兵稱帝會稽長史孔覬雍州長史孔道存俱不受命皆奉其王以應晉安未幾兵敗而臣主俱就誅夷而孝武之子孫殲焉及齊明帝以支代宗欲盡除高武之子孫而皆以典籤殺之然則長史典籤之設古所以輔諸王而當時之居此職者皆輕躁險傾之人或假之以稱亂或資之以爲功其情雖異而搆禍則同童孺無知駢首横死於鋒鏑剸𠜴之下至誓不願生帝王家及乞爲奴以紓死而不可得哀哉

論魏晉宋齊梁宗封

自漢景武始裁抑諸侯王雖受封連城而不得以擅其土地甲兵至東漢諸侯王僅得食其邑入而已魏曹則并邑入亦鮮薄待防之甚卒以孤立速亡晉宋齊梁之制諸王皆出爲都督刺史星羅棊布各據强藩蒼將假以事任庶收宗子維城之功而矯孤立之敝然宋齊一再傳而後二明帝皆以旁支入繼大統攸恐特甚前帝之子孫雖在童孺皆以逼見讎其據雄藩處要地者適足以隕其身於典籤輩之手而二明亦復享年不永置嗣無狀淪胥以亡不足復議若晉若梁則諸王皆以盛年雄才出當方面非宋齊帝

于中凡也然宗師有變則但無同姓王室之忠而各有希制而天子自爲之志實起之亂如冏如顒如乂越之徒擁兵不戢屠其骨肉以啓戎狄之禍而神州覆亡晉之亂如綸如繹如紀如譽之徒擁兵不救委其君父以資寇賊之口而天倫殄絕矣春其初之立制也非不欲希風宗周然[illegible]漢魏然世俗險薄人心澆漓齊桓晉文之事尚矣晉梁諸王雖欲求一人如鄭厲公虢叔者而不可得後儒所以疑封建之不可行有由矣

論宗封　　弥史

史臣曰民之勞逸因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尊手綺紈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郊年稚齒蓋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文句之學坐踞綺紳傍經史友皆儒之中不經耳目愛惜之道未涉留矜纎卑以天[illegible]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謝出閨門各司分齒帝胄諸州親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illegible]近旗代恒典乎允之情操極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僉左右用爲臣師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定制啓措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並收[illegible]行事執其權與籤製其肘苟利之義不中[illegible]道[illegible]及庭助鉗於行已更由威不在身忠未核下命令[illegible]同愚雖總集空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奈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於不須舒也

論宇文護　　周史

史臣曰仲尼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大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率體由乎正禮易以成佐世之功反經非常對以定匡時之業故得其人則治伊尹放太甲周公相孺子是也不得其人則亂新都還次[illegible]氏[illegible]是也是以先王明上下之

序聖人重君臣之分委質同於[illegible]受爵均其休戚當其親受顧託位冠宰衡繼復承利劍盡沸時不足以警其處而奮海內不足以回其心若斯人者固以功與山[illegible]爭其高名與[illegible]壤[illegible]其久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定有[illegible]并及太祖崩殂諸子冲幼羣公懷[illegible]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爲周俾危獲又存實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繼之以忠貞[illegible]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以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暱近羣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忠孝大[illegible]

也達之而不疑廢我至逆也行之而無悔終于身首橫分妻孥爲戮不亦宜乎

論隋封之弊　隋史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同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于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爲幸雖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遠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餘以茅土雖爲磐石行無甲兵之衛摶與卑隸爲伍外內無虞然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乎

論宋封名存實亡封叙宗室　宋史

史臣曰昔周之初興大封建宗室及其東遷晉鄭在同獎之功然其衰也孫弱而枝强後世於是有矯其失者而封建不復古矣宋承唐制宗王襁褓即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實亡無所以屬至疏屬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賞賚

所寓州縣月有廩餼於國祚既長世代浸遠恤序暨約去士庶之家無甚相遠者靖康之亂諸王駢首以斃於金人之手論者咎其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然紹興東都之仁宗南渡之高宗元良虛位立繼小宗大策一定卒無動搖磐石之固亦可知矣

[illegible]

論宋封異于前代　馬端臨

按諸侯王與列侯皆以其嫡子嫡孫世襲其所受之封爵自非有罪絕者則爵不奪而國不除此法漢以來未之有改也至唐則自王以下之封公侯者始止其身而絕以[illegible]封者然視上則子孫襲如故繼所謂宋[illegible]名[illegible]然始受封之國與爵則父歿子[illegible]相承如是下降當王[illegible]太宗之子受封於[illegible]伏[illegible]之餘[illegible]於唐代德服之[illegible]宋則宗子之爲[illegible]在封爵[illegible]其身而子

孫經問嫡庶不過承蔭入仕爲環衛官廉車節鉞以
序而遷如庶姓貴官蔭子入仕之例必須歷任年深
德齒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授之爵則不
襲也國朝省要裁慶曆四年七月制封宗室乃以皇
叔祖[illegible]郡公德文爲東平郡王皇兄允讓爲汝南郡
王王弟允良爲華元郡王皇姪從藹爲潁國公從照
爲安國公宗説爲祈國公昭成太子孫宗保爲建安
郡王華王孫宗達爲恩平郡王邢王孫宗諤爲清源
郡公自燕王薨而[illegible]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議者以
爲自三代以來皆建宗戚用自承助於是次第封拜

之蓋仁宗鮮兄弟享國已久又無皇子其祖太宗之
子爲王者皆已物故是時宗姓幾無一王故擇其行
尊齒行者王之任濮安懿王以英宗之故安定郡王
以藝祖之後各令[illegible]襲又不以昭穆相承嫡
庶爲別[illegible]之行尊者承襲
於是濮安[illegible]有二十七子而得嗣封者七人四十
六孫而得嗣封者亦七人蓋嗣濮王凡十四人纔更
兩代耳安定郡王之後世字行嗣封者五人令字行
嗣封者九人子字行嗣封者四人伯字行嗣封者三
人蓋嗣安定郡王凡二十一人纔更四代耳此例亦

古所無也又按蔡元道祖宗官制舊典稱皇子生百
晬命名初除美軍額節度使兩遇大禮移鎮再遇封
國公出閤斥使相封王納夫人建外第六除兩鎮再
然則皇子雖在所必王然其遷轉亦有次第不遽封
也

叙宋代宗封之詳　宗官　宗學　宗居　宋史

仁宗景祐中下詔度玉清昭應宮舊地建宮合宗室
十位聚居賜名曰睦親院於祖宗後選一人爲宗正
以司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政令皆令掌之奏事毋
得專達先詳視可否以聞仍諸王邸散居京師過從

有禁非朔望從朝不得時會見仁宗立睦親院以講
恭郡王允讓知大宗正事總領督睦甚有恩意務以
身先之教養子孫崇尚儒學不率則正其罪故更相
貴勵莫不勸服後事有犯宗婦不預因曰託姻皇
儲而不得一預所以親榮之也宗通其籍又
宗婦少長夫難[illegible]不許更嫁由此非人皆乃爲請
使有時節宗[illegible]十二年中書樞密院言祖宗受命百
年皇族日以蕃衍而親疏之施未有等衰雖序其才
未能如古獻議之臣謂宜有所釐正請參酌先王典
制時事之宜條具聞奏部同議以聞臣等謹定方今

可行之制宜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
世世封公補環衛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
恩禮祖宗袒免親以下願出官者聽仍先經大宗正
司陳情大宗正擇本宮尊長與大學教授舉才行共
任使者然後審察以聞就武官者試騎射習者就文
官者試一中經或論一首將軍換諸司副使太常寺
丞正率換內殿崇班太子中允並與州郡監當一次
任滿與親民副率換西頭供奉官大理評事與監當
一次任滿有州郡監司保舉者與親民否則即依外
官祖宗袒免親未賜名授官者除右班殿直年十五

與請給年二十許出官願換文官者與試知縣並令
監當考試及任滿有舉保任如前法出官日並特與
支賜願舉官應舉者依外官其非袒免親不賜名授
官許應鎖廳進士者只試策論明經者習一大經試
大義及策初試不成文理皆退其令殿試取合格者
以五分爲限人數雖多不得過五十人累經殿試不
中年長者當特推恩量材錄用已出官者給俸依在
京分數許依審官三班銓法指揮注授不以遠近爲
限授文官者轉官與進士出身同錄應舉進士明經
累有出身人至員外郎與轉左曹宗室不出官者止

宗元孫轉官至正任觀察使止袒免親至遙郡刺史
止祖宗袒免親見任官合奏薦子孫官許依外官
宗袒免親以下見有官不願出官父祖俱亡者許在
京居室處置產其出官者置田宅如外官法祖宗袒
免女嫁以錢減半婚與三班奉職并袒免女量加給
爲婿不與好官有官者與免入選許依審官三班流
內銓法指擬注授與行免出使其袒免親娶婦量加
給賜其非袒免親嫁娶依顯封仍不得與非士族家
爲婚姻祖宗袒免親以外兩世貧無官者量賜田孤
幼無依及亡貧失所者不拘世數隨所在官司具名

聞奏當職特加存恤奉上詔曰自我列宗惇叙邦族
大則賜封於爵土次則通籍於閨常並留京師參奉
朝請然而[illegible]有親外則恩有隆
殺才有賢否用[illegible]而一貫於周行是亦[illegible]
分於派別[illegible]德施之義不周故廷
臣數[illegible]定正限以等[illegible]親戚之
問紀史有[illegible]用之間次其存或以九族辨尊卑
或以五宗紀遠近或以推恩而分子孫或許自試而
效才能或宗子[illegible]或諸王之女自主婚
姻皆前世之所行固當今之未備况我朝制作動法

先□西□宗室等衰乃無定制因俾羣公之合議將定
一代之通規裁覽奏封具陳條目以詔祖宗服移是
宜世世之封上公子孫抑有親親之殺若乃服屬之
既竭而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
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
官之法僉言既允朕意何疑告於將來式頒明命宜
依中書樞密院所奏施行徽宗崇寧九年詔曰神宗
嘗詔宗室年長者推恩又嘗詔袒免外兩世貧無官
者賜田又嘗詔外任者許居於兩京今宜遵先志宰
臣蔡京等言宗室舊來在宮有出入之限有不許外

交之禁當時有裁煞之令人跡偏外居僅通都下積
日滋久殆不能容若不出之西京散之近郡立關幾
察之令或一有非□□法則勢有不可已者今請許
非袒免親以下願出□於京外欲分於西京南京近
輔或沿流便郡居止各即州郡大小創置居宇仍先
自兩京爲始每處置敦宗院命文武官各一員管幹
參酌在京宮院法禁不可行者酌下從之初本朝宗
室皆聚於京師熙寧間始許居於外蔡京爲政即河
南應天置西南二敦宗院設宗官主之靖康之禍在
京宗室無得免者而睢維二都得全建炎初上將內

幸先徙諸宗室於江淮於是大宗正司移江寧南外
移鎮江西外移揚州明年春又移西外於泰州及高
郵軍三年冬又移於福州而南外移泉州以避狄紹
興元年秋嗣濮王仲湜請合西南外宗正爲一司以
省財用有司以泉州之財不許是時兩外宗子女婦
合百餘人歲費緡錢九萬紹興府宗正司者紹興五
年以行在未有居第權分宗子居之三十年春恩平
郡王出居會稽遂以爲判大宗正事乾道七年虞丞
相秉政言蜀中闕大宗正司上欲移紹興府宗正司
於成都既而不行但省會稽一司而已今蜀中宗室

甚衆既無親賢領之但每州以行尊者一員檢察錢
米請受由是往往陷於非辜而不可訓焉東都故事
宗子皆聚大宅聚居之太祖太宗九王後曰睦親秦
王後曰廣親英宗二王曰親賢神宗五王曰棣華徽
宗諸王曰蕃衍渡江後宗子始散居郡邑惟親賢子
孫爲近屬則聚居之孝宗子四人邵悼肅王無後莊
文太子魏惠憲王早世莊文之妃惠憲之夫人皆別
居次第初莊文既大祥議者欲皇孫出居于外或以
爲不可又踰年竟以知樞密院府爲外第焉紹熙初
寧宗封嘉王將以所籍富民裘氏之居爲府第而議

者以為非宜乃改築盏自紹興以來天屬鮮少故不復賜宅名云右卦官聚屬初宗學廢宣和常併諸王屬尊者立小學于其宮其子孫自八歲至十四歲皆入學日誦二十字其已授環衛官有學藝得召試遷轉者每有之然非有司常試乃特恩也熙寧十年始立宗子試法凡祖宗袒免親已受命者附鎖廳試自袒免以外得試于國子監禮部別異其卷而校之十取其五舉者雖多解毋過五十人廷試亦不與進士同考年及四十嘗累舉不中第其名以聞而錄用之其官于外而不願附各路鎖試許詣占試國子監崇寧初

疏屬年二十五以經義律義試禮部合格分二等附進士榜與三班奉職文優者奏裁其不能試及試而黜者量才於禮部推恩於三班借職勿著為令及兩京皆立敦宗院院皆置大小學教授立考選法如熙寧舊出官所莅長二或監司有二人任之乃注授後又詔見在任者於本任附貢士試大觀三年宗子習禍者十二人宗學官須宗子中上舍第且有行者方始為之四年詔宗子之升上舍不經殿試遂命之官與常法不如是其依貢士法依敘試補入上中等者唱名日取裁後又定上等賜上舍及第中等賜出身

授官有差凡試學有篤疾若親老無兼侍者大宗正察其實罷歸宣和二年詔罷量試出官之法紹興二年命初策士及宗子于集英殿十年仍復南省試十四年始建宗學于臨安生員額百人大學生五十人小學生四十人職事各五人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在學者皆南宮北宅子孫若親賢宅近屬則別選館職教授初行在宗學試國子監者有官鎖應七取其三無官應舉七取其四無官袒免親取應文理通為合格不限其數而外任于宮觀嶽廟試於轉運司者取放之額同進士十五年命諸路宗室願赴行

在室依熙寧舊制並國子監請解不願者依崇寧通用貢舉法所以優國族也今宗務極先宗子不以服屬遠近人數多寡其中復文辭兩次者並直赴廷試略通文墨者量試以已習經人本經義二道習賦人許賦各一首試論人論一首仍限二十五歲以上合格第一名承節郎餘承信郎曾經下省人免量試推恩四川則附試于安撫制置司於是入仕者躐千人隆興元年詔量試不中年四十以上補承信郎展一年出官餘並於後舉再試十月御射殿引見取應者試第一人賜同進士出身第二第三人補保義

郎餘四十人承節郎七人承信郎凡宗室領應得出
身者示官進一秩進人比類衍資無官應舉得出身
者補承信郎殺秀　千下子孫中進士舉者更特轉
一秩乾道六年臣僚上言神宗制始立教養選舉宗
子之法亦我宗東義領試則與示秩在本升則升甲
取應不過宗試下官所以寵門如不與其優等也然
纔明向學者少比年偶興者有多或須多上以登制科
幾與寒士解取入仕定繁不知我抑非所以示至
公也於是禮部當行優應存第者當於元官上轉行兩
官自今止依元資改授添堂制十二年右正言胡

衛請自宗室監試無官應舉照紹興例七取其一省
試則三舉所放人數如取應例立爲定額從之寧宗
嘉定九年以宮學併歸宗學教授改爲博士理
宗淳祐二年建內小學置教授二員選宗子補學寶
祐元年五月特正奏名進士宗子必先等二十人特授
保義郎若瑻等二十九人承節郎敕略曰必先等取
應及選放則各以所學之進學而教以入仕也其
毋以是自畫焉

論宗學　朱熹

今宗室與漢唐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
封侯嫡子世襲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
如漢光武皆是起於民間也今南班宗室多帶皇兄
皇叔等冠於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君之意
王定因當言之神廟欲令只帶某王孫或曾孫或幾
世孫其如越王下當云越王幾世孫後來定罷
行以爲皆骨肉令宗室散無統紀若使當時從定
王之說都有次序可考也

戚

漢文帝殺薄昭論　程頤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

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害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
故或捐親以全節或捨生而全孝性所當而已唐李
衛公以爲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不安司馬溫
公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用法者親疏如一無
所不行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所未安則非明
也有所不行不當爲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
害恩之正則不得爲義使昭毁長陵土則太后雖不
食而死猶不可不誅也具殺漢使亦有異焉若
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
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身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

忿爭而殺之則貸赦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寄
先王之制八議設而後輕重得其宜義並有屈乎法
子乎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王莽傳論　班固　後漢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
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
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
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
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
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

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
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
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
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
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
邑爲虛丘壟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
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
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蛙聲餘分
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外戚傳論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於人道
靡不同之大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
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
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
家者惟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
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舊
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嗚
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又　魏收　後魏史

夫右賢左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治天下也殷肇
王基不藉莘氏周成大業未聞姒好爲輔及於
漢世外戚尤重殺身亡族相係於兩京乃至移其鼎
覆亂其邦國魏文以爲誡明帝尚封顧賤晉之楊
駿等至處宰相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
求權寵引入中朝寄任屬味所謂愛之所以害之矣
大親貧賤有部衆之來豈成其下其餘或以勞勤
或緣恩澤或序其迹眾外紀之盛衰云爾
史臣曰五侯工求防遠爲甥舅之國罕執鈞衡母
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頗覆繼軌莫由進不以

禮故其斃亦速其間或不泯者蓋非虧先構者益處
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又　隋史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沖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况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閻梁竇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也昔文皇潛躍之際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內外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重灼四方將三五而並隆比四七而非匹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未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亦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傾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能改覆車者也

又　唐史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

受其禍故太宗檢遏侍裁賞賜貞觀時內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艷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老嬰頸血一日同汙鐵刃玄宗初年法行近戚裹袠修敕天寶後刑委政妃宗階在反廡冗捷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者數十年之間不僅一再之衰而亦貪無救何吹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閫政參變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昭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

主

唐南平公主

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禮有婦見舅姑之義自近代風俗敝薄公主出降此禮皆廢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巾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太宗聞而稱善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備行此禮

宋諸王嚴妬　南史

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斅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斅作表讓婚曰伏

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祈審觭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闇闇有對本階天恩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荊釵布裙足得成禮身不自揆無似遂茲嫁方莫承素族弗陳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屢及髭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徽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幸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極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躬於

深井謝莊殆自害於蹕吏殷仲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勞屈於榮貴事隔於聞覽吞志茹氣與所避遁制勒甘於仗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闚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疏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嫉爭媚相勸以嚴妮媼競前相譖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莩猥陋誣聚止則未聞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嫉敢恃耆舊唯贊妒忌尼媼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

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齊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朝不識曙早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於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裙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儆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貫魚本無嫚妒之嫌豈有輕婦之誚令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云輕易我人竊聞諸主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為急者

法急則可為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恆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因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恆同科律王深無復彊狠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為冤鯁褚暖憂憤用致夭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先克昌專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行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貴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

恭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由才升一切婚成成成恩
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己規全身
願寔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錮
停使進無徼倖得保業分養物憐生白已彌篤若思
以下依前狀請不申便當刊唐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
表進小端上以諷切之并為戲笑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二終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三

門生歸安姚[illegible]考校

官

論內外分合之勢　林駉後同

內外之勢合則朝廷皆正人內外之勢分則國家無善
治矣人下之政不可多門而宮中府中當爲一體
何也蓋體統聯屬事權通融外無門隔內無乖離則
出入起居皆忠良端正之人左右前後無便嬖側媚
之習是意也周人爲得之矣公卿疏外進見有時宮
禁森嚴幾若天淵則政由中決而威福之柄移於下

命從內出而機密之事不得聞於外是意也漢人蓋
蹈之矣嘗觀周之盛時外朝之上槐棘森列臣民咸
造固也而內庭之秘且統於冢宰之職治朝之上有
司是蹊庶尸日侍宜也而燕朝之職亦無非師保之
官前有宮人之職中上門人下上八人掌寢處未落
之褻而陰陽肅其縱臾夾度之心後有以婦宮職中
士二人下上士有二人掌衣服冠履之數而終欲防
其奔用亂政之原凡此無非所以合內外之勢而無
女寵之習閹宦之患者後之齊者豈無故而然耶漢
氏初興猶識此意大臣位宮中大臣劾闡官外得以

統內也三公之屬有御史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九
卿之屬有少府尚書在內主吏民章報內復屬於外
故[illegible]尚書中[illegible]官制內延庭嬪侍而延臣奏事者或
侍從告訂之以禁省嚴時宦寺與居而排闥直前者
且習[illegible]見其社稷之患以士人皆任中常侍之官以
宰將得却內夫人之座袁衆有周人之風自侍中
為加官之親數詰三公而大臣雖雖退讓大司馬為
內朝之冠與領尚書而丞相僅取充位向之以外統
內安在哉諸史居中統法而御史之中丞其權始分
宦官與事尚書而少府之尚書其職益廢向之以內

為外又安在哉自是而後內朝事權一移於權臣而
移於常侍人事移於近戚故方霍氏之秉權也陰微
之[illegible]尤定其之秉[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事尤定專之
承旨不得[illegible]常大既以習移易制者為之
此移於人臣之手[illegible]用事也孝元秉權舍不能
制宦[illegible]終不復回衆成為中丞發行糾領部刺
史[illegible]所[illegible]欲通[illegible]中
以防[illegible]大權盡出中書
尚書之手而[illegible]大臣不敢爭內間為此移於諸儒之
失王氏[illegible]權[illegible]外[illegible]為內領尚書入掖房出

姦邪當王舜既任於前王莽復繼於後二三大臣居
息不言而漢[illegible]始移矣此移於戚畹之害推原其由
皆武帝親內朝疏外朝之過也東都以後流弊益甚
議郎不在宿直之中郎省皆為黃門之廨至後御史
之權且移於尚書而尚書之權悉歸於宦官尚書宦官
合為一宮而中朝疏隔於外御史職於內是以太
尉楊秉太僕寬而尚書僅采掾屬之[illegible]設官分職
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尚書之得也御史豈真
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
自便耳豈可歎也蓋宿衛之親人不領於

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祿勳之任光祿
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中加官遂為侍中遂
為常侍矣自供奉之官日親而領於大臣者而僅尤以
下宮次而上遂去為少府之[illegible]任此其極也門下
太僕之司又分為[illegible]使矣夫其[illegible]
治[illegible]則亂合則[illegible]代[illegible]下[illegible]衰不
知兵[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大屈殿
國家外[illegible]內[illegible]與[illegible]而非終[illegible]得用意自
今觀之[illegible]宦[illegible]得治都知奸邪之罪則宦官有
過[illegible]得[illegible]傳[illegible]介奏[illegible]不治內侍求內降之

罪則宦官不過槁府則治之此周冢宰統內庭之意
也王宸殿宴息之所侍或召近臣而親書小閣秘密
之地尉且召學士而親之此周人師氏居虎門之意
也不特此爾釣魚賦詩觴宴後苑置酒賦詩召入內
閣中禁密多夜入夜召對便殿祕嚴或非時而召
語或詞臣在漢宮忠肝膽之便或上人為御藥院供
奉之官此發端之夫統於兩府夾庭之官待於內庭
雖成周亦不足道皆諸葛孔明之相蜀也與漢一念
對越天地出師一表未及軍旅且本奉於宮府一體
之論嗚呼孔明其知中興之本歟

論歷代宦官

闕以冢宰統閣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於是無近習
之弊東漢用後宮始命中人典兵於是作內廷
之變此本末源流之際君子不可不究也唐大為閹
而稱士為巷伯而疾惡勃貂管蘇有功於晉楚景監
稱賢者庸於秦趙然皆有益於人之國君子必欲絕
之去之而後已何哉若夫閹之徒無所爲用退而視
其宦則無妻妾之情從而顧其後則無子孫之親所
以爲妻妾子孫者聚則成一室散則行道之人耳是
以依勢怙寵竊柄弄權爲勃貂管蘇者百不一二爲

竪刁伊戾者十已七八故君子思之雖然在周漢時
不聞有竊政宦寺之虞而在漢唐末世往往有之者
豈盡歸咎宦官之罪哉亦不能善處閹寺者之失也考
之成周寺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內小臣
四人王之正內五人一以大冢宰領之夫以論道經
邦之臣而下統微賤卑褻之職似非大臣之體然
周人格心之學大抵源流於此何者使僻側媚之習
易以移君德遊戲談佞之言易以惑君聽自非統於
大臣鮮有不至恣肆使人主以外庭之屬不得以私
意昵內臣以冢宰之尊不敢以非道干此其預防之
意豈不深矣哉漢初猶有古意以宰相得監宮中如
郎中令禁闥之內皆其所屬至文帝時宦官猶知宰
相爲可畏鄧通之幸其寵已極小有怠慢丞相嘉檄
召詣府折辱垂死而不救自武帝疏遠朝士宰相
不得加官內朝若有制矣然以少府統中書宰相統
少府其脈絡猶得相屬況以司馬遷儒者爲中書令
亦不無正救之益既而石顯用事匡衡甄譚猶得條
奏其舊惡則宰相雖無鈐轄之權而牽制之意猶
在也此周漢盛時所以無近習之弊者寧非大臣統
制之功歟自東都至唐寵任宦者其禍始慘然宦

寵任雖同而所以任之亦異東都宦官專領監事是政權歸之矣唐以宦官專典禁衛是兵權歸之矣政權歸之則賢否混淆而其亂在朝廷兵權歸之則變生肘腋而其亂在宮禁夫政權必有所假而然後其權專向使人主一旦反悟則以詔逐之亦易易耳若夫兵權在其掌握能使人主廢置從其所去而不可得盡全於是呼伏賊而後已此與兵之所以與政迭然變之以細微變作之人而得以與政與兵以爲心腹之患皆非國家之福傳曰漢之制侍郎皆用明經常侍參用士人人主朝夕宴游之頃不但刑腐

之流而已誠美意也夫何章和以後成郎不在省直之中郎省皆爲黃門之冗別自宦官專以閹人領之自是閹人不領於外廷外廷大臣外無所統內無所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閹庭房闥之任典節下庶無所賴已竇武陳蕃誅伐之謀一洩百姻其不何庶袁紹不勝其忿舉兵以除之漢於是絕矣唐初之制內侍省不任三品之員衣黃衣守門傳命而已誠良法也夫何肅代以後或命爲觀軍容使或使承璀爲招討使而後以治貴良國監其軍而又卜殺劉叶究皆其軍內樞之勢過於南衙樞密之權

甚於宰相肅宗復寄爲德宗言之而不見聽柳伉因疏程元振及之而不能用高元裕言其勢重南衙白居易言不當位大帥然文宗知之而不能制之亦徒爲是喋喋之論其禍豈不慘於東都歟王叔文等欲奪其權終不可得始藉朱全忠以族之唐於是不祀矣推原其故東漢三公擁虛位以在上無復向時總領九卿之職唐以北衙尤重南衙無復周人以宰統畢之意所以稔成厲階爾此漢唐末世而有內庭之變者也非與兵預政之失歟國朝懲五季閹宦橫肆之弊不與兵不預政子孫守之永爲家法舊制內臣

將命于外不預公事此不使之與政也舊制宦官專任本職不得典兵此不使之典兵也噫何嚴耶是故史崇貞日瞻今命廢可信也乃命監司以審察楊維疑奏死卒自弱可從也乃行外司以鞫劾彼安行而與政乎黃德和之爲監軍少徇西師用呂文靖之謀而不罷監軍王守忠之爲鈐轄恐循唐弊從高公之言而不罷鈐轄彼安行而典兵乎不特此也張守忠本近侍以收大奴於木下而試振汴上經心有大功階以交結中外而謫筠州是又不欲免其罪也內侍押班雖日遷官然不滿五十年者不許之內侍坐

敗𫝹曰宦得然任太二十年者不與之是又不經其宮也若非不能免則反無縱肆之令宮不輕進則後世猶失之亡不慎不終不驕不佚此所以不敢肆其後世宮之職矣然亦有由也周以冢宰統內宰而寺人一之人其初以亦有職宮中而官得無非從周冢宰以統之內宮者人不得有在其權故尊以臨卑則外有所并外以為內則內無所隱此防微杜漸之深意我祖宗其得之觀侍從而參樞密不治內侍不內降之罪則宦官有過樞密得治之矣觀高若訥為樞使不除內侍留後之官則宦官進秩樞密得專之矣

夫有過則治有勞則遷或賞或罰一聽大臣宜乎謹愿聽畏而不敢肆也惟樞密與職分之當耳有如都知之罪韓公究之節度之求梁適沮之是宰相復得治也兼有一省韓絳力言以固押班呂誨極論是臺諫復得言也至彬誥詞劉敞不撰任守忠詔蘇轍封還是給舍復得駁也既人以開官屬之流既更察於樞密本相又復更察於誅給舍祖宗深思慮之實有矣夫何元豐大臣不通與帝河東經兵非無帥也而乃使王中正領之熙河用兵非無人也乃使李憲專之大而將帥亦由此制次而官吏悉由資選

兵閹尉收於其一咸陽令出於其手而祖宗不與政典兵之法安在哉於潤甫周尹言之蔡承禧彭汝礪又言之司馬公劉摯呂大防極言之至使押班李舜舉亦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不宜內臣掌將帥之任然舜舉本閹人也尚亦任邊事也且能責王中正以內臣不當任將帥之責中正不自知愧迎勞問之至使閹者為之發憤豈不有忝厥職乎嗚呼以堂堂樞臣之任反不若一閹人之識又焉用彼相哉異時童貫握兵權於外以典兵為常祭師成擅文柄於內以亂政為例附綠將相者二十年君子推其本流之禍固蔡京王黼為之之罪亦元豐大臣作俑之失也

論漢唐任宦官　馬端臨

古今宦者之禍無如漢唐之季年然夷考其盤固猖獗之由則有自來矣蓋宦者握天下大權之所自出也漢中葉以後以中書為政本而中書令管機密屬之貂璫是宦者不小以無刃之柄也故東漢帝武何進之禍一有朋黨各聯而宦所窺殺割人禍不旋踵而身亦在之唐中葉以後簡密戎定禍亂而觀軍容監軍為之貂璫是宦者得以竊將之權也故動德如李郭則優者受節制而不免失律跋扈如李茂貞朱

今忠刑有兵內傷而遂以移祚矣兵刑者人主威柄之所存也東漢自桓靈以來有黃門北寺獄是宦者得以專刑也故節甫鈎黨數戮名士皆黃門北寺獄之爲也唐自德宗以來有兩軍中尉是宦者得以專兵也故易置人主誅夷大臣皆兩軍中尉之所爲也宦者竊利之柄彼得以操之兵刑之司彼得以專之而人主近情親根連株固故雖有英特之君賢智之臣終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亦由積漸之久故也然桓靈昏主又從而崇獎之故權悉下移而漢之亡遂成文武宣懿君雖不能抑制之然政自己出故唐之亡少紓云

論石顯　眞德秀

京房之言石顯之奸於元帝者可謂深切著明矣上曰已諭則是知顯之爲姦也而卒不能去者蓋倚之臣始則媚君以從欲終則劫君以固位方其始也人主之知未至則意其悅隨無所不至苟一入明爽之左腹則鍵閉之謀日工依憑之黨日盛中外大權既出其手則猶伏社之鼠不可熏也穴墉之狐不可灌也又如在肓之疾藥之不能達砭咽之難近而不可割也惟明智之君攻之有漸去之有方庶幾其可不然則姑養亦亡決裂亦亡夫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之去者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所以不能去何也發車騎以圍大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興矣殺蕭望之殺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以擅殺矣以外廟則史高爲之助以中謁者則牢梁爲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宗等爲之黨權勢隆而黨援眾是其所以不能去也故聖人贊易於遯之初六曰勿用取女戒以陰之方萌則抑之制之而不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又曰昔有仕于州郡而爭免寡者甲有過乙輒白之居一日甲因其儕若僚之身者乙甚遽以白長吏長吏呼甲驗之無有也於是甲訴曰此乙之見誣類若此自是乙之言不復入而甲彼薦矣此閭巷相猜之小數而石顯用之以誣其君元帝莫之察也

東漢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

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

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

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

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嚚怨協群英之埶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論曰自古喪大業絶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將榮無謂於閨閫之間典傳於來體推情未鄙其故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與貞良先時薦舉非在苟恣因德正於某橫而已然貞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

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言拒議必漏先言之關至於發憤方啓專命之際斯忠言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論東漢宦官　　　眞德秀

眞氏曰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衆衆之有功人臣而有功大者不幸而遇之也顧出於有故眷顧宮中之職均在中間然婦人之害者此求順忠篤守之善者也婦不貴於有作而亦貴於有功此有功川宦官則讀之然後行乎故安順以寵之

世寺人之能日盛能樹則爲害愈深爲害深則彼禍愈酷至於陳蕃竇武因之而不勝漢以爲亂袁紹因之而勝漢遂以亡當時上自趙忠張讓之徒取其魁桀無一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而驕驕而橫是乃殞身喪元之招也若史游良賀之徒優游終始無所疵吝之爲得邪吁來者其尚鑑諸

又曰宦官之惡至東漢節甫極矣然竇武欲盡殺之毋乃已甚乎太后以爲但當去其有罪者斯言是也使蕃等因曹節既死之餘亟如太后指摘其罪之尤者戮一二人自餘或遂之外服或許之自新重整

權綱勿使內臣預朝政則宦者穆然無事矣不此之爲而欲肆其屠戮使逆節得以其鋒而用之豈天不祚漢乎何蕃武之賢而爲此形迹也

論宦官之禍　　　李德裕

東漢宦官之禍其始起於北陵有南北部之禍汝南二郡爲其郡守特入太學諸生郭林宗賈偉節爲之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而然所者上皆淶告其養大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下郡國逮捕黨人而膺寺中禁錮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

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而有三君八俊八顧八
及八廚之號其後有承望閹宦意指者上書告張儉
與同郡二十四人別相稱號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
靈帝詔捕儉等而閹宦諷有司奏捕前黨李膺之徒
皆死獄中諸爲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
坐廢禁者幾千餘人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
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而漢亦自此季矣大抵朝廷清明賢俊在位有以制
服小人則天下治安而爲國家之福朝廷昏微奸邪
得志必須誣陷君子則天下危亂而爲國家之禍方

靈帝之時閹宦擅權莫之敢攖而李膺張儉之徒振
拔污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激素行以恥威權立
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
廷故閹夫儉人因其危而擠之指爲部黨一網殆盡
而上有不幸罹其禍者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顧至于
伏其死而無悔其義雖顛沛僨命而附其風者莫不
欽慕而甘爲之主豈不賢哉然膺儉等其取名太多
其嫉惡太甚固非自全於亂世之道使遇其時其功
蹟豈易量耶此非膺儉之不幸乃漢室之不幸也

後魏宦者傳論　　後魏史

夫宮腐之族置於閽寺取則天象事歷百王身非全
品任事宮掖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
權斯則伊戾豎刁因而禍兩國石顯張讓所以覇二
京也豈非形質既虧生命易忽譬之晉雍不懼登高
此亦苟且之事由變不已也王者殷鑒宜改往轍而
後庭婉孌承安之地椒壺留連終見任使巧佞由之
而自達權幸假然而復歸斯蓋其由來遠矣非一朝
一世也魏氏則宗愛殺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
竊官爵盜財賄乘勢使氣爲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
今謹錄其尤顯焉

論唐宦者　　眞德秀

按唐宦者所歷散官與文官同仇士良至開府儀同
三司請蔭其子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
子謁者監何由有兒是也此外則實瑤之階官至金
紫光祿大夫正議大夫者多有之觀宋立法不以內
侍淆清流故自有內侍官云

唐史宦官論　　宋祁

論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
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廩食而已武
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

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亂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官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巨鎮彊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弒殞文以憂偾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變則與人主生然倚之僭則可為肆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合前宦者

司馬光

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為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其手東西出其意使人主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但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

斯而焚之患未之極而役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五代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

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藉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論宋宦　朱熹

皇城使有親兵數千人今入內親七之屬是也以武臣二員并內侍知都二員掌之本朝只此一項令宦者掌兵而以武臣參之因笑曰此項又制殿前都指揮之兵也

天閹說　陶宗儀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閹世俗

則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嘗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閹按黃帝針經人有具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能用然其鬚不去宦者之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寫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梵言扇搋丑皆切半釋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釋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釋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搋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拏

半釋迦此云割詞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為人中
惡趣受身處然周禮閹人鄭氏註云閹其氣滅者宋
趙忠惠帥維揚日幙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儕輩
之歡趙昵之婢拒不從疑有異強抑之則男子也聞
于有司蓋身有二形前後奸狀不一遂真之極典近李
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
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
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
今傳記等書豈以為人之妖而汙筆墨不復載乎晉
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兩用

人道而性尤淫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男女
兩體主剛淫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
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為雌雄此又何取異物志云
靈狸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曰非男非
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
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右載周密癸
辛雜識

倖

漢佞倖傳論　班固

論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

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
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由道位過其任莫能有
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
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
彊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
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
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南史佞倖論　李延壽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
於管仲齊桓有召陵之師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

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洿隆之別況下於此胡可勝
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
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
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
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為重寄故公曾之歎恨於失
職于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
誥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
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赳並出寒門孝武
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
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尚之造尚書門

上餘隱宜救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詞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殆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秘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以為篇以繼前史之作云爾

宋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敭幽仄唯才是與逮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仕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資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

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痏構於牀笫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懾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

一塗賁於鳳領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
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褚淵王儉傳贊　南齊史

史臣曰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託粲既死節於宋
氏而淵逢興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
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
足為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服義皆由漢
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前
代宦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為晉
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為舊準

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
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
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
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袁當泰始初運清塗已
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
而去之夫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
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近倖論　李德裕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
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弊有二一曰
相近二曰嗜慾深恒寵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
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侯覽張讓所以
得擅君也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撫鼓之娛微行
沈湎之樂非佞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
張放所以得竊政也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
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
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
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
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
崇蘇宋以發天下之政得元成之化享舜禹之名六

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
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政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
害於理哉

南史恩倖傳論　宋書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
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
至於冠冕搢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
亦息關宣所寄屬當有所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
若夫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
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踈以成狎者也

而任腐蹂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㳂緣
欲矜俯仰晨昏瞻幄坐而諫躬陪闌檻而高聆探求
恩色狎褻感頻遂開變態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
開寵之機長上君因振裘持領賞罰事成雖不啟漁
宮將吟嗟義必先知放寵徑結於宮異蘧篨珠於荒
抑害蹈擊勢以宗都部貽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
侯威行州郡制為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互設閨
綺倒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啟轍武侯還麾遮
迥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鶩奉轂驅役分部把
承凡按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微其動衆大興人役

傍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典事之口
抑符縱詔姦偽非一青死為生請為成市左臂揮金
右手刊字紙為銅落筆由利榮故門同王署家號金
穴婍媛作女義泰蔡鄭之聲旋流宕沼魚龍雀馬之
翫莫不充牣錦宮暇微府寶害政傷人於斯為切況
乎主幼時昏讒慝亦何可勝也

又　元魏史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時邪之利射咳唾之私此
盜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淪于其次詆殍背雖況
乃及金錢貨賄錢漢爵又何階哉若大地窮廢貴皆

欲所攻聖是其貪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
揆斯一三代之亡皆是物也據天下之關持海內之
命顧指在意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紂長二邪奈姑
且猶我所固也魏世王叡本太和之初鄭儼寵孝昌
之季主幼於前君稚於後乘閒宦游殆無忌畏樹列
用掌嚴寒夫聰高明聖外彰人神繫仰御之有術
宗社弗隆肅宗不言爵摧潛濟罕方六合消然至於
隳覆且不顧色竊光寵勞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勢
而不有哉此朔日所以誠其朋詩人是為疾牽小也

論桑雍說　黃德秀同後

荊有成王謝安右天王曰止[illegible]釋桑雍者
王知之言作未之書曰[illegible]桑者便
辭在右之人反從安後于王者[illegible]奏王
之時[illegible]右[illegible]大[illegible]是得之於
內則人[illegible]於外[illegible]於外
其[illegible]自於身[illegible]在於所愛

真氏曰是非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僻左右
之人與後受禍子者蓋指建信而言也桑中有蠹則
碨磈之形見於外猶人受病於中而疾發於外也便
辟佞幸之徒密近左右發戒君心君心蠱於內則言
行之乖政事之失彰灼外著而不可揜矣夫君德清
明則私謁不得入惟夫沉湎於酒心志昏荒則小人
乘之以求所欲既得之於內則大臣屈法以從之於

外矣若大臣之不忠不正者類與近習相表裏故也日月之明而蟾蜍食之喻人君之明而近幸小人能賊之皆禍伏於中而不知也常人之情於所憎惡則謹防之防於其所愛則忽焉而莫之備不知禍亂之萌往往自所忽始齊威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乃備而非楚也秦皇能隨强胡卒之滅秦者中車府令高而非胡也蟾蜍食月古有是言而月之食初不由此古者特借此以覺悟王心使知近習托身於王而能禍王若蟾蜍托身於月而能食月也其爲言也懇至其引喻也深切爲人君者觀此可以悚然矣

論虞世基等

按隋煬不道罪浮於紂而表裏之者虞世基諸臣則其飛廉惡來也然今考之當時所以眩惑其君者初亡他技一惟逢迎上意而已知帝之耽嗜音樂也則請括天下散樂而歲集于京師樂工至三萬餘人於是帝之心蕩於邪淫靡曼之聲而流連燕宴無有窮極矣知帝之好大喜功也則謂西域諸國富於珍寶請招而誘之使入朝覲而開拓可平於是帝之心慨然欲爲秦皇漢武之事而中國疲弊日劇於上矣知帝怒薛道衡進頌有諷刺之意則羅織其罪曰原其情意實爲悖逆帝果悅之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以其能去己所惡也知帝之怠於政事也則勸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勞苦帝果悅之曰惟有郭衍心與我同以其能順己所欲也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惡聞則四方表奏抑而不達曰天下何處有許多賊曰鼠竊狗偷行且盡殄於是帝咸其言發怒於蘇威致疑於楊義臣切齒於元壽遂而賊益猖獗不可復制不一二年隋遂以亡原諸人之所以爲此者欲以保有寵祿爾而不知國事既敗身無處所何寵祿之可保邪即數人而論之虞世基者又姦之

首佞之魁也故魏徵嘗曰梁武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夫二君之所以信之者由其能順己之欲也孰知其所以順己者祇以禍己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忠言至論往往逆人主之心然揆之理而得則雖忤意而當從姦言邪說往往順人主之志然揆之理而悖則雖合意而當察人主知此則諂佞之姦不得售而竊何之計無所施矣

論佞

按皋陶謨上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說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者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弒君亡國者皆始之說悅順從者也

傳明夷之六四　程頤

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為用世謂僻所為僻左是左者陰僻之所也四由隱僻之道深入於君故云入於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奸邪之見信於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無悟乎于出門庭既信之於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三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四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奸

仲尼論奸雄　家語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故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鄧析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八姦論　韓非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比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

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辯說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

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

論人君御奸雄之情　蘇轍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又將窮言其情令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推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為欲進而不禮[illegible]退之而不貪其祿方為廉恥之節以高天下[illegible]行天子不知焉而養之以厚利則其心恨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役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強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鬬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

而不為少避之則專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甚鬬則無折之也甚畏則無耀之也既[illegible]之則將不得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長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為心甚深而其[illegible]其欲得者[illegible]求而形之於頭將取其存而言之於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使之淵淵然而得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淵然自放以得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

求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小人比相與為黨而不解則其勢足以脅君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未始有是天下之人苟有無好惡之心幸而有好惡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賛之以為奸何者有好惡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

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為此變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奸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從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推先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哉而以其有發而中其病是以惶阻退縮而不敢進臣

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論大臣去小人之難　　蘇軾

以大臣之尊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

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衰唐之亡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竪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

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家滅
擊之而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
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
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
皆不免自於身死至於背疽潰[illegible]之而唐亦以
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
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去之功
也是以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决以快天下
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
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

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
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
大臣矣

又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
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
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
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
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吳越
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

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
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黨不得
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黨深則其致毒也忿疾
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
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
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
順直則可以欺衆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
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
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
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

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啗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
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
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illegible]不懈
而小人不悟以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
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
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
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
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
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
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

厲平勃及高后崩產祿[illegible]劉氏平日絳侯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illegible]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尚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如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論魏武遺令　　司馬光

司馬光言於劉安世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安世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光曰遺令之意何如安世曰曹公平生奸詐至此盡矣故

臨死之際作此令也光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要緊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而無一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

論奸臣盜國　　真德秀　後同

按自古奸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合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為故寒浞之相羿也行媚於內而布賂於外內外盤結無一發其奸者然後得以愚弄上下而成其所欲為使羿無從禽之荒則茲心未熾猶有畏也故又娛羿于田使之馳騁弋獵以汨亂其心顛倒其志慮於是詐歷之謀得立而取羿之國戕羿之身若反手然當有夏之時風俗淳質已有巧於篡盜如寒浞者況後世哉是以虞周君臣更相勅戒曰無逸遊無耽樂以此為防後世猶有湛于酒色而舉國授人如漢成帝者

觀奸臣忠臣

自昔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攬萬機日臨群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耀光所發無所不被然後已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自昔奸臣欲其君之昏且暗者必勸之以深居宮省託耳目於左右之便嬖而上情之休戚政令之得失一無所覩然後已得以肆其[illegible]而措天下于[illegible]忠奸之分亦觀於是[illegible]矣

論小人竊寵

按自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蓋人主好惡不同喜怒難必非潛觀密察則得其指意則

無以爲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王王有愛姬七
未知所立薛公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請
立以爲夫人王從之申不害[illegible]從昭侯謀之以
申[illegible]子大[illegible]欲之所欲也則使因列一人先陳其計
微視[illegible]而言之昭侯大悅奸臣事君多合少
隋者以其能規上意所在故也石顯之見信於漢元
帝用此術

論傾擠之術

[illegible]

荊川稗編　卷之六十四　十一

按小人之[illegible]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唐開元之[illegible]則顯擠
之[illegible]之於[illegible]之是也[illegible]林甫之[illegible]則陰擠之[illegible]賈
充之於任[illegible]是也[illegible]不行[illegible]
其大[illegible]而充欲[illegible]
其[illegible]有在
有[illegible]不行人[illegible]之任重矣
然職在銓衡非若侍中之近[illegible]其[illegible]既行遂以車
擠之而[illegible]其亦可謂[illegible]趙充欲奪[illegible]
御史大夫之位則[illegible]延[illegible]如[illegible]擇貫強相而
因薦昌公孫弘嫉董仲舒欲黜之于外則言於武

使爲股[illegible]而[illegible]帝孝武帝則君也而周昌仲舒之
賢亦見知于二帝使二人誣之以罪而顯擠之未必
見從惟其陽借薦賢之名而陰施排擠之術故雖二
帝之明有弗察焉此賈充之計所以得行於晉武也

論奸臣專國

按奸臣之專國必先布置私人使居權要之地任擊
搏之權而去其異己者然後得以肆行而無忌當林
甫時所用以爲御史者必昔其黨與也故趙奉璋欲
言其罪則林甫吔諷御史劾而殺之奸臣之權至於
能修言者則無所不可者矣故明君在上旣擇天下

荊川稗編　卷之六十四　十二

英賢委以股肱之任而又選公清亮之士使爲耳
目之官二者交舉其職而無阿黨刑比之私則綱紀
張治道立矣

論奸臣　[illegible]

按一言喪邦者吾聞之矣一言而遺禍數百載者有
之乎曰有之如林甫之請任蕃將是也蕃自祿山反
唐幾亡[illegible]崎嶇中興而兩河之地半爲降虜所
有更相傳襲終唐之世不能取藩鎮跋扈動輒舉兵
內嚮唐亦以是失天下五代之亂生人肝腦盡矣至
於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於一自天寶末迄

建隆仍比二百有七年推原禍本由林甫以蕃將代漢將故也彼其用心不過欲杜節度使入相之階以久己權而中國板蕩生民塗炭遂自茲始自昔奸臣之爲天下禍者若是其酷者也

論李林甫　　　　孫之翰

上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然必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郎官源乾曜薄其無才行不許郎官不可爲則其人不賢衆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爲御史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蓋爲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能必信於主但武妃力士內爲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薦有一時之名甚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巳之嬖寵者也林甫得爲[illegible]使嬖寵者爲之言則其人奸佞可知也[illegible]不辨其奸佞林甫既相之後能[illegible]不知學術素無行實凡[illegible]人臣奏請之事若[illegible]始可無疑若事[illegible]然也況本因嬖寵[illegible]明理[illegible]不爲不明一日得林[illegible]

都無念慮遂使姦臣植權終亂天下則嬖寵之爲患也如此夫帝王持宗社之重生靈之命不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保固邦國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言命之以迎意希旨任之是以宗社之重下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浸久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善良致其權力外則保任蕃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賤類無入相之路養成祿山內禍則天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天子一聽嬖寵之言任如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起大亂於巳雖播流之若於民陷死亡之難後之人君得不深戒

東漢閹宦　　　　范曄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慾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效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梁強褫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強者以決勝爲雄弱者

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悖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

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帝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

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而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何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

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搒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

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

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墠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

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強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

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之善士

五代史六臣傳論　歐陽修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

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爲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於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册使禮部尚書蘇循爲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爲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册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衮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册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臣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代宗卿與社稷孰爲重使論爭不死尚皆一聽其言以國與人乎雖極爭之亦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狡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

作唐六臣傳

五代史朋黨論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眞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譽則人主之

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苐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續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危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

續曰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

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蓋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爲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

足可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有足盜豈有
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
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途使遂其欲以
力取戕勝者吾未嘗不反為所傷昔曹參之治齊曰
慎無擾獄市獄市奸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為
治矣奸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欲任所容不
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
夫之力欲盡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為不旋踵
罹仇人之手也奸臣復以忠義衰以力取成勝者
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

戒

論聚斂之臣

真德秀

開元聚斂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
以王鉷又繼之以楊釗是四人者皆以掊剋取媚於
上而結怨於下所謂國之蟊賊也明皇
以其奉己之欲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脈
也夫千溪不涸萬貨由積可竭一旦之蠹視矣而竭
人窮廣發人丘塚悲嗟悽惻之狀帝不得而見也呼
號慟哭之聲帝不得而聞也且有田則有租有身則
有庸有戶則有調天下之田有常數則租亦有常數
天下之人有常數則庸亦有定數戶調亦然安得
賦之外又有億萬之入以供上之供費乎奸臣敢於
欺罔而帝不之察彼見府庫充衍而侈欲日滋賜後
宮賜外戚者無復限極不思一錢寸帛皆百姓之膏
脅血食也何忍以奉其私之乎要將勝兵府庫
之充悉為賊有而王鉷楊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刑家
何誅類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斂之臣其
罪甚於盜臣也吁可戒哉

論元助

葉子奇

元初法度猶明尚有所懼未至於泛濫自秦王伯顏
專政始賣官鬻獄而得往往至數千緡及其分巡
憲以賄賂相魚貪而禁其直如唐之債帥之比於是
有司承風上下賄賂公行如市蕩然無復紀綱矣肅
政廉訪司官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秤銀殆同市
道矣春秋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
彰也豈不信夫治天下者不使利道一開亦必致敗
其惟名爵然不流之澤當懲其源根治京之枯必在
根本心利不可官金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
知廉恥之為何物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參
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

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
曰齎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
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愛民
之為何事也

篡

論寒浞　左傳

晉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
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
賢人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
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

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
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
浞因羿室

論曹操鬼蜮　蘇軾

孔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
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
耳其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
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
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
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
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
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
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
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
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為喜天若
祚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

論司馬懿　唐太宗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之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
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
王已來處其憂以為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
弱相襲建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

王以天挺之資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
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
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
詭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
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
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
鬭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
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
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

鋒生實怯而未前死虛疑而猶遁良將之道失任斯
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
光之寄當爾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栖綵
聳偏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實無殉生
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
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
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
耻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古人有云
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
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

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詣市中爲莫覩故知貪於近
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
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況
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
蒼生而天未啟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
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又　蘇轍

世之論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
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
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

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栖之
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
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若十室而九矣曹
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
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
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
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
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捋其
背而奪其成業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

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覬取之心上官桀
桑弘羊功之比其謀急於曹爽霍光內禦燕蓋外誅
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
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凡任其事者歷
矣然光終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
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爲得之耶然光猶不足道
蜀先主存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詔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
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知蜀人知之矣使孔明
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

瘳立旁徵魏奧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來一二吳
主三十餘年而抵終始之際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
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
甲終無間然者自伊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
取之者多矣皆以勢自坊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
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論桓溫　晉史後月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
人夙操令典時對狼孔熾彊埸多虞受寄扞城用恢
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

覲兵洛汭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
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
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
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覦
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
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
乖違恥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
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
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
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
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論桓玄

史臣曰桓玄纂凶父之餘基挾奸回之本性含怒於
失職苞禍其多心抗表以稱冤登高以發憤觀釁而
動[illegible]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
得[illegible]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
之酗醟縱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
兵內侮天長喪亂凶力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
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
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凶渠即

戮更延除歷復振頹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闇干天祿
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
宮鳳曆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
享鴻名允徯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
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
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四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五

後學歸安茅一相校

封建

六代論　曹冏

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

關東蠶食九國至于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黜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

功臣之勞士有常居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
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
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
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
自開闢以來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
深根者難為功攝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鑒秦
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
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磐石膠
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衞於外故也向
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非劉氏

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
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
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
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
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
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成文景由寬之過
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
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
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

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
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
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
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
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
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
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
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
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
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

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
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祀於既絕斯豈非
宗子之力耶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
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閹豎執衡朝無
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
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宄
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蓁藪居九州之地而
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
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
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

氏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厠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强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

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後周史封建論　令狐德棻

史臣曰昔賢之議者咸云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達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為國之道匪一賢聖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為相反哉亦云治而已矣何則五等之

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否或殊譬猶干戈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卨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為政之上務也觀民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列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置牧宰循名雖曰異軌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羣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強於列國溫陶賢於羣臣者哉蓋勢

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固節故也由此言之建
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勢位蓋安危之所階乎
太祖之定制在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
之事晉蕩歸政及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據勢位握兵
持權海內謂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高祖
允嗣若刺思弘政術懲專制之為患忘維城之遠圖
外崇寵位內結猜阻自是乾天之基潛有拆壞之墟
矣宣皇副位內爲是間受刈先其本枝別斷遁於公
族雖復地惟叔父親則同生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
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勢侔匹

夫是以權臣秉其機謀士因其隙邀遊而速於俯拾
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遂古木鬪斯隳豈非摧枯振
朽易爲力乎向使宣王乘姬劉之制覽理哲之術分
命賢戚布於內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疏首尾相持遠
近爲用使其勢位也足以扶危其權力也不能爲亂
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臥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
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敢覬覦其神
器哉

政典　劉秩

自漢以降雖封建失道然諸侯猶皆號國今封建子
弟有其名號而無其國邑空樹官僚而無蒞事聚居
京華食租衣稅國用所以不足也按文中子後序言
太宗嘗讀周官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
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
之治然則諸群臣議封建必是時事也後之儒者往
往追恨當時諸臣不能將明英主之美意使生民復
見三代之治以爲遺憾愚嘗竊論之以爲必能備究
古今之事情然後可以斷其議論之是非法制之得
失蓋封建一事漢以來未嘗廢也然行之之概利少而
害多其故有二一則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則不能

存三代之良法公心者何昔文武成康之衆建諸侯
也有德有功者則畀之初未嘗專以私其宗親雖曰
兄弟甥舅之邦然所封皆極一時之選若其果賢則
微子尸東夏蔡仲君蔡邦雖仇讎不廢也若其不賢
則管蔡爲戮五叔無官雖同氣不恕也至漢則私且
忌矣始則勳戚異代所建國而盡以畀其功臣繼則
勳戚異姓王盡以畀其同宗又繼則勳戚疏屬劉氏
王而盡以畀其近親而其所建置若濞若長之徒初
無功德足以君國子民特以其近親而王之故不旋
踵而犯上作亂墟其國而殞其身矣蓋有先王之公

心則其弊不至於此良法者何昔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連率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維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賦不過十倍其卿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必賜珪瓚然後鬯有巡狩有述職有慶有讓糾紀未嘗一日曠也若漢初諸侯王則界以大城名都連數千里未嘗爲分限山澤畜積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大農五嶽四瀆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祠官故爲諸侯者一受封之後即自務其富強擅山負海招納亡命擅爵人赦死罪天子不能訶禁臣不敢議

所以縱恣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後則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吹毛求疵掎摭所以猜防之者復如此蓋方其縱恣也則漢幾以亡乎數國及其猜防也則抑之不啻如奴僕矣使合先王之良法則其弊不至於此由漢以來有天下者未嘗不王其昆弟子姓而名之曰封建然其得失與漢頗亦大相遠蓋其初也唯務私其宗親未嘗有擇德而授之意故有國者不皆可使南面之人而復不能制持之以恩義維律之以法度故仁恕者則流於縱恣西晉是也剋核者則過於猜防曹魏是也而晉魏皆以亡是豈封建誤

之哉先王之意之法不存而獨慕美名則適足以爲禍亂之門耳唐太宗亦好名之主然當時論已固自不能行帝王之心而行帝王之事矣故刺史世襲之詔不久而遂停而當時諸臣雖以魏鄭公之賢亦以爲事難行當時即未逆而有五不可之論益其度之審矣如顏師古之議欲封建與郡縣並行王侯與守令錯處則漢初已嘗如此至景帝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而漢置內史以治其地則封建之地悉爲郡縣矣蓋古之所謂諸侯即後之所謂守令然自漢中葉以後王侯之與守令始判然爲二承流宣化而實

有治人之責者守令也食租衣稅而僅襲茅土之封者王侯也今欲並建則當王侯受封之地必盡屏內史之官即付之以民人之任而後可但恐恣縱專擅犯上作亂復如漢初之時若容之則廢法而將子孫之法憂求之可謂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況魏晉以後王侯多是虛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五分食一者又有非其境內之地而遙封者如元魏之以會稽蒼梧建鄴丹陽等郡封江左爲公侯之類是也蓋戶封既爲虛名則受封者之俸祿必仰給於縣官而出納之吝有所不能免於是遂有虛食其食之異今欲盡

復舊制則王侯受封之地其戶邑之入必令盡捐以
予之地既瓜分租賦隨之京師府藏頓鮮無以供軍
國之用非君上之利也又王侯於所受封之都邑既
無撫字之責而徒利租賦之入於是一意侵漁不顧
怨讟為其戶者甚於征刑非百姓之利也又所謂王
侯者非子弟即勳臣素號名貴人華屋兵戈之奉於
京師為宜今使之規處外郡朝不坐宴不得與號異
議此絳侯之所以恐懼長孫司空之所以怨望然則
又非受封者之利也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萬世
之長策今其公心良法一不復存而顧強希其美名

以行之上則不利於君中則不利於臣下則不利於
民而方且久之其不能力行此書生之論所以不能通
古今之變也

唐書封建論　歐陽修

贊曰景元子孫當蒙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撥除
四方所以宣力皆與類為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
之略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
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羣臣蕭瑀等喟然講封
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
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
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曆祚之短長不
緣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亟於哀平桓
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為繆悠而顏師古獨
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然天子
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建論以
為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
絕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毀之之原在單
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
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
而反覆焉佑之言曰夫為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

縣然而主祚常促為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
而主祚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
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為之建國之
制初若磐石然敝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為患
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統敝則世崩俱潰然而戡
定者易為功故其為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
縣之利非不為也後世諸儒因泥古強為之說非也
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
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
天下之圖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

成形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圜視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剖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驁時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爲郡縣而中之要一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黜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徇之爲安故仍以爲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己也秦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遞救

亦不可一槩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埶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者視所遇之時以救其弊則善矣若乃百葉推天命佑言郡縣無有姓而主祚促乃膠論也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

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

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
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
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
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
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
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
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
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
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
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

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
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
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
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
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
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
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
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
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
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

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
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
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
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
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
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
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下之政行於郡不行於
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
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

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
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
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
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
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
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
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
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
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
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

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也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狥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

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而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辨柳子封建論　胡寅

致堂管見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太宗慨然議復古制而魏徵諸臣不能討考卒使聖人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誠可惜矣而蜀人蘇公亦謂封建不可行至以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雖聖人復起不復能易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論曰周之衰也諸侯彊盛而有不掉之患秦之亡也則有叛人而無叛吏非郡縣之制失也方三代盛時諸侯或向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

侯或釋位以輔王室及其衰也五霸雖強大猶且攘夷狄以尊周凡若此類宗元皆畧而不稱乃摘取衰亂之一二欲衆其建而廢之是猶見刖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使周德未衰楚敢問其鼎周不伐鄭誰敢射其肩使周常守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能有不掉之患哉秦之亡也亦豈秦其自挺劉項從而斃之兵車所向下城以數十計無為秦死守者安得謂秦無叛吏也哉宗元又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殷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興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

始息求安此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爲之乎哉
子厚之不許乃以宗元之論爲是而以封建爲爭之
端不知聖人正所以息爭也果以爲爭者夏有天下
數百年苟無桀則商不得而取也商有天下數百年
苟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若以
爲不足以息爭則秦建郡縣不二十年而漢爭之漢
纔二百年而王莽爭之又二百年而三國爭之三國
各不數十年而晉爭之晉不數十年而夷狄爭之是
後爭者益衆分裂益多享國益促唐最久矣不三百
年而爭者四起未及中葉而失天下之半是郡縣已

後崇竊大利揭示爭端皆不如三代千八百年纔三
姓也安得以封建爲爭之端而亂之首歟

評柳胡封建論　吳萊

予嘗觀柳宗元封建論言封建之法更古聖王堯舜
禹湯文武莫能去之是非不能去也勢不可也故封
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胡氏讀史管見則曰封建之法
聖人所以順天理承人心而爲公天下之大端大本
也宗元之說非是予益因是而求之則天下古今之變
日趨於無窮又不可以一槩論矣夫自夏后氏之衰
有窮之戰洛汭之畋商丘之徙斟尋斟灌之依[illegible]

之不絶者如綫昆吾之強自衛遷許又彰彰然自號
於世曰霸此一變也而商周亦以是而得天下及周
之衰諸侯削弱甚矣權歸魯有三桓晉有六卿鄭有
七穆孫[illegible]衛崔高任齊汩滑者天下皆是雞澤一
會湨梁一[illegible]君如贅旒於上而大夫自相歃血於下
此又一變也而三晉田和亦以是而得國孔子曰天
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
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蓋通論天下
之勢也夫何戰國之世兵力日用游說肆行申韓以

法術商李以耕戰蘇張犀首以合從連衡各以其能
分適諸侯之國始皇雖大索逐客卒就其吞併六國
之謀皆人客之力也此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于七
及天下既一始皇自以爲前世莫能及遂舉封建而
廢之郡縣自是殺豪傑銷鋒鏑墮名城欲盡天下
之兵而不用又且合謫亡卒科適日發民不堪命陳
勝吳廣揭竿一呼豪傑各以爲兵而民之從亂十室
而九項羽以亡秦故將之子劉季以泗上亭長分割
天下立十八王又五年而盡歸漢此又天下之一變
也而卒歸於庶人嗚呼聖王不作世道愈下天下之

變則亦不知其所終者矣是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邪柳又考之堯舜禹湯遠矣及周而始詳商紂之亂天下歸周者三分之二武王既以是而勝商商之頑民雖遷於洛猶且弗率則又告之以商之自絕於天與周之受有天命勞來安集無所不用其心然猶不能已夫商奄四國之嗣也當是時周室不至於耕消動搖者豈無其故哉蓋周都豐鎬而文王之德化南被於汝墳漢廣之域自洛以東徐青兗三州昔本屬紂且大封同姓與異姓功臣以鎮之魯周公之國也齊太公之國也表在東海淮夷徐莒之屬有所畏焉

而不敢動燕召公之國也成王滅唐以之封唐叔介在北邊北戎追貊之類有所懼焉而不敢越成王在豐周公又自居洛以統之商紂既滅康叔國於衛微子國於宋雖曰治之以德亦以示天下形勢也始皇始一天下據關中廢封建列王子弟及二世而關東盜起郡縣吏或降或死無一肯堅守者漢興鑑秦之弊當項羽專制之後趙梁楚太原淮南多王異姓故終高帝之世用兵不息蓋韓王信王所親在盧綰又故人也使當匈奴卒亡入匈奴吳芮乃以長沙卑濕之國使當南越則以國小僅存耳故又大封同姓以

以王賈楚以王交代以王喜齊以王肥吳以王濞然非制也是以卒有吳楚七國之亂何則漢天子止有關中巴蜀等十五郡而諸侯王連城列邑徼於三邊周不可與成周並論矣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是又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於予自予前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漢而勢有不同嘗見之說守儒之常論也然而又曰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夫封建井田二者蓋同出於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時上之則分畫疆以建國下之則分田畫野以居民井田小封

建也封建大井田也秦漢以來井田廢矣則是封建之法雖欲不廢而為郡縣也尚可得哉

評諸人封建論　馬端臨

秦既并天下丞相綰請分王諸子廷尉斯請罷封建置郡縣始皇從之自是諸儒之論封建郡縣者歷千百年而未有定說其論之最精者如陸士衡曹元首則主綰者也李百藥柳宗元則主斯者也二說互相排詆而其所發明者不過公與私而已曹與陸之說曰唐虞三代公天下以封建諸侯故享祚長秦私天下以為郡縣故傳代促柳則反之曰秦公天下者也

君山孫氏又從而助之曰封建者爭之端亂之始然
紛之禍莫不由之李斯之論當為萬世法而世之醇
儒力詆之以為二氏以反理之評謊道之辨而交譏
聖人然則後之立論者宜何從以封建為非耶是啻
王之法所以縛天下後世也以封建為是耶則柳蘇
二子之論其剖析利害指陳得失莫不切當不可磨
也愚嘗因諸家公私之論而折衷之曰封建郡縣皆
所以分土治人未容遽曰此公而彼私也然必有公
天下之心然後能行封建否則莫如郡縣無公天下
之心而欲行封建是授之以作亂之具也嗚呼封建

之難行久矣蓋其弊不特見於周秦之際而已見於
三代之初何也昔者唐虞之世建國至衆也天子巡
狩而諸侯述職然後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書之所載如此而已不聞其爭土地以相侵伐于王
略以勤六師也舜之時蠻夷猾夏矣而命皋陶以
修五刑五流之制有苗嘗弗率矣雖命禹以徂征卒
之以舞羽干而格則是亦不職而屏之也夫蠻夷有
苗皆要荒之外王政所不加者也而士師足以治之
不職足以服之則當時四嶽十二牧所統之國其謹
侯度以奉其上而不勤征討也審矣又安得如柳氏

所謂爭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如蘇氏所謂爭
之端而亂之始乎所以然者何也則堯舜公天下之
心有以服之也蓋堯在位七十載詢于衆庶以帝位
授之舜舜在位三十有三載詢于衆庶以帝位授之
禹而當時之衆建諸侯也有德者爵之功加於民者
爵之堯舜無容心也居天下之上而與天下之賢且
能者分治之進其倦勤則必求天下之有聖德者而
禪之夫惟天子不以天下自私而後諸侯不敢以其
國自私是以雖有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甲兵之強其
勢足以為亂而莫不帖服於其下如臂指相使以為

常矣是則唐虞以公天下之心行封建而當時封建
所以無弊也蓋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
藩屏王室自周始二者皆聖人隨時制變以綱維斯
世不容以私議之也然以視乎舜則少稱矣故封建
之弊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啓有有扈氏
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以天子而征諸侯
諸侯弗率而上干天子之征禹之前無有也而始於
有扈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羲和
之罪曰沈湎于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
則誅止其身使二人生於漢世則一廷尉足以究

罪而啓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者則必恃其土地甲兵不即引咎而悍然以抗其上矣書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而觀其誓師之辭有不恭命之戮焉有愛克厥威之戒焉戎衆毗將奔從之令焉則兵師之間所傷衆矣夫以一人之罪而至於興師使無辜之人受其兵之禍則封建之弊也故曰已見於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有扈羲和之罪王政所必討而比之猾夏則有間矣舜之時士師明刑足以正蠻夷猾夏之罪而啓少康之時非天子總六師不足以治怠慢沈湎之過則可以見當時諸侯擅其富強非文誥禁令

之所能詰也自是而後天子私其天位而世守之諸侯亦私其國之土地兵甲而擅用之雖有聖賢之君德足以懷而威足以制則猶可攝服而其中衰之際人心未離而諸侯先叛之至於周列五等爲侯甸雖曰親賢並建而終不以異姓先諸姬文昭武穆之封遍於天下自建之法論其經制當亦無不人欲偏矣是以夏商有國數百年尚未至於紛爭之變猶是以制宇內而制諸侯而周數傳而後有末大不掉之憂故景王之貴皆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王室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斃之而李斯

之說亦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也然則其效可覩矣蓋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復行封建謂郡縣之法出於秦而必欲易之者則書生不識變之論也夫置天下人於聚貨之區授之以挺與刃而欲其不爲奪攘矜夸則爲之上者必有伯夷之廉伊尹之義使之薰陶漸染其不肯之心而後可苟非其人則不若藏其挺與刃嚴兵檢制而使之不得以逞此後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縣所以爲良法也而下締淳于生之徒乃欲以三代不能無弊之法使始皇行之是教

盜跖假其徒以利器而與之共處也則亦不終日而刃靡門起矣或曰禹之傳子周之封同姓皆聖人之經制也而子顧安議其私天下而以爲劣於唐虞何哉曰世之不古久矣人不能堯時不容復以上古之法治之也而世間不能知聖人之心也記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殷周豈果劣於虞夏乎而或畔或疑於誓會者以時人之不皆堯人也禮運載夫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而繼之以謀閉而不興盜竊

與民而不作以為大同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繼之以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以為小康然則官天下與家天下者其規模之廣隘分效之優劣雖聖人不能比而同之矣萬章問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而孟子累數百言辨之以為皆天也然則知禹之傳子非私者千載而下一孟子而已豈可復望之當時諸侯乎世本稱有扈氏以堯舜傳賢而禹傳啓故啓立而不服遂征之然則非愚之臆說也

論秦異姓侯封爵

秦爵二十等起於孝公之時商鞅立此法以賞戰功按古之所謂爵者皆與之以土地如公侯伯子男以至附庸及孤卿大夫亦俱有世食祿邑若秦法則惟徹侯有地關內侯則虛名而已庶長以下不論也始皇遣王翦擊楚請美田宅甚衆曰為大臣將有功終不得封侯然則秦雖有徹侯之爵受封者益少考之於史惟商鞅封商於穰冉封穰侯范睢封應侯呂不韋封文信侯嫪毐封長信侯及始皇既稱皇帝東游海上至琅琊群臣議頌功德惟列侯武成侯王離通武侯王賁倫侯（秦倫侯爵卑於列侯無封邑者倫與類也亦列侯之類）建成侯

趙亥倫侯昌武侯成武信侯馮毋擇如是者不數人而已然鞅冉不韋毐皆身坐誅廢睢雖卒善終而亦未聞傳世王離以下俱無聞焉蓋秦之法未嘗以土地予人不待李斯建議而後始罷封建也

異姓諸侯王表

班固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治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禼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迺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鉏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響應憯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桀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劒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

盡矣

論遣列侯就國　馬廷鸞

漢初封列侯猶古者國子民之意故文帝遣列侯就國之詔謂其居長安無繇教訓其民也景帝既不令諸侯王治事故亦省徙侯之國益事權皆任其相所謂侯國者與郡邑無異矣

又　馬端臨

按文帝二年詔列侯就國而多辭未行十三年乃免絳侯相印令絳列侯就國是強之使行也絳侯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

持兵以見人遂告其欲反夫既曰畏罪恐誅而乃被甲持兵以待守尉欲何為耶勃不學無術不能處功名之際而徒以來讒賊之口倘非遇孝文長者則不能全之矣然即此可以見當時之功臣侯之就國者憂讒畏譏不能不見陵於守尉蓋其身嘗將相則聲勢赫奕與人已則偷及其就國甚則心懷畏匿視守尉如官長目守之臨則乎躬往迎之乃行與古人建侯之意異矣

論奪列侯國　洪邁

漢自武帝以後丞相無爵者乃封侯其次雖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為聞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表中所載成鄉侯開方成坐犧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橋壞鄲侯周仲居坐不收赤側錢繩侯周平坐不繕園屋睢陵侯張昌坐乏祠陽平侯杜相坐擅役鄭舞人廣阿侯任越人坐廟酒酸江鄒侯靳石坐離宮道橋苦惡戚侯李信成坐縱丞相侵神道俞侯欒賁坐犧牲不如令山陽侯張當居坐擇博士弟子不以實成安侯韓延年坐留外國文書新畤侯趙

弟坐鞫獄不實牧丘侯石德坐廟牲瘦當塗侯魏不害坐孝文廟風發瓦轑陽侯江德坐廟郎夜飲失火消侯蘇昌坐泄官書弋陽侯任宮坐人盜茂陵園物建平侯杜緩坐盜賊多自酇侯至牧丘十四侯皆奪國武帝時也自當塗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時也下及晉世此風猶在惠帝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五年大風蘭臺主者求索阿棟之間得尾小邪十五處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陵上荊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蓋循習漢事云

又　馬端臨

按漢之所謂封建本非有公天下之心故其子之王者旋奪之所以至孝武之時侯者雖衆率至不旋踵而褫爵奪地及其外事四夷則上遵高帝非功不侯之制於是以有功侯者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十八人其能保者七人而已及其外削諸侯則不覺並各受其所之分地之說於是以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一百十三人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外戚恩澤侯者九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人其能保者三人而已功臣外戚恩澤之失侯也[illegible]王子之失侯則是姑假推恩之名以[illegible]之計以奪之與賈誼所謂[illegible]人之衆無所利其[illegible]異矣禁網既密動[illegible]宗廟酎金失侯者凡衆[illegible]貨[illegible]帝[illegible]卜式[illegible]頗輸財助邊下詔[illegible]以諷天下而莫有應者於是列侯[illegible]失侯[illegible]人蓋當時[illegible]計不給[illegible]未求雖庶人之多貨者不免立告緡之法以取之宜其不容列侯坐享[illegible]之富也

論列侯長傳之誤

按王子[illegible]列侯除王子之外以功臣爲一表外戚恩澤爲一表盖功臣者以勳績顯著而得之者也外戚恩澤者以[illegible]而得之者也然裔夷之降虜有何勳庸乃得之功臣牒而封侯未爲恩澤方儕之恩澤又得陪之定大策輔幼主長平冠軍之征匈奴取朔方破[illegible]其殊勳偉績本不緣椒房李貳師則祇緣女寵以進伐大宛得名焉之事又不足言且不能終守臣節今列貳師於功臣列傳陸長平冠軍於外戚抑揚之意殊所未喻

良平不與十八侯議　江潤身

衆功特定於[illegible]其等[illegible]於萬世之權衡[illegible]功元功十八侯次矣高帝有[illegible]之矣張良陳平功將之功狗功人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蕭何而[illegible]之然不得知其於[illegible]諸人之列[illegible]不深求其說也益高帝[illegible]武夫悍將多[illegible]屠狗之人皆彭英盧各分王其地而列侯[illegible]者曰夜[illegible]不與張良陳平[illegible]交留[illegible]臣之功則[illegible]公用心積慮與[illegible]者[illegible]不可同年語矣意者元功位次良平自執謙退而

帝乃有以誅其心歟然帝於良則曰運籌決勝子房功也於平則曰吾用先生計謀克敵非功而何良平雖不與十八人而帝明示其功以詔萬世則元功之位何足為良平榮哉烏乎高帝天資明達最易告語當時安知非良平輩周旋其間而為之論定故觀張良行且與計功不能無封之對而高后二年復詔陳平盡差列侯之功藏之宗廟則前乎帝之詔元實可見良平之與計而已不與焉者矣考之高帝功臣表百四十有三人平居四十七良居六十二良平之功豈在十八人下而身為帝謀臣顧自蹶居於羣臣爭

功名者之右智者不為也良平雖不得與元功之列而功與蕭相國齊者自不可泯此所以為良平歟

論列侯虛名受祿　馬端臨

按秦漢以來所謂列侯者非但食其邑入而已可以臣吏民可以布政令若關內侯則惟以虛名受廩祿而已然西都景武而後始令諸侯王不得治民漢置內史治之自是以後雖諸侯王亦無君國子民之實不過食其所封之邑入況列侯乎然所謂侯者尚裂土以封之也至東都始有未與國邑先賜美名之例如靈壽王征羌侯之類是也至明帝時有四姓小侯乃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外戚子弟以小年獲封又肅宗賜東平王蒼列侯印十九枚令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此二者往往皆是未有土地先佩侯印受俸廩蓋至此則列侯有同於關內侯者矣

論漢魏封土

按漢人嘗稱萬戶侯蓋列侯之大者多食萬戶魏則雖親王所食亦未有及萬戶者漢光武封功臣如鄧寇輩皆以元功食四縣范曄猶以為懲韓彭之戮存矯枉之志故不大其封土使之得以功名自終魏則諸

王所食不過一縣益封建之制至曹魏而規模益狹矣然以天下戶口之數攷之西漢盛時至一千餘萬而魏氏不過六十六萬有奇合蜀關所上戶口猶不及漢十之一則其分封之戶數不能如漢制也又兩漢戶賦輕而魏晉以來戶賦重受封者皆食其戶賦則輕者不容不多而重者不容不少矣張儁傳言非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存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緝獨以功封二千戶亦一證也

唐功臣襲刺史　唐史

唐貞觀十一年令與諸功臣世襲刺史詔曰周武定

承家茅土於子弟漢高受命誓帶礪於功臣豈止重
親賢之地崇其寵禮抑亦固盤石之基寄以藩翰魏
晉已降事不師古建侯之制有名無實所謂作屏
王室求固維城者也隋氏之季四海沸騰朕運屬殷
憂戡翦多難上憑明靈之佑下賴英賢之輔廓清宇
縣嗣膺寶曆豈予一人獨能致此時逢其佐共力世
安其位共其利乃睠於斯其所不取但今刺史即古之
諸侯雖立名不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
宜條委共理之寄像賢存世及之典司空齊國公無
忌等並策名運始功參締構或[illegible]贊休戚或效彰夷險嘉

庸茂績酬於朕心宜委以藩任改錫土宇無忌可趙
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玄齡可宋
州刺史改封梁國公故司空蔡國公杜如晦可贈密
州刺史改封萊國公特進代國公靖可濮州刺史改
封衛國公特進吏部尚書許國公士廉可申州刺史
改封申國公兵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可陳州刺史
改封陳國公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可鄂州刺史
改封江夏王[illegible]州刺史趙郡王孝恭可觀州刺史
改封河間郡王同州刺史鄂國公尉遲敬德可宣州
刺史改封鄂國公并州都督府長史曹國公李勣可

蘄州刺史改封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楚國公段志
玄可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左領軍大將軍宿國公
程知節可普州刺史改封盧國公太僕卿任國公劉
洪基可朗州刺史改封夔國公相州都督府長史鄖
國公亮可澧州刺史改封鄖國公餘官食邑並如
故仍令子孫承襲無忌等上言曰臣等披荊棘
以事陛下今海內寧一不願違離而乃世牧外州與
遷徙何異乃與房玄齡上表曰臣等聞質文迭變皇
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緬惟三代習
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

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逮于兩漢用矯前違置守頒
條蠲除曩弊為無窮之業垂及四方建不易之理有
適于隋今因為臣等復此舊章欲其優賢錫之茅社
施于子孫永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毫芒並施其生
小人蹐分後世必以為什在承時易務曲樹私恩
祿及[illegible]僉[illegible]升[illegible]允方搢史用之[illegible]有乖[illegible]代之綱
此其不可一也又臣等智效罕施器識庸陋或情緣
舊戚遂陟台階或顧和披荊便蒙寵升在當今日猶
愧非才重裂山河愈彰濫賞此其不可二也又且孩
童嗣職義乖師儉之方任以案牘享無傷錦之弊上

于天憲替典既有常科下被小民必致餘波於後一
挂刑綱自取誅夷陛下深仁務延其世翻令勦絕誠
有可哀此其不可三也當今聖曆欽明求賢分政古
稱良守寄在共理此道之昭爲日滋久因緣臣等或
有改張甘其見曾失於求瘼百姓不寧將州川之此
其不可四也任茲一舉爲損實多曉夕深思憂貫心
髓所以披丹上訴指事明心不敢浮辭同於矯飾伏
願天澤諒其愚款特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太
宗覽表謂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
嗣輔朕子孫長爲藩翰傳之永久而公等薄山河之
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強公以土宇耶於是遂止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五終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六

後學烏程凌稚隆校

績分隆殺封建之道
莫切於鎮云

五伯

蘇轍

五伯威文爲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威公帥
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
完如師威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
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威公退舍
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
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

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
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
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
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霸向使文
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威公等此戰勝
之功矣故威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
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
侯凌虐邾鄫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
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
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

繆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
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
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
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
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幾能服宋然君子以
爲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爲王亦爲
之而尚何以爲伯乎嗚呼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
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成文齒而況其下者哉

六國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

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
賂者喪蓋失强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
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
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
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
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
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
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
故不戰而强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

人亦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
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
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
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
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
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
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
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
三國各愛其地（謂韓魏楚）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
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

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
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
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
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
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
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下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
（言宋）又在六國下矣

三國　李綱

曹操之材智勝權備而其臣不及吳蜀力適相當故
三國之勢鼎峙而足以相抗觀操奇譎多數善用兵

曹公尚能變化如神所戰必克挾天子而令諸侯乘勢使氣故能亡袁術於淮南誅呂布於下邳破袁紹於官渡進討烏桓擒蹋頓尚北方悉定無後顧之憂乃取荊州以臨江漢降張魯走馬超遂而關隴平其規模亦大矣而權藉父兄之資僅足以守江表屢攻合肥卒無成況能長驅遠騖窺中原哉備因敗亡奔走之餘假荊州之地資劉璋之弱以取巴蜀崎嶇山谷間其後慨然有興復漢室之志師徒屢動曾無尺寸之功故曰操之材智倍於權備然而吳有張昭以為骨鯁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為羽翼有甘寧凌統程普

黃蓋之徒以為爪牙蜀有孔明以為謀主羽飛雲忠以為將帥此皆人傑也而操有一荀文若後竟殺之張遼許褚徐晃之流不過數人餘皆碌碌無聞故每征伐操必親援枹行陣間此其臣所以不及吳蜀而力適相當也不然以操之雄武其定江表巴蜀奚難哉操至濡須嘗一日不能有所得少頃又嘗臨廣陵以望吳軍歎息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乃豚犬耳此所以知權者亦自有道矣

七代　蘇轍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漢以下者天下何其紛紛也強者不能以相并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則兩分而爲南北自離而爲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爲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爲一蓋其間自南北之亡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爲少矣然南之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逾江以爭南之地豈其百年之間舉無間之足乘而非無隙之可入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

代之際天下常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取之後魏此五變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援其間非小也而北之鄰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也有以待之而不敢以乘其危亡也嗟夫非今之人其力不足以平有中南方之勢又因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裕之死關中不安常不及變兵不及戰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於將以抗四方強悍之虜則夫大

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能自達於中國蓋其志將以俛俯乎非方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昔者夫使武帝既入關而留之以鎮撫其民而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衆而因關中之氣勵兵秣馬以闚四方之釁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爲帶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吾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常[illegible]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唐藩鎮論贊　唐書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汙遂使其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爲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喪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忍混貸與之為治殆為藩鎮跋扈大人曾不留意周思以為治謀方且嬉娛揶揚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俊恣頑顛倒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可御哉所[illegible]以北蟠城及萌角為寇何者人自領人則不利則與其朋伍怙亂看民於掌股之上今者攻之非不圖擒取為衛擄恬逸以爲後世子孫計者亦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倔強之徒吾以其辯勁兵為鈎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為參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人常有兆百以守封也何必疚戰焚煎吾民然後爲[illegible]也[illegible]皆自[illegible]之間有城數十下有[illegible]大[illegible]於是割[illegible]自[illegible]一家破制[illegible]名大子不[illegible]可不可上[illegible]通爵[illegible]錄受之[illegible]不來凡[illegible]之[illegible]子嫡之地[illegible]廣兵[illegible]後心[illegible]名[illegible]分割大者而賊天[illegible]心不及[illegible]名[illegible]兵四郡以[illegible]其忠魏燕齊同日而[illegible]吳蜀踊而和之其[illegible]欲相效者往往而是[illegible]孝武前史

後傑夕思朝議故亂人者誅伺小者悲求大抵生人
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令
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
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
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
淵以爲狂將叛卒爲寇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
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蓋[illegible]傳[illegible]至田弘正入
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
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
盧龍更二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
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
二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亡今茲有之至其子同
捷而滅有州四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
世而滅有州三淮西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然跋其
由來亦有因籍地之勢王視人淡淡不取控與
若世則若爲藩鎮者田弘正張孝忠等忠納誠以
并上室自知別傳云
贊曰德宗作始者其知[illegible]然兆禍之始非聖人不
能知所由來藩鎮[illegible]之地[illegible]
區警[illegible]其人而人能復[illegible]不知

者故也兄妖[illegible]以[illegible]則[illegible]俛崔植等之邪

方鎮　林駉

藩鎮之爲唐患也尚矣其根萌於武德十道之置使
其勢成於至德元帥節度之分封其禍見於乾元平盧
士卒之自立其黨發於大曆[illegible]太宗[illegible]定之後
既分天下爲十道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下[illegible]道而
置使是之總之以都督[illegible]方鎮已成之兆皆
[illegible]而張耳且河北當有此皆控邊之地天下之府
六百餘所而在河北者不過[illegible]在隴右者不過二
十九而又皆隸於衛將軍矣此何足以係廢興大致
觀其總軍而置使河北一道可析而爲二曰平盧曰
范陽隴右一道則析而爲[illegible]曰安西曰北庭
曰河西而其[illegible]者天[illegible]
餘小者亦不下[illegible]天下之重鎮
何[illegible]之以都[illegible]其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尚書
之上而[illegible]大不在邊將果
若是乎[illegible]而[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所
衛之法壞而方鎮之形成嗚呼易於建而爲郡縣
論者知其無[illegible]因改刺史而置州牧識者料其犁牧
之爭攻太宗何不鑑其覆轍耶故曰其根萌於武德

十道之置使者是也方肅宗即位之初安史父子相
挻爲禍尚賴諸鎮勤王之師共起誅戮而九節度之
號立焉大難既平進爵行賞是時也正當伸朝廷之
紀綱明節鎮之形分君臣卒安苟且使河北瓜分
方鎮棊布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illegible]難
制之形效傅車相依之勢使人視之若若然其節
度之名立而方鎮之勢成矣嗚呼割梁以封起所以
啓叛者之九起眾叛以[illegible]而授狄不待其日見之
肅宗乃不思及此耶故曰其勢成於至德方鎮之
分封者是也乾元初侯希逸帥平盧軍士逐之此

二機也尤強弱安危之分也夫天下所恃以鼓舞天
下者以爵祿權在上不在下也且命將帥統紀維
事之最大者而反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此而可爲
夫孰有不可爲哉上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
帥則將帥之陵朝廷自然之勢也其自立之弊生而
僭亂之禍起矣嗚呼賞罰不出於天子而令於諸侯
得以抗衡守相[illegible]於渡迆而七國侯王得以僭上
又何不足之思耶故曰其[illegible]分於[illegible]在平盧之自立
者是也自是以來苟安之念生姑息之政成且承嗣
一黠虜耳乘戰亂民亦何能爲而代宗惟恐少拂其
意自置官吏私之閣也私入租賦私之詰也兼宰相
則就加平章增以爵門之封重以天雄之號州爲都
府子尚公主其寵之不已過乎傾亦一黠虜耳竊貨
淫利果何能爲而德宗惟恐少拂其意愛惡予奪惟
其是狥比奏元洪流錦州矣而復請
陟存亦倫貶陝州矣而復自悔之留爲判官其縱
之不已過乎諸鎮相視往往以匹夫而要朝廷以卒
伍而抗天子由代德姑息之過也夫抵牙櫱之未萌
則斧斤折之而有餘閉隙之已開則干戈取之而不
足可不深慮而早計乎至憲宗之削平諸藩方有太

阿出匣之歎然而軍士有犯上之罪以天子之命竄
之何所不可而乃給之以賞賞之以刑繼自今以往
誰敢以信必待朝廷者穆宗之定歷河北方有江漢
朝宗之意然無故而銷兵不異黃流之遠方可也而
乃戕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義予朝廷者大
抵韓信之反也不生於假王之時而生於雲夢之僞
[illegible]之河西之覆轍惟
義可以起人之敬畏惟信可以使人之悅服失義與
信何以立國此諸鎮與唐二百年相與終始也五代
紛紛其弊尤甚嗚呼有由也夫聖祖興平偃伏惟正

月乙巳以詔諭諸鎮越翼日戊午又別以詔賜諸鎮
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誰敢有異心者鎮安之韓令坤
自北邊隨命鎮懷之慕容延釗自真定聽命彥卿之
在天雄則表請而名稱王景之在雄武則治裝而入
朝建雄之延璋馳詣闕駕單車夕至矣成德之郭崇
朝發信使夕無違命矣袁彥之兇率以滿天門之而
至白保義承信之涉嫌以親不直之而安於殘國一
日以息兵為聞措公許以方鎮太重對片言之發適
當帝心緊天下之精兵收天下之財穀皆入京師縣
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而又支郡長吏得自奏事而長

吏得以衆其權鎮將職務悉委之縣而縣官得以行
其職轉運既以糾其私別乘又以制其專強藩巨鎮
皆頓倒於股掌之上每觀開寶之二年守劇鎮者各
能而歸環衛杯酒易置如制嬰兒自非規模宏遠何
以致是嗚呼藝祖一舉而去數百年之患仁矣哉

論五代　蘇轍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湯武凡數百年之間
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綫
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
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
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遂
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
奮劈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
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
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
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
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
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
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
數十歲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

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
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
二者君子之所以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
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起之姿然天下大半
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而不能以
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取之也蓋唐之衰其
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以其易取天下
之過也莊宗之亂昔高祖以兵趨夾門而後天下定
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
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

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貪其
翻讓之勳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
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
天下莫不起而軋之矣故唐審晉而晉相之挑而亡晉
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邠史宏肇而漢人不服以
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亂而功臣匈奴
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
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拯衛其民以待天下
之自至此非以為苟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
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

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
而不之毀則非長久之計也毀之而不顧此必有以
快天下之心者昔者晉獻公既殺公子申生公子重耳在翟
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
子縶弔公子於翟以求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
重耳再拜不敢受秦伯於夷吾夷吾制命而起以汾陽
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奔
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
丕鄭而發兵以拒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
徐起而收之大臣授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

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而
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後發也其後劉季
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豪傑之士入關以亡秦降
子嬰當此之時功在諸侯其勢亦可以王於關中
背沛公之約自為而諸將不與也然卒追項籍於固
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
而此兩人卒員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
可以徼倖於一時徼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
終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亂

論董卓　　范雎

論曰董卓初以外戚召而擅國遂僭弄之勢故得肆其
殘倫毀裂朝廷殺大臣以身所近之惟則無往不足以
厭其快然後行其意縱橫無紀凝然令所有為遂之功
及殘虐未之遍山領獨息焉之火自燃而焚敗勞之
禍於旁而撩動之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不仁其矣

論黃巢　　楊大經

自古盜賊如黃巢僭號稱號高攻積之後皆能脫身自免
巢既竄為僧近許自後有鐵衣有者有仕衣之可留
尚取後惟今莊衣在戍洞入海地洞開大理國渾然

聞江湖茶商相挺爲盜推荊南茶駔賴文政爲首文
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釁
將欲何爲羣兇不聽以刃脅之迫勉而從文政知其
必不集陰求貌類己者一人曰劉四以賣油糍爲業
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因
虛爲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來降退既謂
其徒曰辛提刑譎詭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
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其徒又不
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己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
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爲僞也

楊行密　　歐陽修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寬仁雅
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毁行密墳墓及
儔敗而諸將皆請發其墓以報之行密歎曰儔以此
罪吾豈復爲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待洪拔劍擊
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罵
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
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
賊其下皆驍武雖驕而衆爲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
四主垂五十年及渭已下政在徐溫於此之時天下
大亂中國之禍篡弑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裴
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

論方臘　　莊綽

宋莊綽雞肋編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
不知情亦流于遠方以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
近時事者益衆云自福建流至溫州遂及二浙睦州
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
人物祀先不會賓客死則裸葬方殮盡錦衣冠其徒
使二人坐於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
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于盡乃曰來時何有曰胞
有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
知絕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
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
雖不識黨人皆館穀焉人物用之無間謂爲一家故
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爲之
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則聚所得釋錢以財納於魔王
歲俸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爲邪道故不
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爲真佛其說經如是法平等無
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
魔爲麻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

法設嚳甚重然以張角為相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云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鞫久不能得或云何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變之窮究何以雜物有數間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畏一羊角其名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此不祀祖先裸葬之須則也甚風俗而又謂人生為苦若殺之是度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集既眾乃由是以皆殺人最為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戒殺與之為反耳但禁令太嚴每有告者株連既廣又籍沒全家流放與人為等必

協力同心以拒官州縣憚之不敢按反被增多余謂薄其刑與寬其籍沒之令但治其魁首則可以絕矣

[illegible]

蜀　蘇轍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為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讎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為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

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讙呼以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止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群盜散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泄之氣故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

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怨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強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古天下之臣大臣始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為人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嗚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廣科學以弭盜　百川學海

唐末進士不第如王仙芝輩倡亂而敬翔李振之徒皆進士之不得志者也蓋四海九州之廣而歲上第者僅一二十人苟非才學超出倫輩必有絕意於功名之途無復顧籍故聖朝廣開科學之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於賊盜姦宄開寶三年詔禮部閱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惟專非有特恩終成遐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覬一官老死不止至咸平二年三月丁巳因賜李迪等進士第賜特奏名五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

八人同學究二人三禮四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浙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則命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則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況進士入官十倍舊數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傑皆汨沒消磨其中而不自覺故亂不起於中國而起於夷狄豈非得御天下之要術歟蘇子云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藝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豈漢唐所御窺哉自唐以來進士皆為知舉門生恩出私門不復知有人主開寶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擊登聞鼓言久困場屋乃詔入策進士終場經學並試殿庭二月庚午御講武殿覆試新進士宋準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歲禮部所放進士十一人而已五經止二十二人藝祖皇帝以初御試特優與取放以示異恩而御試進士不許稱門生於私門一洗故習大哉寵模可謂知所先務矣

論順民情　李　後固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因其民之情而用之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孟子曰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管子曰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夫惟令順於民之心故可以使之犯難忘其勞且死而不以爲怨則咈民之情欲以立事而良且久者未之有也以德行之者王以力假之者霸王霸之所以興未有不因於民者若盤庚之遷都民不適有居而胥怨則必爲之丁寧訓告使之知所以遷之爲利而後已然則聖王之所以重其民者如此其可忽乎至秦則不然以貴爲在己而不可以賤爲在民而不足聽一切阻法度之成以臨之焚詩書殺豪俊以愚黔首制爲嚴刑峻法使民皆愁苦而無聊思爲亂者十室而九故山東豪賊並起而秦遂亡至高祖約法三章除秦苛政而百姓歸心因思歸之士還定三秦遂破項籍其後蕭何曹參爲相知民之疾苦順流而與之更始遂安海內然則咈民之與因民之效緊可見矣後世奸詭之徒上欲投君之所好而爭富貴必欲去己之所惡而排忠良乃始建爲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之說以欺人上而取世資凡能

用君之欲者則謂之亨上凡欲順民之情者則謂之下比於流俗遂使其君抗然於上而輕天下之民其民疾視於下而不敢言而敢怒其原起於熙寧元豐之間其流盛於崇寧大觀之際其末甚於今日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儻能因民之情而用之悅以使民犯難而忘死則外寇雖強不難也

論治盜賊

治盜賊者如醫之治病痰涎乃吾之氣所以爲津液者也支體之運動關膈之升降皆以津液爲本至於聚而爲痰涎則必失於調衛而外爲邪氣之所傷內爲寒熱之所薄而致然也至其甚則能害人之命盜賊乃吾之赤子所以奉農桑者也上下之相治室家之相保皆以農桑爲本至於散而爲盜賊則必失於附循而外爲姦民之所脅內爲飢寒之所迫而致然也至其甚則能亡人之國良醫之治痰涎以藥化之使復歸乎津液則其身安而不善治者一切以攻藥攻之必有偏勝之患良吏之治盜賊以術解之使復歸乎農桑則其國寧而不善治者一切以兵力勝之必有凋裂之勢此不可以不察也昔者渤海盜賊並起宣帝選用龔遂爲太守而謂之曰君欲何以息盜

賊而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飢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而後可治臣願無拘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於是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故善治盜賊者如龔遂可也雖然此特盜賊之初其在郡縣而良吏得以治之者耳至於巨盜如漢末之黃巾唐末之黃巢則其勢已熾非以兵環攻之不能去也卻攻而去之其氣散而身亦危矣故黃巾破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黃巢敗而朱全忠李克用因以亡唐茲非其盜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六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七

後學吳江皇甫汸校

夷

論漢唐備邊　林駉

漢之邊防備於高文而詳於武帝之世唐之邊防密於太宗而疏於玄宗之後夫自備而詳者非一日得之然有凡相應之勢也武帝喜功之過也自密而疏者非一日得漢風寒數處之變也玄宗而下不知備邊之道也蓋漢自高祖平城之圍以匈奴數侵代地遂北置雲中郡以備之迨至高后孝文匈奴知北邊有備

於是自隴西北地入然漢之邊防亦不過此爾自大武帝好大喜功始自遼碣而入寇之路始廣不出上谷則出定襄代郡其後又通西域欲以斷其右臂而單于之兵反自其所置之郡而入然後漢兵往來於秦涼之北而不得息夫東之於遼西北平西之於張掖酒泉中之於定襄雁門漁陽廣袤殆有先所有不勝其為防者豈非武帝有以起之耶唐世匈奴之患莫甚於吐蕃太宗之初為之防甚矣天下十道分置都督而隴右一道乃居其八天寶之初易為節度而隴西節度使之兵凡七萬五千又附以劍南之萬九

百人其爲西戎之患豈不極至自大河北雖作兵屯東役其後吐蕃乘虛內侵不數年間隴右數十州相繼淪沒豈非謀事之疎以至是也然嘗論之漢之卷於唐功唐之失於寡謀尚不免有備禦之難而能經畧邊事使夷狄尚不敢輕視中國亦不爲無策也本始中匈奴常帥十餘萬騎南旁塞以寇而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屯沿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乃總領於其間非老將爲謀之密耶太和中李德裕建籌邊樓於劍南西川按南道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圖之右而弓弩甲

胄人皆素備總十一軍南作杖義城作禦侮城作柔遠城以遏蠻南詔來服大以十一軍并絶吐蕃猾而制之邊非德裕之籌謀始不能也嗚呼使漢唐任禦邊之寄皆如趙充國李德裕之謀又何西北之足憂哉然觀漢之單于約俱朝修貢保塞兵不至如前日隴梁之急而唐之吐蕃南詔相挺爲患卒與唐終始者豈非漢之備邊之策用心曲盡不若唐之疎畧耶夫發武卒以屯邊兵發少府以給邊費北邊諸郡材官兵器西北二邊分養苑馬其備悉矣從邊之民廩給衣食北邊騎士軺車不算邊民被害饑寒相失則天下共給其費六郡良家子則給以期門羽林之選其恤邊俊矣內郡有守有丞而已邊郡又有長史以掌兵內郡之縣有令而已邊縣則又置障塞尉其設官又備矣彼唐之區畫備禦果若漢之備且悉歟毋怪乎唐之邊患三百年間之無寧歲也

匈奴傳贊　班固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

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

開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

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讀曰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阸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古黎字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遯古遁字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以春秋內諸夏而外

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而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匈奴傳論

范曄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慢書之恥逮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候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畧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衛罷關徼之儆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傷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間修文政未之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為外扞天子總攬群策和而納焉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讎釁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烏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罽幕阬十角梏閼氏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畧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

見從於後王千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寬惡於王樹
之初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恩遂復更立北
虜及其故庭並兕兩獲以私己福弃蔑大公坐樹大
鯁永言前轍何恨憤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
一其爲疢毒胡可單言降及後世翫爲常俗終於吞
噬神鄉汚堰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
源百世不磨矣

徙戎論　江統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
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

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
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
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
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爲寇而兵
甲不加遠征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
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
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
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
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
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

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
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
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
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
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
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
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
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
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

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
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
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
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
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
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
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
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
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
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

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
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今曰子以今日苻氏爲尚
挾餘貪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
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
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長短之命而令其進退
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
自疑危懼畏怖促逼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
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尸皆爲仇
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

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値困必濟遇否能通
今子覩敵事之終而不因吏制之始受易懈之勤而
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
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
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
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
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
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
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
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

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
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
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强分爲三率太始之
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内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
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
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
塵之虞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
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
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
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

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
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内然後取足哉此
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
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

論[illegible]　沈約

史臣曰久矣匈奴之爲患也自漢氏以前綿跨
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㝢無世無[illegible]魏代
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關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
閉晚開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姦黠漸著馴適

討竄伏瑠瑒俘民畧畜者無歲月而關馬元康以後
夷狄雖乏五湖之衆翦覆諸華及涉土以鐵馬長驅
宵眷超越其後方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宋圖盛
略欲以花搖中宵為心遷於懸旌清洛飲馬長淮北
秋命繼衍銜閉重崤而自困於時戎車外動王命初
偏襄晃委蛇輶軒繼路皆懷思古之情行人咸為
之頹潟自是關河響動表裏寧一 嘗車甫晏戎心外
駭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聞定可為而
兵無勝略棄師隕衆委甲捐原捐舟江水荆吳銳卒
逆虜未擒偏城孤將銜寃就擄遂欣境延寇僅保清

東自是兵權勢弱虜遂猖獗廣莊騎陵突鳴鏑日至
牧年傷禾麥戕犯小刷因虜吏民大則俘執長守羽
書縱塗奔命相屬於徐兗貴之間蕭然矣而自木未
以來益有賢才狡算妙識兵權深通戰術倚鞬凌厲
氣冠白人故能威服華甸志雄孽虜至於征伐纂偽
翦偷凶威英圖武畧亦獨前古雖冒頓之鷙勇桓石
之驍強不能及也逐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
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壤戎落衆力
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
遍渚京邑荷擔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羣心外御為寇

役竭民孺豈殊府實舉天下以掩之而力猶未足也
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蕩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
黔首鳴鏑犬吠斥地而無所控告强者為轉屍弱者
為學廢自上淮至于清濟户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
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鷄吠犬時歲惟暮春桑
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
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於乳燕赴時銜泥靡托一
枝之間逃竄于數春雨栽至增巢已傾雖事外吳宮
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
深復與外畧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

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約和親而侵掠軼戎于歲
迭為進奔始構紛亂之府外叛致夷引寇于我四州高
祖勤勞日昃思一區宇搴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
文刑德不樹一舉而棄司兖再舉而喪徐方單服蕭
條勦為茂草豈直人非謀由人事大地勢有使習用
兵有短長固自然之理也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
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柟豫章植
乎中土蒼天所以分區域也若謂氈裘之民可以
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
燕虜遊戎于斯則斤胡走不逐飛蓋以我誅而

驕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突厥論辨　唐[illegible]後同

夷狄為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庭或聽或置班然可睹也貺既以為嚴尤辨而不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為寇不能也為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

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為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句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帝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而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自割手私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彊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將中國又安則寇從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選兵積年故嚴尤以為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秦之過緣頓於塞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御蒸淫報於其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治之姿毀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魏晉荒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隷齊毳罽邀利者相錯於路耒

耨之利絲枲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日蹙方其強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彊則內攻中國為羌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而不為故曰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策謂伐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

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緩縻外散則戎狄之心
生戎狄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是以飲食聲樂不與
之共來朝坐於門外舌人體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
嘉味也漢氏君臣旅拜使其悅樂過之色甘大官之
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習求徭之則招怨是飽豺
狼以良肉而縱其猛噬也故人其享利險用虜人騎
與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
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彊弩非求勝也
豐諸羈縻塌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論而未盡
者此也杜佑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彊國今萬方

之財上奉京師外有大戎逼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
未寧三紀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爲
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
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
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復其田宅復及子孫使
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
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彊國富其後仕宦途多
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爲農餘皆習他伎又
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
中兩渠灌浸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畝賤一

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地可耗人力散欲求彊富不可
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
息計其擧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備障塞故
北邊妥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
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綿力薄材食鮮藝
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擇
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至
術孫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處榮寵上雖落
兵甲鈍弊車馬刓弱天下雖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
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

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以爲私
爲幹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
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
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
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
死鬭於我哉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
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邪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
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
將兵柄不得專一日爲偃月一日爲魚麗三軍萬
人環旋翔佯愰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

蔽五也元和時圍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戍
然後能取之益兵敗不去也長慶初益了若孫悉來
屯命未幾而蠻逼亂引師起將兵敗從是不能加戍
於反瘠□其□□如此廣德建中間吐蕃再攻馬嶺
江當以南□務前鋒據□□之代□□且使□兵折
刃吞鎩不能甦□戎戍兵日□□□日衆自是不能
留轉引去蜀人□□□□尚可□□□戍我至□□□
高□道以和□□使道□入貢□于宛□□□□於成
都業成而去□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
嶲以北八百里民畜為空又毆□□民因緣掠殺官

不能禁自是□□□□□□□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
亦欲啓之以幸非常之變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
一舍已□□□汗□□□者□□自入給□則以疵易
良賦粟則以沙參□□□□□□而已□府□□孫樵
謂官□□道沈黎□□□□度□□幕□以守且兵
寡於□則易役卒□□□□□□險□地分屯不耕異
韃以資衣食□□□□以□□□□廉□□□之行
懸則官□□運吏□年□□□□□之策可施行者
若之□備□□歐吐蕃□□以□□先後為久東夷
中□久矣□□用兵□□□也□□以南蠻□唐所

錄古云

野日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道路死者暴原野
天下寄服以次而亡之□比時四夷侵中國後而突
厥最強控弦者號百萬□人□失職不逞皆往從之
其之謀□之入侵故頡利自以為強大古無有也高
祖初即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負之□子不
可計□用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又民於是掃國
入寇□渭橋騎塞□京□□□□□□□險而陰闇
之攻始內附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掃風除其
國遂至自□□以東伐□□□□□帝神且速也秦

漢以之臨矣然帝數明□不信□料敵無遺情苦行
將必其功然□命之兵也內□□乃以天微執行道
發表當始□□□□京人□入而其□□有由矣
四□□
惟□□狄□□□□□□□□□□□□故湯武
之□未□□□□□□□□□□□□□突
所□不勝□□□□□□□□□□□□□□
人□太□□□□□□□又用□□矢切
平京□□□□□所□引外□□亂者也夫
用之以權制之以□□太□□□□君□□□祖而

狎之爲勝其弊哉彼親之則貪償也多慊而不滿由滋怨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熟我險易則爲患也博而慘瘠餒以野苟何時可哉故春秋訶辨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吐蕃贊

贊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蹷其牙犁其廷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強雄爲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爲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惟聖人不讓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宗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封裂訖二百年不復得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爲外懼守成之良畚也

西戎論　蘇轍　後周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邀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強者乃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後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由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甚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敢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彊力自守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爲北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

中國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遐陋而多忍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強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至於中國內向而救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者將以爲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鬬而喜幹中國之衆共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爲不然夫四夷之所以能攻中國者爲其吾兵之不能苦戰而纒繞金革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斥堠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北狄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之

出十年役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怨中將反而求以相持以爲是兵之苦役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別於中國哉而收之必將得其懽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爲北狄之用此何其不察戎狄之情也

北狄論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騎戰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漢人也而中國之士常畏其勇悍而不敢犯見其來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邀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惜死亡捐命絕漠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震恐遠人有旅散不收之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匈奴困之戚非獨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畏其使民使之不憚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

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甘出於度外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非若其所聞目之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竦首不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簽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爲之懍然諸侯猶師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其國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慨然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爲不顧身以抗彊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譬夫以無知之人交歡納賂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

足以隳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爲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爲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論與夷狄同事

自古與夷狄同事未有不爲患者唐借回鶻之力以定安史之亂而彼吐蕃[illegible]後凌轢中國無所不至僅免於亂石晉假契丹兵以取中原奉之以盧龍雲中之地而牽至於[illegible]出帝沉於虜廷大觀中遣使由海道約女眞同滅契丹以取幽薊而後結康之

變虜騎長驅[illegible]使何則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顧信義可以成[illegible]以恩結況借其力與之同事則必有[illegible]中國之心[illegible]所料則必有窮中國之[illegible]其貪不滿其意則易生釁此所以[illegible]也古者戎狄荒服其來則坐[illegible]人[illegible]與之不使知[illegible]香[illegible]味而況竭中國之貨財珍異以賂之欲借其力而結其心哉悲夫[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宜後王之深戒

論宋之困於夷狄　葉適

新史叙[illegible]唐其一因王處存定京師悲唐室屏

斡皆爲朱溫剪覆其於夷狄荆舒之害其二謂王而禁似翦而并其三惜楊行密[illegible]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興王室大唐自天寶失馭無故爪分爲藩鎮夷虜盜賊據天下要會百餘年[illegible]深內有中官爲施根廢立生殺出其手在於驕卒鐵民相扇因起壞於黃巢秦宗權極於朱溫李克用裨切特[illegible]攸敗忽成隋所建置而待將相坐待滅蕩豈有效法尚欲責東榮行密和文之功而以管仲孤偃望其下耶歷觀前世所合以謂[illegible]反以外戚宦豎盜奔及隋唐以盜賊其勢已成難以賢復出無益之空談猶不能容口

而況爲之者欲措手哉已往之事不足追議本朝立國不幸[illegible]前世之患獨有夷狄對立須爲服勞使弱而常安甘於屈服何所計哉然當眞宗仁宗太平盛時已不敢保有中原至靖康果失之自建炎以後所僅保有者江淮吳蜀而已然尤未一渡江則江東西兩浙皆[illegible]蕩幾不可支中間凌突淮漢[illegible]縱橫破碎難於補葺者凡數四焉大抵成不免[illegible]微之形已安常有覆亡之懼所恃者惟有納賂請和堅守不背約耳況昔虜[illegible]亡與奸虜並行人事草創和好未成川蜀江淮所在城戍其風氣[illegible]我雖無[illegible]政隱憂

只以名上而嘗成所加自然有七崩九瀰之勢然則安樂無虞引日玩歲而傾壞常臨於目前未知誰實者何以救之是其爲雖與前世不同而同歸於亡則有其矣故今紊論當欲於公私之際家計壯固浩瀚以保常與之安其黄淮沃壤形勝控扼而以爲塞禦爲藥物今名取廿五十里開北其宜處時其村稼什伍而用之勞不必習於知軌之上長戟勁弩行列以行則自北以南人情帖然奮臥發起無朝夕之憂矣此今日救法有年之利也或曰自古未有公私之千餘以上糜費數千億萬尺寸而守其地若是之拙者然

不思今日苦有費數千萬億爲無益之用歲歲無窮未嘗敢一言何損而獨此之吝何哉又以一家譬之夫富者多積厚藏其子孫而皆何嘗不高墻垣實作其備使寇盜不容輕窺何而後得安者天下與一家何異然則今公私之費數千億萬尺寸備守乃事理當然安有利損洞示人以宗家之好惡豈以自而以不及於外與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不然以堯舜文武所傳之衣冠禮樂遽綸於夷狄一舉而棄之吾不知所稅駕矣

叙宋遣使高麗作論　馬端臨

宋遣使高麗自明州定海便風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過島嶼詰曲礁石間舟行甚駛值礁則敗七日至禮成江江居兩山間束以石峽湍激而下號急水門最爲險惡又三日抵岸有館曰碧瀾亭使人由此登陸崎嶇山谷四十餘里乃至其國都云女真在混同江北與高麗僅隔一水其初本臣事契丹奴事高麗及其強也高麗反臣事之高宗建炎元年正月即位即遣胡蠡等爲高麗國信使朝廷蓋憂其通金人而金亦以是時遣王權特用使高麗則亦憂其爲我用也蠡之回史失其年二年詔募使絕域

者浙東路副總管楊應誠應詔請行自言隨行其父往遼史熟知虜情高麗女真路甚徑請身使二韓結熱林以通二聖上以假刑部尚書往使浙東帥臣翟汝文奏言應誠欺罔君父自爲身謀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窺中國而金人或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必致辱命取笑遠夷應誠不從六月至高麗見國王楷諭旨楷拜詔已與應誠等延對而議楷曰大國自有山東路何不由登州往應誠曰不如貴國近楷第雖國主傳令國相二節人止二十八騎皆自當楷有難色已而命其臣傅佾至館中具言

金人見造舟將往二浙若引使者至其國與時欲假
道至浙何以答之麗人之辭果如汝文所料應沈因
女貞不能水戰何曰彼常於海道往來況女貞舊臣
本國近乃欲令本國臣事之可見强弱居十數日復
令其臣崔惟清等就館議執前說不變館伴傅文公
仁亦曰往年公仁入貢上國嘗奏上乞令人人面獻
心不可相親今十二年矣洪宰曰大朝何不練兵與
戰應忱留高麗六十四日終不奉詔不得已受其拜
表而回十月至闕入對具以其狀上以稍負國恩怒
甚尚書朱勝非曰彼與金為鄰與中國隔海遠近利

害甚明此乃曩時待之太厚今安能責報右僕射頤
浩曰若以臣舟載精甲數萬徑造其國彼寧無懼
乎勝非曰越海征伐非山之事可繫也上怒始霽時
國封尹宗璽亦請遣使通高麗令出兵攻賊十一月
楷遣其臣尹彥頤入使以稍館待遣回三年八月壬
申上謂輔臣曰高麗入貢人使將至聞上所過內臣
宮女各二人來取門之一則以貢一則以供百戲治
曰此必金人之命若非彼令此數人誰至高麗高麗
必不肯入我於是乃詔止之初者寨曰果中國之生聚連彈斂之脂膏以贍
以示不深拒海外可來之茲役使傳言駐一州如行使之果東州有之下成從保為寨函問事些煉詩館

以納東庶然後悔開漢關而謝質指朋前規想從素懷如吾本意汪藻所撰也紹興二年楷
遣其臣崔惟清等入貢上引見答以涩詔遣回十二
月明州言高麗使將到三年正月詔以法惠寺為同
文館以待其至既而卒不至以入洋風敗舟為辭蓋
有詗其設詐以侮我也六年排牌官金稚圭至明州
朝廷懼其與金人為間詔賜銀帛遣之自是不至者
二十餘年三十二年二月高麗綱首徐德榮詣明州
言本國欲遣賀使守臣以聞侍御史吳芾言高麗與
金接壤今兩國交兵其誠可疑使其果來恐有意外
賊寇夷狄卻止之時完顏亮將入寇也隆興二年四

月明州言高麗入貢史不書引見日歷孝光寧三朝
使命遂絕慶元間詔禁商人博易銅錢入高麗朝廷
亦絕之也每麗人之入使也明越二郡困于供給騷
然不寧既至闕則館遇錫賚錫予之費以鉅萬計而
饋其土者不預焉我使之行二神舟長大數倍戰船
費不貲三節官吏除爵損廉皆仰縣官者甚夥蘇軾
言於先朝謂高麗入貢有五害以此也惟是國於吳
會與東都事體大異昔麗人之來率由登萊登萊距
梁汴山河之限甚遠也今自三韓直趨四明四明距
行都限一浙江爾雖自明而麗海道渺瀰中隔州島

凡海中之地大曰洲洲之小者曰島島之小者曰嶼
隨其大小有千百十家之聚惟無草木而有石者曰
礁而海深無際曰洋海舟之行觸礁則摧入洋則覆
又有颶風海動之變遇之則天地晦冥波濤沸湧故
舟人每委曲避就出急水門至耶山島始謂平達非
數十日不至也然南北行各遇順風則歷險如夷揚
帆此戊申之役其回也九月癸未發三韓戊子至明
州之昌國縣僅六日耳海道之當防如此
按高麗之臣事中朝也蓋欲慕華風而利賜耳中
國之招來高麗也蓋欲柔遠人以飾太平耳國運中
否彊胡內侵則聘問之事可以已矣蔡京輩昔日
蓋臣遂以白存者爲金之強暴既滅遼而有之且吞
食中華傾覆四京矣而謂區區能禦之耶然則楊應
忱之行甚紆而謬也欲倚以求成耶則彼豈能主宋人
獨與之合從併以救敵耶則彼豈能效秦伯無衣之
賦且當時所遣耶詞祈請之使如傅雱王倫之徒未
嘗不得以自達於金也然我使之往也如石沉海彼
兵之來也如火燎原卒不得其要領又何煩涉鯨波
踐異境假道於三韓以求達耶然雱倫輩之奉使無
益也不過徒爲卑屈之辭而不能已其吞噬之謀至

燕雲距江淮數千里其閒土地人民城郭固我之封
疆以此衆戰猶所牽制彼亦未能保其長驅而必勝
也若高麗奉命應忱以往而金人有假道於虞之
謀則楊應忱貽害更無窮已矣然則程汝文所料
與臣僚所以答使者之語皆忠言至計未可輕也朱
勝非曰彼與金爲鄰與中國隔海遠近利害甚明此
乃其所恃之大原今安能責報此語固得之然攻和
之求以財忠詐建炎之末使而不奉詔則麗人固
能報恩而未嘗負恩矣過乎此則難以責之也至於
黃潛善之妄言謬計尤其可笑所謂精甲數萬既可
襲高麗於海外胡爲異時不能以此抗金人於維揚
耶季布謂樊噲面欺可斬此語潛善可以當之

備倭　元志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樞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
掠慶元官軍不能敵江浙省言請以慶元台州沿海
萬戶府新附軍往本路鎮守以鄞縣等州萬戶府
陸路漢軍移鎮沿海屯守臣等議自世祖時伯顏阿
朮等相地之勢制事之宜然後安置軍馬豈可輕動
前行省忙古䚟等亦言以水陸軍互換遷調世祖有
訓曰忙古䚟得非在此而發此言以水路之兵目臨

路之使騎步騎之士而從風水之役難成易敗於是何須今欲禦備姦宄莫若從宜於水路沿海萬戶府新附三分取一與陸路斷縣萬戶府漢軍相參鎮守從之

論倭　　馮璋

按倭人自後漢始通中國史稱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渡三海歷七國凡一萬二千里然後至其國都又言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其地去今東甚遠而去閩浙甚邇其初通中國也實在遼東而來故

其道由如此至六朝及宋則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及通互市之類而不自北方則以遼東非中國土地故也三朝志雖熙中貢然入貢歸國後來表求朝叙其來則因冬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勢易便風而東渡數千里之山嶽易通何北為逆也叙其歸則日本夏秋台州之境為秋北來則不同又何其近也而識之日為遷則春秋行其舊邑稱其欲作依伯某迎然則其國雖去浙東甚近而其國都則又必半年而後達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七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八

後學吳德執國詔校

名世

真正英雄　　陶大經

朱文公告陳同甫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豪家却一點使不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思大過歸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天功被于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几几復幾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

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彼世之士殘忍刻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開闔駕馭無忌憚無顧惜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捭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震懾錯亂隕越而失其守者況望其立大節引大變撑拄乾坤照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禀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管仲　　蘇洵　司馬光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

老泉曰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

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

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為孔子豈欲其為之耶夫大人者頌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

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伯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僴然自以為天下為莫己若也朱紘[illegible]而企而及焉者二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人[illegible]治之矣

鄭子產 [illegible]

穎濱曰子產為鄭不以禮法假人嘗言其不可犯也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懦人狎而翫之則多死故寬難太叔為政不忍猛鄭國多

盜然後悔之由此[illegible]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惠人[illegible]遺愛[illegible]者由此意之故孟子曰[illegible]以為惠而不知為政其者人曰子產[illegible]眾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蓋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任政簡公在位二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讒云

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亡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因舒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各伸其公而無忿疾之過故伯有子晳死家宗大姓翕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卒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無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

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者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益得畢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鄭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

伍子胥 [illegible]

東坡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上也欲以區區之學瑕疵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為子胥

之罪以不聽諫勾踐而栖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雖因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泄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後有諫不聽殺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亦嘗一諫又安用二父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有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雖獨非人子胥至於藉倚闔閭與奉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因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聽諫以死之則雖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誅故爲一言

臨川王氏曰余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執耻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

張良 通鑑　蘇軾　張栻

東坡曰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

房有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年少剛銳
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
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
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帝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
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
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
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
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
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
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南軒張氏曰子房為韓報仇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
縻之此出處大[illegible]公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
汲汲於[illegible]高帝使[illegible]從之有不容釋者
命乎房[illegible]不[illegible]故能屈伸在己而動無不得
此當[illegible]以[illegible]名哉夫以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
夫其[illegible]行[illegible]蕭[illegible]皆撫而忽之[illegible]如蕭相國之功
一[illegible]下之廷尉不顧也獨於子房恭敬而不敢慢順
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illegible]義而不以利故爵崇乎
秦漢以來上賤君卑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
人情此以為與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豈可
得而驕之哉

蕭何　司馬遷　陳亮

太史公曰蕭相國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
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
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
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矣
潛室陳氏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
府惟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
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世嘗以刀筆吏少

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
有圖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
籍則有其為郡縣小史時固已留意國家之體要若
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況當草昧角逐之時見秦
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
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項羽王沛公於漢
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
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
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
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

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卿相
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
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
所以興也

韓信　楊時　陳亮

龜山楊氏曰韓信具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
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強敵矣其用奇無窮所
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修武也又
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
晨馳入壁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
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潤踈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
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若可得而虜也豈古所
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陳亮論曰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
之無算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
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俛首而
取之曾不足以關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
非英雄之所幸為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算算時出
其勢凡以迫我吾居其間隨機而應之窮之而愈知
費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

英雄之為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娖強不可制之
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
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算則進少有算則逡巡而不
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
是何足以發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
項氏之患蓋亂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
切制之必其所以謀之者可謂耆矣不以其兵與之
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
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廢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
車欲假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餘不能用信
返一舉而破趙議者以為使左車之策行則信必不
敢下井陘矣嗟夫此何待信之淺哉信而非英雄則
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
燕不服則齊未可下齊未可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
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車之計而
不能長驅旬日之際縱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
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
還詳之夫善用兵者不置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
三萬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則死地也矣內人於死
左車之策將奇兵[illegible]人於死
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餘嘗言信兵

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號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二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留數千人扼險以為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遂引兵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教之也壓之二三日密遣數千人閒作伏於旁伺之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即趨據其壁乃使人趨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於是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而又知左車奇兵實以斷吾後也此雖智者亦必舉軍逐我而況餘貪得忘失之心囂然其未已乎彼兵逐我勢將相追趣鼓噪反兵而

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鬭而吾之伏兵據其壁而擊其背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擒則二十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韓信用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閒知之此雖得天下之至計猶將廢為之備而況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見佛不傳竊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為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則知矣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為信然乃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閒視知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邊閒之言則信特幸人之

無窮者衛彼嘗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井陘者也昔操伐袁紹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紹表夫紹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操能敗紹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孔明　附王露　毁　張安世　軾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永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立功如此武侯之時又

將盡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也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乎日名太卑而武侯之所以無成者以乎日名太高也淮陰行乞食跨下之辱而武侯既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臥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事項梁又從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人莫楚之時用兵者皆非敵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棋有一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棋不知其為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

斟酌者非國下而卷弱莫謂以作之故勝敗未分也
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能且尚
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之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
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
且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一步人寸地
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
壘猶曰天下奇才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
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
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南軒張氏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
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爲貴二老董公獨得宏綱

以告漢高帝惜高帝未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作之
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
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
嗚呼此豈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
心也若侯者可謂有正大之體矣自幼讀書獨觀大
畧從容抱膝長嘯其胸中所見豈淺識所能窺
哉高臥隆中不求聞達蓋將終身焉昭烈漢室之冑
也而三顧之於草廬名義俱又爲安得
不以身許之昭烈與侯相期以忠義而忘勢矣

遭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矣侯懼
復規模先務爲根本之計故延與初務農訓兵內治
國中國事既定非向敵則軍旅將發奉奉之心實在
後主拜表納忠以復典折專以宮中府中之事爲言
且陳親賢人遠小人之義爲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一
爲之中內役息焉而其終尤爲切至侯之慮抑
深且遠矣即侯行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意本常理
之大公如明鏡洞然四達無間聽言惟恐不及見善
若出諸已用人各盡其能至或有罪雖入幕上賓如
馬謖流涕誅之而弗釋也故李平廖立既被廢放沒

齒懷德益深於斯世所欲不存焉娶婦沔南惟賢是
取人之訕笑不復顧也身都將相三十年間及其既
沒內無餘帛外無贏財視天下無一足以動其中者
其前後上下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
其有權後懷奸私逆竊窺人宗祀者亦靈見覩而
謂侯敵哉侯之規模至使將者難於渭濱而軍無私
焉嗚呼向之復已收恢然在目中矣不幸薨謝原天數
然歟或謂侯勸昭烈取荊州爲不義不知劉琮既已
迎降於操則荊州固魏之荊州矣于以取之豈不正
乎惜昭烈之失此機也又或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

不知夫天將昌漢以侯之舉措搞擒亂賊在餘事爾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狃於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為拔出者而猶未免乎雜以伯術若侯真豪傑之才無文王猶興者耶然使侯得游于洙泗之間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余所知也予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界次第與大獨幽消患治國用人敘軍行師之要悉闇而不彰幸雜見於他傳及裴松之所注因裒而集之不敢飾辭以忘其實其妄執非實者則削之庶幾讀書者可以得侯之心近世鉅公作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接漢獻之統故其所書

名不正而言不順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武侯輔之漢統未嘗地也要當後主末年始係魏之年號為正始侯在隆中傳稱以管樂自許予謂侯爺節等于若之作其步趨則然宜與管樂同任功利之域者處其傳者之誤故不復云

[illegible]

矣

陶淵明　附丁露一段　　真　魏華父

朱氏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詞以見其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

鶴山魏氏曰世之稱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能如公者乎有能深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

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illegible]

房玄齡　　真德秀

真氏曰房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以內匡救之其精身也敬其謀國也忠蓋庶幾乎古大臣之風也至於用人則委諫爭於王魏付征伐

於英衛使衆善畢集於君退然若無所能者此一節
益秦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史謂新進更用事玄齡
不吝權以年長故之武德九年玄齡始相自是二十
餘年間若長孫無忌蕭瑀李靖高士廉或
勳戚自負大政因其宜也若王珪魏徵用太宗之仇
讎實直玄齡先後進用而溫彥博戴胄劉洎岑文本
皆由稍遷長之徒皆新進之士也當玄齡柄國之時
更迭與政各得以功名自見未聞梁公有嫉賢忌能
之意也吁梁公之休休有容如此亦豈大漢以來所
能及哉彼姦邪如李林甫盧杞輩願視同列一有得

君者必擠而去之其所引用必已之私黨欲使國家
大柄不在其身則在其黨衆朝之士無一人能與已
分權無一人敢立異然後富貴榮寵可保於無
窮其卒也未有如所欲者後之君子其於梁公之用
心當端拜而師之而於林甫杞之行事以爲刻骨之
戒則庶乎其得之

李靖　陳亮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
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推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太公
計里而行赴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

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
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
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鉤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
無遽走前者拒後者治後者力進前者更休一以當
十十以當百當千者不能禦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
之則潰此所謂正兵而以治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
略其行疎其令簡一人之長其進如飄風退如疾雷
地險峻則負[illegible]高遊[illegible]爲行而進以一擊百
以自營高闕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
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擒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

爲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弃簡捷
也唯善治兵者爲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爲能用之昔
者李靖答天下之奇才也乎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
何以討之靖請用正兵此其意昭然可見矣頡利
以敵脆易遇奇兵[illegible]之使之不及拒而又之敵堅
敵也非[illegible]人[illegible]然所用其[illegible]矣故昔嘗謂諸
葛孔明所用之兵[illegible]非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兵亦
以敵之所遇有[illegible]而敵之所當有堅脆強弱遂不
之也都之未必雄之節會也大者乎雄小者因守孔
明於是以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

三郡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往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不能有為敵於是以奇兵臨之設險設伏而梟隋宋老生西而破薛舉銳輕兵至并陽而公陷擒劉武周襲定襄而頡利不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為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是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與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之用者孔明與

靖而已然非深曉奇正之說者以吾言為信哉噫夫論兵之效捷正兵也　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形勢有[illegible]　有後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奇謀也彼皆[illegible]家之後亦將接之以覆我矣故孔明制勝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十之後而不幸早喪命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為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明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狄仁傑　　　蘇轍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傳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維有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為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為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所無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陸賈席上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何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為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為宰

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為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踰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浹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為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

制而立之蓋已陵夷迎廬陵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發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無子親比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後□子□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發待之也然盧陵既廢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有之不肯復授之張柬之代其惡於而後取置以自罪之禍生於五王之間不知是則必至於殺傷故老氏有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欲字一本作□）

郭子儀

唐中葉自天寶末安祿山叛外困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則天下之所以不亡者是時天下所倚以安危者□□□□而能□之□□□□□□及大難略平與□□忠以多□□□□□□□□□多引□□微介□嫌及復間譖陽者□見疑□以□被□□□□□□□多□不由忠貞□□□□扶□者□及光弼等畏俗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偏然獨著而保水終雖本相晉文比之為綱唐史臣表指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疑嗚呼何其誠知足其子孫多以功名顯益盛德後云

方氏曰觀高世之意於眾人之跡受天下之疑彼身後之謗而不辭者君子之用心也名譽不備同眾人之所恥而名與大功者尤君子之所畏挾其尚之功負蓋世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鮮有不敗者而郭子儀能以功名終此其人之賢宜若有特立絕俗之行而史氏謂其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尤史氏之失以為子儀必不至此而不知子儀所以為智也有忠正之心而不見信於上有安當世之才而不能使

當世安乎己以是其用皆有以致之而然耳子儀之賢其思之熟矣提大將之節奮海內于羣盜之手而歸之唐威奮於上夷狄功德加乎羣臣此中主之所不能無疑者況肅代之暗狹德宗之猜忌乎於是時也子儀之子猶意其有人乎而不為則唐大小人之羅織以陷子儀之心者多矣雖有萬口自解於天下猶不能自明也子儀以為使己見疑於人則君有殺功臣之名不若少狗眾人之跡以自汙使君臣俱全而己獨受奢欲之名之為愈也故其非好類乎眾人之為而其心實在乎安國家利社稷使巧佞之徒

知己之不足疑而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為可忌其深慮遠計邈乎不可及非其有意于希欲也明矣而論者至今疑之蓋子儀太高者以為必不肯為待子儀太卑者從以子儀果不忘情于利欲將而至于窮欲以臣下排陷之禮義者之所為為子儀甚難而為之中求其道而不能究其心宜乎知子儀者鮮矣沛公入關而所欲所取無所幸范增疑其有大志而勸項籍急攻之失使子儀不以此自汙寧知朝恩元振不以疑沛公者譖子儀乎裴度功名不及子儀幾甚少逢吉之黨計其名應圖讖非敬宗察之度幾不免

矣子儀雖受詬于羣小而未有以不臣為言者尤可見子儀之智非度可望也雖然者人之所惜也子儀受汙穢之名而不辭豈其所願哉故人處危疑之地而行不失義若伊尹周公後世之法也不得已而以利祿自累此子儀之智也亦子儀之不幸也夫

陸贄　　蘇轍

昔者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為賢吾幼而讀其書甚賢其識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於危而為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因以經其亂而濟其危以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幾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荒甚帝自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二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芃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為之抽貫竿間假什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

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為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遭詿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皆然憂慮果於僭逆也而況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人獲免則誰願復為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尤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者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治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人

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
贄曰如上寧之惡萬榮弃而逐之可也討而逐之可
也准何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
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
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搆亂之日諸郡守
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
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指縣與之同惡乎今若
選命賢將降詔軍中奬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
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
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

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挾猜防之心故前勇而後
怯贄常挾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
間異同乎此斜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帝中虛能
諸將連害師臣最後張釋殺陳行余帝相李德裕以
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下得以安若稍緩之必
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接人德裕帝使張仲武
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
爲帥張絳既爲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
之謀則贄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贄
之逐也以程异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歛之臣贄之

賢非不知也帝歸自奉天贄因事言曰齊威公自莒
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衛獻公自
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
者頷之而已成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
陛下之鑒也贄言旣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贄
反國而爲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
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也哉

范仲淹　蘇軾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畧
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

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
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
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
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
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
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
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其於仁義禮
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
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八終

後生吳興茅一相□

節

立節論

劉向說苑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

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獨行論

范曄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克扞於強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焉

曾子不受魯邑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子思辭裘

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

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申鳴忠孝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父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

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成公趙死於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

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辨士不見顧非以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朞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衛宋居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朞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邢蒯聵死莊公之難

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

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人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朱厲附死穆公之難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吳季子脫劒　新序 後同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劒以過徐君徐君觀劒不

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劒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劒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劒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劒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劒於是季子以劒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劒兮帶丘墓

原憲居魯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面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屐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

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袁族目不食盜餐

東方有士曰袁族目將有所適而餓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袁族目三餔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族目曰嘻汝乃盜也何為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為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族目不食而死潔之正也

易甲不屈白公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仍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子西太子建之弟勝之叔父也勝怨楚逐其父將弒惠王及子西惠王子西之姪惠王亦叔也欲得易甲人姓名陳上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吾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弒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為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辭歸也吾聞士立義

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莊善死白公之難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

衛弘演死懿公之難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
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貴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
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
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
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
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
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俠

游俠傳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
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
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
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
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
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
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
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
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
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
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
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
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
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
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
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
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
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
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

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
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
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
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
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
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
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
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
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
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

利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淩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戰國任俠

蘇軾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常亦養士數千人燕太子丹亦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

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

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論刺客　　蘇轍

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縶蔡公孫翩以大夫弒其君申春秋皆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若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讐之義如荊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

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考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于莊公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三戰三敗沫以七首劫齊威求侵地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說載沫事於春秋其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為口實而實非也莊公之與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不足恃惟忠為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春秋宋楚盟於城下齊魯盟於夾谷皆以要盟不書書平及會而已使沫信以七首劫威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於柯足以知其非要盟也足以例云曹沫而錄其四人然亦非所謂賢也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弗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西漢游俠傳論　　班固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

天下撿擧字古庶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遊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辠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辠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辠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辠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漢紀游俠論　荀悅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辨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以喜怒爲賞罰是以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秀州刺客　王露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

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吾寧首爲賊用況公乎
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
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留事我乎
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從而不答
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
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牧河北物色之
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麑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
唐劍客之流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九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

後學歸安茅仲[illegible]校

隱逸

易蠱之上九　程頤

上九居蠱之終無係應於下處事之外無所事之地
也以剛明之才無應援而處無事之地是賢人君子
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
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
天下則自潔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

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
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
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
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
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楚狂接輿　韓嬰 外傳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賚
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
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
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

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賫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絍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北郭先生

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

屨為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論嚴子陵　聶大經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當宴偶然伸隻腳深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何其穎但近時戲入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偉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横潰知光武為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道之以除凶剪逆吹火德於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權姿英發不向非莊敕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間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

首為三公宜其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交與上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亦將周黨與同稱

東漢逸民傳論　范曄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光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

亡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
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
以激其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
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
賓屈㬋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
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
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
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
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纂位士之藴藉義憤甚矣是
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

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則㡻
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
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
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
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
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
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
者列之此篇

論管幼安　　蘇軾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荀文若盛名猶為之經
當世慮一旦小異便為誅殺刑晃程昱之流不足材
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疎每所論建輒中操
意况肯為用然終亦不免桓溫謂孟嘉門人不可以
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溫之才有借於嘉所以云爾者
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為高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
懷寶遁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
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予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
矣

徐孺子　　曾鞏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

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
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
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
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
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
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
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覬非望者相
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
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黄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
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

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臣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與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論項平甫信美樓記　　陶大經（玉露）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詠同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避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為挾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滻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峻嵩華之亟平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發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漸然為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操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仲方為荆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賢孫子大參孫磊塊胸中萬卷橫樓上已推千古恨賦邊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

處士論　　梁史

易曰君子遯世無悶獨立不懼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古之隱者或恥聞禪代高讓帝王以萬乘為垢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輕生重道希世間出隱之上

者也或託仕監門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處汙而不愧其色此所謂大隱隱於朝市又其次也或躶軀佯狂盲瘖絕世棄禮樂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遠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語默之致有幽人貞吉矣與夫沒身亂世爭利于時者豈同年而語哉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有甫乎門人皆鑒於止水不鑒於流潦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自古帝王莫不崇尚其道雖唐堯不屈巢許周武不降夷齊以漢高肆慢而長揖黃綺光武按法而折意嚴周自茲以來

世有人矣有梁之盛猶紹風猷斯乃道德可宗學藝可範故以備處士篇云

隋書隱逸傳論二首　魏徵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上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

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敘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議等志蹀躞見畢志紆園隱不遺娩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然七諫闡著不喜文將見伯隱伶則志在沉冥不可親疏莫能貴賤皆抱璞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唐書隱逸傳　宋祁

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

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於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祿也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材終不可當世取捨故逃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嘗無隱有之未嘗不旌賁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人歸焉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不出者纔班班可述然皆下槩者也雖然各保其素非託默於語足崖壑而志城闕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

於道至號終南爲少爲仕途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
表可喜慕者類于篇

五代史一行傳論　　歐陽脩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

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群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住山僧　　羅大經玉露後同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鞵一隻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鞵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髏死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

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攜家唯敝笈一擔晨起則撤衾卷席食畢則洗缽收箸以拄杖撐笈一肩擔之而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抑豪家拒絕請託悉無所畏余猶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余出門有客有卒從後聞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又在否只有見卒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巳叨誤恩許致其事不敢遂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京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

帶皆用一色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烈女

魏公子乳母　韓詩後同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以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爲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楚樊姬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

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烈女論二首　晉史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提峻節而孤標周篇於焉騰茂徽烈兼劭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娀有莘廣隆殷之業大任大姒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闈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劍讓子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宜甄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

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為之傳云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苻姚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騖風埃脫落名教頹縱忘反於茲為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迴偽篡之妃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夭王惼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凌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愧飛引凡夫懸梁靡顧蕭姊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唐書列女傳論　歐陽修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中古以前書所載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後彤史職廢婦訓姆則不及於家故賢女可紀者千載間寥寥相望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女父子夫婦之懿云

烈女傳論　元史

古者女子之居室也必有傅姆師保為陳詩書圖史以訓之凡左右佩服之儀內外授受之別與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蓋無所不備也而又有天子之后妃諸侯之夫人躬行於上以率化之則其居安而有淑順之稱臨變而有貞特之操者夫豈偶然哉後世此道既廢女生而處閨闥之中溺情愛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覩防範之具由是動踰禮則而往往自放於邪僻矣苟於是時而有能以懿節自著者焉非其生質之美則亦豈易致哉史氏之書所以必錄而

弗敢咎也元受命百餘年女媧之能以行閒於朝者多矣其間有不忍夫死戚既自殺以從之者雖或失於過中然較於苟生受辱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故特著之以示勸勵之義云

方技

龜策傳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

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絜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眥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

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摓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谿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

余至江南覩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人家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東漢方術論

范曄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闚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

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効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挾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爲此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破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術之失在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意者多迷其統取遣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中世張衡乃陰陽之宗郎顗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

焉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盖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晉藝術論

晉史 後同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曰仁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眞雖存矣僞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

好神仙世祖尤敦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為義術傳式備前史云

郭璞葛洪傳論

史臣曰景純篤志綈緗洽聞强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為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籙而宦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禀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頹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秘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慚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

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隋書方技論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賾索隱咸詣幽微侔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絕技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敘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或相祖述故今亦採其尤著者

列爲藝術篇云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亦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韋來之骨法氣色庾張之推步盈虛雖洛下高堂許負朱建不能尚也伯扶龜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差辰象之度寶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不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蕭吉之占陰陽近於誣誕矣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終

後學太倉劉大宁校

吏一

論三省　林駉

三省之職起於秦漢三省之任重於東都魏晉以尚書省總天下之務中書省總機要之司門下省掌出納之命則唐與不同也且侍中秦官將丞相史之任漢魏爲加官掌侍左右分典服物殿中閑臣得備顧問安國名儒特掌唾壺其微可知也中書令漢官特少府屬之掾既年倦政游宴後庭遂置中書俾領尚書武帝初用宦者成帝罷用士人其欲輕其權也秦時少府主發書殿中者謂之尚書令不過任庶子舍人之職掌圖書宣達封奏而政不與焉秦所以名者掌事謂之僕射乃羣者冗從之徒後置尚書雖侵此官而任猶輕再此三省之職起於秦漢外也西漢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事東都事歸臺閣而尚書分曹出納王言敷奏萬機令則總領紀綱僕射則分掌錢穀而尚書之權始重魏武置秘書令典尚書之奏事文帝置中書令罷秘書之官屬遂以秘書左丞劉放爲中書監以秘書右丞爲中書令職

子083-345

重情視專掌機要而中書之任始重東晉以後天
以侍中常在左右與議政事始不專用中書入侍帷
幄出擁華蓋稽貂爲侍中身揖乘輿楷翼爲侍中而
叱峻兵於是中書之權分而門下之機重矣此三省
之任重於東都魏晉然也降及南北大抵循襲唐因
隋制以三省長官爲宰相命太宗爲尚書令封德彝
爲中書令高士廉爲侍中後以太宗嘗爲尚書令故
以僕射與侍中中書令爲宰相如武德間以裴寂爲
僕射左右僕射貞觀初以蕭瑀無忌爲左右僕射皆
爲宰相之職其制可見也其後以品高不除他官參

預故有參議朝政參知政事之名又其後或加平章
或加同品至拜僕射亦必帶之惟侍中中書令則否
故有平章同品之名然唐爲此號者蓋欲合中書令
之權耳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分也理
勢不可復分也國初三省長官第爲空名惟侍中有
真拜者在國初則范質趙普繼此則丁謂馮拯韓琦
而已是雖以門下省長官而總百揆然三省之職實
合爲一故未改官制之前凡命相者必曰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蓋國朝之制名曰沿唐而實異於唐然元
豐正名三省並建分職設局如貫繩然然愚所深惜

者小人用事托公濟私其弊有二蓋不可不論且王
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以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二省宜相兼矣夫何確專政柄惟重中書凡有除
吏珪不與聞蓋僕射爲相命令進擬皆所由出安有
省覆之舉二省進對同得預聞既已奉行又復有審
駁之理此事權所以盡歸於右僕射之手蔡確偏重
右相之弊一也自呂公著有同舟共濟之說而執政
皆協力又韓絳以猶子避親改授之命而三省同取
旨三省宜同心矣夫何子厚任左僕射有欲更分班
奏事之制者子厚懼權之去已乃曰此先帝之志不

可易故終哲宗之世不置右僕射而文書有合送中
書取旨者則以爲無條有例由尚書省徑上但過門
下而已蔡京姦臣尤而效之子厚偏重左相之弊二
也又有甚者京相既久姦謀日長請改左僕射爲太
宰右僕射爲少宰自以太師兼總三省號爲公相宰
執大臣皆居下風肆其無忌憚之心嗚可嘆也是則
蔡京偏重公相之意其變已三流害尤甚歟嗟夫右
相偏重之弊王珪非不言之言之卒不勝左相偏重
之弊李清臣非不辨之辨之卒不能至公相專恣之
弊宣和詔令非不言罷而或以爲噬臍之悔甚至紹

興權臣劫之開禧權臣又劫之識者蓋爲治亂所由
章之名定丞相之稱此乾道之令典也今日宜率由
之以爲萬世家法云

又　馬端臨同後

按以三省爲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長官爲宰相之職
任其說肇於魏晉以來而其制定於唐然中書尚書
之名始於漢通典言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令宦者典
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則中書尚書只是一所然攷
霍光傳光與霍山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故事諸上
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之所言

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而光夫人
顯及禹山雲等言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
令出取之不關尚書則其時中書尚書似已分而爲
二蓋尚書在漢時乃御前管文書之所故漢人上書
言昧死上言尚書如丞相大將軍已下連名奏太后
廢昌邑王亦是尚書令讀奏武帝雖令宦者典其事
然其末年以霍光出入禁闥謹慎可屬大事故少主
則以光領之光薨霍山繼領其事宣帝以大權之久
政者領之則其事始在外庭矣然則所謂上書者爲
二封恐止於中書而入主門之內則徹尚書

而大將軍聞之自此始判而爲二而有內外之分矣
霍禹所以有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之說歟霍氏
既敗張安世復以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史言
安世職典樞機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
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蓋霍光領尚書
之時丞相乃蔡義衰傷故也張安世領尚書時丞相乃
魏相丙吉也是時尚書雖在外庭以腹心重臣領之
然於宰相並無干預此安世所以密議大政及出詔
令而佯爲不知遣使問之丞相府則丞相府乃宣行
尚書所議之政令耳而尚書非丞相之司存也[illegible]

至魏明帝常幸至尚書
門陳矯爲尚書令跪問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然
則魏時尚書猶去禁中不遠及唐初始定制以三省
爲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長官爲宰相之職任然省分
爲三各有所掌而其官亦復不一相職既尊無所不
統則不容拘以一職於是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
平章事參知機務參預政事之名而皆名之中所謂
同平章事者唐初雖以稱宰相乃以處資淺之人在
參知政事之下中世以後則獨爲真宰相之官至宋
元豐以前皆然然宰相者總百官弼天子無不當總

之他官而其上則不當復有貴官矣自唐開元以來郭元振李光弼相繼以平章事爲節度使謂之使相而宰相之職僑於他官自此始自宋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上而宰相之上復有貴官自此始然郭李以勳臣名將爲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俱以節鎮帶同平章事者非一人極而至於王建馬殷錢鏐之僭竊跋扈者皆欲效之蓋鄙他官而不爲而必欲儕於宰相以自附於郭李則唐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文呂以碩德老臣爲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

是蔡京王黼相繼以太師總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於韓侂胄賈似道擅權專政之久者皆欲效之蓋卑宰相而不屑爲而必求加於相以自附於文呂則宋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蓋平章之始立名也本非甚尊之官及其久也則強藩之竊地者爲之權臣之擅政者爲之蓋雖官極尊而居之者多非其人矣

論樞密

按樞密之名始於唐代宗寵任宦者故置內樞密使使之掌機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謁者令是也若內中

處分則令內樞密使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則其權任已侔宰相至僖昭間楊復恭西門季玄之徒遂至於視事行文書矣昭宗天復元年既誅劉季述乃敕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院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太中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蓋當時所謂樞密使者專橫如此朱梁懲唐弊不用宦者然徒知宦者之不可用而不知樞密院之不必存也乃復改爲崇政院以敬翔爲使至後唐而復樞密院郭崇韜安重誨相繼領其事皆腹心大臣則是宰相之外復有

宰相三省之外復有一省矣宋興始以樞密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稱二府然後樞密院之設始專有職掌不爲贅疣然祖宗時樞密院官雖曰掌兵亦未嘗不兼任宰相之事景德四年中書命秘書丞楊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命之掌內香藥庫兩府不相知宣敕各下乃詔自今中書所行事關軍機及內朝者報樞密院樞密院所行關民政及京朝官者報中書是樞密院得以預除授之事也又是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脩國史是樞密院得以預文史之事也至

慶歷以後始以宰相兼樞密使及元豐官制行欲令
正其名遂不復兼乃詔罷其事大小大事三省與密
院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同奉聖旨三省官皆
同簽書付樞密院行之小事樞密獨取旨行訖關三
省每朝三省樞密先同對樞密院退待於殿廬三省
始留身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
爲定例然熙寧初以司馬溫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
新法不見聽力辭上使人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
有職不當以他事辭其時文潞公亦在樞府雖持正
論終不能抑新法之行至哲宗初即位蔡確爲相溫

公爲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溫公欲復差役法而
惟曰此大事當與樞密院同議取旨惇果駁溫公所
言然則密院雖可以參議三省之事而又在所以委
任之者如何溫公潞公當熙寧之時與國論不合則
欲其專任本兵不預他事蔡確當元祐之初欲引章
惇以自助則欲其共立異議陰排正人至紹聖以後
則兩府皆憸人附會紹述更無異議亦不復以文馬
之儔參錯其間矣

論樞密宣徽院

按樞密宣徽院皆始於唐然唐史職官志及會要累
[illegible]置本末蓋因肅代以後特設此官以處宦
其初亦無甚司存職業故史所不載及其後宦者之
勢日盛則此二官日尊及五代以來至於宋朝則皆
以大臣爲之然樞密既專掌兵事繫任重故其官不
可一日廢而副貳屬官亦不容不備宣徽位尊而事
簡故常以樞密院官兼之或以待勲舊大臣之罷政
者及官制行而事各有所隸則愈覺贅疣故遂廢罷
云

論宰相兼樞密　林駉 後同

周公冢宰出征東山畢公爲公兼任司馬嗟夫軍旅

之事非縉紳之所當預將帥之權非廟堂之所可侵
周人必使兼統不曰侵官何耶蓋出征重寄也握兵
大權也身爲大臣不得與知則渙散不相通彼此不
相濟其弊豈勝言哉嘗以周之六官攷之冢宰所以
掌邦治統百官也司馬所以統六師平邦國也二卿
適相等耳至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天官噫
先王之爲慮也遠矣故呂伋掌兵若無關於太保而
太保實得之程伯出師若無與於尹氏而尹氏實命
之於分之中而有合之理存於判然不相屬之際而
有貫通之意寓此周人所以爲良法歟自廉藺立敵

而將相之職分田吳爭功而軍國之權偏更秦歷漢
官制益紊諸呂兆釁勢亦亟矣丞相平至以五百金
交驩太尉而左袒之功僅濟擁昭立宣事亦重矣丞
相撤全不敢言而大將軍光以廢立之權自任夫以
丞相之重而下聽命於掌兵之將況望其無所不統
如周人之制哉厥後以北衙抗南衙之權以西府敵
東府之勢自朝廷而言則曰軍國而軍先於國自士
大夫而言則曰將相而將先於相古人事權一切倒置
中書主民樞密主兵兩不相通而天下之事紊矣我
太祖肇造區夏削平僭偽范質趙普皆以宰相兼樞

院之柄家法相傳至今不易故時方有事則參議機
謀之秘時方無事則各任兵民之寄太宗朝獲繼遷
母之議非細事也而宰相呂端告樞使寇公曰邊鄙
常事端不敢與軍國大計不可不知於是覆奏參視
招徠繼遷果動九重撫髀之嘆真宗迎契丹寇邊之
舉非細故也而真宗謂宰相寇準曰中書總文武大
政密院雖專兵須本中書於是廷議親征尺籍皆之
果三十餘年無北顧之憂當是時也二府雖有同議
之公未有兼任之職迨慶曆閒西事方興因富弼之
言而以張士遜同議密院事因張方平之言而以呂

夷簡章得象皆兼樞密使未幾邊事既寧而兼職遂
罷於慶曆之五年建紹閒國步多艱乃以宰相范宗
尹兼樞密於建炎之時復以張浚趙鼎兼樞使於紹
興之日未幾和議既成而兼職復罷於紹興之二十
六年然亦觀慶曆紹興兼樞之效乎方夷簡判樞院
之職命范公仲淹出撫陝西相約平賊而趙元昊送
款哀鳴終身膽破而西邊晏然矣張魏公都督兵馬
之事命張韓劉岳分屯江淮大敗劉猊僅以身免而
北虜始懼矣此見兵民相通之驗歟不然雍熙議征
幽州獨與密院謀議中書不得預聞卒不能成幽薊

之功康定戎酋歸附諫官方爾論列而中書初不預
知不免有偏處之失其弊亦可見矣甚至熙寧初趙
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樞院約束郭逵降擢樞密
院恬之而中書後詔滕達道之言其深知事情歟其
有感祖宗舊制歟

論兩府之職

國朝兩府之職其周之冢宰司馬歟漢之丞相太尉
歟然周以冢宰統司馬故兵民有相通之意漢太尉
重於丞相而武職往往偏失焉觀此則國朝之或分
或合其得失有不難知者且冢宰司馬周之六卿其

哉且相等耳然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天官
豈固畀以職而復奪其權耶蓋兵爲重事身爲大臣
遂不相通則國事㢲矣故呂[illegible]伋掌兵若無與於太
保而太保實俾之程伯出師若無與於尹氏而尹氏
實命之夫以掌兵出師之事一屬大臣則脉絡貫通
又安有疑貳之意哉丞相太尉漢之三公其職亦相
維耳然漢承秦舊官制葢秦文不足以勝武兵有以
異乎政事權偏重無以爲統御防閑之道其事不可
勝弔矣故諸呂兆禍勢亦亟矣丞相平至以五百金
交歡太尉勃而左袒之功僅濟擁耶立宮事亦重矣

丞相敵至不敢發一語而大將軍以國家之權自任
夫以丞相之重而不聽命於掌兵之將況望其能振
職哉愚嘗推兩府之分合矣且中書主民密院主兵
其事相埒也中書降麻密院降宣其權相等也將分
任其事之爲當耶則軍國大務不當專委未免如富
鄭公之議抑併其職爲中書耶則兵柄相維有關大
體又非所以知祖宗建樞之意嗚呼分其事固非也
併其職尤非也必於分之中而有合之理存於判然
不相爲謀之際而實有相貫通者焉然後可與論設
官之深旨歟蓋自范質王溥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

權判矣後繼遂世之議非細事也密院知之而中書
初未知之與兵斷門之後非末故也密院謀之而中
書不預聞之此田公錫抗[illegible]密院公事宰相不得預
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不能無憾於咸平之時
也迨夫景德間真宗每得邊奏必送中書於是有共
參利害之意澶淵百萬之師寇公親扶日轂尺箠皆
之而北虜幾無隻輪匹馬之返此非景德相通之驗
歟自寇公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又裂矣戎西之
降非末節也而中書初不預知元昊之叛非小警也
而邊奏旨不關中書此丁度力言二府分政若措置

乖異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迨夫
慶曆間仁宗因張方平之議於是宰相有兼樞之職
西邊陸梁之賊呂韓二公分命名師戮力平之而奉
致骨寒膽破之訴此非慶曆兼領之效歟自賈昌朝
陳執中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又盈裂矣趙明與
西人戰密院賞功而中書降約束郭逵脩堡柵密院
方請責而中書已降褒詔此滕達道深嘆熙寧戰守
異議之非也迨夫元豐詔大事三省與密院同議矣
元祐詔除授諫官三省密院同進呈矣然是時邊事
利害尤未甚相通者至建炎間高宗乃以宰臣張浚

兼任密而趙普亦以左僕射兼之是時也國步尚艱
虜勢方張剗亂而治支危而安爾植巍巍中天之業
者皆左扶右持之力此非建炎兼領之功歟噫自端
初以至中興其分其合不知其幾大抵合之則文武
相通分之則兵政異情咸平景德康定慶曆熙寧之
際之得失可知也可不審哉雖然主民而知兵此國
闕天下之大計密院而不預中書亦非大臣相維之
意是故樞使而同平章事君子以爲慶曆之善謀密
司不與三省之差除議者爲元符惜之此愚於終篇
而詳及焉

論大將軍等官　馬端臨

按兩漢以來大將軍之官內秉國政外則仗鉞專征
其權任出宰相之右隋唐以後則無其官然唐有都
副元帥宋有都督宣撫皆以爲將相重臣總師征討
者之官蓋都督元帥宣撫即兩漢大將軍之任也故
各叙其事於大將軍之後又都督之名始於魏晉之
間謂之假黃鉞都督中外軍事權任甚重至唐則每
道有都督府特以爲州牧之職而已宋中興後所命
都督始復魏晉之舊故唐之都督別自爲門在州牧
刺史之後而此所叙者不及之云

論漢唐宋九卿　林駉

論漢之九卿當究其權之輕重論唐之九卿當究其
職之煩省嘗按東漢百官志謂之九卿者奉常一也
光祿二也衛尉三也太僕四也鴻臚五也少府司農
宗正廷尉合而九焉夫漢唐之九寺即周之六官也
然周有上下相維之制而漢有事權偏重之失周有
職任無曠之實而唐有員數過煩之弊此其故何哉
遡嘗究其源流矣觀周之建官也百官聽命於六卿
而六卿聽命於太宰故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
奉之近習凡周之人布滿於王朝者若不可得而一

而不知實以冢宰統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司徒以
旗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司馬大合兵以從司
寇凡周人兵民之權若不出於一而不知實以三公
兼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此上下相維之制然爾彼
漢之九卿吾惑焉景帝着眷晁錯而內史得侵宰相
申屠嘉之權武帝屬意弘羊倪寬而九卿敢奪石慶
之職是時也九卿更進用事天下之務不關決於丞
相禮事屬太常兵事既屬光祿勳又屬中尉刑典盡
屬廷尉邦賦既屬司農又屬少府至使外廷之權丞
相皆不與聞焉此漢事權偏重之由也又觀周之建

官也或以公兼宗伯司寇或以公兼司馬司空是六
得兼卿職也或以卿兼卿大夫或以卿兼軍將是卿
得兼有司也此周人職任無曠之實然彌彼唐之九
卿吾惑焉既有六尚書合周官數又有九卿寺同漢
官之名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遷易不同
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皋陶二垂二益二伯夷
二伯益四伯景之說陸長源言其曠之弊則曰光祿
不供酒衞尉不供幕官曹虛設祿俸枉請是將也其
任分則其數必繁其數繁則其事必曠太農少府復
分於戶部太常宗正復散於禮部儀仗一事也既掌

於衞尉又掌於庫部飲膳一事也既任於光祿又任
於膳部其餘三寺亦多分散此唐職任過繁之由也
循漢唐之名得成周之實不失於偏重不失於過冗
幸有國朝之制爲國初省部寺監皆爲空名九卿之
職併省不齊且太常則易爲判禮院之名宗正則僅
有判寺之官太僕則群牧司是其職也大理則糾察
在京刑獄是其職也鴻臚則其職歸客省四方館光
祿司農則其職皆隸三司衞尉則其職分爲金吾衞
仗三衞皇城等司此國朝建置之始也逮元豐詳定
官制法唐六典其九寺各有卿有少卿有丞簿惟太
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協律之官大理復置寺正評
事司直之官其名正矣其職定矣然既有六部又有
四監既有四監又有九寺是不免有十羊九牧之煩
此寺監之職可歸六曹之論所以拳拳於劉公安世
也中興以來遂議併省衞尉併兵部太僕併駕部光
祿鴻臚併禮部所存者僅五寺耳官無虛設事無散
任此所以爲萬世一定之法歟

論翰苑　　馬端臨 後同

右翰苑經筵在近代爲至清要顯美之官而杜岐公
通典叙職官獨闕焉蓋學士講讀之官皆始於唐開

元之時講讀隸集賢殿故通典於集賢學士條下附
載而翰林學士唐史志以爲獨無所隸然自開元建
學士院之後居之者多名流至號內相乃畧不叙述
則爲闕事矣古人有一事必有一官官雖歷代沿革
不同而所掌之事則一也故通典所載唐所置之官
而前代無之者則叙其所掌之事以通于前代如通
事舍人唐所制也而其事則秦漢以來謁者之任也
集賢殿書院唐置也而其事則漢魏以來秘書省之
職也然則翰林學士之官獨不可通之於前代乎蓋
以言語文字被顧問以翰墨技藝侍中待詔則漢武

帝所以處鄒枚嚴徐靈帝所以招鴻都文學之類是
也至於出入禁闥特被親遇參謀軍國號稱内相則
漢魏以來侍中領尚書事秘書監中書監之類是也
若代言典誥之任則武帝所以命司馬相如歷代所
以置中書舍人是也但學士院之官所職叢雜不一
而其位亦高卑不等唐多以他官兼之中世以後則
所掌者制詔而已至宋則又以唐所置集賢殿講讀
之官隸之元豐官制既行而講讀始去翰林之名自
爲經筵之官矣故經筵附見學士院之後存其舊也

論學士待制

按學士待制二官始於唐皆以處清望儒臣俾備顧
問其初既無專職亦無定員宋因其制而以三館爲
儲才之地故職名猶多元豐新官制其職名之元不
附麗於三省寺監者皆從廢革然除昭文集賢二學
士元麗中書門下省外獨翰林學士一官在唐以無
所係屬而最爲清要故不可廢而諸學士待制則以
其爲三館清流未欲遽廢故以爲朝臣補外加恩之
官蓋有同於階官而初無職掌矣龍圖閣爲儲祖宗
制作之所故其官視三館自後列聖相承代代有宸
奎之閣而建官亦如之於是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

之官始不可勝計矣野處譏其濫及俗吏童騃然職
名既多自不容不濫施也又所謂學士直閣者尊卑
不同故難槩稱（如觀文爲宰相資政爲執政端明爲簽書龍圖以下爲尚書然皆學士也直龍圖煥章等閣爲藩閫監司之貼職直秘閣則卑於諸閣然皆直閣也）於是捨學士直
閣之名而就以所掌殿閣呼之遂有下紫宸奉天章
之稱則以爲名稱非便而改以他殿閣然所謂端明
龍圖顯謨敷文煥章之類亦俱非人臣之稱爲流傳
既久曰某端明曰某龍圖不覺其非宜耳昭文集賢
元非兩省既已叙其事於各門殿閣學士待制與翰
林學士元皆無所附隸故叙殿閣於翰林之後

論臺諫　宋志

熙寧二年王安石言舉御史法太密故難於得人帝
曰豈執政者惡言官得人耶於是中書悉具舊法以
奏安石曰舊法凡執政所薦即不得爲御史執政取
其平日所畏者薦之則其人不得復言事矣蓋法之
弊如此帝乃令悉除舊法一委中丞舉之而稍略其
資格趙抃曰用京官恐非體又不委知雜專任中丞
亦非舊制帝曰唐以布衣馬周爲之用京官何爲不
可知雜屬也委長爲是侍御史劉述奏曰舊制舉御
史必官并京朝貢入通判衆學士本臺承知雜更互

論爲每一缺上二人而擇用一人今專委中丞則必憎由己公道廢於私恩或受權臣之託引所親厚擢竊人主威福此大不便勿聽既改法著作佐郎程頤王子韶謝景温方爲條例司屬官中丞呂公著薦之遂以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宣仁太后聽政詔范純仁爲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爲司諫朱光庭范祖禹爲正言章惇曰故事諫官皆薦諸侍從然後大臣稟奏今得無有近習援引乎太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也惇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越法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嘗被薦引者見爲臺臣則皆

他徙防壅蔽也今天子幼冲太皇太后同聽萬機故事不可違於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維司馬光以范純仁皆被親嫌光曰純仁祖禹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路臣避位惇曰維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懷奸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蔽塞聰明恐非國之福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侍從以上各得奏舉於是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待制各舉諫官二員純仁改除天章閣待制祖禹爲著作佐郎

論牧伯　陳祥道

古者官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爲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爲伍長司師旅師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爲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則爲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衆以其民之衆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地之廣有達于重川之遠故謂之州屬有長則足以長五國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衆故連有帥帥足以率十國而已未足以正三十國之衆故卒有正正足以正三十國而已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州有伯則爲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長人者仁也易

曰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內之二伯皆以其能體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其守不專不合其人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九州千七百十三國分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官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爲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然不惟其官惟其人則

法行而事舉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是也非其人則法雖存而事廢詩序曰衛侯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公羊傳曰下無賢方伯是也方伯連帥之職周道故書與周禮伯皆稱牧者蓋自內言之則屈於二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虞十二州則十二牧夏九牧州九州則九伯而王制言（周方伯王畿[illegible]伯[illegible]）八州八伯則王畿之內不建伯焉鄭氏以爲商制是也然周牧伯之名見於經傳多矣連帥特見於詩序若夫五國之屬於經無聞左

傳曰晉侯享請公屬鄶豈周所謂連屬歟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書曰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此所謂九命作伯者也與商所謂天子之老二人一矣周有九伯則畿內亦設牧而太宰言施典于邦國設其牧者以牧之所設主爲邦國故也康成釋詩謂周之制使伯佐牧蓋以所傳謂五侯者五牧也九伯者佐侯之伯也孔穎達申之以爲一牧之下二伯然質之於商州伯之下無二佐則周州牧之下無二伯

卷之一百一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二

後學山陰俞應策校

史二

論行省

馬端臨（後同）

按行臺省之名雖始於魏晉之間然兩漢初興高祖所以委蕭何世祖所以命鄧禹其權任蓋亦類此唐天寶以後以盜賊陷兩京戎狄侵畿甸則或以大元帥副元帥命親王勳臣爲之然但可任專征之責而他事則稟朝旨則亦未嘗偏行臺省之事也至其末年方鎮擅地請節於是或以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

王爵命之如錢鏐馬殷王審知之徒蓋名爲奉正朔而實自爲一朝庭矣然則行臺省之名苟非創造之初土宇未一以此任帷幄腹心之臣則必衰微之後法制已紊以此處分裂割據之輩至若承平之時則不宜有此名也建炎時張魏公以樞密使宣撫川陝趙忠簡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兵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及魏公得罪謫詞言假便宜行事之制忘人臣無將之嫌肖內閣以招賢擬尚方而鑄印然則承制之事易以惹謗忠簡之言固篤論也

論使相

按三朝國史職官志敘元豐寄祿新格以階易官特開府儀同三司即舊使相然使相者是以侍中中書令平章事加節度使之謂也自唐至宋皆有之而事體微不同唐則多以同平章事加節度使之立勳勞而久任者蓋將而寵以相之名也宋則多以節度使加平章事之有德望而罷政者蓋相而寵以將之名也合而言之位兼將相品極文武之稱令既日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使相矣然韓絳為開府而復加以鎮□節文彥博為開府而復加以護國山南之節蔡京

為開府而復加以安遠之節則是且為開府且為使相而使相之名未嘗廢矣又況神宗更官制之本意實以三省寺監之官無職掌為非遂欲易而正之如改左右僕射為特進則遂以僕射為宰相之職改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則遂以左右丞為執政之職令節度使之在宋其無職掌與開府儀同三司一也何須以開府易之況有開府之後宰相之除節度使元未嘗廢乎竊疑開府儀同三司特事以儀同三省長官尚書令中書令侍中而於使相節度使無預張演著職官記叙元豐新官而并著舊官於開府儀同三司之下且注舊官云中書令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而不言使相雖與史志不合似為得之

論節度使等官

按節度使在唐為閫帥觀察團練使在唐為監司防禦使在唐為邊將刺史在唐為郡守至宋則閫帥監司邊將郡守各別有以名其官而節度承宣觀察團練防禦刺史則俱無職任特以為武臣遷轉之次序故叙其事於將軍都尉之後

論州刺

按州之名起於虞十有二州後世刺史之所治是也

郡之名起於秦三十六郡後世太守之所治是也隋廢郡以州統縣然郡卒不可廢也至唐而復之然唐太守俱稱刺史使持節盖所治者太守之事而所稱則州牧之官矣故所謂治中別駕之屬其在歷代本州之佐官也唐郡守稱刺史而遂以治中別駕為郡官屬矣然唐州牧之官為節度觀察諸史而其屬官則有推官判官書記支使之屬至宋而節度觀察特為貴官之虛名初不預方岳之事而州牧之任則自有閫帥漕憲等官而各臺又自有掾屬若唐節度觀察之屬官則反為列郡之元僚並雖冒以節度推官

觀察推官判官書記支使等名而實則郡倅耳故叙其職於州佐之後而不使之於戶曹理掾之流存其舊也

論郡丞

按自秦置三十六郡而郡官有守有尉有丞然考之西漢百官表稱郡守掌治郡秩二千石有丞秩六百石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秩比二千石有丞秩亦六百石是守尉皆二千石而俱有丞以佐之尉之尊蓋與守等非丞掾以下可擬也酷吏傳言周陽由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明守不可卑視尉

也然武帝欲以寗成爲郡守公孫弘言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又帝拜吾丘壽王爲東郡都尉帝以壽王故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乃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守尉皆二千石壽王兼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前時壽王謝罪又孫寶爲南陽郡尉行太守事行縣至宛以事按死令下之獄收豪南陽則知漢時郡尉豈不特典軍而未嘗不行太守之事也魏晉以後無郡尉之官然晉郡守皆加將軍之號唐郡守因使持節諸軍事宋朝則太郡皆兼兵馬總管兵馬鈐轄而小郡亦曰軍州事或帶節制兵馬則本與前郡尉之職歷代以太守兼任之亦以一郡掌兵者之官不可下於太守故不別置官而守兼治其事猶宋祖之取元帥是也此其叙郡尉而以置之郡佐之末非是故今以次郡守

論州縣奉承監司之難

按野處所言以爲唐之州縣不過一使臨之而宋則有帥漕憲倉四司故州縣之官危難以奉承展布蓋唐制一道其政屬之節度使民事屬之觀察使然節

度多兼觀察又各道雖有度支營田招討經略等使然亦多以節度使兼之蓋使名雖多而主其事者每道一人而已至宋則監司各自有建置之所每司專有長官專有採佐而號令之行於統屬者始煩矣然宋之監司雖多而一司猶不過一人專之也若夫司存階立而每司之稱牧伯刺史者比有數人而以臨乎其郡每郡則稱守者數人比有而以臨乎縣每縣則稱守者比有數人而以臨乎其民則其誅求之苛箚奉承之不易又振古所無也

論守長不可數易

左雄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衰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坑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說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

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雕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財賦百取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

成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税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奸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

紛不絶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則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

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書歐陽子急就章後　論重守令　吳萊

歐陽子急就章一卷蓋據元豐九域志作也自唐失其御天下分爲十數至宋而復合然猶不足以復唐世之士宇曾未幾何南北虎爭光岳氣裂兵戈日尋生靈塗炭於是我朝興焉一麾而克有中原再舉而底定江左然當大軍百戰之後閭里蕭條荆榛滿目戶口凋瘵流轉異鄉雖以昔日大藩列府控制局面今則徒負附庸雄城壯縣顯著版籍今則不聞建置甚者至以東南財賦之竊而往濟西北之不足顧獨

何哉嘗聞古稱秦雍爲天府齊地負海亦號東秦唐世頗稱揚一益二而東西秦寖爲不及宋承唐季亂離之緒內總二十三路外制遼國兩得燕雲三關之險夏制靈武河西之饒太河東北陝西五路之民歲窘於兵不暇自救一旦而南遂吳會荆襄兩淮又爲邊面而應敵重以山東張林李全之變淮甸空虛蜀本最險平世余珠錦繡之美衣被中國金房假道徒云夾攻黎嶲奇兵竟成幹腹由是兵變相仍創殘不振則亦非復唐舊矣然惟吳會近畿之境自唐五代以來吳越世奉正朔保境息民蓋至宋移蹕江閩嶺海之所特捍及其既亡又未嘗若操尺寸之兵而拒敵故今人物之所聚土地之所產猶足以爲天下最雖若一城百里之縣至或升爲散州上秩以治之國家經費度支齊給陸輦海運動至百萬豈民力之果給哉此猶富家萬金之產田連阡陌粟盈倉庾要亦取之有節用之有制初不可以富強恃而不惟安養之是務也嗚呼豈惟東南一隅雖以西北休養生息之餘亦不可以不深加其意矣是故當今之務欲富國者必在於養民欲養民者又必在於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苟重其選將任之以久而可成功苟嚴

其職將精有所歸而易集事今之世無以三歲爲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況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用軍卒皆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穀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煩而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則贊治而但掌農田水利主簿惟掌簿書尉則惟督盜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選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而爲姦勾稽文墨補苴罅

溺塗抹歲月塡塞辭款而益不能以書民之情狀至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推守之所制遣未之感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贏餘輒遣客往來饋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唐義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即發而郡縣因有兼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爲重不容盈羨常俸至不能自給或多贓吏兵則自近戍遠既爲客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繫守令事矣夫辟官治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

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一爲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碌碌碌倒而皆不足以有爲又况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之便易而兵農益分遇歲一儉郡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鄉而挾倉庾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能以賑救而坐宗不足以首位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嘗求其故曰我國家起自北土經理中原中原豪傑擁勳甲兵保有鄉里因而降附使據其境土如古諸侯大開幕府辟置及錢糧獄訟一皆專制於己而不復有關乎上者而山東淵子地富兵強跳踉負固卒貽征誅殆以此後天下郡縣一命之官悉歸於吏部錢糧獄訟皆關白奏讞而不敢少自專焉由是郡縣守令之職始輕而不得自重矣必也辟官治政理財治軍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務兵農各得其業矣此予所謂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皆當視唐宋之故典爲然實當今之急務也於是本歐陽子之所集爲疏其古今郡縣之沿革與夫政令之設施不同者以序之雖然此固非歐陽子之意也

予亦過論矣哉

重遠　　蘇洵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爲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爲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

予故秦之保關中自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
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
以吾之近者可安不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
吏賢耶民與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與歌譏謗者
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
人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裹糧走京師
緩不過旬月撾鼓叫號於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
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
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所守搞机發發為之縣
小縣之民群朝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

也曰甘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
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
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傍列箠械滿前駭然
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
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
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
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
實為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
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
之輕重何如哉衆者其胡驕恣西戎悖叛河朔陝右

之所加施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廣南川峽
則例以為遠官衙官差除取具臨時窮乏而最移往往
而至凡朝廷所貶與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
人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為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
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
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
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蠻最為要害土之
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
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雇之費其
百姓私力所能辦故今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

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為廉吏矣而招權鬻獄
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
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敝
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覬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
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
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
粟以為戰守備而兇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
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廣南川
峽既為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為廣南川峽
之要區者其牧守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

則已其戕民黷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暗疲懦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敝車羸馬而責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擇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其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守令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受贓吏冗茸紛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遠選　宋志

川峽閩廣阻遠險惡中州之人多不願仕其地初銓格稍限以法凡州縣幕職每一任近即一任遠川峽廣南及沿邊不許挈家者為遠餘悉為近既分川峽為四路廣南東西為二路福建一路後增荊湖南一路始定八路定差之制許中州及已者在選者隨意就差名曰指射行之不廢太平興國初選人孟紹擬賓州錄事參軍詔既訴冤坐流海島自是得遠方者不敢辭既而詔川峽嶺南福建注授計程外給兩月閩建則本州不得放上道送闕下除籍不齒或被疾病所至陳牒長吏按驗付以公據廢病未損則依狀以聞雍熙四年又詔選人年六十勿注遠地非土人而願者聽凡任廣蜀福建州縣並給續食初嶺南闕官所在署攝至是詔州長吏試可者遴用之罷秩奏送闕下與出身淳化間又詔嶺南攝官各路惟許選二十員以承之餘悉罷歸始令嶺南幕職許攜族行受代不得留滯至道初申詔劍南州縣官不得以族行敢有妄稱妻為女奴婢以之官除名初榮州司理判官鄭蛟自稱攜妻之任會蜀賊李順攝亂其黨田

子宣攻陷城邑而蛟指得之擢為推官至是知梓州張雍奏其事上命戮蛟而有是詔咸平間以新恩循海四州炎地選荊湖福建人注之吏部銓擬官悉標其道犯自是凡注惡地令不須習又詔規避遠選因受代勘鞫責罰就移遠地神宗更制始詔川峽福建廣南之官罷任迎送勞苦其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從其赴選及定八路有常選知州而下轉運司置員闕籍其夾若應代時日下所部郡衆示之凡見任距受代半年及已終更者許川本資序指射有司受而閱之定其應格當差者上之審官東院流內銓審覆

須令即奏聞降敕若占籍本路或避注此州皆從之
便惟不許官本貫州縣及鄰境其參擬銓次悉如銓
格無願注者上其闕審官而在選者與之武臣之屬
審官三班院者令樞密院放此且制後荊湖南亦許
就注或言士人知州非便法應遠近迭居而川人許
專任本路當獲便家實太偏濫王安石曰分遠近均
勞佚也中州士不願適遠四路人樂就家便川新法
則兩得所欲況可以省吏卒將迎官府浮費耶何正
臣又言蜀人之在仕籍者特衆今自郡守而下皆得
就差一郡之官上人太半寮案吏民皆其鄉里親信

難於徇公易以合黨請收守令闕歸之朝廷而他官
兼用士人量立分限庶經久無弊兼聞差注未至盡
公願許提刑司案察究察之奏上法不為改但申
嚴提刑司互察之法元祐初御史上官均言定差不
均之弊有七諸路赴選中試乃差八路隨意取射一
也諸路吏部待試需次率及七年方成一任八路就
注若及七年已更三任二也八路雖坐停罷隨許射
注待次者又許權攝祿無虛日而吏選無徵犯亦太
寬四年方爾得祿四也士人得與奏名者免試就注
家便年高力憊不復望進往往營私廢職五也仕久

知識既多士人就射本路不無親故請託六也八路
監司地遠而專設漫滅功過名次人亦不敢爭校故
有力者多得優便而孤寒滯却七也請併八路差盡
歸吏部為便既而吏部亦請用常格差除盡悉歸之
銓紹聖復行舊制且許八路人座補出官即轉運司
試中注闕重和間臣僚又言其弊轉運以軍儲吏祿
供饋支移為己責而視差注為末務往往付之士案
吏胥定擬而簽廳視成書判而已注闕之高下視脩
之厚薄無賂則定差之牘脫漏言詞隱落節日及其
上部必致退却參會重上又半歲矣以是缺多而不

調者衆宜督典領之官歲終取吏部退却有無多寡
為之課而賞罰之庶可公注擬而絕吏賕乃命立考
課法建炎初詔福建二廣闕並歸吏部惟四川仍舊
制初累朝以廣南地遠利入不足以資正官故使舉
人兩與薦選者試刑法於漕司以合格者注攝兩路
闕之待次攝官更兩任無過則錫以貞命至是雖歸
之吏部踰年無願就者復歸漕司自神宗朝宗室不
許調川陝官至是宗室多避難入蜀乃聽於四路注
擬八年直學士院勾龍如淵上疏謂行都去蜀萬里
而比歲棄闕歸之朝廷寒遠之士困抑者衆願參酌

節制科選漕銓之舊並為定格使與堂除不相侵遂命以小郡知州監以下仍付漕司差注其選人改官者可公參理為到部人稱便焉

官階　岳珂

岳氏愧郯錄曰淳熙官品令自太師而下至翰林醫學列為九品皆有正從蓋見行之制故著令所載凡除叙儀制罪贖不以高下槩謂之品官珂嘗泝源而求所始本魏延康元年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始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以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則其初立品似非品秩也乃人品耳而通典載魏官自黃鉞大將軍至諸州郡防門明列品第則是當端自魏已行而說矣是時魏未受禪蓋亦漢法也然珂嘗考之後起而得名之所以訛者之跡而得意之所以訛後趙王勒二年使張賓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初用五品而後以九則是由魏而晉品數猶未定也通典可疑矣宋書九品謂晉江右所定則懷愍以前尚無之通典乃若是其較且明白當時循陳群之法謂其品人則可登其品所謂品者遊

説以待其人而已非謂官品也流遠而訛遂為官秩之定論耶此殆名訛之所以始也梁定班法與品互用而若其流門下八班皆有清濁自十二班以上並詔授表啓不稱姓從十一班至九班禮數復為一等又流外有七班寒微者為之從此班者方得進登第一班梁承齊後者也品秩久定矣而蔡法度之所定决非偶始而所以寓禮數者不附於品而列之以班則班蓋梁之所自立謂一代之制不可以虛耳意自齊而上班未之有則禮數亦附於品則品蓋為禮文之節耳此殆意之所以訛也詳考梁班品法天監初

武帝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定令為九品秩定而於品下注一品秩為萬石第二第三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為二千石隋百官志梁天監七年革選徐勉為吏部尚書定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者為劣則品蓋非梁所專用而易以為班矣謂班以選事而設則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為第十八班初不關選法通典謂品制不廢疑若相須而成將軍號定百二十五號為二十四班其不登二品應須軍號者凡十四號別為八班施於外國者又有百九號亦為十品二十

因班班制之多乃如此則不假於品矣而莫知其徒
爲積秩之別也陳承梁後乃定相國丞相太宰太傅
太保太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
巴陵汝陰二王後尚書令品爲第一自此以下明列
爲九正合令制而不分正從進而求之皆宋齊亦
莫不然則皆承魏流其說可信也北裂於齊東魏元
魏而品從之名等焉是官之有品自曹魏始品之有
從乃自元魏始及考其初不特正從也而每品正從
復分上中下焉蓋一品之間析而六矣此高祖太和
之制也及二十三年高祖復次職令而世祖初班行
之三師二大乃不入品其四品以下正從又以爲上
下皆猶析而四也北齊蓋因之耳至於魏之列品顧
猶曰第幾品從幾品而未以爲正從齊始別之逮隋
而曰正曰從截然而不可紊矣遂攷梁制尚寡故自
九而一乃係於丞相班尚繁故自一而十八亦極於
必自古多者品貴品少者班賤二者相爲用而貴賤
等存於此參見而互明既止於梁隋即廢矣祖宗朝
遷轉名曹皆各有流品元豐後來始以寄祿無他名
遂爾相混然禮數之異率係一時官守元未嘗以品
秩爲別此則古官制者之未嘗講明也然則陳群之

始本非始言人品者故當改進待之法故循而見於
魏官品之說曹魏之說亦非說究論秩者因當時說
官之目故參而見於梁班法之用不考於魏無以知
其名不考於梁無以知其意在今日名說於魏意說
於梁而品不復爲輕重矣亦反其本哉唐開元二十
五年定制自正四品至九品猶有上下階蓋隋煬暫
廢之規也此後見本朝乃盡合之也又曰本朝雜流
之制雖流外官等官皆入品下而乍皆之吏既未出
官而先給告者亦通謂之入品但以所居官爲品之
高下不復有分別矣按高峻小史劉昶傳元魏高祖
臨光極堂大選高祖曰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
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
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品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
有七等若有人可起家三公者賢才難得不可止爲
一人渾我典制親劉昶曰陛下刊正九流爲不朽之法
豈惟藝術尚須因以有光二代此雖爲門地而言然
九品之官不混他品亦一時之制與今士夫皂隸闌
暨役衙混爲一區爲不同也

又　　馬端臨

按槐鄉佚前以攻訂時官序密然此所謂九品者官品

品也以別官之尊卑陳群所謂九品者人品也以分人之優劣二者皆出於曹魏之初皆名以九品然人品自爲人品官品自爲官品喬氏合而爲一以爲官品者逆設之以待其品之人此說恐未然劉毅衛瓘論中正九品之弊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所謂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爲貴人傷損風俗其弊不細喬氏專舉此段以爲官品即人品之明證然詳其所言蓋如後世權貴之人挾勢取科第于薦舉之類耳非謂中正

者逆設此官之品目以待所舉之人也蓋官品之制即周之所謂九命漢之所謂秩石皆所以辨高卑之等級其法始於魏而後世卒不能易若中正所定之人品則始於陳群魏晉開用之以舉人物六朝因之然其弊已見於當時之初自隋唐以來一以科目爲仕進之命而中正九品之說久廢矣想當時必以人物之賢否優劣分爲九第之目如班固古今人表之類但史所不載無由知之然決與此官制之九品不相干因難因其同時同名而遂指此爲彼也

官職

元豐未改官制之前大率以職爲階官以寄軌言之如吏部尚書階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職尚書禮部侍郎階官參知政事職之類是也然所謂吏部尚書禮部侍郎者未嘗專有所係屬治其事則以爲職不治其事則以階官猶云可也而選人七階則皆以幕職令錄之屬爲階官而幕職令錄則各有所係屬之益司州縣遂至有以京西路某縣令爲階官而爲河北路轉運司勾當公事者有以陝西路某軍節度推官爲階官而爲河東路某州州學教授者有以無爲軍判官爲階官而試秘書省校書郎者其叢雜可笑

尤甚元豐既未暇革正至崇寧二年刑部尚書鄧洵武極言其事遂以承直郎以下七階換之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二

後學吳興茅一桂校

戶一

都鄙溝洫

書曰濬畎澮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乎溝洫春秋傳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通十為終終十為同蓋三屋為井井方一里九夫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為丘丘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為縣縣方

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四井為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甽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以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治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為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內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為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於軍之所寓廬出各授之田而不為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耡旅師有耡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井田可知矣載師之所徵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采地有不為井田可知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八家皆私百畮其中為公田

而廬舍在焉公田八十畮而家治十畮為廬舍二十畮
而家二畮半為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
田在外賤私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而休之也
有蝴游者有所加予罷者有所罰辱而勸之也有法
此民所以樂事勸功而無憾於養生送死也先王之
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
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已則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
稼不善則非民庸有鄉遂之公邑之吏從民以公使
不恤其私者乎小司徒九夫為井匠人亦九夫為井

非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
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
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
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也成間有洫非一
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
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
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
亦其大者云爾春秋之時楚蒍掩為政井衍沃牧隰
皐而小司徒井其田野則取名於縣都而已觀二百
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
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
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哉然則鄉之井地謂之縣
都可也

經界

羅大經鶴林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于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
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
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一
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綿與
閒止施行時人人咤怨如在湯火中但說事後田稅
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

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
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利害之實有不
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
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
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
自不怨耳子合識次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
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
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土封底工夫不聞天下之不安
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
和於眾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言攻者勿畏拂人情

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狥唯當論理之是非當之當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知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爲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爲戰國縱横之學也

井田　馬端臨

按自秦廢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毋慨歎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强坐擅兼幷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爲確實愚又因水心之論而廣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户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爲士或爲商或爲工又所當周知也爲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矦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

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寖廣然又皆爲世卿强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界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予奪校其豐凶以爲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以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以爭攷覈而奸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

一人邪凡七而久歷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未嘗以百姓爲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弊已不可勝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之說又有暴君汙吏慢其經界之說可以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衆考覈難施故法制隳弛而奸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

重不均矣（按蔡澤語亦謂因秦弊而發此語可見周制至秦不能無敝）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若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奸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況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敝又爲隱覈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由羣吏則人無所措矣夫行不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不可得而詳矣其說可謂切中秦漢以後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乎地廣人衆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圮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

并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井牧　　胡翰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又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爲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由己飢之一夫之寒由己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

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爲子孫利並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背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贏十倍上擬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爲役爲役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孰所驅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幷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

晉石也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蔭以品蔭其親屬自啓訐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分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諭也殆不過爲恭幷之階耳非有資於畝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乎故名田雖存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均其上地齊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非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

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伸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大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復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鬻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鬻永業以葬鬻口分以遷是以卜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林於敝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與也何惜而

公爲之齊而加罰永徵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
又以魏齊周隋兵興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
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
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爲其文不知隋唐之盛
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
夫僅二十畝隨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
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
實也故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
當而民不同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執馴致也時弊則
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

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
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
同治都鄙者以之大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
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
有路爲天之地三十三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謂
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者一法並行遂人匠
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
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
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
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即大夫所食之采地

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爲
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疆地
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
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
井者四郊甸地耳其門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
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
以八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萊五十
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
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
濟之所謂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不可徒曰井牧其

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
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
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
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蔿掩爲司馬
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
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況九國
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疆潦之患原隰衍沃
衆且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
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綏邦國法其可考者往往存
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

然也蓋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產不
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
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貧則不
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
正吏無橫歛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
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
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
則引以灌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書
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
也遠近其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

荊川稗編　卷之[illegible]

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衆而上者其矣何憚
而不爲乎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
間萬井爲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窮天下之
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責于成也非大
有爲之君不能致其效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
淳厚之俗薄澆僞之風熾朴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
經久之慮少僥倖之所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
者況使盡弃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民猶有不
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於
下此不可爲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爲難乎

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
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
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
川澤不可墾餘一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定頃
所通可墾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
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
之計一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
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商賈則工商糴食之可
指者又不知其幾也藉唐盛時未徵民戶不過三百
八十萬今閩凡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

荊川稗編　卷之[illegible]

之田給天下之民從之是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
小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天下皆知吾居之
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爲之鶩不
暇歷於下也秦長城之役家延萬里塹山埋谷蔡兵
二十萬內阿房之作幷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
之民發調從遷者又戍不休不恤人天下側目未
聞有一人逆者況下今如流水之源因民心之所欲
也王政之所求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
事使其民忻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
定其事使其民忻然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使而

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鄰乎足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苟有為之才操可致之權孰其難又非難也然況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甚深為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官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

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為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貢助　　陳祥道禮書

周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田旅師有耡粟許慎釋耡為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什一籍而不稅此周之助法藉而不稅則同乎商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畮而以五畮貢商之民耕七十畮而以七畮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畮以公田十畮徹十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illegible]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孔穎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畮數不同何也禹貢於九州之地或

言土或言田或言賦又益為平水土之後有土為而未作有作[illegible]而未又制於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洎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法畧於夏備於周可知[illegible]氏[illegible]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稍家七十畝而助周之民尤稍家百畝而徹鄭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

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滕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彼不易之地百畝今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禹貢

古尚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中中兗州厥土黑墳厥田中下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土白墳田上下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厥篚檿絲徐州厥土赤埴墳田上中貢土五色厥篚玄纖縞揚

州厥土塗泥田下下貢金三品厥篚織貝荊州厥土塗泥田下中貢羽毛齒革金三品厥篚玄纁璣組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梁州厥土青黎田下上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厥土黃壤田上上貢球琳琅玕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荊州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豫州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青州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兗州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雍州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幽州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冀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并州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

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以上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均人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貢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檃用蕡輕爂用犬土方氏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淮南子曰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

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爾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倥侗之人武禮記王制凡居民財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蠻夷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鄭氏曰以萬物自生焉則曰

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曰壤壤和緩之貌也孔安國曰無塊曰壤墳無塊其質也和緩其性也禹貢冀州白而壤雍州黃而壤豫州厥土惟壤則壤色非一而已壤與墳埴塗泥鹹殊而墳埴塗泥亦壤中之小別耳此所以禹貢總言三壤而周官總言十二壤也墳其起者也埴其黏者也壚其疏者也禹貢有墳壚孔安國鄭康成皆以壚為疏若有傳然也禹貢壤墳塗泥青黎各繫一州此言其大致而已然則草人土化之法凡地兼有之也凡地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織皮先王之於民因其地以施教順其俗以行政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居山者不以魚鼈為禮居澤者不以豕鹿為禮騂剛之地糞種不以羊赤緹之地糞種不以牛然後九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而無偏弊之患此大司徒土均載師土方氏草人所以有功於天下也

論九賦　馬端臨通考

按此九賦先鄭以為地賦後鄭以為口賦然關市即邦中之地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稅之可乎關市即邦中之人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人

也一人而再稅之可乎後鄭雖有末作增賦之說然於幣餘一項尚覺牽強且居關市及山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倍征之可乎愚以爲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爲地賦或爲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非地賦亦非口賦乃貨物之稅也關市者貨之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是也山澤者貨之所出故有賦如後世榷鹽榷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官物營造之類故取其息息即賦也故名之曰九賦而太宰總其綱焉

論周官貢賦　馬廷鸞通考

周官天下之財只有三項九貢是邦國之貢據經以待弔用九賦是畿內之賦以給九式之用九職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三者餘財以供玩好之用然邦國之貢多矣弔用之費幾何愚恐其有餘畿內之賦有限矣九式之費何廣也愚恐其不足

林勳本政書（玉露所載互有詳畧今兩存之）　宋史

林勳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爲廣州教授建炎三年八月獻本政書十三篇（[illegible]）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飢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斛約八合）一千斛錢萬二千緡（[illegible]）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illegible]）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illegible]）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illegible]）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校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

然有司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替上[illegible]
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
皆本政不修之故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因勸爲
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爲井田之
學者孰有加於勤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
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林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因合中制度其書大畧如此朱文公嘗稱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尚以爲難況此乎[illegible]

平賦書

李翺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爲政者莫大於

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飢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人焉肯盡其力耶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爲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

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弃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跡甚以而城四夷徙有其心豈可得以致理歟則人衆其生人衆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上地無荒棄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隣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同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卓卓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

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嘗欲以官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壞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期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爲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凡爲天下有視千里之都爲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爲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六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爲步古之尺小爲歲明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二步爲古之方步餘二百六十一分五釐也一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爲畝與此時不同從俗之數則易行也一畝爲古之田三畝也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一井之田九夫三屋方三百步爲一里也方里之田九夫夫一頃異名也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畝百爲頃五頃四十畝也古之甲雖小其畝又所小所以古之方一里爲田九頃遂時方一里爲田五頃四十畝爲古之田十六頃有二十畝也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是五十四頃也爲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頃也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是五十四萬頃也爲古之田一百六十二萬頃也千里之都五十有四百億畝則五十四萬頃也爲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萬頃也一方里之內以十畝爲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蔥韭蔬菜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八家者方一里爲井爲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十畝爲閭井屋室茲時里既加大一畝之田爲古之田二畝十畝之田爲古之田三十畝故其步少于相若矣凡百里之州爲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塗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遂溝澮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爲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存其中斷長絜短而量之一夫之田以殄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千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塗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蔥韭蔬菜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

有六千畞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畞率十取粟一石為粟三十
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
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
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當
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畞之
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
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
田五十四億畞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畞為之州
縣城郭通川大塗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
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

有六千畞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土卑不可以植桑
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畞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
二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
匹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
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
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
里之鄉為之公囷為鄉之所入于公者歲上舍其一
于公囷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
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囷使勿偷飢歲
并人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公[illegible]貢之而勸之

歲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
所與之畜當戒必精勿須以內于公囷窮人不能歸
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飢百姓不困于食不死
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
易為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
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
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煙火相接于
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
業雖有[illegible]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
里自千里而被於四海其誰能當之是故善為政者

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
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
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兩稅　馬端臨通考後同

按自秦廢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
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祖始
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
田而稅之然漢時亦有稅人之法按漢高祖四年初
為筭賦民十五以上至六十出賦錢人百二十為
一筭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

然子人而時即令丁男三歲而二事賦四十則是率歲賦減其三之一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强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疋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為絹三疋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

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略不能詳知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為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綿諸物為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又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為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綾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為民困此乃掊刻之吏所為非法之不善也陸贄與齊抗所言固為切當然必欲復租庸

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又歷代口賦皆是丁中以為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繆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尤為的當陸贄所謂計估算緡失平長偽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斂求乃誘之為奸毆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恭力田務本與商賈逐末皆足以致富雖曰逐

末者易與脱免務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於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槩按元籍徵之乎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戶田

又按古今戶口之數三代以前姑勿論史所載西漢極盛之數爲孝平元始二年人戶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東漢極盛之時爲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此通典所載之數按東漢書郡國志計戶八百七萬九百六十則多通典九百八十二萬有奇是反多於前漢矣）三國鼎峙之時合其戶數不能滿百二十萬昔人以爲纔及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之數蓋戰爭分裂戶口虛耗十不存一固宜其然然晉太康時九州攸同不可謂非承平時矣而爲戶只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是而南北分裂運祚短促者固難稽據姑指其極盛者計之則宋文帝元嘉以後戶九十萬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遷洛之後戶五百餘萬則混南北言之纔六百萬隋混一之後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有奇唐天寶之初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有奇隋唐土地不殊兩漢而戶口極盛之時纔及其三之二何也蓋兩漢時戶賦輕故當時郡國所上戶口版籍其數必實自魏晉以來戶口之賦頓重則版籍容有隱漏不實固其勢也南北分裂之時版籍尤爲不明或稱客寄或冒勳閥或以三五十戶爲一戶苟避科役是以戶數彌少隋唐混一之後生齒宜日富休養生息莫如開皇貞觀

之間考覈之詳莫如天寶而戶數終不能大盛且天寶十四載所上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而不課戶至有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夫不課者鰥寡廢疾奴婢及品官有蔭者皆是也然天下戶口豈容鰥寡廢疾品官居其三之一有奇乎是必有說矣然則以戶口定賦非特不能均貧富而適以長奸僞矣又按漢元始時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十六頃計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隋開皇時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計每戶合得田二頃有餘夫均此宇宙也田日加於前

戶口削於寇何也蓋一定而不可易者田也足以亂
離之後容有荒蕪而頃畝猶在可損可益者戶也是
以虛耗之餘亟緣為弊而版籍難憑杜氏通典以為
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
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
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其說是矣然不知庸
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乃魏晉以來之通病
不特唐為然也漢之時戶口之賦本輕至孝宣時又
行許減且令流徙者復其賦故膠東相王成遂偽上
流民自占者八萬餘口以徼顯賞若如魏晉以後之

戶賦則一郡豈敢偽占八萬口以貽無窮之逋負乎
○陸贄又曰先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無求於力
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
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財厚其征不以流傭
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
徭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此雖名曰然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均是人也而才藝有智愚之不
同均是業也而所遇有幸之或異蓋有起窮約而
能自致千金其餘力且不足以及他人者亦有家故
業而不能保一簪一身猶以為累者雖聖人不能比

而同之也然則以田定賦以家之厚薄為科斂之輕
重雖非盛世事而救時之策不容不然未宜遽非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三終

後學吳興茅一桂校

戶二　田賦

唐田賦　唐志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

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

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
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
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
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太
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緦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
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
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
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
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
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

年與地闊陿為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
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
而斂凡稅斂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眾知之水旱霜
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
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凡新附之戶春以三月
免役夏以六月免課秋以九月課役皆免徙寬鄉者
縣覆於州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閑月送之自畿內
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皆有禁四夷降戶附以寬鄉
給復十年奴婢縱為良人給復三年沒外蕃人一年
還者給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者給復五年

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為良者附寬鄉貞觀中初稅
草以給諸閑而驛馬有牧田太宗方銳意於治官吏
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
論配租以斂穫早晚險易遠近為差庸調輸以八月
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
所出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
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
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
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凶
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

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
四者免其半耗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
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為差下下戶及夷獠
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為種子則至秋而償
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
米藏五年下溼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
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
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
下斷獄死刑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

治之大略及其弊　高宗承之海內艾安太尉
長孫無忌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閤問
民疾苦即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中書令李義府侍
中許敬宗既用事役費並起永淳以後給用亦不足
加以武后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其弊玄宗初立求
治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為蠲使歲
再遣之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
至濫闊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然是時天下戶未嘗
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
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

陽翟尉皇甫憬上書言其不可玄宗方任用融乃貶
憬為盈川尉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
數百萬緡十六年乃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而庸調
折租所取華好州縣長官劫織中書門下察濫惡以
貶官吏精者褒賞之二十二年詔男十五女十三以
上得嫁娶州縣歲上戶口登耗採訪使覆實之刺史
縣令以為課最初永徽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
豪富兼并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先是
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

絹供春綵因詔江南亦以布代租中書令李林甫以
租庸丁防和糴春綵稅草無定法歲為旨符遣使一
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既多覆問踰年乃與採訪朝
集使議革之為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旨符使歲
有所支進畫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庸調租資
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官涖定粗良具上中下三物
之樣輸京都有濫惡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江淮
輸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粟常賤乃命庸
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亦從之河南北不
通運州租皆為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明年

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
疋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
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
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疋綿百八
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
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於是錢穀之臣
始事朘刻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
州縣督送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
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歲進
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

之燕私及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散天下蕭然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繇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御史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籺爲糧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至大曆元年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

畝二十通名爲青苗錢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荊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爲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顓留意祠禱焚幣玉寫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數至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尚侈麗以自媚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自開元以後天下

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
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
租庸調法敝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
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
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
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
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遣黜
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惸獨不濟者敢有
加斂以枉法論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
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舊戶三百八十萬

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
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斂
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
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既行民
力未及寬而朱泚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
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
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
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
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禎長安
萬年令大索京師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

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
僦櫃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
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禎懼
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百斛者免而所獲裁
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
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
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
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
皆置庫以蓄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
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餓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

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
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
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
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
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
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
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
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爲糧料使主供億士卒
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
境而屯趙贊復請稅間架筭除陌其法屋二架爲間

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
者賞錢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千錢舊算二十加為
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直為率而民益愁怨及涇原兵
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僦質不稅爾間架
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朱泚
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
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為錢三
千二百其後一疋為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
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
為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復

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
避微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
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
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
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
重帝以問宰相陸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贄言雖
切以讒逐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
弊以為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
為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奸二十年間府庫充
牣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為稅今錢重

貨輕若更為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奸一
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
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
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為三估計折州縣升降
成奸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為稅則人力竭
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
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
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
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致剔親王帶
金而鬻之朱泚既平於是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

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有日進江西觀察使
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贊鎮
海節度使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
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
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謫官吏刻祿稟增
稅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進奉取於稅入十獻二
三無敢問者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為進奉得
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于宣州
其判官嚴綬傾軍府為進奉召為刑部員外郎判官
進奉自綬始也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

生民重困延齡死而人相賀是時宮中取物於市以
中官爲宮市使兩市置白望數十百人以鹽估敝衣
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有
齎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徹
肆閉門諫官御史數上疏諫不聽人不堪其弊戶部
侍郎蘇弁言京師游手數千萬家無生業者仰宮市
以活奈何罷帝悅以爲然京兆尹韋湊奏小人因宮
市爲奸眞僞難辨宜下府縣供送帝許之中官言百
姓賴宮市以養者也湊反得罪順宗卽位乃罷宮市
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

兩稅外榷率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
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
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
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
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既平貲藏皆入內庫山
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河東節度使王鍔進獻甚厚翰
林學士李絳嘗諫曰方鎭進獻因緣爲奸以侵百姓
非聖政所宜帝問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
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
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

人者重矣及討淮西判度支楊於陵坐饋餉不繼
以司農卿皇甫鎛代之由是益爲刻剝司農卿王遂
京兆尹李脩號能聚斂乃以爲宣歙浙西觀察使予
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
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
异巡江淮覈州府上供錢穀既至江淮得錢百八十
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爲鹽鐵使是時河北兵討王承
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
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
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

卽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然
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謂戎臣武卒法當姑
息及卽位詔優勞將士非時賞錫不可勝紀已而幽
州兵囚張弘靖鎭州殺田弘正兩鎭用兵置南北供
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亢兩鎭萬餘之衆而饋
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強奪於道蓋自建中
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
絹二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
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
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

後戶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遷
有無變通不倚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
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
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
爐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又有閭井
送終之唅商賈貸舉之積江湖壓覆之耗則錢焉得
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盈
百萬今纔十數爐歲入十五萬而已大曆以前淄青
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
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

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
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
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
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
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榷率計錢與兩
稅異不可去錢文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
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
書下考州縣假借以枉法論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
虞問太倉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
費廣而所畜寡奈何乃[illegible]御史督察州縣

壅遏錢穀者時豪民侵噬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徵
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為奴客役罰峻於州
縣長吏歲輒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武宗即位廢
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
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
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每寺
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腴田鬻錢
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為兩稅戶人十
畝以僧尼既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十頃諸州
七頃主以耆壽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

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
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
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時雲
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
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
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為麪槲葉為虀乾符初大水山
東饑中官田令孜為神策中尉怙權用事督賦益急
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
為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
宮及宗室多飢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初乾元末

天下上計百六十九州戶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課者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者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減天寶戶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纔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

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稅榷酒茶鹽錢歲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羣盜起諸鎮不復上計云

宋田賦　宋史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郡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候歲熟共取其利為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為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秔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荊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乏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秔稻並免其租天禧初詔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豐事已奏豐稔而川峽災沴者即須上聞違者重寘其罪慶曆三年詔民犯法可矜者別為贖令鄉民以穀麥市

人以錢帛謂民重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然卒不果行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命相判尚書六曹或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請於職事中擇其要者以輔臣兼領於是以賈昌朝領農田未及施為而仲淹罷事遂止久之天下生齒益蕃闢田益廣獨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請徙戶實之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為縣嘉祐中唐守趙尚寬言土曠可闢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邵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牛犂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劳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湖北之民

民[illegible]一千餘户引水溉田幾數萬頃變磽瘠[illegible]
監司上其狀二司使包拯亦以為言遂留再任治平
中歲滿當去英宗嘉其勁且倚以興輯特進一官賜
錢一十萬復留再任時患守令數易詔察其有實課
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為天下倡後太守高風繼
之亦以能勸課被獎留再任〈嘉定四年〉殿中侍御史
陳堯道等言廪兵和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議
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
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
以餉軍可以免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舉

而三利具矣有旨從其言朝士有異議者丞相賈似
道言[illegible]楮之策莫切於住造楮住造楮莫切於免和
糴免和糴莫切於買踰限田因歷詆異議者之非帝
曰當[illegible]意行之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
限可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為公
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
奏免丞相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
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其為害者八事疏奏不
省六郡回買公田畝起租滿石者償二百貫九斗者
償一百八十貫八斗者償一百六十貫七斗者償一

百四十貫六斗者償一百二十貫五千畝以上以銀
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
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
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是歲
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
不得售六郡騷然所遣劉良貴陳訔趙與訔廖邦傑
成公策等推賞有差邦傑之在常州害民特甚民至
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分置官催租州縣
督莊官及時交收運發五年選官充官田所分司平
江嘉興安吉各一員常州江陰鎮江共一員凡公田

事悉以委之是歲七月彗見于東方下詔求言京學
生蕭規葉李等三學六館皆上封章前秘書監高斯
得亦應詔馳驛上封事力陳買田之失人心致天變
謝枋得校文江東運司方上京校文天府皆指陳得
失未幾蕭規等真決黥隸枋得山京相繼被劾枋得
竄寧郡再罷之歲淳三年京師糴貴勒平江嘉興上
户運米入京鞭笞囚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
簿陳堯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今勒其運米害甚於前
似道怒出達知台州未至怖死四年以差置莊官弊
甚盡罷之令諸郡公租以三千石為一莊聽民於公

不但盜易者以盜賣官田論其租於先減二分上更減一分德祐元年三月詔公田既爲民害稔怨召禍十有餘年自令並給佃主令率其租戶爲兵而米作正矣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

當謂之折變大觀二年詔天下租賦科撥支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蓋者漕臣失職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爲令支移本以便邊餉內郡罕用聞有移用則貨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腳費於所居之邑而折變之法以納月初旬估中價準折仍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輕重重和元年詔古者因物有豐匱價有低昂估豐賤之物俾民輸送折價既成公賦必多則公私之利也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無量至於支移徙豐就歉理則宜然家

民財吏故徙歉以就豐齎挾輕貨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而貧下戶名免支移估直既高更益腳費視富戶反重因之逋負困於追呼詔申戒焉建炎十三年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請以賜田及私產自昔未輸之稅併歸之官詔獎諭而可之初神武佑軍統制張俊乞蠲所置產兄和買科敷詔特從之後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陛下哀憫元元俾士大夫及勲戚之家與編戶等敷蓋欲寬民力均有無今俊獨得免則當均在餘戶是使民爲俊代輸也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例求免何以拒之望收還前詔詔

從之後數年間俊復乞免歲輸和買絹三省擬歲賜俊絹五千疋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之曰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俊惶悚力辭賜絹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寶以來蠲賦之詔無歲無之而百姓未霑實惠蓋民輸率先期歸於吏胥攬戶及遇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閣者攬戶之錢是以寬恤之詔雖頒愁嘆之聲如故嘗觀漢史恤民之詔多減明年田租今宜倣漢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則以今年下詔明年減租示民先知減數則吏難爲欺民得實賜矣從之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

六竹亥泰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
曆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爲病況預借乎預借一歲
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于四至
于五竊聞今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
之家計之雖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操縱出於
權宜官吏得以舞弄上下爲奸公私俱困臣愚謂今
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竊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
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
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決獄刑罰紳爲
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

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
橫斂則預借可革民瘼有瘳矣咸淳十年侍御史陳
堅殿中侍御史陳過等奏今東南之民力竭矣西北
之邊患棘矣諸葛亮所謂危急存亡之時也而邸第
戚畹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立名
色盡蠲二稅州縣乏興鞭撻黎庶鬻妻買子而鍾鳴
鼎食之家蒼頭廬兒漿酒藿肉琳宮梵宇之流安居
暇食優游死生安平無事之時尤且不可而況艱難
多事之際乎今欲究邊患當紓民力欲紓民力當紓
州縣則邸第寺觀之常賦不可姑息而不加釐正也

望與二三大臣亟議行之詔可布帛宋承前代之制
調絹紬布絲綿以供軍須又就所產折科和市其織
麗之物則在京有綾錦院西京真定青益梓州場院
主織錦綺鹿胎透背江寧府潤州有織羅務梓州有
綾綺場亳州市縐紗大名府織縐縠青齊鄆濮淄潍
沂密登萊衡水金州市平絁東京榷貨務歲入中平
羅小綾各萬匹以供服用及歲時賜與諸州折科和
市皆無常數唯內庫所須則有司下其額供足自周
顯德中令公私織造並須幅廣二尺五分民所輸絹
匹重十二兩疏薄短狹塗粉入藥者禁之河北諸州

□重十兩各長四十二尺宋因其舊（開寶三年）令天
下諸州凡絲綿紬絹麻布等物所在約支二年之用
不得廣科市以煩民初蓬州請以租絲配民織綾給
其工直太祖不許（太宗太平興國中）停湖州織綾務
女工五十八人悉縱之詔川峽市買場織造院自今
非供軍布帛其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欹正龜殼等段
疋不須買織民間有織賣勿禁馬元方爲三司判官
建言方春之絕時預給庫錢貸民至夏秋令輸絹於
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又言本路歲
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

倍稱之息至期則輸與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豫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詔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歲事不登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倉耗及頭子錢神宗即位京師米有餘蓄命發運司損和糴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之權貨務條一路軍須京東轉運司請以錢三十萬二千一百貫給貸於民令次年輸絹疋爲錢千隨夏稅切限督之詔運其錢于河北聽商人入中應寧二年御史程顥言京東轉運司和買紬絹增數抑配率千錢課絹一疋其後和買幷稅絹疋皆輸錢千

五百時王廣淵爲轉運使請和買如舊無抑配額言其迎合朝廷意王安石謂廣淵在京東盡力以赴事功不宜罪以迎合乃詔所給內帑別額紬絹錢五十萬緡收其本儲之北京息歸之內帑右正言李常亦言廣淵以陳汝羲所進羨餘錢五十萬緡隨和買絹錢分配於常稅折科放買外更取二十五萬緡請以額付有司定州安撫司又言轉運司配紬絹綿布於州鎮軍砦等坊郭戶易錢數多乞憫其災傷又居極邊特蠲損之詔提刑司別估民不願市令官自貿已給而抑配者正之自王安石秉政專以取息爲富

國之務故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淵輩假如買紬絹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其剝又甚於青苗然安石右廣淵顥常言卒不行二月詔移巴蜀羨財市布帛儲於陝西以備邊省蜀人輸送及中都漕挽之勞七年兩浙察訪沈括言本路歲上供帛九十八萬民苦備償而發運司復以移用財貨爲名增預買紬絹十二萬詔罷其所增之數八年韓琦奏倚閣預買紬絹等雖稍豐稔猶當五七歲帶輸安石以爲不然言於神宗曰預買紬絹祖宗以來未嘗倚閣從歲今後有請因從之近方鎮監司爭以寬恤爲事不計有

無異日倘用闕當復刻剝於民爾元豐以來諸路預買紬絹許假封椿錢或坊場錢少者數萬緡多者至數十萬緡其假提舉司寬剩錢者又或令以絹帛入常平庫從轉運司以價錢易取二年京東轉運司請增預買數三十萬即本路移易從之四年遣李元輔變運川峽四路司農物帛中書言物帛至陝西擇省樣不合者貿易糴粮儲於邊則以一作畢五年戶部上其數凡八百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疋錢三百四十六萬二千緡有奇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江西殘破之餘和預買絹請折輸錢朝廷從之是欲少寬民

力足輸錢五千者比舊直已增其十收之四五
足多一千五百戶部又今折六貫文是其欲取民之
急而倍其歛也物不常貴則絹有時而易辦錢額既
定則價無時而可減於是詔江西和買絹定折輸錢
六千者願輸正色者聽

金田賦　　金志

金國之有食貨猶人之有飲食也人非飲食不生國
非食貨不立然燧人庖犧能為飲食之道以教人而
不能使人無飲食之疾三王能為食貨之政以遺後
世而不能使後世無食貨之弊雖善養生者如不欲

食啖而飲食自不闕焉故能適飢飽之宜可以疾少
而長壽善為國者初不事貨殖而食貨自不乏焉故
能制出納之節可以贍少而長治金於食貨其立法
也開其取民也審太祖肇造減遼租稅規模遠矣熙
宗海陵之世風氣日開兼務遠略君臣講求財用之
制切切然以是為先務雖以世宗之賢儲積之志曷
嘗一日而忘之章宗彌文煟興邊費亦廣食貨之議
不容不急宣宗南遷國土日蹙汴池數路徃徃而然
致其立國以來所謂食貨之法雖大者曰租稅銅
錢交鈔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數變而數窮官田曰租

私田曰稅租稅之外筭其田園屋舍車馬牛羊樹藝
之數及其藏鏹多寡徵錢曰物力物力之徵上自公
卿大夫下逮民庶無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國歸必增
物力錢以其受饋遺也猛安謀克戶又有所謂牛頭
稅者宰臣有納此稅庭陛間諮及其增減則州縣徵
求於小民蓋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須輸
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瑣細不可殫述其
為戶有數等有課役戶不課役戶本戶雜戶正戶監
戶官戶奴婢戶二稅戶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後變為
通檢又為推排凡戶隸州縣者與隸猛安謀克其輸

納高下又各不同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謂其
厲民即命罷之罷之未久會計者告用乏又即舉行
其罷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見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
用不加饒一時君臣節用之言不絕告誡嘗自計其
國用數亦浩瀚若足支歷年者郡縣稍遇歲侵又遽
不足竟莫詳其故焉至於銅錢交鈔之弊蓋有甚者
初用遼宋舊錢雖劉豫所鑄豫廢亦兼用之正隆而
降始議鼓鑄民間銅禁甚至銅不給用漸興窒冶凡
產銅地脉遣吏境內訪察無遺且及外界而民用銅
器不可缺者皆造於官而鬻之既而官不勝煩民不

冶乃聽民冶銅造器而官爲立價以售此銅法之
變也若錢法之變則鼓鑄未廣斂散無方已見壅滯
初恐官庫多積錢不及民立法廣布繼恐民多匿錢
乃設存留之限開告訐之路犯者繩以重罰卒莫能
禁州縣錢艱民間自鑄私錢苦惡特甚乃以官錢百
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鑄大錢所準加重百倍
流通卒莫獲效濟以鐵錢鐵不可用權以交鈔錢幣
鈔輕相去懸絕物價騰踴鈔至不行權以銀貨銀弊
久滋條亦無策遂罷銅錢專用交鈔銀貨然而二者
之弊乃甚於錢在官利於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

見輕在私利於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於是
禁官不得用大鈔已而恐民用銀而不用鈔則又責
民以鈔納官必以小必用先造二十貫至百貫例後造
二百貫至千貫例以後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
已則限以年歲以地方公私受納限以分數由是
民疑日深其間易交鈔爲寶券寶券未久更作通寶
準銀並用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織綾印鈔
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作寶會卒無定制而金祚訖
矣嘗觀自古財斂民散以至亡國若鹿臺鉅橋之類
不足論也其國亡財匱比比有之而國用之屈未有

若金季之甚者金之爲政常有卹民之志而不能已
苛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制富國之實及其
亡也括粟闌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爲之加賦數倍
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高琪爲相議
至權油進納濫官輒售空名宣勑或欲與以五品王
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
席亦量其貲而鬻之甚而丁[illegible]鬻以求仕監戶鬻以
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劇賊之效順
無金帛以備賞激動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不蔽則
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斁壞皆不暇顧國欲不

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絕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
蓄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臣盡於南伐訖可時全之
出初志得粮後乃尺寸無獲二軍償亡我師壓境兵
財俱困無以禦之故志金之食貨者不能不爲之掩
卷而興慨也傳曰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
將若何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兵
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使
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
分以制民產倣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
之內所爲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耶其弊在於

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朴襲宋
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兼二國之所
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
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由是
歟作法不愼厥初變法以排其弊秪益甚焉耳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四 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五

門生毘陵褚[illegible]考校

戶三

周役法　陳祥道 禮書

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大
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
令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
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
作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大軍旅帥其衆庶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鄉師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
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鄉大夫之職以歲時
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
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
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
書鄉師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州長若國作
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
罰縣正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
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

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遂人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遂師作役事則聽其治訟鄙師凡作職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察其微惡而誅賞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鄰長若

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誅賞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司空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

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祭義曰五十不爲甸徒語曰使民如承大祭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二而父子離詩大東曰東國困於役北山曰役使不均古者府史胥徒有常職而民不與其所與者軍旅田役而已故任之以地之微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

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勞逸輕重均而已與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力政有

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旬字或訓均義　旬謂十日也）用一日則是止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有於冬之一時故也其作之也在鄉則族師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酇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蓋鄉百家爲族遂百家爲酇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之於六鄉遂人之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師酇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

鄉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於邦國都鄙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無不率從也其不役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徙家朞不從政然則役之義也舍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從此所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頌同聞於上也後世踐

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舍貴者也給之老人身在泥塗非謂舍老者也豈可與議先王之法哉周禮均人無年之力政猶至九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非周禮也鄉大夫國野之役至於六十六十有五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祭義曰五十不爲甸徒亦非周制也然六十不與服戎恐周亦然班超傳曰古者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三十授兵六十還兵其授兵早晚雖殊其六十還兵一也

論戶籍三條　馬端臨通考

愚嘗論漢以後以戶口定賦故雖極盛之時而郡國

所上戶口版籍終不能及三代兩漢之數蓋以避賦重之故逃相隱漏且疑天寶以上戶不應不課者居三分之一有奇今觀乾元戶數則不課者反居其太半尤爲可笑然則是豈足憑乎（詳見田賦門）

按魏晉以來最重世族公家以此定選舉私門以此訂婚姻寒門之視華族如冠屨之不侔則夫徭役賤事人之所憚固宜其改冒僞求自附流品以爲避免之計也然徭役當視物力雖世族在必免之例而官之占田有廣狹澤之蔭後有久近若於此立法以限之不勞而定矣不此之務而方欲改定譜籍雖曰

逆諳究流品之人爲郎尚書以掌之然僞冒之久必
滋多非敢於任怨者誰肯澄汰如楊佺期弇韶至以
耻憤搆逆亂則澄汰亦豈易言哉
按周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甿之遷徙者皆復其征
役後世因之故六朝議征役之法必以土斷僑寓猾
正譜籍爲先然自晉至梁陳且三百年貴者之澤既
斬則同於編氓僑者之居既久則同於土著難以稽
攷此所以僞冒滋多而議論紛紛也

宋役法　備諸公論　宋史

役法役出於民州縣皆有常數宋因前代之制以衙
前至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課督賦稅以耆以長弓
（役曰衙前不爲民[illegible]若[illegible]可也役[illegible]役[illegible]而率錢不[illegible]免役可也何[illegible]）
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
（[illegible]子其間識令代王[illegible]而[illegible]民自[illegible]美）
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搯
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京百司補吏須不礙役乃
聽建隆中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著
于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詔加裁定淳
元五年始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
戶長勿目名以給役自餘衆役多調廂軍然役有輕
（今北無攤並於江南）
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
僞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

免里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僞爲券售田於
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
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時
州縣既廣徭役益衆太常博士范諷知廣濟軍因言
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差役與諸郡等願
復爲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損役人自里正鄉戶
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
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募役之法始於此矣慶曆
中范仲淹執政詔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
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爲非未幾悉復王逵
爲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爲
羨餘蒙詔奬録是他路爲掊克以市恩初知并州韓
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
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於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
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疎密
與貲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
戶十五戶計貲爲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
貲爲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
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
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

人數爲額令佐視五等簿通一縣計之衙前皆有第等選貲最高者一戶爲鄉戶衙前後差人放此即兩縣戶少而役蕃聽差乙縣戶多而役簡者簿書未盡畢聽換取他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諸路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爲便治平四年三司使韓絳言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於凍餒遂自縊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田歸官戶不役之家而役并於同等見存之戶望博訪利害集議裁定使力

役無偏重之害役法更議始此熙寧元年帝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二年遣劉彝程顥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上戶則便下戶實難轍以議不合罷條例司言使民出錢雇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願以條目遣官分行天下博盡衆議於是條論

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者即用舊定分數爲投名衙前酬獎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之類其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毋費承符散從官等舊苦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庶使無困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久之司農寺言今立役條所寬優者皆村鄉朴惷不能自達之窮甿所裁取者乃仕官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經制一定則衙司縣吏無以施誅求

巧舞之奸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欲先自一兩州爲始候其成就即令諸州軍倣視施行若實便百姓當特獎之詔可於是司農判寺鄧綰曾布言畿內鄉戶計產業若家資之貧富上下分爲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兩縣有產業者上等各隨縣中等併一縣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爲祿賸其二千七百以待內荒欠闕他縣倣此

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爲抵亏手試武藝出吏試書計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鄉役數千遂頒其法於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輕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不便爲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丁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閣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四年罷諸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校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役行於諸路人皆便之兩浙率民助役錢至七十萬蔣尚爲帝言帝問王安石安石曰提舉官據數取之朝廷以恩惠科減於體爲順監察御史劉摯言臣聞者閭結保甲民方驚擾又作法使人均出緡錢期會急迫人情惶駭因陳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槩視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爲幸而下戶苦之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缺則是賦稅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爲其有常產則自重今

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姦僞之人則帑庾場務綱運不惟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日法者衆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吏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爲搔擾也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戶其舊嘗願爲長名者聽仍其舊卻用官自召賣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緩急科率郡縣賴之難更使之均出助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衙前雇直則諸色條目徐行而觀之楊繪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者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況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雇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就募者非土著奸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爲定制仍先戒農寺無欲速就以祈恩賞提舉司無得多取於民以自爲功如此則誰復妄議於是

曾布摭繪摯所言而條奏辨詰之其畧曰畿內上等
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
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
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
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
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
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
得聚斂之謗臣所未諭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
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言者則以謂品量立等者盍
欲多斂雇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

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
所未諭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
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
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
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輪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
謂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
以謂近邊奸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廩或守把城門
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諭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
斛斗皆從民便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則謂直使
輸錢則絲綿粟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為錢則又退

揀乞索且為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
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為雖凶荒饑饉未嘗罷役今
役錢必欲稍有餘羨乃所以為凶年蠲減之備其餘
又專以與田利增吏祿言者則以謂助錢非如稅賦
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
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諭也兩浙一路戶
一百四十餘萬所輸緡錢七十萬爾而畿內戶十六
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纔半畿內然畿內
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謂吏緣法意廣
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農欲以出剩為功

此臣所未諭也詔繪如鄭州摯落監察御史裏行監
衡州鹽倉遣察訪使編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為
免役不願就募而强之者論如律諸路役書既上之
司農乃頒募役法于天下用免役錢祿內外胥吏有
祿而賦者用倉法重其坐初京師賦吏祿歲僅四十
緡至八年計緡錢三十八萬有奇京師吏舊有祿及
外路吏祿又不在是焉時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卿
首募受代官部錢帛綱趨京不差鄉戶衙前而費減
十五六賜詔獎諭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參知政事呂
惠卿及其弟曲陽縣尉和卿皆請行手實法其法官

爲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
占仍併屋宅分有無蕃息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
錢一非用貲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
一充賞九年以荆湖兩路敷役錢太重歲一減入出
寬剩錢數多詔權減二年哲宗紀部自今寬剩役錢及貲
撲坊場錢更不以給役人以其數上之司農餘物
凡籍之常平司者常留一半十年知彭州呂陶奏朝
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斂民財之意有司奉
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
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

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
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見今約有六七百萬貫寬剩
在官歲歲如此泉幣絕乏價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
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寬剩數目乞裁
酌見今約支幾歲不至闕乏常發德音特免數年或
逐年限定不得過十分之一所貴民不重困不報王
安石去位吳充爲相沈括獻議莫若稍變役法雜以
差徭爲便御史知雜蔡確言括反覆貶括知宣州役
錢立額浙東多以田稅錢數爲則浙西多用物力至
是詔令通物力稅錢互紐爲數從便輸納浙東路估

定物產如其實直以均數取初許兩浙坊郭戶家
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毋輸役錢已而鄉
戶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輸（元豐二年）提舉司言坊郭
戶免輸法太優乃詔如鄉戶法截定所敷錢數帝之
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適苦差役而衙投之任重行遠
者尤甚特詔免役雖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
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敝故羣議雜起意不爲變
顧其間采王安石取不正用雇直爲額而展敷二分
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爲言屢疑屢詰而安
石持之益堅此其行法既不究終防弊而聚斂小人

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雇役
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
流弊已見矣哲宗立宣仁后垂簾同聽政門下侍郎
司馬光言被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蓋山野愚
戇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爲上下侵
欺乞取是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
前在公精熟每輕重難別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
富何破產之有又曰鄉者役人皆上等戶爲之其下
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之一槩輸
錢則是賦歛愈重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

貧者困窮因此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往役人之外
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與因賞又有苗免役
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豐歲追限
尚失半價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
賣肉伐桑鬻薪不卹生計不暇復顧此農民所以重
困也臣愚以為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
定差見任役人皆罷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召
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
優輕場務充酬其所有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
錢以戶口為率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

役之法縱富強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
不利於貧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名若更年深富
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於是始詔修定役書凡役
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已下許著為準餘並
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更詔耆戶長
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元祐
元年侍御史劉摯上言率戶賦錢有從來不預差役而
槩被斂取者有一戶而輸數百以至千緡者皆惟衙
前一役有至破產者爾今天下坊場官收而官賣之
歲計緡錢無慮數百萬日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

則役之重者已無所事於農民矣外惟散從承符弓
手手力耆戶長壯丁之類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
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監察御史王巖叟請於衙
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
中當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為
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則大役無偏重之弊於百色
無名之差一切非理之費皆悉用熙寧新法禁之
雖不助猶可為也殿中侍御史劉次莊言近制許雇
者戶長須三等已上戶不知三等已上戶不願受雇
既無願者則郡縣必陽循雇名陰用差法不若立法

明著之為便時中書舍人蘇軾言先帝初行役法取
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有司奉行過當行之
幾十六七年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熙寧中行
給田募役去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先募弓
手民甚便之王安石以為給田募役其害有十曾未
半年此法復罷因列其五利臣巖叟言蘇軾乞買田
募役其五利難信而有十弊大指謂官市民田應不
當價民受田就募既非素業則鹵莽其耕又將轉而
他之而其六弊特詳曰弓箭手籍名所募實與家居
農民無異雖戍而上及緩急不免點集責不廢田業

非如州縣色役長在官寺則弓箭手之役可知矣然
循間闕額常難補招已就招者又時時竄去引此爲
比不切事情其七弊曰戶及三等以上皆能自足必
不肯佃田供役今立法須二等以上戶方充弓手三
等以上方得供散從官以下色役乃是用給田募役
之名行揭簿定差之實既云百姓樂於應募何以戶
降四等必須上二等戶保任任之而逃則勒任者就
供田役此豈得云樂應也耶上官均亦陳五不可行
軾議遂格司馬光復奏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
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

年無休息下戶元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日所差皆
上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應募無賴輕猾妄賊侵欺官
物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一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
桑柘以錢納官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
寬剩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盡罷天下免役錢
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
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
代有逃失陷者仍之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向
有因而破產者爲此始作助役法自後色色優假禁
止陪備別募命官將校部押綱運遂不聞更有破產

之人若今衙前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
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法於官戶寺觀單丁女
戶有屋產月收僦直可及十五千莊田中熟所收及
百石以上者並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自餘物產約
此爲率每州椿收候有重難役使即以支給尚慮役
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
則亟行如未究盡縣許五日共措畫上之州州一月
上之運司轉運司季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
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
戶習於優利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

州縣不能不有小擾提舉官專以多斂役錢爲功必
競言免役錢不可罷當此之際願勿以人言輕壞良
法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疏畧未盡者駁奏之尚
書右丞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
左近臣詳定右正言王覿言近制改募爲差用舊法
人數爲則而熙寧元年以後募數屢經裁減則舊數
不可復用苟悉從見額定差先是差法既復知開封
府蔡京如敕五日內盡用開封府祥符縣舊役人數差
一千餘人以足舊額右司諫蘇轍言開封府亟用舊
額盡差如壇子之類近例率用剩員今悉改差民戶

故爲煩擾以權成法乞正其罪司馬光之始議差役中書舍人范百祿言于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爲咸平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剝乃以法爲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雖不從及議州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加等配流百祿抑刑房固執不可曰鄉民因徭爲吏今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遺人若盡以重法繩之將見黥面赭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幾爲民害遂已之蘇轍又言差役復行應議者有五其一曰舊差鄉戶爲衙前破敗人家 如兵火自新

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爲苦者農家歲出役錢爲難及許人添剗見買坊場之自輸納不給者爾向使止用官賣坊場課入以雇衙前自可足辦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爲利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鄉差稅戶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雇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之害今畧計天下坊場錢一歲可得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中價不許添剗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緡則是坊場之直自可了辦衙前百費

何用更差鄉戶令制盡復差役知衙前苦無陪備故以鄉戶爲之至於坊場元無明降處分不知官自出賣耶抑仍用以酬獎衙前也若仍用以酬獎即召募部綱以何錢應用若不與之錢即舊名重難鄉戶衙前仍前自備爲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錢太重未爲經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酌今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却令椿備募雇色役之人用其三色用見今在役人數定差應當未減定前其數實究不

可遽用其四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諸役人常苦逆送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闕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錢爲用不足用方差鄉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其今役錢即免輸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凡熙豐所立法禁以

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圓融之類悉申行
之者并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名
色不一惟於法許用者支用外並樁備招募衙前支
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如一州錢不供用許移別
州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
餘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減募增置衙前最為重
役若已招募足額上一等戶有虛閑不差者令供次
等色役鄉差役人在職官如敢抑令別雇承符散從
承代其役者轉運司劾奏重責蘇轍又言雇募衙前
改為招募既非明以錢雇必無肯就招者勢須差撥

不知歲收坊郭河渡緡錢四百二十餘萬欲於何地
用之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雇長名當役如西川全
是長名淮南兩浙長名太半以上餘路亦不減半今
坊場官既自賣必無願充長名則衙前並是鄉戶雖
號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占名與差無異上戶
既免衙前重役則凡役皆當均及以次人戶如此則
下戶充役多如熙寧前矣蘇軾在詳定役法所極言
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當於雇役實費之外多取民
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司馬光不
然之光言差役已行續聞有命雇募不足方許定差

然有更張號令不一又轉運使欲合一路共為一法
不令州縣各從其宜或已受差卻釋役使去或已雇
雇卻復拘之入役或仍舊用錢招募或不用錢白招
紛紜不定深違本意遂除臣始奏之文當許州縣監
司隨列宜否自今外官苟見利否縣許直上轉運司
州許直奏使下情無壅詳定所第當稽閱監司州縣
所陳詳定可否非其任職而務出奇論不切事情者
勿用亦不可以一路一州一縣土風利害槩行天下
從之未幾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
寺觀第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者並減五分餘戶等

下此者悉免輸仍自元祐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難
及綱運公皁迓送飧錢用坊場河渡錢給賦不足方
得於此六色錢助用而有餘封樁以備不時之須臣
僚上言朝廷雖立差法而明許民戶雇代州縣多已
施行近命弓手須正身恐公私未便詔不願身自任
役許募曾為弓手而有勞效者代自雖多毋踰元募
之數御史中丞劉摯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蓋鄉
人在役則不獨有家丁子弟之助至於族姻鄉黨莫
不與為耳目有捕輒獲又土著自重無逃亡之患自
行雇募盜竊充斥蓋浮惰不能任責故也如五路弓

下熙寧未變法前身自執役最號强劲其材能捕緝
勝於他路近日復差不聞有不樂而願出錢雇人惟
是川蜀江浙等路昨升差上一等戶皆以驕脆不
肖任察捕之責欲乞五路及差正身餘路即用新敕
籍為三色舊有戶等已嘗受差者曾有戰鬬勞效應
留者願雇人代己者立此三色所冀新舊相兼漸習
禦捕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近許當差弓手戶役得差
人為代此法最便議者謂身任其役則自愛而重犯
法熙寧募法久行何嘗聞盜賊充斥彼自愛之民承
符帖追逮則可俾之與賊角死豈其能哉兩浙諸路

以法案差弓手必責正身至有涕泣辭免者此豈可
恃以為用哉今既立法許雇當為弓手而有效勞之
人比之法募宜有間矣舊法戶賦免役錢及三百緡
者令仍輸錢免役侍御史王巖叟謂此法不見其利
借如兩戶共一輸錢及三百千共一及二百八九十
千相去幾何而應差者二年五年即得休息其應輸
助者畢世入錢無有已時非至破家終不得免此其
勞必巧為免計有弟兄則析居不則減賣田業但少
降三百千之數則遂可免不出一二年間强戶皆成
中戶其後又詔舊輸免役錢戶及百千以上令如六

色戶輸錢助役蓋欲以其錢廣雇使番休優久凡戶
少之鄉應差不及三番者許以六色錢募州役尚不
及兩番則申戶部移用他州錢以給差期鄉戶衙前
人役當休無代即如募法給雇食之直若願就投募
者仍免本戶身役不願並募人代之元祐三年翰林
學士蘇軾言免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
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
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官吏
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五路百姓朴拙聞遇
差為府史又轉雇慣習之人尤為患苦請詔郡縣各

具差役法利害條析以聞四年右正言劉安世言御
史中丞李常請役雇募參奸害政先是常言差法詔
下民知更不輸錢皆驩呼相慶行之既久始覺不輸
錢為害何也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
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寡者頻年在役上戶極等昔
有歲輸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差為弓手雇人代役
歲不過用錢三四十千中下戶舊輸錢不過三二千
而今所雇承符散從之類不下三十千然則今法徒
能優便上戶而三等四等戶困苦日甚望詔一二練
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雇二法伏於百姓者行之無

舜新書無執舊說民以為善斯善矣而安世則以責民出錢為非乞固守差役初議故以常為罪是時言役法不便者甚衆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異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戶部議之右司諫朱紱言輸錢免役有過數多數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必給雇者請詳為裁省中書言自行差法十年民間苦於差擾前後議者紛紜更變不一未有底止於是詔復免役法自紹聖復雇役而建炎初罷

之已而討論其法之不可廢也參政李回言於高宗曰常平本於漢耿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日當時招射士無以供庸直詔官戶役錢勿減半民戶役錢槩增三分後復減之衆官皆給庸錢以募戶長及立保甲則備庸錢以助經費未幾廢保甲復戶長而庸錢不復給遂為總制窠名焉然後起於物力物力升降不殺則役法公是以紹興以來講究推割推排之制凡百姓典賣與業稅賦與物力一併推割至於推排則因其資產之進退為之升降三歲而下行之然當時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僅存室廬凡耕耨

刀斧之器雞豚犬彘之畜纖細微瑣皆得而籍之吏視貲之多寡為物力之低昂上之人憂之於是又為之限制除質庫房廊停塌店鋪租牛賃船等外不得以豬羊雜色估計其後并耕牛租牛以免之若江之東西以畝頭計稅亦有不待推排者保正長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為保十大保為都保有保長有都副正餘及三保亦置長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為之附庸或為之均并不一也戶則以物力之高下為役次之久近若夫品官之田則有限制死亡子孫減半蔭盡差役同編戶（一品五十頃二品四十五

頃三品四十頃四品三十五頃五品三十頃六品二十五頃七品二十頃八品十頃九品五頃）封贈官子孫差役亦同編戶（謂父母生前無官因伯叔或兄弟封贈者）若非凡泛及七色補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數其奏薦弟姪子孫原自非泛七色而來者仍同差役進納軍功捕盜宰執給使減年補授轉至升朝官即為官戶身亡子孫並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雖無限田許募人充役單丁女戶及孤幼戶並免差役凡無夫無子則為女戶女適人以奩錢置產仍以夫為戶其合差保正長以家業錢數多寡為限以限外之數與官（戶輪差總首部將免保正長差役文州義士已免）

之不許典賣老疾身亡許承襲凡募人充役並募土
著之人其放停兵及嘗爲公人者並不許募倪有犯
人官不得復追正身募人遇籍官勞奸宄[illegible]人斷罪
外坐募之者尚示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欸知縣
不得人一充役文郎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甚便乾
道五年處州松陽縣倡爲義役衆出田穀助役戶輪
充自是所在推行十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
從民便其不願者乃行差役上然之朱熹謂義役有
未盡善者四事孟始倡義役者惟恐議之未詳慮之
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

甚或以材智把握而專其役之利或以氣力凌駕而
私差役之概是以貧擾富凌寡暴孤義役之名立
而役戶不得以安其業移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以
安其居信乎所謂未盡善之弊也慶元二年吏部尚
書許及之因浙東[illegible]仁所奏取祖宗免役舊法及
紹興十七年以後續降指揮修爲一書名曰役法撮
要五年書成左丞相京鏜上之其法可以悠久其或
未久而輒弊者人也

論免役錢一條　　馬端臨通考役法

按以保正代耆長等役熙寧間已嘗行之繼而以入

言不便罷之矣今觀此則是罷而復行也蓋熙寧之
徵免役錢也非專爲供鄉戶募人充役之用而已官
府之需用吏胥之廩給皆出於此及其久也則官吏
可以被用而役人未嘗支給是假免役之名以取之
而復他作名色以役之也爲法之弊一至此哉
取民間六色之錢以係官坊場錢充雇役之用而
盡蠲衙前以下諸役熙寧之法也以坊場充衙前雇
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諸役仍復輪差民戶而盡蠲六
色之錢元祐之法也然元祐復差役之初議者不同
故有手分許募留充有勞效者旨揮則所謂雇役者

不特循前而已也六色錢雖因罷徵繼而詔諸路坊
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自三等已上舊輸免
役錢並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則所謂雇役之錢
元未嘗盡除也自是諸賢於差雇之議各有所主而
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寧畫除差法明立雇議而當時
無狀官吏尚且指免役之錢而不盡支給假他役之
名而更役利若兒元祐若棣兼行議論反復則此免
役六色之錢其在官者不肯盡指以予民其在民者
有昕役微以入官固其勢也頒須所謂所在役錢寬
剩一二年必不至闕用從今放免單在不疑東坡所

卽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雇役乎盡之然後名正而
人服皆至當之論

論差役雇役義役

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
爲雇役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
故轉而爲義役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
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
爲差蓋以古體之便民者觀之雇便於差義便於雇
至於義役有弊則不如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
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

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
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
於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
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
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
胥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其在成
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
上之則閭胥（掌二十五家）酇長（掌百家）皆中士也
族師（掌百家）鄙師（掌五百家）皆上士也黨正（掌五百家）
縣正（掌二千五百家）皆下大夫也州長（掌二千五百家）

六鄉則中大夫也周時鄰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
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嗇夫以導
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獄訟收賦稅
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
田爲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古之所謂）
（復除者復其身及戶也此蓋古役除之科然則三老爲役可乎）常以歲十月賜
酒肉或賜民爵一級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二級賜民
帛一匹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三匹或五匹其尊之也
至矣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
爲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

宣仇香之徒爲顯官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皆見
於爲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
求無藝迫脅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
頑鈍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衰亂
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爲苦者也隋時蘇威
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而李德林以爲本
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
理五百家恐爲害更甚詔集議而衆多是德林遂廢
不置然則隋時鄉職或設或廢本無關於理亂之故
而其所以廢者蓋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輕置非下之

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憲宗時觀監察御史蔣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爲故有避免之人琬言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百姓逃亡即知今昔異化以弊也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爲故有輪差之舉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差役多少作差科簿送刺史簽署訖鎖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令佐官吏非押徵求極意凌虐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繇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繇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於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王荆公請免役之法合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蓋服役於比閭族黨之官者也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之後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錢然不知唐之所謂庸乃徵從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蓋亦習聞當時差役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然實則誤以爲比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隸

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爲姦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以望於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弊役議愈詳元祐間講明差雇二法爲一大議論然大槩役之所以不可爲者費重破家耳蘇黃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雇役者蓋謂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當任雇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雇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雖去古義遠甚然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間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雇役則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雇役則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皆愚惰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雇役錢爲不便又當時各州縣所徵雇役錢除募人充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充與吏俸給之用又有寬剩錢可以備

凶旱賑救可以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征役
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用也若夫一承職役羇身官
府則左支右吾盡所取辦傾囷倒廩不足陪償役未
滿而家已罄事體如此則雇役之法豈復可行雇役
之金豈復能了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
元祐諸君子皆以爲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
故也禮義消亡貪鄙成俗爲吏者以狐兎視其民睥
睨朶頤惟恐噬齧之不早爲民者以寇戎視其吏潜
形匿影日虞懷璧之爲殃上下相伺巧相計度州縣
專以役戶之貧富爲官況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籍

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於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
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說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
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
雖有智者不能爲謀矣所謂本正澄源之論必也朝
廷以四維厲士大夫俾廉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
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事稍能以澤物存心然後
鋤姦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削非法之支補（一作備）以
養其事力賦斂之簿書必嚴無使代逋欠之輸勾呼
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故役人者如父
母之令其子弟恩愛素孚役於人者如臂指之護其
腹心勉勞不憚既無困苦之憂不作避免之念則按
籍召而役之可矣奚必曰雇曰義之紛紛哉不然緊
三代以來比閭族黨之法所以聯屬其民上下相維
者反將爲厲民之一大事愚不知其說矣

論復除　附論青苗助役

按周官及禮記所載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
至漢則并賦稅除之豈漢之法優於周乎曰非也蓋
賦稅出於田而周人之田則皆受之於官其在復除
之例者如所謂貴者賢者能服公事者卽公卿大夫
以及庶人在官之流皆受公田之祿以代耕未嘗予

之田而使之躬耕者也所謂老者疾者則不能耕而
不復給以田且仰常餼於官者也所謂新甿之遷徙
者則是未及授以田者也此數邑之人既元無田則
何有於賦稅故只除其征役至漢則田在民間官不
執授受之柄亦無復應受與不應受之法矣故在復
除之例者並除其賦役也然漢以後則官戶之有蔭
至單丁或老疾者除其役則有之亦不復聞有除稅
之事矣（按元祐初溫公入相悉賢並用革新法之病民者如放役然青苗助役其尤也然既曰罷青苗錢復行常平倉法矣未幾再復有給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請乃出於范忠宣雖日是公在告不預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給錢剝泛危非全不須如此後以臺諫）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五

[illegible]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六

門生武進吳欽考校

戶四

隋經費　隋志

煬帝卽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新置興洛及廻洛倉又於阜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東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菓珍禽異獸於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每月載死丁東至城皋北至河陽車相望於道時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篾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幐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巳上給樓船九

品以上給黃蔑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之者譴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為氅毦者皆責焉徵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球浮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餒疾而死者十七八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

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送迎縻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巡狩又興眾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緜亘千餘里死者太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眾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役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於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馬驢十八九於

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填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於是馬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疫疾山東尤甚所在皆

以徵斂供帳軍旅所資為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旦暮之間價盈數倍裒刻徵斂取辦一時強者聚而為盜弱者自賣為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為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往來艱苦生業盡罄盜賊四起道路隔絕隴右牧馬盡為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為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

又人之譴誅後無以示勸乃令其家籍沒其黨與同伍
皆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天下之人十
分九為盜賊皆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邑帝又命
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馱
而許為六馱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者相繼執
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懌遇高麗執送叛臣斛斯
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于京師於開遠門外
磔而射殺之遂幸太原為突厥圍於鴈門突厥尋散
遽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集
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莫

肯振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於葉皮
葉皆盡乃煑土或擣藁為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
十一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
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
以絹為汲綆然布以爨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
飢餒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
方蘇息矣

宋經費　宋志

宋貨財之制多因唐舊　唐以後天下多事戶口
凋耗租稅日削　用不給故興利者進而征

頗名額繁矣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其上供殊
鮮五代疆境偪蹙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其屬
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亦私有焉太祖周
知其弊及受命務恢遠略修建法程示之以漸建隆
中牧守來朝　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
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藩
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
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
密諸州通判官到任皆須躬閱帳籍所列官物吏不
得以售其奸主庫吏三年一易市征地課鹽麴之類

通判官兵馬都監縣令等並親臨之見月籍供三司
秩滿較其殿最欺隱者寘於法宋聚兵京師外州無
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寖多太宗孜孜庶
務或親為裁決有司嘗言油衣帟幕損破者數萬段
帝令煑之染以雜色製旗幟數千調退材給窰務為
薪俾擇其可用者造什物數千事其愛民惜費類此
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
下總入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出一萬二千六百
七十七萬五千二百而贏數不預焉景德郊祀七百
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初

吳蜀江南荊湖南粤皆號富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冗任官未甚濫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金繒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羡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經費浸廣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衆京城之内一夕數處至乾興始大裁損京師營造多內侍偕有司呼索費無

藝極帝與太后知其弊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又減內外宮觀衛卒及工匠分隸諸軍八作數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臣嘗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取足郊祀慶賞乃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儻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以近歲賜

予之數裁爲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令入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議者以狀損吏兵奉賜帝謂祿廩皆有定制毋遽變更以搖人心尹洙在陝西請爲鬻爵之法亦不果行其後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繒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自是歲費彌有所加西兵既罷而調用無所裁初真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

吏員受祿者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又景祐中祀南郊內外賞賚金帛緡錢總六百一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至和中諫官范鎮上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災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而吏不稱職陛下憂勤于上人民愁歎于下今歲蠲麥明又爲放稅免役久發倉廩拯貸存恤之恩不爲不至然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大熟民不得終歲之飽及有小歉雖加重放已不及事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也竊聞陝西用兵以來賦

糸須重及近年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餘以助賞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然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為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無所建明治平中兵數少損隸籍者猶百十六萬二千宗室吏員視皇祐無慮增十之三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曆二年數比今支費不同者開析以聞後數日光登對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効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帝遂罷裁減局但下三司共析也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例司講修錢穀之法帝因論措置之宜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

月八百緡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皂紬襦元德皇后嘗用金線緣襦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問獻穆再三始古初僅得五貫爾異時中宮月有止七百錢者昨天下承平帝方經畧四夷故每以財用不給為憂日與大臣論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有司請進呈問天章閣後閣楷有稅四百九十帝謂禁中嘗嚴闕禮率以節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宮殿儀鑾司之後官局役建議者儀仗司供禁中緣帛是歲詔內外勿給土木工作非兩宮倉庫武庫皆

罷省三年條例司閱理二千三司請命河東製之帝曰牛羊司積乇數萬斤皆同費壞三司不取於此而欲勤遠民乎今州歲貢斑竹簾簡州歲貢綿紬安州市紅花萬斤梓州市絲二千斤帝皆以道遠擾民惡命停罷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收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倉吏給軍多侵盜詔是其禁嚴立諸倉丐取法中書因請增諸倉主典役人祿至一萬八千九百緡且請增選人之祿均其多寡令祿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團軍監推判官

增至十二千其後又增中書審官東西三班院樞密院三司吏部流內銓南曹開封府吏祿受財者以倉法論安石素欲盡祿天下之吏帝以役法未就緩其議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可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初陝西用兵凡費緡錢七百餘萬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徒建中考沈起等計一道半歲費錢銀紬絹千二百萬貫匹兩帝因欲知陝西歲用錢穀金帛

及塔廟凡數乃詔薛向條上上安石以為擾乃請罷之止詔三司帳司會計熙寧六年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韓絳既相建言三司總天下財賦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復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為言乃詔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其後一州一路會計式成上之餘未成者未幾遂罷建中元年有詔戶部裁財賦命御史中丞叔克公與吳居厚許

幾等置局論議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減今官較之元祐已多十倍國用焉得不乏乞將節度使下至遙郡刺史除軍功轉授者各減奉半然後閑慢局務工役木作亦宜減省自貴及賤自近及遠行之公當人自無詞時論韙之淮南漕運翁根言天下之費莫大於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賜第一第無慮數十萬緡稍增雄麗非百萬不可佐命如趙普定策如韓琦不聞峻宇雕墻僭擬宮省奈何剝民膏髓為廝役之奉乎其次如田產房廊雖不若賜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無幾又如金帛以供一時之好賜有不可

已者而亦不可不節至如賜帶其直雖不過數百緡然天下金寶糜費日久夫豈易得今乃費及僕隸使混淆公卿間貴賤賢不肖莫之辨也如以為左右趨走之人不欲其異殺當別為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帝初即位思節冗費中都吏重復增給及泛濫員額並詔裁損後苑當計增葺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為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其無謂也令內作省罷請者及蔡京為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

前視而侈後觀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為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賦祿優矣京吏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京既罷用常平之流法度皆廢吏員令戶部侍郎許幾裁損宰執及百官祿秩悉循元豐之舊宰執亦乞辭所增係京不使與其黨自京城作非治世事也為光時與宰臣辭南郊給賜神宗亦不允且增選人及廢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繼述為事嘗奉承神宗出是官吏奉給並仍舊而宰執亦增如故物宰執堂食亦皆有常數至是品目猥多有公使之文之別宴有寺監又增廚錢侍御史毛注

守本論之不行蔡京復得政百者送以裁損得廢為罪幾者蔡取于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溢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使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視官帑竟如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上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侈為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奸吏旁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弊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為一百二十萬又三省密院吏

且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奉故當時議者有奉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又增置兼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敕令之類職秩繁委所給無度侍御史黃葆光論其弊帝許之而未行俄而詔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裁損之計自是莫敢言者然吏祿泛冒已極以一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帖於榷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乃詔三省樞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時翕然以為快是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

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裒斂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為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下靖康元年詔曰朕託於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恤安定之乃者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罷苑囿焚玩好之物務以率先天下減冗官澄濫賞汰貪吏為民除害方詔減上供收買之額蠲有司煩行之令輕刑薄稅賦務安元元而田里之間愁痛未蘇如不蠲革何以靖民令尚酌庶言疏剔

衆弊舉其　以授四方詔到監司郡守其悉力奉
行庶民所疾苦不在此詔許推類聞奏於是凡當時
苛刻煩細一切不便於民者皆罷
所謂經總制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
因以為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
至戶部尚書呂頤浩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
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斂
之於細而積之甚衆又行於京東西　歲得錢近二
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諸路州軍歲入無慮數
百萬計邊事未寧苟不出於此緩急必致暴斂與其

斂於倉卒曷若積於細微於是以添酒錢添賣糟錢
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
三分房錢令兩浙江東荊湖南北福建二廣收充經
制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斂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參
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請以總制司為名之因經制
之額增析而為總制錢而總制錢自此始矣所謂月
樁錢者始於紹興之二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
呂頤浩朱勝非議令江東漕臣月樁發大軍錢十萬
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供億當時漕
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於是郡

縣橫斂銖積絲累江東西之害尤甚十七年詔州郡
以寬剩錢充月樁以寬民力遂減江東西之錢二十
七萬緡有奇又有所謂板帳錢者亦軍興後所創也
如輸米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縻費幸富人之
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贓則
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覈實
而入官逃產廢田不與消除而抑納他如此類不可
徧舉州縣之吏固知其非法然以版帳錢額太重雖
欲不橫取於民不可得已凡貨財不領於有司者則
有內藏庫蓋天子之別藏也縣官有鉅費左藏之積

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
及取荊湖定巴蜀平嶺南江南諸國珍寶金帛盡入
內府初太祖以帑藏盈溢又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
嘗謂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太
宗嗣位漳泉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原儲積益厚分
左藏庫為內藏庫今內藏庫使於左藏庫擇上綾羅
等物別造帳籍月申樞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為景福
殿庫俾隸內藏其後廼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
於內東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其事帝因謂左右曰此
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於

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振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即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神宗臨御之初詔立歲輸內藏錢帛之額以左庫上供爲數嘗詔輔臣曰比聞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舊以龍腦珍珠鬻於榷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鉤考嘗聞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示

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即命幹當御藥李舜舉領其事經畫諸路金銀輸內藏庫者歲以帳上三司拘催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着有意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大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爲之拘催而已支用多寡不得轉預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扃鑰塗窻牖以爲固密爾又安能鉤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大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於內藏諸庫貨財之數雖不及前然兵興用乏亦時取以爲助其籍帳之詳莫得而考則以後宋史多闕云

敘宋經費

馬端臨通考　後同

右經總制月椿版帳等錢所取最爲無名雖曰責辦州縣不及百姓然朱文公嘗論其事以爲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何所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爲朝廷督責官吏稍發非有與於民也此

又與捲耳盜鐘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說以詿誤朝廷耳此至當之論昔太史公論桑弘羊之言理財以爲民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溫公謂其不過設法陰奪民利然弘羊所謂理財若鹽鐵則取之山澤也若酒酤均輸舟車之算則取之商賈逐利者也蓋山海天地之藏而賈販坐籠不貲之利稍奪之以助縣官經費而不致盡倚辦於農田之租賦亦崇本抑末之意然則弘羊所爲亦理財之良法未可深訾也至後世則若茶鹽若酒酤若坑冶若商稅官既各有名額以取之未嘗有遺利在民間

矣而復別立窠名以爲取辦州縣所歛不及民將以誰欺此水心所以言非惟桑弘羊劉晏所不道雖蔡京吳居厚之徒亦羞爲之者是也蓋宋承唐之法天下財賦除其供輦送京師之外餘者並留之州郡至於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則興廢增虧不常是以未嘗立爲定額其留州郡者軍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長吏得以擅收支之柄崇德以來雖屢有拘轄比較之令然祖宗法度寬大未嘗究竟到底熙豐以後講磨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項錢物則州郡所入亦復不少過江以來軍屯日盛國用大困遂立經總制等窠名以取之雖曰增征商之羨餘減出納之貫陌而亦只以收州縣之遺利也然倥偬之際不暇審訂故不計州軍之力一例均撥而額之重者不可復輕督迫之餘州縣遂至別立苛橫之法取之於民紹興講和以後至乾淳之時諸賢論之屢矣如趙丞相所奏及水心應詔所言最爲詳明然言其弊而不思所以革弊之方則亦未免書生之論蓋經總制等窠名皆起於建炎紹興間而彼何如時也彊敵壓境歲有存食吞噬之謀翠華南巡未知稅駕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將帥擅命而却敵之功無歲無之向非

計財惜費之時則何暇爲寬征薄歛之事隆興再和好之後國勢稍張敵患亦息雖曰詰戎兵討軍實不當廢弛然文物禮樂既已粲然承平之舊矣則無名之征權宜之法豈不可講求而蠲削之議者必曰錢物數目浩大而科取各有去若未易盡捐然酒價牙契之利可以增美則當於坊場要鬧之地人戶煙實之處而明增之不當例立此法而使州縣之凋敝無措者不免加賦於民以取足也官員請俸之給可以剋除則當視其員之太冗者俸之太優者而明減之不當措留頭錢而使士大夫之受俸於官者不免有口惠而實不至之歎也州郡椿留之財賦可以收取則當擇其郡計之優厚者於留州錢內明增上供而凋敝之郡則不復責取如此改發明白之後則正其明色曰某郡酒坊牙契錢增美幾何某郡增解戶部上供錢幾何諸郡減除冗官俸錢幾何按期申解而盡削經總制月樁版帳之名則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二者之利未嘗損也其未嘗損者明以增課減俸等項之所得起解而其名既去則州縣不得借經常取辦挾那不敷之說而造法取財以困民上下之間豈不兩利蓋天下之財皆朝廷之財遷藏諱避而賂

取之固不若攷核名實而明取之且使牙契酒坊增羨等項既明爲版曹則與日或有趂辦不行之處亦未甞不可明致裁減之請今朝廷之所以取之州縣者曰經總制月椿版帳錢也而州縣之所藉以辦此錢者曰酒坊牙契頭子錢也或所取不能及額則違法投民以足之曰輸納斛面當戶詞訟役人承替違限科罰之類是也上下之間名目各不勝合州縣以酒坊牙契不辦訴之版曹則朝廷曰吾所取者經總制錢而已未甞及此而不知其實取此以辦彼也百姓以斛面罰錢等事訴之朝廷則州縣曰吾以辦經

總制錢而已未甞入已而不知上取其一而下取其十也互相遁覆又不與而實與百姓如之何而不困則不若大行核實擇其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經常之賦其不應取者削其名而可絕並緣之姦豈非經久之計壽王英主乾淳間賢俊滿朝而計不及此惜哉

論積貯　賈誼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甞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

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論貴粟疏　晁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餧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

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

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

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論上供　陳止齋

止齋陳氏曰國初上供隨歲所入初無定制而其大者在糧帛銀錢諸路米綱會要開寶五年令汴蔡河歲運江淮米數十萬石赴京充軍食太平興國六年制歲運三百五十萬石景德四年詔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終十年酌中之數定為年額上供六百萬石米綱立額始於此銀綱自大中祥符元年詔五路糧儲已有定額其餘未有條貫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為多者為額則銀綱立額始於此錢綱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請立定錢額自後每年依此額數起發　錢綱立額始於此紬絹綢錦不可攷以咸平三年三司物帛之數則亦有年額矣然而前朝理財務在寬大隨時損益非必盡取上供增額起於熙寧雖非舊貫尤未為甚崇寧三年十一月始立上供錢物新額於是益重方今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過宣和之數雖曰饋軍出不得已要非愛惜邦本之道此寬民力之說所以為最先務也

又論上供　馬端臨　通考後同

按止齋此段足以盡宋朝上供之委折上供之名始于唐之中葉蓋以大盜擾亂之後賦入失陷國家日

不暇給不能復加以強藩自擅朝廷不能制是以立為上供之法僅能取其三之一宋興既已削州鎮之權命文臣典藩奉法循理而又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權在上既不敢如唐之專擅以自私獻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擾亂而難攷則雖按籍而索錙銖皆入朝廷未為不可然且猶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數定為年額而其遺利則付之州縣椿管蓋有深意一則州縣有宿儲可以支意外不虞之警急二則寬於理財蓋陰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則上供輸送之外特可寬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貪

然後之輩則郡計優裕之餘亦不致尅剝以肆汲
所謂損上益下者也嗚呼仁哉

叙宋儲蓄

右左藏庫以下皆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宋朝渡江後椿藏之大槩而其制多承東京之舊至軍資庫公使庫則皆財賦之在州郡者也夫以經總制月椿役觀之則其徵取於州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也夫其徵取之苛細則民宜病受推剝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大肆侵盜之惡而似不然何也蓋國家之賦斂

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條但忠利之意故民其經歸州郡之事力雖裕而所以勵士大夫者一皆以義廉恥之維故吏少貪污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財賦爲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然立法雖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異唐之法起於中葉之後蓋版籍隳廢體統陵夷藩方擅財賦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財節鎮刺史往往取經常之賦以供內府之進奉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復能究其歲入之數而苟爲是姑息之舉則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於承平之時蓋制民以仁馭吏以禮而人主未嘗有慾潰貨之事雖內藏之蓄積常捐以助版曹則州郡之財賦固宜其不必盡歸之京師又使爲監司郡守者厨傳支吾官給其費則不取之於民而因以行寬裕之政則其意出於公也然此法沿襲既久得失相半其得者則如前所云而其失者蓋自中興以來朝廷之經費日增則不免於上供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經總制月椿錢之類是也州郡之事力有限則不免於常賦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頭子錢之類是也蓋其所以倚辦責成於州郡者以其元有樁留之賦然有限之樁留不足以給

無藝之徵取又其法立於倥偬之時州郡利源之厚薄事力之優劣不能審訂斟酌而一槩取之故郡計優裕幸而長吏又得廉幹之人則撙節奉上之外其餘力又可代輸下戶之逋懸對補無名之窠額若郡計凋敝不幸而長吏又值貪庸之輩則經常之賦入不登於版曹而豆綠之漁獵已遍於閭閻矣愚嘗備論其事於經總制錢之末雖然仁厚之澤所以著在人心者何也蓋雖愧於取民有制之事而每有視民如傷之心故奉行之者不敢亟疾所謂不從其令而從其意者是也雖不免季世徵斂之法而能行之以

君子忠厚之心故蒙被者不見其迹所謂不任法而任人者是也

歷代祿秩 四條　　考索

呂氏云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六百石者七十斛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按范雎有斗食以上之說呂不韋死其舍人六百石以上奪爵以此攷之則漢之祿秩大率皆秦制其間少有增損則不可知爾孟子論周室制祿自上農夫食九人秋之孔子使原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而孟子為齊卿其祿十萬鍾然則自古至於秦漢無不以穀粟制祿也前綜百官表注載後漢延平中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當殤帝之世百官俸祿猶米多錢少況於古乎

漢吏祿賦於民上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史祿各有差其見於百官表之注者皆以穀計也至廣律則[illegible]丞相大將軍俸錢月六萬則漢祿穀多而錢少如貢禹拜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又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萬二千益寬饒以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當時亦不以為祿厚加之節賦有賜士大夫足以養廉而無冒恥干利之態雖小官卑秩稍祿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自奉宣帝憫小吏之勤事於是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哀帝又益吏二百石以下俸自是小吏稍稍優游至平帝時諸吏之初除者皆食半俸滿一歲為真得食全俸此二千石以上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大抵亦高爵厚祿者損之耳光武中興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百六石以上增於舊秩故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京減為八十西京六百石六十斛東京減為五十五則是光武之減吏祿乃所以益小吏之俸也宣帝哀帝增三百石以下光武減六百石以上其損益之制不同要皆有補於小吏 右漢祿秩

唐職田變而為地又未幾而罷罷而又置職田公廨本錢有俸有料有賜或年給季給月給日給春秋給其後無事則增加軍興則半給其後愈增愈重天寶數倍於開元大曆數倍於天寶建中又倍於大曆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自此以後大率外官俸給重於內官本朝少鎮為八座至

司能權有司左丞畏欽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作何祥）
祖宗留意養賢前代俸給未有實數也而今給以實
數前代俸給未有實錢也而今給以實錢者省官益
俸見於開寶優游養賢見於熙雍在能行則加之在
寶元則不減之其為士大夫慮至悉也然此皆天子
意也非臣子自為身計也自元豐諸臣以省俸之名
欺其君以增俸之實盡其身寄祿官有俸錢職事官
又有職錢所入者厚矣以元豐之制比之元佑最為
優異而矣以省言也郎門五品降為六品七品降為
八品然此特言服色者請減除及用舊品而又異以
省言也元佑稍減於元豐而紹聖復沿於元豐其切
於己計如此哉然此猶未至於極也崇觀姦臣自奉
過度俸錢職錢之外又有食料等錢有言之者則以
減俸非治世事之說上之噫古之制祿為天下公後
之制祿為一己私竭膏血之私奉溪壑之欲君子為
之寒心焉中興以來一洗頗政其間增損得其道矣
然嘗攷祖宗之制可為後世者非一而其大要有三
一曰優小吏二曰優外臣三曰優故老選人之俸熙
寧增之小官之俸紹興又增之非優小吏乎小吏加
優則廉節立矣均給外官職田見於慶曆按文外官

亦給見於紹興非優外官乎外官加優則輕外之患
息矣淳化中致仕給半俸景佑中致仕給俸如分司
非優故老乎故老加優則待賢之意備而來者知
勸矣雖然上之所以待我者厚矣我之所以自待者
亦如何曰觀頤觀其自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以祿仕為念而役事於囊橐遺舍爾靈龜觀我朵
頤殆非所望於君子矣所給俸券前之於府在職奉
使不情而給天下未始無鄭公伊川也然不可謂皆
鄭公伊川也自出祿米以濟貧民自分俸錢以賑荒
飢天下未始無居獨王曾自也然不可謂皆居獨王

君自也（右宋俸祿）

論歷祿田職田制　　馬端臨　通考

按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
（下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言公卿大夫既有俸祿不當與民爭利也保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可謂富矣而復效富人廣畜
田園如田蚡以外戚為相奉邑敛食收多而且治宅
甲諸第田園極膏腴之類是也廣時亦嘗為之制至
哀帝詔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欲為之
限待古意矣然城中有往來之地近郊有芻藁之田
則似下制所謂為小之見且何畏亦然官城[illegible]

所謂園田水碓閭徧天下者國未嘗爲之限何耶

隋戶俸

隋志

開皇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以來恒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爲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書安平郡公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壞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十一月詔

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云

宋祠祿

宋志

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主管某宮某觀公事者皆大官帶之真箇是主管本宮本觀御容之屬其他多只是監當差遣某嘗爲諫議官亦有爲監當者如監船場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爲宮觀祠祿以待新法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輕皆可以得之矣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六

刋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七

後學東海茅一相校

戶五

唐漕法　唐志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巳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

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爲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繇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鉳於胷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巳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

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

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
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罷那羅
相北運處糴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
北運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為門以通
漕開其山顛為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
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
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
物入為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
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滻
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牆鑿

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
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栿上先時民間唱俚
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
崔成甫更得體歌為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為吳楚
服大笠廣袖芒屩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為歌辭十闋
自衣缺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為號頭以
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妝鳴鼓吹笛以和之
衆艘以次輳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
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
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其後大盜起而天下

兵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
租庸鹽鐵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兼
句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
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
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顓領東都
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
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
（劉晏理財[illegible]）
晏即鹽利顧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
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
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

十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
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
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十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
枲竹篠為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
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
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
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
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
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
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

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搤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潁蔡

陟汴抵東都無漕河泝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為能立事用為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顓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

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為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

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僱平陸人為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謗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為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李巽為諸道轉運鹽鐵使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寖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

決隄貫城以通大舟河溢埽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
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
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
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而漕米亡耗於
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
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
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
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
舟人相挾為奸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
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

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
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大和初歲旱河涸掊沙而進米
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
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
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
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
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凡漕達于京師而足
國用者大畧如此

宋漕法 附論轉般直達　宋志 後同

漕運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
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為多太祖起兵間有
天下懲唐季五代藩鎮之禍蓄兵京師以成彊幹弱
支之勢故於兵食為重建隆以來首浚三河令自今
諸州歲受稅租及筦榷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
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開寶五年率汴蔡兩河公私
船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是時京師歲費有
限漕事尚簡至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
百萬石所在雇民輓舟吏並緣為奸運舟或附載錢
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
於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擇幹彊之臣在京

分掌水陸路發運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
付主綱吏雇舟車到發財貨出納並關報而催督
之自是調發邀滯之弊遂革初荊湖江浙淮南諸州
擇部民高貲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質魯不能檢御舟
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
復擾民大通監輸鐵尚方鑄兵器鍛鍊用之十裁得
四五廣南貢藤去其粗者斤僅得三兩遂令鐵就冶
鑄治之藤取堪用者無使負重致用以勞民力汴
河挽舟卒多饑凍太宗令中黃門求得百許人藍縷
枯瘠詢其故乃主糧吏減刻其口食帝怒捕鞫得實

斷腕徇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淳化四年并水陸路發運爲一司主綱吏卒盜用官物及用水土雜糅官米故毀敗舟船致沉溺者棄市募告者厚賞之山河平河實因灘磧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定其罪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江南淮南兩浙荊湖路租糴於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泝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軍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路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穎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劒門列傳置分輦負檐至嘉州水運達荊南自荊南遣綱吏運送京師江湖上供米

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諸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坌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賕諸吏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牟利者多不以元奏爲然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故敕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期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訖冬坐食恆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傭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

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豐已久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不許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是時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二十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仍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已請充明年歲計之數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石謂

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驟致輕貨二百萬貨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糶糴爲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綱舉二年置汴綱通作二百綱花部進納官幹試不中者注押上供糧斛不用得上人軍將未幾復募土人押諸路綱如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宋漕運

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租稅薄不足以供兵費屯田營田歲入無幾糴買入中之外歲出內藏庫金帛及上京権貨務緡錢皆不翅數百萬選使臣軍大將河北船運至乾寧軍河東陝西船運至河陽措置陸運或用鋪兵廂軍或發義勇保甲或差[redacted]夫力車載馱行隨道路所宜河北地里差近西路回遠又涉磧險運致甚艱熙寧六年詔鄜延路經畧司支封樁錢於河東買橐駝三百運沿邊糧草元豐四年河東轉運司調夫萬一千人隨軍坊郭上戶有差夫四百人者其

次一二百人願出錢者三驢當五夫五驢別差一夫驢遏一夫雇直約三十千以上一驢約八千加之期會迫遽民力不能勝軍須調發煩擾又多不急之務如綏州運粟千石往麟府斜石北直門百所僱直乃約費三十緡涇原路轉運判官張大寧言饋運之策莫若車便自熙河至蘭州皆大川通車無礙自蘭州至靈州下道路亦然崇以北即山險少水車乘難行可就須南相地利建一城寨使大車自鎮戎軍載糧草至彼隨軍馬所在以軍前夫畜往來短運更於中路量度遠近以還回空夫築立小堡應接如此則民力之半神宗熙寧之京西轉運司調均鄧州夫每五百人差一官部押赴鄜延饋運其本路程給日支錢米外轉運司計自入陝西界至延州程數日支米錢三十柴菜錢十文並先併給陝西都轉運司於諸州差雇車乘人夫所過州交界人日支米二升錢五十至沿邊止運糧出界止差廂軍六年詔熙河蘭會經畧制置司計置蘭州人萬馬二千般運糧草於火路州縣運劃刮官私橐駝二千與經制司自熙州招運作力不足發義勇保甲給河東陝西邊用非執運者並作小綱數抖日遞送大觀二年京畿都轉

運使吳擇仁言西輔軍糧發運司歲撥八萬石貼助於滎澤下卸至州尚四五十里攝運車三鋪每鋪七十人月可運八千四百石所運漸多據數增添鋪兵靖康元年十月詔曰一方用師數路調發軍功未成民力先困京西運糧每名六十用錢四十貫陝西運糧民間倍費百餘萬緡聞之駭異今歲四方豐稔粒米狼戾但可逐處增價收糴不得輕發運以稱恤民之意若般糴水運及諸州支移之類仍舊三路陸運以給兵費大略如此

元漕法

元志後同

丞相伯顔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曆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爲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爲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爲貪黷脚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政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淪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爲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顔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于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邇爲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爲太尉方國珍爲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睦邇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

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己也伯顔帖木兒白于丞相正辭以責之巽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澉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澁躬履艱苦粟之載于舟者爲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尚書帖木兒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

元海運自朱清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其紅富既埒國惡其爲變以法誅之而海運自後歲以爲常及張九四據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珍運道遂梗而國

也不國矣

朱清張瑄海運 二條

宋季年羣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為雄長陰勒部曲曹伍之當時海瀕沙民富家以為苦之崇明鎮特甚清嘗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到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鼠影迹不可得稍緩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故徑且不逢淺角識之杭吳明越楊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岸大海固舟航可

通相傳朐山海門水中流積堆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為防海義民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挽漕東南供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為壩潴水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茌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縻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嚮之初年

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婿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船帆交蕃夷中輿騎塞隘門巷左右僕從皆佩於菟金符為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意氣自得一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大德六年冬也○國朝元海運權儲自朱清張瑄始以為古來未嘗有此按杜工部詩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昔遊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泛海陵蓬萊如此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

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

宋志

紀賑恤 荒政

賑恤水旱螟蝗饑疫之災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是也宋之為治一

本於仁厚凡賑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為切至諸州
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
食或直以賑給之無分於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
發省倉或轉漕粟於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
爵勸諭官吏許書曆為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
官為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鬻祠部
度僧牒東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石或百
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
之或倚閣以須豐年寬逋負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
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和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

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算運米舟車除沿
路力勝錢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蠲蒲魚果
蓏之稅選官分路巡撫緩囚繫省刑罰饑民劫囷窖
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關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
城門賑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為淖糜食之或
人日給糧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遣歸無可歸者或賦
以閑田或聽隸軍籍或募少壯興修工役老疾幼弱
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栰拯民置之
水不到之地運薪糧給之因饑役若壓溺死者官為
埋祭厭溺死者加賜其家錢京師苦寒或物價翔

置場出米及薪炭裁其價予民前後率以為常蝗
為害又募民撲捕易以錢粟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
升或五升詔州郡長吏優恤其民間遣內侍存問戒
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愞不任職者熙寧二年賜
判北京韓琦詔曰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東
作民攜老幼棄田廬日流徙于道中夜以興憐恤不
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
為朕撫輯而賑全之毋使後時以重民困而王安石
秉政改貸糶法而為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為
青苗皆令民出息占不使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

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
幾矣元祐詔復廣惠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其
田如熙寧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賑給義倉不
足又令通一路兌撥於是紹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
告敕補牒賜諸路政日以弊民日以困而宋業遂衰
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
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
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
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擾矣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
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

□□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
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
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
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
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請以是行於
倉司時陸九淵在敕令局見之歎曰社倉幾年矣有
司不復舉行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賑恤荒定末
年德秀帥長沙行之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
或移用而無可給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
此其失矣端平元年六月臣僚奏建陽邵武羣盜嘯聚

變起於上戶閉糶若卑何其威以圖殄滅固無不可
然振救之政一切不講饑饉所迫恐人懷等死之心
附之者日衆欲望朝廷爲兵設士濟定巳竊發之寇
發粟賑饑懷米不從賊者之心庶人之避官賊勢自
孤可一舉而滅矣此成周荒政散利除盜之說也

論荒政　呂祖謙

東萊呂氏曰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饑舜命棄爲后
稷播時百穀其詳見於生民之詩到得後來如所謂
禹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其
荒政制度不可攷及至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
二聚萬民（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其詳
又始錯見於六官之書然古者之所謂荒政以三十
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禮記王制）遇歲有不登
爲人主者則貶損減省喪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官
札喪凶荒厄窮爲一書（周禮秋官）當時天下各自有廩藏
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已當時措置與後世不同
所謂移民平糶皆後世措置且自周論之太宰以九
式均節物用三曰喪荒之式又遣人掌縣鄙之委積
以待凶荒而大司徒又以薄征散利凡諸侯莫不有
委積以待凶荒凶荒之歲爲□□□□□饑而已當

時斂散輕重之式未嘗講使句采衛皆有饋遺不至
於殺價翔踴如弛張斂散之權亦不曾講惟到春秋
戰國王政既衰秦饑乞糴于晉魯饑乞糴于齊（左傳）
歲一不登則乞糴於鄰國所謂九年之制度巳自敗
壞見管子輕重一篇無慮百千言不過君民互相攘
奪收其權於君上巳非君道所謂荒政一變爲斂散
輕重先王之制因壞到後來斂散輕重之權又不能
操所以啓姦民幸凶年以謀禍害民轉死於溝壑至
此一切急迫之政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斂散
輕重之法又殆數等大抵其法□□其術愈粗論

荒政古今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特指為苟且之政已非所以為王道秦漢以下却謂之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本紀元鼎二年詔）唐西都至歲不登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乘荒年則幸東都自高祖至明皇不特移民就粟其在高宗時且有逐糧天子之語後來元宗溺於可安不出長安（並出通鑑）以此論之時節不同孟子所謂苟且之政乃後世所謂善政且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須必世百年而可行亦未易及此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糴法非先王之政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賑饑此

又思其次之良規到得平糴之政不講一切趣辦之政君子不幸遇凶荒之年不得已而講求之非常行使平糴之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各安其居不至於流散各可以自生養至於移民移粟不過於饑殍之養養之而已若其賑粥其策又其下者（王莽末年入倉貧困民苦枯旱蝗價用而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酪不可食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以廩之吏盜其廩饑死者十七八）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上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illegible][illegible]設糜粥最下也雖然如此各

有差等有志之士臨時却當使其民戰國之時要論二十年之通計此亦虛談則可以行平糴之法如漢唐坐視無策則移民通財非不及先王亦不得不論又不得已而無糜粥之養隨所寓之時就上面措置行有法亦可大抵論荒政統體如此今則所論可行者甚多試舉六七條且如漢收粟入關中無用傳（宣帝本始四年歲不登民以車船載穀入關毋得用傳出本紀）後來收粟者免稅此亦可行之法此法一行米粟流通如後世勸民出粟糶在鄉里以田里之民令家戶各出穀散而與之此一條亦可行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所謂

寓居措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行與於其間（富鄭公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illegible]）又如趙清獻公[illegible]作倉格不[illegible]

以旱蝗米價踴貴死者什五六諸州皆出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此一條亦是可行之法凡六七條皆近時可舉而行者自此推之不止六七條亦見歷世大綱須要參酌其宜於今者大抵天下事雖古今不同可行之法古今皆施用得徧了今但則舉而措之而已今所論荒政如平糴之政條目尤須講求自李悝平糴至漢耿壽昌爲常平倉元帝以後或廢或罷到宋朝遂爲定制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鬻沒官之田募人承佃爲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癃廢嘉祐間既有常平倉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兩浙荊湖[illegible]年罷[illegible]三年於置大觀四年詔廣惠倉[illegible]南東西路並置又有廣惠廣濟倉賑恤所以仁宗德澤洽於民三倉益有力至王荊公用事當平廣惠量可以支給盡糶轉以爲錢變而爲青苗取二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illegible]熙寧二年制罷[illegible]無狀於元祐間雖復章惇又罷之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得不詳致

救荒一事　羅大經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廒吏舍日夜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䘏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塡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刱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爲之也斂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羸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也子廼欲禁之乎

賑濟論　程頤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庾有竭而饑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惟有節則所及者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人人不可得食倉廩既竭則

殍死者在前無以救矣數年前一親戚為郡守憂慮之心可謂至矣雞鳴而起親視依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米幾竭盡殍者漸消思嘗憐其用心而嘆其不善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偹戒使晨入午巳則閉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之給米者午即出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籍如作粥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無此理世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哀矜之一也

隋常平倉　　隋志

開皇五年工部尚書襄陽縣公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無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内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振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强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賙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其後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靈鹽蘭豐鄯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宋常平義倉　　林駉

古今救荒之策多矣成周都鄙委積之政上也漢唐常平義倉之法次也外此臨期趣辦移民移粟最下也噫激西江之水不足救涸轍之魚則捨一時濟用之謀以陶三十年制用之法君子以為迂求三年之艾以攻其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則苟簡應變倉卒就食君子以為踈遠則行濟時之[illegible]而為經久之圖

者其惟常平義倉歟且常平之法何始乎自李悝已有平糴之說至壽昌始定常平之策此其始也厥後罷於元帝復於顯宗隨罷隨復無有定制至于我朝淳化二年京師置場有其法也景德三年諸路置倉有所積也然增價以糴分命使臣減價以糶專分命司農隨時遣用未有定職至熙寧以來提舉常平之官始定焉夫祖宗之始置常平也出內庫之儲以爲糴本須三司之錢以濟常平粒米狼戾之時民艱於錢官則增價以入之菜色隱由之日民乏於食官則減價以出之夫何樂糴本而爲青苗之錢斷廢倉以

取二分之息伐桑易錢官務厚矣如民貧何斷田輸官公家利矣如私害何此常平捄荒之實政壞矣義倉之法何始乎自隋始置於鄉社至唐改置於州縣此其始也厥後弛於永徽壞於神龍隨罷隨復亦無定制至于我朝乾德創之未幾而罷元豐復之未幾亦罷迨紹聖復以石輸五升大觀又以石輸一斗至于今日而義倉輸官之法始定焉夫古人始置義倉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豐凶有濟緩急有權名之以義則實至公之用置之於社則有自便之利夫何社倉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爲官吏之移用縣倉轉而

郡倉民益相遠而爲軍國之資官知其斂民知其散民見其入未見其出此義倉之實政廢矣中興以來講明荒政常平錢穀專委一司而無陷失之弊建民縣縣置倉長灘已有社倉之遺意天下豈有難革之弊今日常平義倉之儲雖有美名本無實惠惟州縣有侵借之患而支撥至有淹延之憂城邑近郊尚可少濟鄉落小民羸身從事彼知官長皂吏爲何人一旦藜藿不繼又安能扶持百里取糴於場以活其已餓之莩哉是有之與無其理一也嗚呼孰知有甚者焉常平出於官義倉出於民出於官者官自斂之官

自出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於病民出於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斂之其弊不但民無給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爲常賦籮頭斛面重斂取嬴噫可歎也愚謂民不必甚予特無取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徒啖以濡沫之利樂歲不爲蓋藏之地凶年始思啼饑之民何益故寧願爲不取蠶絲之尹鐸毋願爲矯制擅發之汲黯寧願爲催科政拙之陽城不願爲發粟賑饑之韓韶則裕民實政隱於常平義倉之外昔邵先生有言諸賢能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有官守者其勉

之

社倉記二則　　朱熹

建安五夫社倉記曰予惟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受或至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所弗暇耳

金華社倉記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故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七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八

後學東海茅一相校

戶六

重農 錢穀　　管仲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今君立扶臺五衢之眾皆作若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國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眾也隨以之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纖微而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不得不然之

理也○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求之焉無止是使姦塗不可獨行遺財不可拘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無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

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得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百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穀幣

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

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十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糧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鬬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者則持

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員此國筴之時守也若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柰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

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彰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
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笑乘馬之數也○一人廩食
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
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
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
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
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
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
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衡處謂之託食
之君千乘衡處壤削少半萬乘衡處壤削大半何謂

百乘衡處託食之君也大以百乘衡處危懾圍阻千
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
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
功列陳係累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
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
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
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
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反也
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
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

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
然後萬乘可資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
陰據其軌者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
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
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
干曰田若干曰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謂之泰軌也
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
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
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
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櫎

若干請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間田山
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泆一作失
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
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櫎市准曰上無幣有穀
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
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脩游人出若干
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
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櫎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
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
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

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
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檟出萬物隆
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
民謂之國軌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
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
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
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
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
是縣州里受公錢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
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

者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
夏賦穀以市檟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
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
三有歸於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君
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
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
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於吾國矣諸
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
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彼重之相歸如
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

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
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
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止臣櫎從而以忠此以輕重
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
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
大夫以一縣之策守一縣以一鄉之策守一鄉以一
家之策守一家以一人之策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
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策一鄉必
有一鄉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
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奈

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
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
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
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
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
之穀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
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
則國穀之一分在下國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
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策而
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

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二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

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貲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

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百

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境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當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境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境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

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孫茶首之孫卬倳戟之寶吾無由予之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

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緍素而就七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脃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鏂之數不得為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糶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賑孤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而為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

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群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

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墢諸侯畝鍾之國也磧山諸侯之國也河墢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墢諸侯畝種之國也故國眾多而不理因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種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倳戟十倍而不

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
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
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
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
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
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
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
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
命故民力可盡也

利權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
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
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
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
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
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
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
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
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

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
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
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
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量用
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
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不食者何也
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
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
所幷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幷財利
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

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歲適美則市
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繦而道
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
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
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
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
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
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
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
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財之

衡可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
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
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
藏繈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
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
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
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
國無失利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畜籍謂之
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
戶籍謂之養贏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

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
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
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糴石二
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
四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嗇而戶籍也彼人君
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桓
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
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
之權亡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
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賣子者湯以

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
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
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
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
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地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
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
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眾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
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
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

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
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
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
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
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
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
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
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
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
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

凶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分而去賈人受而廪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廪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

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藏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

兵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之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

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一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乘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爲

不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
得事鶴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
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
雠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管子曰
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
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
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
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也管子對曰今君之
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
國而二君二王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

其財是重貧也農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
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
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
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
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
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
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簡曲之彊若此則絓
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
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
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

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庢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
為天下王○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
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
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
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
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
與癸乙管子差成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
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
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
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

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
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
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
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
游者貴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
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
同筴者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
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
此輕重之數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
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

于今之秋久之日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桓公曰天下之

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塗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

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高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泲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弊泲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

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糶賤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斗二升八合口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十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饑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

而之相彼遠近之準平矣○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准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墻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准

利行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謂得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託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是龜爲無貲而藏諸泰臺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更數也籍謂也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

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聚也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十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十倍

而衡貴合百萬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桓公
問曰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
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
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
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
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
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
禽獸之仇言其勝獸如從仇讎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
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卿大
夫豹飾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

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
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
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
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
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
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
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
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
夫桀之國天下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
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

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
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
予之長度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
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
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
親桓公曰善○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
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
不為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
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
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

曰桀使湯得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
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
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
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桓公曰皮幹筋
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為國
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
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
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
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簟輕至百里今高杠柴
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

過而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
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
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
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牛
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輆者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使
弓弩多匡輆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鵾
雞鵠鵾之通遠鵠鵾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
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匄弓
弩無匡輆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

鵾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
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鵠鵾彼十鈞之弩不得棐
檠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匄而弓弩無匡輆者此何故
也以其家習其所也○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
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
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
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
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
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十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
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

曲菑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
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
怒鎗然擊金士帥然莢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
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
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
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
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
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
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
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桓公

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
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
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
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
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
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
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
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
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
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

八十里無援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復入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斤請以
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
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寧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
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
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
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
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
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
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

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
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
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
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
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
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
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
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
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
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
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
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
其君此素賞之計也○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
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為之出賂為之奈何管子對曰
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
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
牧皂而曲防之戰賂足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
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

菜鹹鹵斥澤山間壈墠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
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
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
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
天下提衡爭秩於諸侯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
於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
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鍾
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皆
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
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之

而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藏困窮之粟皆
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
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
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
㙲壚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管子曰滕
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
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饑也辟之以號令引
之以徐疾施乎其歸我若流水○桓公曰吾欲殺正
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
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

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釜三百若是
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
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
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
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
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矣○桓公曰皮幹筋
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
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為
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

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桓公曰寡
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對曰
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
人刻石而為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
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
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
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
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
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
帛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

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桓公曰天子
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道乎
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
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
泰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泰
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
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
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
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
賀獻者菁茅之謀也○龍門以嵩之陽牛山之陰

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星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菽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功臣

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威而求民鄰財之道也○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秫齊鐘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

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饑民此之謂繆數○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折箓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倳耜夏有以決

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通之抗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抗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蟁蝱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

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蟄地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敝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

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繭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為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

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為也○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蜂螫也齒之有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之金三百斤什之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

步不相見絏繑而踵相隨車轂齺（入也言車轂仕角切齧也）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音征）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糶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

出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
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
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
糶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
之君請服〇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
其人民習戰鬬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
楚功不成於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鬬之道
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
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

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
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
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群害
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群害則
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
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
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之而金
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矣楚之男子居
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
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

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
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
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
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〇桓公問於管子
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
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
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
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
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
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

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
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
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
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
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
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
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
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〇桓公問於管子
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
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

用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八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九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戶七

論唐和糴　馬端臨

按唐都關中而關輔上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故常轉漕東南之粟而東南之粟必先至東都然後浮河渭泝流以入關是以其至也寡難故開元以前歲若不登天子常移蹕就食於東都自牛仙客獻策和糴然後始免此行然肅代之後既無東幸之事東南饋餉稍不至則上下皇皇亦有菜色之憂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賦稅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千里之內而自足不聞其責餉運於畿外之諸侯糴米粟於畿內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為出以制國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為法以取之祗益見其不足耳

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姑俟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然糴則取之於民歛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

餉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為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
而後始有結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兌糴括糴等名
何其多也推原其由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
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賈
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
寬致有此弊後來欲懲其弊所以只糴之於民而不復
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並其蓄積
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數其數則其為民
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為商所虧終也民又
為官所虧其失一也

宋和糴　宋志

和糴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
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建
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糴自是率以
為常咸平中嘗出內府綾羅錦綺計直緡錢百八十
萬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使糴粟實邊繼而詔凡
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
令增糴廣蓄罷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緡錢或數十
萬或百萬別遣官經畫市糴中等戶以下免之初河
東既下蠲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

每歲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京東西陝
西河北缺兵食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
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
制麟府州以饋餉道遠遣常參官就置場和糴河北
又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
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於兩池謂之入
中陝西糴穀又歲預給青苗錢天聖以來罷不復給
然發內藏金帛以助糴者前後不可勝數寶元中出
內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邊
費歐陽修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並邊地不許人耕

而私糴北界粟麥為兵儲最為大患遂詔嵐火山
軍閑田在邊壕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儲歲
糴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罷三路入中悉
以見錢和糴熙寧九年詔以銀紬絹各
二十萬易河東路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樁
備邊自是三路封樁所給甚廣或取之三司或取之
市易務或取之他路轉運司或賜常平錢或鬻爵給
度牒而出內藏錢帛不與焉七年以熙州入中者寡
令三司具東南及西鹽鈔法經久通行利病以聞知
熙州王韶建議以沿邊和糴以一分見緡九分西鈔

別約價募入中者凡邊郡入中有闕則多出　戎
錢益誘之以紓用度是歲河東並邊大稔詔都轉運
使李師中與劉庠廣糴積五年之蓄復命輔臣議吏
與陝西並塞芻糧之法令轉運司增舊糴三分以所
有前後為當時仍遣吏按視而陝西和糴或以錢茶
銀紬絹糴於市熙寧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太
原路二稅外有和糴糧草官雖量予錢布而所得細
微民無所濟遇歲凶不蠲最為弊法繼而知太原韓
絳言和糴於元數有三分罷支錢布乞精選才臣
講求利害詔委陳安石元豐元年安石奏河東十三

州二稅以石計凡三十九萬二千有餘而和糴數八
十二萬四千有餘所以歲凶仍輸者以稅輕軍儲不
可闕故也舊支錢布相半數既奇零以鈔貿易各不
收十公家實費自如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
以其錢令並邊州郡和市封樁即歲災以填所蠲數
年豐則三歲一免其輸朝廷以為然始詔河東歲給
和糴錢八萬餘緡並罷以其錢付漕司如安石議因
用安石為河東轉運使其後繼者使呂惠卿復請別
議立法除河外三州理為邊郡宜免餘十一州可概
均糴下有司議以歲和糴見數十分之裁其二用八

分為額隨戶色高下裁定毋更給錢歲災同秋稅蠲
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災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
移邊州和糴之名為助軍糧草官和中罷畿內和糴
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俵
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其曰坐倉熙寧二
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
倉王安石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於京師今京
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
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
糴米以給次月之糧出於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

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
為利害非臣所知呂惠卿曰今坐倉得米百萬石則
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為錢以供京師何患無錢
光曰臣聞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秔
稻彼人食之不盡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則無所發
泄必甚賤傷農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
而官必使之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不從明年又
詔元價錢仰能衛及諸司發石等第增錢收糴仍聽
行於河北東陝西諸路元符以後有低價抑糴之弊
詔禁止之其曰俵糴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

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
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神宗熙寧五年）又詔陝西錢重
物輕委轉運使措置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糴斛斗以
平物價其曰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
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
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詔措
置熙河財用孫迥究治以聞迥奏總管王君萬負熙
河兩州結糴錢十四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餘兩
乃逮蔡確驗治本路劾之君萬及高遵裕皆坐借結糴
錢法市易降黜有差（崇寧初）蔡京行於陝西盡括民

財以充數五年以呂[illegible]修開政罷陝西河東結糴
對糴其曰俵糴（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
約三十七萬緡帝懼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糴非特省
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
我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糶自然價損非惟
實邊亦免傷農乃詔歲以末鹽鈔錢在京粳米六七
萬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
錢物秋成於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樁即物
價踊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償紹聖三
年呂大忠之言召農民相保豫貸官錢之半循稅限

催科餘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貼納崇寧中蔡京
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
箭手青唐蕃部皆然用俵多寡為官吏賞罰其曰兌
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
元祐二年詔以麥熟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
當即許變轉兌糴其曰寄糴（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
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
價故設內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七年詔河北羆定
二州所糴數以鉅萬而散於諸郡寄糴恐緩急不相
及不若致商人自運至河公王子淵但言寄糴行已

久且近都倉緩急運致非難於是寄糴卒不罷其曰
括糴（元符元年）涇原經略使[illegible]請京邊糴買豫榷
諭民毋得與公家爭糴即官儲有之括索贏糧之家
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其曰勸糴[illegible]元年童
貫宣撫陝西議行之（靖康元年）詔延[illegible]言勸糴非可
以久行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於有斛斗之家
未有害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有煩費
既委坐賍（五年）言者謂均糴法旋然而糴而不償其
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數數過多有一戶糴數百石者
乃詔諸路毋豫均糴既而州縣以和糴為名低裁其

價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糴詔約止之(宣和四年)荆湖南北均糴以家業爲差勸糴之法其後復及於新邊鄯廓州積石軍藩部患之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河章惇營溪洞沈起劉彝啓交趾之隙韓存寶林廣窮乞弟之役費用科調益繁陜西宿兵既多(元豐四年)六路大舉西討軍費最甚於他路帝先慮科役擾民令趙禼廉問頗得其事又以糧餉麤惡欲械斬河東涇原漕臣以勵其餘卒以師興役衆鮮克辦給又李稷爲鄜延漕臣督運詔許斬知州以下乏軍興者民苦揹運多散逐所殺至數千人道斃者不

在焉於是文彥博奏言關陜人戶昨經調發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瘵已甚爲今之計正當勞來將士安撫百姓令其瘡痍使得蘇息明年優詔嘉答初西師無功議者慮朝廷再舉自是帝大感悟申飭邊臣固境息兵關中以蘇(哲宗即位)諸老大臣維持初政益務綏靜邊郡類無調發第令諸路廣糴以備蓄積及詔陜西麟府州計五歲之糧而已紹聖初乃詔河北鎮定瀛州糴十年之儲餘州(七年)其後陜西諸路又連歲興師及進築鄯湟等州費資糧不可勝計(元符二年)涇原經畧使章楶諫曰伏見興師以來陜西府

倉廩儲蓄內外一空前後資貸內藏金帛不知其幾千萬數即今所在糧草盡乏漕臣計無所出文移指空而已今者正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時唯深察臣言㦲決斯事若更論主議大臣竊恐專務興師上誤聖聽(主議大臣指章惇也)時內藏空乏陜西諸路以軍賞銀絹數寡請給於內藏庫詔以絹五十萬予之帝謂近臣曰內庫緡才百萬已輟其半矣蔡京用事復務拓土勸徽宗招納青唐用王厚經畫費錢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歲費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五年)熙河蘭湟運使洪中孚言本道

青稞畝收五石粒當大麥之三異時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率皆入折不惟人馬之食日足而價亦相當今邊臣不燭事情精米青稞與造米大麥一例抵斗給散即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虧會計一路歲費斛斗一百八十萬雜色匹千萬外青稞一百三十萬抵斗成費二十六萬石石三十緡計七百八十萬帝慮其米仍麤將士或有飢色乃命九折明年復令計十給散免罷九折又於陜西建四都倉(平夏城日裕財鎮戎軍日裕軍通峽砦日裕民西安州日裕邊)自夏人叛命諸路皆謀進築陜以西保甲皆運糧

後童貫又自將兵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窮討深入
凡六七年至宣和末饋餉空乏鄜延至不能支旬月
時邊臣爭務開邊夔峽嶺南不毛之地草創郡邑調
取於民費出於縣官不可勝計最後有燕山之役雄
霸等州倉廩皆竭兵士飢怨有擲瓦石擊守貳夕將
官者燕山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計口給錢廩月費
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於是
免夫之議興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
輸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夫夫錢十千富戶有
及六十夫者劉摯嘗論之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

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魚
池埽始盡令輸錢帝謂事易集而民不煩乃詔凡河
堤合調春夫盡輸免夫之錢定為永法及是王黼建
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其克有濟諭
民國事所當竭力天下并輸免夫錢夫二十千淮浙
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郡
縣因是大困南渡之後饋餉和糴事所不容已紹興間
於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以鈔
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為奸人情大擾於是減比價以
爲積粟之家初不拘於官綱之戶凡降金銀錢帛而

州縣陷節不即還者官吏並徒二年廣東轉運判官
周綱糴米十五萬石無擾及無陳腐撫州守臣劉汝
翼餉兵不匱及勸誘收糴流離皆轉一官七年以饒
州守臣以私四十萬貝郡守自是和糴者許剩科
罪　　州湖歲糴米十六七萬乃就糴以寬江浙
之民孝宗乾道二年秋江浙淮閩淫雨詔州縣以本
錢坐倉收糴毋強配於民四年糴本給度牒及錢銀
官錢一貫五百文寶慶二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和
糴之弊其來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
不可大禁科抑莫如增米價此已試而有驗者望飭

所司奉行有旨從之紹定元年錫銀會度牒於湖廣
總所令和糴米七十萬石餉軍五年臣僚言若將民
間合輸緡錢使輸米則免令賤糴輸錢在農人亦甚
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開慶元年沿江制置司
招糴米五十萬石湖南安撫司糴米五十萬石兩浙
轉運司五十萬石淮浙發運司二百萬石江東提舉
司三十萬石江西轉運司五十萬石湖南轉運司二
十萬石太平州一十萬石淮安州一十萬石高郵軍
五十萬石漣水軍一十萬石廬州一十萬石並視時
以一色會子發下收糴以供軍餉

青苗法　宋史

初神宗既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安石爲帝言天下財利所當開闔斂散者帝然其說遂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因請以著作佐郎編校集賢書籍呂惠卿爲制置司檢詳文字自是專一講求立爲新制欲行青苗之法蘇轍自大名推官上書召對亦除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爲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唐劉

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言漢常平法耳公誠能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於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行之河北於是安石決意行之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而爲青苗矣蘇轍以議不合罷而諸路提舉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貸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廉在河北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不以爲便廣廉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然言不便者甚衆右正言李常孫覺乞詔有司毋以強民時提舉府界常平事侯叔獻慶督提點府界縣鎮皆以散錢累以纖縣各行屯兵歲入課利僅能贍給又民戶嘗貸糧五十餘萬石尚逃以闕今條例又以買陝西鹽鈔錢五十萬緡爲青苗錢給散恐民力不堪詔送條例司召提舉

司官至中書戒諭之王安石。若此諸路必顧望不敢推行新法第令條例司指揮從之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坊郭戶有物業抵當者亦依鄉戶例支借且鄉村上等戶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又條約雖禁抑勒然須得上戶爲甲頭以任之民愚不慮久遠請時甚易納時甚難故自

制下以來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肯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均倍之患去歲河朔豐稔米斗不過七八十錢若乘時多斂俟貴而糶不唯合古制無失陷兼民被實惠亦足收其羨嬴今諸倉方糴而提舉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糴本盡為青苗錢則三分之息可爲已功豈暇更恤斯民久遠之患若謂陝西嘗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缺適自冬及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定見成熟行於一時可也今乃

建官置司以爲每歲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試行俟有緒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盡於諸路置使非陛下憂民祖宗惠下之意乞盡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貧弱置官理財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曾公亮陳升之皆言坊郭不當俵錢與安石論難久之而罷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公亮升之欲即奏罷趙抃獨俟安石出自能之連日不決帝更以爲疑因令呂惠卿諭旨起安石安石入謝既視事志氣愈悍面責公亮等由是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條例司疏列琦奏而辨析其不然琦復上疏曰制置司多刪去臣元奏要語唯舉大綱用偏辭曲難及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繆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臣

竊以爲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解釋或有異同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廣其說謂如此則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

抗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爲多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一事以誑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産業者但計所贏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彦疏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錢歲贏萬錢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爲寬少而王莽之外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遏堯舜之上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爲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況今天下田税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更有農具牛皮鹽麴鞵錢之類凡十餘目謂之雜錢每夏秋隨納官中更以紬絹斛斗低估令民以此雜錢折納又爲散官鹽與民謂之蠶鹽折納絹帛更有預買和買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税什一之外加斂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又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

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制置司又謂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坊郭有物力戶未嘗少糴常平倉斛斗此蓋欲多借錢與坊郭有業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妄稱周禮以爲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詳之樞密使文彥博亦數言不便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王安石私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帝因使二人潛察府界俵錢事還言民皆情願無抑配者故帝益信之初羣臣進講邇英罷帝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司馬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則取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及拜官樞密副使光上章力辭至六七曰帝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竟出知永興軍當是時言青苗錢者甚衆翰林學士范鎮言陛下初

詔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提舉司以戶等給錢皆令
出三分之息物議紛紜皆云自古未有天子開課場
者民雖至愚不可不畏後以言不行致仕諫官呂
公著孫覺李常張戩程顥等皆以論青苗罷黜知亳
州富弼知青州歐陽修繼韓琦論青苗之害且持之
不行亦坐移鎮知陳留縣姜潛之官才數月青苗令
下潛即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
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府寺疑潛沮令使其屬按驗無
違令者潛知不免即移疾去知山陰縣陳舜俞不肯
奉行移狀自劾曰方今小民匱乏願貸之人往往有

之譬如孺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
恐其積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鄉黨父兄誨其子
弟未嘗不以貸責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舉誘以
使利督以威刑非上道舉也况正月放夏料五月放
秋料而所斂亦在當月百姓得錢便出息輸納實無
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一歲常兩
輸息錢乃別為一賦以弊生民也坐謫南康軍鹽酒
稅陝西轉運副使陳繹止環慶等六州毋散青苗錢
且留常平倉物以備用條例司劾其罪詔釋之五凡
制置三司條例司罷歸中書以常平新法付司農寺

命集賢校理呂惠卿同判寺兼領田役水利七年帝
患俵常平官吏多違法王安石請縣專置一主簿主
給納役錢及常平不過五百員費錢三十萬貫耳從
之帝以久旱為憂翰林學士承旨韓維言畿縣近督
青苗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民至伐桑為薪以易錢旱
災之際重催此苦帝頗感悟太皇太后亦嘗為帝言
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罷之曾百姓流離帝憂
見顏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屢求去四
月出知江寧府然安石薦韓絳代相仍以呂惠卿佐
之於安石所為遵守不變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

積蓄錢穀財物盡椿作常平錢物委提點刑獄交管
依舊常平倉法行之罷各縣專置主簿四年再立常
平錢穀給斂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
為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併納
者止出息一分左司諫王巖叟監察御史上官均右
正言王覿右司諫蘇轍御史中丞劉摯交章論復行
青苗之非八月司馬光奏先朝散青苗本為利民並
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或舉縣追呼
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
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今

朝廷不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欲下諸路提點刑獄申嚴州縣抑配之禁詔從之中書舍人蘇軾不書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害至此民家量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况子弟欺謾父母人戶冒名詐請似此本非抑配臣謂以散及一戶為額與熙寧無異今許人願請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今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於是王巖叟蘇轍朱光

庭王覿等復言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願盡付三省公議得失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四月之詔蓋純仁意也時司馬光以疾在告已而臺諫皆言其非不報光尋奏乞約束州縣抑配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寺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糶糴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九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

後學歸安吳人龢校

戶八

齊鹽鐵　管仲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籍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

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吾子謂少男少女也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曆數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分彊半也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為鍾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禺當為偶對也筴之商商計也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

必喜號令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飢役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大鋤以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輦名)軺輂居王友者(大車駕馬者也)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準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售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

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illegible]推此人用之數也○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illegible]在焉桓公曰此若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菑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無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煑水爲鹽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

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煑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

一鑽一鑿一銶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音朮)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無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論鹽　馬端臨

按鹽之爲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爲國者榷利日至其初也奪竈戶之利而官自煑之甚則奪商販之利

而官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爲蠶鹽食鹽等名分貧富五等之戶而俵散抑配之蓋唐張平叔所獻官自賣鹽之策而昌黎公所以駁議之者其慮已略及此矣逮其極弊也則官復取鹽自之刻取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橫斂終不可除矣當時江南亦配鹽於民而徵米在後鹽不給而徵米如故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宇縣分割國自爲政而苛斂如出一轍異哉

唐鹽法

唐志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洛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嶲州井各一果閬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綿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

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爲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爲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暵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爲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爲之衰息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

萬緡季年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遊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斗為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佶為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商人

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寖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糴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為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渙陽塗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榷鹽法大壞多為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為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鎛加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鎛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榷鹽

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為不可平叔屈服宣宗即位茶鹽之法益密以壕籬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鹻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群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尉吏兩畿輔望縣令者為監院官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

鹽三千車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四都餽轉不足
乃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
僖宗爲再出然而卒不能奪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
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
熟如初二年飢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
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
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
總領醨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
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
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

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
大和八年遂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爲錢百五十
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昭宗
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麴法復榷酒以贍軍鳳
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顓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
遽罷之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
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奔天乃悼悔下詔亟
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興利者益進貞元九年諸
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
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穆宗即位

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
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
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荊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
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右
拾遺李珏上疏諫曰榷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
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
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貲論稅以售
多爲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
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
怨令狐楚代爲鹽鐵使兼榷茶使復令納榷加價而

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即
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
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
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
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僱載三犯至
五百斤居舍儈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
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
縱私鹽論廬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自首之帖天
下稅茶增倍貞元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陝
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

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
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初
天下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
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
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
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增
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疋鹽鐵轉運使裴休請
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天下歲率銀一萬五千兩銅
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
五十三萬二千斤

宋鹽法

宋志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盬鹽也
煑海煑井煑鹻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
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
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引池爲鹽曰
解州解縣安邑兩池墾地爲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
鹽水耗則鹽成籍民戶爲畦夫官廩給之復其家募
巡邏之兵百人目爲護寶都歲二月一日墾畦四月
始種入八月乃止安邑池每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
千席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之濟兗曹濮單鄆州廣
濟軍京西之滑鄭陳潁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陝
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
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南者凡禁榷之地官
立標識候望以曉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則蔡襄鄧隨
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陽軍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
華耀乾商涇原邠寧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鳳階
成州保安鎮戎軍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顆末鹽
皆以五斤爲石顆鹽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
錢有二等（至道二年）兩池得鹽三十七萬三千五百
四十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三年）鬻錢七十二萬

八千餘貫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鹽請
勿通商官自鬻之杜承睿又言鄜延環慶儀渭等州自
禁青鹽之後令商人入芻粟運解鹽於邊貿易其直
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民食賤鹽須至畏法而蕃部
青鹽難售今關運解鹽於邊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
冒法關刑抑入蕃界私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民怨
矣詔罷之（天聖八年）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
爲害博兩池積鹽爲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
弛禁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
與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度因言通商五利上之曰

禁商時伐木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
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
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
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真鹽三利
也錢者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鏹不出民用
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
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下江詔罷榷
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行之
一年增緡錢十五萬及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
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

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與券
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
以鹽易之猾商貪賈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
給鹽一大席為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
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慶曆二年復京師榷
法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
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
出之復禁永興同華耀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
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
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

中以售久之東南鹽地悉復禁榷兵民輦運不勝其
苦州郡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務
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踴至數倍大耗京師錢
幣帑藏益虛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嘗
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
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
以獻是時韓琦為樞密副使其在淮南曰楚州鹽城
監歲鬻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豐利監四十八萬
九千餘石泰州海陵監如皋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
千餘石各給本州及淮南之廬和舒蘄黃州無為軍

江南之江寧府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饒信歙撫州
廣德臨江軍兩浙之常潤湖睦州荊湖之江陵安復
潭鼎岳鄂衡永州漢陽軍海州場歲鬻四十七萬七
千餘石漣水軍場十一萬五千餘石各給本州軍及
京東之徐州淮南之光泗濠壽州兩浙之杭蘇湖常
潤州江陰軍凡鹽之入置倉以受之又置轉般倉二
一於真州以受通泰楚五倉鹽一於漣水軍以受海
州漣水鹽江南荊湖歲漕米至淮南受鹽以歸東南
鹽利視天下為最厚鹽之入官淮南兩浙之溫台明
州為錢四杭秀為錢六廣南為錢五其出視去鹽道

甲遠近而上下其估判官至十倍者咸平四年秘書
丞孫冕請令江南荊湖通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
京入納金銀錢帛則公私皆便爲利寔多設慮淮南
困江南荊湖通商或至年額稍虧則國家折中糧草
足供邊所中納金銀寶之官庫且免和雇車乘差擾
民戶州縣涉遠借如荊湖運錢萬貫淮南運米千石
以地里脚力送至窮邊則官費民勞何啻數倍詔吏
部侍郎陳恕等議恕等謂江湖官賣鹽蓋近煮海之
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通商任賣官鹽立乏一年課
額冕議遂寢至天禧初始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

淮浙江南荊湖州軍易鹽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
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
至江浙荊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沙土涉
道而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繼而莫
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輓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
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苫
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
戶貧困往往起爲盜賊其害如此願權聽通商三五
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
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

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之遠皆
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
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
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詔知制誥丁度等議度
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益漕船運至諸
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
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荊湖州軍易鹽在通泰楚海真
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
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勑轉運司經畫本
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景祐二年諸路博易無利遂

罷而入錢京師如故康定元年詔商人入芻粟陝西
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與之而河北穀賤三司因
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糴錢糴
二十萬石至慶曆二年又詔入中陝西河東者持券
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茶
鹽香藥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厚商旅皆願得鹽八
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並邊芻粟皆有虛估
騰踊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爲蓄賈所抑鹽百八斤舊
售錢十萬至是六萬商人以賤估售券取鹽不復入
錢京師帑藏益乏皇祐二年復入錢京師法視舊錢

數稍增予鹽而並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爲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初天聖九年三司請椎貨務入錢售東南鹽以百八十萬三千緡爲額復增至四百萬緡江湖運鹽既雜惡官估復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山海民以魚鹽爲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繇是不逞無賴盜販者衆捕之急則起爲盜賊江淮間雖衣冠士人狃於厚利或以販鹽爲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州不產鹽

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纔畢恒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鬬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州官鬻鹽歲纔及百萬斤慶曆中廣東轉運使李敷請運廣州鹽於南雄州以給虔吉而發運使許元以爲不可遂止嘉祐以來或請商販廣南鹽入虔汀所過州縣收算或請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鹽通商或謂第歲運淮南鹽七百萬斤至虔二百萬斤至汀民間足鹽寇盜自

議者不一先是職方員外郎黃炳乘傳會議以食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近歲所增官估斤爲錢四十以人戶夏秋稅率百錢令糴鹽二斤隨夏稅入錢償官詔用炳等策然歲增糶六十餘萬斤江西提點刑獄蔡挺制置鹽事乃令民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而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兵自隨者止輸算勿捕熙寧初江西鹽課不登三司提點刑獄張頡言虔州官鹽鹵濕雜惡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盜販入虔以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賣錢二十以故虔人盡食嶺南鹽乃議

稍減虔鹽價更擇壯舟團爲十綱以使臣部押後蔡挺以贛江道險議令鹽船三歲一易仍以鹽綱雜賞廠爲綱官舟人般最鹽課遂敷盜販衰止自挺去法十廢五六請復之便留從之及章惇察訪湖南措置般運廣鹽添額出賣然未及行惇既罷致有郴道者邪愉從進委爲惇所喜迎合惇意推廣湖南之法乞運廣鹽於江西即遣蹇周輔往江西相度周輔承望惇意奏言虔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廣東鹽不得輒通盜販公行淮鹽官以九錢致一斤若運廣鹽與淮鹽比其費減淮鹽一錢而其鹽更善運

路無阻請艤運淮南通般廣鹽一千萬斤於江西虔
州南安軍復均淮鹽六百一十六萬斤於洪吉筠袁
撫臨江建昌興國軍以補舊額著江西鹽場許民買
撲用時免稅於官其之六年周輔為戶部侍郎復奏
虔州地近州郡接韶連可以通運廣鹽數百萬斤均
售之江西鹽價於潭衡永全邵等州並準江西廣東見法
仍來郴置初議郴全道二州亦賣廣鹽上許施行之
額利增加一方騷然崇寧元年蔡京議更鹽法遂變
鈔法非鈔法紛易公私交弊四年侍御史毛注言崇
寧以來鹽法頻易元豐舊制不許諸路以官船迴載

為轉運司之利許人任便用鈔請鹽般載於所詣州
縣販易而出賣州縣用為課額提舉鹽事司苛責郡
縣以賣鹽多寡為官吏殿最一有循職養民不忍侵
克則黜為沮法必重奏劾遣黜州縣孰不望風畏威
競為刻剝由是東南諸州每縣三等以上戶俱以物
產高下勒認鹽數之多寡上戶歲限有至千緡第三
等末戶不下三五十貫籍為定數使依數販易以足
歲額稍或違期鞭撻隨之一縣歲額有三五萬緡今
用為常額實為害之大者又言朝廷自昔謹三路之
備糧儲豈為其術非他惟鈔法流通上下交信東南

末鹽錢為河北之備東北鹽為河東之備解池鹽為
陝西之備其錢並積於京師隨所積多寡給鈔於三
路如河北糴草鈔至京並支見錢號飛鈔法河東三
路至京半支見錢半支銀紬絹陝西解鹽鈔則支請
解鹽或有泛給鈔亦以京師錢支給為錢積於京師
鈔行於三路至則給錢不復滯留當時商旅皆悅爭
運糧草入於邊郡商賈既通物價亦平官司上下無
有二價斗米止百餘錢束草不過三十邊境倉廩所
在盈溢自崇寧來鈔法屢更人不敢信京師無見錢
之積而給鈔數倍於昔年鈔至京師無錢可給遂至

鈔直十不得一邊郡無人入中糴買不敷乃以銀絹
見錢品搭文鈔為糴買之直民間中糴不復會算鈔
直惟計銀絹見錢須至高擡糧草之價以就虛數致
使官價幾倍於民間斗米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一
十餘錢軍儲不得不闕財用不得不匱如解鹽鈔每
紙六千今可直三千商旅凡入東南末鹽鈔乃以見
錢四分鹽引六分搭貨務惟得七十千之入而東南
支鹽官直百千則鹽本已暗有所損矣臣謂鈔法不
循復熙豐則物價無由可平邊儲無由可積方今大
計無急於此儕向昔講究於嘉祐中行之未幾穀價

邊損邊備有餘逮及熙豐其法始備比年榷貨務不
顧鈔法屢變有誤邊計惟貪貼納見錢專買東南鹽
鈔困增錢數以僥冒榮賞前鈔方行而後鈔又復變
易特令先次支鹽則前鈔遂為廢紙罔人擾利商旅
怨嗟臣願明詔執政大臣精擇能吏推明鈔法無以
見行為有妨無以既往為不可復如薛向之法已效
於昔者可舉而行之今之練政事通鈔法不患無人
在京二庫之積皆四方郡縣所入不患無備如以三
四百萬緡樁留京師隨數以給鈔引使鈔至給錢不
復邀阻上下交信則人以鈔引為輕賚轉相貿易或

支請多惟轉廊就給東南末鹽鈔或度牒之類如東
南末鹽鈔或度牒敕牒唯許以鈔引就給外餘並令
在京以見錢入易樁留以為鈔引之資亦計之得者
若舊出文鈔亦當體究立法豈為分數支鹽償之自
昔立法之難非特造始修復既廢亦為非易欲興經
久之利則目前微害宜亦可略惟詳酌可否施行之
未幾張商英為相乃議變通損益復熙豐之舊初鹽
鈔法之行積鹽于解池積錢于京師榷貨務積鈔于
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斛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
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

請鹽於解池而解鹽通行地甚寬或請錢于京師每
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
此所由州縣貿易者甚眾崇寧間蔡京始變法俾商
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受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
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
東南鹽禁加嚴犯法被罪者多民間食鹽雜以灰土
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大概常使見行之
法售給不通輒復變易名貼輸對帶二法貼輸者舊
鈔以十分為率别算三分貼輸見錢七分准算五分
則貼輸見錢五分對帶者各須鈔請鹽徃徃阸不即

畀必對元數再買新鈔方聽給舊鈔之半季年又變
對帶為循環循環者已貿鈔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
鹽未給復貼輸錢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貲
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為豪商
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時有魏伯芻者本省
大胥蔡京委信之專主榷貨務政和六年鹽課通及
四千萬緡官吏皆進秩伯芻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戶
關通凡商旅算請率尅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納之數
務入納數多以媚人主而張虛最初政和再更鹽法
伯芻方為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開闔利柄馳

委商賈不煩號令億萬之錢輻湊而至御府須索百司支費歲用之外沛然有餘則榷鹽之入可謂厚矣頃年鹽法未有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便公私防閑未定奸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絕弊源公私兼利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詫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五萬貫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客鈔錢及五十餘萬緡者處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客人請鹽及四十萬袋者秦州是也新法於今纔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萬貫雖傳記所載貫朽錢流者定未足為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萬貫之數宣付史館以

示富國裕民之政小人得時騁志無所顧忌遂至于此唐乾元初第五琦為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寶慶二年監察御史趙至道言夫產鹽固係於亭戶鬻鹽實賴於鹽商故鹽戶所當存恤鹽商所當優潤慶元之初歲為錢九百九十萬八千有奇寶慶元年止七百四十九萬九千有奇乃知鹽課之虧實鹽商之無所訴利為今之計莫若寬商旅減征稅庶幾慶元鹽課之盛復見於今日矣從之淳祐四年殿中侍御史朱熠言鹽之為利博矣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鹽額之半蓋以斥鹵彌望可以供煎烹蘆葦阜繁可以備燎燎故環海之湄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上者也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者也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平之初朝廷不欲使浮鹽之利散而歸之於下於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真揚通泰

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昔猶不及額尚何暇為浮鹽計邪是以貪墨無恥之士大夫知朝廷住買浮鹽龍斷而籠其利凡鍋戶列處沙洲日鬻銖兩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絕其衣食之源矣為今之計莫若逆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於正鹽之價則人皆與官為市豈以此鹽售於上江所得鹽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絕戎閫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戶烹煎之利有旨從之

元鹽法　　元志

兩浙之鹽至元五年運兩浙運司申中書省云本司歲
額辦鹽十五萬九千引自後累增至四十五萬引又
增餘鹽三萬引每歲總計四十有八萬每引初定官
價中統鈔五貫自後增為九貫十貫以至三十五十
六十一百今則為三錠矣每年辦正課中統鈔一百
四十四萬錠較之初年引增十倍價增三十倍課額
愈重煎辦愈難兼以行鹽地界所拘戶口有限前時
聽從客商就場支給設立檢校所稱檢出場鹽袋又
用支查停積比兩淮之例改法立倉綱官押船到場
運鹽赴倉收貯客旅就倉支鹽始則為便經二十餘

年綱場倉官任非其人惟務掊克況淮浙風土不同
兩淮跨涉四省課額雖大地廣民多食之者眾可以
辦集本司地界居江浙海煎鹽亭竈散漫海隅行鹽
之地裹河則與兩淮隣接海洋則與遼東相通番船
往來私鹽出沒設有官課雖有刑禁難盡防禦鹽法
隳壞亭民消廢其弊有五本司所轄場司三十四處
竈戶火丁用工之時正當炎暑之月晝夜不休經值
陰雨束手彷徨貧窮小戶餘無生理衣食所資全藉
工本稍有抵業之家十無一二有司不恤其勞又復
差充他役各場元額竈戶一萬七千有餘彼因水旱

疲蔽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餘即今未蒙僉補所據
拋下額鹽惟勒見戶包煎而已若不早為僉補優加
存恤將來必致損見戶而虧大課此弊之一也又如
所設□十所綱鹽運綱司專掌召募船戶照依隨場
日煎月辦課額官給水腳錢就場支裝所煎鹽袋每
引元額四百斤又加折耗等鹽十斤裝為二袋綱官
押運前赴所撥之倉而交納焉客人到倉支鹽如自
二月至於十月河凍之時以逆延為度其立法非不
周密也今各綱運鹽船戶經行歲久奸弊日滋凡遇
到場裝鹽之時私賄鹽場官吏司秤人等重其斤兩

裝為硬袋出場之後沿途盜賣雜以灰土補其所虧
及到所赴之倉而倉官司秤人又各受賄既不加辨
秤盤又不如法在倉日久又復消折袋法不均誠非
細故不若仍舊令客商就場支給既免綱運俸給水
脚之費又鹽法一新此弊之二也本司歲辦額鹽四
十八萬引行鹽之地兩浙江東凡一千九百六萬餘
口每日食鹽四錢一分八釐總而計之為四十四萬
九千餘引雖盡其數猶剩鹽三萬一千餘引每有督
勸有司驗戶口請買又值荒歉連年流亡者眾兼以
瀕江並海私鹽公行軍民官失於防禦所以各倉停

積累歲未賣之鹽凡九十餘萬引無從支散如蒙早
降定制以憑遵守賞罰既明私鹽減少戶口食鹽不
致廢弛此弊之三也又每季拘收退引凡遇客人運
鹽到所賣之地先須住報水程及所止店肆繳納退
引豈期各處提調之官不能用心檢擧縱令吏胥坊
里正等需求分例錢不滿所欲則多端留難客人或
因發賣遲滯轉往他所水程雖住引不拘納遂有埋
沒致容奸民藏匿在家影射私鹽所司亦不檢勘拘
收其懦善者賣過官鹽之後即將引目投之鄉胥又
有狡猾之徒不行納官通同鹽徒執以爲憑與販私

鹽如蒙將有司官吏明定黜降罪名使退引盡實還
官不致影射私鹽此弊之四也本司自延祐七年改
立杭州等七倉設置部轄掌收各綱船戶運到鹽袋
貯在倉聽候客人依次支鹽俱有定制比年以來各
倉官攢肆其貪欲出納之間兩收其利凡遇綱船到
倉必受船戶之賄縱其雜和灰土收納入倉或船戶
運至好鹽無錢致賄則故生事留難以致停泊河岸
侵欺盜賣其合管與監運人等爲弊多端是以各倉
積鹽九十餘萬引折耗相仍充溢廒屋不能支發赤
因消折利害非輕雖繫客人買過之物課鈔入官實

恐年復一年爲患益甚若仍舊令客商自備脚力就
場支裝庶免停積此弊之五也五者之中各倉停積
最爲急務驗一歲各賣之數止該四十四萬餘引儘
賣二年尚不能盡又復照運到倉積累轉多如蒙特
賜奏聞選委德望重臣與拘該官府從長講究參酌
時宜更張法制定爲良規惠濟黎元庶望大課無虧
見爲住煎餘鹽三萬引差人賫江浙行省咨文赴中
書省請照詳爲戶部詳運司所言除餘鹽二萬引別
萬引元貞二年每引增價十五貫大德八年罷運司
併入宣慰使司恢辦十年立都提擧司增鹽額爲十

萬引至大元年各場煎出餘鹽三萬引四年復立運
司遂定額爲十三萬引增價鈔爲二錠延祐元年又
增爲三錠運司又從權變法建延汀邵仍舊客商興
販而福興漳泉四路椿配民食流害迄今三十餘年
本道山多田少土瘠民貧民不加多鹽額增重八路
秋糧每歲止二十七萬八千九百餘石夏稅不過一
萬一千五百餘錠而鹽課十三萬引該鈔三十九萬
錠民力日瘁每遇催徵貧者質妻鬻子以輸課至無
可規措往往逃移他方近年漳寇擾攘亦由於此運
司官耳聞目見益因職專恢辦惠無所施如蒙欽依

詔書事意罷餘鹽三萬引革去散貨食鹽之弊聽從客商八路通行發賣誠爲官民兩便其正額鹽若依廣海鹽價每引中統鈔二錠宜從都省區處江浙行省遂以左丞所講究咨呈中書省送戶部定擬自至正三年爲始將餘鹽三萬引權令減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其減正額鹽價即與廣海提舉司事例不同別難更張十月二十八日右丞相脫脫平章帖木兒達失等以所擬奏而行之

論坑冶 附蘇葉二論 馬端臨

沈括筆記曰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六十萬斤陳平四萬斤閒楚董卓郿塢金亦多其餘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虛日金爲何往哉頗叙寶貨沖變不可知復歸山澤耶〇石林葉氏曰漢時賜臣下黃金每自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雖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是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萬斤蓋幣輕故未廢金多也

按如二公之說則金貨多於漢然民間之淘取官府之徵斂史未嘗言之度未必如後世之甚也三代之時服食器用下之貢獻有程上之用度有節未嘗多取於民後之言利者始以爲山海天地之藏上之人當取其利以富國而不可爲百姓豪強者所擅其說發於管仲而推於桑弘羊孔僅之徒然不過曰鹽曰鐵則以其職於民用也金爲天地之秘寶獨未聞有征榷之事漢法民私鑄鐵者釱左趾博士使郡國矯部令民鑄農器者罪至死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置小鐵官徧於天下獨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於金也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齊刁氏稱爲尤富然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豪強之致富不由於金也上下之間好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之遺意云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

後學歸安茅一桂校

戶九

唐榷酒　唐書後同

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饑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醨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

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大和八年遂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爲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麴法復榷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顓其利按兵詣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

唐榷茶

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奔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興利者益進貞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拯之也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右拾遺李珏上疏諫曰榷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

山澤之饒其出不貲論稅以售多爲利價騰踴則市者希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爲鹽鐵使兼榷茶使復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群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儈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

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徒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廬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爲大摸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悰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

宋茶法　　宋志

宋榷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眞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之蘄口爲榷貨務六初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安襄復州務廢京城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在茶之州官自爲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悉送六榷貨務鬻之民之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諸山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與茶如京師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陝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

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敗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薄采之不充其數者蠲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百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茶之爲利甚博商賈轉致於西北利嘗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於餽餉多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爲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荊湖給以茶及顆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淮淳化三年秘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榷務令商人就出茶州軍官場算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糅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榷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命宰相召鹽鐵使陳恕等與式允恭定議召問商人皆願仍舊式議遂寢二年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餘貫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

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得所入芻粟之實價官私俱無利仁宗患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閤門祗候李德明於京師市而毀之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

於茶商獲利無幾茶商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壞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救之然不能亡敝天聖元年更定其法命吏簡李諮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纔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為本錢歲纔

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帖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

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說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詔諮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給茶皆直十萬以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

失幹在茶與邊糴相須爲用故更令法以新舊二法較之舊用三說法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行商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用新法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蝕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爲浮說願力行之毋爲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然論者猶不已天聖三年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

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户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户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奸人倚貼射爲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寖壞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爲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券直十萬比市估三千倍爲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爲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

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爲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穀二百二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六萬餘圍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爲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榷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錢茶直十萬舊售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

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乃下詔曰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吏緣爲奸自今有議者須究厥理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寘之重罰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寖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賈之家言利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既行而諫官范鎮謂內藏庫榷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榷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

射利傷體壞法莫斯為甚詔即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為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揚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因禁縮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　入總為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

如舊行未數年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甚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即三司約度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鬻輸稅絹者毋得折為見錢入中芻豆皆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紬絹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既榷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於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

産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頃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大宜不可更入生事）山澤有産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日不停誠有厚利重貨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非辜猶將弛禁緩刑為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剗剝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

斂之名官曹滋虛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建國以來法敝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為國之實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羨商人家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嘗校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

澹徙縣之弊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識者謂榷賣有定率征稅無幾及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非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天下戶千二十九萬六千有奇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有奇三分其一爲產茶州軍內外郭鄉又居五分之一丁賦錢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萬榷茶之利凡止九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爲率可得一百

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更於收稅則例微加增損即所增至寡所聚過厚比於官自榷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時下三司議皆以爲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嚮之力言於帝命韓絳陳升之即三司置局議之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纔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

實爲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爲本錢纔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輦運糜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爲弊甚大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便詔從之初議弛禁則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爲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爲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

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脩頗論其事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賈爲國懋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脩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畧與敞意同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

銷萌者或以爲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

四年神宗與大臣論茶法之弊文彥博王安石各論其故然於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畧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即詔趙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盖爲錢三百折輸紬絹皆一匹若爲錢十則折輸綿

一兩爲錢二則折輸草一圍役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被命經度迺即屬諸州捌設官場歲增息爲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於是蜀茶盡榷民始病焉

周錢布論 錢法附限民爲錢　馬端臨 後同

按周禮王朝之官雖多而專掌錢布則惟外府泉府二官外府掌齊賜之出入泉府掌買賣之出入自王介甫以鄭注國服爲息之說行青苗於天下而後儒之解此語者或以息爲生息之息或以息爲休息之息然於義皆無所當盖古人創泉布之本意貿取其流通緣貨則或滯於民用而錢則無所不通而泉府一官最爲便民滯則買之不時而欲買者則賣之無力者則賒貸與之盖先王視民如子洞察其隱微而多方濟其缺乏仁政莫尚於此初非專爲謀利取息設也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摘其一語以斷天下大事可乎○買之於方滯之時賣之於欲買之際此與常平賤糴貴糶之意同泉府則以錢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而爲和糴且以其所儲他用而不以濟民則惟恐其數之不多利之不厚於是亦以理財之法視之矣

按錢之爲用老不能制民之產以均貧富而使[illegible]亦以限[illegible]之[illegible]限民名田[illegible]云可也[illegible]錢不亦甚乎[illegible]田者志[illegible]貸[illegible]須上之人立法以限其[illegible]志[illegible]通[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人[illegible]法以數其[illegible]也令以[illegible]之故立[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是心正不[illegible]設法[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後[illegible]告[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爲[illegible]

紀歷代錢制

按錢幣之權當出於上則造錢幣之司當歸于一漢時常令民自鑄錢及武帝則專令上林三官鑄之而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輸其銅三官然錢以銅鐵鉛錫而成而銅鐵鉛錫搬運重難是以歷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監鑄錢亦以錢

之直曰輕其用曰廣不容不多置監冶鑄以供用也
興以來始轉而爲楮幣夫錢重而直少則多置監以
鑄之可也楮輕而直多則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
行在會子又有川引淮引湖會各自印造而其末也
收換不行稱提無策何哉蓋置會子之初意本非即
以會爲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耳
然鈔引則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
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香貨故必須分路
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
百則是明之以代見錢矣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

之銅貲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克日
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
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乎蓋兩淮荊湖所造朝廷
初意欲暫用而即廢而不知流落民間便同見錢所
以後來收換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賤亦是立
法之初講之不詳故也

上書論錢弊　孔覬（通考）

齊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覬上書曰三吳國之關
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
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患難用而

難用爲無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以盜鑄
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
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
而易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
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得貨
之宜也以爲開置錢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
銖一依漢法府庫以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
則家給人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鑄大錢
也若官錢已布於人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
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

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
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以爲錢貨轉少宜更
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上乃使益州大市銅會上
崩乃止

論錢楮　戴埴

錢與楮猶權衡也有輕重則有低昂分毫之力不與
焉蓋錢與楮皆本無用可以貿有用之物則人用之
使如古所謂粟易械器械器易粟有無以相易則何
資于錢如古所謂治田百畝歲用千百之類小大
相足則何資于楮自物貨難於自通於是假圓法以

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平也錢易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于般挈于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議論也平準稱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昂有在於輕重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蓋古貿通有無止錢耳錢難

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爲貿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食用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柳宗元平衡曰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此稱提大術也今日悉欲取法孝宗獨楮幣一事與孝宗議論相反何耶

元鈔法　一條　　元志

至正十年右丞相脫脫欲更鈔法乃會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集賢翰林兩院官共議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嘗建言云鈔法自世祖時已行之後除撥之料本倒易昏鈔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於實鈔總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來失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致偽鈔滋多遂准其所言凡合支名目已於總庫轉支至是吏部尚書偰哲篤言

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爲母而錢爲子衆人皆唯唯不敢出一語惟國子祭酒呂思誠獨奮然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母下料爲子比之達達人乞養漢人爲子是終爲漢人之子而已豈有故紙爲父而以銅爲過房兒子者乎一坐皆

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及至正錢中統鈔及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若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非國之利也偰哲篤武祺又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爲偽爾交鈔若出亦有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稚皆識之矣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偽滋多爾況祖宗成憲豈可輕改偰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又欲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諸帝皆謚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武祺又欲錢鈔

新行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
子汝不通古今道聽塗說何足以行徒以口舌取媚
大臣可乎偰哲篤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
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聽
此言如向日開金口河成則歸功汝等不成則歸罪
丞相矣脫脫見其言直猶豫未決御史大夫帖木兒
言曰呂祭酒言有是者有非者但不當坐廟堂高聲
厲色若從其言此事終不行耶明日諷御史劾之思
誠歸卧不出遂定更鈔之議而奏之下詔云朕聞帝
王之治因時制宜損益之方在乎通變惟我世祖皇

帝建元之初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爲文雖鼓鑄之規
未遑而錢幣兼行之意已具厥後印造至元寶鈔以
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
偏虛物價騰踊姦僞日萌民用匱乏爰詢廷臣博采
輿論僉謂拯弊必合更張其以中統交鈔壹貫文省
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
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子
母相權新舊相濟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十一年置
寶泉提舉司掌鼓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
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價逾十倍又值海內大亂

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船裝運
軸轤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
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
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
之若敝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鈔始于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其法以物爲
母鈔爲子子母相權而行即周官質劑之意也元初
倣唐宋金之法有行用鈔其制無文籍可攷世祖中
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
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統元寶

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
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
二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
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其等有曰一兩二
兩三兩五兩十兩每一兩同白銀一兩而銀貨蓋未
及行云（五年）設各路平準庫主平物價使相依準不
至低昂仍給鈔一萬二千錠本至元十二年添造釐
鈔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鈔印用木爲板十
三年鑄銅易之（十五年）以釐鈔不便於民復命罷印
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十四年）遂改造

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文依中統之初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花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分赤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偽造鈔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人家產給之其法爲最善至大二年武宗復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釐定爲一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元之鈔法至是蓋三變矣大抵至元鈔五倍於中統至大鈔又五倍於至元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數

太多輕重失宜遂有罷銀鈔之詔而中統至元二鈔終元之世蓋常行焉凡鈔之昏爛者至元二年委官就交鈔庫以新鈔倒換除工墨三十文其貫伯分明微有破損者並令行用違者罪之所倒之鈔每季各路就令納課正官解赴省部焚毀隸行省者就焚之其制之大畧如此若錢自九府圜法行于成周歷代未嘗或廢元之交鈔寶鈔雖皆以錢爲文而錢則弗之鑄也

論元鈔　草木子

元世祖中統至元間立鈔法以至元寳爲母中統交爲子子母相權而行中統一貫準至元二百文一貫準至元一百文行之四五十年中統以費功本多尋不印行獨至元鈔法通行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正間丞相脫脫當承平無事入邪臣賈魯之說欲有所建立以求名於後世别立至正交鈔料既窳惡易敗難以倒換遂澁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買兵餉賦物貨無所於授其法遂廢嗚呼蓋當考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世變通不得其術也元之鈔法即周漢之質劑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叔財貨不足

止廣造楮幣以爲費楮幣不足以權變百貨遂澁而不行職此之由也必也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爲之本如鹽之有茶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此焉有不行之患哉當今變法宜於府縣各立錢庫貯錢若干置鈔若干錢引之制如宋時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引爲母以錢爲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溝與所出之溝相等則一池之水動蕩流通而血脈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溝雖活

所出之滞既塞則水死而不動惟有漲汙浸淫而有濫觴之患矣此其理也當時不知徒知嚴刑驅窮民以必行所以刑愈嚴而鈔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於無術而亡也又如富人難救以給批行批得收其批行矣貧人必批以無救批乃虛文又何以行之哉

宋市易

宋志

王安石為政汲汲焉以財利兵革為先其市易之説已見於熙寧二年建議立均輸平準法之時故王韶首迎合其意而安石力主之雖以李若愚陳升之韓絳諸人之議而卒不可回（五年）遂詔出内帑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數倍財既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榷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任其責求良賈為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鬻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滞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責其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呂嘉問為提舉賜内庫

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本三司請立市易條有兼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本務覺察三司按治之文帝削去之（七月）以榷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以在京商税院雜買務雜賣場隸焉又賜錢帛五十萬于鎮洮軍置司市易極苛細道路怨謗者籍籍上以諭安石安石請宜示事實帝以鬻冰市梳朴等數事語之安石皆辯解後帝復言市易鬻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謂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席黃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用六年詔在京市易務幹當公事孫迪同兩浙淮東轉運司議置杭州市易務利病以聞其後以市易上界所儲内帑錢三十萬緡假之為本又賜夔州路轉運司度僧牒五百置市易于黔州選本路在任已替官監之仍以知州或通判提舉令在京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録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詳定所請約諸行利人[illegible]輸免行錢以祿吏蠲其供官之物禁中所須並下雜賣場雜買務置市司估物價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價悉於是乎取決從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務皆隸焉又詔三司幹

嘗公事李杞等同詳度成都置市易務七年帝與輔
臣論及成都市易事馮京曰襄因榷市物致王小波
之亂今顧以市易爲言安石曰彼以饑民衆官不之
恤相聚爲盜耳帝問李杞行邪安石曰未也然保市
易必不能致亂帝猶慮蜀人驚擾安石謂已遣使乃
遽罷豈不爲四方笑乃已然其後竟罷杞等詳度三
月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同究詰市易
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
業衆言喧譁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爲呂
嘉問多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

必索率賤市貴鬻廣裒贏餘是挾官府爲兼并也王
安石具奏辨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詰之帝尋
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即上行人所訴并疏惠卿
姦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
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
矣嘉問奏遣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
皆未致而臣以謂如此政事中之所以不獨唐虞
三代所無雖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河
北布復陳薛向罪茶傳不當帝憮然咨嗟及上言三司
決責商人多濫時帝猶必欲按治而安石主用惠卿
不可共謀變且事也帝疑焉故乃以屬布既而中
書奏事已帝論及市易且曰朝廷設此本欲爲平價
之法以便民今正爾相反使中下之民失業若此宜
修補其法令元詳定呂嘉問是安持同韓維孫永問
行人輸錢免行利病參知政事馮京曰開封行符縣
給民錢有出息抵當銀絹米麥緩急費葬之日七八
種其初給錢往往願請積數既多實艱輸送帝曰如
此吾民安得泰然也時布與惠卿方究市易事率數
日一對帝初是布言已而從惠卿之請拘魏繼宗於
開封府既而布與惠卿即東府再詰行人所訴狀如

而不從布安石爲表去位則惠卿執政提舉楚州市
易王之奇奏監市易務王景彰於市商人物非法及虛作
中糴入務立諸名糴之目輸息錢謂之乾息又抑買
取所得至他郡名爲雜將謂輔臣曰景彰違法害
人宜即治其罪時呂惠卿已執政而究詰市易本
竟惟從之惠卿請令中書悉取按牘異同以奏後二
日布對延和殿條析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寧入出
錢物數以聞帝方感悟從及令布赴中書在月乃
詔章惇曾孝寬即軍器監劾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
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指實務多

入月息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梳戰與嘉問俱出守郡魏繼宗仍奪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實預之後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夙怨故卒擠之而市布如故均輸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斂散之術使輸者既便而有無得以懋遷焉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徙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徙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

權令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軍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為擾多以為非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

神宗使自擇之向於是辟劉忱衛琪孫珪張穆之陳倩為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當上供數中都歲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有司從之八月侍御史劉琦侍御史裏行錢顗等言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琦顗皆坐貶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法術不正吏緣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

遂以無事今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材智方略未見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轍亦坐去官於是知諫院范純仁言向儉巧刻薄不可為發運使人主當務農桑節用不當言利自後罷純仁諫職而諫官李常復論均輸不便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

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息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安石之說雖皆不行乃以向爲天章閣待制遣太常少卿羅拯爲使手詔賜向曰政事之先理財爲急朕託卿以東南賦入皆得消盈虛翕張斂散之而卿忠誠内固能倡舉職業導揚朕意庶

于成績朕甚嘉之覽奏慮流言致惑朕心匪石豈易轉也卿其濟之

論市易之繆　四首　馬端臨

按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買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爲息者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說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績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爲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爲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然古人之立法惡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妬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

發熙寧初王介甫秉政專以取息爲富國之務然青苗則春散秋斂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買賤賣貴是以有貿易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紬絹而已息錢惡從出蓋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廉輩以予錢配民課絹一匹其後匹絹令輸錢一千五百是假和買紬絹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如明道所言可見其刻又甚於青苗矣

按均輸市易皆建議於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能行市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何也蓋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二子所爲雖非知道者

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賈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爲抑勒禁制之舉迨其歷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爲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遂足以希其萬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大祖宗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糧草即其事矣苟時得能吏以幹運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規規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爲均輸也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

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
于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
所爲又遠出桑劉之下今槪其法制大槩有三結保
貸請一也抵要金錢爲抵二也貿遷物貨三也是三
者桑劉未嘗爲之然曰可以富國則其才豈後世所
能及然貸息抵當貿遷之事使富家爲之假以歲月
豈不獲倍蓰千萬之利今攷之熙寧五年賜內藏庫
及京東路錢爲市易本共一百八十七萬緡至九年
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僅總收百三十三萬二
千緡有奇嗚呼以縣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且貿

遷圖利且放債取息以國力經營之以國法督課之
至使物價騰踊商賈怨讟而熙寧五年之間所得上
本盖未嘗相稱也然則是豈得爲善言利乎桑劉有
知寧不笑人地下
又按鄭介夫熙寧六年進流民圖狀言自市易法行
商旅頓不入都競由都城外經過河北陝西北客之
過東南者亦然盖諸門皆準都市易司指揮如有商
貨入門並須盡數押赴市易司賣以此商稅大虧然
則市易司息錢所獲盖不足以補商稅之虧矣

元歲課　　元志

山林川澤之産若金銀珠玉銅鐵水銀硃砂碧甸子
鉛錫礬硝鹻竹木之類皆天地自然之利有國者之
所必資也而或以病民者有之矣元興因土人呈獻
而定其歲入之課多者不盡收少者不強取非知理
財之道者能若是乎産金之所在腹裏曰益都檀景
遼陽省曰大寧開元江浙省曰饒徽池信江西省曰
龍興撫州湖廣省曰岳澧沅靖辰潭武岡寶慶河南
省曰江陵襄陽四川省曰成都嘉定雲南省曰威楚
麗江大理金齒臨安曲靖元江羅羅會川建昌德昌
柏興烏撒東川烏蒙産銀之所在腹裏曰大都眞定

保定雲州般陽晉寧懷孟濟南寧海遼陽省曰大寧
江浙省曰處州建寧延平江西省曰撫瑞韶湖廣省
曰興國郴州河南省曰汴梁安豐汝寧陝西省曰商
州雲南省曰威楚大理金齒臨安元江産珠之所曰
大都曰南京曰羅羅曰水達達曰廣州産玉之所曰
于闐曰匪力沙産銅之所在腹裏曰益都遼陽省曰
大寧雲南省曰大理澂江産鐵之所在腹裏曰河東
順德檀景濟南江浙省曰饒徽寧國信慶元台衢處
建寧興化邵武漳福泉江西省曰龍興吉安撫袁瑞
贛臨江桂陽湖廣省曰沅潭衡武岡寶慶永全常寧

道州陝西省曰興元雲南省曰中慶大理金齒臨安
曲靖澂江羅羅建昌產朱砂水銀之所在遼陽省曰
北京湖廣省曰沅潭四川省曰思州府碧甸子之所
曰和林曰會川產鉛錫之所在江浙省曰鉛山台處
建寧延平邵武江西省曰韶州桂陽湖廣省曰潭州
府礬之所在腹裏曰廣平冀寧江浙省曰鉛山邵武
湖廣省曰潭州河南省廬州河南府硝鹻之所曰晉
寧若竹木之產所在有之不可以所言也初金課之
興自世祖始其在益都者至元五年命于從剛高興
宗以漏籍民戶四千於登州棲霞縣淘焉十五年又

以淘金戶二千簽軍者付益都淄萊等路淘金總管
府依舊淘金其課於太府監輸納在遼陽者至元十
年聽李德仁於龍山縣胡碧峪淘採每歲納課金三
兩十三年又於遼東雙城及和州等處採焉在江浙
者至元二十四年立提舉司以建康等處淘金夫凡
七千三百六十五戶隸之所轄金場凡七十餘所未
幾以建康無金革提舉司罷淘金戶其徽饒池信之
課皆歸之有司在江西者至元二十三年撫州樂安
縣小曹周歲辦金一百兩在湖廣者至元二十年撥
常德澧辰沅靖民萬戶付金場轉運司淘焉在四川

者元貞元年以來病民罷之在雲南者至元十四年
諸路總納金一百五錠此金課之興革可攷然也銀
在大都者至元十一年聽王庭璧於檀州奉先洞採
之十五年令關世顯等於薊州豐山採之在雲州者
至元二十七年撥民戶於望雲煽煉設從七品官掌
之二十八年又開聚陽山銀場二十九年遂立雲州
等處銀場提舉司在遼陽者延祐四年惠州銀洞三
十六眼立提舉司辦課在江浙者至元二十一年建
寧南劍等處立銀場提舉司煽煉在湖廣者至元二
十三年韶州路曲江縣銀場聽民煽煉每年輸銀三

千兩在河南者延祐三年李允直包羅山縣銀場課
銀三定四年李珪等包霍丘縣豹子崖銀洞課銀三
十錠其所得礦大抵以十分之三輸官此銀課之興
革可考者然也珠在大都者元貞元年聽民於楊村
直沽口撈採命官買之在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滅
安山等於宋阿江阿爺若江忽呂古江採之在廣州
者採於大步海他如凡難曲朵剌渾都忽三河之珠
至元五年徙鷹坊等戶撈焉勝州延乃延等城之珠
十三年命朵魯不解等撈焉此珠課之興革可考者
然也玉在匪力沙者至元十一年迷兒麻合馬阿里

三人淘玉之户舊有三百經亂散亡存者止七十户
其力不充而匪力沙之地旁近有民户六十每同淘
焉於是免其差徭與淘户等所淘之玉於忽都勝忽
兒舍里甫丁三人所立水站遞至京師此玉課之興
革可考者然也銅在益都者至元十六年撥户一千
於臨朐縣七寶山等處採之在遼陽者至元十五年
撥採木夫一千户於錦瑞州雞山巴山等處採之在
澂江者至元二十二年撥漏籍户於薩矣山煽煉凡
一十有一所此銅課之興革可考者然也鐵在河東
者太宗丙申年立爐於西京州縣撥冶户七百六十

煽焉丁酉年立爐於交城縣撥冶户一千煽焉至元
五年始立洞冶總管府七年罷之十三年立平陽等
路提舉司十四年又罷之其後廢置不常大德十一
年聽民煽煉官為抽分今武宗大元年復立河東都
提舉司掌之所隸之冶八曰大通曰興國曰惠民曰
利國曰益國曰閏富曰豐寧豐寧之冶蓋有二云在
德等處者至元三十一年撥冶户六千煽焉大德元
年設都提舉司掌之其後亦廢置不常至延祐六年
始罷兩提舉司併為順德廣平彰德等處提舉司所
隸之冶六曰神德曰左村曰豐陽曰臨水曰沙窩曰

固鎮在檀景等處者太宗丙申年始於北京撥户煽
焉中統二年立提舉司掌之其後亦廢置不常大德
五年始併檀景三提舉司為都提舉司所隸之冶有
七曰雙峯曰暗峪曰銀崖曰大峪曰五峪曰利貞曰
錐山在濟南等處者中統四年拘漏籍户三千煽焉
至元五年立洞冶總管府其後亦廢置不常至至大
元年復立濟南都提舉司所隸之監有五曰寶成曰
通和曰昆吾曰元國曰富國其後各省曰獨江浙江
西湖廣之課為最多凡鐵之等不一有生黄鐵有生
青鐵有青瓜鐵有簡鐵每引二百斤此鐵課之興革

可考者然也朱砂水銀在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蒙
古都喜以恤品人户於吉思迷之地採煉在湖廣者
沅州五寨蕭雷發等每年包納朱砂一千五百兩羅
管寨包納水銀二千二百四十兩潭州安化縣每年
辦朱砂八十兩水銀五十兩碉砂在和林者至元
十年命烏馬兒採之在會川者二十一年輸一千餘
兩此朱砂水銀碉砂課之興革可考者然也鉛錫
在湖廣者至元八年辰沅靖等處轉運司印造錫引
每引計錫一百斤官收鈔三百文客商買引赴各冶
支錫販賣無引者比私鹽減杖六十其錫沒官此鉛

鍚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礬在廣平者至元二十八年路鵬舉獻磁州武安縣礬窰一十所周歲辦白礬三千斤在州者至元十八年李日新自具工本於瀏陽永興礬場煎烹每十斤官抽其二在河南者二十四年立礬課所於無爲路每礬一引重三十斤價鈔五兩此礬課之興革可考者然也竹之所産雖不一而腹裏之河南懷孟陝西之京兆鳳翔皆有在官竹園國初皆立司竹監掌之每歲令稅課所官以時採斫定其價爲三等易于民間至元四年始命制國用使司印造懷孟等路司竹監竹引一萬道每道取工

墨一錢凡發賣皆給引至二十二年罷司竹監聽民自賣輸稅明年又用郭畯言於衛州復立竹課提舉司凡輝懷嵩洛京襄益都宿蘄等處竹貨皆隷焉在官者辦課在民者輸稅二十三年又命陝西竹課提領司差官於輝懷辦課二十九年丞相完澤言懷孟竹課頻年斫伐已損課無所出科民以輸宜罷其課長官數年世祖從之此竹課之興革可考者然也若夫硝鹻木課其興革無籍可考故不著焉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二百十一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二

後學吳江皇甫汸校

禮一

選衆教養之法　考索後集

舜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

燕義曰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因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于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學道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教三行孝行友行順行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祭祀賓客朝廷喪紀軍旅車馬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子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

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雲
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掌教國子小
舞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及籥師學士而歌
徹此教國子之法也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乃垂教
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
法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因此五物者民
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祀禮陽禮陰禮樂禮儀俗刑
誓度世事賢庸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
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
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不孝不睦不婣

不悌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
之中吉凶軍賓嘉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雲
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俊造之教也若大選
舉之法則又有不同焉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合舞秋
合聲諸子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
士此國子之選舉者如此也周禮閭胥二十五家書
其敬敏任恤者族師百家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黨
正五百家書其德行道藝州長二千五百家攷其德
行道藝而勸之鄉大夫萬二千五百家三年大比攷

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
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王制曰命鄉論秀升之司徒曰
選士即自比長以上升之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
升之學曰俊士即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
賓興之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
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
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
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
後祿之此鄉舉俊造者如此也若夫諸侯教養選用
之法則亦有可攷者矣詩泮水曰思樂泮水薄采其

芹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諸
侯教俊造之法也至於貢士用賢之法則又有可考
者矣周禮司士曰凡邦國三歲則稽其士任而進退
其爵祿禮記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
於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
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
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
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書傳
曰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
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

之教三不適謂之誣其適則有衣服弓矢秬鬯虎賁之賞其不適則有黜爵之罰此諸侯之貢士如此也

春秋之時若季文子之忠叔孫穆子之公孟獻子之加於人一等皆出於魯之三威也若子皮之舉賢子產之惠子太叔之美秀而文者皆出於鄭之七穆也宋之賢臣多出於戴威武莊之族舉其尤者華元子罕是也衛之賢臣亦公族及鄉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孫叔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鰌史魚甯武子鄉大夫之裔也齊之高國鮑晏楚之鬭蔿薳屈皆能世其家而不忝乃祖乃父此諸侯用

鄉之法如此也管子相齊威公爲軌里連鄉之法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於是鄉長退而修德進賢蓋古者鄉舉之意也此諸侯舉俊造之法也

漢選士之法

有三老孝弟力田掾史多貲入粟從軍良家子賢良孝廉茂才射策明經任子下詔特舉正召爲博士公府辟召上書童子武勇補試

三老漢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能恐衆爲善置以爲三老文帝時始置常員三老秦制也秦人變先王制未遠尚有存者如新城三老說高祖以仁義是也

孝悌力田惠帝四年舉孝弟力田復其身高后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孝文二年戶口率置孝悌力田常員

掾史趙禹以佐史補中郎守定國以郡決曹補廷尉史以至爲侍御史梅福以郡文學補南昌尉如此之

類不一

有多貲入粟漢制貲五百萬爲常侍郎張釋之以貲古貲字爲騎郎司馬相如以貲爲郎漢景詔曰今貲算十乃得廉士無貲不得官今限貲算四得官張錯建議爵之議於文帝猶未爲官也武帝始置武功爵級級貲賄以入後官官補侍郎者所忠建議吏令世家入財于帝得拜爲郎吏道雜而多端至後漢遂有入粟爲關內侯者矣

有從軍良家子漢文帝時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

有功爲散騎常侍趙充國以良家子補羽林後從軍擊匈奴還拜爲中郎武帝時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功次補武安長

有賢良漢世有大災異大政事仰下詔求賢良文帝二年以日食詔擧十五年太子家令晁錯以諸侯王公卿郡守擧對策遷中大夫武帝以長星見董仲舒初景帝時爲博士至此以賢良對策公孫弘先爲博士後免武帝時擧賢良對策嚴助吳人以郡擧對策擢爲中大夫魏相朱邑皆以卒史對策昭帝時特詔擧文學高第章帝時大司農劉寬擧魯丕時對策者百餘人惟丕在高第除爲郎安帝時蘇章少博學能屬文對策高第爲議郎

有孝廉漢初無此科獨馮唐在文帝時以孝著爲郎中武帝元光元年用董仲舒言初令郡國擧孝廉各一人以備宿衛無間吏民然郡國時有不擧○元朔元年詔令各郡不爲一人者罪○王吉以郡吏擧孝廉爲郎路溫舒爲決曹擧孝廉爲山邑丞其王國人錄以孝廉擧亦不得宿衛龔勝擧孝廉以王國人出補吏○元朔元年議曰不擧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孝與廉待之猶有輕重焉順

帝陽嘉中左雄上言郡國孝廉請自今年不滿四十者不得察擧然自雄之制行徐淑以年未四十而罷免當時所得陳蕃李膺陳球等三十餘人迄于永嘉察選清平然諸生試家法文史科箋奏議者外之張衡上書曰孝廉必先孝行有餘力乃學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爲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也其後黃瓊以雄制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爲四科种暠傳田歆爲河南尹謂王湛曰今當擧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我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乃擧暠漢初郡國各擧一人末乃增至五六人

有茂材董仲舒傳曰州郡擧茂材自仲舒發之漢武帝元封五年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宣帝元康四年遣大中大夫十二人循行天下擧茂材異倫之士元帝初元二年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擧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儒林傳以選士弟子郎有秀才異等者輒以名聞漢舊儀載州擧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三科一明經一明律令一治劇後漢世祖始詔三公光祿監御史司隸州牧歲擧茂材有定員矣

有射策漢儒林傳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則射策始於武帝時也其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等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蕭望之翟方進等皆以博士弟子射策甲科為郎若使人皆得射策則放失濫進恐為博士弟子者可得射策故傳贊曰開弟子員設科射策然已藉傳直言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康衡房鳳傳直言射策耳

有明經晉漢名儒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則明經亦有

試○按選以明經為官以明經為郡吏者甚衆後漢伏湛為劇令有州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建武中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則為吏者亦試經章帝元和二年令國上明經者四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順帝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質帝本初元年夏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受業成課試

有任子○袁盎以兄任汲黯以父任蘇武亦以父任為郎大抵任子多為郎次為太子洗馬宣帝時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劉向以父任為郎以行修飭為諫大夫是漢法既任而復有所推擇初非泛然用之也東漢桓榮之子郁以父任為郎郁授經二帝時稱其能出傳家而桓焉亦以父任為郎明經篤行位至三公

有下詔特舉漢高帝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如有肯從我遊者吾能顯之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所署行義年

有召為博士博士秦官秦時叔孫通為博士漢文

帝時河南守吳公薦賈誼召以為博士○夏侯勝召為博士然則有試者蔡邕為郡吏久之試為博士武帝時舉茂材丞相以三科考士有明經科以待博士諫大夫之選

有公府辟召漢曹參輔惠帝時擇郡國吏謹厚者為丞相史至武帝元狩六年開丞相史員二百八十二人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漢制州郡察其功能然後為九府所辟者二府為特進領城門兵得辟吏以此知五府得辟吏後漢黃瓊五府俱辟而不應孔融辟司徒府隱覈官僚貪濁者

「上書」漢武帝初即位招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四方
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
罷可采者待詔公車徐樂嚴安上書同奏俱皆爲郎
中
「童子」漢宣帝時何武以童子習利歌中和樂職宣
布詩待詔見選詣博士受業何偁時人號爲何詩汝
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奏拜爲童
子郎
「武舉」漢成帝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
知兵法者孝平元始元年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

法者後漢安帝永初五年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
將帥者○建光元年又有武猛堪將帥者舉之順帝
永和二年又選剛毅武猛有謀謀任將帥者
「補注」後漢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
者補弟子

魏九品官人之法

魏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
（通典云按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兵興
衣冠士族多離本土欲徵源流遽難委悉魏氏革命
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

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爲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爲
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
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
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察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
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也惟能知
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
品無寒士南朝至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之法雖
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按袁以爲
九品始人賢推闕中正拔擢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
則當塗之昆弟蓽門蓬戶之後安得不陸沉者哉

論魏九品之非　劉毅

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
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宜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
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
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
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于操人主威
福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偽由己上品無寒門下
品無世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損政之道
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
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辨遂

為坐廢若然雖宜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可廢何獨直
於中人哉使是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讐結於大
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
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非徇其私推
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
損政之道三也夫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
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久獨不蒙天地無
私之德長寃枉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古先政
教崇鄉黨之義故得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
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猶不識其面

況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秩必采聲
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
彼此之偏所知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
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
為官之人弃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所
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
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以抑功實
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
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
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

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損政之道七也前
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今之九品所下不彰
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
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政之道八
也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
宜罷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論魏晉九品中正之法　馬端臨

按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與
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由曹掾積
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塗轍

然諸賢之說多欲廢九品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
者採毀譽於衆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黃於一
人之口且兩漢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辟僚皆自擇
舉而自試用之若非其人則非特累衡鑑之明抑且
失傳毗之恥故終不敢十分徇其私心自中正之法
行則評論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
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
論者本不任其咎體統脈絡各不相關故徇私之弊
無由懲革又必限以九品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
太狹其迹太露故趨勢者不暇舉賢如劉毅所謂上

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畏刑者不敢盡忠如孫秀為瑯琊郡吏求品於清議王戎從弟衍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衍獲免是也快恩讎者得以自恣如何劭初亡袁粲吊劭子岐岐辭以疾粲因令年決下岐子品是也又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為貶坐沈滯累年則忠迎父喪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喪贈以丸言許十餘年坐廢不齒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乃論者云是患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

乃始為彭城王義康參軍問續父卒繼母不慈繼恭事甚謹母疾之愈甚乃誣繼恭父時金寶以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繼恭謹不怠母後意解吏移中正乃得復品以此三事觀之其法甚嚴然亦太拘牽人之履行精粹者一入品目遂永不可以拔拭而濟則天下無全人矣況中正所品者未必皆當乎同不若揀之於無心之鄉評以尚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一如兩漢之法也

兩晉選舉之制 考紀後周

晉初依魏九品之制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者至武帝又議考課其後九品之法漸弊計官資以定品格惟以居位為貴劉毅以九品非經久之典上疏請罷中正除九品衛瓘請除九品復古鄉議里選李重上疏宜明貢舉之法華嶠自息禮義日崇矣劉頌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貴郎專朝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

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務遠方孝秀不復策試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後孝秀莫敢應命孔坦請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孝廉中至七年秀才如故

南北朝選舉之制 七四

宋制丹陽吳會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儲於吏部序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刺朝上疏曰今宜以二十九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習經者五年有成而升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經不明五年勇不達雖公

鄉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帝省之不悅淵莊
以搜才路狹上表請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銓
用不從帝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
其權
齊豎宰曠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
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議以為一通虧正宜劣五通
詔從之議問習宋限年之制其所進取以官婚胄籍
為先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希冀進者以成俗和帝
時梁武帝為丞相上表請自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
立簿使名實不違乃施行

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〇天監中又
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
才同甘顏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
置鄉豪專與搜薦無復膏粱寒素之隔詔州歲舉二
人大郡一人敬帝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屬訪選衆
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
陳依梁制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
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又嘗為挽郎得未壯而仕諸
郡唯正王為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有高才與
行殊勳者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若有遷

授吏部先與參掌者詳奏其可者下於選曹隨才補
用其別發詔除者即宣詔施行付選司武帝承侯景
之後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
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其後除陵孔奐為吏部尚
書始有其序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
可否其秩之成帝和平中詔自今選舉之官多不以
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諸曹選補宜各舉舊才
能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文
帝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陟宣武詔庶族

子弟年十五不聽入仕孝明嗣位張彝之子仲瑀請
排抑武夫不使在清品武夫怨怒羽林虎賁將近千
餘人至尚書省詬罵求彝長子始均不獲以瓦石投
擊省闕聲如雷遂直京師擲火焚其第曳彝於庭捶
辱恣心執始均生投火中仲瑀被創以免彝信宿
而死詔斬尤兇者八人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崔亮
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制官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
為斷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承
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
也及辛雄轉吏部郎中上疏論後地先才不得拘以

停年孝莊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在者縣令郡守刺史皆狀其志業具以表聞得三人賞一階非其人黜一階守令六年爲滿滿後六年乃敍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坐於朝堂考各以班次升字有脫悞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初東魏孝靜中文襄王高澄攝吏部尚書乃革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選部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唯辛術才明簡貴新舊參舉管庫必擢

門閥不遺銜鑒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詔內外執政官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以在朝偷沈屈末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之人而得不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其道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類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所薦之文指論其實隨能薦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一周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坐舉人之罪各當其本自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外吏不得精擇由此起也

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中明蘇綽爲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辨深思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舉頗加精謹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爲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爲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選舉之制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爲吏部尚書高構爲

侍郎最爲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州縣無復辟署矣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勳敘校之行陣起自勇夫自今以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授文官職事

唐取士之科

唐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

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麁爲四等有明經
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三
道亦爲四等狄仁傑徐有功皆以明經舉而祝欽
明元稹亦擢明經有明法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
有明字凡書學先口試通乃默試說文字林二十條
有明算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
術理然後爲通試九章三條有一史有三史凡史內
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通一史者同身有出身一史
皆通者特擢之有開元禮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
策三道者超資與官有道舉凡元宗時開元二十九年

始置崇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有童
子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者予官元宗開元
中以童子任元宗登封劉晏入獻頌奇其幼時號
神童擢之有從後童子序裴耀卿童子科仍後十
有進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杜牧亦居
第楊綰與賈至之議所習皆經進士而李宗
閔牛僧孺亦稱進士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
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
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然
時制舉之名七十有餘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

裴度韓休劉蕡之徒然賈餗牛僧孺皇甫鎛則亦以
是進博學宏詞是科所取則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
王涯劉禹錫則亦以是進武舉武后時始置武舉唐
志云選用之法不足道不復書然以武舉異等中第
如郭子儀遂能成再造唐室之功任子李德裕以元
和宰相之後調官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爲得人方
其序取以文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
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也自隋煬帝以來風俗浮
靡始有進士之科而試以律賦唐室因以孝廉秀才
之科雖在而唯明經進士二科最盛而孝廉衰矣○

曾應中雖楊綰上疏乃言進士者皆誦當世之文而
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請依古察
孝廉縣爲之州州進於省仍自投牒乃詔明經進士
與孝廉兼行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及其後也文華
之士日盛進士益重而明經稍衰減矣是以鄭覃疾
進士浮薄請罷之文宗不可武宗時李德裕論進
士不根藝實則延賜宮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
其業目熟朝廷之事臺閣之儀不教自成寒士雖有
出身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其議亦竟不行雖然上風
所在唯上之人如何耳轉移變革豈無其道張昌齡

上公謹有時名而上部且惡其浮華不書以第虛照鄰駱賓王文章爲時冠長行儉謂其浮躁抑之使不進豈不足以勵今來而移風俗哉何必今日更一令明日更一法耶殿試武后天授二年策問貢士于洛成殿殿試自此始也別試唐選舉志禮部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試○正元間罷○元和中復○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秀才常行自隋唐至宋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間荊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唐太詔令開元中處分舉人敎問頃年策試頗成弊風所問既不切於時宜所對

亦何關於致事徒致隱僻莫見才能以此擇賢竟未得所

論殿前試士　馬端臨　後同

按殿前試士始於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責后不過下行其事以取士然非於考功已試之後再試之也開元以後始以禮部侍郎知貢舉迨中書門下詳覆然惟元和間錢徽爲侍郎知貢舉宰相段文昌言其取士不公覆試多不中選徽坐免官長慶以後則禮部所取士先詳覆而後放榜則雖有詳覆之名而實未曾再試矣五代以來所謂詳覆者則有升黜至宋太祖乾德六年命中書覆試則以帝疑陶穀之子不能文而中選故覆之亦未嘗別爲之升黜至開寶六年李昉知舉放進士後下第人徐士廉等打鼓論榜上遂於講武殿命題重試御試自此試始昉等所取十一人重試共取二十六人然於昉等所取十一人內只出武濟川一人餘十人則高下一依元次而續取到二十六人不過附名在此十人之後共爲一榜然則是年雖別試而共爲一榜亦未嘗有省試殿試之分也至八年覆試禮部貢元合格舉人王式等於講武殿內出試題得進士三十六人

而以王嗣宗爲首王式者禮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則居其四甚自是年御試始別爲升降始有省試殿試之分有元狀元之別云

論宋明經帖書墨義

按自唐以來所謂明經者不過帖書墨義而已愚嘗見東陽麗澤呂氏家塾有刊本呂許公夷簡應本州鄉舉試卷因知墨義之式蓋十餘條有云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云七人某某也謹對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則對云下文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

也謹對有云請以註疏對者則對云注疏曰云云謹對有不能記憶者則只云對未審答既禁其挾書則思索不獲者不容臆說故也其上則具考官批鑿如所對善則批一通字所對誤及未審者則批一不字大槩如兒童挑誦之狀故自唐以來賤其科所以不通者殿舉之罰極重而一舉不第者不可再應蓋以其區區記問猶不能通悉則無所取材故也豈祖宗今再應待士之意亦厚矣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二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三

後學嘉禾張國詔校

禮二

宋學校科目　宋志

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迺詔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由貢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於誦數趨鄉舉者狃於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盭矣今下郡國招徠雋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議者多謂變法便直史館蘇軾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雖用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無知人之明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間嘗立學矣天下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

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
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遊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
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
至於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
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
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
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
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
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
衣非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

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
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
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
忠清鯁亮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
尚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況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
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讀軾疏
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問王安石對曰今
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
也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
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

與賢否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
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
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
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
才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
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
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
於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
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
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後改論語孟

子義各三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
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
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取諸科解名十
之三增進士額京東西陝西河北河東五路之創試
進士者及府監他路之舍諸科而為進士者乃得所
增之額以試皆別為一號攷取蓋欲優其業使不至
外侵則常慕向改業也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
大義斷按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未幾選人
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又詔進士自第三人以下試
法或言高科任簽判及職官於習法豈所宜緩皆試

刑法者世皆指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應者尚少若高科不試則人不以為榮乃詔悉試帝嘗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吳充曰漢陳寵以法律授徒常數百人律學在六學之一後來搢紳多恥此學惜明法科徒誦其文罕通其意近補官必聚而試之有以見恤刑之意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舊特奏名人試論一道至是亦制策焉帝謂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盡人材然愈於以詩賦取人爾

宋朝取士之法

宋朝以學校養才以科舉取士其制舊矣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當郡之外又有制科童子而進士為尤盛祖宗以來試以詩賦帖經墨義百餘年間則人才相望諸科之設又可得賢材記誦之士胥濟以為用其教育則建太學於京師慶曆中置內舍二百人神宗垂意儒學益外舍生員三舍之法開端於此王安石采周官王制之所緒自京師至郡縣學歲時月各有試以程其能以差次升舍最優者為上舍免解發及吏部試而賜之第遂欲以此顓取士而罷廢科舉業進士者以經義易故習應諸科者以明法消舊從

之君尊經復古抑浮靡而崇推僭也然新經字說須命四方臨學者以宗巳其後議臣極排力抵於是經義詩賦定為兩科太祖建隆元年即開貢舉而楊礪之徒以進士選其後歲歲選士以登科記考之惟試策賦及論自開寶元年始召對講武殿而第名六年士有擊鼓論榜者於是更試於講武殿而御試自此始也當是時諸科有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三史之目太宗興國三年始試律賦以平仄用韻真宗時嚴挾書之令諸糊名之法下兎燭之禁馮拯在當時以謂江浙舉人業詞賦以取科名今歲望令兼考論策

則進士科固有論策矣仁宗時富弼亦言自咸平景德以來省試有三場一日試詩賦一日試論一日試策詩賦可以見辭論策可以見才識慶曆四年更進士之科先策次論次詩賦不專均於聲律偶切也經術之家兼行傳式稍增新制經史明法諸科願對大義者從宋初之法也未幾而復舊制自嘉祐二年始詔間歲一開科場英宗治平二年易以三歲熙寧中罷詩賦貼經墨義令各占一經兼論語孟子之學試以大義殿策一篇諸科稍令改易以應士科其不能改者許應明法新科試以律易議刑統大義斷案置

律學行合法事見前進士自第一人而下皆令試律而五路人上皆重厚朴實文辭不足以自見於先五路別放京東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元祐元年）貢舉始添詩賦經義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説而不專於新義矣自試文武升朝官於進士舉人力舉經明行修者紹聖中罷詩賦專經義除不得用王安石字說之禁高宗時詩賦義兼行紹興間舉人並兼習其後復與行聽學者願習以登科記國朝會要四朝志修撰明法科紹興十八年也宋朝進士科往往爲將相極通顯至明經之科不過爲學究之類當時之人爲之語

曰焚香取進士嗔目待明經蓋進士有設焚香之禮而明經則設棘監守恐其傳義也雍熙中罷進士名內有李宗諤者宰相昉之子呂蒙亨參政蒙正之子王扶鹽鐵使王明之子許待問度支使仲宣之子上曰此並勢家縱以藝升天下亦謂朕有私並下第

賢良宋初有三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之法詳閑吏理達於政化凡三科應內外官草澤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時制科先廢乃許諸閤自薦乾德二年有潁贄者應焉贄先任涓州推官擢爲秘書省著作佐郎咸平中命近臣舉所知以進士應選就試學士院而不及格猶命之第聰以招徠俊乂也景德二年增置六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武足安邊科洞明韜略運籌決勝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委中書門下先加程試以其所試而後覲策三年詔制舉人所納文卷委翰林學士等攷定是時陳宗古所業學士院考不中式然皆特命就試（景德四年）詔策問宜用經義而夏英公竦出焉天聖七年詔六科許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仍先進所業策論二十首委兩制看詳辭理優

長召赴閤試論六首合格而後御試又增置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許轉運及長吏奏舉所業召試如前式又有書判拔萃諸科先錄判詞三十首於流內銓投下優者召試判十道是爲天聖十科明年富公弼以茂才異等中選而余靖尹洙亦應中書拔萃科自是天下應制科者不下五六十人然得秘閣試者裁三之一中選者又十之二（景祐元年）詔六科不許三科又下第人應自是應者稍少其年吳育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張伯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而張方平以茂才異等中而投拔不復置

矣寳元元年田況中賢良而張方平復中選凡中此
科目者不十年登禁從慶曆二年錢明逸中材識兼
茂明於體用科四年遂為翰林學士自是朝廷惜其
恩命艱難其選皆取僻書傳注疑似之說以為題而
誤之慶曆中務唐雖閣試以通言者以其無復行而
罷試又行近臣論薦之制無得自舉而制科隨貢衆
開設矣雖仁宗不欲隱與因之數戒邇臣取其明當
世治亂者而有司欲觀其所學於秘閣之試必類其
題而士亦留心於記問朝廷既親制科之選陳執中
不由第以取宰相非留意於取士者皇祐五年制科

就試者十八人而流中考官旋趙彥若一人過
閣御試復黜之上歎曰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中選豈
朕待之不至耶乃下詔焉嘉祐六年執政亦欲廣收
豪英之士時秘閣就試者七人所取者逾其半焉於
是二蘇兄弟俱中賢良選蘇轍制策極言得失有司
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之而以直言黜之天下謂
朕何有司不得已而置之下第也熙寧中孔文仲對
策指陳時政言最切直且言當專任御史王安石惡其
說自制科不復設矣元祐十二年始復置紹聖中又
罷高宗時雖詔復賢良科未有應者至孝宗乾道七
年而蜀山李垕出焉且及注疏命題目在幽隱者許
臨可勸篤焉

宏詞 自唐有宏詞之科而所取猶以詩賦詞也大中
時李潘知衆放博學宏詞科陳寬等及進詩賦論而
詩乃用重字放下之真宗景德二年龍圖閣待制陳
彭年奏請條貢制部宏詞科采擇經術許流內選應
宏詞拔萃科明經人投狀自薦策應試經義以勸學
者哲宗紹聖三年罷制舉慳無以收文學博異之士
於是置宏詞以繼賢良之選所試以章表露布文書
用四六也頌銘戒諭序記雜用古今體不拘四六也

許進士登科者就試試以秦上舍日附試不立院也
四題分為二日試者雖多取毋過五人惟詔誥赦敕
不以為題入制詔四題內二題以歷代史故事宣和
罷上舍試於是附試南省兵興其後麼宣和五年詔
學兼茂科選人秦檜循一資高宗紹興三年始復置
謂之博學宏詞科以至天眠大觀格目以制格詔書
表露布檄箴銘賛頌記序十二事為題古今雜出三
題分為三場不拘有無出身許求投所業學上院看
詳乃試

童子學 宋朝太祖下江南以賈黃中知金陵按行府

第得賞賚數十巨積皆李氏物不隸於籍者悉表之
太祖賜黃中錢二百萬以旌其潔黃中年七歲以童
子及第李昉贈之詩曰七歲童子古所難賈家門戶
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與閩中
遂參大政曹彬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
取彬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太宗時
郭忠恕其先洛陽人也善屬文及書史官學通九經
七歲舉童子國初不仕太宗聞其名召為國子監主
簿楊億字大年始生母口授以書隨即成誦六歲學
吟詩七歲善屬文年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

頃刻立成太宗嘆異以為祕書省正字制曰汝方在
髫齔不煩師訓精爽神助文學生知越景絕塵一日
千里予有望於汝也楊億年十一試一賦二詩頃刻而
成上喜送中書再試喜朝京闕詩有願秉清忠節終
身立聖朝之句真宗景德二年撫州進士晏殊年十
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二皆以俊名聞特召試殊
試詩賦各一首蓋賦六篇殊屬辭敏贍上極歎賞乃
賜殊進士蓋學究後復召殊試詩賦論既成數稱善
擢祕書正字祕閣讀書咸平二年六月令祕書省正
字邵煥於祕閣讀書從其請也祕閣讀書自煥始煥

嘗以童子召對賜帛遣歸是春復至京師上令賦春
雨詩援筆立成遂命以官時年十二(祥符八年)以童
子蔡伯希為祕書省正字其父龜從為祕書郎伯希
年四歲誦詩百餘篇上召入禁中應對周詳所誦精
習因命以官又作詩賜伯希仁宗朝文潞公幼時與
羣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出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
馬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水甕中公取石破其甕兒
得出二公之仁智不比矣王偁稱字元之七歲能文
畢文簡奇之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爭似
鳳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蚕文簡曰經綸之才

也寶元元年罷天下舉念書童子(皇祐二年)詔諸處
無得遣念書童子赴闕英宗朝蘇軾生十年大夫嘗
讀東漢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曰某若為滂夫人亦
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神
宗元豐七年夏四月賜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
天錫年九歲禮部試誦七經皆通也上召入禁中取
經試之隨問即誦延安郡王時在傍上指天錫而撫
王曰汝能如彼誦書乎賜天錫錢五萬使買書以歸
戒無廢學冬十月召饒州童子朱天申對於睿思殿
賜五經出身天申天錫再從兄禮部言天申年十二

誦十經通也哲宗元祐元年五月丁巳朔又詔禮部自今乞試童子誦書所屬毋得取接高宗紹興十三年三月進呈十歲習射童子求試於有司者凡九人上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朕嘗示恩一二童子故求試者雲集此雖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審也

武舉 見前武舉門

試教官 宋朝神宗熙寧八年始立教授試法郎舍人院召試大義五道初太博正錄及州教官朝廷間嘗特除用亦雜出薦試否則取其試藝等格優多者用之哲宗元祐元年詔近臣擇經明行修者舉爲內外學官罷試補法紹聖中詔依舊法召試附吏部春秋試試兩經大義各一道其後學官歲許一附吏部卷銓

增試 宋朝神宗熙寧中詔諸州發解考試官凡親戚若門客毋得試於其州類名上轉運司使與鎖廳者同試率七人立一額仁宗景祐四年賈昌朝言舉人有親戚守官及隨行他遠弃發解官親戚並令運司差官類試

附試 宋朝太祖開寶三年詔貢士十五舉嘗終不得出身得司馬傳已下百六人仍爲例眞宗祥符四年詔河南中府進士五舉餘州七舉並特奏名祥符八年帝謂宰臣曰累舉不第年齒已高深可憐憫於是詔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與奏名仁宗嘉祐八年始詔進士五舉諸科七舉年五十以上者具名以聞 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劉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稱爲盛事時楊彥瞻守寄舟覺元坊以詩之二公各以書爲謝且留薛卬彥字若書壓致規諷二公得書家然其後徐以道學名留以功業顯世以爲彥瞻有以發之周公謹齊東野語曰彥瞻答書云嘗聞前輩曰吾鄉吾有事奉常所歸饑者遊者性東而書書貶暮聯陌身而宗族對友與客交賓焉至於譽者守婪恥舍混智且謝馬獨辟居一室爲錄遠引君辭冠然余怪問之假然曰所貴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有以庶吾鄉里今或爲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

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慕貳斷者有之虞好惡請州賤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宮之增也其名日以廣鄰居日以屢吾將入山林寨容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習爲吾器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講書之凡交游闇必道此言有言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執事於不肖可讀心相知言不以告罪也且今日貴嘗之揭所以獨異於非常者蓋僕之望於執事方異焉人於此時每以讀賦僕乃竊以忠告非求異慕以所冀進執事之德成就事之器也執事若以僕之言爲以則是福之護何[illegible]懼矣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爲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耻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隷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邦國而不以爲

非而繩趍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趍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趍尺步華言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故何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

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掃之力奔走之舊乃亦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多棄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史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齒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

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為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犬彘之行不肯為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俛首為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然後敎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於冗流之門則彼

有貴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何奉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養才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為仁孑孑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

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己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吏為將而將若是者豈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揠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貴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舍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可以勉強之道與德而加

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疎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讙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偘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樕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

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為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升斗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而困於無用之地

由巳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巳臣服卿大
大夫巳稱職當是時雖巳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
風俗尤復細密纂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
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及至治四
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
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繩墨未甚閒
有周又可不惜其能而恕之乎所宜采其才而貰其
過苟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
之士有過得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
其過者是終亦瀆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
之士所爲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
以曉天下俾待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
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
而真奇傑者出矣

論西漢博士太常得失　　馬廷鸞

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瞽宗伯之意州有博士
郡有文學掾五經之師有官之官長史辟置而列郡
國亦有學序遂斤之意然有二失鄉里學校人不升
於太學而博士弟子員者自一項人如文學掌故長公卿
弟子不叅於太學而仕者也光祿勳有四科之

以外令與方下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上蠹不
精

論辟署　　馬端臨

按兩漢下有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之屬
多孔當偏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
閭里之奸邪黠猾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常必由之
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上自一命以上
拘於一定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於本土士之賢者
亦以避情惜已不預郡府之事爲高而與郡守縣令
共治其民者則皆商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大率
皆本土人也然則豈三互之法可行之於條掾而獨
不行之於胥吏可施之於有行止之命官而獨不可
施之於無籍之惡少乎

按自隋時每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無有
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
雖兒知於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
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
不一有既爲已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
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
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是也有強

以隱逸之士者若烏重胤之於石洪溫造張搏之
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
杜悰之於辛讜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略之士多起自
白不稍肯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
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
缺是以號稱得人焉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
度外之士而上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
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
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
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倜儻瑰瑋之

士其不諳尺籍於科目受黜於銓曹者少得以自
達矣

論世胄　林駉

世胄之說尚矣傳曰八元八凱世濟其美此虞制也
詩曰王命仲山甫纘戎祖考此周制也唯大故國喬木
見者興思其榮遺澤愛之勿敗況所謂世臣者傳襲
之業不墜詩書之澤猶存民望之所歸係國勢之所
倚重雖人其可不加任用之哉乎然富貴者侈之階
逸樂者驕之府溺而不學動成過咎往往自滿鮮克
由恆虞周賢人之所慮也是故古先教胄子必示以

有簡之德師氏教國子特本於三德三行之
訓夫惟教於未用之初用於既教之後此德業有光
於前人也歟成周以後未嘗不重世胄之選華元子
罕宋公族也史魚衛式衛卿族也子良子皮子產太
叔鄭公族也開平陽處適楚卿族也荀之范
欒郤趙魯之季文季孫務之叔叟之季札分布列
國相望焉無非用人以世者愚獨惜夫作成善教
之不如古尸氏定王子朝而階親崔氏出下衛而結
世及公子有世卿之譏焉不以賢而以世則上教不
如古而人才亦不如古宜矣一變於春秋再變於六

三變於唐教愈壞而愈失材愈樣而愈下可歎也漢
自任子之令既除而世胄之無聞唐自刺史世襲之
議不行而世臣之不用况無教養之道乎陵之敗覆
有忝李將軍之威望禹之驕縱有玷霍博陸之勳伐
虞世南之後而至於為匠房杜之後而致於子之不
肖故余漢唐之事若子孫為之然而然故以胄監之
教又嚴以輒試之法隋唐以覆試之實又重以引對
之命出慶曆之詔所謂用大臣子孫者復以六藝教
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者其有意於作成胄子也
至矣宜乎世有賢臣者又有以啟治平之治申公新元

治之風忠憲輔景祐之政持國正熙寧之法一犯之謹聞者破膽而純仁之事崇盛一韓之謹聞者骨寒而忠彥之忠望尤著焉噫遺風餘澤耳濡目染豈一朝一夕之積哉

論任子　　馬端臨

按任子法始於漢而其法尤備於唐漢唐史列傳中凡以門蔭入仕者皆備言之獨魏晉南北史不言門蔭之法而列傳中亦不言以門蔭入仕之人何也蓋兩漢入仕之途或從辟召或舉孝廉至隋唐則專以科目取人所以漢唐之以門蔭入仕者皆不由科目

與辟召者也自魏晉以來始以九品中正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槩多以世家為主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故自魏晉以來仕者多世家逮南北分裂凡三百年而用人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朝代推移譜遷物改猶昂然以門地自負上之人亦緣其門地而用之故當時南人有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之說北人亦有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說往往其時仕者或從辟召或舉孝廉雖與兩漢無異而所謂從辟召與孝廉之人則皆貴胄也其起自單族匹士而顯貴者這所以見當時既皆尊世胄而賤孤寒故不至如後世之誇特起而鄙門蔭而史傳中所以不言以蔭敘入官者蓋所以見當時舍以他途入仕厠居清要者亦皆世家也

又論選法　　馬廷鸞

漢之二千石任職三年得任其子若同產者有入九卿之郎官宿衛有朝夕左右與聞公卿議論執戟殿陛中郎將以兵法部屬之而淳厚有行者光祿勳歲舉第之時出意上書疏足以裨缺失而天子亦因以得知其性而識其才之能否自郎選為縣令自大夫選

為守相或持節四方天子時課其功而召之入蒞上之人留意其選而法制使之然也[illegible]

[illegible]成秋之果也故易曰履霜堅冰[illegible]秋其父[illegible]一
[illegible]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嗚呼爲[illegible]者其亦慎
[illegible]義
矣乎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三終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四

門生毘陵王葦考校

兵一

春秋兵制　陳傅良

春秋諸侯見於傳者雖未盡僭變更王制畧可攷也魯自僖公三軍詩稱公徒三萬舉成數也成公元年謀伐齊作丘甲丘各一甲明年戰于鞌四卿於是乎輿尸以出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益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

爲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軍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始以夫田爲賦大變丘乘之制民無餘力矣齊成公相管仲叅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家之軌爲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爲十伍之小戎四里之連爲四戎之卒十連之鄉爲十卒之旅五鄉一軍公將其一工商高國各將其一凡三軍教士三

萬人車三百乘叅如鄉之法作鄙三十家為邑十邑
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五屬各一大夫
自邑積至於五屬為四十五萬家卒九家一兵得甲
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四叅如
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通征之卒車用六之 士用
十之三大畧倣周變從徑便更陵之戰三軍分左右
至簡公時公孫舍之公孫僑帥車七百乘伐陳始竭
作子產脩廣井之法而兵止一甲其後遂丘賦矣楚
吳越秦皆爽也初無井牧之法(楚)自武王始為軍政
作荊尸以代脩戎分二廣而為三軍成王地方千里

城濮之戰左右師潰惟中軍之卒不敗則猶武之舊
然而東宮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畧見於傳
往往非古公子嬰齊為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
康王蒍掩始井沃衍牧皋隰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
兵甲楯之數靈王斥地甚大陳蔡不羮邑賦千乘於
是有五師至平王又始為舟(吳越)不詳見吳王僚伐
楚空國而二將闔廬伐齊甚可見者四軍夫差益強
帶甲之士十有三萬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勾踐棲
於會稽甲楯五千人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
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其再伐吳自將中軍而分左

右私卒哀公十一年夫差伐齊有四軍其後戰國以
來諸侯斥地益廣而丘乘之法壞田齊地方二千里
帶甲數十萬臨菑之中七萬戶而卒固已二十一萬
一家而三兵矣湣王創為技擊以兼梁宋五千乘之
國號稱東帝(趙)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
匹然武陵王變胡服滅中山五百里猶三軍也孝成
王卒百萬矣趙括長平之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
粟腹尚二十萬李牧敗匈奴亦車千三百乘騎萬三
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五萬人(魏)自惠王以
武卒奮擊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厮徒十萬車

六百乘騎五千匹至安釐王時秦圍大梁悉北縣勝
甲以上為戍士三十萬(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
燕地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栗腹
之敗於趙也二軍六十萬車二千乘楚地方五千里
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頃襄王失鄢郢北保於陳
收東地兵尚十餘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
為兵先是齊桓晉文始為召募料民之法而楚時秦
有陷陣楚有組甲被練越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戰
國皆尚騎射而技擊武卒胡服百金之習行於中國
後世詐力之兵用矣技擊之法得一首而受賜金武

卒一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銳士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胡服以金鐺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武士冠鶡尾之冠緩胡纓短後之衣百金爲將賞百金秦自襄公始列諸侯有田狩之事而不能遵用周禮至春秋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置陷陣哀公救楚車五百乘獻公五年爲戶籍相伍孝公用商鞅初爲轅田遂破井田開阡陌以前後漢參考秦法五戶爲伍十戶爲什百戶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郵郵有督十里一亭

亭有長長有兩卒一爲亭父一爲求盜五亭一鄉鄉有秩三老游徼十於鄉曰聚聚有嗇夫十亭一縣縣有令丞尉不滿萬戶爲長凡亭亭間之道南北爲阡東西爲陌阡經陌緯東漢光武紀有千秋亭五成陌南地里志有郴洵實陌縣吏仲有宗凡阡南陽阡盖即其地名云曹植詩曰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其制猶存云以周百步之畝加之凡二百四十步爲畝聽民買賣隨力所及不限多寡凡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則給公家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

一首賜爵一級爵有十八級一曰公士二曰上造三曰簪褭四曰不更五曰大夫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九曰五大夫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駟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養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虎賁八百騎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井商鞅之舊矣始皇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置守尉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而郡縣兵器聚之咸陽銷爲鍾鐻講武之禮罷爲角抵自戰國時秦與山東戎

卒僅存五百餘萬至是役爲益衆而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先發諸刑次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次治獄吏不直者次以嘗有市籍者次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凡在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謂之閭左之戍未及發而二世立如始皇時發材士五萬人衛咸陽教射禽獸令自齎糧而勝廣起矣周章之戚楚兵百萬秦發近縣不及赦驪山徒奴產子以擊盜毋已及周文破關東盜旋起發關中卒東擊盜毋已

而阿房不罷章邯將三歲亡失已十萬數其降楚也
坑新安南二十餘萬人而咸關下軍將皆賈竪一鳴
於利沛公入而秦遂亡商鞅破田不過斥大彊埋以
便耕聚亭郵鄉縣猶古遺法然而古人寓兵於農蓋
用不示是以民習於教而無鬬狠上籍其功下安於
義自鞅始明以戰縣爲刑賞以多殺爲爵級以怯鬬
爲後隷斯民要利於上非戰無繇由是秦人之俗尚
武越棄禮義雖能卒致強盛而自焚之釁其兆昭襄
之際徵調無度民非商君之舊至於始皇混一罷講
銷兵意謂士散於天下而利器專於京師可以弭患

不知斬木揭竿無非戟時斧頭厮役往往皆賈男豪
傑也養成戎心因以苛政彼于賞踏利而無禮義之
習何有於秦哉盜遍山東二世不悟方且納趙高之
邪計過爲川深以示強大章邯有萬之師勢在呼吸
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進此秦之所
以亡也

論秦銷兵　　馬端臨

按班史以銷鋒鏑弛武備爲秦之所以亡然愚以爲
秦之亡非關於兵弛也當時盡吞六雄威震六合彼
胡越辟在裔夷豈能爲纖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
戍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徒卒壯士虛耗於
無用之地糜爛於不切之役蓋側目倒戈扣挺而並
起者皆秦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吏卒繇戍也使過
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
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
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
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
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
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即十餘年前王翦
王賁等將之以横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豈有興廢

而上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趙
高之讒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嘗甚敗衄
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耳解甲而曾無異辭雖
明知必罹禍機從幸諸侯之入關以紓禍所謂寡助
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論漢兵制　　陳傅良

漢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每
立秋斬牲於郊名曰貙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
陣名曰乘之季冬太守大會饗賜觀以角抵罷遣一
歲爲材官騎士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

及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爲樓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
行障塞年五十六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上至五十
六出賦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天下人皆
直戍邊三日行者不可使遂因住一歲諸不行者出
錢三百以給戍者是爲過更有事以羽檄發材官騎
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出各因其地
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已罷京師之兵止南北軍
及中尉縱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
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大將軍以軍
將帥而北軍分八校尉以中壘領之中尉爲執金吾

而置一輔都尉屬馬郎中令爲光祿勳而置建章營
騎屬焉後更名羽林騎元狩閒兵革數動士物故者
動以萬數民貲多復徵發之上疏少於是發謫吏次
謫民[illegible]父謫戍次七科謫而又多赦罪人亡命施刑官
徒從軍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衛尉將軍尚屯關中
至元鼎六年中尉卒始發天下兵不盡出代庫昭
帝始元間始募伉命及發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宣
帝神爵間令死發三輔中都官徒施刑及應募佽飛
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以擊邊兵益北軍亦出矣唐
杜佑通典六兵制可採惟有漢氏重兵悉在京師四

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轄居三輔陵邑以爲强
幹弱枝之勢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
士六郡良家二師樓船伏波下瀨戈船因事立稱畢事
則削雖衛霍勳高績重命將旋罷身奉朝請兵皆散
歸按漢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佑言命將旋罷是矣
又按漢兵郎官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
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
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
至東漢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諸官掖門都候劍戟
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雖不見數

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所掌考之多至百
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一校大畧可見
兵數蓋僅盈萬高祖晚征黥布用留侯計發關內兵
令中尉卒三萬人衛太子軍霸上惠帝末年陳平周
勃爲將相始以呂氏故屯兵滎陽文帝備胡以三軍
景帝七國之變太尉周亞夫乘六乘傳出擊吳楚而
大將軍竇嬰監軍滎陽皆因軍設屯事已即罷武帝
雖置關都尉領如郡國亦無營壘而佑謂重兵悉在
京師非也漢制雖曰因秦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而
無常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廩食之費當是時故將

家亦無合賦宰相之尸均調戍邊足以豁行復尸
有成史有終身行為將主之恩至於將相磨折惟時
戍中都公卿戍邊郡守尉御史大夫出為護軍不為
左遷酒泉太守即命彼羌不為異數而又御軍之法
簡嚴精明雲中戰士一功幕府不賞虜六級賞與輒
格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繼御史書已報輸案
之詔敗亡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可以槩見其時
無有縱嚴定設之患若乃賞齊雖戍無常屢僥悉甘
有畺京師將校比二千石寨下戍卒月穀二斛六斗
有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諸呂七國

變生倉卒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
搖誠有以也南北軍記云南北軍實南兵制也古者天子
之都必有重兵焉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也上天之
象以羽林為天子帝之座以兵師為營衛規天象取
則爪牙之衛詎可一日而缺諸漢高祖皇帝以神武
之資鈞持一尺紂合義族蠢翦孳而汗介冑甚勤五
載紂安順羽而後天下合為一任罷之兵伏諸農散
巴渝北務無勤遠人附鼓包戈將與天下安安於無
事矣然方是時蕭允北張鐵明粵耳劍立之壤梳大
强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虎符竹

後人山後來帝室居雖武卒銳上以鎮之殆非所
以防未然而窒不軌也此高帝建軍之本意然夫天
下形勢惟地與兵漢都洛陽戍卒幹羕郎命兩衛按
秦故地左殽右蜀大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當
然天府之固然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似管刺其外
星布平居無事虎豹貔貅四征不庭如火發發而又
衛尉藩護金吾徼巡武庫司兵司馬宗披章滿虎威
晝揮夜呵戎心震慴栗駭落無敢弗率干我天威
鎮安四方鞏固萬世兵威地利兩兼得之信乎高祖
貽燕子孫規摹宏遠也

漢南北軍始末　易

山齋易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
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
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蓋亡以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
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稱旋有軍以衛宮城而
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
何遠近輕重之不倫也嘗攷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
家載公戶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
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
姓親也於內為遍故崇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疏

也於親爲有間故處於內而使之正旅屬南北軍調
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
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衞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
京師甚邇民情有關切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
肯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
深矣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畧范蔚宗
後史於此尤闕焉往往雜見一二於紀傳表志之閒
考其始末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衞士調之郡國
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
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爲天子北軍之統帥

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
兵卒何也左卽扶風右卽馮翊京師京兆謂之三輔
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
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
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郡尉皆掌兵之任
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爲甚邇
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守而皆屬
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
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劾之與連坐秩則知左
右京兆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南軍無

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傅者爲之高紀如淳注云律
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傳著也立傅名籍以給公家
之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衞士卽
此宮門衞士而謂之南軍者武帝建元元年詔衞士
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舊故置新常
二萬人卽位之初政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
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衞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
而民亦不以爲病王尊傳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甘
泉臨饗罷衞士蓋寬饒爲衞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
饗衞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則當

時之人情可知矣攷韋玄昭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
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卽罷甘
泉建章宮衞士未見其爲病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
制而宮掖門衞士纔二千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
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饗遣故衞士
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衞士仍番上卒
民也此南宮爲衞尉而調兵於郡國之證歟又曰杜
佑通典謂漢士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
以京師無重兵常以後百官志攷之衞尉衞士六七
人南宮北宮衞士共一千八百人左右都候衞士共

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每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若龍四十人玄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為九千四十六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　中尉緹騎五百二十人總而計之為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況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人耳總是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

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兵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也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故此以萬旅曰之大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為甚略無攷涉然雜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考其一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則見二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高帝之法可謂規模宏遠矣漢初定天下京師之屯惟此二軍當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酈商周昌高十一年百官表書衛尉王氏中尉戚鰓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恬

開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剛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歟鰓若妨乃戚夫人之族屬也歟高帝鍾愛趙王屬周昌使相之及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為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因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呂氏固已專國政劉澤呂氏之戚屬也實為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既為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且戒之

云我即崩必據兵衛宮毋送喪為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酈寄劉揭說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實顓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毋內呂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為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產既顓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乎且所將非之相國也又按表文帝二年始書衛尉足

下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是謂平陽
侯虞南軍宜無與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
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爲衛尉以奄
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詳載爾又
不然則勃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今平陽
侯告衛尉若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
産不得入而猶得徘徊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
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
能久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
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與時陳蕃之舉是矣

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
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
央宮掖門見産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鬭者逐
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
入北軍報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獨産今已
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能爲太尉勃之憂而呂
産在宮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
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
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殺之功竟以北軍而
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夫北軍北

之於外南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濟於此可驗然是則
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
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
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爲劣歟當
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文帝自
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則勃已
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
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
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
周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

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
此漢初兵制之舊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貴
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
兵矣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廢矣

漢南北軍考異　　林駉

南北軍考異右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
兵在城內者爲南宮城之軍既謂之南京城之軍則
謂之北所以別也
南軍衛尉寺漢舊儀曰衛尉寺在宮內衛尉考異南
軍衛尉主之衛尉有衛士令丞南丞衛侯司馬北屏

周勃既入北軍乃令人告衛尉毋納呂產以此知南軍上之衛尉明矣衛士令丞諸屯衛候諸屯衛司馬考異按張衡兩都賦衛尉八屯注引八校尉此大繆也校尉北軍也衛尉南軍也據宮門四面皆有公車每門各有二司馬凡八司馬故曰八屯郎尉表初皆亡員多至千人掌守門戶出充車騎考異或以光祿勳為南軍既於史無所據況所領皆郎烏可以軍言且守門戶充車騎親詞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宜帝胡為出之擊羌也按續漢儀志國有大變則閉宮門城門設屯衛兵不過諸郎與北軍備初不及衛尉之所領何也以是知衛郎衛兵同為南軍事出一體衛中郎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侍郎郎中郎中車將郎中戶將郎中騎將期門府仕參晉漢儀曰期門府矣虎賁府表武帝建元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期門郎表掌執兵送從比郎亡員多至千人服皮以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名官徐官考曰漢設期門之兵制無事則教之司敵有役則召以縣師而宿衛常在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從一軍有人大司馬之屬從三有有二十人又在虎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職北下士足以代縣師

縣人在官者也漢期門千人而秩比郎亦右虎賁之遺意歟虎賁中郎將比虎賁千五百人考異應劭漢官儀以虎賁曰古官謹按周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戍王之導未命召公俾齊侯呂伋伋而方發虎賁之士宰臣統總宮衛其嚴如此漢安能及哉斯門僕射給事期門羽林庭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顏曰如羽之疾如林之盛羽林郎考異後志以六郡良家補漢儀以三輔良家補然以史考之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甘延壽以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亦六郡也當以補志之言為正羽林孤兒徐官考曰漢法行死事有加恩自高帝始也孔子欲勿殤童汪踦周禮家人凡死於兵不入兆域則是死於兵革者周有之等也高帝令軍士不幸死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又軍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武帝則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曰羽林孤兒皆所以激厲將帥也羽林令丞監羽林中郎將監羽林騎都尉羽林黃頭郎都尉通典兩漢奉車駙馬二都尉並屬光祿勳奉車都尉名與霍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奉車蓋始於此

又曰或以奉車駙馬爲加官非也劉氏漢紀云
與並不列於加官即此可考駙馬都尉考異金日磾
爲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出則驂乘入侍左
右駙馬蓋始於此漢制叢錄曰駙馬都尉之官雖置
自武帝然于時尚主者獨取列侯未拜此官騎都尉
考異表云武帝元鼎二年初置秩比二千石及按沛
公爲漢王靳歙遷騎都尉則是漢初亦置矣考異按
本表及後志騎都尉本監羽林恭南軍也及攷金涉
傳在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胡越騎
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此北軍也今廼

領蓋李年之制也自昭帝用霍山爲奉車都尉侍中
領胡越兵其制已失之矣考異按都尉本軍中官而
殿時靳歙以騎都尉定三秦自後無除武帝以李陵
有廣之風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教射酒泉張掖
其後上官桀以捕反者莽何羅上官安以騎都尉爲
車騎將軍自此騎都尉遂爲一官至宣帝時以騎都
尉監羽林故騎都尉遂爲羽林官又以騎都尉監護
西域後李尋平當使護河隄
北軍中尉府中尉考異太初始有執金吾之名及按
功臣表蟲達從起碭以騎士爲執金吾不審當時

何官耳考異北軍中尉主之中尉有中壘令丞左右
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八校尉有中壘校尉掌
北軍壘門內則北軍爲京城兵而主之中尉亡疑矣
中壘令校尉左右京輔都尉蓋城門校尉高帝置
出從緹騎百二十人徐官考曰謹按周官司門下大
夫二人鄭氏若今城門校尉漢制叢錄曰按劉屈氂
傳武帝世以戾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表
云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是城門校尉之官自
武帝時始有然表但云中壘屯騎等八校尉皆武帝
初置至城門校尉獨不言起自何時所未詳也成帝

世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音踵相躡以特進領
城門兵至是屯兵益盛又與前世殊耶司馬丞八
屯司馬門候徐官考曰按周司門之屬每門下士二
人即門候之官歟城門令史八校尉中壘校尉東京
曰謹按中壘掌北軍則緣入校皆北軍也故後志本
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
但置北軍中候以監五營又按中尉有中壘令丞則
知北軍之統于中尉中壘在北門內與南軍不相亂
頗有門人辨之正位之意也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
校尉長水校尉胡騎校尉射聲校尉虎賁校尉八校

尉各有丞司馬惟中壘校尉多有尉一人監北軍[illegible]
者北軍錢官
總南北軍車騎將軍衛將軍軍正丞周廬千列設戟
自車入守虎關出陪豹尾此古人設衛所以強幹弱
枝防未然而威不軌也昔成周宿衛之制居則宮正
宮伯之衛行則虎賁氏之衛僕從之衛掌於太僕守
隸之衛掌於司隸其制蓋不一矣宮正有宮中之徒
役宮伯有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為環列腹心之任
居衛之制然也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
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行衛之制然也太僕

掌奉輿馬督僕從行則在路門之左司隸掌率夷
隸執兵器服兵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
則隸從守隸之衛制然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
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殊重兵之衛非王出
亦不行四翟之隸則環衛諸門僕從之徒則整飭騶
侍此宿衛之則詳矣然虎賁綴衣無非吉士侍御僕
從罔匪正人執劉鉞而止戈刃者皆用[illegible][illegible]之士大
夫居虎門而詔王媺者乃率四夷之賤隸糾其德行
稽其功緒勸以善也掌其糾禁嚴其誅賞防以過也
由是言之腹心之衛固擇有道有德之賢而宿衛之

兵亦皆使賢士大夫為之此宿衛之任嚴矣噫孰知
聖人防微杜漸之意不止是耶蓋人君處內庭之時
多處外庭之時少親侍臣之意玩親大臣之意嚴令
宮正宮伯之兵衛郎衛固為太宰之屬而虎賁之虎
士掌於司馬司隸之五隸掌於司寇皆聽命於太宰
內外相維而賢否無相混之嫌事權不分而政令無
下移之漸此周制之所以盡善也(漢)制南軍衛宮衛
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
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
諸屯衛候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

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
衛如八校胡騎越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
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朱虛入衛卒平
諸呂方朔執戟坐折董偃衣冠以中郎郤慎夫人之
坐日磾之侍縛莽何羅之謀[illegible]因從周拘不得入同
族犯法限不得與謁以襲勝[illegible]之至賢[illegible]從退免
則宿衛所任之人固無愧於周爾然終以南北軍皆
隸三公而太尉周勃得入北軍以成安劉之功可也
自武帝疎遠外庭之後衛尉之職亦於將軍城門校
兵領於司馬往往以中朝任之而三公臣皆無與焉大

司馬之任又非向時太尉之比豈知禁嚴之地大臣皆不預聞則凡可以轉移人主之心志惑亂人主之視聽無所不至興日之變可見爾哉至東漢以來又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爲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爲分爲之後政令不行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任宿直議郎不與執戟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蘆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領統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奈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七人不爲郎中

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即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流禍至是也唐制有八衛各分左右自左右以至千牛皆典扈從是故宮禁宿衛北統是司內廂儀仗是臨是職者左右衛也皇城四面宮城內外諸門置兵分助其從者驍衛也正衙朝會蹕鐙旅卒兩廂列仗皆警應蹕而武衛之職集馬正殿之前隊立于階長槊末安隊列于廡而威衛之職專爲皇城之四面宮苑之城門則職于領軍京城烽堠之宜南衙奉上之數則職于金吾禁衛名籍器仗出入則職于監門供御兵仗

宿衛弓箭則職于千牛綱舉目張惟唐爲詳焉此十人十六衛之制也長廷師之謹畏至三十年未嘗有過阿史那忠之清謹至四十八年無有纖隙麗王久典宿衛君知制度段志元衛京武門夜不示詔則宿衛所任之人亦無愧於周爾然始以大臣兼領宿衛使文皇有甘寢之安可也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番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自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矣夫所謂禁軍者蓋太宗舉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還歸而願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

腴田號曰元從禁軍本爲兵立制非爲衛置兵其後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又（神策神威）而總名北衙者豈太宗初制哉且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以衛其關類有集羽林衛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行漢之行南北軍其知之矣而其元從禁軍亦備官制員外之置另非禁衛正兵也今以禁軍爲北衛衛兵爲南衛以符漢制豈不過歟北衛既横之後外庭皆設是之乎何莫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務諫之而不久用大抵原其故

皆外臣不預禁衛專歸宦者其為患至是也噫漢不以中朝屬外朝而使閹宦衛在卒成何進之亂唐不以北衙隸南衙亦使宦官典兵反召王叔文之亂其視周人以禁衛屬冢宰之意又何止天淵哉宋朝有皇城司有殿前司皇城始於梁之乾化國朝因其名置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知與副同主判之殿前司始於周之顯德國朝循其舊有馬步軍獨殿前特統之此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者非禁衛無所統攝至親從之官復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之手殿前一司雖統攝班禁衛而皇城之司亦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而皇城殿前直相維非定祖宗人之遺制不特此衛為金吾者有擁衆渡河之功為庶侯者有上疏論事之直為指揮者有手不釋卷之賢抑不特此爾周以冢宰主之國朝以樞府統之內朝外朝混然一體其政柄兵令一惟樞府之為聽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為之者異矣此其防微杜漸之意豈人之所能及知哉

論漢三更

馬端臨

按漢書如淳注言更有三品切卒更踐更過更者正身自役也踐更者以錢雇在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其錢則不行者自以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在所直者邊郡其役三日其錢則不行者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程而行程足之遠戍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然晁錯傳明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則似明言此法非是併行程及往來而言（一歲是併行程與往來言之乃如淳注說）殊與三日之說背馳切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亢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併之謫戍（七謫科所謂吏有罪者罪人也所謂亢人贅壻及有市籍者皆無罪之人也所謂復除者已復除之人也）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東漢州兵

陳傅良　兵制

光武中興以幽冀幷州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省中壘切騎虎賁二校止為五營司之

營校士置北軍中候監之領於大將軍光祿勳省戶
騎車凡三將及羽林令衛尉省旅賁衛士領於太尉
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幷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唯
京師肄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
軍假吏盡還民伍唯更賦九年省關都尉十三年罷
左右將軍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時光武久
在兵間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書調度
一切務從簡寡由是內省營衛之士外罷尉候之職
又自西都之季都試或以爲惡韓延壽始以試士僭
擬不道誅而翟義之及王莽隗囂之劫更始李通之

勸光武皆以秋試因勒車騎誅守長號令起事光武
懲之遂罷不講自是漢兵法始大變壞旨乎應邵論
之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
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兵雷震
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
驅之以即強敵猶鳩雀捕鷹鸇豚魚弋豺虎是以每
戰常負王師不振張角搔擾八州並發牧守梟裂流
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驚縱
橫多僵良善以爲己功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迹其禍
敗豈虛乎哉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正前法罷尉

省校輒復臨時補置而邊郡亦往往置尉明帝之初
以爲野無風塵乃悉罷沿邊屯兵其後北胡有變則
復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羌犯三輔則置
長安雍丘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其後又盜
賊沿邊緣海稍稍增兵而扶風漢陽三百塢魏郡常
山六百一十六塢屯置多矣始募死罪繫獄囚出戍
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爲常自後往往五營緹騎營
陽虎牙之士迭出征戍初漢氏畧循周畿之制迄於
西京都兵無過一再出自中興郡兵不練而南三軍
交警於境安順以來竇憲三將以擊胡劉尚鄧騭任

尚朱寵馬賢張喬六七將以禦羌而鮮卑之寇南單
于之變亦數移屯連年暴露由是王旅無復鎮衛之
職而奔命四方之不暇又方募爲陷陣徵爲積射誘
爲義從大略建立名號皆甫規所謂列屯坐食之兵
衆矣卒於中官之誅紹於外將故大漢之禍光武之
銷兵也今安帝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爲虎賁羽林緹
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輕當是時邊郡守禦之兵不
精內郡五衛之備不修諸羌轉盛二千石守令並無
守戰意皆爭徙避之於是徵兵會衆動搖數州增賦
借衣貸八千餘億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至於頋

官始令郡舉兵人教目射御然而皆憚遠役而郡兵始叛矣古人調兵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荅荆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以江漢齊衛東討陳濤雖及江黄北入山戎亦因燕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役以秦師從諸侯力征雖黨是與無役先王之舊矣漢氏獨得古意役民以法大師征師兵備胡則上郡隴西北地事趙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齊遼東隴西南夷則巴蜀移兵赴遠不過一再自東都兵不能繼然後盜起一方而羽檄被於三邊民不堪命至於背叛此與兗豫四

州之卒擊象林萬里之蠻李固所以憤惋也雖段熲以步騎五千費用四十四萬億凡一年百八十戰羌寇略定黄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朝廷不能討於是置八關都尉十三州牧西園八校尉以小黄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爲焉帝亦自留心戎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

三代而上兵權散主有庭之師六軍成在牧野之戰卿同出冊命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　宣武時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且大保何也非南宮毛之使不能專今兵師齊侯將也非大保之命不敢擅與禁旅夫以二兵百上而二三大臣參互職掌至於皇父整師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則兵無專將將無重權大畧可攷是以兵滿天下居然無患迨及叔季司馬世官爰以命氏至諸侯更霸大夫執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專臣也自後兵多常聚帥多世守文武異途將相爭長吳起與田文論功而廉頗之賢耻居藺卿之下兵之所在權實歸之是時以在外則外重在內則內重漢氏兵制庶幾乎古南北二軍不能兼

爲而擅兵之臣輒重於時太尉相國列爲三公城門領兵待如五府是故諸臣謀難必先監軍平勃交驩勢不相下孝文入繼大統不俟移日令絳侯之柄歸代邸之臣蓋忌之也武帝留意邊功增設營校宰置大司馬官尊寵將帥以冠諸軍大臣之權尤偏重於將矣託孤霍光丞相不與而霍光親戚分典兵衞如范明友鄧廣漢之屬往往諸奴親相府無有也宣帝不堪至奪其族惜乎亦出一切矯枉之計悉易諸屯付之所親許史子弟權臣稍削而宦官外戚始用矣厥後董賢王鳳代爲元戎以基王莽篡奪之禍光武

中興益創前事內省校士外罷郡兵欲以銷患而蕩無良法當時滎陽不過千騎公稼監領超遷牧守其任不輕自後令下房帷政歸臺閣更相傾爭然亘督畏服中人公卿競欲爲之掃地何進袁紹不勝其忿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黃門外重州牧實倚邊將門豎翦翦而董卓之禍以成義軍四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由此觀之外內輕重一係於兵古之制爲不可易矣

論後魏銷兵　馬端臨

按先儒因高歡之言以爲當時不能伸張彝之冤酷

殲羽林之驕橫可以見魏政之不綱然愚嘗考之拓跋氏起自雲朔據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爲國也羽林虎賁則宿衛之兵六鎮將卒則禦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國者時文詔拔自然宋帝北爲獻林宗室以自孝文定鼎伊洛務欲以夏變夷遂至矯枉過正崇文鄙武六鎮兵卒多擯抑之有同奴隸邊任淪輕裔夷內侮魏之衰弱實階於此任城廣陽二王之言可見當時爲國遠慮者正當少爲創造之規優假介胄之士以收其倘而彝復欲排抑武人不豫清品且當時幼主尸位政出房闈選舉無章賢否況雜所謂清品豈皆佳士而獨欲擯羽林虎賁使不得預乎宜七賊殺大臣而不能討紀綱隳矣然其父子謀之不臧因有以取死也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四

後學烏程凌稚隆校

兵二

唐兵制

歐陽脩　唐書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紀紀其廢置得

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為後世戒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自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為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燉煌公為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群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玄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豳州道為招搖軍西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

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
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
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
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
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胄戎具
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
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
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矟手步
射每歲季冬閱武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
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

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
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
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
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
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
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
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
直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
十二番亦月上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
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

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
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
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
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
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
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
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為之十
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
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
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

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
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強壯五尺七寸以
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為
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又擇材勇者為番頭頗
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
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
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
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為及第諸軍皆近營為堋士有
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
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

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徙有兵額官吏而戎
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
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為僮奴京
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
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
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
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
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
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
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

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
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
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夫所謂方鎮者節
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
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
平盧范陽河東關內河西北庭安西隴右劍南嶺南
江南河南凡十道以總天下控扼此自武德至天寶
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
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
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

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
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
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
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
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
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
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
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
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
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

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
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
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
姑息愈甚而兵將俱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
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
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
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
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為殺
大臣罪己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
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

亡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荊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爲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未大本小方區區自爲捍衛之計可不哀哉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又擇馬射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虎皮韉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

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初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十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寖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召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

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

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隷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隷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至有選舉旅寓而挾厚貲多橫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立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鬭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

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家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

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爲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晟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諸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而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師浩穰所聚慝作不常俠奸亡命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此

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自肅宗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為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縣

令皆為之斂屈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豪強少畏十二年以宦官竇文場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霍仙鳴為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張尚進為右神威軍中護軍焦希望為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既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饟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為詭辭請遙隸神策軍廩賜遂贏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納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

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薳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薳四十流崖州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廢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離為十軍令孜自為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為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

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為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鐬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為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潼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磎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瓘景宣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出幸

兆城石門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
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將
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允戰敗昭宗幸華州明
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殷後兵三十
人為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凡列甲圍行
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
為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
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為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
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
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挾劫天子幸鳳翔

朱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彥等二
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
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
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
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
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為左右軍宿
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
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
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
如故更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

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俄死以宰相裴樞判
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而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
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唯小黃門打毬供奉
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
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唐乃亡

原十六衛　杜牧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
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
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
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褒公鄂公之徒益為諸衛將軍）外開

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
三千里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
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
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
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
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
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
三時耕稼襏襫耒一時治武騎劚兵
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
畝力解勢披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雖亦不可使

之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
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
力飄暴交捽當戰與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
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
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
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
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
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
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奚契丹吐蕃南大石國）
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燃然

根燼萌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日不能也由此觀之
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
無也居外則叛（乾祿亡君上書祿山史思明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已上是也）
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
無烹狗之論者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
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也人嘉可延詔命將矣
名出視之率市兒輩齎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
貨所能以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
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
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一勢便罔不爲寇

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
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
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踣踣兵亂洶溢齊人
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
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
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
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
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蠢不
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者誰復而原
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宋兵制　兩朝國史

自唐中葉後宿兵在諸鎮每防秋征行大則節將自
往小則列校董之禁衛雖設而皆非精練藩鎮強者
得以專土跋扈河北兵最強故聲教不能及然屯營
之處頗雜耕戰傍昭間征討不息師人疲苦多亡命
者梁祖患之乃令諸軍悉黥面爲字以識軍號訖今
遵其制五代以來境蹙兵少然習用爲常亦有逃落
之地吏迭戍守者然方鎮列校勢位益損周顯德後
兵浸而有衆南之漕京師倉廩稍實得以聚兵爲強
幹之術宋太祖太宗以雄略英武平一海內懲累朝

藩鎮跋扈盡收兵於京師于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
于官帑廩充物得以贍給而偹時使其邊防外藩鎮
須兵屯守者自京而遣故有駐泊屯駐之名其發諸
州便運路者則有就粮兵焉許挈家屬以往及本州
兵皆更迭屯駐代還耶復舊所舊制除軍衛外諸州
兵上從節鎮及本軍之號自唐末稍增其美名至國
朝初平僞國合併所得兵別爲軍額其願歸農者解
其籍或給以土田其後或新經料簡或團併有餘則
或特創名或因舊額增指揮之數而無常焉凡召募
兵者所在設旗給賞長吏都監専視之道吏部送闕

下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引對便坐隸諸軍其自下
軍而升入上軍者自上軍而入諸班直者皆臨軒親
閲每上軍遣戍皆本司整凡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
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授精鋭升補之或退
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
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爨給者
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而代
還者別給裝錢川廣遞補卒或給時服錢履凡出外
卒有口糧

請歲入以定兵額　韓琦

嘉祐七年宰相韓琦言祖宗以兵定天下凡有征戍
則募置事已則併故兵日精而用不廣今二邊雖號
通好而西北屯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
力而不能給不於此時先慮而預備之一旦邊陲用
兵水旱相繼卒起而圖之不可及矣又三路就糧之
兵雖勇勁服習然邊儲貴踊常苦難贍若其數過多
復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師之兵雖雜且少精然漕於
東南廣而易供設其數多得強幹弱枝之勢祖宗時
就糧之兵不甚多邊陲有事則以京師兵益之其慮
深而其費鮮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

及三司權貨務歲入金帛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
兵馬幾何然後可以贍之數立爲定額額外罷募闕
即增補額外數巳盡而營畸零則省併之旣見定額
則可以定其路馬步軍一營以若干爲額仍請嚴見
開寶至道天禧慶曆中外兵馬之數參開寶至道之
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方也天禧之兵真宗
所以守成備豫也慶曆之兵西都後增置之數也以
祖宗之兵視今數之多少則精冗易判裁制無疑矣
於是詔中書樞密院同議樞密院奏開寶之籍總三
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

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曆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觀其所募兵浸多自是稍加裁制以為定額

軍政　　林駉

甚矣軍政不可一日廢也夫聚天下不逞之人而授以兵家不仁之具其氣咆哮而難制其心頑獷而難服非法足以束其心恩足以效其死威足以制其生死之命則百萬熊羆錚錚佼佼安能入吾斧走之下哉嘗觀三代而下而能得制兵之道者惟漢可取其

呼兵也寬其待兵也嚴其制兵也整肅其治兵也周密大恤之以寬則人知自勉行之以嚴則下知自戒制之以整肅則無玩意召之以周密則無姦心是以終漢之世晏然無萑蒲呂七國發生倉卒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識有以也吾觀從軍有勞役行以復除亡士過多所軍有遺令著令先恤死事羽林既死特給孤兒其恤兵也寬矣然加功增級者幕府已察亭徼不治者皆奪必捕降為虜者詔書加詰逗撓者亦誅後期者有衆畏懦者亦誅其待兵也嚴矣以制兵之旨言之則京師之兵

得萬人非統於一官未為過多而二三卿上各分所領欲上下之相維也郡試之役太守都尉事爾縣之令長丞尉何預而必欲俱會欲上下之相察也伍符素備以正什伍游徼亭長以防盜賊其整肅何如哉以召兵之道言之始用羽檄以召天下之兵後用虎符以合郡國之信兩欲稍發兵而守高詔之自關嚴助以節發兵而郡守拒之不從其周密又何如哉益高帝出入兵間熟究利病其為四百年之規模遠矣至我國家本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為重也然承五代破碎之餘其紛紛謀亂皆無賴不逞之人藝祖

平定天下聚以為兵其所以隄防制御之術不得不曲為周密序緣以界之重罰以警之明法以節之分權以防之列聯相承綿熙之謀其視漢家之法又遠過矣伐蜀名帥超授饗賞與其諸臣皆未厚祿備邊諸將悉予市租若寬矣然王仁贍之貪慾則下之吏議潘美之驕伐則微以風勢又未嘗不嚴也此待將帥然爾御龍從特命增給沿邊戍卒時賜緡帛巾袍端布出自特旨稍錢薪炭或行特恩若寬矣然武雄之肆掠則有卒竟誅川班之妄訴則全軍俱廢酒坊之兵上作過則罪及上將又未嘗不嚴也此待上

衛不特此也軍士夜不得過勝急且不得入營無後心也出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無非念也營在城西者粮在城東營在城東者粮在城西無忽志也其制兵之意可見其警肅也又不待此也三師有權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其待兵之意可見其周密矣皇朝之制大臣不會先軍而後國君臣出守先軍而後州庫曰軍資監曰軍器官曰參軍務曰贍軍其於軍事重矣故其恤之養之後制之以整肅召之以周密無不習其兵者宜也態敢以祖宗之政望今日不但以漢之政望今日

元兵制

元志

元之有國肇基朔漠雖其兵制簡畧然自太祖太宗滅夏剪金定蕃服兆倉有中土兵力可謂雄勁者矣及世祖郎位平川蜀下荆襄繼命大將帥師渡江盡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于一豈非盛哉者之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爲萬戶千夫者爲千戶百夫者爲百戶世祖將頒條官制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戶佩金虎符符趺爲伏兎形首爲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病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鬭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軍丁既平中

原發民爲卒是爲漢軍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軍至十五免或取匠爲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嘗爲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且者役一年貧不能役則

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刪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爲其下尚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選補其缺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乣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答刺罕軍其名數則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論將權　林駉

古者典兵之職分爲將者無專權後世典兵之職專爲將者多專權夫有攻取之將有守衛之將攻取之將出入於行伍之間役奔走於矢石之下兵無常聚將無常職固無得倒持權之患守衛之將從容於殿陛之際循徼於朝夕之頃兵有長守將有常權易有負固要上之心古之聖人所以防微杜漸之意甚微矣是故兵非不聚也而不得以制其兵將非不專也而陰有以制其權此成周盛時周廬清衛王宮所以嚴而無意外之虞者有由也夫何漢唐之慮不及此耶嘗觀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合以縣師

而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徒一軍百人大司馬之屬徒三百有二十八又在虎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祿比下士足以代耕蓋庶人在官者也夫宿衛有常兵虎賁有常守似若漢唐禁衛之制然致之書稱太保仲桓南宮毛俾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是齊侯有握兵之重而不敢發兵太保有發兵之權而不得操兵事權相維彼此相制初何害其宿衛之有常守哉嗚呼二兵至末也百士至少也而二三大臣參互職掌是以兵之與將居然若無其爲謀也審矣至漢以南北軍爲重唐以北禁軍爲重故國命實係之平居無事之時初未見其爲利害倉卒患難之際一舉手伸縮則輕重隨之此無他握兵發兵之權皆歸一人則職之專者驕之府勢之窮者禍之階此其理之必至也周勃之平諸呂必藉南北軍以誅之乃令人告衛尉毋納呂產蓋懼兵權之相敵是漢之所恃以弭亂者惟南北軍爲命耳文帝之承大統亦藉南北軍以鎮之是夜即令代邸舊人宋將軍兼領其權是漢之所恃以服衆者亦惟南北軍爲重耳嗚呼南北軍之在漢也如此夫何一移於權臣再移於外戚而漢事去矣霍

氏內領尚書外領節馬而又使其子爲奉車都尉領
胡越兵其婿爲東西衛尉領宿衛宗族與日之邪謀
特以將兵之權足恃矣王氏兄弟根據世掌兵柄至
何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以特進領城門兵莽則
始以右將軍兼衛尉後以大司馬領軍中宰移漢家
之鼎璽亦以將兵之權得專矣此漢典兵之職專而
將得以召變也武后時武攸宜歷左右羽林將軍總
禁兵十年后之意蓋有在也張柬之將誅張易之等
於是以彥範敬暉爲左右羽林故能集事使禁兵尚
在諸武之　手則柬之無所措其謀韋后欲圖不軌

以從子從弟分領左右羽林亦武后用武攸宜之意
也玄宗時爲臨淄王引軍夜起乘其不意斬韋播等
羽林之軍相率而應之故能以有功使播等尚得以
抗衡則臨淄王安得定其難嗚呼此禁軍之在唐也
如此夫何一變於宦官再變於方鎮而唐業微矣魚
朝恩以□□策之兵制國政任大帥之權其要政機勿
使參領□復古之而不從□□禁兵乙付六臣柳
仇士良之而不能用西頭之勢乃重南衛崔元伯言之
而不能行終唐之　世北軍事權一出閹官之手奪廢
置自如其意及崔昌遐召朱全忠之兵以制之而唐

亦亡此唐典兵之職專而將得以稔禍也夫總能羆
佽佽之衆據虎豹岩岩之閑其志易至於縱雄其纔
易至於震慄非分其權奪其志默制於冥冥之中又
安能入吾鞭笞御馭之術哉漢之南北軍唐之北禁
軍即周人虎賁宿衛之意周人分其職於調發之
時漢唐爲亂職於出入之頃此漢唐禍亂相繼不及
周之遺意也遠矣方漢之用周勃宋昌唐之用柬之
臨淄王權宜濟事已非漢唐之獲已況時變事易漢
之所典者權臣外戚唐之所典者宦官小人無怪其
事勢之迭變也噫復成周之美意革漢唐之陋政未

嘗不嘆我藝祖之遠謀然嘗攷二司之領未迴三衙
之源委而熟知其故矣侍衛司始於衆其名易世而
後定而都指揮則方鎮之軍校號也殿前軍始於周
黨天下猛士爲之而都點檢則實位指揮使之上也
漢周以來職位隆重史弘肇之領宿衛也內與樞
密相抗衡外領節鎮凌虐官吏李重進之領宿衛也
陰懷異心自相猜忌與時勢窮猶敢跋扈噫五季大
閹國成不振猶然自肆可也大明當天聰明睿伏巷
我藝祖籌之久矣其建隆二年也韓令坤下直進而
歸表解軍職延昭賀長春而來又表解軍職而點檢

之職臣下避不敢居於是天子之朝綱振矣開國誅臣一言悟主杯酒從容轉移間耳裴之侍衛指揮去而之天平裴之侍衛虞侯去而之鎮寧裴之殿前點檢裴之殿前指揮又去而之歸德之忠正間雖遙帶軍職而兵權實不在焉非心邪念氷釋雲散而如石如高如魏歸鎮幾二十年功名保全老死牖下此豈無所自來哉自時厥後軍政一新兵之符籍雖在三衙兵之號令實在樞密其在三衙也即周命齊侯之意其在樞密也即周命太保之制分司散主體統聯屬使漢唐以來二千餘年間紛紛之變一旦盡去嗚

呼藝祖之規模遠矣哉

論宿衛　真德秀

古者內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與賢士大夫游故文帝視朝而受郎官止輦之言馳坂而受袁盎攬轡之諫蓋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隨事納規則未為無補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時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孔安國以儒者為侍中特聽掌御唾壺則其媟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長孺則帝雖雄暴而所以禮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將軍之上蓋所以恥重者存乎其人固不因親近而遂至於玩狎也後世此意不存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雖輔弼股肱之臣亦不過質明趨朝鞠躬屏息搢笏奏事卑卑而前數語即退而所與游處親密者皆褻御近習之流耳況賢良方正之士脫迹草莽而觀光上國其視黃屋之後塵車轍之辟表遠在雲霄之上勢分隔而情意日疏尊威嚴而震怖易起所謂臨軒詳延之事特具文耳安得如漢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時效忠讜乎然則賈山所言願少弛擊狐伐兔之事而小立經陳紀之計誠為至當之論至謂必使大臣不得預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然後可以

建功業則非古義也又曰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夫所謂賢良方正者取其能直言極陳以劘切上躬耳今反為人主宴游射獵所蠱而壞之則何以謂之賢良方正乎汲黯魏徵之流豈以日侍游獵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節乎

元宿衛　元史

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時號掇里班曲律猶言四傑也太祖命其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番直宿衛也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之為第一怯薛即也可怯薛博爾忽早絕

太祖命以別速部代之而非四傑功臣之類故太祖以自名領之其云也可者言天子自領之故也亥子丑日博爾术領之爲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爲第三怯薛巳午未日赤老溫領之爲第四怯薛申酉與後絕其後怯薛常以右丞相領之凡怯薛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第所當爲則襲其職以掌環衛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爲一品官而四怯薛之長天子或又命大臣以總之然不常設也其他預怯薛之職而居禁近者分冠服弓矢飲食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悉世守之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貴盛之極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弟無敢非甚親信不得預也其怯薛執事之名則主弓矢鷹隼之事者曰火兒赤昔寶赤怯憐赤書寫聖旨曰扎里赤爲天子主文史者曰必闍赤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曰博爾赤侍上帶刀及弓矢者曰云都赤闊端赤司閽者曰入剌哈赤掌酒者曰答剌赤典車馬者曰兀剌赤莫倫赤掌內府尚供衣服者曰速古兒赤牧駱駝者帖麥赤牧羊者曰火你赤捕盜者曰忽剌罕赤奏樂者曰虎兒赤又名忠勇之士曰霸都魯勇敢無敵

之士曰拔突其名類蓋不一然皆天子左右服勞侍從執事之人其分番更直亦如四怯薛之制而領於怯薛之長若夫宿衛之士則謂之怯薛歹亦以三日分番入衛其初名數甚簡後累增爲萬四千人揆之古制猶天子之禁軍是故無事則各執其事以備宿衛禁庭有事則惟天子之所指使比之樞密各衛諸軍於是爲尤親信者也然四怯薛歹自太祖以後累朝所御斡耳朶其宿衛未嘗廢是故一朝有一朝之怯薛總而計之其數滋多每歲所賜鈔幣動以億萬計國家大費每敝於此焉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五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六

後學嘉禾張國璽校

兵三

宋義勇 民兵

宋志 後同

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揀十之七為義勇，且籍民丁以補其不足。河東揀籍如河北法。其後議者論義勇為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為城守之備。誠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分領，以時閱習，寇至即兩路義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

受敵，則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矣。朝廷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昔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既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近代之顯効，而或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陣，非通論也。但當無事時，使分義勇為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衆心，非計之得，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或藝精熟，習行陣，亦有可行，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敵不可戰哉。至於分任列郡，應機繫於臨時，使宜亦難預圖。况河北河東皆邊州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行，固無擾。詔如所議。治平元年，宰相韓琦言：古者民為兵，數雖多而贍至薄。唐置府兵，最為近之，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練簡，與唐府兵何異。陝西嘗刺弓手為保捷，河北河東陝西皆控西北，事當一體，請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涅手背，一時不無小擾，終成長利。天子納

其言，乃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是時諫官司馬光累奏，謂陝西頃嘗籍鄉弓手，始諭以不去鄉里，既而涅為保捷正兵，遣戍邊州，其後不可用，遂汰為民，徒使一路騷然，而於國無補。且祖宗平一海內，曷嘗有義勇哉。自趙元昊反，諸將覆師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當是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議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衣糧，得兵數十萬，閱教精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閱教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蓋

州縣承平既久之道止求數多閱教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有節其不以爲兵可以戰殊不知彼猶聚戲若遇敵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耕桑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斂農民粟帛以給正軍又籍其身以爲兵是一家而給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愚以爲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況陝西未刺之民乎又言於民有田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益帝弗聽於是二路鄉兵唯義勇爲最盛

義勇分番

帝嘗問陳升之曰俟叔獻言義勇上番何如王安石曰此事似可爲但少須年歲間議之升之曰今募兵未已且養上番義勇則調度尤不易安石曰古募兵之害雖多及用則患少以民與兵爲兩途也〔下二凡〕帝言義勇可使分爲四番出戍呂公弼曰須先省得募兵乃可議此安石曰計每歲募兵死亡之數乃以義勇補之可也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變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不然無補也帝以爲然曰須預立定條法不容貸佑以漸推行可也兩府議上番或以爲一月或以爲一季且令近戍文彦博等又言難使遠戍安石辨之甚力

論揀降以練民兵　李氏

古之有國者戡亂定功未嘗不以兵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霸皆以德爲上而以兵輔之自戰國秦漢以來兵尤重其國之興亡視其兵之強弱與其措置之術如何耳然古者兵農不分無養兵費而有用兵之實至唐兵制凡三變其初府衛之制最爲近古府衛之法壞而爲彍騎彍騎法壞變而爲方鎮之兵

至五季治盡然以爲卒伍而兵農之分不可復合乃有養兵之患國家兵都兵屯於京畿更戍郡邊以虎符出納其分布於諸路有隸將兵有不隸將兵當熙豐盛時合中外禁卒凡九十五萬人而上兵廂兵不在數焉自熙豐至宣和間禁軍闕而不補者太半而崇觀以來有事於西夏南平方賊北取燕山其所逃亡陷沒者又半之而靖康間金人再犯闕其潰散損折者又不可勝數也況初勤王師集于京畿者三十餘萬其太半皆良兵而朝廷不復揄擇留屯要害之[illegible]乞募兵於河北關中京

西東合十餘萬更番以衛行在既遣使矣言者謂□
患無兵不當募遂罷今西北既復爲金人之所蹂踐
而東南之人類多脆弱未知於何所取兵而可也爲
稍復方鎮之制若使之募兵以備出戰將校偏俾皆
預選任以時訓練之又團結民兵以備守禦鄉村坊
郭各隨其宜刻刷官田知戶絕大荒屯田之類以養
民兵之可以出戰者如弓箭刀弩手之法明其勸沮
假以歲月庶幾足兵然其要在於擇帥臣以總之帥
臣得人則法不患乎不明兵不患乎不足唐馬燧之
鎮太原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弱燧募廝役得數千

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長短之制
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猊象列戟于後
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行首器用精銳居一
年間廣場習兵三萬以足戰其後李抱眞之鎮澤
潞也承戰伐後藉重人困[illegible]乃籍戶三丁擇
一彊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分曹習射歲終大校
親按行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
卒二萬不廩于官而府庫實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
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而李[illegible]之師到也當南
詔入寇之後蹂踐千里蕩無孑遺殘戮尚新非有熔

之布一方乃刊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行者
什二四又籍甲人於安定弓人弩甲弩人於西縣是
蜀之器械精利率戶三取一人使習戰貸徭役勿征
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壯者自願從征
患兩河契丹左右連弩其上曰飛星雷擊奇鋒者由
霆摧突騎總十二軍而威聲隱然震于西南由是觀
之擇帥得人兵不難足但當假以權柄寬其行法使
得盡心而已或謂方鎮增募兵之數則養兵之費何
以給之殊不知國家屯重兵於畿甸故歲漕東南六
百萬斛及四方錢帛於京師州郡租僅足以辦上供

猶有不足者今散兵募矣而方鎮之兵稍增正當量
養兵之費損正供之數以給之胡爲而不可事固有
時而後通者正謂此也若夫團結民兵人見巡社之
法不可行遂以謂民兵之不可用於天下然巡社之
法可行於西北不可行於東南當斟酌其宜使民樂
於從命耳

論民兵之利　羅大經　玉露

紹興初荊襄陷於李成皆羣盜降而所召撥兵
不下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illegible]也尚有撥兵十數萬
宋南渡之初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

厥介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籍於官
習戰鬬一呼即集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
自養兵紹興中張魏公在川陝嘗以王庶帥興元制
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房州令縣選彊
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
五十人爲一隊長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月閱於
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亳之
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
策及參廟堂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
而荊襄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

爲勞乎卒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
耳丙寅義勇人聚南牧圍安襄以撼荊鄂宣司檄召諸
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
過鈔掠惟於戎旅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秋毫犯
斂鄉公家門戶故也孫宜公帥荊州與宋文公書
言鄉兵當獻議急保江之策其折之曰劉信叔劉共
父皆嘗有此論與賊計也縱賊入肝脾更何以爲國
上付公以七門當盡力報國要審植此間當應副其
有不濟則臣伏節而死耳郭開之慄然其之所恃者
有義勇一萬六千人也

保甲議備諸公論　宋志

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三年始
聯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爲一保選
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
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
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
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
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
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
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illegible]畧人傳習妖教造畜蠱

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
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鄰保合坐罪者
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
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
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
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既行之畿甸遂行之五路以
逮于天下時則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
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隷官期日
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親踈遠近爲等
騎射校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第一等保明以

聞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當年春夫一
月馬藁四十役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不及聽
移免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視此有差藝未精
願候閱試或附甲單丁願就閱試者並聽都副保正
武藝雖不及等而能整齊保戶無擾勸誘丁壯習其
及等捕盜比他保最多殺盜比他保最少所隸官以
聞其恩視第一等馬都副保正有闕選大保長充都
副保正雖勸誘丁壯習藝而輒强率妨務者禁之其
因保甲事受財斂掠加乞取監臨三等杖徒編管配
隸告者次第賞之命官犯者除名時雖使之習武備

而未番上也五年判司農寺曾布言近日保戶數以
狀詣縣願分番隸巡檢司習武技提點司以聞朝廷
及司農寺未敢輒議願下提點司送中書詳審付司
農具為令於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十日
一更疾故者依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巡警
每五十人輪大保長二都副保正一統領之都副保
正月各給錢七千大保長三千當番者毋得輒離本
所捕逐劇盜雖下番人亦聽追集給其錢斛事訖遣
還毋過上番人數仍折除其上番日巡檢司量留廂
界給使餘兵悉罷應番保丁武技及三等已上並

丁籍遇歲凶五分已上者第振之自十五石至三石
爲差十一月又詔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檢司法六年
詔開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
凡追胥閱試肄習則出契是月又詔行於永興秦鳳
河北東西河東五路唯毋上番餘路止相保任毋習
武藝內荊湖川廣並邊者可肄武事令監司度之後
惟全部土丁隸欽洞丁廣東槍手改為保甲者則肄
焉十二月乃罷河北西路强壯[illegible]箭社係籍番
上巡守者初開封府畿五路保[illegible]五萬人一年一
解發詔京師閱試命官開封府畿[illegible]五路歲[illegible]人

年詔開封府畿及[illegible]萬人五路及[illegible]萬五千人各許
解發一人九年樞密院請自今都副保正義勇軍校
二年一比選縣考其訓習武藝及等最多捕察而盜
賊最少者上于州州上所轄官司同比較以聞或中
選人[illegible]則提[illegible]最優者額外尚有可解發者則第
其次爲之旌勸[illegible]一次則除籍記姓名犯杖以下聽
贖第二次以等第賜杖子紫衫銀帶犯徒罪情輕奏
裁累及三次者除官補之給馬及錫賚五路義勇軍
校二千解發[illegible]過三人保甲都副保正之解發者
亦以二年[illegible]六人河北河東各四人永興秦鳳等

路七人都保指揮使與下班殿侍副保正副指揮使
與三司軍將正副都頭與下關軍將並賜衣及銀
銀裹頭杖給馬有差元豐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
教大保長法以內侍省副都知王中正閤門使狄諮
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爲教場十
一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
藝置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
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爲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
石七斗三石爲三等馬射九斗八斗爲二等其材力
超拔者爲出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戎

械戰袍又具銀楪酒醪以爲賞犒三年大保長藝成
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爲教頭教保丁焉凡一都保
相近者分爲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
之以大保長藝成者十人衮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
丁以其一爲騎二爲弓三爲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
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以封椿養贍義勇保甲錢
糧給其費既成引內界保甲武藝成帝親閱錄用能
者餘賜金帛其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
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
九百四十五歲省舊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

百八十三歲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
團教之賞爲錢一百萬有奇不與焉凡集教團教成
歲遣使則詔之提舉按閱率以近臣挾內侍往給賞
錢按格令從事諸路皆以畜火藝成者爲序率五六
歲一遍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乃至十一歲上以晉人
勇悍介邊夏開講勸宜不可後詔賜緡錢十五萬時
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凡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
八人云保甲立法之初故老大臣皆以爲不便而安
石亡議甚力帝卒從之今悉著其論難使來者攷焉
帝嘗論租庸調法而善之安石對曰此法近井田後

世立事粗得先王遺意則無不善今亦無不可爲顧
難速成爾及帝再問則曰人主誠能知天下利害以
其所謂害者制法而加於兼幷之人則人自不敢保
過限之田以其所謂利者制法而加於力耕之人則
人自勸於力耕而授田不能過限然此須漸乃能成
法使人主誠知利害之權因以好惡加之則所好何
患人之不從所惡何患人之不避若人主無道以揆
之則多爲異議所奪雖有善法何由立哉帝謂府兵
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則曰今義勇土軍上番供役
旣有廩給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無租庸調

法亦自可為義勇皆良民當以禮義獎養今皆倒
置者以涅其手背也教閱而縻費也使之運糧也三
者皆人所不樂若更毆之就敵使被殺戮尤人所憚
也馮京曰義勇亦有以挽強得試推恩者安石曰挽
彊而力有不足則絕于進取是朝廷有推恩之濫初
非勸獎使人趨武事也今欲措置義勇皆當反此使
害在於不為義勇而利在於為義勇則俗可變而衆
技可成臣願擇鄉閭豪傑以為將校稍加獎拔則人
自悅服矧今募兵為宿衛及有積官至刺史以上者
移此與彼固無不可況不至如此費官祿已足使人
樂為哉陛下誠能審擇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則異時
可使分將此等軍矣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為
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不及此輩此乃先王之法社
稷之長計也帝以為然時有欲以義勇代兵者曾公
亮以為置義勇弓手漸可以省正兵安石曰誠然第
今江淮置新弓手適足以傷農富弼亦論京西弓手
非便安石曰撫文教奮武衛先王所以待遠邇者固
不同今處置江淮與三邊事當有異帝又言節財用
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比慶曆數減矣因舉河北
陝西兵數惜募兵[illegible]悍不精緩急或誤事

石則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
省臣屢言河北舊為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鄰
亦有禦捍丹百兵何嘗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蕃息
又衆天下財物奉之常若不足以當一面之敵其施
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則三路事有當講畫者在專
用其民而已帝又言邊兵不足以守徒費衣糧然固
邊圉又不可悉減安石曰今更減兵即誠無以待急
緩不減則費財困國無已時臣以謂儻不能理兵稍
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帝曰唐都長安府兵多
在關中則為強本今都關東而府兵盛則京師反不
足待四方安石曰府兵在處可為又可令入衛則不
患本不強韓絳呂公弼皆以入衛為難文彥博曰如
曹濮人專為盜賊豈宜使入衛安石曰曹濮人豈無
應募皆黠猾無賴之人尚不以為慮義勇皆良民又
以物力戶為將校豈當復以為可慮也陳升之欲令
義勇以漸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兵
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
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條制以漸推行彥博等
又以為土兵難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琉球討
党項豈非府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戰守故可恃至民

兵則兵農之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安石曰唐以前
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謂募兵與民兵無異
顧所用將帥如何爾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羣
臣情僞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爲用不患無將帥有
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爲用矣帝曰經遠之策必至什
伍其民費省而兵衆且與募兵相爲用矣安石對曰
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募兵之法誠當變
革帝曰密院以爲必有建中之變安石對曰陛下躬
行德義憂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建中所以致
變德宗用盧杞之徒而疏陸贄其不亡者幸也時開

封罰保戶有質衣而買弓箭者帝恐其貧乏鬻於出
備安石曰民貧宜有之抑民使買弓箭則法所弗去
也往者冬閱及巡檢番上唯就用在官弓矢不知百
姓何故至於質衣也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爲一耒耜
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未有造耒耜
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亦不爲
過第陛下優恤百姓甚至故令立法一聽民便爾且
府界素多羣盜攻劫殺掠一歲之間至二百火逐火
皆有賞錢備賞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備賞之時豈
無賣易衣服以納官賞者然人皆以謂賞錢宜出於

百姓夫出錢之多不足以止盜而保甲之能止盜其
効已見則雖令民出少錢以置器械未有損也帝曰
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無怨
如河決壞民產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產則怨矣帝嘗
批陳留縣所存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
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百姓買一弓至千五
百十箭至六七百當青黃不接之際貧下客丁安能
出辦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築射垛又自辦錢糧起鋪
屋每保置鼓遇賊聲擊民居遠近不一甲家遭賊鼓
在乙家則無緣聲擊如此須人置一鼓費錢不少可

速指揮令止如元議團保覺察盜賊餘無得施行鄉
民既憂無錢買弓箭加以傳惑徙之戍邊是以父子
聚首號泣者非虛也安石進呈不行帝謂安石保甲
誠有斬指者此事宜緩而密安石曰日力可惜帝曰
然亦不可遽恐却沮事安石曰此事自不敢不密權
知開封府韓維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祥符
等縣已畢其餘縣分乞候農閑排定時府界諸縣鄉民
或自殘傷以避團結安石欲究其力時曾孝寬爲府
界提點務募告捕獲或保甲者甚嚴有匿名書揭
在郭門者於是詔重賞捕之安石曰乃者保甲人、

其所上番狀然後使之宜於人情無所驚疑日令居
藏盜賊及為盜賊之人固不便新法陛下觀長社一
縣捕獲府界劇賊為保甲迫逐出外者至三十人此
曹既不容京畿又見捕於他鄉其計無聊專務為惑
比聞為首扇惑者已就捕然至京師亦止有二十許
人以十七縣十數萬家而被扇惑者才二十許人不
可謂多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勢率衆而能令上下如
一者今聯十數萬人為保甲又待其應募乃使之番
上此乃以陛下矜恤之至令保甲番上捕盜若任其
自去來即孰肯聽命若以法驅之又非人所願且為

天下者如此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
之張官置吏也今輔郡保甲宜先遣官諭上旨後以
法推行之帝曰然一日帝謂安石曰曾孝寬言民有
斫指訴保甲者安石曰此事得於蔡驥趙子幾使驥
驗問乃民因斫木誤斫指參證者數人大抵保甲法
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藏之人皆
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為便則亦有所指以
避丁者不皆然也況保甲非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
既人皆能射又為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免稅上番
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捕賊者獎之以官則人

[illegible]參伍與募兵相參則可以消募兵驕志且省
其費此宗社長久之計帝謂什伍百姓如保甲恐難
成不如便團結成指揮以使臣管轄安石曰陛下誠
能果斷不恤人言即雖團結指揮亦無所妨然指揮
是虛名五百人為一保緩急可喚集雖不名為指揮
與指揮使無異乃是實事若不至大急即免令人駭
擾向者集為上兵帝遂變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
馮京曰義勇以有指揮使指揮使即其鄉里豪傑今
役作保甲令何人為大保長安石曰古者民居則為
鄉五家為比比有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伍伍伍有伍

司馬二十五家為閭閭有閭胥二十五人為兩兩有
兩司馬兩司馬即閭胥伍司馬即比長第隨事異名
而已此乃三代六鄉六軍之遺法其法見於書自夏
以來至周不改秦雖決裂阡陌然什伍之尚如古制
此所以兵衆而強也征伐唯府兵為近之今舍已然
之成憲而乃守五代亂亡之餘法其不足以致安強
無疑然人情[illegible]不以因循為可憂者所見淺近也
安石又[illegible]丁以上請如府界兩丁以上盡
籍之[illegible]以厚利而兩丁即止令於巡檢
上番如府界[illegible]不過如此當遣人與經略轉運

司及諸州長吏議之及訪本路民情所苦所欲因以
寓法帝曰河東修義勇強壯法又令團集保甲如何
安石對曰義勇須隱括丁數若因團集保甲即一動
而兩業就今既遣官隱括義勇又別遣官團結保甲
即分為兩事恐民不能無擾或曰保甲不可代正軍
上番否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技藝亦
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今為募
兵者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為農者皆朴
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曰太
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接五代百姓

因極豪傑多以從軍為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軍中
不復有如嚮時拔起為公侯者即豪傑不復在軍而
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爾帝曰兵之強
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強安石曰世宗所收亦
皆天下亡命強梁之人文彥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
以兵強天下安石曰以兵強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
者固能柔能剛能弱能強方其能剛強必不至柔弱
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當專務兵強爾帝
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芻糧之費當預為之計
安石曰當減募兵之費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纔養

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強本之
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既不須募兵
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填即為
可減然今府軍既少禁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民兵
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又為上言今河北義勇雖十
八萬然所可獎慰者不過酋豪百數十人而已此府
兵之遺意也帝以為然今議其法樞密院傳上旨以
府界保甲十日一番慮太促無以精武事共一月為
一番安石奏曰今保甲十日一番計一年餘八月當
番若須一月即番愈疏又昨與百姓約十日一番今

遽改命恐愈為人扇惑宜俟其習熟徐議其更番且
今保甲閱藝八等勸獎至優人競私習不必上番然
後就學臣愚願以數年其藝非特勝義勇當必勝正
兵正兵技藝取應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勸心
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罷保
甲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
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
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為兵

年來久今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
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
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
以泥堋除草為兵衆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
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熈寧以來
民兵法壞戍守戰攻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
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畎畝
之人皆戎服執兵奔驅田野耆舊歎息以為不祥事
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騷擾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
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

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
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敝
靡所投訴流移四方襁屬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
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
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
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
　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
如此之多使之戍邊境事征伐則彼遠方之民以
騎射為業以攻戰為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
民[illegible]年服田力穡[illegible]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

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敵人相遇填
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
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
手皆易以保甲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
盜賊悉委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
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為盜者
亦有乘保馬行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盜乃更
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
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
終不能制況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猖熾已如此萬

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饑寒武藝成就之人所
在蜂起以應之其為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
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
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盜也又撤去捕盜
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害乎且向
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開拓之策故立保甲戶
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有云應緣邊州軍仍逐
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
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勿令騷擾此蓋聖意欲惠綏
殊方休息生民中外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

復何所用哉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爲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畧依緣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悉免其税役除出賊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强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慕然後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計即令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缺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尚强者充或武藝衰

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其被替者中不得蔭田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既爲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爲盜亦不能爲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召募不足且即於鄉村戶上依舊條權差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老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五月以光爲門下侍郎光欲復申前說以爲教閱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是時資政殿學士韓維侍讀呂公著欲復上前奏先白進呈乞罷團

諸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仍依舊每歲農隙赴縣教閱一月其差官置場排備軍器教閱法式番次按賞費用令樞密院三省同立法後六日光再上奏極其懇切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保甲依樞密院已得指揮保馬別議立法九月監察御史王巖叟言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之弊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令冬教然尚存官司則所以爲保甲之害者十分之六七猶在陛下所不知也此皆奸邪遂非飾過而巧辭强辨以欺惑聖聽將至深之病畧示更張以

應副陛下聖意而已非忠誠爲國家去大害復大利以便百姓爲太平長久之計者也此忠義之良心所以猶抑奸邪之素心所以尚存天下之識者皆言陛下不絕害源百姓無由得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臣願陛下奮然獨斷如聽政之初行數事則天下之大[illegible]陛下尚德而明矣(十月)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詔逐縣監教官並罷委令佐監教十一月[illegible]保甲行之累年朝廷聞已知人[illegible]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

之臣不及二十畝者皆一日之六教而為三日之行役此大惠也然其司尚存其患終有今以臣之所見者為陛下言不敢隱其實以欺朝廷亦不敢飾其事以罔成法夫朝廷知教民以為兵而不知教之大苛而民不能堪知別為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教之欲以為用也而使之至於怨則恐一日用之有不能如臣意者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為苦而羈縻之虐有甚焉羈縻不足以為苦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為苦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罷方幹方營而去此羈縻之所以為苦也其教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得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勾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恨不得死此鞭笞之所以為苦也創袍市巾買弓係箭添弦換包指治鞍轡蓋棚袋去造添畢綵緒架佩樽皁圍與紙墨什用之人罹在均菜等納排拾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父老之語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婚姻喪葬之問遺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要求過於城市飲

食之責望此迫於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即以鞭笞不如法為名而捕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指使者多由此徒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有踰於保正保長者此誅求之所以為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贅壻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炙其肌膚以自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募之使其家有所出賞未至於逃至於逃則其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每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如臣之愚以知不忍使陛下仁聖知之當何知也又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飢羸以至於斃誰敢言且其或主家倚因依此一或借供送有色呼喚責之官或因官遣此不得已而為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為禍此皆保甲官吏倚法以生事為百姓之擾苦也竊聞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而不聞其有此者因人之情以為法也夫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然窮則擇人窮則許自首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

乞罷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故百
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者保
丁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
未已雖民之愚顧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肯爲犯上
之惡以取禍哉蓋激之至於此極爾激之至深安知
其發有不甚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慮以
保人體而關安靜夫一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
制也一月之間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中併教一月
農事既畢無他用心人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
提舉司廢巡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

之每俟冬教於城下一邑分兩番當一月起教則與
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庶使百姓得
以優游治生無愁苦遁逃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
詿誤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
有功哉惟陛下深計遠慮斷在必行以省多事以爲
生靈安樂之惠以爲國家安靜之福又乞罷三路提
舉保甲錢糧司及罷提舉教閱及每歲分保甲爲兩
番於十一十二兩月上教不必分作四番且不必自
京師遣官視教止令安撫司差那使臣爲使並從之
元祐元年正月樞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乞罷團教
止於冬教稍悉上送官仍在禁約附二月詔河北河
東陝西路永興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兼提舉保甲並依
提刑司例各爲一司三月王巖叟劾狄諮劉定姦贓
狀御史孫升亦言劉定上挾章惇之姦嘗下附狄諮
之虐材大非遇陵公行恐喝其定獲鹿之變起人後
澀滑之罪作於前願早正其罪於是諮定皆罷與在
外宮觀下一月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
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殿中侍御
史呂陶之請也

論元祐罷保甲不得其道

馬端臨

按籍民爲兵古法也雖唐府兵猶今熙寧之保甲則
無益而有害言其無益者則曰田畝之民不習戰鬬
不可以代募兵言有害者則曰貪汙之吏並緣漁獵
足以困百姓然民之未習者可以教練而能而吏之
爲姦者則難乎之禁民遂不能止故元祐諸賢議更
化而必首欲罷此者以其擾民也今觀呂陶之言以
爲民之貧富以保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有幸與不
幸遂令人戶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
以上並免教然則貧不堪爲兵獨富者堪爲兵乎
昔所取必五等以上與田及二十畝者非取其堪爲

兵也特以其稍有貲力堪充汙吏之誅求耳蓋介甫所行刻核亟疾之意多惻怛忠利之意少故助役雖良法保甲雖古法而皆足以病民元祐之初苛刻小人用事中外未能盡去知保甲之當罷而地釋丘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足猶紛元背而論以徐日捷維而易以月法既不能盡革而又不能擯棄斥絕其奉法之人則姑少加末減裁蓋以殺其毒以紓久困之百姓可也以是爲經武彊兵之圖不亦背乎

逃亡併省議 附雜議四條 宋志 後同

逃亡之法國初以來各有增損熙寧五年詔禁軍奔

戍至五百而亡滿七日者斬舊制三日者死初執政議更法請滿十日帝曰臨陣而亡過十日而首得不長姦乎安石曰臨陣而亡法不計日即入斬刑今當云在軍興所亡滿三日者如對寇賊律樞密使蔡挺言沿邊而亡滿三日者斬安石曰沿邊有非軍興之所不可一槩坐以重刑本立重法以禁避寇賊及軍興而已帝曰然文彥博固言宜法臣等所當總領不輕改如前代銷兵乃生變安石曰前代如杜元穎等銷兵乃其措置失當非兵不可銷也且當蕭俛時天下兵至多民力不給安得不裁方幽州以朱克融等送京師請毋遣克融還幽州爲衆爲亂而朝廷乃令克融等飄泊京師久之不調復遣歸北克融所以復亂亦何預銷兵事彥博曰國初禁軍逃亡滿一日者斬仁宗改滿三日當時議者已慮壞軍法安石曰仁宗改法以來活人命至多然於軍人逃亡比舊不聞加多仁宗改法不爲不善帝乃詔增爲七日至若省併之法凡軍各有營營各有額皇祐間馬軍以四百步軍以五百人爲一營承平既久額存而兵闕馬一營或止數十騎兵一營或不滿一二百而將校猥多賜予廩給十倍士卒遞遷如額不少損帝患之熙寧

二年始議併廢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併爲二百七十馬軍額以三百人步軍以四百人其後凡撥併者馬步軍營五百四十五併爲三百五十五而京師府界諸路及兩軍其會總畸零各足其常額凡併營先爲繕新其居室給遷徙費軍校員溢則以補他軍闕或隸所從兵入各指揮使依職次高下同領帝嘗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稍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乃者銷併軍營計裁軍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三節賜予及傔從廩給外計一歲所省爲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紬絹二十萬匹布三萬端馬藁二

[illegible]臣若此邦財共可勝用哉初議併營大臣皆
以兵驕已久遽併之必召亂不可帝不聽獨王安石
贊決之時蘇軾言曰近者併軍蒐卒之令猝然輕發
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勞費
已[illegible]終必不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
[illegible]客使文彥博曰近多更張人情洶洶非一安石曰
事合更張豈[illegible]嘩此輩紛紛耶帝用安石言卒併營之
自熙寧以至元豐歲有併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敘宋前後募兵

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唐)末士卒疲於征役多亡
命者梁祖令諸軍悉黥面爲字以識軍號是爲長征
之兵方其募時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瞻視然後黥
而賜以緡錢衣屨而隸諸籍(宋)初因之或募土人就

弓不遷戍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募飢民以補
本城或以有罪配隷給役取之雖非一塗而伉健者
遷禁衛短弱者爲廂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當其無
事時雖不無爵賞衣廩之費一有征討則以之立戰
鬬給漕輓而天下獷悍失職之徒皆爲良民之衛矣
初太祖揀軍中强勇者號兵様分送諸道令如様招
募後更爲木梃天聖元年詔募兵刺指揮二字家屬
給口糧兵官代還以所募多寡爲賞罰於是遠方健
勇失業之民悉有所歸紹聖四年熙河蘭岷路都總
管提點熙河蘭岷等路漢蕃弓箭手司言蘭州金城
關欲招置步軍保捷四指揮馬軍蕃落一指揮從之
詔陝西路添置蕃落軍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爲額於
永興軍河中鳳翔同華州各置兩指揮並隷住當州
[illegible]路下統制訓練委逐路所轄都總管同選官招人
初三省密院欲以牧地募民牧養馬久而未集留爲
以謂不若增騎兵爲簡便獲土兵巧勁兵又諸路出
戍者已揭發建此議與紹然皆以爲允帝亦樂從之
益收租見存者七百萬貫額一百七十萬而十指揮
之費二十五萬而已故可與募人養馬之法兼行也
徽宗崇寧四年熙河蘭湟路轉運使洪中孚自河東

之說帝嘗咨宗銳新兵教閱就緒否中孚曰教閱
[illegible]也臣不知藝祖取天下之兵與神考所分將兵
曾[illegible]損若未嘗減損似不須增益兵貴簡練不貴
多今適增一軍所費至廣臣不知獻議者於經費之
外別有措置或只仰給朝廷也帝愕然曰初議增兵
未嘗議費可即罷去中孚曰惰游之卒不復安於南
畝今一旦罷遣强者聚而爲盜弱者轉徙則重朝廷
憂不若使與諸營閱無闕聽於額外收管不一二年
盡矣帝稱善[illegible]和四年臣僚言[illegible]閩道路洶洶相怖
云諸軍捉人刺涅以補闕額率數人驟一壯夫且曳
止陵日拘叫呼或詐指求免曰若今明池人大和會
包老少大索但長身少年牽之而去云充軍致害歸
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隸皆匿藏恐懼事
駭見聞今國家閑暇必欲招填禁旅當明示法令賚
以金帛捐財百萬則十萬人應募矣捉人於塗實虧
國體[illegible]聞四方傳播遠邇殊爲未便伏望亟行禁止
以刑晟時實爲宮道士張繼然因往尉氏亦被刺
涅亨用事詔提刑司根治欽宗即位詔守令募州縣
鄉社小豪爲隊長各自募其親識鄉里以行及五十
人以上先與進義副尉三百人以上與承信郎募方

一言武勇者爲統領行日所發□□以給□
給□半月地里遠者所至州縣接續批之京爲□□
兵馬司置使司言諸路召募敢勇効用每名先給錢
三千赴本司試驗給據況支散銀絹激賞若監司知
通令佐并應有官人能召到敢勇効用事藝高強及
二百人以上者乞轉與一官每加二百人依此或監
司郡守州縣官以下應緣軍期事件稍有稽緩並依
軍法從之（靖康間京城四壁共十萬人黃人黃旗滿
市時應募者多庸丐無賴閭志罔十一月何㮚用王
健募奇兵雖操瓢行乞之人亦皆應募倉卒未就紀

律奇兵亂潰王健殺使臣數十人內前大援王宗濋
斬渠魁數人乃定及出戰爲鐵騎所衝望風奔潰殘
爲于一月詔諸軍許効蔡裴焚劫財物限十日齎贓
自首與免罪乃召募潰兵收管給日食焉

評魏公養兵議　羅大經（王露）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
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
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强悍無賴者養之以爲
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之樂父子兄弟
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小□魏公此論可謂至

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爲襄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
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
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
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
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
使操弓韣州符今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
存跛與盲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
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鐵釜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
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
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

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
督遣多稽留龍鍾去持杖勤勤囑四鄰幸願相依傍
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壞河上
弱質無以託橫尸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當
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向觀此二詩與石壕吏等篇
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爲兵
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
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爲兵
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
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論募兵之非

馬端臨

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故民附則兵多而勃然以興民叛則兵寡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來皆然矣（秦漢）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爲募兵夫兵既盡出於召募於是兵與民始爲二矣兵與民爲二於是兵之多寡不關於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數日多供養之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基於此（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

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也宦官則以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兵而擅廢土地及朱溫聚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於內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土宇裂於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則國擅於將將擅於兵卒伍所推則爲人主而國與焉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爲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暨一再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悖逆王旅所加動輒

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迨女真南牧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捍京城則潰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爲大盜攻陷城邑荼毒生靈行都數百里外率爲寇賊之淵藪而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以輔佐中興論功行賞視前代衛霍褒鄂曾無少異然究其勳庸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女真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己講和之下策以成晏安江

沱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自潰於是賣降効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馳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強壯則身存手足枯槁則身廢兵多則國存兵少則國亡未有以兵多而亡者今唐兵雖多強悍而不爲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毆爪日暗其膺自傷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孱弱而不可用猶病痱癖之人羸其頸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腰指如股病

俱增以至於殞身也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也所以斃其身者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爲兵其法不過因其戶田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於倖免而亦不可以濫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蓋言戶盡爲兵則君子小人賢與不肖但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擇其願應募者而所謂願應募者非游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亡良民不爲兵也故世之罵人者曰黥卒曰老兵蓋其人而可羞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衛國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幸

也紀綱尚立戍令尚行則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否則潰敗四出反爲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可勝慨哉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六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七

後學吳興茅一桂校

兵四

宋邊兵議 河北守備

夏竦 韓琦

契丹使來議關南地朝廷經制河北武備議者欲增兵屯程琳自大名府徙安撫陝西上言曰河朔地方數千里連城三十六民物繁庶川原坦平自景德以前邊數有警官軍雖衆罕有成功蓋定州眞定府高陽關三路之兵形勢不接召發之際交錯非便況建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隸定州眞定府路其勢倒置請

以河朔兵爲四路以鎮定十州軍爲一路合兵十萬人高陽關十一州軍爲一路合兵八萬人滄霸七州軍爲一路合兵四萬人北京九州軍爲一路合兵八萬人其駐泊鈐轄都監各掌訓練使士卒習聞主將號令無警即成部分天子下其章判大名府夏竦奏鎮定二路當內外之衝宜爲一有警各總重兵控守要害迭爲應援若合爲一則兵柄太重減之則不足以備敵又滄州久隸高陽關道里頗近瀕海斥鹵地形沮洳東北三百里野無民居非賊蹊徑萬有一警可決漳御河東灌塘淀隔越賊兵未易奔衝不必別建

一路惟北京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內則屏蔽王畿外則聲援諸路請以大名府澶懷衛濱棣德博州通利軍建為北京路四路各置都總管副都總管一人鈐轄二人都監四人平時只以河北安撫使總制諸路有警即北京置四路行營都總管擇管[redacted]府兼臣為之議未決陳入為樞密使賈昌朝判大名府復命見度昌朝請如陳議惟保州沿邊巡檢并雄霸滄州界河二司兵馬國初以來拓邊最號強勁今未有所隸請並沿邊巡界司隸定州路界河司隸高陽關路於是下詔分河北兵為四路北京

澶懷衛德博濱棣乾寧州通利保順軍合為大名府路瀛莫雄霸貝冀滄州永靜乾寧保定信安軍合為高陽關路鎮邢洺相趙磁州合為真定府路保深祁易北平廣信安肅順安永寧軍合為定州路凡兵屯將領悉如其議韓琦謂兵勢大分請合定州真定府為一高陽關大名府為一朝廷以更新舊制不報熙寧初嘗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已故邊無橫費強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在外天寶之亂由京師空虛賊臣得以肆志也

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邀兵過於昔時其勢如倒持泰阿朕亦每以此為念也五年詔徙河州軍馬駐熙州熙州軍馬駐通遠軍造召募集可省極邊軍儲帝嘗曰窮吾國用者冗兵也其議徙軍於內郡以弓箭手代之冀省邊費

邊防利害議　鄭僅　張康國　張耦之

崇寧三年熙河路都轉運使鄭僅奏詔相度措置熙河蘭湟邊防利害僅奏朝廷給田養漢蕃弓箭手本以藩扞邊面使顧戀家産人自為力今拓境益遠熙秦漢蕃弓箭手乃在腹裏理合移出然人情重遷乞其

家選一丁官給口糧團成耕夫使佃官莊遇成熟日除糧種外半入官半給耕夫候稍成次第聽其所便從之五年趙挺之言湟鄯之復歲費朝廷供億一千五百餘萬鄭僅初建官莊之議朝廷令會計其歲入凡五莊之入乃能支一莊之費蓋鄯湟乃蕃之二小國湟州謂之邈川鄯州謂之青唐與河南本為三國其地濱河多沃壤昔三國分據則民之供輸於國厚而又分族各有酋長以統領之皆衣食饒足取於所屬之民自朝廷收復以來名為使蕃民各占舊地以居以實邊更戰鬥殺戮殘逐所存無幾今兵將官與

州多召閑民以居會有者或空久乃與之地之
私取其羊馬駝畜然無一毫租賦供官若以其物於
三國者百分之一入於縣官即涇州資費有餘矣帝
深然之翌日知樞密院張康國入見力言不可使新
民出租恐致搖動衆情且言蕃民既刺手背爲兵安
可更出租賦帝因宣諭新民不可搖動兼已令多招
弓箭手矣挺之奏弓箭手官給以地而不出租此中
國法也若蕃兵則有舊俗既輸納供億之物出戰又
人皆爲兵非弓箭手之比今朝廷所費不貲經營數
年得此西蕃之地若無一毫之入而官吏戍卒饋餉

之費皆出於朝廷何計之拙也帝曰已令姚雄經畫
時梁詔令雄括空閑地召人耕墾出課故深以挺之
所奏爲然挺之又云鄯湟之復羌人屢叛溪哥羅撒
走降夏國夏國納之時時寇邊兵不解嚴而饋運極
艱和糴入粟鄯州以每石價至七十貫湟州五十餘
貫爲倉場利於客人入中乞取而官吏利於請給解
十中官獲利百倍人人皆富是以上下相蒙所爲朝廷之害

論土兵之利　何常

政和三年秦鳳路經略安撫使何常奏古者行師用
兵或騎或步率因地形兵法曰步兵惟動馬介衛決
兵具弩犄角蕃兵長於馬漢長於弩也今則不然
西賊有山間部落謂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谿
澗最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有平夏騎兵謂之鐵鷂
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來若電擊雲
飛每於平原馳騁之處遇敵則多用鐵鷂子以爲衝
冒奔突之兵山谷深險之處遇敵則多用步跋子以
爲擊刺掩襲之用此西人步騎之長也我諸路並塞
之民皆是弓箭手地分中居以田獵騎射爲能緩急
以追逐驅馳相尚又沿邊土兵習於山川慣於馳騁
關東戍卒多是硬弩手及標牌手不惟扞賊勁矢亦

可使賊馬驚潰此中國步騎之利也至道中王超
等討繼遷是時馬下用弩遇賊則萬弩齊發賊不
能措手足而遁又元豐間劉昌祚至磨臍隘用賊衆守
隘官軍不能進於是用牌子爲先鋒賊下馬臨官軍
其勢甚盛昌祚乃以牌子踢跳閃爍振以響環賊
馬驚潰右遇賊於山林險隘之處先以牌子捍賊次
以勁弓強弩與神臂弓射賊先降則矢不虛發而皆
穿心達腋矣或遇賊於平原廣野之間賊馬上用弩
攢射可以一發而勝務乘牌子與馬上用弩皆已試
之效不可不講也乞以勁弓強弩犄角其利兩

得之而賊之步跋子與鐵鷂子皆不足破也又步兵之中必先擇其魁健材力之卒皆用斬馬刀別以一將統之如唐李嗣業用陌刀法遇鐵鷂子衝突或掠我陣腳或踐踏我步人則用斬馬刀以進是取勝之一奇也

論沿邊守禦　葉適

新史叙群盜亡唐其一因王處存定京師悲唐室屏翰皆為朱氏所覆其於夷狄荊舒之害其二謂王重榮似霸而非其三惜楊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為四方倡以興王室其四鄙馬[illegible]田頵朱延壽材不足為吳蜀之老夫唐自天寶失馭無故废分為藩鎮夷虜盜賊據天下要會百餘年禍日深內有中官為推根廢立生殺出其手外時卒饑民相扇四起壞於黃巢秦宗權極於朱溫李克用禍切特劇僥敗忽成隨所建置而得將相坐行滅盡豈有救法尚欲責重榮行密植文之功而以管仲狐假望其下耶歷觀前世周晉以諸侯王叛以外戚宦豎秦及隋唐以盜賊其勢已成雖聖賢復出無益之空談猶不能容口而况為之者欲措手哉已往之事不足追議本朝立國本懲前世之患獨有夷狄對立須為服弱使弱而當

安甘於屈服何所計惜然當真宗仁宗太平盛時已不敢保有中原靖康果失之自是以後所顧保有者江淮吳蜀而已然兀朮一渡江則江東兩浙皆震蕩幾不可立中間爹突淮漢聲言渡江縱橫破碎難於補葺若凡數四方夫極盛不免衰微之形已安常有覆亡之懼所恃者惟有納賂請和堅守不背約耳况舊虜亦亡與新虜俱行人事創和成永好凡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風奔潰我雖無虐政恩德可以[illegible]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然則安[illegible]浸引日玩歲而頹壞常臨於目前未知執事者何以救之見其諸衄與前世不同而同歸於亡則有甚矣故余素所常欲於公處作家計壯固藩墻以保守與之安且洪汉壞形勝控扼直以批塞視為棄物今若取淮左十里則凡其守虜將其耕稼什伍而用之虜來必蹈於坦塗之上長戟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無所變起無朝夕之憂矣此今日救法百年之計也或曰自古未有於邊二千餘里際郵數千億萬尺寸而守其地者況之拙者然不思今日捐有數數千萬億為無益之用歲歲無窮未嘗敢一毫削損而獨此之吝何哉又請以一家舉之

夫富者多積厚藏廣宅大第堅係而居何嘗不高
墻垣實僮使備守不使強隣暴客輕輒窺伺而後得
安者天不與一家何異盡治邊道里數千億萬人
小備守乃事理當然安有但得空洞示人以室家之
好自卑於內而反不及沒於外者歟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不然以堯舜文武所傳之衣冠禮
樂道德仁義將一舉而棄之皆不知所議錯矣

論河朔沿邊宜用土兵　蘇軾

臣切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
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

遠甚雖據即日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
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變臣觀祖宗
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弭國威而消敵謀蓋
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
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
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晁錯與漢文帝
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空虛其二
曰制邊縣以備敵國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
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
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務整緝蕃漢熟戶弓
箭手所以得死其家祇屬其人者并一
賊來無所徙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
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
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眾所服者為
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
山坂飲食長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
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
番人皆有重罰遇其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
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敵深畏
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

人所不可一日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熙寧
六年行保甲法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熙寧七年應
沿邊弓箭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
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
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
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
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他盜賊
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用命捕獲見今州縣全藉此
等寅夜防拓灼見弓箭社實為邊防要用其勢決不
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

名曰俱存其實用不過件日臣狩問陝西河東弓
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手皆是人
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損而掐驅捍邊器甲鞍馬
與陝西可以無異若樂於遠來者只從近便刴州义
安撫及真定府比若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
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致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
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
輕犯邊裝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
賞罰加意拊循其人輒復拾用龐籍舊奏約束稍加
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

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
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
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
四百一十一人若對此以為可行立法之後更數將
吏常加用術使三萬餘人分番巡役巡羅盜邊小寇
來即擒殺不至猖獗以小戒心而軍皆術皆無所改
作敵不逞嬰無由可啟有禮懸當較然可見

論熟戶不可倚為正兵　范仲淹

慶曆二年[illegible]知慶州[illegible]奏務蕃兵百十混右手
虎口為男子字號放出山放石者且可以慰戶給以

某甲康賜使戍邊悉罷正兵下四路安撫使議環慶
路范仲淹言熟戶戀土田護老幼牛羊遇賊力戰可
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為正兵若大軍蕃情點詐畏強
凌弱常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倚為正兵必至驕
蹇又今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馬使奉錢止七百料
米麻若長行應得禁兵奉給則蕃官必生觖望況歲
罕見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錢入熟戶蕃部資市羊馬
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勇
猛為便議遂格

論用西邊蕃兵　王安石　王韶

六年帝謂輔臣曰洮西香子城之戰官軍貪功有斬
巴氈角部蕃兵以效級者人極嗟憤昔李靖分漢蕃
兵各為一隊無用衆於紛亂王安石進曰李靖非素
拊循蕃者也故其教兵當如此今熙河蕃部皆為我
用則當稍以漢法治之使久而與漢兵如一武王用
微盧彭濮人但為一法今宜令蕃兵稍與漢同與蕃
戰異必先録用其豪傑漸以化之此用夏變夷之術
也帝乃詔王韶議其法韶曰岷河蕃部族帳甚衆儻
撫御咸得其用可以坐制西夏亦所謂以蠻夷攻蠻
夷者也陝西極塞儻會合訓練為用兵之勢以懾敵

人彼必盡出聚兵以應我頻年如此自致困弊兵法所謂佚能勞之者也安石對曰朝廷當先爲不可勝聚糧積財選兵而已新附之羌厚以爵賞收其豪傑賜之堅甲利兵以激其氣使人人皆有趨赴之志待我儲強力充鼓行而西將無不可者焉京王珪曰儻如聖策多方以誤之彼既疲於點集而我無攻取之實久之必不我應因僞舉兵若蹈無人之境矣帝曰此正晉人取吳之策也夫欲經營西夷宜無先於此矣帝嘗謂蕃部未嘗用兵恐以虛名內附臨事不可使安石對曰剛克柔克所用有宜王韶以爲先以恩

信結納其人有強梗不服者乃以殺伐加之大抵蕃部之情視西夏與中國強弱爲向背若中國形勢強附中國爲利即不假殺伐自當堅附矣蕃部之俗既宗貴種又附強國今用木征貴種等三人又稍以恩信收蕃部則中國形勢愈強恐不假殺伐而所附蕃部自可制使帝以爲然是時王韶拓熙河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安石奏曰今以三十萬之衆漸推文法當即變其夷俗然韶所募勇敢士九百餘人耕田百頃坊三十餘所蕃部既得爲漢而其俗又賤土貴貨漢人得以貨與蕃部易田蕃人得貨兩得所

貨而已非獨貨殖通蕃漢爲一其勢易以調御請令韶如諸路以錢借助收息又捐百餘萬緡養馬於蕃部且十五其人獎勸以武藝使其人民富足士馬強盛奮而使之則所向可以有功今蕃部初附如洪荒之人唯我所御而已

論邕管事宜 事具崇寧之後　王安石

兩江溪峒非獨爲邕管之蕃籬寔二廣所恃以安者也然而川峒無城壁不足以守禦道路散漫不足以控扼其有可勝之勢者生齒三十餘萬衆而已以山川之險阻而生長於其間又漸被聲教百年之久豈

無可用之材然上之人未能固結其腹心是以雖欲自效大與不可得也夫欲知外蠻之情莫如用兩江州峒之民率兩江小溪之民莫如責兩江州峒之酋首今兩江州峒酋首有材力足以服衆有計數足以料事有勇足以赴功有忠足以使人有桀黠者有姦詐者有寡實者上之人未必盡知知之未必能用用之未必能盡其才此所以熙寧中交賊長驅圍邕州城凡四十餘日而兩江州峒之酋僅然坐視無一人出力率衆以爲之援助者非條法之不嚴良由平日不假之以事權所以上不能相及一旦緩急左江之

視右江田州之視湅州無以異於胡人之俔越人爾兩畫兩姓至今如此為爾而我為我也大抵峒酋畜積豈足所以好名而不甚嗜利可以賞勸難以威勝為邕守者刑法苛察則怨望必生體貌高嚴則下情不達薗其貨財則不足以致其力畧其功賞則不足以盡其心此其情不可不知也若夫峒民則性氣愚弱而生事苟簡無懷土之思冬被鵝毛木棉以為裘夏緝蕉竹麻苧以為衣團飯掬水終日饜飽屋不蓋瓦不穿井不畜積其養生喪死之具悉完土以藏謂之地穴高險崖巖之上各安巢穴一有緩至塚冢以登矢石所不能及謂之山寨為邕守者少科率其力役寬禁約使之易避厚勸賞使之樂趨則居處得以安寧藝得以精不然則煩擾困苦不勝其弊去而之他州峒入外界者有之矣今兩江團結保籍丁壯十萬餘人左江如安平州七源州思明州西平州龍州祿州古甑峒羅徊峒武德峒右江如田州湅州來州隆州忠州安德州則曾經戰鬪人人可用外蠻嘗畏之若其餘州峒則強弱能否相半耳其酋首之家最得力者惟家奴及田子甲也因攻打山獠有以牛布博買有因嫁娶所得生口皆以男女相配給田與耕專習武藝世為賤隸謂之家奴其選擇管內丁壯事藝精強之人與免諸般科率工役則謂之田子甲又謂之馬前牌大州峒有五百人其次不下三二百人皆其自衛之親兵也大率人材輕勁善走耐辛苦以皮為屨陟高渉深如履平地遇有車宜倚山靠險乘間伺隙敵未易當若施之平原曠野教以陣隊授之節制則非其所宜矣所用器械則有桶子甲長鎗手標偏刀遏鏠牌山弩竹箭桃榔木箭遇敵則以標牌在前長鎗山弩夾以跳一於進前而不慮其旁後也交趾用兵亦多如此箭羽以木葉而不施鏃塗之毒藥匆問矢近臨用時

漬以醬汁發其藥力兩江俱有毒藥而出吳峒者為最緊也因湅忠江等州産鐵歸化順安州城計貢綠等峒産銅湅州安平州産漆雞得魚膠以生牛皮爛蒸細搗以製造兵器亦甚牢固湅州所打偏刀諸蠻尤貴之以斬牛多寡定其價直連斬五牛而芒刃不鈍者其直亦五牛也又作蛾眉小刀男女老少皆佩之以防中藥箭則用此刀剜去膿肉得不死也

海防　　　考索

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也錢塘面腑浙江去淮有千里之遥涉海無半日之頃江淮固要津

守禦防備倉卒有警未足為腹心憂臣海桴航快風
順水自海而入京畿不俟宿而即擣吾腹矣視江淮
之師雖列百萬各臨守禦豈能應緩急之援今日海
防之兵如許浦如定川雖有之然許浦之屯深入於
長江之口僅可為長江之蔽定川之屯僻處於四明
之海濵僅足為四明之備其於京畿海門勢甚遼遶
若不相關萬一不虞則許浦至海門不趐百里定川
抵浙江往來亦三兩日何以相援耶今日之要害在
浙則金山海門明州定海秀州海鹽是也在淮則通
州料角泰州石港建康土山江乘是也

海門秀州金山為江浙海門之要衝逆亮所謂夜半
過海門山未明抵我京師者指此
定海虜舟由海北岸來則至明州定海
海鹽虜舟由海南岸來則至秀州海鹽
土山江乘建康上元縣東南三十里有土山西北十
七里有江乘蔡謨備石季龍處
料角石港沈與求謂水勢湍急海舟至此必得沙上
水手方能轉入者指此
蔡謨備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沿海
諸縣朝廷以為憂蔡謨遣徐元等守中州并設募取

季龍舟船是所謨統七千人所戍東止土山江乘鎮
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十餘處蓋季龍謀出
海道口趨建康如土山江乘此其要津也
順浩言避寇不如禦寇宋朝建炎四年虜退呂頤浩
言朝廷集海舟下四明必為避寇之備夫避寇固當
預辨然禦寇之計尤不可緩
防海委沿江太尉言者論防海利害莫若委之沿海
太尉及民社兵太抵海舟不能齊一必集而繫之必
可成功詔從之
沈與求備海紹興二年逆豫於京東造舟沈與求言

海道當防言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
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
水勢湍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倘於
此為備盡拘水手則虜亦烏能衝突乎廟堂早定詔
付頤浩
仇愈為沿海制置先是創沿海制置使以集撰仇愈
為之建司於浙西呂頤浩言近創此司最為得策然
虜舟從海東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
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令
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

張浚條海道利害（十年）福建安撫張浚條海道利害大治海舟至千艘為自北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汪澈論備海道（三十一年）澈言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

李寶駐江陰命浙西總管李寶駐江陰以防海道

李寶海州之捷七月逆亮遣蘇保衡統水兵由海道將趨二浙鄭家奴副之寶遣子公佐同將官邊士寧潛入虜境伺動靜上謂曰公佐偵歸正言魏勝得海州矣寶大喜趨其下乘機進發寶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圍海州寶麾兵登岸虜驚引去時山東豪傑王

正修等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商不知王師猝至寶禱于石臼祈風助順丙寅風雨南來眾喜爭奮引帆俄頃過山薄虜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纈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無復行次寶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人不及者猶前拒寶命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降者三千人獲元顏鄭家奴六人斬之惟保衡未發舟旋自經死俘獻議遣所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皆淮浙奸民為虜嚮道有實欲來進聞亮已濟淮旋駐東海倪緩急為援

葉義問論土豪軍義問為報謝使回言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相處蓋土豪諳練海道之險與海之食利能操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捍於舟楫之間官軍阨於塘岸之口此策之上也

元鎮戍　元志

世祖之時海宇混一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各以

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皆世祖宏規遠略與二三大臣之所共議遣兵鎮之要審地理之宜而足以貽謀於後世者也故其後江南三行省嘗以遷調戍兵為言當時莫敢有變其法者誠以祖宗成憲不易於變更也然卒之承平既久將驕卒惰軍政不修而天下之勢遂至於不可為豈其制之不善哉蓋法久必弊古今之勢然也世祖中統十六年定上都戍卒用本路元籍軍士國制郡邑鎮戍士卒皆更相易置故每歲以他郡兵戍上都軍士罷於轉輸至是以上

郡民充軍者四千人每歲令備鎮戍罷他郡戍兵同知浙東道宣慰司事張鐸言江南鎮戍軍官不便許以時更易置之國家既平江南以兵戍列城其長軍之官皆世守不易故多與富民相黨因奪民田宅居室蠹有司政事爲害滋甚鐸上言以爲皆不遷易之弊請更其制限以歲月遷調之庶使初附之民得以安業也〇二十六年江淮行省言先是丞相伯顏及元帥阿术阿答海等守行省時各路置軍鎮戍視地方之輕重而爲之多寡厥後蒙古解代之悉更其法易置將吏士卒殊失其宜今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邊惡賊所巢穴請復還二萬戶以鎮守之合刺帶一軍戍沿海明台亦怯烈一軍戍溫處札忽帶一軍戍紹興婺州其寧國徽州初用士兵後皆與賊通今盡還之江北更調高郵泰州兩萬戶漢軍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置四萬戶府水戰之法舊止十所今擇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晉閱習伺察諸盜錢塘控扼海口舊置戰艦二十艘今增置戰艦百艘海船二十艘樞密院以聞悉從之

魏勝戰車 宋朝遺錄

公以意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弩車亦數十兩以備戰守車上爲獸面木脚少創十數條垂氈幕軟牌皆繪猛獸每車用二人推行可禦五十人行則爲陣可載輜重器甲不勞士卒止則爲營相搭即爲城壘守關隘人馬不能近遇敵可以禦箭鏃臨敵列陣如意車在陣外以旗蔽映弩車當陣門其上寘床子十石力弩箭大如鑿一箭能射數人一發三箭可數百步砲車在陣旋火石砲亦二百步初兩陣相近間發弓弩箭砲次近陣門突出刀斧槍手交陣間出騎軍兩向掩擊得捷陣追襲小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

疲進退得利伺便出擊臨時恐有拒退亦預爲解脫計常於夜習之勿令人見之也以其制上于朝從之令諸軍依其式而多造焉

論車戰 周士隆

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相麗左傳云卒乘輯睦公乘無人卒列無長車馳卒奔乘晉師先偏後伍亦爲卒乘列故毀車崇卒必有自來而古書未有記戰騎者要之升險入隧山澗稠阻非車所能用其必藉卒以濟而未嘗不屬於車乘耳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又有虎賁之

上也六偏均兵分車步騎各有屬險戰之法十車為
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夫險形
豈有相似者乃與平地一槩區截已是虛談易戰一
車當步八十人一騎步卒八人一車當十騎險戰一
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一車當六騎夫
車步騎相當得勢者勝安有定形不然車之所踐騎
之所馳何止當幾人而已徒以易險兩字對相裁減
不待知兵者知其繆也戰騎出匈奴所謂控弦引弓
管子載騎冦始服專指北狄唐太宗謂蕃兵唯勁馬
奔衝者六國時燕趙邊郡始用之秦遂有騎卒將曹

操始為戰騎瑠騎遊騎之法且云車徒常教以正騎
隊常教以奇此書論戰騎翼其兩傍掩其前後全是
後代冢陣拐子馬事非古法也

漢馬政　　通考

林氏曰漢初民出筭賦以備車馬又稍復古制勸民
養馬有一疋者復卒三人盖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
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
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
致馬千疋于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邊
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置十入塞

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
者數萬疋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
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
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毋而
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收者難矣又匿馬者
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
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民以補車
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騾驢負石至玉門關輪臺之
恨始修馬令吁亦晚矣

唐馬政　　唐志

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
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驛
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
牧監副監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
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
左右六閑總十有二閑為二廐以繫飼之初用太僕
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
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八坊之田
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八坊之馬為四十
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

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玄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彊壯不足則取其次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景雲二年詔群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

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廄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毛仲既領閑廄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

校亦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群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廄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京蒐監牧及私群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

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廄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負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廄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廄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民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

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大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為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三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害牧無他患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宋馬政　宋史　後同

熙寧以來有保馬戶馬其後又變為給地牧馬神宗嘗患馬政不善謂樞密使文彥博曰群牧官非人無以責成效其令中書擇使御舉判官冀國馬蕃息以給戰騎熙寧元年詔曰方今馬政不修官吏無著效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官吏之眾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為能吏令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從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為今之計者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於群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為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元

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群司言監牧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為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騏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廄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為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賦入為務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是歲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初內外班直騎軍馬以四月下槽出牧迄八月上槽風雨勞逸之不齊故多病斃因人歲被榜罰吏緣牧事害民棚井科率無寧歲（四年）乃命同修起居注曾孝寬較度其利害孝寬請罷諸班直諸軍馬出牧以田募民出租詔行來年如所請仍令三司備當牧五月芻粟（五年）廢太原監（七年）廢東平原武監而合淇水兩監為一（八年）遂廢南北八監惟存沙苑一監而兩監司牧亦罷矣沙苑先以隸陝西提舉監牧

至是復屬之群牧司始議廢諸監群牧制置使文彥
博言議者欲賦牧地與民而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
而責孳息非便詔元絳蔡確較其利害上之於是中
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
監馬一千六百四十匹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馬
不配郵傳而兩監牧吏卒雜費及所占地租為緡錢
五十三萬九千有奇計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
餘緡而已今九監見馬三萬若不更制則日就損失
於是卒廢之以其善馬分隸諸監餘馬皆斥賣收其
地租給市易本錢分寄籍常平出子錢以為市馬之

直監兵五千以為廣固指揮修治京城馬後遂廢高
陽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凡廢監錢歸市易之外
又以給熙河歲市諸監既廢游田可耕廣行於熙增
課以募耕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繳言牧田沒於民
者五千七百餘頃乃嚴侵冒之法而加告獲之賞往
起利入增多元豐三年廢監租錢遂至百一十六萬
元祐初議與廢監以復舊制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
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
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議者皆知十年
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

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二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
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令鄆州東平北京之大名元
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
定之間棚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
加招集則措置之間指顧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
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況廢監以來牧地之
賦民者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
蒙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
陽等監皆復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
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

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
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
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
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
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
頃爲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
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詔下永興軍路
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
邊閑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措牧馬司又請兼
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

之是歲戶條言岷州府界養馬者至萬餘匹於是自
守貳而下遷賞有差

保馬法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
其事於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
死者責償恐非民願安石以爲令下而京畿投牒者
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五月詔開封
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
之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
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

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强與府界毋過三
千疋五路毋過五千疋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
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
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
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斃
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
禁苛留者凡十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
畧司州縣吏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時河
東騎軍馬萬一千餘疋番戍率十年一周議欲省費
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

千五百疋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之以
合額俟正軍馬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下中書樞密院
樞密院以爲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
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折米而償其直爲錢十
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況減軍五千疋邊
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故漸令民間從便牧
馬不以五千爲限於理爲可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
價率之爲錢二十七千募民牧養可省雜費八萬餘
緡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
習戰禦盜公私兩便帝卒從樞密院議九年京畿保

甲養馬者罷給錢布止免輸草而增馬數元豐六年
取河東路保甲十分之二以教騎戰且以本路鹽息
錢給之每二十五千令市一馬仍以五年爲限七年
詔京東西路免教閱每都保養馬五十疋疋給錢十
千限京東以十年京西以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甲
馬官京西以呂公雅京東以霍翔領之罷鄉村物力
養馬之令養戶馬者免保甲馬皆翔所陳也翔及公
雅既領提舉事多所建白請借常平錢每路五萬緡
付州縣出息以償馬之死耗及孳息者願以私馬印
爲保馬者聽養馬至三疋蠲役外每疋許次丁一人

隨枚罰之非役損於人者習悉從之公雅又令每郡
歲市二十疋限十五年者促爲二年半京西不産馬
民貧乏益不堪上慮有司責數過多百姓未喻上意
詔如元令稍增其數公雅乃請每郡歲市八疋限以
八年由縣限以十年翔又奏本路馬已及萬疋請令
諸縣弓手各養一疋以贖失捕之罪哲宗嗣位言新
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爲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
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
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
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

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戶
馬者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以備官買
熙寧二年遣河北察訪使曾孝寬以爲言始參考行之
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
朝廷以乏馬爲憂元豐三年以王拱辰之請詔州縣
戶各許養市馬坊郭家産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
若坊郭鄉村過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
馬亦如之亞一疋止馬以四尺一寸以上齒限八歲
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者提舉司於是諸道
各上其數時初立法上慮商賈乘時高直以病民命

以郡牧司吏驗以上于疋出市以平其直元豐中嘗
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今坊監
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甚費蕃
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爲生誠爲便利已而得駒庳劣
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時西方用兵頗調
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七年遂詔河東
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
路鄜延益以永興軍路及京西坊郭馬環慶益以秦
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京
東西既更爲保馬諸路養馬指揮至八年亦罷其後

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之意云

論保馬　　馬端臨

按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
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牛養戶馬則是蠲其
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史志言戶馬之將行也王
介甫以爲京畿百姓投牒願養者已千五百戶保
馬之將行也曾翔以爲鄜城一縣所願養者爲馬已
四百四十八蓋法行之初民皆樂從初非官府抑逼
夫樂從之說出於建議者之口未必有是事實然所
謂投牒願養之數未必全虛蓋民不非樂爲養馬也

當時科賦征役必是繁重悉何甚一役於官而得以自免則亦不暇詳慮郑顧而靡然從之正柳子厚所謂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者而獻之退而甘食其土之所有以盡吾齒是也及其久也馬之弊者倍償不貲且奉行之吏務爲苛峻於是數之少者增之期之寛者促之始重爲病矣

畢再遇水櫃

羅大經玉露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縳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眞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遂大敗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恐敵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在湖南荆湖制置司遣兵討之寇以竹爲箭傅以毒藥著人肉血流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束藁人羅列炬燎寇見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搗其穴一戰而平

邊市

宋志

市易之設本漢平準將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其弊也以官府作賈區公取牙儈之利而民不勝其煩矣熙寧三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乃假官錢爲本詔秦鳳路經畧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因命韶爲本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欲移司於古渭城李若愚等以爲多聚貨以啓戎心又妨秦州小馬大馬私貿易不可文彦博曾公亮爲京皆是之韓絳亦以去秦州爲非唯王安石曰古渭置市易利害臣雖不敢斷然如若愚奏必無可慮七月詔轉運司詳度復聞陳升之謂古渭極邊恐啓群羌闚覦心安石乃言今蕃戶富者往往蓄緡錢二三十萬彼尚不畏劫奪豈側九成寨乃至衰弱如此又欲逃生羌則形勢欲張應接欲近古渭邊皆便於應接商旅並集居者必多因建爲軍增兵馬擇人守之則形勢張矣且蕃部得與官市邊民無復逋負足以懷來其心因收其羸以助軍費更闢荒土異日可以聚兵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八
後學歸安吳人豹校

刑三

論漢刑　馬端臨

按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最爲醇正然至其論諸侯王則皆主於誅殺仲舒此對與天人三策議論迥別真西山亦謂太史公言賈誼明申韓今讀政事書論諸侯王不過與刑未見其爲申韓之學至諸侯王皆衆髖髀而然後知太史公之說不謬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聖賢處亡國不同也蓋諸侯王雖漢初之深患然根連株逮而誅鋤之於後罔不若建法立制而閑防之於初也時孝文淮南齊北亦嘗構逆討而戮之罪止其身未嘗深竟黨與亦不聞復有後患何必誅二萬餘人哉

按古者五刑大辟至重[illegible]令文除肉刑以髡鉗代墨以笞代劓刵其後復減笞數定箠令則刑制益寬矣然景武以後習爲嚴酷死刑至多甯成傳稱成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爲不復收又王吉龔遂王式皆坐輔導昌邑王無狀

減死鉗爲城旦舂何並傳並爲潁川太守鍾元爲尚書令元弟威爲郡掾贓千金並過辭元元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減死罪一等）並就髡鉗並不許卒論殺威以是觀之則知當時死刑至多而生刑反少髡鉗本以代墨乃刑之至輕者然減死一等即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於死而笞箠所以代劓刖者不聞施用矣

按崔寔政論主於嚴刑而其論發於桓帝之初年司馬溫公亦以爲矯一時之枉然愚嘗考之漢自沖質而後政日以弛其弊蓋原於人主昏庸威嗣相繼委政紀綱日亂刑罰不中而國隨以亡其咎不在於刑輕也且二帝之時屢有詔書輕減死罪或至於髡鉗或徙邊或贖縑唯謀反大逆不用此令然坐忤梁冀而亡命者死坐[illegible]知及所經過者死此二者所誅甚衆豈亦反[illegible]收守皆成罔之黨故於其所疾惡者公違[illegible]而[illegible]賊之且當時姦凶得志忠賢受禍民不見德亦形已其猶幸刑制稍寬於西都時有寬恤之詔故其所誅殄及於黨錮之清流而不及於無辜之百姓若使一用武宣之法則狼牧虎冠之徒其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必又有不可勝言者自[illegible]

人主之淫刑嗜殺者如漢之孝武唐之則天能用張湯義縱王溫舒周興來俊臣之徒迭為威酷然不旋踵而以法誅滅之蓋二主亦知人之不可多殺特不能勝其好殺之心而寄於用此曹旋覺其非而誅之以謝天下張而能施故不至於亡其國桓靈之昏虐豈足以語此以昏庸之主而復欲其行嚴酷之法則土崩瓦解之勢當如亡秦亦不待建安之末而漢鼎始移矣

魏法序略　　通考

其序略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掠恐猲呼葛反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為劫掠律賊律有欺謾武安反詐偽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偽生死令丙有詐自復免事類眾多故分為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為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廄律有告反逮受

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為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鞫獄斷獄之法與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故分為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呼各反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為請賕律盜律有勃辱強賊興律有擅與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為與擅律與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廄律有乏軍之與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為法故別為之留律秦世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漢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無車馬而律猶著其文則為虛設故除廄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為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為驚事律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為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為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

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出例以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刑死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潴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

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鬭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讎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強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畧如此

請刑法書一疏　劉頌

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獄各出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劉頌上疏論之頌疏曰自近代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

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循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

主執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一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執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傷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

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弃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准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重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常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閡至於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准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

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乃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爲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爲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輕重隨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措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以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

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爲議則有所開長以爲宜如
頌所啓爲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
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
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
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
即令史已下應復出法駁按隨事以聞也

晉泰始三年新律　　　通考

晉武帝泰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
裴楷執讀四年大赦天下乃頒新律初文王秉魏政
患前代律令煩雜陳羣劉劭雖經改革而科網太密

於是命賈充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
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辯囚律爲告劾繫
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賕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衛
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
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於益時其餘未
宜除之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
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
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
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
嫁皆不復還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亡
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少女人當罰金杖者皆
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歲刑從嫁
娶之要一以下聽爲正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
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
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晉律表　　　張斐

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
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是
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
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

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
求之作本名告訊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
之定罪名例齊其法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
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其知而犯
之謂之故意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
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
鬭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
之過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
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
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

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鬬皆為賊鬬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逕射不得為過失之近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謂之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鬬鬬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因辭所連似造意諸勿聽治似故縱持質似恐喝如此之比為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踈公私不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正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

勢下手取財為強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喝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賕劫召其財為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賕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贓輸入呵受為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毆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亦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鬬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懽貌在聲色奸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室廬舍積聚盜贓五疋以上棄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法強取強乞之類

遂賊法隨例界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不
非爲公爲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
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
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俗
以尋常或隨事以盡情或取舍以從時或推直以立
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
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
根牙之微致之機畧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輩類於
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
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

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
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寳君子而逼小人也故
爲勑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夫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
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凋落
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
准法律之義也

唐律刪要序　　吳萊

予嘗讀唐律每患其繁賾難省故頗刪其要且務覩
乎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又從而序論之曰

夫古者先王之治人也以德而輔之以刑後世之治
人也德則不足而惟刑辟之是用春秋傳所謂三代
之衰然後制刑者也自戰國之世魏李悝始造法經
商君受之以相秦及漢悉踵秦故歷代相因至唐則
又承隋開皇之律是蓋唐律本隋漢律本秦其實一
出於戰國李悝盜賊囚捕之緒餘而已不復二帝三
王忠厚哀矜刑期無刑之本意矣然以秦之爲秦焚
滅先代之典籍坑僇儒生猜鷙強暴嚴戾刻深而詔
天下學法令而師吏惟隋則亦庶幾近之而任法者
也蓋當秦之時孔子沒而異端起處士橫議而說客

妄售其所自爲術是非矛盾紛紜相勝然秦方遺仁
恩尚首功而儒者又不入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爲
治若夫隋氏之初江左齊梁貴淫靡代北周齊習蕃
夷天下幸歸於一而風俗未淳朝廷議政之臣類皆
俗吏米鹽之徒苛刻煩碎未甚有幾故隋且惡其連
篇風雲滿簇月露華而不實者而猶未嘗識夫儒者
之真亦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爲治孟子蓋曰言非
禮義謂之自暴居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弃秦則
不知儒而不用非自暴歟隋則不知真儒而不得用
非自弃歟是殆秦之任法雖暴於隋而隋之任律則

猶襲秦之故智而或過焉者也夫以秦隋惟吏之是師法之是循自謂其法律之密督責之峻可以肆其鉗制束縛之術於朝廷之上故常以一人狙詐猜忌之心而盡疑天下至於衡石程書衛士傳餐而日有不給及觀其所以爲効秦則始皇東廵西狩而郡縣之供調不聞不足隋則文帝黎陽洛口倉庾豐盈而其後猶足以聚數百萬之盜賊而不盡誠可謂極其盛者雖然關東之禍至有土崩瓦解之勢而一切誘爲鼠竊狗偷之盜而不敢聞曾不旋踵而二代之亡若出一轍是何德化之不足而刑辟之是用者遂致

然故然而漢以寬仁濟秦法唐以仁義變隋律蓋欲一返乎秦隋之所爲是故漸仁摩義淪肌浹髓必也儒者爲能究之誠有不在乎俗吏持籌胥急期會務筐篋者之所能測識此其創立國法紛紛朝章雖若有媿於二帝三王忠厚哀矜明刑弼教之本意至於後世枉張之深刻束縛之羅織戕刻民命傷殘國脉無所不至然猶幸其本根節目之正者尚足以維持調護乎天下之故而不極於亂於是馬鄭諸儒嘗以文律而章句之女孫與呂等十九人亦已因律文而作疏義或從或革或損或益且酌其中要非苟然而遂已者故漢嘗引經以斷獄而深得夫法律之本唐則每以書判拔萃取士則猶使之知有法律之實而不爲空言此殆儒者用世之功天下致治之効將萬一乎先王明刑弼教之餘而固非秦隋任法用吏之世可遂及也嗚呼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悉已具見乎此儒者何嘗不知吏而吏則不可不通儒尚德化者何嘗不任刑辟任刑辟則不可不務乎德化者也是蓋漢唐之所以得秦隋之所以失誠可爲後世之龜鑑矣

唐刑議　　唐書

唐貞觀二十一年刑部奏言準律謀反大逆父子皆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請改重法制遣百僚詳議司議郎敬播議曰昆弟孔懷人倫雖重比於父子情理有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別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胙土析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霑其蔭輒受其辜背理違情恐爲太甚必其反逆爲春令蹤彼秋荼制次於遂德之辰建深文於刑措之日臣將不可物謂誰宜詔從之

宋刑議　　宋志

神宗熙寧元年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從謀殺

減二等論初登州言有婦云於母服嫁韋惡其貌陋謀殺不死案問欲舉自首審刑大理論死用違律爲婚奏裁貸之知州許遵言當減謀殺罪二等請論如勑律乃送刑部刑部斷如審刑大理遵不服請下兩制議詔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不同遂各爲奏光言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斷獄案律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者罪以於人損傷既不在自首之例而別因有犯如爲盜劫囚畧賣人之類本無殺傷之意而致殺傷人者慮有司執

文并不許首故申明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自有二等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則謂之謀任情徑行畧無預慮公然殺害則謂之故謀者重故者輕今因犯他罪致殺傷人他罪得首殺傷不原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鬭殺則太輕故參酌其中從故殺傷法也其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惟未傷可首已傷不在首限今許遵欲以謀與殺分爲兩事案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以謀與殺爲兩事則故與殺亦爲兩事也彼平居謀慮不爲殺人當有何罪而可首者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

得別爲所因之罪若以劫鬭與謀皆爲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鬭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云獲貸死已是寬恩遵爲之請欲天下引以爲例開奸兇之路長賊殺之源并教之害者也臣愚以爲宜如大理寺所定安石言刑統殺傷罪名不一有因謀有因鬭有因劫有因竊有因畧賣人有因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有因強姦有因厭魅呪咀此殺傷而有所因者惟有故殺傷則無所因故刑統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其意以爲於法得首所因之罪既已原免而法不許首殺傷刑名未有所從

唯有故殺傷爲無所因而殺傷故令從故殺傷法至不可犯過失殺傷而自首則所因之罪已免唯有殺傷之罪未除過失殺傷非故殺傷不可亦從故殺傷法故刑統令過失者從本過失法至於鬭殺傷則所因之罪當輕殺傷之罪當重則自首合從本法可知此則刑統之意唯過失與鬭當從本法其餘殺傷得免所因之罪皆從故殺傷罪科之則於法所得首之罪皆原而於法所不得首之罪皆不免其殺傷之情本輕者自從本法本重者得以首原今刑部以因犯殺傷者謂別因有犯罪遂致殺傷竊以爲律但言因

不言所因則謀殺何故不得爲殺傷所因之犯又刑部以始謀專爲殺人即無所因之罪竊以謂律稱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謀殺與已傷已殺自爲三等刑名因有謀殺徒三年之犯然後有已傷已殺絞斬之名者其稱則無所因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謀殺於法不得首免之已傷合爲一罪其失律意明甚臣以爲古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合從謀殺減二等論赦從原法寺刑部所以日來用法斷謀殺已傷不許首免者蓋爲律疏假占設有因盜殺傷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遂引爲所

因之罪止謂因盜殺傷之類豈與殺傷爲二事與謀殺殺傷類例不同臣以爲律疏假設條例其於出罪則當舉重以包輕因盜傷人者斬尚得免所因之罪謀殺傷人者絞絞輕於斬則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然議或謂謀殺已傷情理有甚重者若開自首則或啓奸臣以謂有司議罪惟當守法情理輕重則敕許奏裁若有司輒得舍法以論罪則法亂於下人無所措手足矣御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於是公著等言安石光所論敕律悉以明備所爭者惟謀爲傷因

不得傷因而已臣等以爲律著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其自首者但免所因之罪而尚從故殺傷法則所因之謀罪雖原免而傷者還得傷之罪殺者還得殺之刑也且律於器物至不可備償則不許首今於人損傷尚有可當之刑而必使償之以死不已過乎古初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抵罪後世因劫殺而傷者則增至於斬因謀殺而傷者則增入於絞倘不因先謀則不過徒杖三等之科而已豈乎深入於絞斬乎若首其先謀則傷罪仍

在是傷不可首而因可首則謀爲傷因亦已明矣律所以設首免之科者非獨開改惡之路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則欲遂其惡心至於必殺今若由此著爲定論塞其原首之路則後之首者不擇輕重有司一切案文殺之矣朝廷雖欲寬宥其可得乎前以爲謀殺情重律意不通其首則六科之中當著謀殺已傷不在自首之例也編敕所載但意在致人於死並同已傷及傷與不傷情理兇惡不至死者許奏裁今令所因之謀得用舊律而原免已傷之情復以後敕而奏裁則何爲而不可也臣等以爲宜如安石所議以

制曰可大理寺審刑刑部法官皆釋罪於是法官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議爲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安石與師元冠卿反覆論難師元等益堅其說明年二月庚子詔自今謀殺人已死自首及案問欲舉並奏取敕裁而判部劉述丁諷奏庚子詔書未盡封還中書於是安石奏以爲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爲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爲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復律新制與唐介等數爭議於帝前卒從安石議是月甲寅詔自今謀殺人自首及案

欲舉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其謀殺人已死爲從者雖當首減依嘉祐敕凶惡之人情理巨蠹及謀殺人傷與不傷奏裁收還庚子詔書劉述等又奏以爲不當以赦頒御史臺大理寺審刑院及開封府而不頒之諸路入誤引刑一司敕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誨御史劉琦錢顗皆請如述等奏下之二府帝以爲律文甚明不須合議而曾公亮等皆以博盡同異厭塞言者爲無傷乃以衆議付樞密院文彥博以爲殺傷者欲傷而傷也即以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爲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後殺傷依律其從而

加功自首即奏裁陳升之韓絳議與安石畧同時富弼入相帝令弼與安石議弼謂安石以謀與殺分爲二事以破析律文蓋從衆議安石不可弼乃辭以疾八月遂詔謀殺人自首及案問欲舉並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詔開封府推官王堯臣劾劉述丁諷王師元以聞述等皆貶司馬光言阿云之獄中材之吏皆能立斷朝廷命兩制兩府定奪者各一敕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各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

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爲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宄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不報初安石議行司勳員外郎崔台符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明年六月擢判大理寺

宋詔獄

詔獄本以糾大姦慝故事不常見初群臣犯法體大

者多下御史臺獄小則開封府大理寺鞫治焉神宗以來凡一時承詔置推者謂之制勘院事出中書則曰推勘院獄已乃罷(熙寧二年)命尚書都官郎中沈衡鞫前知杭州祖無擇于秀州內侍乘驛追逮御史張戩等言無擇三朝近侍而驟繫囹圄非朝廷以廉恥風厲臣下之意請免其就獄止就審問不從又命崇文院校書張載鞫前知明州光祿卿苗振于越州獄成無擇坐貸官錢及借公使酒謫忠正軍節度副使振坐故入裴士堯罪及所爲不法謫復州團練副使獄半年乃決辭所連逮官吏坐勒停衝替編管又十餘人皆御史王子韶啓其事自是詔獄屢興其悖于法及國體所繫者著之其餘不足紀也若凌遲腰斬之法熙寧以前未嘗用於元凶巨蠹而自是以口語狂悖致罪者麗于極法矣蓋詔獄之興始由柄國之臣藉此以威縉紳逞其私憾朋黨之禍遂起流毒不已(紹聖間)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嶺外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高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寖及宣仁上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時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嘗於邢恕處見文及甫

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奸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彥博子也必知姦狀詔翰林承旨蔡京吏部侍郎安惇同究問初及甫與恕書自謂畢禪當求外入朝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爲機穽以榛塞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稱駙馬都尉爲粉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克臣爲粉父忠彥乃嘉彥之兄也及甫除都司爲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止爲平章重事及彥博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守郡毋喪除與恕書請補外因爲躁忿詆毀之辭及置對則以昭比摯如舊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謂指王巖叟面如傅粉故曰粉梁燾字況之以況爲兄故曰昆斥摯將謀廢立不利於上躬京惇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證佐望別差官審問乃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審問仍差內侍一員同往蔡京安惇等共治之將大有所誅戮然卒不得其要領會星變上怒稍息然京惇極力鍛鍊不少置既而梁燾卒於化州劉摯卒於新州衆皆疑二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詔摯燾據文及甫等所供言

語偶逐人皆士不及考驗明正典刑摯等諸　並勒
停永不收叙先所三省進呈帝曰摯等已竄遐方朕
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初元祐更政
嘗置訴理所申理冤濫元符元年中丞安惇言神宗
厲精圖治明審庶獄而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
所凡得罪熙寧元豐之間者咸爲除雪歸怨先朝收
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元斷施
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
惇懼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詳案內文狀陳
述及訴理所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聞自

是以伸雪復改正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及徽宗即
位改正元祐訴理之人右正言陳瓘言訴理得罪自
語言不順之外改正者七百餘人無罪者既蒙昭雪
則看詳之官如蹇序辰安惇者安可以不加罪乎序
辰與惇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因謂訴理之事
形迹先朝遂使紛紛不已考之公議宜正典刑會中
書省亦請治惇序辰罪詔蹇序辰安惇並除名放歸
田里靖康初元既戮梁方平太傅王黼永州安置言
者論黼欺君罔上專權怙寵蠹財害民壞法敗國朔
方之釁黼亦其謀遣吏追至雍丘殺之取其首以獻

仍籍其家又詔賜　安德軍承宣使李彥死彥根括
民田奪民常產重斂租課百姓失業愁怨溢路官吏
稍忤意捃摭送獄多至瘐死故特誅之暴少保梁師
成朋比王黼之罪責彰化軍節度副使行一日追殺
之臺諫極論朱勔肆行姦惡起花石綱竭百姓膏血
蘇州縣籍藏子姪承宣觀察者數人厮役爲橫行媵
妾有封號園第器用悉擬宮禁竄勔廣南尋賜死趙
良嗣者本燕人馬植童貫使遼國植邀於路說以覆
宗國之策貫挾之以歸卒用其計以基南北之禍至
是伏誅七月暴童貫十罪遣人即所至斬之言者論

蔡攸興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詔
誅攸并弟翛高宗承大亂之後治王時雍等賣國之
罪洪芻余大均陳沖張卿才李彞王及之周懿文胡
思文並下御史臺獄獄具刑寺論芻納景王寵姬大
均納喬貴妃侍兒及之苦辱寧德皇后女弟當流沖
括金銀自盜與宮人飲當絞懿文卿才彞與宮人飲
卿才彞當徒懿文當杖思文於推擇張邦昌狀內添
諂奉之詞罰銅十斤並該赦上以狀大怒李綱等共
解之上亦新涖政重於殺士大夫乃詔芻大均沖各
特貸命流沙門島永不放還卿才彞及之懿文思文

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蓋古
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
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世
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
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
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
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而大德間
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爲七今之杖一百
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間唯知
輕典之爲尚百年之間天下又寧亦豈偶然而致哉

然其弊也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文法
出入比附用譎行私而兇頑不法之徒又數以赦宥
獲免至於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奸宄
俾善良者喑啞而飲恨識者病之然則元之刑法其
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殺五等笞杖罪既定
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
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
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后惟秦王
伯顏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

並以別駕安置邊郡宋齊愈下臺獄法寺以犯在五
月一日赦前奏裁詔齊愈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非受
爲命臣僚之比特不赦腰斬都市紹興史監察御史
婁寅亮陳宗社大計秦檜惡之使言者論其父死匿
不舉哀下大理寺劾治迄無所得詔免所居官樞密
使張俊使人誣張憲謀收岳飛文字謀爲變秦檜欲
乘此誅飛命萬俟卨鍛鍊成之飛賜死誅其子雲及
憲于市汾州進士知浹上書訟飛冤決杖編管袁州
廣西帥胡舜陟與轉運使呂源有隙源奏舜陟贓汚
僭擬又以書抵檜言舜陟訕笑朝政檜素惡舜陟遣

大理官往治之舜陟不服死於獄飛與舜陟死檜權
愈熾屢興大獄以中異己者名曰詔獄實非詔旨也
其後所謂詔獄紛紛類此

元刑　元志

元興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
嚴刻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簡除繁苛始定新
律頒之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
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
麗爲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鐐之流則南人遷於
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

會覩斬戮及見一死人頭輙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
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八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九

後學雲間郁承彬校

刑二

除肉刑議　宋志

建安中議者欲復肉刑孔融議曰古者淳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倂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其後及公曹操復欲行肉刑令日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

子083-620

能中其父之論乎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為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眾議而止

評肉刑之議　馬端臨

按是時肉刑之不用已三百餘年而卒欲復之誠非篤論然陳羣所謂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是當時傷人者不過髡鉗之刑又言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蓋自孝文立法以笞代劓刖而笞數太多反以殺人後雖減笞數定箠令然笞者猶不免於死於是遂以笞為死刑其不當死者則亦不復笞之如孝景以來反有寬刑之詔使之以死笞者勿笞[illegible]笞則必至於死也然鬬狠傷人與姦盜不法之徒若抵以死則太酷免死而止於髡鉗則裁翦其毛髮而畀不擁箠楚之毒又太輕矣則易若量所笞數使其可以懲姦而毋至於殺人乃合中道而肉刑固不必議復矣

請復肉刑疏　劉頌

臣竊以為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眾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之不用所致也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人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為

盜賊矣況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輸財計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為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為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為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因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為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

聚而誅爲不眺月與而歲不同故自頃以來奸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孰與賊盜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奸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奸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爲虛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

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誡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爲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爲惡之具此爲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奸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疏上又不見省

肉刑宜復不宜復議　通考

王導賀循等議曰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奸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刖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况行之於政乎或者乃曰死猶不懲而况於刑然甿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爲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爲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詠爲惡之永痛惡者睹殘刖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明誡以懲思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等議以今中興祚崇大

命惟新誠宜以肉刑寬法以育人然懼群小愚弊習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者殺則心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惟允尚書周顗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覆然竊以爲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死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死刑而濟之肉刑平代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爲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刑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爲惡

者輕犯官刑跍罪吏衆是爲輕其刑誘其人於罪後其身以加楚毒也告之畏死刑以爲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爲犯輕而致囚此皆停畏斷刑常人以爲恩仁也恐受刑者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殺以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感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

請復肉刑疏　曾布

初韓絳請用肉刑曾布復上議曰先王之制刑罰未嘗不本於仁然而有斷肢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得已也蓋人之有罪贖刑不足以懲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宮大辟然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後世因之以爲律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剕宮之法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人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固市而爲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況折杖之法於古爲輕朴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貸者處之以肉刑則人之獲生者必衆若軍士亡去應斬賊盜贓滿應絞則用其足犯良人於法應死而情輕者處以宮刑至於劓墨則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後爲流徒杖笞之罪則制刑有差等矣

紀歷朝善篇十一　修　通考

東晉成帝時廷尉奏殿中帳施吏孫廣盜官幔二帳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朱暎議以爲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一人

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財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旣足以懲姦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尚書右丞范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旣許宗等宥廣死罪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攝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上者今

劾云唯特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盛衰顰笑之間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與怨讟此為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宋前廢帝景平中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男道符年三歲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埋之為道符姑雙女所告正周棄市刑司空徐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明戮臣以為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

地雖伏法者當罪而在宥者匪容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宋文帝元嘉七年剡縣人黃初妻趙打子婦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母及子男稱依法徙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議曰禮律之興蓋本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代合之一體未有分之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因無讎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若云稱可殺趙趙當何以處載若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咎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

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純臣於國孝義於家矣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周功千里外耳令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聽之此又大通情禮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無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趙雖內愧終身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絕事理固然○孝武於元嘉中出鎮歷陽沈亮行參征虜將軍事人有盜發塚者有非所近村人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塚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劫

掠之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兇赫者易應潛密者難知且山原為無人之鄉丘隴非常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鄉督實劫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家無村甲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千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人之禁不可不慎夫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內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咎○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為劫制同籍朞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為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為

周親則子宜隨母補兵何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
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
子今道舉為劫若其叔尚在制應補謫妻子營居
未宜也但為劫之時叔父已殁代公道生並是從弟
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為周親令代公隨
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
於主者守周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
此疑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
〇吳興武康縣人王廷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
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尚書何

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一人為非閭門應刑
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
至親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
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
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
告並合赦之〇魏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
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
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
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
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
不顧室家者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仇乎對曰夫
良善與人無仇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
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適坐小事繫獄
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曰自
以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色動遂曰汝昔舉竇
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殺禮
便宜早服子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
便遣吏卒承子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
人頒下天下以為禮式〇吳孫權太子登出遊時有
彈丸飛過左右往捕得一人挾彈懷丸咸言實不放

彈在衣箱什法登即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釋之孫
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
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黃門從汝求蜜耶
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啟黃
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
鼠矢矢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〇晉陸雲為浚儀令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
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
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之曰不出十里當有男
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

迸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以語憚近縣故遠相邀於是一邑稱為神明○漢沛縣有富家翁貲三千餘萬小婦子年纔數歲頃失其母父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困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劒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肯與兒詣郡自言求劒時太守何武得其條辭因錄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寄之耳不當以劒與之夫劒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壻必不復還其劒

當關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申展此凡庸何能思慮弘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子曰敝女惡壻溫飽十歲亦以幸矣論者大服武○漢薛臨淮有一人持疋縑到市賣之道遇雨披蔽後人來共庇蔭雨霽當別因共爭鬬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薛宣核實良久人莫肯首服宣曰縑直數百錢何足紛紜自致縣官呼騎吏中斷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撮之而縑主稱怨宣曰然固知其當爾也因詰責之具服悉畀本主○後漢鍾離意為會稽北部督郵有烏程男子孫常常弟並分居各得田十頃並死歲饑

常稍稍以米粟給並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並兒長大訟常掾史議皆曰並孫兒遭餓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孫也意獨曰常身為父遺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而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挾姦路貪利忘義並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家也請奪常田畀並妻子衆議為允○謝夷吾為荊州刺史行部到南陽縣遇章帝巡狩幸南陽有詔敕夷吾入傳錄見囚徒勿廢舊儀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帳於其中夷吾省錄囚徒有亭長姦部人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為長吏以切人而得言和目睨

刺史決當云何須臾夷吾呵之曰亭長職在禁姦今為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悌免長吏之官理亭長罪帝善之

疑獄議決記　宋祁

祭酒出本記工獄有日京師小木匠木工數百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不睦不往來者半歲衆工謂曰爾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家和解之暮醉散去工婦素淫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以其醉於讐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但所宿有土塌中空乃啓塌磚割屍爲四五始容與復磚如故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

作不歸必而殺之訟諸警巡院院以爲仇也逮工捕
掠不勝毒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修佛事哭甚
哀院詰屍處曰棄壕中責仵作二人索之壕水得屍
部御史京尹交促其獄期十日得屍不得期七日又
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笞終不得二人嘆恨循壕
相語曰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
驢渡橋擠墮水中縱驢去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
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取夫招具壕上
脫笄珥具棺葬之獄遂成案上未報騎驢翁之族物
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宛然其家資奪而披視

皮血未燥執暫於邑亦以鞫訊情黠自誣劫翁驢翁
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鞫吏曰某地辭數更
卒不見負皮者瘐死獄中歲餘前盜奏下縛送狩衆
已論而操斷者憤其冤而不能爲之明工長竟斬衆
已俞哀嘆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乃聚交鈔百錠置
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初婦與修佛事則巧
者分至求供飯一故偷兒當從巧乞一日偷兒將
盜他人家尚蚤既熟婦門戶乃闖中依其壇屋以待
旦適鄰壻忽醉者踉蹌入騙而怒其婦詈之拳之且
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啟燭下目綠而殺其

夫體骸其處土塌下二歲餘矣塌既不可動又不
填治吾夫尚不知腐盡否今乃害我嘆息飲泣偷兒
立牖外悉聽之明發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某工死
狀速付我錢因伊衆工遁隨往偷兒佯被酒入婦挑
之婦大罵鄰居皆不平將毆之偷兒遽去土塌扳磚
作欲擊闢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反接婦送官婦吐
實辭者則所私也官復審壕中死人何從來仵作款
伏擠騎驢翁墮水仵作婦洎所私者磔於市先斷工
長死官吏皆廢終身官以瘐死者事若發則官吏又
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冤此延祐初事也校官

文廉甫以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婦與所私者
二人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殷也僇仇而復
毆乃逃笞而得刃仵作殺而工婦磔負皮道中而死
桎梏爲盜而獲賜此又慘酷而不可知者也悲夫

刑雜議　宋志

天下疑獄讞有不能決則下兩制與大臣若臺諫雜
議視其事之大小無常法而有司建議論駮者亦時
有焉端拱初廣定軍民安崇緒隸禁兵訴繼母馮與
父知逸離今奪資產與己子大理當崇緒訟母罪死
太宗疑之判大理張佖固執前斷遂下臺省雜議

錢議曰今弟明其母馮嘗離即須歸宗否即崇緒準法處死今詳案內不曾離異其證有四況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宜依刑部大理寺斷右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議曰法寺定斷為不當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雖賤乃崇緒親母崇緒特以田業為馮強占親母衣食不給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何辜絕嗣阿蒲何地托身臣等議田產並歸崇緒馮合與蒲同居供侍終身如是則子有父業可守馮終身不至乏養所犯並準赦原詔從昉等議鉉似各奪奉一月熙寧元年八月詔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

二等論初登州奏有婦阿云母服中聘於韋惡韋醜陋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為婚奏裁敕貸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為謀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理時遵方召判大理御史臺劾遵而遵不伏請下兩制議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議不同遂各為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詔從安石所議而御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御史錢顗請罷遵大理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重定公著等議如安石制曰可於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論奏公著等所議為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反覆論難明年二月庚子詔今後謀殺人自首並奏聽敕裁是月除安石叅知政事於是以為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為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為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復立新制與唐介等數爭議帝前卒從安石復詔自今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判刑部劉述等又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誨御史劉琦錢顗皆請如述奏下之二府帝

以為律文甚明不須合議而曾公亮等皆以博盡同異厭塞言者為無傷乃以眾議付樞密院文彥博以為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即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為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陳升之韓絳議與安石略同會富弼入相帝令弼議而以疾病久之弗議至是乃決而弼在告不預也蘇州民張朝之從兄以槍戳死朝父逃去朝執而殺之審刑大理當朝十惡不睦罪死案既上叅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為從兄所殺而朝報殺之罪止加流役會赦應原帝從安石議特釋朝不

閩吏命吕公著等定議刑名議不稱安者百分八
奏初曾公亮以中書論正刑名爲非妥者何可得
刑不當則審刑大理當論正審刑大理用刑不當即
有官定議議既不當即中書自宜論奏取決人主此
所謂國體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名之理三年中書
上刑名未安者五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比前代
外多如強劫盜竝有死法其間情狀輕重有絕相遠
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爲從情輕之人別立刑如
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害禁軍非在邊防
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寬首限以收其勇力之効其二

徒流折杖之法禁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肌體
爲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耻若
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
者知改過自新凶頑者有所拘繫其三刺配之法二
百餘條其間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
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其配隸竝減就本處或與近
地凶頑之徒自從舊法編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
役作時限無得死損其間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
悌力田爲衆所知者給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
者特議贖罰其不悛者科決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

省刑禁亦宜刪定詔付編敕所詳議立法人條貫
院大理寺議重贓併滿輕贓法審刑院言所犯各
之贓不待罪等而累併則於律義難通宜如故事
大理寺言律稱以贓致罪頻犯者竝累科若死罪
等者即以重贓併滿輕贓各倍論累併不加重者止
從重蓋律意以類犯贓者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故
令累科爲一犯故令倍論此從寬之一也然六贓
輕重不等若犯二贓以上者不可累輕以從重故令
併重以滿輕此從寬之二也若以重併輕後加重則
止從一重若爲進則改從於輕法退亦不至於容姦

而疏議假設之法適皆罪等者蓋一時命文耳若罪
等者皆數累併不等者止科一贓則恐知法者足以
爲姦不知者但繫臨時幸與不幸非律之本意也帝
是大理議行之八年洪州民有犯杖而斷杖者其餘
罪會恩免官吏失出當劾中書堂後官劉衮駁議以
謂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准罪人原法洪州
官吏當原又編自今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而審
刑院大理寺以謂失入人罪乃官司誤致罪於人難
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衮議元豐二年用清臣言審刑
院刑部奏斷妻謀殺夫案同自首變從故殺法以

明重斷入惡逆斬刑竊詳律意夫謀殺夫已殺合入
惡逆以按問自首變從故殺法宜用夫毆人死法宜
累且十惡條謀與故鬭殺夫方入惡逆若謀而未殺
止當不睦既用舉輕明重宜從謀而未殺法依敕當
決重杖處死恐不可入惡逆斬刑下審刑院刑部參
詳如為議郞氏宜奏讞婦與人姦謀殺其夫已而夫
醉歸姦者自投之法寺當婦謀殺為從而刑部郎中
杜紘議婦罪在死又與元斷奏讞不懷古往視出妻
之病因寄粟其子輒取食之懷古毆其子死法寺以
盜粟論而當懷古絞犯死罪引赦原而紘議出妻受

寄粟而其子輒費用不入捕法議既上御史臺論紘
議不當詔罰金八年尚書省言若復盜有已經殺人
及元犯強姦強盜貸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有司例
用知人欲告或按問自首減免法且律文自首減等
斷遣者為其情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心至於姦盜
與餘犯不同難以例減請強盜已殺人并強姦或元
犯強盜貸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問欲舉
而自首及因人首告應減者並不在減等例初王安
石與司馬光爭議按問自首法卒從安石議至是光
為相復申前議改之以為強盜按問欲舉自首者不

用減等既而給事中范純仁言熙寧按問欲舉條並
得原減以容姦太多元豐八年別立條制竊詳以殺
人強姦於法自不當首不應更用按問減等至於貸
命及持杖強盜亦不減等深為太重按嘉祐編敕應
犯罪之人因疑被執贓證未明或徒黨就擒未被指
說但詰問便承皆從律按問欲舉首減之科若已經
詰問隱拒本罪不在首減之例此敕當理當時用之
天下號為刑平請於法不首者自不得原減其餘取
嘉祐編敕定斷則用法當情上以廣好生之德下則
無一夫不獲之冤從之又詔諸州鞫訊強盜情理無

可憫刑名無疑慮而輒奏請許刑部舉駁重行朝典
無得用例破條從司馬光之請也光又上言殺人不
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致治刑部奏鈔兗州耀三
州之民有鬬殺者皆論死乃妄作情理可憫奏裁刑
部即引舊例貸之凡律令敕式或不盡載則有司引
例以決今鬬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承例免死決
配是鬬殺條律無所用也請自今諸州所奏大辟情
理無可憫刑名無可疑令刑部還之使依法處斷若
實有可憫疑慮即令刑部具其實於奏鈔先疑處斷
門下省審覆如或不當及用例破條即駁奏取旨

之元祐元年純仁又言前歲四方奏讞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纔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數多其間必有曲貸然猶不失罪疑惟輕之仁自改法後所活數少其間必有濫刑則深虧寧失不經之義請自今四方奏大辟按並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審覆略其所犯及元奏因依令執政取旨裁斷或所奏不當亦原其罪如此則無冤濫之獄又因尚書省言遠方奏讞待報淹繫始令川廣福建荊南路罪人情輕法重當奏斷者申安撫或鈐轄司酌情決斷乃奏門下侍郎韓維言天下奏按必斷於大理詳議於刑部然後上之中書決之人主近歲有司但因州郡所請依違其言即上中書貼例取旨故四方奏讞日多於前欲望刑清事省難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按其有刑名疑慮情輕可憫須具情法輕重條律或指所斷之法刑部詳審次第上之詔刑部立法以聞崇寧五年詔民以罪麗法情有重輕則法有增損故情重法輕情輕法重皆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情重法輕則請加罪而法重情輕則不奏是寬於罪人而

鄉於用恕非所以為欽恤也今宜遵舊法取旨使情法輕重各適其中否則以違制論宣和六年臣僚言元豐舊法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若入大辟刑名疑慮並許奏裁比來諸路以大辟疑獄決於朝廷者大理寺類以不當劾之夫情理巨蠹罪狀明白奏裁以幸寬貸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難決者一切劾之則官吏莫不便文自營臣恐天下無復以疑獄奏矣廟詔大理寺並依元豐法從之

論鞭笞施刑輕重　馬端臨按

按鞭朴在有虞之時為至輕之刑在五刑之下至漢文帝除肉刑始以笞代斬趾而笞數既多反以殺人其後以為笞者多死其罪不至死者遂不復笞而止於徒流自魏晉以下笞數皆多笞法皆重至唐而後復有重杖痛杖之律只曰一頓而不為之數行罰之人得以輕重其手欲活則活之欲斃則斃之夫生之與死俱繫之與刀鋸亦大有間矣今重杖痛杖之法乃出入乎生死之間而使奸吏得用緣為市是何理也至於當斬絞者皆先決杖或百或六十則與秦之具五刑何異建元時始定重杖為死刑貞元時始令死刑不先決杖蓋革累朝之弊法云

論詔獄之條

按自建武以來雖屢有省刑薄罰之詔然上下相從以苛酷爲能而考囚之際尤極殘忍獨行傳載楚王英坐反誅其所疏天下名士有會稽太守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其功曹陸續主簿梁宏駟勳等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楚痛死者太半惟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詞戴就仕郡倉曹掾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按之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每上彭考苦郎切因止飯食不肯

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又令臥覆船下以馬通薰之馬通馬矢也一夜一日不死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杷土爪悉墮落就明公浮之誣乃舍之曰興不過以姓名冒塞反刑木具公浮爲人誣以贓罪陸續戴就所坐不過以郡功曹不肯證成太守之罪又非同謀之人而乃窮極慘酷如此則罪情稍重而不肯誣服者搒死於犴狴之下蓋不可勝計矣

按虞廷之法昭陵以前雖兇強殺人之盜亦未嘗輕川自詔獄既興而以口語狂悖者皆麗此刑矣詔獄盛於熙豐之間蓋柄國之臣欲藉此以威縉紳而無

按之獄王安石私怨所評也鄭俠蘇軾之獄仕絕志言也世居之獄則呂惠卿欲文致李士寧以傾王安石陳世儒之獄則賈種民欲文致世儒妻母呂以傾呂公著至王安石欲報呂惠卿而指張若濟之獄蔡確欲觖吳充而特勘潘開之獄其事皆起於纖微而根連株逮坐累者甚衆蓋其置獄之本意自有所謂故非深竟黨與不能以逞其私憾而非中以危法則不能以深竟黨與此所以濫酷之刑至於輕施也

論天赦之非

按唐虞三代之所謂赦者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

事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然後赦之蓋臨時隨事而爲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有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科者不詰於是赦爲偷怙之物長姦之門今觀管仲所言及陶朱公之事則知春秋戰國時已有大赦之法矣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九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二十

門生昆陵褚滔考校

工一

漢屯田　漢志

漢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羌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浩音誥亹音門）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金城郡廣武縣地臨羌在今西寧郡）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米曰漕）理湟（音皇）陿（音狹）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十二就草（倅副馬十二者千騎則副馬二百匹也）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又上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為一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謂因寒而墮指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皆羌種）使生它變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

脫與煎鞏黄羝俱亡者不過四十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詔可充國振旅而還

論漢屯田　馬端臨

按屯田所以省饋餉因農爲兵而起於漢昭宣之時然文帝時晁錯上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備之爲之高城深塹先爲室屋具田器募罪人及免徒復作及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俾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省輸將之費寡則其規模已略如此但文帝則與以田屋令其人自爲戰守而此屯田則以兵留耕因取其耕之所獲以饟兵微爲不同又武帝征和中桑弘羊與丞相御史請屯田故輪臺地以威西域而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不從之其事亦在昭宣之前然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去長安且萬里非張掖金城之比而欲驅漢兵遠耕之豈不謬哉稍其說陳於帝既悔之後耳又武帝通西域復輪臺渠犂亦置營田校尉領護然田卒止數百人今弘羊建請以爲溉田五千頃以上則徙民多而騷動衆矣帝既悔往事思富民宜其不從也

魏屯田　魏志

魏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縣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黄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横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兩晉屯田　晉書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郡）修召信臣遺跡（召信臣昔作鉗盧陂六門堨並南陽郡穰縣界[illegible]）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

餘里（楊口在今[illegible]江陵縣界巴陵[illegible]）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郡）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作以為廩太興中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也○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郡）屯田于東陽之石鼈（[illegible]）公私利之

唐屯田 三節　唐書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因屯三十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涖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為三等其民田歲穫

多少取中熟為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隸司農者歲二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溉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為不便疏奏不報郢乃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官田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闢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

廣袤千里○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頃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即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身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

宋屯田　宋志

前代軍師所在有地利則開屯田營田以省饋餉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邊隙一開河朔連歲繹騷耕織失業州縣多閒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

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左諫議大夫陳恕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營田之議遂寢昨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諸州營田事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為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蓄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為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武臣習攻戰亦恥於營葺既種稻不成群議愈甚事幾為罷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

其任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北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就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傳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蟲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

兼倍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按視經度然不果行右正言田況言鎮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皆民田今無復農事可即其地大興營田以保捷兵不習戰者分耕五百人爲一堡三兩堡置營田官一領之播種以時農隙則習武事處奏不用後乃命三司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議並邊置屯田迄不行熙寧使吳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受田十畝爲公田莫若因弓箭手做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川田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爲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

五萬石官無屯營牛具廩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糴價如是者有使有六而提點刑獄鄭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屯田既調夫矣又取鄧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田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耕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

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墾之利若可以爲便然弓箭手之招至不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稔推行知太原府呂惠卿嘗上營田疏曰今葭蘆米脂裏外良田不啻一二萬頃夏人名爲眞珠山七寶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兩路新砦兵費已不盡資內地況能盡闢之乎前此所不敢進耕者外無捍衞也今於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間各建一砦又其間置小堡鋪相望則延

州之義合白草與石州之吳堡葭明以南皆城柴子
里邊面皆爲內地而河外三州荒閑之地皆可墾闢
以贍軍用凡昔爲夏人所侵及蘇安靖棄之以爲兩
不耕者皆可爲法耕之於是就權河外而使河內之
民被支移者量出腳乘之直草百年遠輸貴糴以免
困公之弊財力稍豐又通葭蘆之道於麟州之神木
其通堡砦亦如葭蘆木瓜之法而橫山膏腴之地皆
爲我有矣七年惠卿并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
新疆葭蘆吳堡間膏腴地號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
餘頃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手與民之無力

及異時而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極
多可助邊計乞推之陝西八年樞密院奏去年耕種
木瓜原凡用將兵萬八千餘人馬二千餘匹費錢七
千餘緡穀近九千石糗糒近五萬斤草萬四千餘束
又保甲守禦費緡錢千二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民
（千寨騾不種田園不與和糴輸運）
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強民爲之所收不讐穀麥萬八
千石草十萬□千不償所費又借轉運司錢穀以爲
子種至今未償增入人馬防托之費仍在年計之外
慮經畧司來年再欲耕種乞早約束詔諭惠卿毋蹈
前失河東進築堡砦自麟石鄜延南北近三百里必

遷原環慶熙河蘭會新復城砦地土悉募廂軍配隸
耕種免役已而營田司言諸路募發廂軍皆不閑田
作遂各遣還其州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荊襄屯田
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強
之百姓於是百姓舍已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數百
里徵呼以來或名雙丁而役其強壯老稚無養一方
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修長
木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荊襄之地終
不可耕也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續
食則老弱饑死強者轉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荊襄之

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聞之知朝廷有以
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矣興時豐闢既廣取其餘以輸
官實爲兩便詔除見耕者依舊餘令虞允文同王珏
措置二年江淮都督府參贊陳俊卿言欲以不披帶
人揀官荒田標旗立砦多買牛犁縱耕其中官不收
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必多穀必賤所在有屯
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既足則饋餉無轉運之勞
此誠經久守淮之策詔從之

元屯田　　元志

古者寓兵於農漢魏而下始置屯田爲守邊之計有

因者令用其法則亦養兵息民之要道也元國初用
兵征討遇堅城大敵則必屯田以守之海內既一於
是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或因古
之制或以地之宜其爲處甚詳密矣大抵芍陂洪
澤甘肅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蓋不減於舊和林
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而肇爲之亦未嘗遺其
利焉至於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而以
爲蠻夷腹心之地則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
而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矣

洪水利

漢志

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倪寬爲左
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上
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
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畜
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
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後十
六歲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
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
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
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涇水
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
之口言此兩渠饒也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
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
是其地執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按圖書觀地形令
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
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
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
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
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
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
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
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
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
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
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
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
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
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
逡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
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

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
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
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
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
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
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
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
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
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勢復
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脩治北決

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
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爲算能度功用遣行視
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
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兖豫入平原千
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
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
方畧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均錢
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
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
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

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
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
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
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
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
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
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
世受焉術以塞之蒙不見功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
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
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

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塡淤反壤之害如
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
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
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商
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
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乃成
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
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
可鐫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鐫之鐫之裁沒水中不能
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

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
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禁以為
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
閒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
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
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
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
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
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
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為敗

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
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
沒陵阜異之大者也脩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
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
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
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
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
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
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
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

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哀帝初平當使
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
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
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
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
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
河有上中下策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
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
能遠泛濫朞月自定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溉
田分殺水怒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倍薄

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
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
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
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異
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
之域其西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
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
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
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
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

山而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救隄塞之役亡已
平地猶築室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
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
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
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
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
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
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
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
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

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為司空掾典其
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
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
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為之
作迺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
語無施行者

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文用白衛
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水輒溢出百里間雨便其
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引之使來豈惟無
衛將無大名長蘆會朝廷遣使相地形言衛州城中
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遂寢

宋東南水利

宋志

常州水隆興二年常州守臣劉唐稽言申利二港上
自運河發流經營田復自下流析為二道一自利港
一自申港以達于江口每日兩汐帶沙填塞上流游
泥淤積流泄不通今若相度開此二河但下流申利
二港並隸江陰軍若議定當闕丈尺各於本界開淘
庶協力皆辦又孟瀆一巷在奔牛鎮西唐孟簡所開
并宜興縣界沿湖浦瀆皆通宜興之水藉以疏洩
近歲阻於吳江石塘流行不快而沿湖河港所謂百

瀆存者無幾今若開通委為公私之便至乾道二年
以漕臣姜詵等請遣蔡洸措置開申港上流橫石次
濬利港以洩水勢并几又以兩淛轉運司并常州守
臣言填築五瀉上下兩牐及修築牐下堤岸仍於鄭
洪港口舜郎廟側水聚會處築捺梗壩以防走泄運
水委無錫知縣匡學倫匡遇水深六尺方許開牐通
放客舟淳熙九年知常州章冲奏常州東北曰申港
利港黃田港夏港五斗港其西曰竈子港孟瀆泰伯
瀆烈塘江陰之東曰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
私港令節港皆古人開導以為溉田無窮之利者也

今所在堙塞不能灌溉臣嘗講求其說抑欲不勞民不費財而漕渠旱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可以爲悠久之利者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溪自金壇縣洮湖而下今淺狹特七十餘里若用工濬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其南曰西蠡河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濬一十餘里若更令深遠則太湖水來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濬治之擾至若望亭堰牐置於唐之至德而徹於本朝之嘉祐至元祐七年復置未幾又毀之臣謂設此堰牐有三利焉陽羨諸瀆之水奔趨而下有以節之則當涂歲中江三邑必無下流淫

溢之患一也自常州至望亭一百三十五里運河一有所節則沿河之田旱歲資以灌溉二也每歲冬春之交重綱及使命往來多苦淺澀今啓閉以時足通舟楫後免車畝灌注之勞三也詔令相度開濬嘉泰元年守臣李珏言州境北邊揚子大江南並太湖東連震澤西據滆湖而漕渠界乎其間漕渠兩傍曰白鶴溪西蠡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港通于二湖曰利浦孟瀆烈塘橫河五瀉諸港通于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爲支溝斷汊曲繞參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旱之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漕渠東起望亭西上呂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漲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形尤亢間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于湖北歸大江東徑注于吳江晴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旱一也至若兩傍諸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五瀉堰日爲沙土淤漲遇潮高水泛之時尚可通行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別港皆已堙塞故雖有江湖之浸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也況漕渠一帶綱運於是經由使

客于此往返每遇水澀綱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壩車水科役百姓不勝其擾豈特溉田缺事而已望委轉運提舉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如法濬治盡還昔人遺跡及於望亭修建上下二牐因護水源從之

古今水利總論　考索

論古今水利之制莫善於周莫不善於漢夫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　息之不通則四體非復爲有大而江河小而溝洫故論其小大雖不同而其疏通導達不可使一國之壅閼則一也成周之世

方於溝洫西漢之用功於河渠不貪小利以害大謀不急近功以遺遠害田畝有灌溉之益川澤無堙塞之憂此周禮述溝洫遷史書河渠之利歟且成周匠人之職方井之地廣四尺者謂之溝十里之成廣八尺者謂之洫百里之同廣二尋者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尋之澮一同之閒其捐膏腴之地以為溝洫之制者凡幾畝也禮冬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司徒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說者論田稅之所出則百井之地出田稅者六十有四而三十六井則治

洫也萬井之地出田稅者四千九十有六井而五千有奇則治溝與澮也夫自一成之地積而至於一同萬夫之衆其捐賦稅之入以治溝洫之利者凡幾人也地官小司徒注成周之君豈不愛膏腴之地賦斂之人而棄以為無用之溝洫哉誠以所棄者小而所利者大所捐於公上者不能毫髮而所以福斯民而澤天下者無窮已也自經界不明而先王溝洫之制漫無可考以九河之地猶失其八支而莫得其迹東坡辯九河云以漢許商之言攷之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小自塞之為今河間今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其八支併歸徒駭也則細而溝洫之廢可知矣天下所謂有才之士始出而以私智經營雖其利澤不博未及古人偏利天下之意不猶愈於後世與水爭地貪尺寸之利而遺無窮之害哉自春秋戰國浚其源西漢導其流而河渠之水利詳矣孫叔敖起芍陂楚受其惠文公穿湔口蜀以富饒史記鑿漳水於魏者鄴旁有稻粱之詠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導涇水於秦者涇陽有禾黍之謠班固西都賦又前溝洫志自秦用鄭國穿涇陽渠又名鄭國渠至武帝中大夫白公復奏穿引涇水一起谷口以溝池陽又名曰白渠民歌之曰鄭國在前白公在後云云且灌且溉長我禾黍此見於秦

秋戰國之時也自漢以來講明尤備內而京師外而列郡又遠而邊地源流瓜分原隰棊布歷歷可見矣嚴能穿龍首渠於馮翊之地注見前兒寬穿六輔渠於左內史之治武帝元鼎間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白公引涇水於池陽之區上見決渠降雨荷臿成雲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豈非京師之利乎西都賦其他郡縣泰山則引汶東海則引鉅定海南九江則引淮朔方西河酒泉諸郡則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溝洫志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山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軹成國湋渠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及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披山通道在在相望豈非

諸郡之利乎輪臺以東有渠溉田五千頃桑弘羊奏故輪臺以
東枝渠犂皆欲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溫和田盖可流通溝渠而種五穀而鮮水
左右亦有橋七十所趙充國屯田奏云願留萬二千人屯要害處繕鄉亭浚溝渠治
隍陿以兩道橋七十所令鮮水左右是雖極邊之地水道源流無不加
意又豈非邊地之利乎[西漢]之君不計地利之廣狹
不論費役之多寡不一勞者不求逸不暫費者不求
寧此漢人得享溉灌之利也然[周漢]所以得水利者
治之者非一官領之者非一人得以盡心於溝洫河
渠之間是故周官營溝行水之制則職之匠人俾任
浚導之功也匠人爲溝洫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

勢止水蓄水之令則領之稻人俾專儲蓄之利也地官
稻人以儲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蕩舍水以澮寫水天惟浚之於其始
積之於其終又安有旱澇之患哉[漢]之京師則少府
總禁池之事其屬則有池監百官表少府掌山海陂澤之稅其屬有上林上
池監有都水長丞有都水上見水衡掌林苑之事其屬則有水
司空百官表水衡都尉水司空長丞屬焉有都水前百官表奉常注如淳曰都水治渠隄水
門又按太常少府水衡置有都水長丞三輔以行京師之職太常以領
巴陵之渠並百官表郡國則九江有陂湖官南海則有淮
浦官南郡江夏則有雲夢官夫惟既任於其內又分
於其外又安有壅閼之憂哉地理志九江郡有陂官湖官南海郡中有淮浦官

官南郡江夏郡有雲夢官國朝惠養元元留心水利三司則有
水監本朝官制都水監屬三司員無常職興役則差諸路則有提舉淳熙七年臣僚
乞委提舉常平築陂塘於海門諸水爲備州有倅貳邑有丞佐淳熙七年又臣僚劄
子乞委諸路常平司措定所隸郡縣公私陂塘川澤之數專責縣丞因民暇日勸率興導聖旨依令專督
責縣丞於農隙日浚治流導廣行儲蓄而又郡有守邑有令皆得以行
其浚導儲蓄之利故修蕭何之故堰則若許景山而
廢壞之地復蒙大利真宗朝知興元府許景山嘗修漢蕭何所爲故堰溉其屬曰鄭
侯方定天下乃暇爲此以灌農田今吾豈敢一時之勞而廢萬世之利於是因其壞堰大修之正鄭
公在前白公起後之意也上見修召信臣之舊渠則若
趙尚寬而荒廢之場變爲沃壤仁宗朝有唐州太守趙尚寬者復修召信

臣渠與境內陂堰向爲荒瘠之地變爲沃壤三包拯上其事以嘉其能命留再任且有雅擢之論
正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之意也後漢杜詩復修召信臣南陽渠人歌之曰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築海隄以衛田而民享其利則如范文正
范仲淹監西溪名建白於朝請築海隄於通泰海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以文正爲興化令專掌役
事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而民享其利興化以范爲姓興水利有功而治累
得聲則如劉彝之類安定胡先生有治道齋如治兵水利嘗言劉彝善治水後累爲政皆
興水利得人如是則其利可勝計耶今日間有論水利
之事矣而不蒙其利間有任水利之官矣而不行其
勞太湖藪陂澤水之所豬而河渠畎遂水之所泄豪
民墾之以獲豐殖之資官私仰之以享租輸之入及

其日增歲衍而水利之故地皆爲創置之良田是仰其水利以耕者今不勝旱溢之害是固不可以悉舉也姑以越之鑑湖言之自漢永和中始開其廣二百餘里而灌溉之利及於民者爲田八千餘頃及熙寧中盜耕其中者九百頃至近歲又甚矣至取其田以歸之公上此未害也而不知所剩者僅數百畝而利之所以復未必盡歸之官所言者凡數千頃而驟廢不已則越三郡將受其弊矣倘今口公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於紛紛之議毋付於悠悠之事則何患乎利不興害不除而使司[illegible]

其利哉雖然水利固當舉也亦未易輕舉也才不辨者不足任心不盡者不足任苟且順從者不足任上靡帑庫下奪農田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間有指鄭國以爲人說禹貢而行河者盍以滋其謬耳不然閩之苕溪入太湖東坡何託此以諷熙寧與水利者哉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二十